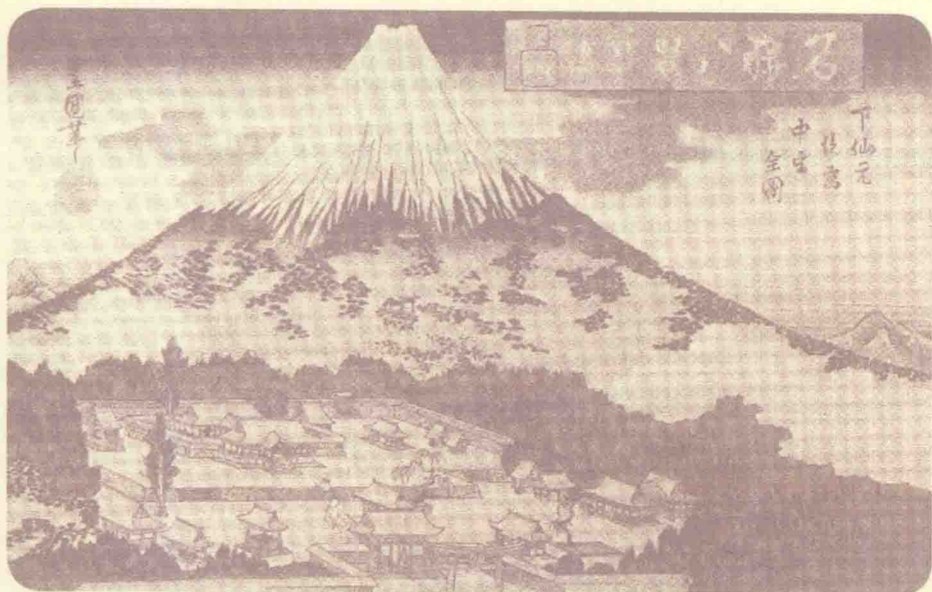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五輯

地理

九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九册目録（總第129册）

長久保赤水　著

東奥紀行

寛政四年（一七九二）刻本

據寛政四年（一七九二）
刻本影印

標注圖畫

赤水先生著
暘谷先生校

東奥紀行

附北越七奇

勿來關。呰城。龍燈。相馬祭。仙臺城。
多賀城碑。塩竈。松島。燕澤碑。
富山絶景。金華山。南部壷碑考。
出羽三山。鳥海山。那須國造碑考。

東奥紀行序

凡紀遊文巖洞之怪奇雲烟之變幻好奇者皆
能言焉至于山之向背水之源委與夫道里之
遠近迂直與封境之廣狹沿革之詳乃非眼瞻
百代胷領萬里則不謬者寡矣奥之松島天下
名勝也記者皆極力出奇欲以闘其勝其文非
不斐然可喜也但継而遊者欲按之求道則茫
乎猶如墜烟霧其文雖奇亦何用之中

水藩赤水翁長子玄舊有東奥北越紀行其言陸
貨井然秩然猶數方罫而進步大異于向闘奇者
之為矣翁年踰七旬學究萬巻其於方輿最深
篤好嘗以二十年工力改正輿地圖又嘗奉
藩公命著大清輿圖及歴代沿革地圖又志大日
本史地理其謀萬里之外百代之前猶如指畫
家園方隅況與越彈丸之地其道里山川宜乎
井然于胸中而秩然于紙上也後之欲探勝二

邦者其舍此而更何乎求其姪中行校鋳而注
之将以上木来以翁意債序余既文翁與嵩
以問世者二今雖痛矣可不靡帥成三而副
其意乎
寛政三年　十一月
東都朝請儒員東讃柴邦彦撰

東奥紀行序

海内號稱三景丹之謝浦藝之巖島奥之松島是皆勝覽之宗而
其儔鮮焉云矧東奥接壤吾土固觸浮遊者率無虛歳余每耳其
譚未嘗不恍然心馳也然而羈絆于宦途遊履安得殆匏繫焉耳
余友長子玉性愛遠遊一丘一壑不遠千里寶曆庚辰之秋攜同
好三四羸縢履蹻徙遊奥之域奥大邦焉稱多和歌者流之遺蹤
姑亾論松島之大者而其経塗之所亘翹足乃名區子玉妙能捜
抉其秘百不漏一也筆研以備遺忘言詠或寫其懐謝在杭所謂
一境在旁便勿錯過子玉實獲其意已而縮松島之奥於赫蹏風
颿沙鳥怪松奇石佛宇蜑戸卓詭勝絶之觀細入毫芒而囊括無
遺俾人宛乎置身嶋嶼之間是文之不可已也如斯嚮子玉齎游
記一篇見眎余讚賞之餘手不忍釋荏苒三閲月而不還姑書簡
端以償説其磧礫之怨云

水藩　南汀鵜方撰

先生常陸多珂郡赤濱村人。家号赤水。家在松林中。又號松月亭。名玄珠。字子玉。長久保氏也。

古老云。塩竈明神。延喜式所載佐波波地祇神社也。里民專業煮塩。以其爲産土。後遂變神名。用今神号。

[illegible]

明僧心越[illegible]天妃像來。藩祖義公創祀諸此。又祀那珂港。日本國中唯有二處耳。

名古曾関 一作勿來 又作莫越

源義家 [illegible]

赤水先生東奥紀行

門人 長中行 訂正 標注

予有山水之癖。欲探東奥之勝。舊與門生田氏之子謀焉。寶曆庚辰七月起程。以初五日侵曉跨馬而出。過矣指村。拜塩竈明神。華表前親友送者皆還。斯時少覺黯然。過足洗磯原。望天妃山。旭日當磯出。紅霞如畫。奇觀也。至神岡。日已三竿。下馬入佐藤氏家。約同行者未至。主人懇懇延於堂上。爲設酒茶。有頃田氏之子及伴者數輩至。余戲責之曰。孺子來何後。田太重乃叉手荅曰。不意先生爲黃石公矣。相笑而出。連騎駸駸抵勿來關。坂不甚險。斬鑿岩山而通路。俗謂之斫通。昏昏如入洞中。仰面則兩壁之上頭斷間纔咫尺。如以管窺天。唯恐崩騫也。相戒曰。知命者不立岩牆之下。勿踟躕叱馬而出。其路屈曲。櫻樹側列。海風送涼。余有感。即賦詩

勿來關

奧海常山至此分　清風萬里拂遏雲
山櫻夾道關門跡　憶昔詠歌源將軍

歷關田浦至大島村。距家四十里而遠。於是欲還僕與馬。乃開行廚。日正亭午。炎暑難侵。暫納涼而出。渡醒川。歷舖田新田諸驛。抵油長井。入酒肆而醵飲。有

讀千載 前右兵衛佐頼朝 [illegible]

慈鎮 [illegible]

源師賢 [illegible]

西行 [illegible]

飛鳥井雅宣 [illegible]

古関在今所通之西二里許。陟高岡降山陰。沿溪澗之径。出海濱。即九面浦也。

拾遺 [illegible] 三箱御湯 信夫郡有同名

藻塩草 [illegible] 大納言師氏

藻原三友 [illegible]

尼子或作尼御。相傳。義家將軍妾産之女。爲佐藤氏之養女。嫁岩城氏。長寄也。頼朝謫伊豆時。尚有遺信。

然此老尼有才幹。與國事。城南長橋所命而創造也。老尼事見鎌倉實紀。

余語同行曰。府城之西廿里有阿加井嶽。每夜有如灯者來。俗謂之竜灯。余嘗親觀之。初昏戴星時。四倉海上。火光浮出。泝竈川及溪水。至此山巔。飛翔變與杉梢。又飛入森中。不見。又續來者亦然。自海至於火點累累相追。自昏至曉。不知其數幾許。凡月夜則光微。暗夜則如螢或如炬。蓋陰火也。但此火登此山時。燕石上而顯之。從他處觀之無一点光影。亦奇也。如夫時珍所載蕭丘寒火。武蔵川嶋山神燈。其事雖相似。海夜不異猶是辰遲行。不知果同否。可謂陰火中之尤奇者矣。此行不得往觀。爲恨恨之。以上二百六字本文脫簡。當置六日蓐食之上而讀。

一人曰。此家主人佐二兵者頗有馬癖。畜良馬數匹。同行者皆適觀之。余亦從。唯相驪黃牝牡耳。不能識其神駿矣。蠅蚊雨集。振衣而去。纔至湯本。國風所詠三箱湯是也。入作兵者宅。脫草鞋就浴。斛濯足。升東堂而息。暑氣頓消。日猶晡時也。同輩皆適于平府。余少憊。僦馬爲足。馬甚捷快。下春而至尼子橋。府城百雉。返照射麗譙。自研町左上西折一里許。謁八幡宮。山節藻稅。輪奐可觀矣。下於城南投宿第一街。已黃昏也。六日蓐食而發。欲詣山崎專稱寺。問道土人。云南折行徑二里許即寺也。馮竈河出於正路。不太迂。同行皆忌朝涉。余獨念。專稱寺則東奧蓮社魁也。不往視可恨。然距我百里而近。失之東隅。桑榆非晚。直行四倉。多漁家。蓁氣衝人。掩鼻而過。取道海岸磯石之間。出入洞門二。漸抵波立藥師堂。住持僧曰。此山上有茱萸。四時常結實。又有五月花蔘。共是珍品。藥師應化所爲也。其他神怪絮諾可厭聞。即辭去。蔘今已枯。茱萸在山顛。皆不可得見矣。至日佐濱。已過午。乃令炊饎。炊間少時。為盧生之遊。自是至廣野二十五里。中間有汀。凡十五里。曰長沙。余與二田生騎馬。海風颯颯。頓忘炎熱。漸至木戶。黑雲起西南。雨驟



至礎礴而行。雖路少濘，猶勝暑中之行。逶迤跋山脊，跡松落落夾路，楨幹輪囷，枝葉可愛矣。一行之人佇立引領歎曰：美哉。余曰：凡生岳上磽确者，皆能美其姿，猶人才之成於困苦也。時蝃蝀在東，喜其霽候，抵富岡投宿。問主人姓名，曰文二，年可三十，手揮刀擘鮮，拮据間語吾輩云：我聞水戸有木皿田氏、赤濱長氏。田氏者，闔國之一大農，好學聚書。長氏者，博學善詩文。吾奥五十四郡，未聞民間有若人。水戸則西山公之文化浹洽封内，兒童走卒學文字，尤堪景仰。子等知木皿、赤濱否。半衛者荅曰：居處相隔，唯聞

岩城八幡宮，相傳義家將軍討奥羽賊，祈氏神擁護，戰有利，凱旋之後建廟賽之。自鎌倉鶴岡至奥鎮守府，其間每隔十里置一廟，此其一也云

富岡村猪狩岡右衞門，岩城北界之豪族也。東都儒生葉池千藏之姉也。千藏則先生舊識也，因聞有其人

昔より國字詩あり。空海法師のいろはハ二韻の絶句なり。近世律詩よく撚しく韻を押す

其名耳。未識其人也。余與田生在側，爽然自失。私語曰：何物曹丘生游揚吾輩，使虛名至於此，可不懼哉。乃就寢。簷外雨聲甚。七日雨歇。欲觀猪狩氏園亭，北折行百步許，地少高，跼蹐入門，經營不太壯麗，内外多懸曝葛子魚脯，惡臭掩鼻。余揖請視假山，不許，辭以有賓客。失望而去，至熊川驛。自是相馬之封疆也。長塚驛田太重先至，僦馬欲使余騎，余不欲。田重藏騎焉，馬甚駑駘，叱之不進，太重為之執鞭扑撻，太勞，流汗如雨。騎者催眠，欲墮數矣。余誇言曰：初我不騎，非不欲也，知其不可也。鬨然相笑。漸入高野驛，而餘

野馬贊

相馬之牧在小高与原町之間。每年五月中申，妙見祭於此野。簡兵大蒐

石川章安

余亦騎馬。過滑津，東望有瀦，縱横十里許，通海。海瀦之間有一帶，跡松株口僅百步許，形似天橋立。余怪舟不見，問馬卒，乃云：海波送砂，口甚淺，舟不能出入也。余曰：雞肋哉。行二里至小高驛，詣妙見堂。老杉鬱葱，乃今藩主祖先之城墟也。壘隍據守之跡依俙如見。堂前有數百畝空地，歲五月中申，驅野馬於牧，轉於海濱，集於此捕之，即其陸也。行十五里許為坰之野。西接高嶺，東抵海濱，三四十里，漠漠坦坦，絶無林藪荊棘。望之如一大青氈也。此乃祭時國君作八陣驅馬處也。

張天下壯觀無比類，舟楚畋獵後何望，四海豪傑衣裳會。此国兵馬獨有光，惜哉但武非其時，鬼神有知寧可傷。祭事若移春秋仲，人樂神歆福愈長。　赤水

坰，牧馬苑。見詩魯頌。

八陣，本風后所制戰法也。布左右前後中心，零者大將握之，故曰握奇。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飛龍翔鳥。孫武、吳起、孔明各有八陣。今相馬侯所治李靖六花陣，中軍居中，分陣外向，故曰六花。其實七陣，左右虞候，左右一廂，左右二廂。

阿武隈川，源出白川大熊瀑，經十一郡至岩沼荒濱，入于海。

坰之野

南風滿坰野　雨露草萋萋
八陣治兵處　蕭蕭野馬嘶

行十里許宿原町。八日早發，往往回首，東有海老浦，殆似滑津浦，有塩田如畫。井字土人曰：中村之東亦有原釜浦，瀦口通舟，雖非大港，府下之豪富立谷氏之商船所出入也。自熊川迄原釜百七十里，村村産塩。其賦居闔國租稅半云。歷鹿島驛抵中村府。西望城堞，如一匹練。進渡橋入店，喫冷麪。比屋稠密，暑氣如蒸。速去過街衢中，肆廛碁布，其贍稍兄于平府。欲



觀相馬侯驅駒篇引

天下雖安。不忘戰。著振旅秋治兵。諸侯之事也。然今生太平之時。無觀旌旗甲冑。況陣法進退之馳驟乎。蒲海之中。獨相馬氏有焉。至其寓兵於農。亦是古之遺也。唯時非時大妨農。若或務諸春秋二仲之月。其可乎。余往觀此。有感。因賦之云

使君千騎在東方。山河礪帶守封疆。兵政相傳相馬氏。百[illegible]

陣場山

大道北間二十七間

阿武隈川　一曰大熊川

[illegible]　讃岐

[illegible]　友範

[illegible]　家隆

[illegible]　顕仲

[illegible]　稀兼

岩沼。古曰阿武隈館。奥大守所住。源満仲。源重之。藤原元良。橘道貞。藤原範永。源孝義等皆居此。

植しとき契やしけん武隈の松を二たひあひみつる哉　[illegible]

一作元良親王

○或文ニ二木松ハ[illegible]

[illegible]　橘季通

逼窺城之經營。禁他邦人入郭門。以故不得觀焉。北折行二十里。至駒峯驛。乃仙臺之封疆也。抱關者誰何。余跪陳姓名鄉貫。請繻以為出時之信。驛舍前懸榜。署五有司姓名花押。儼然大國之表也。至山下驛而宿。九日蚤起。遙看東北海中有突兀者。問之金華山也。余夙癖又發。欲必探焉。中心藏之而行。左山右田。路坦且直。歷亘理。航阿武隈河。河水滾滾來自西南。遠山如黛。色風景可觀矣。作二絕

阿武隈河

奥山千里外　中斷大河來
舟中回首處　山河實美哉

上於岸而行可一里。入岩沼驛。有城。仙臺之臣。岩沼主膳所居也。凡仙臺提封之中。有十八城。萬石以上之臣。分守焉。此其一云。謁竹駒祠。蓋武隈神。以方言誤乎。北行二百步許。民家庭中有赤松。曰武隈松。又名二木松。本圍可四五尺。為二椏。枝葉頗光。據能因歌。古松已枯。後人更種。以存其名。此過房之子也。雖則過房之子。楨幹古色。蓋五百年外之物也。

武隈松

似辭大夫爵　遠在武隈東

竹隈の松は二木を都人いかゝと
とはゝみきとこたへん

東平王墓　在千貫松下

聖武帝時。大野東人為鎮守府將軍東海東山節度使。景行帝之裔孫。所謂東平王者也。見國分武次第。東平王西父下子奥病歿墓木皆西向表悲也

皇覽曰。東平思王冢在無塩。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漢書曰宣帝之子

欲問東平墓　經過江上村　玄珠
樹枯暴不得　應消未招魂

平家物語には東平王の墓の木八さの方すなびきけり

笠島道祖神。相傳日本武東征時。祀猿田彥。又平家物語載淫女事。妄誕可笑

藤中將實方宅址在塩手村

縱不舊時物　相傳入國風

尋東平王墓。土人不知焉。復出於驛中借一店而午飯。是日是驛市。交易雜沓。里民蟻集。喧熱甚。摩肩而出。道坦坦如砥。東奥諸侯朝覲於江都之孔道也。行五里許。左有道祖神路。余謂同行者曰。自是至中田驛僅十五里。取道道祖。而探諸勝則迂遠甚矣。各從其所好也。於是善衞幸衞進曰。吾二人直至中田可僦宿而竢也。乃相別。斜經田間徑行十里許。謁道祖神祠。後北下。為伏文山。有古墳。中郎實方馬所斃也。少下則鹽藥師堂也。所謂鏡攜。塩手山。尸嶠野田清水掛笠松皆在眼前。尋中郎址。東北而行一里許。過橋行禾黍之間。入民家。使童子鄉導。竹裡繞逌徑。莉棘之中。有墨如者。中郎之墳也。使人不覺酸鼻

實方中將。為流人集名所和哥。名哥枕。詩阿古野松。赴出羽路。罹道祖神祟。馬倒斃。主死。長德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也。見平家物語

實方墓　西行
朽もせぬその名ハかりをとゞめおきて
枯野の薄かたみにぞ見る

伏文山一作臥書地。實方將死時作家書于臥牀

尸嶠旧作肆尸地。遺言曝尸三日。故名地

塩手山。舊作縫山。埋陰淫之綴故名

五父衢　左傳字面

昔名取老女。每歲詣紀熊野。至老且病。造祠勸請之。終列祀典。曰熊野堂。即名取祠也。鎌倉以來官券所署

弔藤中郎墓

一徑幽篁裡　古墳自作蹊
王孫遊不返　千歲草萋萋

小徑陟降而行五里許。青田中。有三株杉。不越橋迹也。橋則亾矣。少行則有康衢。謂之五父衢。踞茶店吹烟。剖瓜。店主曰。自千貫松迄於此。乃古之東道也。往往多名勝。從是五里詣熊野堂。老杉夾路。幽邃可愛。

名取川　賴朝
我ひとりけふのいくさに名取川
君もろともにかち渡りせん　梶原

古今
陸奥にありといふなる名取川
なき名とりてはくるしかりけり

又
名取川なにふ名をたてゝ
みちのくのあふくまへ原をも渡らでかへるとも

又
なとり川瀬々の埋木あらはれて
いかにせんとかあひ見そめけん

東折可一里。出於名取川。行南堤上八九里。日暮而至中田。先至者喜而相迎。十日曉秉燭而飯。辨色而發。渡橋。即名取川也。不堪懷舊

名取川

覇王東征日　唱歌擴纓名
依然橋下水　猶自有悲聲

過長町驛。亦橋於廣瀨川。橋北則仙臺府口也。不渡橋西折而行。抵大年寺。總門側置退凡下乘石。石階數百級。中間有樓門。安金剛神。扁兩足二字。即山號也。佛殿回廊諸堂黌寮。悉備輪奐鉅麗。一規摸於黃道黃蘗。此麻布公經始。招鐵牛禪師為開祖。山内有麻布公中山公。及開山師墓。造營甚壯矣。下自寺後戀路山也。入茶店而息。南則愛宕山。陟數百步。其巓有神祠。取羅經測之。街坊皆當東。千門萬家。隱見綠樹翠煙之間也。復下而行。登瑞鳳寺。請執鑰僧謁藩祖正宗祠堂。彫繢丹楹之美。彷彿於　日光神廟。足以觀大國之富矣。扁額皆佐文山所書也。歷代祠堂不悉拜。謝僧而去。東過諸士居宅間。渡橋入南街。至芭蕉迹。市廛皆瓦屋。繁華似東都。入國分街小幡屋。寄橐裝。脫草鞋而飯。又躡屐而出。自一番街。西北行可

讀於ま
名取川いかなる瀬々に朽ぬらん
名に埋木の人ごゝろ

廣瀨川　一名青葉川　仙臺川也　中院中納言通永
此川乃せゞ乏く廣瀨はあれど
思ひ染むる心あらし

風土記曰。宮城郡西青葉川。東限松崎

東史曰。名取廣瀨兩川。引大繩為柵。泰衡陣于國分原鞭楯

さゝ何日水のきよきよりて　廣瀨川
淺瀨まよふ

○伏文山一作臥書地。実方將死時作家書于臥牀

〇尸崎旧作肆尸。地遺言曝尸二三日。故名
〇塩手山。當作綏山。猩韓泥之綏。国語相通故名
傳記云。青葉山。往古神仙窟也。仙人時々飛遊于松島。故曰僊臺

十里許。詣大崎八幡廟。其經營不減鳩峯廟。南下航川陟龜岡。是亦八幡也。自此過城門前。出松樹關。還芭蕉衢。則捷路也。然不許他邦人過之。我陽為封内人。而去。城門前皆上大夫第宅也。渡橋上坂。熟覽城之形勢。巍然青葉山巖壁如削成。右則瑞鳳愛宕兩足之諸山。為三重。南郭左則龜岡大崎之山。為二重北郭。谷深水流。一夫守隘。萬夫難當。實金城鐵郭。海内無雙也。可謂天府矣。

仙臺城

藩城百尺據崔嵬　本是仙家十二臺
況又山河期礪帶　海東何別問蓬萊

復出于芭蕉逵。雷雨暴至。入一酒家竢晴。少焉雨歇。瞬

躑躅岡 [illegible]
一作山榴岡
國分寺天平九年所建也

東照廟在府之艮隅。又行可五里。已入華表。則日之夕矣。門鎖不入。企予望之。有人曰。此宮經營壯麗。不讓瑞鳳之祠堂。予等來晚。不亦遺憾乎。明日可復詣。悵然還。國分街。既秉燭。十一日朝雨。日晏而發。東向而行可二里。市鄽屋舍漸踈。陟躑躅岡。詣釋迦堂。落〻喬木。清風拂塵。南出則有調馬埒。垂櫻繞列。右顧有戲場。店舍比比。間而無人。逢農夫問之。云此地傀儡

[illegible]

優俳角力之觀。平日開場。今向盂蘭盆。故皆休。謁菅神祠。南行二里許。抵國分寺。入自寺後。藥師堂甚古矣。張三李四。題名柱楹。戶扇無餘白。出於端門。力士像頗蛀。境内廣衍。如行馳道。南有流鏑馬塲。足以覽古。復出自堂後。右行一里許。即宮城野也。吾輩七人如出襄城之野。問道牧童。平原二里許。胡枝子稍著花。露滴如雨。金鐘虫頻鳴。

經歷宮城野　蕭條行客稀
蟲聲秋草裡　白露欲沾衣

自此有二逵。歷陟小鶴池。野田玉川。渡緒絶橋。末松山

宮城野　小鶴池　玉川　緒絶橋　末松山
在宮城郡小鶴村。順和名鈔作鶴郡
[illegible]

千引石之諸勝。謂之八幡通也。路甚迂回。若取道原町。觀壺碑。直至鹽竈。則為捷徑也。由八幡則不可。是日至松島。議之同遊人。皆惡其迂。且懲於宮城野之寥寥。余亦謂不見壺碑大欠事也。凡事難兩得。不如取便路也。於是出於原町。至今市。則日既午。踞店啖餌餻。渡轟橋。過奥細道。問土人。十符菅薦處。乃曰。在山陰。以迂不往。有岐路甚小。誤就大路。傍叢中有石。題曰壺碑路。南都墨匠古梅園所建也。余歎曰。奥人之不好古也。可知矣。微寧樂人。吾輩幾乎迷路矣。右折入野徑。有一室。方九尺許。瓦屋而四面隔子。中有多

十府菅こも　經信
[illegible]
為仲
新古
[illegible]
みちのくの十府の菅こも[illegible]

多賀城事始見續日本紀聖武帝天平九年夏四月紀

續古今　右大將頼朝
陸奥のいはてしのふをえそしらぬかきつくしてよ壺のいしふみ

慈鎮和尚
みちのくの壺の碑[illegible]

賀城碑。高六尺有奇。幅三尺餘。記諸國道程。雖經千餘年。字不摩滅。楷正可觀矣。俗謂之壺碑

多賀城碑

徑路古城跡　秋風禾黍多
爲尋一片石　千歳幾人過

余按。壺碑本在南部。見于袖中鈔。今以多賀城修造碑。目曰壺碑。蓋風土記之謬也。諸國風土記。已亡。今存于世者。多出後人附會。不足信矣。古歌皆詠南部壺碑也。碑在北郡七戸壺村。今南部北郡之地。古屬岩手郡。碑面題日本中央四字。相傳田村將軍所爲

寂蓮法師
陸奥の壺の碑[illegible]

良玉　懐圓法師
日數[illegible]

歌枕名寄　和泉式部
[illegible]陸奥の[illegible]

西行法師
陸奥のおくゆかしくそ思ほゆる壺のいしふみそとの浜風

同　藤原仲實
石文やけふの細布[illegible]

也。後人埋之。祭以爲石文明神。碑今亡矣。元祿年中。吾藩之士。丸山可澄。遠遊東奥。因便尋南部壺碑。土人所傳亦如是。事見其紀行。又按多賀城碑文曰。去常陸國界四百十二里。去下野國界二百七十四里。常陸界勿來關。下野界白河關。各去多賀城道程稍相似。而碑所記里數之差。殆倍矣。可疑之甚也。或考歌枕名寄。引万葉歌云。常陸本陸奥之分國也。然則天平之時。常奥之界。蓋今那珂港也。以六町爲一里。則去多賀城四百十二里。此時。仲。久自。高。三縣猶屬奥州可知矣。後世或謂之奥郡。亦此之由乎　仲久自高今曰那珂。久慈。多珂

○按續日本紀養老天平紀。以陸奥爲常陸。蓋字誤也。以多賀城碑文爲徵。考別有記。

同　信輔
[illegible]

顯昭
[illegible]壺のいしふみ

○日本風土記。陸奥國宮城郡。坪碑在鴻之池。爲古鎮守府門碑。惠美朝獦立之。見雲眞人清書也。記異域本邦之行程。令旅人不爲迷途。　鴻之池名今廢

多賀城修造碑圖

石高六尺五分
幅三尺四寸

自天平寶字六年至天明八年凡千四十八年

西
一尺

多賀城
去京一千五百里
去蝦夷国界一百廿里
去常陸国界四百十二里
去下野国界二百七十四里
去靺鞨国界三千里
此城神龜元年歳次甲子按察使兼鎮守府將軍從四位上勲四等大野朝臣東人之所置也天平寶字六年歳次壬寅參議東海東山節度使從四位上仁部省卿兼按察使鎮守府將軍藤原惠美朝臣朝獦修造也
天平寶字六年十二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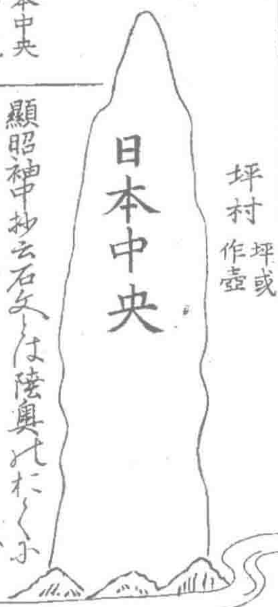
一尺

樹碑無趺石

壺碑圖

按碑面題日本中央四字。蓋其下必應記其由。而細字川摩滅歟。其有無無記録。今不可考。此圖南部醫師川崎壽庵所藏也

坪村　坪或作壺



顯昭袖中抄云石文とは陸奥のおくにつほのいしふみあり日本のはてと云へり但田村將軍征夷の時弓のはすにて石の面に日本の中央のよしを書付たれはいしふみと云ふと云へり新撰歌枕に[illegible]侍従の申しは石の面長さ四五丈計なるに文をゑり付たり其所をつほと云ふと云　私云[illegible]

石文明神祠圖

國ハ東のはてと思ひしに蝦夷の島ハおほくて千島とも云ハ陸地をいはんに日本の中央にも侍るにやしかし　以上袖中抄

或人云南部の郡野邊地と七戸の間に坪村石文村坪川なとあり此坪川のきしに在しといつの比か有けんを郷乃主の感ずる事ありて此碑を山中へ引移置く其上に小祠を立て石文明神とあがめ祭れり石甚重かりしかば不動の石とも云しとなり

或書ニ曰ク文ハ四尺ばかり字ハ深からずし
珠捲千引の石と云なるものハ文字なかりしと

古今
詠きハ八十浦つけく　鈔かくら
んに花あつゝる　花も色かはる

風土記。塩釜神社。祭塩土翁。推古帝二年甲寅七月。始奉圭田五十六束

傳曰。延喜式外神。与紀伊能野塩屋王子神社同。伊弉諾尊御子。塩土老翁是也。始焼塩因名焉。多異名。猿田彦岐神。事勝國勝長狹神。大田命。輿玉命。皆同神也

藻塩草。昔田村将軍。征蝦夷時。炊五万八千人兵糧。此其釜也云

千賀浦

行出於大道。經比丘尼坂。抵鹽竈。自多賀城碑至此十五里。邑口有昆布肆。剪綵如花。奇品也。昔或獻之武者小路黄門。黄門賜名曰淺緑。蓋取諸古歌矣。少行則有石華表。北向陟磴。磴甚急峻。入隨身門。謁鹽竈祠。結構鉅麗。廊廡四繚。銅燈籠累累盈庭。實亦太國之總祠也。門右有鐵燈。文治中。泉三郎所奉也。有款識。字細文長。摩滅難讀。東少下則法蓮寺。乃奉祀者也。又出于市中。渡橋而南行。街中有小祠。側置古釜四。祝奴來語曰。此往古明神所煮鹽物也。釜中之水。大旱不涸。尤妙眼疾。人皆洗眼。余笑曰無患之目。

續後撰　山口女王
わがおもふ心もしるくみちのくの
ちかの塩竈ちかきにけり

古今　大哥所
陸奥ハいつくハあれと塩釜の
うらこく舟の綱手かなしも

藤原清輔
千載
塩釜の浦吹風に霞晴て
八十島かけて清る月影

續古今　順徳院
雲の根烟の浪ハ隔つれと
猶月はたる塩釜の浦

籬ヶ島
我せこを都にやりて塩釜の
籬の島のまつそこひしき

重量
秋霧の立ちもかくさぬ籬島
見れはまたこぬ人の面影

何以試其靈乎。東向至寺崎。歩頭僦舟而上。舟師二人。解纜而張之。左右青巒。灣曲碧波如江。所謂千賀浦是也。初篙。後擢。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思陶潛辭。鶴汀鳧渚。窮洲嶼之縈迴。此非王勃句乎。舟往島來。余不堪筆。口賦一絶

幾年懷抱悉眞遊　鹽竈浦頭逢素秋
多少青螺堪攬結　海風聲沫一扁舟

舟師在艫。每逢一島。指點唱名。左之如屏風尤大者為籬島。右則裸島。小而如落帽為帽子島。彼甲也。曽也。此伊勢也。小町也。其餘為布袋。為辯天。毘沙門。大黒。夷等。皆因形而命焉。惜哉名之不雅也。東之諸嶋連接如一帶。長堤其間一里許。缺者迫門也。自此至大塚島。海口都四。皆漕船所出入也。隨移隨廣。眼界漸豁。夕陽照波。松嶋寺。觀洲崎人家。瞻忽杳靄橫雲之間。乃賦一律

遠遊滄海上　一葦信風來
東北山川盡　乾坤島嶼開
人家夕陽外　佛寺白雲隈
縱有王維手　如何寫得回

時清風來。自後舟師欣然挂帆。傾走如飛。左右景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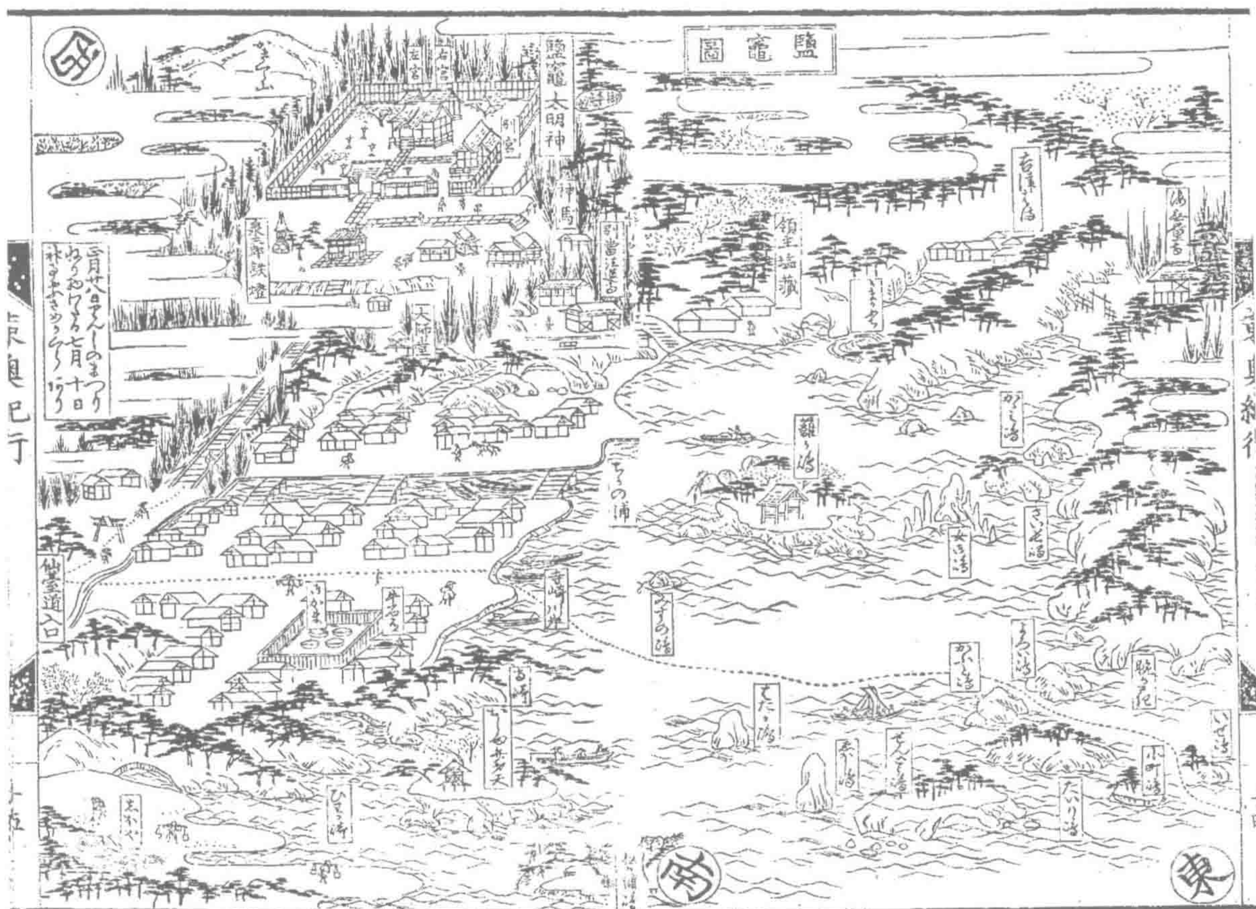
何事も速ハ松島の浦を詠ミ
起こりしく義経乃夢覚
ゆかしき小嶋の舟火見えて
籬か島乃ホし海なりけり
いとり松色の海のかゝり
よろしく浦の名も乃みち

松ヶ浦島　後嵯峨帝

心ある海士や植けん松毎に
蔭咲かゝる松か浦島

○一葦喩小舟。出詩衛風

王維詩。入妙品上上。畫思亦然。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皆天機所到。非学而能。自為詩云。當代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後人評。維詩中有画。画中有詩。信哉。蓋松島景。勝於輞川。故翁詩結末及此



松島則天下絶勝。而國風之題詠。歌枕。道記等。古今不可勝計也。雖然文人学士東遊者鮮。故詩書記用漢字者亦稀。可謂闕矣。吾赤水翁。好地理。嘗記其所經歷。而盡其事。以文拙。韞匵而藏。有年于茲。嗚乎翁之精地理也。為後人之導者多。況此東奥紀行。用漢文之嚆矢乎。何以拙辞之為哉。此余不肖所以請以上梓也

姪中行云

田村夫人。大膳大夫清顯女。伊達黄門室

文選注。天台山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歩。歩至滑。臨絶冥澗

松島寺。慈覚太師開基。天台宗也。自時賴入道使法身師住持。為臨濟禪寺。圓福寺。謂之中興。事詳東國高僧傳

○松島乃橋　民部卿忠教

[illegible]

上西門院兵衛

[illegible]

大選　謝靈運

昏月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娯

不遑應接。恍忽著洲崎。下舟投宿水邊樓。自鹽竈至此二十里。日猶下舂。倩老奴為鄉導。遊瑞岩寺。總門左有窟。扁曰無相。所謂北條禪門寄宿法心師窟者即此乎。左右有子院若干。進入中門。升佛殿。輪奐太麗。老僧邀引歷覽。堂上中間安置藩祖戎衣像。障子丹青絢然。盈眼雪舟及狩野左京筆也。南出則圓通院。有羽林之世子光宗影堂。開龕觀像。束帶據牀。莊嚴美麗。殆如傀儡子。復出於瑞巖寺前。至陽德院。有田村夫人影堂。向晚。故不請開矣。東出北折則有國主藏舟屋樓。船若干。或朱或黑。皆髹也。東有五大堂島斗絶海中。架橋而通。橋高去水二丈許。結構異常。板狹間豁。如梯桃子。下視則海水如藍。同遊人皆越趄。余笑曰。心定者能渡天台石梁。況此小橋乎。着足之外。皆無用地。間豁何足畏矣。皆戰兢而過。獨半衞者終不能渡。次亦橋也。左右疎松。參差臨水。藤蔓纍之。是非戶部忠教所詠乎。只恨非花時也。蓋松島以松得名。凡託根於岩石。為海風所困。屈曲偃蹇。如龍如虵。就中此嶋之松為奇觀矣。過橋則五大堂。翼然於岩頭。南對雄島。東福浦嶋。如與鼎足然。眺望之美。欲絶倒。鑽燧吹烟。昏月清暉。乃誦謝靈運忘歸句。頃之還

人遊子贍忘歸

松島瑞岩寺中興開祖法心和尚偈 作身心一

遠入徑山分風月。歸開圓福大道場。法心透得無一物。元是真壁平四郎

新古今　鴨長明

まつ島やしほくむあまの秋の袖　月はものおもふならひのみかは

新古今　俊成

立かへりまたも来てみん松島や　をしまの苫やなみにあらすな

源重之

松島や雄島の磯にあさりせし　あまの袖こそかくはぬれしか

逆旅。喫餐。主人慇懃。談圓福因革。開祖舊事。虚實相半。聞者欠伸。既而登樓。憑欄。放眸。松風吟峯。雲霽月朗。水面流金。五大堂之橋如虹。見月磯。雄島崎。蜿蜒於南。遠之。二子島點々比肩。猶如對假山盆池。景光勝於晝日。坐觀立觀。賞心可知。余多年之癖疾。於是霍然。

松島多奇絶　登樓月下看

夜深猶未寐　遮莫海風寒

已至深更。同人皆憊。臥旁午。睡鼾如雷。獨半衛者與余俱不寐。似深樂焉者也。恐妨明日早發。故興未盡

をしま　家隆

新古

秋の夜の月や雄島のあまの原　あけかたちかき沖の釣舟

風雅

明わたる雄島の松の木の間より　はなるゝ雲に海士の釣舟

宮内卿

心ある雄島の海士の袂かな　月やどれとはぬれぬものから

[illegible]

すゞしさを[illegible]松島を

雄島一作御島。相傳日本武尊船着此島。故曰御。

見仏上人事見元亨釋書。六時念仏堂曰見仏庵。

雲居國師。初隱棲勝尾山。伊達黄門請待之。視篆松島寺。自開基九十八世。更寺号青龍山瑞岩寺。建坐禪

而寢息。十二日。早饔。慊疇昔不遊雄島。於是南出。廻藩主渚宮之後。經天麟院前。過田町竹浦之東。陟小松崎。緣歩巖側。奇崖曲折。逶迤渡橋。至雄隝。歷觀坐禪堂。松吟菴。凡架橋於海者。五大堂與此島也。相對如雌雄。而五大堂則小矣。猶雌也。獨此島宛在水中央。形如鳥之張翼。實諸島之雄也。此其所以命名乎。四顧奇絶。殆欲擲筆。傍有一小碣。面刻芭蕉。朝夕之句。好事之徒所爲也。其他石佛碑碣。率堵波之類。纍乎相列。自小松崎至此。路傍樹間。廻岸巖窟。無處不安石佛焉。遠望之。猶如白鷺群樹間也。余曰。噫。豈



堂於雄島。万治二年寂
賢菴主。謂頼賢和尚碑高一丈廣四尺。賢妙覺菴主也。
寧一山。自元來。住鎌倉建長寺
松吟菴。万治二年道玄和尚請洞水和尚締此庵於妙覺菴舊地而隠居有碑天嶺和尚建焉有記銘
經島。見仏上人納書寫經文故名
福浦島。寿龍庵洞水和尚居之寛文三年左中將吉村入此庵詠和歌。称松島第一之風景也
天降院。伊達黄門之女越高田侯夫人瑞雲禪尼之香火寺也。葬後山建定照閣安置影像○渚宮曰觀瀾亭在見月磯上。扁曰雨奇晴好

別無地哉。洒落神仙境彷彿北邙山。譬如花上曬褌非殺風景乎。我若當路於此國。不下車而先一掃之。同輩皆笑余戯言。少退斜行。有骨塔。亦余所惡唾而去。有賢庵主碑銘。元僧寧一山所撰也。草書之碑文。可謂奇矣。文甚長。為同輩所促。半讀而去。返於田町欲陟西行坂。然而同人先歸洲崎遲我。不可迂回。唯謁山王祠。倉皇還客舍。諺云松島之景。悉在富山。乃欲探之。各負擔槖裝。經水手街北行二里許。多有井字塩場。旁埋水桶。余臨窺視之。鹺丁嘖々嚇。塩價之賤。余見鹽不清白。宜矣賤也。歴高木村而行里許。左

無相窟。本曰法身窟。時頼入道寄宿之所。又夢窓國師行脚時。於此窟中。聞講天台止觀。又雲居國師碑在此窟中。高一丈。天嶺和尚建之
長老坂。仙臺道口也。以有西行又松櫻。或曰西行坂

（燕澤村有古碑。路不便故不探）有吉岡道。踰銀山。赴羽山者自此道云。直行一里餘。問路人。得富山路。斜入野徑。盤紆陟降。行五六里。喬木幽邃。異禽嚶々。道狹坂峻。行歩甚難。同輩素有勝具。余獨軟弱。蹩躠而陟。日已近午。暑炎如蒸。渙然汗出。茂重者從後攄余包袱。合肩之。跳躍而進。似賈餘勇者也。漸進有寺。門扁富山二字。福唐曇華草書也。凝睇少時。不入門。倉皇直前。陟磴。大悲閣於巓。大可三楹。扁額僧大顛所書。彫刻維新。金字光映綠樹。側有小龕。安擐甲騎馬像。此寺則坂將軍所勑也。即是田村麻呂乎。同輩相謂曰。自麓至頂。喬木隱蔽。無窮

御島碑



梵字ヲ題スル事ハ墓頭ノ様ニテ即古碑ノ法也不雅ト謂ヘカラズ
傍文古書磨滅多難辨識以楷書

釋文

巨福山建長禪寺住山唐僧一山一寧撰

德治丙午冬。再居福山。丁未春。有国心孤運來禮。謁言來自奧州。手其師行實一通。炷香禮足。謂予曰。吾鄉奧州。有松島。其側有御島。有菴曰妙覺。乃曩歳見佛上人來結茆而居。見佛清苦精進。身清數口緘默。日誦法華經。先十二年中。已滿六萬部。後至八十二。入滅厥後所誦不可以數計也。六根既淨。能役使神物。靈異頗多。遂乃遐布聲聞朝野。適鳥羽院。當宇賜本尊器物。以旌異之。其島本名千松島。以見佛承御賜之故。時人乃易今

名。凡松島左右列島。僅百數。獨名最揚。靈由見佛之故也。吾之師名頼賢。號觀鏡房。生於本州源氏。幼而端愿。父母俾出家。乃依長崎成福寺。為童子。十五薙髮。而學天台及眞言教于講席。久之忽自疑。謂文字之學非出世法。至年四十二。今圓覺無隱範和尚。住松島圓福寺。往依之。居弟子列。復遊方參聖一于東福。大覺于建長。佛源于壽福。孜々請扣法華意味。仍回圓福。將終老焉。無隱遷相州淨明。空巖慧和尚繼席。適此菴之主者。空巖乃擧師以補之。既居歷年。補本居。興凡法社之未完者。咸修備之。口誦法華。心住禪寂二十二年。影不出山。儼爲叢社。四衆依歸。人謂見佛上人之再世也。矧其天性慈和。眼無眕畦。待物如一。清潛安恬。精勤不怠。誠末法化物之儀軌也。世壽今八十二。僧臘六十七。居處如平居時。度弟子三十餘人。国心孤運等。以師之德之功。不著于後。我之責也。相與議立窣堵波。以紀之。敢求數語。以信于後。予聆其語。又覽其詞。因思古之立道場。揭法門者。成由是道。賢師其由是道乎。贊寧師作僧傳。有興福一科。賢師其在斯科乎。既有補於法門。故為銘之。銘曰。人惟德馨。地由人興。御島之菴。見佛始營。賢師後居。乃臻厥成。清明勝蘦。闓迷醒醍。慈善報力。克享修齡。弟子樹茲窣堵波。紀其德行。予為銘。

是歳三月十五日書　小師三十餘人国心孤運同立石

奥宮城郡燕澤碑在仙
臺与松島之間

夫以ノ直宜弁對
人正益圳彷冬乂
北刋由砥弔亾寃
元前死亡後頽矣
弘安第五壬戌 仲秋廿日 敬群 彼岸
異道 清俊 後讃撰

釋文

夫以人直宜從道
人正益然教云刈
丘斷內砥吊亾寃
元前死次後頽矣
弘安第五壬戌 仲秋二十日
敬群 彼岸終

右碑鎌倉圓覺寺開山。
佛光禪師。宋大元軍兵十

目處大異所聞。余亦失望矣。復下於寺。入廚問之。有
行者笑曰。客始來者乎。松島之景。悉縮於此庭中。余
請觀焉。行者輙令我輩立閫外。閫楣。榜篆太仰二字。
即寺號也。少焉行者自内排扉。同行皆磬折相揖而
入。一望爽快。澗然窮千里目。取磁針測之。寺向正南
眼前諸嶋可坐而摘焉。大者。小者。圓者。尖者。有
侈者。有弇者。有曲者。有區者。人立獸走。龍蟠虎踞。龜
曝鯨出。如倒如傾如仰如俯。千狀萬態。遠近異色。沙
鳥出沒。布帆往來。昨日舟中所見與未及見者。畢集
於眉睫。西則青山綠樹。一帶烟霞。東則太海滃滃焉。

聖武帝廿一年。奥州國司。百濟敬福始奉黄金。出自小田郡壯鹿郷陸奥山。因家持歌名金華山。嶋形似鑑。表裡奥高八十丈。至頂四十八町。島周三十六里。八十八谷。三百八十四洞。沙石皆吴奇。山上有天龍宮。東南交八町下。有八角水晶石。周十三尋。當山第一之神物也。本宮辨財天女。事見先代舊事本紀。別當大金寺。眞言宗也。昔有子院四十八。戰國時廢絶。天正中。僧長俊者中興。延寶中。太守中將。集名所和歌。

中院通茂

[illegible]

蒼蒼焉。共秋天一色。一行之人。抵掌數曰。天下之奇
觀也。惜不使手筆如椽者賦焉。余茫然心醉。似吾喪
我者。同輩逼而引袂。即賦一絶

千里披襟東海隈　清風拂霧畫圖開
十洲三島眼前盡　誰是登高作賦才

徐徐而去。復踰嶽而下。山陰北行十里許。至小野驛
而餘。東行二十五里。航川經矢元驛。又二十五里。至
石巻。市舍千餘戸。傍河櫛比。於南北。河曰北加美。自
南部來。南入于海。千里之長流也。幅雖不太廣。水深
耐泛大船。數百之舩相續鴈行。於上下一里許。實奥

万人沈没亾靈代卒塔婆
所建也。然其事可忌。不可
表見。故碑文離合撒碎闕
畫以作隱語置之。邊鄙
隱僻之地。禪師元僧也。哀
其本國亡卒游魂。及期年
彼岸之日修菩提也。蓋此
時松島寺始為禪宗。法心
和尚住之。佛光禪師託之
使其徒清俊修焉。亦來
五百年無知為何碑者。
近仙臺處士某考之

[illegible]

松島之諸島

大海

宮戸嶋

大塚島

手樽島

鶴崎

高木

[illegible]

詩云松島景悉在
富山天下無雙絶景

富山一曰富峯山。觀音靈場也。相傳坂上田村丸。大同年中建立也。山半腹有大仰寺。洞水和尚開基。

富山圖

富山大仰寺

萬葉集十八
賀陸奥國出金詔書歌一首并短歌三首　天平勝寶元年五月十二日於越中國守館大伴家持作之
長歌八略之
短歌三首如左

ますらをの心おもほゆ大君乃みことのさちをきけはたふとみ

二

大伴のとほつかむおやのおくつきはしるくしめたて人のしるへく

三

すめろきの御代さかえんとあつまなるみちのく山に金花さく

金華山下海底産金海鼠以食金砂也

法華文句云。有四寶山。東居黃金山

出羽國三山圖

海下部會也。登日和山眺望。島山亦佳景也。日已下春。投宿河邊舍。問金華路。主人曰。陸行蓋百里而遠。先航河取道綿葉抵鰷川之山鳥而航於金華山。其間海上纔五六里。然路狹艸塞升降急峻。石牙齧足。意當往還出三日外也。從此直木道則今日解纜而可翌日昇歸。余議之同遊人皆惡陸欲舟。余畏海欲陸。議兩不成。余悵然。即賦詩

孤峯浮大海　欲去路無由
縹緲神人闕　依俙蜃氣樓
千尋金玉滿　萬古瑞雲流
自恨無仙骨　寶山不得遊

欲從此取道古川踰嘀兒關赴羽山矣。千里重繭勞倦日加。爛擱筆。紀行止是

寶曆十年七月十二日夜記於石巻逆旅

○舊記曰。崇峻帝第三皇子幼名參拂理。歸佛門。師聖德太子。法名弘海。勇猛有凌雲志。依大童之詰往攀羽山。修捨身行。特信般若經。常誦能除一切苦之文。故人呼曰能除仙。飛揚月山及湯殿山。其間五十四里。今俗謂之懸越九里○羽黒山本社稻倉魂神也。草創推古帝勅宣。寂光寺八大寺建立。置七千衆徒。寄附由利庄内仙北數郷

○月山神社大物忌神。一曰月弓尊

○湯殿山一名戀山。祭大山祇命。一說彥火火出見尊

自羽黒經月山至湯殿口號（羽黒山緣起曰。昔能除王踐此山。時鳥導之。故曰羽黒山。月山一名牛首。廿年有大祭。湯殿靈場。時有紫雲影光云）

攀盡三山頂。崢嶸如柱天。路隨鳥鵲跡。人犯斗牛邊。月窟千秋雪。靈場五色烟。更疑入兜率。親自謁金仙

鳥海山

鳥海山高北海頭。海雲山樹望悠悠。不知何日大鵬翼。化作名山鎮羽州

赤水　長玄珠

鳥海山圖

飽海郡　奥羽第一高山　祭大物忌神

探北越七奇記

庚辰之秋余與同友五六輩遊羽之三山因便欲探越之七奇自莊內取道尾國關跋涉溪澗崎嶇之間一宿而抵越之村上乃得聞其所在一曰臭水在岩舟郡黑川村又在蒲原郡柄目木村二曰火井亦在柄目木三曰八房梅在同郡小島村四曰三度栗在同郡安田五曰逆竹在同郡鳥屋野村六曰即身佛在三島郡野積村最上寺七曰燃土在同郡拂崎村於是先抵黑川入民家見山油在桶中黑色頗似浮涤乃本草所謂石腦油者也以有惡臭故方言謂之

張華博物志石泉脂石漆酉陽雜俎曰石脂水李時珍曰石腦油又曰石油曰山油
按此即越後臭水

日本書紀
天智帝七年戊辰五月越國進水土
可代薪油者

臭水往昔天智帝時越國獻燃土與燃水國史所載由來已久矣欲觀其所涌倩童令導自村中東折行一里許少下有小泉下流爲渠幅可二尺深亦適之泉上設苫屋形如蓬油隨水而出距苫八九尺下流搆柵於渠中結草堰之油爲之所擁塞湛乎不流猶魚油浮煮汁中也草形似狗脊土人謂之太久末草其他如是者數十皆在近地云同行幸衞若以杖沁油其杖甚臭以滌於水水面油浮爲碧雲之狀暫行復滌如此三四油氣未消及翌日猶臭不堪握至卒棄之可以概其凝臭矣抵新發田新發田則溝口侯

紹介者圖示之

之城邑也此邦有養老之政封內之民年至七十者歲賜一口糧終身可謂仁政矣故其民雖下愚欲親老而壽孝悌之志自厚其政使然也余舊聞而疑之今親見而信之感懷有餘自此舟行於新潟新潟則信川之海口而多運漕魚鹽之利北越大都會也逆旅主人語曰鳥屋野之逆竹已枯今則亡矣然其枯竹珍藏於此地淨光寺足以見其奇子等有意哉余輩即以主人紹介詣寺請觀之屬寺主有事約以明日而不復詣寺終不觀焉即身佛則弘智法印之枯尸也其地南距十里許燃土之所在益遠探此二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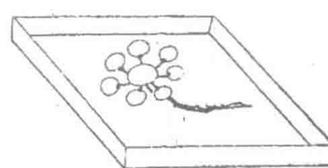
煙
炎
則尤不便於歸途故不往直航於龜田抵柄目木問火井乃路傍之茅舍也入視之橫二間縱可三間布草席唯四壁立主人不在一老婦一瘦兒在焉余輩直逼爐頭觀火婦即取一竹筒如火管者挿爐隅之穴以發燭移燧火點之筒之上口忽然起炎光如三百目蠟燭也余恠筒口之不焦以指摩挲之絕無煖氣炎長可三寸而筒口上五分許色碧其上則黃赤不異常火其碧處雖觸指不熱黃赤處則可焚物矣以口氣強吹之則滅余或燃或滅少時拚之若接筒引其氣橫斜任意可以遠移試以指按穴口無有應

瑯邪代醉
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火。波濤灌蕩。而光不滅。名曰陰火。
海賦。陰火潛然。
江賦。景炎霞火。
陰火雨中然。詩句
古戍陰燐火。寒蒸曉帶烟。
陰房鬼火青。此皆寒燄之類
愚按。筑紫不知火。類也。實陰火也。
長江縣北四里伏龍山下地。窪若池。名曰火井。以火引之。則焰生水上。水為之沸而和故水涸。則土上有焰。觀者至焚其裾。
按是火。不陰火。越後古志郡。物尾鄉。比礼村之

焉者。又無油硫臭氣。可謂奇矣。同郡入方村亦有焉。共是寛文中。人始知之云。以道遙阻。不往視。余按是所謂火井也。然受常火而燃。如燭。亦能焚物。其所奇者。在受火而不在火。疑是山油石漆之氣乎。如夫本草所謂蕭丘之寒火。洱海之陰火。澤中之陽燄。皆自然之火。出於地中。不能焚物。今此火井。不然。譬如樟腦。濃酒。積油。得火而燃。豈謂之陰火哉。李東壁以石油屬陰火。恐非也。近世損軒。東涯。寺嶋等。目為陰火。亦因東壁說。蓋天之陰火。龍火。雷火。地之陽火。燒山溫泉。淺間。妙高。立山等煙燄。或稱火地獄者。皆實火

流水及魚沼郡一宮村谷水。有如是處
火井在蜀臨邛。今嘉定犍為有之。其泉皆油。爇之則然。人取為燈燭
火井在雲臺山之東。火自井出。周圍有鹽竈數十環之。各以大竹剖其中。引火至竈。鍋滚而竹不焦。觀者不敢近井。蓋井發火時。或一噴。輒及數丈。不用時。以甕蓋之。用時去其蓋。火少許即騰。已炎上。至今近井數十家。擅其利云
按右二火井。似越後柄目木入方之火。非陰火也

也。大概陰火逢水逾燃。逢火卻滅。今此火井。投常火則燃。俗謂之迎火。然地中固無火。豈可曰迎哉。唯有受火之氣耳。實非火也。余戲目之曰自然燭。後覽人其察焉。同遊相引而去。乃關南五六里有臭水。𢡟應同黑川。時日逼虞淵。故不往矣。欲適小島村觀梅。抵槽島村。已昏黑。入農家僦宿。主人語曰。柄目木之臭水。其湧勢異於黑川。惜哉子等不視之。余問其狀云。有池焉者。有井焉者。山中或民宅處處有焉。其池者方六七步。中央勃勃涌池。雖然水不太溢。則其湧者氣耳。人圍繞之。或唱佛名。或拍手號呼。則湧勢彌盛



大和本草ニ坐論ト云梅アリ是種類ナルベシ

至於跳出揚波。油汪注而出於水面。多則以杓挹之。少則束芒穗撈之。井也者亦然。余曰。此似寰宇記所謂妒女泉也。如濃之念沸池。亦足以為奇也。況油出其中乎。可謂奇中之奇矣。同輩皆悔不往見。翌日抵小島村。一小寺庭有橎梅。一根七幹。枝葉繁茂。蔓延於八九步。此時無花實。入寺問其狀。主僧不在。有老女。曰。昔鸞公得菹鹽者。種以為弘法之信。花則千葉紅。清香殊深。花時芬芬於方里許。便呼小婢。取梅諸盛盆相示。大如豆。環列者七。中央者一。八顆著於一跗。因謂之八房。花鏡所謂品字梅之類耳。梅品極多。

三度栗。每年結實三度。常州稻田村亦有此栗

皇朝類苑。引倦遊雜錄云。華岳張超谷岩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遊人。多以酒瀝口中。呼為臥仙。好事者。作木欄以薦之

蓋鸞公得異品而種乎。凡以逆竹為樹節以三度栗為種。燒栗皆屬奇於鸞公。豈有其理哉。浮屠氏之附會。如萬犬吠聲。不堪捧腹已。三度栗在上野之原南距安田二里許。乃屬安田之孝順寺。謂之燒栗之舊跡也。栗林中。有一碣。刻無量壽佛之號。乃鸞公之所瘞云。側設一小亭。以為憩息之所。栗多摘也。枝葉棣實無異常。雖則三收。他處亦有此類。何足以為奇。同輩皆悔勞足。余笑曰。不探柄目木臭水而問安田栗。可謂懲羹吹虀矣。津川玉泉寺亦有即身佛者。余前不觀。弘智為恨。幸入寺請拜焉。雖僧出而開龕。乃淳



按大明一統志。蜀地雲南地。有火井。不過二三所矣

海上人。寛永中入定之尸也。雖經百餘季。猶未腐敗矣。此雖因苦行之力。蓋陰寒之地使然。嗚呼死則不如速朽之愈也。何長遺醜爲哉。田生曰。此行也。歴遊名山舊跡。皆浮屠氏之所奉。尚有奇者。則附會孟浪以爲譸張之具。而餙愚俗嚢中錢矣。凡所見不逮所聞。但其奇者。獨柄目木之火也。六十六州之中。唯北越而已。考諸載籍。雖異域亦不多見。幸不爲浮屠氏見賣。而主人之廉也。不鬻以求重糈。熒熒清光。長照寒村蝸屋中。奇哉。雖有七奇。余獨奇火井耳。余笑曰。以余觀之。猶有奇於此者。七奇則不與焉。夫養老之政。上古無所考。周世期頤。未有七十頤。如夫養學式膳。時制衣帛。扶國。不俟朝。不與事。皆優士大夫之老者也。漢文之仁政。惠黎民。唯止時時免租税之半耳。未聞歳歳遍給食於七十以上民。如新發田侯養老之仁政。則和漢古今未曾有之事也。何奇如之哉。世人不稱之。而徒稱七奇。好仁者鮮矣哉

從此路經會津。入白河關。觀那須國造碑。而歸家。

野州那須郡湯津上邑國造碑銘圖 碑上有蓋俗称笠石碑字八行十九字都百五十二字

碑高四尺御影石墳長八間横七間

中厚五寸横幅一尺六寸五分

永昌元年己丑四月飛鳥浄御原大宮那須国造
追大壹那須直韋提評督被賜歳次康子年正月
二壬子日辰節殄故意斯麻呂等立碑銘偲云尒
仰惟殞公廣氏尊胤国家棟梁一世之中重被貳
照一命之期連見再甦砕骨飛髄豈報前恩是以
曽子之家无有嬌子仲尼之門无有罵者行孝之
子不改其請詞堯心澄神照乞六月童子意育
助神作徒之大合言喩字故無翼長飛无根更固

横二尺一寸 高七寸

石壇一重 横三尺一寸 高一尺三寸

元禄四年三月

水戸西山公命有司及大金重貞刮墳上之土。依舊加封築。建一小室。安碑其中。貞享四年。水戸儒臣佐々宗淳奉　君命親寫碑文。初疑永昌朱鳥誤。然朱鳥元年歳在丙戌。此曰己丑。則非朱鳥也明矣。按唐武后永昌元年。當我持統三年。此時本邦年號闕。故假用異域年號乎。飛鳥浄御原大宮。在大和國。天武持統二帝之皇居。自持統三年至寛政四年。凡千百四年也。舊事本記曰。日本總國造百四十四國。○追大壹官。事見續日本紀文武紀。白石先生國造碑釋文。景行之世始置那須國造。○直者。謂尸也。天武十三年更改諸氏族姓。以為八等。所謂尸也。○韋提人名也。○評督。評當是郡字。按崇神十八年以皇子豐城命令治東國。那須直蓋是豐城之後。復襲舊封拜都督之命乎。辰節時也。○旅故物故也。○銘偲銘德也。○殞公猶言亡君。○意斯麻呂人名。○廣氏蓋謂廣平津公。○姓氏録曰。豐城命三世孫[illegible]里依居地。称廣平公。○被貳照。蓋謂其於國人有再造之功也。六月六兒也。澄凝也。○永昌元年。朱鳥四年也。持統称制。無改先朝之號。蓋以其攝也。

釋文

直 尸ノ姓ナリ

此國造ハ都督トナリ民ヲ大イニ救ヒヿ二度アリ

先祖廣氏善人ナレバ子孫ニ悪人ハ出来ヌト云譬ナリ

無翼ハ長飛无根更固出營子

永昌元年己丑四月飛鳥浄御原大宮那須國造
追大壹那須直韋提評督被賜歳次庚子年正月
二壬子日辰節殄故意斯麻呂等立碑銘徳云尓
抑惟殞公廣氏尊胤國家棟梁一世之中重被貳
照一命之期連見再甦砕骨飛髄豈報前恩是以
曾子之家无有嬌子仲尼之門无有罵者行孝之
子不改其語詢匍莞心澄坤照乾六兒憧子意育
助神作徒之大合言喩字故無翼長飛无根更固

韋提ハ即チ国造ノ名　飛鳥 此時ノ都ヲ云　大宮 皇居　意斯麻呂 国造之子ノ名　國家 都督ナリ　天下ヲ骨ヲワタキテモ其恩ニハ報ジ　文ノ道　天地ノ理ヲサトル　兒ハ意斯丸ヲサシ言ナリ民ヲ養フ事ヲ思フナリ

我君子之徒ト成リ祖父ノ道ヲ民ニ及ホス故ニ吾家モ繁昌スベシト言ハ大和國飛鳥里ノ都ニマシマス持統天皇ノ時ノ那須ノ國主韋提ト云人都督ノ官トナリ國民ヲ救フ是正月二日卒ス其子意斯丸墓碑ヲ立文ハ他人ノ撰ナルベシ

北越七奇　七

水戸長久保氏藏板

寛政四年壬子冬十二月

發兌書肆

江戸東叡山池之端　北澤伊八

京誓願寺通御幸町西入　小川太左衛門

大阪心齋橋通唐物町　森本太助

澤元愷 撰

漫遊文草

天明七年（一七八七）序刊本

據天明七年（一七八七）

序刊本影印

旭山先生著

漫遊文草

江都書林　青雲堂板

漫遊文草序

余居恒羨太史公年甫冠已畢遨遊又甚幸其有所激而紬史記焉夫其所以藉名山大川之磅礴文物宮觀之巨麗乃至山鏡冢刻之殘缺傳畫圖他日盡發諸一百三十卷而其奇稱絶於古今矣意者前子長而遊者若而人後子長而遊者亦若而人而後之稱遊者必舉子長氏其山川亦獨若俟子長氏而益顯者蓋以人以時也旭山澤先生之好遊西窮長崎之濱北入蝦夷之壤廣袤五千

係里足跡殆遍海内余敢乎謂孰与子
長之壯然而未聞前先生而有如先生
之遊其人而有記以文其奇焉則可不
謂幸乎先生骨癯而神清學廉所
并究自其不以家為家放浪汗漫擋
山水之癖寓深意之所適必作文以誌

數十百言之辯後又棄而不顧記壬
寅之夏從杖屨遊上毛金洞之山寂奇
絶備與探幽投宿山寺余疲不能坐
呼食伏啖先生遽之秉燭索筆文成
見似而余始畢食乃相與朗誦響
振林木山月高懸恍疑忘世而長往

所載石門記序是自餘寂勝龜洞榛
名諸記亦皆旅店驛燈草之所就而文
不加點者也然則此集固不足窺先生而
亦足見簡而該雋而新是已稱不朽可
謂一日千古方寸萬里矣嗟乎向使子長
宦達志得乎一百三十卷不必作矣

脫使其生今之世乎史記不可作矣
文之不能鬱氣發乃爾是余不佞
所以湯甫子長之例幸先生寧得
無感乎丁未竹醉日筑前邦山緯謹
撰并書

漫遊文草目録

漫遊文草第一卷

山城　澤元愷弟侯父　著

丁亥正月十三寔辭浪華而寓松子邦氏於九之木屋村有游九小志作其言多係事業今唯載與左生書一通

與左子岳書

前月二十三携村老少年游金龍山寺焉自敝方小舠絶澱水泝芥川而登一小山山路頗險泉石可玩寺在山顛間關始抵寺門擡頭而睹滿目皆花花則所謂山櫻稍登花益多寺僂花間真如一幅畫地淨人罕余心樂甚相呼而進一陣香風如鶩如柳絮漫漫撲面而蜚行誦能因春夕之什誠真境也獨懷我子岳哉掃苔席地而飲余心暢甚將去而古墓之癖頓發遂得能因冢矣感可言哉釋能因初名元愷乃見其碑文安知非余其後身乎無柰不好浮圖教耳遂抵西河原而看疣子櫻山櫻一樹瘠瘁于幽畝之際矣其枝東西六十餘丈非不奇也疣哉未足大觀也乃至三嶋村買舟而還本月初三又遊岩船獅子窟村人屢生為之謀先登到見山〻在木屋村南二里許有小祠相傳星殞為石因祠焉其近村有星田是其所以得名云洄天河而入山可一里逕路狹隘左右皆石壁〻下皆巨石其尤者曰岩船高二丈餘延袤不甚殺其上可列十數人矣望之兀然如夏屋如兵艦而橫截澗水而流在下故有船名耳不必相似也尾生石上開行廚且飲且歌意盡而行獅子窟距此一里有餘有寺踞其廢門之礎以憩呼酒助氣寺僧迎我為說十二景又示緣記手卷相傳役小角草創焉　聖武帝再造寺今寬文年大坂豪民無極者所建也窟在寺側巨石相黏自然作獅吼之勢其口可容十數人矣但未生金毛耳回看遠山之秀色時來襲人衣裾亦懷子岳哉它莫足言者而馨亦在適四月初五

四月十九角巾出河內將游阿波先是子邦與邑人謀令余閒居就業但束志之未遂不能從其請偶有叔人德滮西征余欲從不果井元孺為游粟之說遂以本月二十六開帆大坂而航

南海焉既至其國會行新法余先抵圓徳寺住持相迎而問符余不知何故乃延余一室告云新法舍宿無文引者罪及隣伍然井生有書且貧道向在大坂仄聞先生之名即坐罪千里之客安得不舍乎余為之駭然欲去之它邦而無符則不得出關欲帰大坂亦無船引日夜俯仰一室窘如拘囚更為商鞅增一嘆已在寺十數日窮亦已甚韋有一老之憐王孫始得路引矣是時猶且烟霞之情不能歇微行至鳴門峽而

觀焉海面平穩不見輪轉之勢又且急遽徒望衆山蒼翠與淡島相競悵然而還從此無意游邦國又僦居大坂乃有播攝之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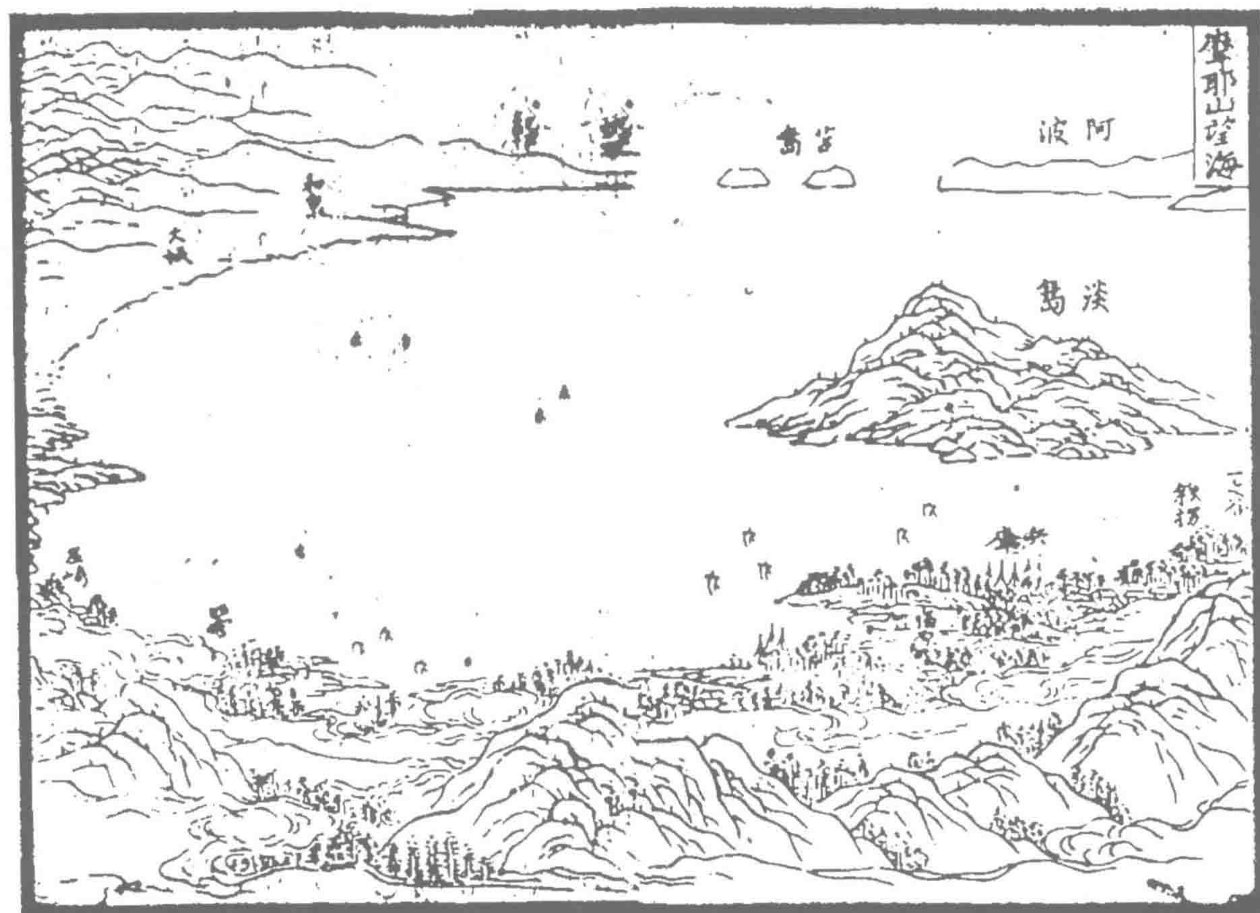
登山觀海記

俯累有除而游趣頻促我焉適鴻池生書請弄月於海濵余喜可知也求所偕而不得期亦已迫烏巾寉氅不改褻衣但携方便囊〻中無長物唯烟具墨斗類耳絆行縢躡芒屩夕出蝸廬而抵鴻池氏鴻生是日與少年會飲至則投袂而起急拴行李戴箬笠以

發徑抵莊土港而買舟未放主翁行酒余亦強飲數盃醉而卧舟中夜半恍尓而覺鴻生尓為華胥之游矣四顧月色爽朗清暉衝波浪煌〻然余舟如浮銀海中矣時宿酲與注病相發岑〻不能坐瞑目多時舟達福原之濵平相國將遷都而不成今則一馬頭已海船輻湊村民成群鴻生所知武村者相見而喜揖余而請其村曰神戸民多富商武之供是以豊備鴻生問摩耶之游主人使其子弟為嚮道乃經茶店村斂馬浦抵山麓而息路稍巉嶇眼境亦随而廣

回顧海船數百舳艫相銜如不容者已登數里則遠近未嘗相接也益登眼境益開左顧右瞰轉回百折始至忉利天上寺仰睹磴道高入雲寺之所向是耶石磴一百級磴盡而伽藍在焉有記曰昔者仙人法道者創焉元亨釋書載　淳和帝妃藤氏所建也今尚儼然一名區也武村延余二人飯其子院村酒強飲凭欄而縱觀滄海頓為庭池紀泉之山為之堤塘而淡島一抹如假山西北鐵拐峰為障武村之指先注兵庫而福原而脇濵而大石而御影益左則五百

崎蘆屋西宮尼崎歷〻瞭然呼之可答其指一轉為
浪華浪華在海之東南隅距此一日程云蓋轉而右
蚊田粟島皆島其間如可褰裳而涉者阿波也無數
海舶至此失所在但見點〻如亂鴉政知山之甚高
已而觀海之勝〻此余未嘗經目也其路咸獸蹄鳥
跡而山顛廣平寔可用武哉元弘中赤松氏據此以
伯于一方耶鴻生請行余謂下來路無取興問之寺
僧自山西北曰青溪危險益甚余不忍忽棄時〻顧
接遠景樹根妨而躅足〻蹈石角則垂枝又拳我頭
稍下澗水淙〻時激而鳴乃謂瀑布不遠右迤數里
得一村落曰熊内過村數百步乃得瀑布矣泉不懸
之天而布岩壁高十餘丈如斜曳匹練俗呼曰布曳
側有望瀑臺址斷而削成亦一奇也在原納言兄弟
遊此詠國歌所謂白玉飛衣裡是最膾人口矣遂詣
活田祠規模頗弘麗日已浴虞淵暗中摸索簇梅梶
原井而還主人乃秉燭以迎父老相集而労似謂有
貴客矣厥明九月十三此夕為良夜自　寛平上皇
宸遊詒伝向與鴻生約是夜弄璧光於須磨故日高



而發武村使一蒼頭提厨以隨行抵湊川而扣廣嚴
禪寺展古物而睹焉楠公書二道其一非親筆也軍
扇幣串等眞贋吾不知之其與男亞五書辭氣高邁
令人慨嘆哉豈又問哉其言曰差人非它顧戰死在
近欲見汝成立而義已分死死則乃公事畢矣兒唯
學焉爾學而成立則吾志自可知已白絹一匹是
上所賜甲冑一副祖々相襲至今吾所探并贈為永
訣耳建武三年正月廿日軍扇革造以髹焉上衮平
而下圜径可五寸鐵其握長可二尺所謂便面也幣

者巫祝奉神之物其柄曰串俗有取而代背旗其長
短於軍扇可三寸有字陋拙近世水戸義公為表其
自盡之地而建石焉碑陰文投化明人朱之瑜所作
嗚乎並稱我諸葛武誠不誣也人多謂朱舜水碑文不得體也余亦疑之
後讀水府儒員安澹泊集其言云文恭嘗在長崎應人需而著像賛今鐫碑陰又云文恭在世作為碑文
則揄揚闡明不止于此意始釋然文恭即其私謚也余思詩而未成鴻生開厨
於茶店一酔衎々焉遂抵筑島寺有平相國冢舊跡
多石浮圖土俗多誣説難取信也須磨寺亦有古物
平公子敦盛横笛最著亦復多假托耳余戯筍輿鴻

生則留而不往已至舞子濵下輿天朗風師不驚夕
陽與海水相映發文瀹如縠如錦望之滉洋萬里上
下為一豆島繪洲軽浮如雲々影出沒一瞬之間一
聚一散又峻又衍儵忽千變不可狀也淡島海路一
里作殽可喚與舞子濵相對余乃登一丘而觀愈滋
向我色動不忍遽去舁人促歸獨酌三杯與餘而乗
蓋攝之西界環海而鐵拐峰為之障古昔置關可想
矣若海若一怒一旹以西洪濤駭駛齧山之足嚙之
將吞行路頓絶意者壽永之時常吞而不吐歟東軍

越山而襲皇居恰如壓卵然不然何不顧其指而爭
舟乎既而還須磨則鴻生雇一村童負尊布席沙上
穿沙作灶以温酒箕踞而飲向之所望霞駿雲蔚如
重錦者忽與清輝相映変為素練焉唯島嶼如初豈
其裡面耶帆影時々隱見烟霧中洋々不知其所往
興趣未盡繼之感懐萬緒互酌以澆遂酔而歸旅舍
不復與言十四夙發須磨取正路而行自永田村至
兵庫路傍多古墳乃平氏諸盛所戰没處也過福海
寺其扁足利公所筆渾雅可愛鴻生訪北風氏於兵

庫乃酒脯慰労引余視窟〻之大可容數百人矣海
鮮百許頭窐游相逐有似目魚其行如鱟非兩〻比
行也飯畢日已下午余欲嘗鵯越鴻生憚險不可乃
左夢野而抜十輪坂是謂鵯原路〻但羊腸獨快泉
聲洗耳爾行可一里路闊而平蕪遇童之牧牛而知
人間不遠又行里許嶄然山闢而村落出焉名烏原
秦人肆亂猶存耶已登山椒乃可以観海矣又得一
村名曰東下日已西没投宿民家十五別色抵衝原
村〻在摂播之交距東下不一里而近村有千年家
者相傳大同年所造也人求其攙竹以制樂器或削
取柱楹以充鎮火之符故家人眼來覧者而求之益
甚睹刀痕甚多耳其屋矮陋與今制不同別搆房室
其側而居丹生山聳其左屹立巖嶭樹色未襲乃是
別所氏城址余將径登鴻生又憚嶮而難悵然而行
距此一里有餘有原野村〻中有梅雨泉廣凹可兩
席深不過尺梅雨来則湧以漑數百頃之疇此地高
燥民憑此水故置小祠以祀又行里許有溪上村訪
村民文夫宅前有小山草樹蓊薈文夫提一尊以登

尾之數百武至山腹松蕈纍〻布地余二人與趣勃
然載采載煮香氣果異常於是野飲一醉作氣嘗險
此日霞布雲豁彷徨乎疑羽化大叫快哉更舉一大
白而别日尚晡時路經山伏坂唐櫃村乃得一溪即
鼓瀑之下流也凢三里許日暮抵有馬温泉喧華雜
遝別為壺中天地余亦浴泉一再即寢〻而議登務
古山〻一名六甲其高千仞以外周與諸峰連亘不
知幾百里蜀然不樹以故佳致不多云十六早飯肩
輿具於導者而發已出壷天廣野莫〻雞犬遥聞山
路邅迤沿溪而登數里至山麓踞石而憩掬溪水而
飲相呼而登非撑巖角樹根而蹈則沙石崩壞不可
輶往者半里許榛莽被面藤蔓繭足不遑自救也導
亦或後又先唯是喊聲與谷响相荅耳不復記道里
已達山顛平坦如野汗収氣定遥望西南播丹諸山
如培塿如蟻垤東北為之丘壠者亦皆向我而朝宗
焉其髙出雲表金剛葛城生駒比叡僅接襟袵獨愛
宕冒然而不見斑荊而食烟白雲在手擬持而贈最
髙之處有石室小祠近郷之民所禱雨處也余謬曰

天不厭昇平之德如我蓑笠何遂求樵逕而下比之來路不甚嶮漸下澗水漸雄壯左涉右渡所謂九渡不翅溪陷而飛泉作簾高十數丈可観矣此閒巨石多奇横者立類如相集而語如相迎而揖如羽仙如胡僧或如望夫之婦不可盡記也既下得一村名曰蘆屋之里甜息路傍以田睇所過兀然乎雲間矣徐步出打出之濵遂抵西宮或云此祠祀唐玄宗也其言曰我呼外國曰夷々此曰恵美須帝小字三郎故称夷三郎帝後居西宮故名其地是附會之最奇者

也此夕投西宮茂松菴鴻生則訪婚家其翌鴻生手行厨而至將游兜鍪山余不欲乃罷停午出六湛寺過津門村々中有小寺曰昌林樊籬荒落唯有古松數株俱數百年之物躊躇少頃遇僧出門而問乃天長年舊地也距此二百武許有荒冢埋大江山妖賊酒天々々元之處又有高師直墓皆所未詳也過小松村等覺寺少甜相傳平相重盛采地故平公稱小松亦未詳也比至尼崎日已懸車買小舟而還夜將初更舍舟於莊土港而步帰則四壁蕭然挑燈滌研以

記聊供卧遊余好游而不多游々之不足文也是亦奚足然亦可以故紙上観乎余頃彫登山観海印令取而名此卷爾

岐蘇紀行

余移居於傳法村之三月始有東游之意先是友生為言而不復動心於守雌之外風月間人自分但卧之不堅時々來往浪華稍與子鳳驩々而相恣於形外則子鳳說余以小草之為遠志非地也友生亦慫慂遂令余增谿懈哉實三月二十七出村而主子鳳

氏子鳳致書於江戸青木生以余屬其覲眷帰都者同行余乃告別諸友襏襫以待馬春盡之日孝秩諸子出餞余於城南酒樓同會者十餘人各有詩孝秩千秋贈言既而青生家有故而稽焉余與子岳等日夜徘徊城南以醉紅亭期至而青氏尚未發淫雨方降改卜五月初二是日又雨乃以初四發大坂一艇夜行黎明達于伏見又雨一行人不興則馬此行獨余為遊子與人之帰家唯有嗟雨之同耳龍鐘十里馬足亦為我遲々而行長橋忽在前知是勢田也撻

頭而望郁々紛々肅耆輪囷獨屹立雲間者石山乃繞其麓而滃潤我兒道上游也左顧三上山蒼翠秀潤真如一幅芙蓉圖但之破墨渇筆矣是僅足慰旅況亦是霖雨之兆云初六越知川高宮川彦根川皆俄用舟比登磨鍼嶺雨果霏々重慨失一勝景七日得晴辨色出番馬驛皆云呂久川不可渡也有人隂告里人延宕之計耳若取路於洲又則不妨矣已至洲又亦不可渡乃知見賣而不宿買舟而往合渡蓋合渡三郎馮河之處也關原之役西軍陣于此東將田能州欲急渡而擊淺深不測乃募于軍中三郎者善泅能行水底以上岸東兵讙呼絶流而渡大敗舞氏之軍兵因以此命氏云翌復舟長柄川舟中望日出初疑火起忽如車蓋如萍實滄々如遭趙衰徐步抵加納城自加納至鵜沼荒野千里曰鏡野欲用汔勝之耳乃登曲阪為鵜沼嶺觀音之坂維石巖々觀音窟不甚深不足留意抵太田則木曾川勢益駛単舸如墜葉之翻風操法亦甚奇越舲蜀艇可想初九發御嶽而細湫而大湫路傍多巨石其最者十數丈

上或殖松樹一奇也琵琶嶺上可望伊吹白山諸山矣一踦一望凡十三嶺佳景雖可玩乎頗倦應接不復停足而行晡時驟雨故宿大井驛十日早發驅馬以陟山路遠霧始銷鶩雲如涌鬱結若巨象蜿々若虬龍峗々若層峦層峦則如雲不知幾萬重畫法最奇古欲持贈故人而不得乃呼酒傾于鞍上一店一杯抵落合驛既酔落合以東岐蘇山中也字從音而轉故又稱木曾嘗聞岐蘇之酒酸苦不可食乃獨酌立石店使酒以驅路愈險白雲愈深畫亦竟不如也睡魔乘醉將擠我數四下馬而興々前獻勝而不休又思酒試飲一盃雖非青州之美而無鬲縣之害欣然入店從此舉白遂無算唯恐不醉至野尻同行投宿而待余呼曰非敢後也為諸君驅逐山中魑魅尓土俗呼濁酒為殺魅酥十二晏發野尻尚猶瘴氣射肌草樹似三春之色更知山之特深下午憩小野有飛泉高十數仞如是下物詎問聖賢一飲三鍾以鮮宿酲引節徐行又憩臨川寺水中疊石俗呼做寐寤然非不奇也目下睠然不及觀音坂多趣遠甚其兩

其雨忽起五里霧急僦肩輿〻中瞑目舁夫徒載営
魄而行遂躐本山驛至此二日程沿木曾川而登下
以行其路唯峻嶺連牆岨阨羊腸常望雲樹穟〻而
已獨不見世所謂棧道者或謂某處即此余聞蜀之
棧道踏之浮梁振動渉者無不搖心眩目也又聞閣
道一百餘里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故張良
焚之魏延又焚之今何相比之不似過鳥居嶺多原
野如桔梗原尤廣莫天正之戰可想去無鄒子歎毛
且不殖遂登鹽尻坂余意專在富士而此日密雲不

可望茫如有所喪但諏訪湖風光聊足眺望湖大五
六里目力之所盡治城隱〻出沒烟霧之間而崇山
環宮中斷於甲斐之分矣阪名鹽尻蓋取在中將之
言歟已不見富士抑何緣故斑荊喫烟而望忽見眉
睫於雲間似囑我者奐神飛心駭纏綿之意愈切仿
徨路側不能行豈風伯憐我耶一陣欻颺雲帳則艷
姿穆如絕世之美果天下無雙哉俄頃雲帳復垂豈
忍傷盛德耶慇懃哦一詩而行至諏訪驛日猶在晡
以前有和田嶺乃宿同林子平浴溫泉一快浴畢謁

諏訪祠土民說七奇事獨駄馬渉堅氷事關西所奇
也其翌秉燭而發而宿望月驛是日為雲霧故復酔
酔而騎〻而睡〻而將墜而覺下馬而憩和田嶺以
東道路泥濘人與馬皆已痡〻復沈沒雲霧之海氤
氳朦朧浩渺滉瀁恰如衝波凌空但疑我馬忽化龍
去歟下笛吹嶺而障雲始銷征人互相見妙義淺間
諸山尚且埋沒不見蓋笛吹天嶮實界信野之地天
文中糺〻武信玄敗上杉氏軍於此如猛虎之驅群
羊焉然不得遂北者其亦在嶮耶十七十八赤霽十

九大雨余疲且憊下午衝雨抵江戶乃寓青木生小
日向居出無所之入亦無所止獨坐悽愴無由寫離
憂乃呼墨斗聊記意之所適若夫琵琶湖諸勝目之
所嘗經非今適也夫山林朝市何往非適此亦浩浙
風雲奚在遠志之為小草哉

戊子五月十九至東都其秋始入學院小游所
記舊稿散逸無可錄者己丑七月登富士山

登富士山記

維昔地涌而山出焉遂滙為淡海屹者富士淡海之

夫千里富士跨四國山高四十里海之最深處耶自沙走村至田馬夷陵十有二里阪有衡門過此可三里途窮北折而六里抵中宮祠登者受杖於此雜樹茂草欝然森布是為山腰峌蹊邐迤以登又十里許曰沙篩坂自坂已上所謂四十里削成而四方者也望之兀然辟峭無草樹無正路沙石處處見山骨可踰者不可踰者羊腸萬折但守先導之武以轉趾鬆脆之石或沕而碎於脚底步步輪退將僵而杖扶焉仰之三峰在巓上一跳而可至矣余神先飛足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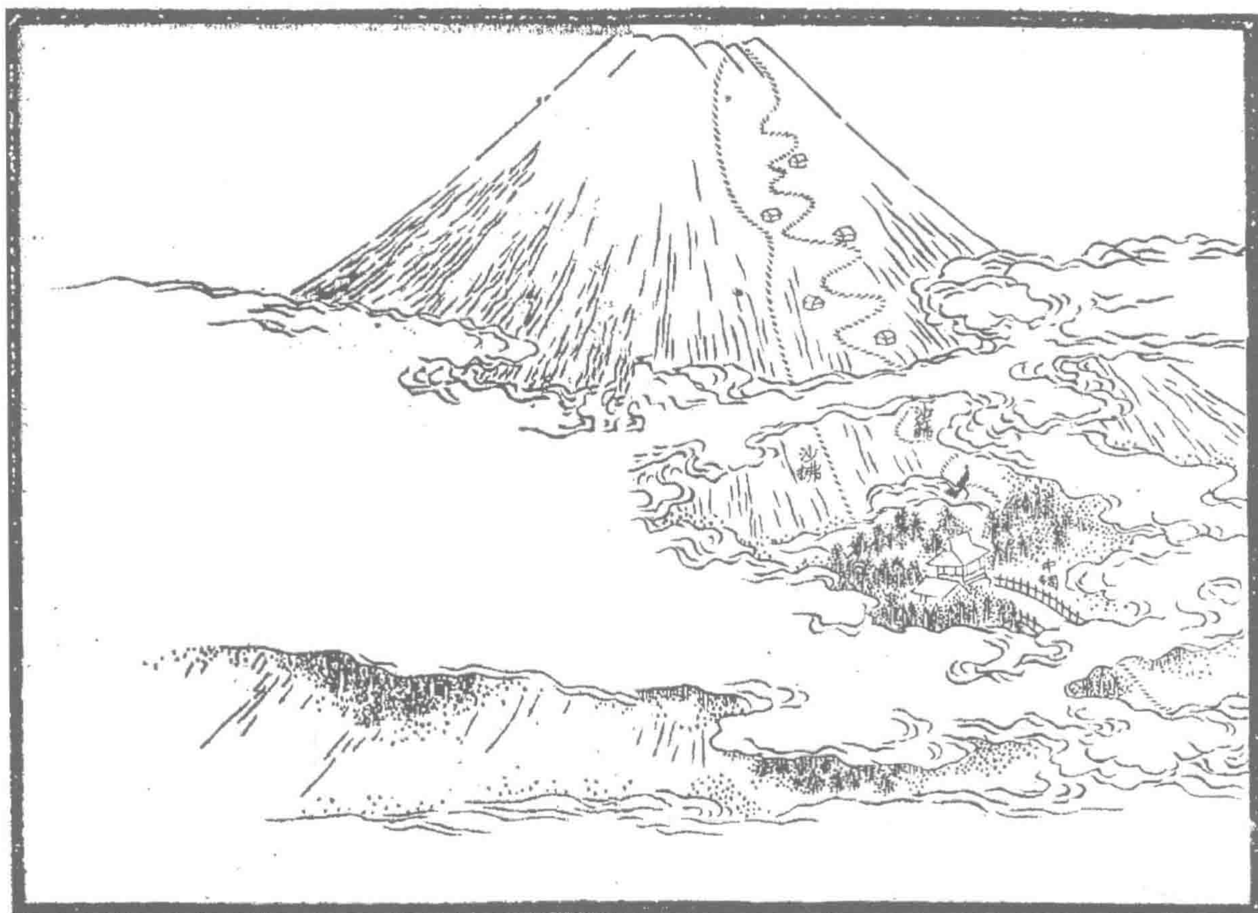
進十弓幾十里尓日夕入石室而息導者出纊衣以授服時維七月尚寒於十月矣余適出室而瞰雲間煜煜然正是玉兎浴海之時也不覺大呼称快須臾三竿世界変為銀地是不知白雲停而不動但見積素三尺萬有為白玉已而此山孤立于太虚真如一朶芙蓉湧出大銀海中也豈又有如是観哉又登五六里愈寒愈疑積雪耳乃宿第七合之室合猶言級也四十里為一升十析為合每合置室室大丈許高丈六尺板屋四柱礴石固封所置遠近倚巖勢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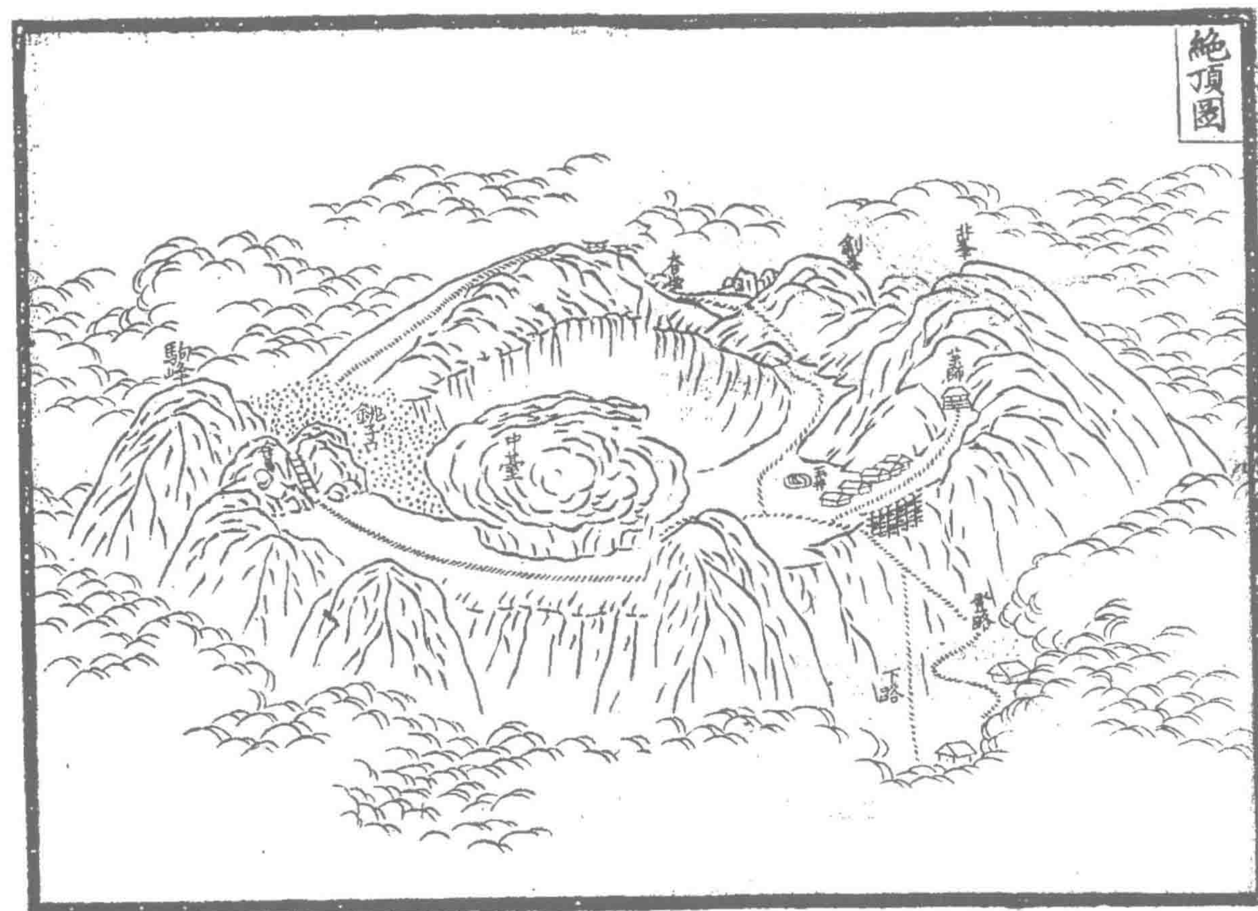
倚登者以息以宿以辟風雨云夜半飯畢乃發山愈辟而曲愈通前者後者項踵不能久也八合九合峻極傴僂匍匐且登且息呼吸將通帝座耶悚然竪立顧曰我無仙骨韓子之哭不可詣也反顧東方初如發丹竈比至絶頂丹流不知幾千萬里非烟非雲蓋海影與顥氣相映迸喘定神王振衣瞻然以縦観焉意亦何壮乃入室啜憩頂上之室十餘連簷皆小於路傍者記曰貞観十一年冣頂建祠今唯存衡門導者告報曰曦車將出温呂急起望之紫赤之中顥氣

煇煇金縷萬條倒射余衣熟眎之輪轉如飛金縷芬亂眼睛將蕉實似大奇観也漸升大如盤盂而下界猶且朏明縹緲之際海色淡黄始知古人登岱詩有黄海句遂行八葉此山一名芙蓉故有此称三峰隆起正中陥為池乃傍池而行也相傳初有水而竹木蘙薉寳永焔發之後水涸今唯窩窅而已約径二十餘丈深數十仞一覧意盡三峰最高為中臺又名雷電巖不可攀也巖下南轉而行數百歩巀嶭相連又不可攀者名曰駒峰有石窟置金馬余詑曰聖徳太

子騎甲斐驪始登此山故事歟不然陸遜所得巴滇馬類已守者范奠以答馬懸梯以登下則銚子口也池缺而沙流故名東南之角實永峰在脚下實永年陽焰噴發雨沙石於千里外歇則山之瘤見云俯臨咫尺傍有發焰之穴問之曰距此六里嶮甚未嘗聞有至者以沮人意故不果往也西南絕險有劍峰手捫石坎而踵半外垂者二十餘步過此平垣蹈凍雪而行嗚乎萬古雪尚存耶身在水晶宮裏詎知人間苦挨池邊處ゝ置金人又構小堂ゝ側有玉井僅ゝ盆大不竭不溢人以為靈乃破堅氷而飲洌甚寒氣徹骨凡骨竟不得久留欲下復驚肆四面猶且銀海唯甲之二山見其顛如島嶼然問之不知蓋聞黑駒白嶺之椒眡富士於西南是耶下而二三合雲間覬函根之湖尚在扉履之間下路嶮急足之使目不遑應接時一回首田塍維衆山如線者酒川導出所鐍草鞋以授厚可三寸大如盤著之似扭矣若或一蹶鋌走數十丈欲止不止僵而後止六合已下繩路一條直下十有餘里曰沙拂坂即沙篩南也植杖以瞰






絶頂圖
駒峰
銚子口
中臺
劍峰
北峰
藥師
下路

前行人一瞬十里忽如嬰兒沓如鏡中之象疾於走盤之丸比下田馬坂正晡時適昨躋扳之時也擡頭回顧三峰崚嶒而立天表未嘗不怳然自失也聞之群嶽之長為岱宗封者七十以為至極其記云自下至顛凡四十里日觀峰觀日於雞鳴此山中宮而上四十里睇顥於半夜何況容貌絶美其孰企及蓋天地間獨我　天皇萬古一姓莫有革命者是其無彊之鎮亦有與于茲哉特立于天下而無比倫不亦宜乎

畫島鎌倉諸游記

靈龜負蓬萊而浮耶望之維石瑰瑋琪樹錯綜樓臺雜比恍然為不可至也爾日將虞淵不風而浪騰涌澎湃礁上濺擊不可舟也舟人肩我以厲揭焉驚濤人立而席卷將没者數作氣狂呼氣更豁然相與称快其津凡二里許既上岸則民屋鱗次雜沓喧嘩嚮所望何在此夕遂宿島中海鮮之膳特美翌早起謁天女祠祠前没字之碑古則古矣真無星秤哉唯篆額可讀左右龍雲精工可玩踞磯以眺萬頃一碧三

浦鎌倉又為瀛洲為方壺維海百靈之會萃萬水朝宗焉其可觀哉上方之祠地益清静此日浪高不得入龍窟土人更艶説其奇令人悵然雖然三山不可至為仙境爾畫島亦惟望之仙境已自七里濱（古昔東方六町為里如畫碑記里程是也七里濱亦其遺云今記亦皆用此法）徑極樂寺而憩于星井寺作詩弔古戰場行登長谷寺和之長吾舊游可想暑擽之焦沙海之濱為甚余疲甚乃謂鎌倉之勝不可一旦探盡探之亦不必適意獨詣八幡訪建長而足矣不復問古蹟也八幡之祠規制廣大廡宇

楹柱彫畫髹綵頗極壯麗男山亦難兄耶祠傍銀杏翁蔚昔者僧公曉刺三世公於此樹下矣使人慨嘆耳虎兕出柙覇業之不振亦誰之殆其建祠造寺達磨氏所謂無功德者是耶建長之寺號稱海内禪林相傳巨福山扁趙松雪書筆致頗不凡其它扁額鐘銘多佳西來菴其境禪寂所藏有相鏡事詳于鎌倉志唯是龍象法窟莫有看破來自照者哉過此圓覺寺可遊而其可記者已備于志矣日已平西乃驅馬而抵金澤宿里正之家家在六浦厥明訪稱名寺叩

寺僧問文庫所在僧延余二人升堂睎以古書古曆渾雅古韻足娯目矣能見堂在小一之顚以海灣為庭池池中烏帽島夏島猿島裸島無名小島磊落布置如初起碁勢昨之所宿今之所經一覽瞭然恰似假山水其遠則房總諸山環列作長堤金岡者古之善畫者也執筆而不能彷彿萬一而投堂側之松名曰擲筆要亦溢美之誕耳比之攝之摩耶山多趣而狹耳寺僧進麥飯美甚余意暢甚有宿眠于隅余亦伴南柯之遊焉既覺晡時溽暑如燬乃僦肩輿而至金川驛而宿此遊之可記者止于此若夫石尊之峯最勝之寺則不與也然自最勝至塚原之路得一勝境矣出寺門右轉而里餘有村曰狩野村中有池廣輪可百步有小堂引水而西若玦焉架石梁引長而幅稱蘚苔可坐池之中心邃溜不可測水之涌伏流突出于此歟遠望之沸然如釜中湯隱隱氣升為霧近之清洌澄徹水底之石可數小魚數頭洋洋自得大如針者娓娓不能隱形堂後之山作肆草樹下垂幽翠襲衣日暮寂乎無人豈地之過清耶徘徊多時

余心甚樂問之旱澇不變以漑萬頃之田遠近香稻是以美矣余竊憾不能廬此地焉昔人有言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如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飾而已與矣其誰與之者人莫能知歟遂并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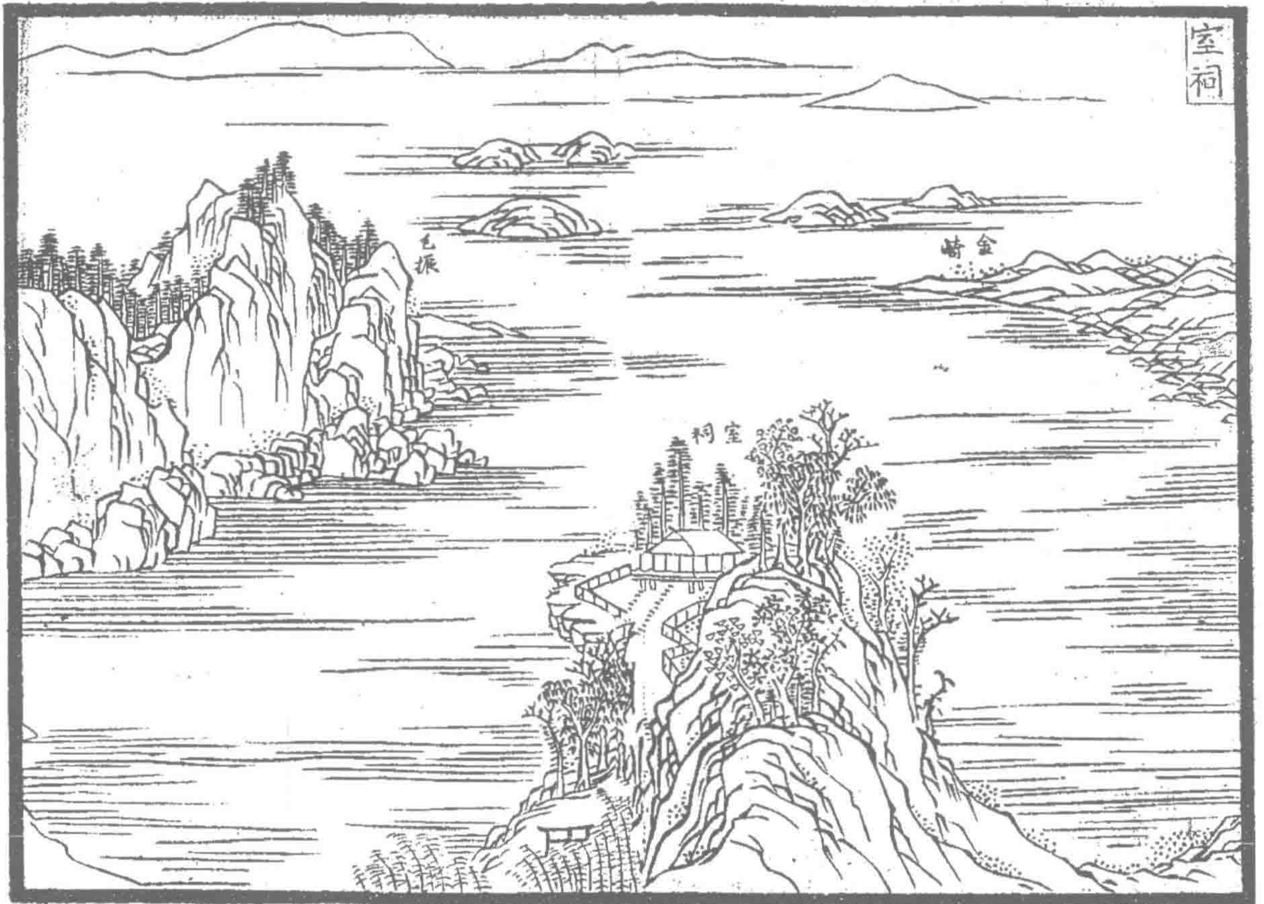
七月望發江戶既望拔石尊峰以望後三日登富士絶頂又三日便道最乘寺宿于画島次日游鎌倉望後九日歸于昌平學院是明和六年也

漫遊文草第二卷

山城　澤元愷弟彦父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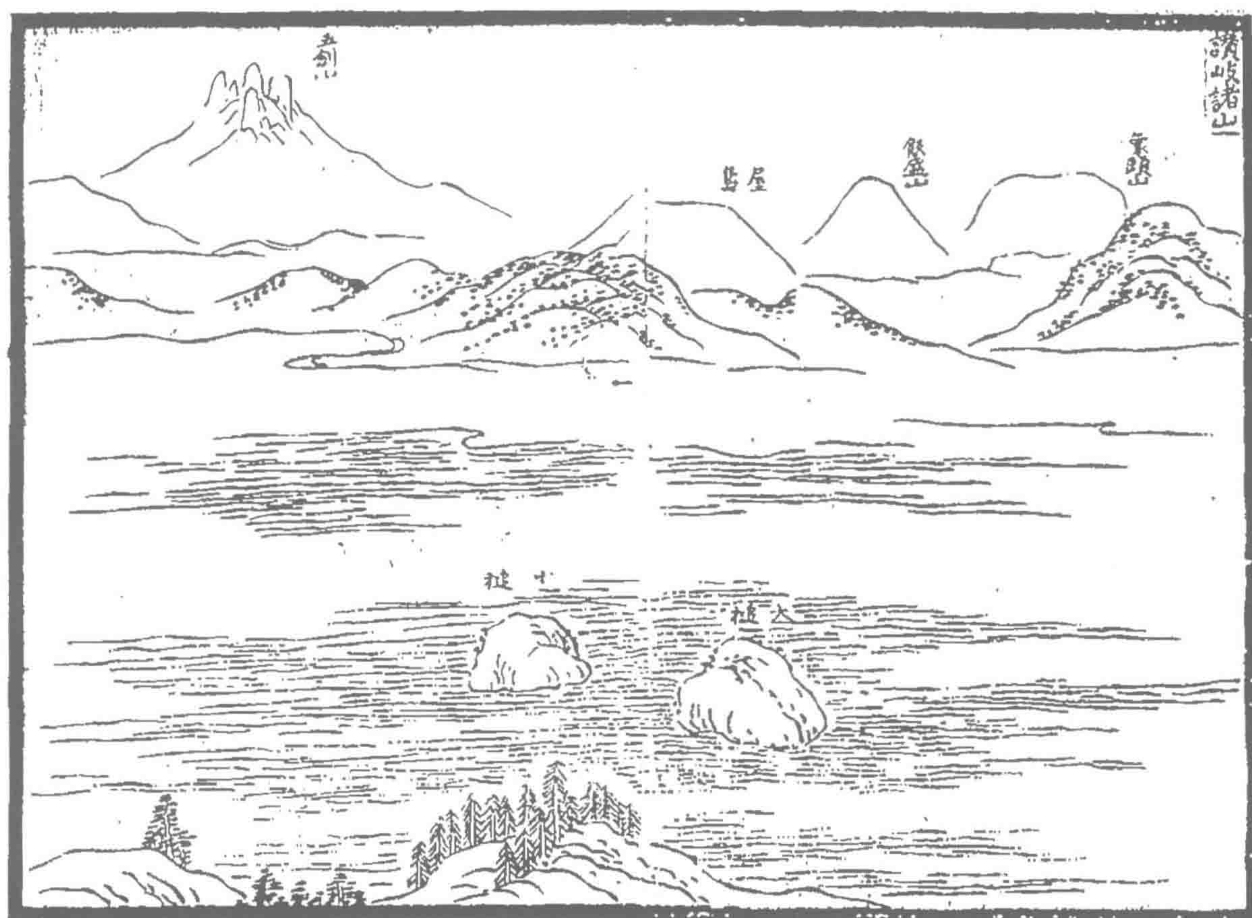
汎海紀行

安永甲午八月初八鎮臺至播磨宿室邑是日雨不上船我曹息半日之肩云余也攝事多務自七月十八先臺駕發江戸而來惟日栖々不能措意於山水之間久矣初登釜川之丘乃呼墨斗將記可記亭長里正稟事請命蹶然投筆而起而程谷而戸塚而藤澤而易地皆然遂宿小田原因謂函嶺之天嶮不可無記拂曉復先臺駕而發出治城可半里我轎軟々廼知是坂時鳳轎窓炬火數十前後夾我已不似金蓮之送豈有焚如之刑哉疑荼毘乎人耳日出東山舍轎而歩同僚憩店而飲輙憩同飲故態大發路愈嶮意愈暢漫誦青蓮蜀道詩作氣以攀蒼頭走來而告鹵薄在後急呼轎而乘復下視事文思索然蹌踉過關湖上之劃然峯巒萬状草樹蓊薈痛割愛而過雖則割愛富士之舊緣豈還相忘何況波羅吉原之望鳴乎天地一尤物哉疇夕躋拔之日心約再登至今不果怨耶非耶忽被覆而不見從此而別哉舍此其復何足以文此行須磨明石之勝亦無爲作記初九舳艫發室津萬里一碧島嶼磊落如瑠璃盤上列璧其名可辨者吉美島鶴島三蟹大高丸長其間爲繪島爲小豆島海岸鎚崎之背與毛振相抗室祠皐立其灣中而岸上民屋千數櫛比亦海路之一勝也然地以包海而山環其外是以無處立錐耳我船俄頃數十里經奈波抵石神石神一名坂越音謬而字轉焉海島之名不可辨者皆此類石神一聚落也過此有二嶼曰黑島曰蓑島隣石神曰尾崎之濱又五六里山足入海曰赤穗岬有祠乃古所謂伊和都媛也赤穗城在自下距海濱可二里與同僚亹々譚大石良雄復讐事因問余以太宰純四十六士論欲辯難爲言乃呼酒觴之呵水手以撈船又行半更今依六十里爲一更法播磨往而備前來經大多府木曾泊筏洲鼠島而至牛間門此亦一大泊所也相傳神功皇后征三韓水牛出而護御鷁故有此名也本又作宇志盖好事之誕耳間門一作窓自國歌而轉訛耳自室至牛



窓海路六十餘里鍼在未申交是日天朗乃上柁樓以望海面磊々多島嶼已不計其麗詎辨其名而山無奇峰水唯蕩雲沃日而已設令足觀棹手柁工烏能對但見豆島之陂陀獨偃蹇其間耳是夕應泊牛窓而長綃秋風當留不留又行半更経蓬崎伏子島而栖于出崎之洲夜将三更我船哗々化聲起而睹之水手倉惶挽猫復進一發十里抵于漁而留手島亦屬備前翌日徹雨食時發櫂過上鵃二島日企則讃岐與備両地突出将相犄未倚者也望之其間十

數里化聲可咨遥望五劍之山不待問而知之吾友伯和嘗游此而極其椒為余言之奇險可想堀島之山連簃一面一轉為象頭山其峠則志渡高松昔者平氏諸盛之困於源豫州人與骨今已矣哉近則大槌小槌相對為門俗呼龍宮門々前篠島松嶼相續點々者塩飽之七嶼自餘小島布置其間而飯盛象頭諸山隠見無時須臾改観不可端倪也盖聞塩飽之島衍沃千里居民充塞幾為邦矣而租調壹是庸以格軍於官船矣余所乗水手亦皆島民也過塩飽



則藤戸口昔時佐盛綱単騎絶海之處也子岳常稱
吾家先登憾不俱船使其虚誇也其地昔為島嶼今
則小山在田疇之間索田之為海何足深怪日暮至
下津伊此亦室盧千數枕岸臨水青帘遥相望豈亦
當壚待游客耶欲舍船而往有禁乃呼漁舟以買鮮
兒以一醉矣十一日風不順而潮逆艅艎相聚一處
有所相議耶日夗咿軋聲急忽破余睡起登飛廬衆
船亂行争先其復何役槳則尋討洲名而不止恐為
人所厭櫃石辨天大小提島所経凡二十里乃泊禱

嶋十二又雨食時過水島從此以西隷備中阿部矦
治城在近司船帥連艘數十隻以説我船又尋使有
贈遺焉濱海之邦咸然是日余與焉故記遂過大杓
小杓嘉納浮淺哥士多加佐奈諸島又行半更抵白
石迫門海之隘口是謂迫門可泊之處是謂湊門大
抵白石峡己東島嶼多泊所出峡則海勢鴻溶雋罕
而大距白石十八里有鞆湊門鞆音獨木二合本射
具之稱盖取其狀也云一通邑古來名于酒故亦有
献笑之臓云距此十許里有泊曰阿斧兒不知何謂



望之嵐烟簇〻紫翠當反照稍近怪岩特起于沙際其上搆一小堂廊廡如尾又似覆斗一奇也堂置觀音寺曰盤臺之復徙望而過十三別色云東風急船行駛快經田島明島而風微轉則百千白馬奔騰而來時激則飛入座船上咸臥余尚被中问曰此何地於乃曰此名道士峽相傳豐關白征朝鮮船停于此有一道士上船獻海物而去公使人尾之不得故有此名余曰公蹂躪三韓其勢覆瓴堂〻大國為之鼎沸勇哉鬼神陰助或然也臥而不動船抵鞆則告曰

昔者平相國每詣嚴島祠患海路迂曲遂破山以通焉名曰御門余遂以起而望罵曰艄公汝[illegible]我耶假使相國得寵於天女奚渠得然亦說之溢乃威武所致爾船泊加諸早起開雀窓朝暾映發風波不驚西南伊豫東北豐前佐田岬與左蛾關奇勢遥相迎超此大西洋也紫瀾渺濤觀愈壯而意不復在洲嶼之際行可半更其濱曰仙巴泊仙巴周防之望也山足浸海之處之名云爾近此大小硫黃島相傳島中有有王童墓俗說至此拙窮日沒船抵上關晴昧不



詳地勢。唯兩山相對作門。既入門、兩岸喧塡。問之、一大馬頭、昔時置關之處也。海面爗々、月出兩山之間。時維中秋、四望無雲、一行船上競起開窓。余亦呼酒而灑詩腸、乃得小律三首。拙速誇人、爲可恥耳。望後一日、距關二更、有泊曰笠戶。不至笠戶、沿筈松而行。一島不甚大、沙嘴甚長、松樹森列、蒼翠襲人。漸遠明爽淡々、真如畫也。憾少画手耳。其他地不同、而觀則不異、無可記者。是夕泊母哥島。翌下椗本山。本山陶氏故墟也。陶晴賢弑其君大内子、而一旦覇于西陲、

遂爲毛利氏所殺于嚴島矣。比抵長府、日將下舂。維昔　仲哀天皇行在所、今猶有原廟、所謂豐浦宮。神功后所築長堤、距此不遠。已抵田浦、諸侯行人幡幟相望、舟船魚貫而進。是日余爲之小相、無遑面着。極浦日已浴海、赤馬關旱支祠皆暗裡過。遂泊。　安德天皇狩地壽永之役、乘輿沒海、變亂至此而極。翌十八、望門司關、一詩弔古戰場而過。抵小倉下船。驛吏街長亦復麕至、以待轟旆之臨。自茲事務復紛然。轟旆之所指、如風偃之草、諸侯供給益盛。雖則盛矣、借

我亦已甚文之余所不欲也而九州之地山咸奇水咸明民俗淳朴頗存古風自發江戸閲月両回八月二十五日乃出至長崎鎮府

游毛奇賞

小山墟

會津之役大旆東指而石田三成擧兵畿内不知鹿落誰手也諸侯觀望亦宜矣方是之時　神祖寓於小山羽書旁午之際優游事禽神算其可測乎以地理則東控奥羽而屬城碁布毛之野覇圖或可知爾

安永丁酉至後五日與閑君長諸子登小山之虚ゝ下有寺曰天翁天翁諱小山髙朝也舊名萬年寺小山氏没後移寺此地命以今名也寺僧為我先導寺前左折而數十歩古樹蟠欝塹坑無水經塹登丘又塹又丘遂登其後山而眺思川傍山足而流太平山岩船峰互競其美　神祖布陣之跡距此三里云君長與寺僧譚小山氏家世事踰遂有結城之行

結城

我聞小山氏無嗣鎌倉公使其庶子為小山後而居結城結城氏覇于一方而小山之宗竟微方室町氏之討鎌倉也結城嬰守而敵上杉十萬之軍焉其強可知也結城亾而小山氏復興上杉潜于周防而結城遺孤復振豊公之東征關東七雄若小山氏盡滅而結城獨存晴朝受豊公命而養公子越前公為嗣其第四子即是川越侯始封祖也結城之南有八尺堂傍有其先墳墓乘國寺孝顯寺亦皆先世遺跡云其它無可探之勝初出小山驛左折數里地名仲㭒田疇之間荊棘深封古樹隱蔽其下有古墓乃小山

氏之北邙萬年寺舊地也既至結城日猶晡時前路有山而非半日之程一行人頗有觖望之色君長曰此行也游耳豈有定期請極筑波之巔以償今日歎余壮其言乃取路而行ゝ可五里子靜微有異言是以不果迴轡宿于結城

藥師寺

此遊也在欲觀日光其探古墟尋古跡均是雞肋耳子靜子伯有墓癖而不禁且行且問且剥苔以睹十八日癸未發江戸而宿粕壁驛甲申間田乙酉結城

凡三日行僅二百許里翌亦将游藥師寺辰牌出結城而入山路〻絶人蹟廣野千里比至藥師寺村日已下午人皆有菜色以故不登其墟但探安國龍興兩寺龍興有道鏡法師冢兀然沒字無由取信則二子未如之何已寺右有石浮圖高可九尺題曰鑑真和尚塔其右刻天平寳字七年二子且剥且打塔前有菩提樹唯是古物已安國古昔戒壇地云子静穿地而得古尾一枚印國字且弄且誇且十襲以藏

荒鹹村

村距宇都宮可二十里而近稍近則地稍卑湿田疇甚美已至路傍之石小大各成趣仰望左山一幅赤壁迫真者之真也余靠一石以望輒圖其槩倶喜得勝地将詩之文之擇而未成但路之不嶮足不待目之把玩往者不必劣来者甘蔗之美一口食盡耳左山稍闢而人居出焉名曰荒鹹乃傍右山而行一折而右寺門出焉名曰拒谷石壁千仭倚壁而門〻内數十弓石壁環寺眞〻五千仭壁之窩如破甕之側立而堂其中焉甕之破口崛然怒起望之如鵰之搏



翼如狻猊之下山佗将墜之勢矣其後則坦坨作墹古松蓊欝甕之破片来而背立其中間以成溪沿溪而登其破片則後面作壁崕〻下有小流水色縹碧巨石塊然如食前之豆者戴土而樹殖土人云其下有窟名博奕不知冷煖之石〻局亡存否也五月廿二丁亥游此距此可十里有多氣山亡宇都宮属城之墟乃求樵路而登如存如亡蓁蒙戛望拘衣而不顧無遑擡頭望雲霓比至半腹大雨傾盆草得雨而滑利顛踣者數天正之際北條氏攻之不可下其然

蝂子伯大呼勢與雨戰子靜不敢後余急拉子伯而退下路益傾注人皆顛踣余則杖扶僅免

日光

是謂壯麗亦不敢是謂威靈亦不敢是謂盛德亦不敢一掃妖氛救民塗炭封建制成三百諸侯爭奉珍德献物琉球三韓施及西洋之戎威靈之所及舟車雨露盛德亦遠矣 獻菑盡海内之力以極壯麗善美之所奮其至矣哉草莽之臣如元愷不敢安拜不敢安近敬望廟貌而退遂謁三社權現諸祠抵瀧尾



幽致可愛帰路有神馬碑乃二子之喜可知也剥苔以讀焉雖然已飽大牢其可復下箸哉

華嚴飛泉

危轍千折三十里有寺曰中禪寺臨湖以建湖長三十里幅三之一深不可測溢而水落懸崖千仞其瀑布曰華嚴其崖皆磈硊硱磳故磕然碎化沫恰似一條白龍蜿〻沖青天觀者託一足於岩角腹如屬壁手控樹根而後下一足以置至無足可置之處乃止狼顧以觀焉猶不及龍腹而下瞰龍尾目眩不可睹

也其登恰如出井中既出皆云髮何不白令人病悸哉水簾睹諸裡面者曰荒澤其它霧降之瀑幟鉿諸勝余屬之雞肋

板橋鹿沼

信宿日光山寺庚申下午出山而躡板橋驛武藏亦有板橋板橋氏自武藏而移于此故有此名云有古墟其傍有常安廢寺地其地有古墓題曰前城主板橋將監親棟之冢未考何時塋又登鹿沼氏古墟茂樹欝然内外之塹雉堞之處歷〻可指余至此亦竊

嘆神祖盛德無限哉鹿沼村民鈴木生者後藤守中所識爲我鄕導城上斑荊以觴我復懇留不止遂宿壬戌宿出流山中翌有雨雨故不宿天妙驛至足利邑有蔦迣至天妙之路有一水相傳古昔方舟橋之處也水自秋山故名秋山川

足利學

足利有鄕學相傳小野篁建焉永享中上杉憲實爲上興學以修之多取古書而藏焉至今猶存是以騷客往々遊焉聖堂之制甯星門名曰入德中門有學

校之扁廟門四足名曰杏檀重簷兩階四丈而方對榥兩楹步廡後廊其它雖非文榱華梁非如妨帽礙眉也以野三位配食蓋野公學冠當世至孝純忠優調遣唐副使之選事沮雖不超渤海也唐人沈道固聞其名遙贈以詩其於配食孔廟何有然未聞野公嘗任國司郡司于此土何故建學於此是爲可疑耳時霖雨大降渡瀨川水溢勢留五日乃與住持僧日日賦詩又聯句以消憂且偶得群書古文以騰寫聊慰窮途之思爾昔者物茂卿使僧守禹廟雖有所見

要是取永世不絕有證於此歟其如不血食何戊戌雨霽己亥辭足利而宿鴻巢

題名

初入中禪之山谿闊而石崕千丈仰之意亦暢甚時或鏘然水鳴乃瀑布之下流也左跋右涉其傍多龍蟠虎踞之巨石子靜因題一石云河越關脩齡君長山城澤元愷弟族薩摩来大禮子伯與上毛河世寧子靜以丁酉夏五己丑遊余偶後至對此有感雖曰同學誼不偸亦惟萍蓬相携以遊聚散無常此遊易

尋乎子伯則去國五千有餘里亦何邈各記其所自適將比卽遊故并錄若其所暇自武而兩毛及下總常陸之境凡十有八日六月庚寅歸于江戶厥明乃作記若夫三子者之撰未之聞也

游奧曆上卷

余之東也有三願焉登富士之顚而嘯萬古之雪慨然小天下不亦樂乎一願已遂矣昔者水戶義公大修國史可謂一大盛事矣然以一家之說祕而不出欲一涉獵

亦難哉二頤已遂矣山水之勝西極瓊浦人以爲壯焉惟輿之松島號稱海内第一其距東都一千里外孤劍弊裘不遂志者今且十年矣今茲安永戊戌春得所偕而游焉乃紀其行名曰游輿曆亦以記吾喜爾

穆々三月二十六發江戸而宿越谷驛先是余寓于甫叔輔氏主又與亀谷山人伯和遠公及鈴生向生送余於千住乃與二生分手于河梁四子尚遂来已而微酣伯和遠公乃歸叔輔拉亀谷子抵草加驛途飲于千住又飲于草加既醉而別

二十七出驛而憩于蛤蜊村維昔游之日關生隨馬之處也余驅而抵糟壁探井純卿書而物色韓生韓出而迎不圖所識太中穋家於此也乃云慈恩寺足可游矣然發而未遠如前途何乃肆而行至杉戸則驛長認我標識而問都下名流喋々不止吉甫厭之先行余欲往𠀋山村看花乃折而南吉甫驅馬而追遂俱村中閒而無人有一小祠榜曰香取祠旁有花

樹大可隱蔽數人矣一奇賞也狂風欻起紛々與雨飛急肆民家雲暗雷鳴吉甫有焉余獨衝雨而先宿古河治城

二十八停午抵小山而店飲去年與君長諸子所憩也恍乎將呼子靜子伯耳午後與吉甫相失各自債馬而行至宇津宮下酉

二十九發宇津宮而十里憩一小店村曰竹林又數里飲一小店村曰海棠行愈北俗愈鄙村名獨何佳既抵白澤驛一村落耳就村老而問古跡則曰距此二里有芳賀氏城壘又有關白村昔時豊公所寓也皆不及往尋也驛北有大川源自日光山下流曰絹川過此曰𣵀津曰隨源其東北有古壘至則螘垤牛涔耳又五六里而氏家驛自氏家西南皆廣原過此地勢頗異氏家北曰櫻野次曰松山過松山有阪曰永樂相傳古昔此路迂曲村民弥五者指永樂錢百緡以闢此阪故又名弥五阪々上遥瞰喜連公館舎館後小山松樹欝茂間挿櫻花而繚繞作文樹間有游息之所余亦寄息茶店以待吉甫

四月之吉下辰發佐山驛北有伯耆川北曰吉
澤曰野鉾過此無民居無畝畛西望日光山高原山
東則八溝山在百里以外僦馬抵太田原乃侯之所
邦也而上臺而堀越而市澤市澤有官園所種韓蔓
之處也欲浴那須溫泉故僦二馬於鍋掛至越堀西
折入村路其跡如線十有八里未嘗見行人處處有
磵田耳水聲忽鏘然又佗丁丁之響者水車水碓也
其村曰湯子過村又曠野野間時見兩三家地名畄
白磵田亦無有從此曠原不知幾萬里唯西南一方

有那須山其隣那須山者曰百羅曰巽杖是嶺嶂相
連者已近那須雪壁皚然寒風砭人稍入山逕至日
亦西傾黃昏達溫泉之村村家五十餘區臨溪流而
連簷其水有溫有冷設槽於流上以待游浴者投扉
求宿飯畢乃浴前漕硫黃之氣撲鼻余患脚痛吉甫
亦欲休足故在此兩日

初二晨起飯畢復浴相携謁湯泉祠祠神名帳所載
那須郡湯泉祠也祠有古物那須資隆僕姑一鳴
鏑一令接箭函所記其箭原一枝今有二枝蓋後所

增也守者不能詳之又按人見道生記稱箭二枝乃
知加遺非近時也會旅僧來俱睹僧請守者看僧心
越詩卷余輩以此得一覽畢涉溫泉上流抵殺生
石處硫黃氣益甚岩角咸青黃蹈之足將焦相傳
野狐精托在石中為祟久矣世謂之殺生石邊有院
本說話後考者曰一大砒石為野火所焚者故近之
被毒往往有死禽耳殊不知溫泉之地毒烈殺物不
獨那須為然土人欲實其誕乃云山崩而石不復見
因埒其所而禁闌入曰入者即死余乃越埒而入果

無有小異已衆爲之駭然

初三在那須終日浴溫患所頗有驗昨日邂逅水戶
僧來訪津輕之產也仍問奧羽之勝槩僧需心越所
佗藏頭藏尾詩解而謄寫孟浪不可讀再令吉甫徃
謄佗解以授

初四僦馬出湯泉村山路一條與來路相似其間村
落三曰火宿曰北澤曰絅子絅子野與之國界也已
出白河則街上雜遝問之曰丹羽侯西上也鹵簿有
典西諸侯不同者欲往矢吹驛遠矣就驛吏而問闌

山之行指畫叮嚀爲余言之遂相携謁鹿島祠祠在大熊川畔大熊或称阿武隈乃古史遭隈川也源發自甲子嶺東北入仙臺海蓋白河東奥之隘口是以白河侯邦焉一都會也然古昔置關之地距此十許里即今關山也

初五有雨故罷關山之行僦馬而發経根田多川等村東折自中畑而入村路（時俗呼白田爲畠又化畑音從其義如余意然地名不可遽改亦非可私議寧失之野不敢妄修也）文出廣莫之野雨霽風清時見牧馬之風大抵白河已東驛馬多牝雖不駛快亦

利其貞耳自中畑約二十里有村曰三城目與地以目呼地者多未詳何義也三城南十里得龍崎村罷馬而僦人往瀑布處山路崎嶇可五里而遥忽泉聲與山相答下山則遭隈之岸上也所謂瀑布非瀑又非簾遭隈水中石壁也水廣五十餘丈其壁化乙字勢徑二百餘丈皆飛泉也有高有卑壁卑者水勢怒張高則化瀑作簾或如縄索如線碎者如玉而落飛者如柳絮而霏霏焉真一奇觀也水次有小堂堂下藉草而觀力夫曰酒可得矣以出望外不問酸苦飲然侑酌又延傍人以助趣所憾者是日不利于漁也蓋四五月之交鱖魚多聚于壁下漁人挂籃於壁以羨乃躍而入者坐而得之日不下數十尾云興盡尊盡遂傍流而北可二里矣力夫曰此處可厲余爲之逡巡然途窮求如之何決意而絶深處至股反顧吉甫頻化聲豈甫從高綱之故智耶流之不駛免爲魚耳下舂抵須賀川驛而宿訪桃安貞夜間安貞来晤地頗繁庶街曰置門問之安貞曰二階堂氏古墟也門乃其城存舊云因請明日游龍崎余告故則曰是



可惜也三城鎌倉權五氏故宅有寺曰景正是也遭
隈之水其誰爲我禹者乎論不可知其殆近時川移
而水涸水底見古樹樹之大不測幾十圍則樹之壽
亦不知幾千載嗚乎邈矣土民伐其枝以造器龍崎
之水公等観則観矣徒有下物而無盃中物皆失之
大早計爾余拜其辱遂諾明日之行
初六從桃生之言將游守山以雨故吉甫不欲行余
謂用蓑笠盃有趣耳乃令僕鄉導冒雨而行路傍有石
窟數所土民呼蝦夷窟是昔異類所巣穴邪嗚乎

徵田村公則奥民不免左袵耶其功何偉無奈文獻
不足既抵守山展居極古質邑中有鎮守山太平寺
室祿三百石兩僧官一祝官以守焉是其不安佛陀
而僧院神祠而明王明王亦非五尊而祀大元帥何
其異乎今參考之舊聞而得其旨矣余聞守山即古
昔所謂田村莊而田村公子孫邑焉聯綿數十百年
云是其家所奉祀顧必非外神已號稱大元帥不亦
較著乎神之佛之何慮之遠然云是田村公奉戴髻
中者也民俗以此傳之其慮在茲却不謬已余窃喜

可徵爾祠貌莊然磴道五十餘級道傍有古碑余豫
袖搨具而往磨壞堙滅蘚苔深封剝之僅得大同四
年等數字矣亦可以并徵也邑東有古壚俗呼城山
乃田村氏數世所居乎其澤至于清顯斬矣天正年
方蒲生氏移封于會津猶隷而藩云古者鎮府地蓋
此雨猶不歇故不到鹹生鹹生有靜美人墓云源豫
州而不能庇一婦人又令女子慕而不止其事不傳
亦可
奥西之勝其尤著者安積山也黑塚也文字石也土

人指路傍一丘爲安積已久矣固非國歌所詠者不
待辨也黑塚之窟是院本之誕耳文字石亦一片頑
然者已舍之亦可然蘇王之食雞豈美其跖乎在紘
盡爾是以不遺初八夙發二本松而東折三里許渡
遭隈其津曰救世川東有一小寺寺前大石無數相
倚相畳石大不下五歩十歩而近地石極罕是爲異
耳黑塚不知所以取名也搨文石亦距官路五六許
里其石在山麓石側有小堂置碑記皆近世所爲山
崩而石沒故磚其周而護尚且崩而不止今則石在

水中僅見幞頭耳吉甫疲且憊不能從待余於瀨上
驛先是白河已東連日所仰阿達多獵之山今過其
下雪色柔靄望之攢峰簇々其秀者在西南称二本
東北称吾妻焉距二本松可六里有村曰雙栁村中
有寺榜曰安達太郎山乃入就僧問之僧出緣起以
示匆々讀過其事甚異大畧安達太郎其子次郎此
山為居一旦為國司所逐後人祀而祠之在山顛余
謂好事妄誕耳安達即阿達太郎即多獵之轉此山
二峰並秀為伯仲故土人以二本為太郎因以吾妻

為二郎是安達郡之望也故呼做安達太郎猶如利
根川為坂東太郎耳遂緊認其祠為人鬼爾郡之称
安達亦由此山矣姑錄備考
初九發瀨上而西入村落曰佐塲乃佐藤氏世居之
地盖佐塲藤氏自茲而始也有寺曰醫王盖古昔佛
寺多以藥師為主尊故已有墓碑四基碑身五尺以
外内有次信兄弟墓未知真偽也什物有源豫州徵
行所屓之笈亦無由取信但翦鏃極古耳寺後一水
曰尾川西一小山曰鎗山壘址也雇村童為導以

登羊腸二里許山顛成坳廣方二十餘丈童子頗慧
指點以說輒云坳中太深近時漸埋沒是可疑矣有
胥井無有涸溢焉吉甫後而及唯口嶮難而不止却
憾舊游不與子伯子靜登多氣山也山勢相似故耳
山腹西折而下又可三里得一林而入市人喧噪逼
聞絃歌之聲驚而問之飯坂溫泉也余飢甚求飯不
得請行不聽乃別而先待吉甫於瀨上久而不來貸
一夫至桑折而待
十日出桑折則攀陀山在咫尺欲睹採金之處聞有

禁故不往山麓有岡而草木不殖問之曰古壘也未
詳何時驛北横折可一里有一奇樹俗呼踞松其高
不過丈許而幹大數十圍幹枝皆布地蟠結如亂龍
蜿々而卧其所覆約三十許丈遠望之如雲相傳源
豫州嘗踞此樹後不復直上至今盤茂不知豫州踞
時尚直耶土人說故事多此類已自樹傍望伊達関
關下有長塹々之所通三十餘里遠届靈山之麓余
聞伊達関即古所謂下紐關古者界毛人之地規模
是以弘大耶然已遡矣鎌倉公之討藤泰衡泰衡使

庶凡國衙築砦於此以守豈國衙所為耶國衙勇武
絶群與畠山重忠大戰于此嗚乎人與骨皆朽文献
亦不足所存者長歎耳可嘆哉從此以東地勢風俗
頗異磨鐙碎鞍之嶮亦皆在此經越川𥂕川而抵白
石邑𥂕川有小虫形如蜈蚣而短能治小兒疳疾此
虫唯產此水下異也土人呼做孫太虫不知何義越
川以東隷仙臺而白石其支片倉氏世居儼然一藩
也邑北有一水曰白石川沿川而登阪上望舟岡
山花樹與蒼松互相媚盖地漸北而春亦漸遲花則

從我行而開莫有脚陽春哉
十一早發大河原而復傍川而行舟岡山與韮神山
相對成門韮神山上有照井墓照井名高直藤泰衡
人也文治之役戰死于此抵岩沼驛謁竹駒祠祠北
數百步有一古松昔所謂二幹松也昔者藤國司元
良手親植於府庭數年後再任國司則其松高
聳雲霄因作歌以封殖焉又數年而枯源滿仲之在
任求枝幹相似以植其後藤孝義伐之為橋梓今樹
不知何人所植而兩幹直立半枯僅存一枝之青國

歌之咏甚多故游者必訪焉阿倍貞任古壘距增田
驛四里許藤實方祠義氏墓距此不遠皆不及往義
氏未詳何人也過中田驛東有村曰植松之取名
何多村人却不愛松家家植桃紅白爛熳雖殘乎尚
有洞裡之想俗呼花街村徘徊多時路欲迷尓抵增
田驛興趣未盡乃入店以飲酒美而海鮮可口意益
暢獨酌至醉僦馬而過名取川千載川川皆廣莫時
數害稼今俱有圯橋
十二在仙臺訪阜生田生二生乃仲高陽所識也二

生引余二人同游愛宕之丘丘在城南其名取諸山
城白雲山矣目之所極田塍千里東北無山山則七
擬線竹二山在乾位而隱然治城萬家寔東奥之大
都會也田生開行厨以供献酬一再下丘而游國分
寺其林乃古風所咏樹下森云者即此遂登躑躅之
岡岡有馬埓左右皆花樹演劇雜戲士女沓沓可以
觀土風與田生再呼厨日夕醉而歸田氏出秘藏地
志以示助余游趣傾盡之故哉阜名有容田名莫誼
十三尚在仙臺下午訪田生則阜亦來賜酒間譚稍

劉二生懇留明日之行爲吉甫故不得從其請也
十四日復來晤留行阜亦致手書然卒不留巳牌發
仙臺府數十里得市川村乃壺碑所在也嗚乎不朽
者文千有餘載之久見雲氏筆痕尚淋漓于今日歟
多賀城址礎石尚存其荒他研好事所愛也吉甫穿
地而得一小片但經火者不堪用也遂謁鹽竈祠睹
神釜者果神世所傳耶執記其年歲訪祠司藤塚生
生引余書齋々曰金華其寄謨望故也有酒有詩又
登勝画樓々在法蓮寺此夕作游記一篇以贈藤生

十五有雨故不發藤生來晤初余欲以是夕泛舟松
島而雨尚不休寢而不寐乃能待祈晴
十六將辭逆旅而主人餉我墨画其兒所造云地僻
業鄙妙年能画何其奇乎買舟水次時潮退而膠乃
舍而步比至雄洲雲霧復晴上舟東風拒我寒氣腦
人徒被覆于舟中造物者果何意下舟入瑞岩寺々
頗巨麗御島在竹浦距寺可二里島中有古碑宋僧
一山所撰碑制頗異其称御島據日本武尊東征所
駐云吉甫亦何意宝山空手匆々先行余獨不可久

留遲々引笻抵鵠樹村自觴而醉比至富山雨復降
乃抵大仰寺乞宿住持僧臥病作小詩以贈
十七尚未霽驅烏僧引余而眺望美則美矣雲烟濛
朧不能盡其美吉甫請行余固執不動午後果晴洲
嶼百千錯落碁置天造之妙寔蓋壤間巨觀哉余出
靉靆以試鬱結之松突兀之石変化倏忽終不得盡
其美嗚乎美矣乃作記
十八出富春至石卷々一大阜頭爲來神川口日
夜滔々流入于海其源自南部地方云日和山在邑

南不甚高而懸崖絶壁不可扳其可扳者西方一路
不甚嶮約可二里東南亦皆絶壁臨海不唯風景可
玩眞用武之地也天文中葛西清重拠此自餘未聞
也多福院在海門里嘗聞　後村上天皇之爲諸王
任陸奥太守時置府于此扣之寺僧則曰　後醍醐
天皇第八皇子爲北條高時所謫西國其船漂流至
此地因居焉地有御所之称而礎石有在相從親臣
北野氏組下氏子孫今尚不絶也余又問嘗聞邑中
有廟今已廢否僧曰親王在此間　帝崩不堪悲

傍爲建石以修追福即在寺後引余指示碑身高五
尺幅半之文字剥落不可讀僅得芳野先帝四字奉
爲二字延元二字姑錄以備考然親王漂流之説既
不可據而碑文有先帝文則非親王所建者明矣
十九遊金華山發石卷八里而渡彼村水行陸路自
此而分先是吉甫欲舟行余嘗聞風波屢悪故不從
吉甫不可曰有爺尓余不復言彼乃招䑨師以賂余
不顧而行々數里吉甫追及問之曰舟費陪從故爾
余噱然失笑盖銭神之靈令人免覆沒之患哉吉甫

快々步益不進余不能堪過祝田村山路一條一登
一下又嶺又溪雖時遇佳境不復見行人樵夫無由
問其名路傍一小寺曰峰耕菴即入請水火飡腰間
小尉以慰過此曰桃浦曰荻濱曰小網小網村待吉
甫不来日已下春不知投宿之處不能獨進且憩且
待尚不來山益深路益嶮多群獸所盤旋頗抱疑懼
至大原村決意而進求一宿於民家主人曰但休焉
山中固無驛舍余悟其意乃卸雨具以頓至暮吉甫
始至謁余挂笠於簷上爲記耳

翌又入山路々與昨相似且行且問不見金華之山
既抵鮎川猶且不見鮎川村東有一嶺々上始與山
相接嶺下海津也曰山鳥有小寺乃謁金華山僧撞
鐘以呼舟余二人踞爐側而待舟々不來請鳴鐘守
者曰渡者五口已上而後許撞鐘又待多時吉甫問
甚有告者云舟子洋中采海羅潮時在午後舟未來
未如之何求食而不得奔走村中僅得燒餅數枚吉
甫向隅而眠偶海女五六手籃而來就爐煮海物以
貪食形状粗似山海經圖矣一老蚤忽與人爭而怒

罵詈叱咤顏面似夜叉言語多不通不能詳意旨也
此日窮甚故詳焉下申舟始至乃山僧来而視事也
相伴而渡舟中頗説古事有與舊聞不同者僧云山
始屬小田郡今隷牡鹿郡寺則剏于 聖武帝時舊
有四十八宇今僅存其一文治年猶不甚衰也遂引
余二人抵寺實僻地之壯尓僧極鄙俗其與我語意
唯在阿堵物其不肯撞鐘乃留客爲奇貨耳余始不
能解其意頗疑之入寺見其所爲而心始降矣
廿一有雨二人相對説愁苦耳已而晴朗乃盡舍游

具唯佩一短刀吉甫始唯一雌劍脱之意不安因與
余鐵如意而先登絶頂謁龍藏祠鄉導之僧縱横絶
嶮如行平地老足不可隨吉甫且毎後余困甚下路
艱于来路余亦困憊既還寺舟將發急遽捨雨具而
乗是夕宿鮎川民家燈下作記
廿二下辰出鮎川吉甫屢問舟抵舊聞村有應求者
余從此不復措意而行風波雖可愼也山路獨行六
十里未嘗見行人唯猿鹿騰躍駭人不堪作振衣想
也抵渡波村意始暢乃自觴以賀

廿三督晋石巻訪吉甫之舟逆風至日午不到著皆
云日暮不到定是風波矣余為之食不甘吉甫則以
為而斷余何辭以答同學儲子朗將問之水濱議之
旅亭主人處分已定晡後吉甫始至雖曰無恙辜免
耳
廿四自石巻傍来神川而北條路平坦但行小山之
麓自柳津至豊米山皆坦陀相疊遠望如馬鬣幽翠
濃淡真如画也抵豊米日尚在申乃宿吉甫屢藉口
俟游其意欲舎東北而往象潟也余固执前言竟云

要纒將空請從此而辭欲以動余之終不聽乃為裁
書以別故不待晩而宿
廿五自豊米而纒絡而石森而瀬柳而途誠金成驛
也自發仙臺入村路後此日始出大路意𡙁豁然堪
飛盤礴想矣大抵奥東之地山不高而地肥遥望高
山多是雪壁皚然皆仙北南部諸山也投宿金成訪
隱士菅生翁年七十餘迎余而語温厚可掬為余寄
書於山目驛長
廿六抵書以別吉甫吉甫聞平泉之勝亡復尾而從

焉乃出金成而數里遠望瑩根山聞之山顛有祠鎮
守府將軍大野東人所建也抵山目驛謁蘭梅祠延
喜式載配志和神社是也乃出菅老書以問驛長之
示地圖二幅以指摘可覽之處
廿七從鄉導而游平泉約十五里練稲山在来神川
東衣川自北来合中尊寺即古昔衣關之地白鳥柵
琵琶柵皆在目下金色堂一切經藏等記中言之喜
詳寺圓隆寺毛越寺礎石全存是皆免文治之兵燹
至天正年而燒亡其它塔堂遺址徒存其名號而已

遂探達谷窟〻距寺十餘里所謂窟者石壁五十餘
丈倚壁建高樓〻上安佛像〻後為窟乃有扉而闔
之如破甕然其壁亦彫佛像雖醜亦古矣昔者鎌倉公
至此問地名東鑑所記形勢與今不同其窟亦変耶
不然悪路赤頭豈能栖遅于茲
廿八吉甫西帰余則伴山僧再游中尊寺為搨鐘銘
也此夕宿山中曰歡喜坊火宅僧名澄全
廿九尚在中尊寺〻僧引余示十界曼陀羅其圖精
密為之更增一嘆又覽唐僧法常圖畫亦足披玩又

示隋僧智者像其画最精工相傳昔時僧慈覺得之
中土其徒所秘重也

漫遊文草第二巻終

漫遊文草第三巻

山城　澤元愷[illegible]父　著

遊奥暦上巻末

五月朔自中尊寺還于山目是日有雨尚在山目作平泉游記

初二出山目二十餘里有村曰瀬原余聞瀬原柵與琵琶柵相近行登一嶺果古墟也又行二十餘里抵膽澤川々廣可一里津有二處渡其下津抵金崎而宿旅舍極鄙矮其地有諏訪祠村人為余說其好景乃倩其人俱往祠在来神川上足眺望矣南峠之山曰觀國曰雄岡北岸枕川而欝然者曰白絲柵昔者阿倍賴時之反以此柵為根本盖南限膽澤川北則和久川相距二十餘里西方駒山之嶮疊巘攢峰數十里相列自山麓至來神川亦復二十餘里四方有天嶮而其間廣原可城矣實一方之天府也惟不知在德焉爾

初三距金崎七里曰小村澤亦古址也問之村民而不知然地勢南有白絲北以此壘相援必阿倍氏所據也距金崎十五里曰相去村次鬼柳皆置小關以譏焉乃仙臺南部封界也南部非地名南部侯始祖居甲斐南部遂氏焉至受封於盛岡盛岡非通邑故封地總称南部特異於宅封號爾又五里而黒澤又二十里而花巻花巻為南部之屛儼然一大邑也天正年伊達氏屢攻而不能破者北張州能守此砦故也花巻西轉入村路二十餘里抵駄吚伊温泉其路平蕪大似那須原但夏景不同前日耳野盡而入溪々水作瀑曰續麻泉聲洗耳自是山中鼓吹蛙黽亦極清亮余心甚憂向在中尊寺與一僧約至駄吚伊相見僧尚未到求宿而單身不容余固有此慮所倩脚夫扮為僕從俱與宿其宿為給游浴而設故飲食不供脚夫奔走呼庚作二弓僅得不飢矣

初四早起使雇夫炊飯畢乃發行二十許里得一村曰八幡過此亦復行松盈々而列立行可五里有驛曰石瑚時簷端挂買酒球試飲一盃甚美意外之幸遽命下物更盡一大白醉而靠行松而眠久而不覺被雇夫喚起日已在西山振衣而行々十五里曰北郡

山其村有三落近日燒亡旅店不設飲食無所托足
乃頓路傍以食要廚令而知富不如貧哉若今都人
士觀乎其謂余何晡後到盛岡即南部治城也本作
森岡傳云古所謂岩手森之岡也訪野孟鉉者仙臺
臯元冲為余致書野適不在乃去求蘧處奔走甚苦
既而孟鉉來謂頃者治下屢有舞馬之厄有司日夜
巡徼以譏行旅遂有逐客之令故某不能留行若辱
半日之閑請述所蓄以罄吾懷耳其翌屬節日故留
翌日孟鉉載酒來晤大慰旅況是日過城下抵報恩

寺街頭旗幟閃〻賀宕來往令人懷鄉哉城壘在來
神川傍引水為塹綠陰深鎖不見其墻壁城西之山
曰岩鷲即古所呼岩手山詩謌所咏也仙臺城亦有
岩手山後人謬擬已廚川柵距此十餘里今則一大
廣野尓陣岡在郡山西可一里文治之役源鎌倉陣
于此東鑑云自陣岡至廚川行程二十里據此與今
路不同也孟鉉云北行可五十里有寺曰淨法實我
封極也昔者八幡公東征至此三軍渴而無水公拔
所負箭而穿岩角飛泉應手而噴出是即來神川源

也然亦多齊東之語不足信也又云有蔦宿温泉其
地曰戸澤龍斷之丘曰八百臺乃戸澤先公所世居
也所謂八百臺亦八幡公所陳處云
初六應宿一戸驛早起命炊既飯驛馬不到差人名
來日己禺中驅馬而行可十餘里漸入山路山谷尚
沿來神川而登下凡二十餘里驛曰澁民一名沽杉
司烜氏之不儆村落咸為焦土自澁民至沼宮又二
十里曠野唯有列樹路傍來神之水僅可濫觴耳前
驛二十餘里天且雨故宿是日與一行旅相先後但

見乘間一婦人趍迎而語喜色滿顏肉將飛耶馬夫
曰彼其妻也于役數年而還矣其美不及其情羸得
秋胡遠矣宿于沼宮
初七發沼宮至福岡其際可記者浪打阪天嶮福岡
天城也自沼宮傍小流而北行是乃馬淵之上流也
流漸大而水濆時有奇景行十餘里登一嶺嶮岨不
減木曾棧道余不問而知為浪打矣相傳古昔所称
末松山即此山腹頗狹水痕矣此亦蒼海所變耶越
阪愈奇嶮天正年百萬之兵不能破者此耶東將南

亞實之將略遂為淺野公所欺而敗績是可惜矣馬上田顧四圍皆山而福岡占中央之高岡踞為天府不多讓也而馬淵之崖自然成城甚奇異石壁十數丈其長一里以外如磨礲削成不生一草壁上列樹望之如坡堤之柳青々可愛以不泛舟其下與圖畫一醉為憾耳乃請宿於里正里正有難色乃說前驛在近日尚不西故又僦馬而行次于金田市

初八點卯出金田而二十里曰三戶此是南部先公所居今尚邊地之康富也其墟在邑北邑前有箕阪

乃要路之嶮也馬淵之水向阪而流當阪而東又轉而南巧作一大玦其崖幾十丈土色赤白為間道一奇也自三戶二十里驛曰麻水路嶮馬不前下馬而步麻水以東山益深路愈嶮然土山無骨馬足是以不痛又十里而五戶又十五里而傳方廣原莫々不知其涯余已慣東埵之行千里單身乘醉驅馬而馳但酒甚醇一異也抵傳方寺日猶申牌前驛有三十餘里故宿里正之家雨霽風勁

初九秉燭而飯日出發行又復廣原唯八子山白雪寒色似冬月富士矣日禺中至七戶鄉問坪村碑里正但言坪村坪川及石文村而不知碑所在遂到坪村々傍一水曰坪川土人云距此數里有小祠名千曳是為石文社乃往唯一小祠耳不見石問之野夫則曰埋石於祠下因祀焉尔去而尋野邊地而行其地一都會也乃就逆旅主人而僦馬有人知碑所在者距此十數里有石文村々後有小山々麓有古碑文字破壞不可讀也余聞而神飛急辦搨具以待明日

鄙語曰寧說似真之偽勿說似偽之真其然豈其然乎余畜疑已久今聞坪村而心怪之又有石文村而謂有古碑在翌日拏起倩鄉道以發野邊地唯恐搨打一日不終功也行十五六里抵石文村乃入民家而憩因開所齎小尊而飲延主人而觴焉徐々問古墓所在主人但說千曳石事其說潰々不足聞余謂土民不知古物也叮嚀反覆以申我意輒曰父老之言未之前聞恐謬傳也余始知見欺爾石文村僅五六家且無有後山何以求其仿佛乎似真之說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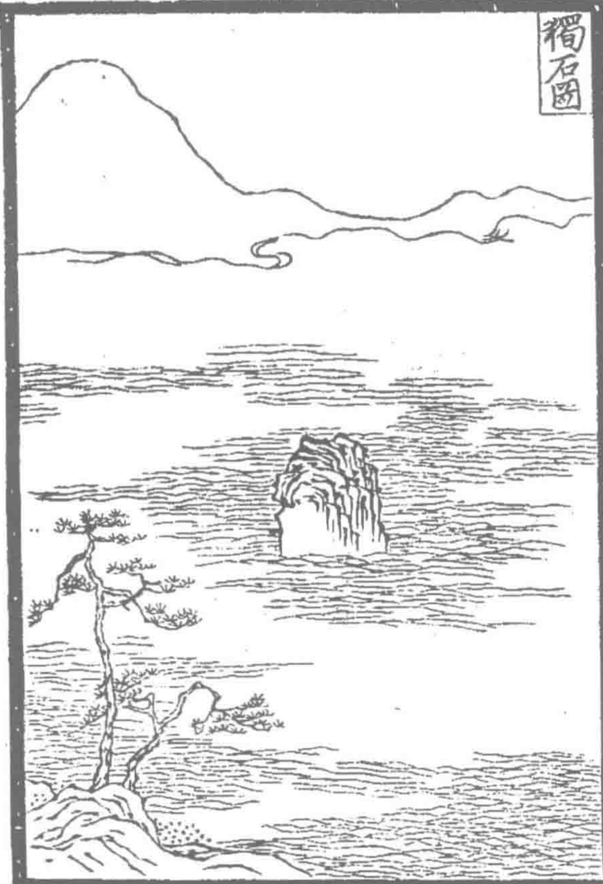
如此其甚

十一下卯出野邊地西折三里有村曰馬門隣馬門曰㓅和澤有小關二所南部津輕封界也自發江戶大抵正北行北行所盡為野邊地從此西向傍海而行海岸二十四里抵小湊有祠曰雷電相傳田村公東征所祀加茂神也或謂祭田村公配以雷神也是或然也其餘往々說田村東征事但所謂田村者其為誰歟終不可辨別耳蓋　桓武朝奉勅征討蝦夷有兩田村一則鎮守將軍藤利仁號稱田村將軍前後討蝦夷延曆十六年遂誅滅悪路王等立功於東方是田村氏之祖也一則坂上田村田村其名也亦任鎮守將軍屢討蝦夷延曆二十一年大舉征伐其遺類因築膽澤城立功於東方是乃一時兩田村其事相同其功相若俗但稱田村而不復辨其名與號也然藤公之功在戮悪路等而坂公驅之而逐于海外至今東國之民免北顧之患則津輕秋田地方所艶說者坂也其功實出於藤之右者已余不敢拜其祠唯敬而過焉過此又稍々入山路約十餘里山間

忽見海島在腓裏之間望之列嶂作墻々上兀尓雪白参天乃岩城山也又十餘里下嶺而傍海濱遥見一廈屋於海面近之乃巨石也斑荊以作圖可以誇伯和諸子矣意謂歷淺蒸村一浴温泉既至日景尚高故債力夫而前蓋前岩城山轉在右路之迂廻可知也行到野内又有私闗々吏問路引固非所給輙告故乃云無有者不入余為之駭然不知所為還淺蒸而宿唯快一浴耳

十二夙起債馬又扣闗余設一計出紀行手卷以示

獨石圖



果獲不拒若使同游在耶謂我用僧辨慶故智哉將失笑耳出野内則雪山截然于道左阿之八子山也因探針盤以正方向馬首果南嚮前日行八子之西今在其東盖重巘疊嶂起自野邊地之濱而連亘數十百里不可越故也過野内又傍海而行坦路可八里抵青森青森馬頭之地民家三千頗富饒

待風於青森已經數日因修途中所記以作游奥曆又作國字紀行尚且不開帆遂至廿日東風方至遽捨行李以乗有仙臺人往松前舟中相保何啻胡越是日舟行可六十里風歇雨驟乃下椗於小楯廿一廿二北風甚急余素患淫病頭岑々然不能正坐被覆而臥舟中矮陋殊甚廿三巳牌始揚帆繞數里帆復蔵蕤乃用櫓以行可五六里抵野田村下舟而宿里正家

廿五猶在野田主人携余於里社々有事村民相聚以釀古貿陋簡盛殽以木葉是夕開帆行可二十里而止翌復下舟而入民家余已厭舟中傴僂且舟朽而不固乃決意而陸焉因倩仙臺人負行李而發大

抵青森以西都呼之合浦其水次産珠之處曰袰月曰今別衣月俗名舎利濱余募民家買得舎利可升矣今別所産大如雀卵如勒珠滿地皆是且拾且行已溢已匊遂袺又襭尚不能止顧所倩者亦已拾得數升而未飽因席地而食烟細睹地上閃々如星其白者霰赤者火齊斑者庀者作物象者如磨而成者幾不可狀也以初所拾為陽喬今寵又為新進所奪一步一僂匍匐以貪取貪兒暴富不能自堪余既大憊顧而謂僕曰止々不須貪僕曰諾才行數十步僕後而不隨余乃瞋目而䚡嗚乎順境之難克其猶如此耶比至今別村行李負重殆不可扛乃僦馬而抵三厩而宿燈下祭魚以玩與僕互相誇示就中擇其美而小者存之猶患多已翌又割愛才存二三於百中爾

余嘗讀海賦其所言極險怪亦嘗誦觀潮之詩其所言極雄壯乃以文人之溢辞尓既在三厩楫師家三日得風而不開頗疑其意矣已而廿九日夙告開帆乃謂海路四十里一伏時可達耳船抵落滌之處潮

勢怒激殆如奔馬澎湃滾汨與風相逆帆張而不前船底将破豈陽侯之所宅耶險怪雄壯余於是乎知之矣其不得正東風不可濟者信也已至松前先訪牧仲琡遂相携訪族大夫豹關子余素聞翩〻之名延余書房掃舎以待意始安焉亦純郷之先容也但絕域夏寒蒲質不可堪耳戊戌夏五己丑記

游奥暦下巻

余在松前族大夫豹關子家數日矣主人携余於別業別業在及部村〻距治六七里臨海而造焉凭欄

以眺興趣勃〻亦有澠之酒有岡之殽意暢已甚得小詩二首偶有人来報曰君侯至相顧馬塵咫尺余急趍而辟主人曰寡君有命余請更衣服曰有再命乃出而拜侯命坐問以来意余曰唯是山水膏肓亦何求之有侯曰敝邑之僻絕騷人韻士之跡久矣先生不遠千里而来奚壯亦寡人之幸也亦惟僻遠是以有可游矣請勿速尓余拜而不對左右慫慂不已余曰尓有期耳侯曰業已膏肓何期之有乃笑而曰先生若不可乃命有司不給船引耳因徐曰秋後差

人東都請以此時致送先生爾余不得固辭遂拜命之辱於是館穀余於城内供給具備侍宴於便殿或至乙夜而退三日不朝必命侍醫候問又必有賜情好日厚一日問以邦政又命筆余所對因著開麗錄二巻以獻又有北海地理之問為測北極出地得四十二度強余以意制測器不能精也作亜細亜略説

余在松前両閲月以閏之初五為開帆期前一日侯賜饗正寢族大夫子玄為伴已而風不順又留數日

日夜間卧宕館有需詩若文者乞字者莫所拒而書又題壁書扇才以解悶至十三日始得風順而發余偶徵恙肚裡不快加以船注煩悶不堪瞑目至宇田村而下船僦馬抵平館而宿

十四自平館至大濱驛大濱與青森隣遠望南部諸山而喜帰来之有期翌與八子山別而西復入生路亦唯耽游無厭也松前侯賜路費給路引槍有記號所至農夫卸笠行旅下馬吁青松喝道為可恥耳是日途見村婦牧童多駄秋草而行數馬魚貫而過紅

白雜花楚々粲々似有脚家園矣日夕抵弘前注病
後腹中攣急加之終日在鞍逆滿硬痛苦甚因倩醫
按腹將息一日少愈亦惟烟霞之性不如來路自由
故爾
十六下卯發弘前夜至釋内村々之爲名未知何義
蝦夷呼澤曰乃伊夷中地名有世多乃伊世多狗也
乃伊澤也其地有石之似狗故名焉津輕地方以乃
伊名村里者居多蓋夷俗之遺也是日過碇關々吏
譏行旅其法陋盾亦夷遺耳

十七將躡飛根驛衝雨而行比抵綴子里風雨益甚
險路不可行因就里正而宿時猶下午也大抵碇關
已西山勢嶮峻不似來路其山即奥羽之分界也其
民愚而狡望槍旗而不下馬余雖不欲呵之意竊惡
之亦形勢令人倨耳因謂青松喝道固非游也孤劍
野服而肩一小囊雖便矣見以爲曲藝者流售技之
客若取狀於商旅則人亦問居貨亦可厭也若夫千
里獨行逢適而留興盡而去汗漫隨意以放情山水
者宜莫如有髮僧俗呼曰六部僧是也自有其制而

[illegible]錫杖雖可喜無人皆置之度外而不怪可以遂槃
桓敖遊之志爾姑錄及
前夜昇寢雨歇而睡覺起而驚隨廝主翁云雞未鳴
余不信其言命炊而蓐食月光忽射窓乃探腰間鍼
盤以定方果在寅牌乃招馬夫以發前有小流下馬
揭而渡將及膝矣爲雨故已行可三十里驛曰小繫
有津曰野代川其水増于常丈餘其舟甚奇異刳大
木以造長十餘尋廣才容一人下流十餘里兩岸皆
山巨石有如廈屋者抵檜山驛有壘在山上秋田侯

臣邑焉聞以奥金澤柵距此不遠或謂廚川柵即此
未詳然否盖藤武衡兄弟所戰没處也日夕宿森岡
里
十九夙發森岡行可十里有小流偶橋朽而修焉設
假橋其傍馬蹄而行余與馬夫亦皆墮水隨廝走來
急下槍柲欲攀柄而登而岸壁不可登百計僅附鞸
而登馬猶在水中馬夫狂呼求救役夫來聚得不溺
矣余欲更衣衣已入箱無物不濕隨廝肩一小囊僅
待被體而往鷹渡驛約可三里已牌投宿繙箱曬之

熔之翌尚在鹿渡詩人徃々苦眼花落井水底眠句
難解余今而得其真境哉其村曰牡丹其水曰牡丹
川
廿一發鹿渡宿秋田或謂秋田城故址在湊村史稱
天平五年遷置出羽柵於秋田村後有沿革其地不
可詳也延曆年奏曰秋田城孤居北隅為夷所焼亾
於今則儼然一都會行旅徃来不知可馣也湊村乃
東鑑所謂湯河湊今呼土崎湊者阜頭之謂也自鹿
渡至秋田約六十餘里遥傍岐海而行若大川然聞

之長五十餘里廣亾二十里以外名曰八郎湾相傳
古昔海蚕有八郎者一日患大渴而不堪自投海中
而飲土人怪而視之身體稍長大須臾全身生鱗甲
遂化龍而去故名古称奇又逐日而渴卒死未知入
海而飲歟為之一噱
廿二下申抵本荘城途唯望島海山莫有可記翌將
次蚶潟故晏發路過平澤村迺由利氏故壘後仁嘉
保氏據此非我族所自叛也既抵蚶潟遇本荘公子
游此不許他舟闌入故留宿以待風雨暴至

廿四雨不歇午後伴主人游蚶滿寺々臨海湾而建
乃出所携蚶潟古圖以参考多與今不相合也古人
有言何必松洲月我憐蚶潟秋其餘國歌所咏豈皆
溢耶蓋有変遷爾余向作松島記或恐其語為蚶潟
所奪既至何啻霄壤古来與松島並稱者海湾與洲
嶼相類耳湾口僅可丈許而湾長五里廣一其五水
淺可厲如此而已洲嶼磊落比之松島兒孫哉余已
失望不欲泛舟而游將拴東行李而發無奈秋雨淫
淫耳寺僧来訪懇留又留一日廿五日再游蚶滿禅

寺供膳極潔旅中難得者午後與僧泛一舸以縱觀
有與昨不同者因作記以貽寺傍有小祠曰蚶潟神
社所謂豊岡姫神也字作蚶方今則作象潟
廿六早出象潟里行十餘里驛曰小沙川有無關故
址有焉絶嶮十餘里馬足無所措乃債夫而行步々
擇石而踏猶且將失足者數矣名曰三崎其巔有小
堂貞觀年僧慈覺所寓或謂宿世山即此未知然否
回顧兀然海上者雄鹿山一轉而飛島望之如大船
然或謂雄鹿有祠曰赤上神社俗傳祀漢武帝也土人

呼微蕪武屋數即此或謂蕪武嘗至此地其妄誕亦已甚飛島
古所謂別島亦未知然否長四里餘廣可里民屋百
六十餘屬秋田郡下三崎則雌鹿驛豈相配雄鹿耶
次曰吹浦吹風也海風吹沙如流沙然坦ゝ平地忽
起丘山是日有雨不吹沙而吹雨如衝湿徹衣裡我
僕瘡矣焉亦痛矣酒田東邊有青冢豈謂地似沙漠
耶宿酒田邑
廿七雨益滂沱前有最上川故不發差人致送中川
生書上林生伊生風生乃來訪余先問名勝可探風

生出秘蔵地志以示嬉ゝ無措避人而讀翌復早起
貪讀ゝ畢則午時乃欲發主翁見蚤莫以留諸子復
来晤擊鮮以慰勞主人之供亦豐潔ゝ髮趁陪進退
有度亦足以見此土富饒矣按志酒田邑民屋四千
隸村亦不下二千戸其壘曰龜崎舊称東禅寺城崔
岡侯臣留守焉其地海船所輻湊其水次曰袖浦國
歌之詠固多
廿九發酒田而沙越而飛鳥而松山而山寺山寺村
古者觀音山寺邑故云然大約三十餘里宿于清河

路皆在田塍之間而至清河而窮故有關而譏焉崔
岡侯封界也
有山寺至清河童嶂夾路嶂漸相迫遂夾最上川乃
以船行兩山之間急流駛快五十餘里且挽且刺與
瀨川之溯洄相似但水浅山不峻是以境亦不甚奇
然兩岸蒼翠時ゝ襲人衣有飛泉曰白絲瀑余戲哦
國歌一首而與焉主人云此地有四十餘瀑皆在川
左右要是中靈磨滿耳閑月大盡日落而舟達于相
唄村

八月朔發相貝雨愈甚山路滑達買馬而不騎行三
十餘里有津曰舟方水漲不可舟乃憩村民之家日
僅三竿灶邊就煖而箕踞猥陋殊甚却有舟中之想
既而人如水方至比至日沒屋裡肩摩終夜寐不得
初二辰後津始通而峠如市既渡油雲龍蒸且雨復
駄行李而不騎衝泥而步凡四十餘里投宿眉岡遥
望葉山小月山盪胸朦鴻固是秋雨之兆耶
余初期前月歸于學院而風逆于三厩馬墮于牡丹
水雨稽于象潟今猶在途遍思日急上于亦不遠然

寶山在目、豈徒望而過乎。初三乃游立石寺。寺在天
童驛西。停午抵天童、折而西二十餘里、係馬於山下
而登。路陡而嶮岨、磴道羊腸六七里、乃抵中堂。僧慈
覺所剏、古跡皆以大師立號、可厭矣。古人有云、勝槩
多為釋徒所占。信然。然亦娼嫉之言耳。若令不有佛
寺乎、高山之顛、誰能尋討。況復文物風流、帰于釋徒
久矣。此山在僻地、而聞從覺而昉。尓覺取寂於此。其
室曰入定窟、板覆而不見。蓋面閉二小孔、如眼。覺猶
有不能忘者耶。寺所珍藏、皆其所携來、有呼做獨鈷

者、形似石鐡、非鈷、又非佛器、可疑也。但立石寺倉印
篆法奇古、乃請而摸寫、以證此游。覧畢南下、孤峰崛
起于萬仞之谷、問其名、而不知就。而求縁起、無有寺
僧。如啞如聾。但健歩先行耳。峰下途窮、而梯。梯長三
引、乃蘗斷岩、登而俯臨、不知其深。梯揺動、脚軟。梯
盡處岩角似鷹觜、佝僂匍匐而抵其顛。顛有小堂、不
能十笏。傍堂而路僅通。堂後路窮、設鐵扣一條。岩有
受足之穿。手扳足捫而過。環而出梯之處、而後喘始
定。郷導之僧目不見險、習慣然歟。如是天台石橋何

足試乎。又有一石峰、名曰天華岩。望之如蜂房簇簇
如花。大抵山皆石、石皆脆。是故作洞作窟、作竅作穴、
不可名状。日已迫西、前路二十餘里、故不得盡其奇。
而行、水晶山距此不遠。羽黒山月山亦在目中。悵然
而過天童。天童一大邑、聞之、應仁年間土人立北畠氏之
後、號曰天童子、與斯波諸族相抗。其城址今猶見存。
遂為邑名。已比抵山形、夜已戌。初欲訪故人、而城中
禁夜行、求旅店而宿。被中呼僕議大沼之行。
初四夙起、致書於松生。松生即來、請天亦將雨、故輟

大沼之行而往、語舊問今、豈猶不齋主人之厚。忽忽
帰思之切、不覺身在千里外。山瀨生亦來、晤子静兄
也。雨猶未霽、將行、主人懇留、復稽一日。千歳山在近
徒望而不可登。聞之古風所咏阿古屋松、即此。未詳
然否。
初七、發山形城、而宿湯原驛。約五十里餘。初欲經米
澤會津、而出白河、途語之驛人、皆云路險而不便。遂
經楢下嶺、而抵湯原。楢下亦險惡、嶺上有小堂、是為
奥羽之國界。又仙臺封界也。

初八。雨不暫休。山路峻滑。不可馬。雖有奇境。而不能探。但道士山之立路傍。望之如二筍並生。二峰皆石。石戴土。而松樹殖焉。尖而不可戴者。其骨化確。峰頭一大石。如厦屋。土人呼做道士堂。植杖而覽雲霧。四起須臾而合。大抵山形。而西南皆山也。容雲之間。出頂露肩。変態不可極也。一水流重嶂之間。川廣可半里。霖雨十餘日。水勢雄壯。時亦有奇觀。是日雨行。秋寒砭肌。強飲酴醾數盃。而不醉。劳僊殊甚。不能審問而記。自湯原至戸澤。約五十里。

初九。出戸澤驛。則一大嶺。曰小坂。登三里。下亦三里。下路險峻。馬足軟々。不隨者幸已。下嶺數里。出来折驛。路忽豁然。如遇舊相識。意亦豁。乃頓驛亭而食。烟驛長執視猶能記余。蓋随從荷擔者似疑非前日弟矣。是日雖不雨。路尚泥濘。没踝艱苦。尝来凡六十里。驛曰根子理。日没而無可宿。夜間曳尾泥中十餘里。宿于八丁目。

初十。停午歴本宮驛。馬上裁書。於高雲翼。欲至須加川。而日暮于郡山。

十一。卯初發郡山。下酉抵白河城。泥路馬不前。行僅五十里。而暮矣。裁書於須加川驛。而與桃安貞皆謝前日之厚。帰思日急。不及問尋。大抵白河以東。言語多訛。白河以西。山水明媚。白河以東。飯不精。白河以西。銭用九十六。其俗亦東都之齊。妻亦已過白河。熟路莫有長目之娯。帰思愈急。欲以望前入東都。而十四猶次草加驛。中秋日帰甫氏之家。童僕報告。少長喜迎。寔我并州之故郷。己然卒不免為客。亦惟東西南北鳴乎天地之過客哉。

游奥暦終

游千賀記

維昔創開者。煮海之利。以厚民生。其神曰鹽竈。我先王之制。社以稷焉。其祠在奥之千賀。儼然廟貌。維山巖々。磴道一百餘級。门廡相聯。翠宇彫檻。紫軒文榥。神光熲々。化威作福。其民以敬焉。祝司僧巫。並置以守焉。皆邦君之祀典也。余今遠来而謁祠。因睹神釜者。釜凡四口。其三。径四尺有咫。其一。除八寸。高可八九寸。厚二寸強。其色深緑。振古露。而不変。釜側有護神小祠。土人云。其邦有殃。釜中水色為変矣。此是神

聘之世者鹽之器夏彝周鼎乎哉孰復記年歳乎亦惟萬古往而萬古来余今睹斯神物亦復一時哉慨然之思悚然之敬久而不行乃命卸行李遂訪祝司藤家生則好古之士素聞其名矣一識如故延余於望華之亭且望且觴雲烟之間屹然于東洋之上者金華耶如是下物胡肆一醉主人乞言於余然不朽今日余豈敢當又攜余於勝畫之樓乃邦君所命以扁也其寺曰法蓮凭欄則満目青松繞山之足赤崖白沙疊而出松島之磊塊獨聞離之洲對我

献勝真如碧玉盤上置一青螺哉余聞我東方之國陸奥為之上首奥之為首者松島也其浦曰千賀從古煮海于此烟篆裊乃國歌所詠吟也河原源公夢寐其風光而不措遂造別荘於京東山條以摸此土勝景其見賞于海内可以見矣亦後変遷則姑置其為一大勝區已論已距京一千五百里是以游者不多故有藤生之求歟其人善待客夜間為余掲祠前鐵燈籠銘以贍明日之行其雅致如此燈籠藤忠衡文治二年所造距今五百年所亦令人慨然遂并

記之惟萬古往而萬古来余豈敢曰不朽今日乎業已不遠千里而来遊安得恝乎已乃不遑期他日亦不遑蔵我拙引筆化記以贈生名知明于時安永戊戌夏四月望前一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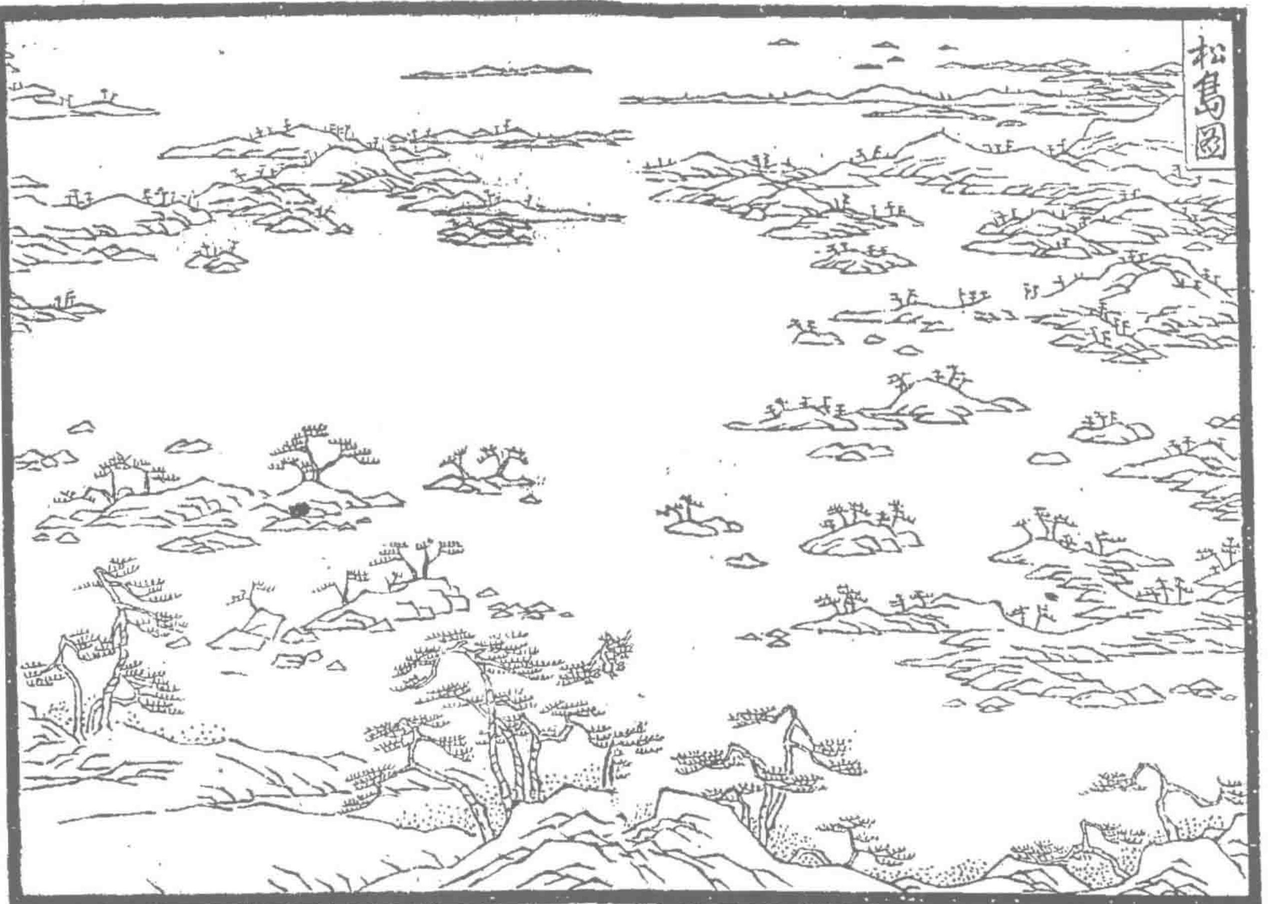
游松島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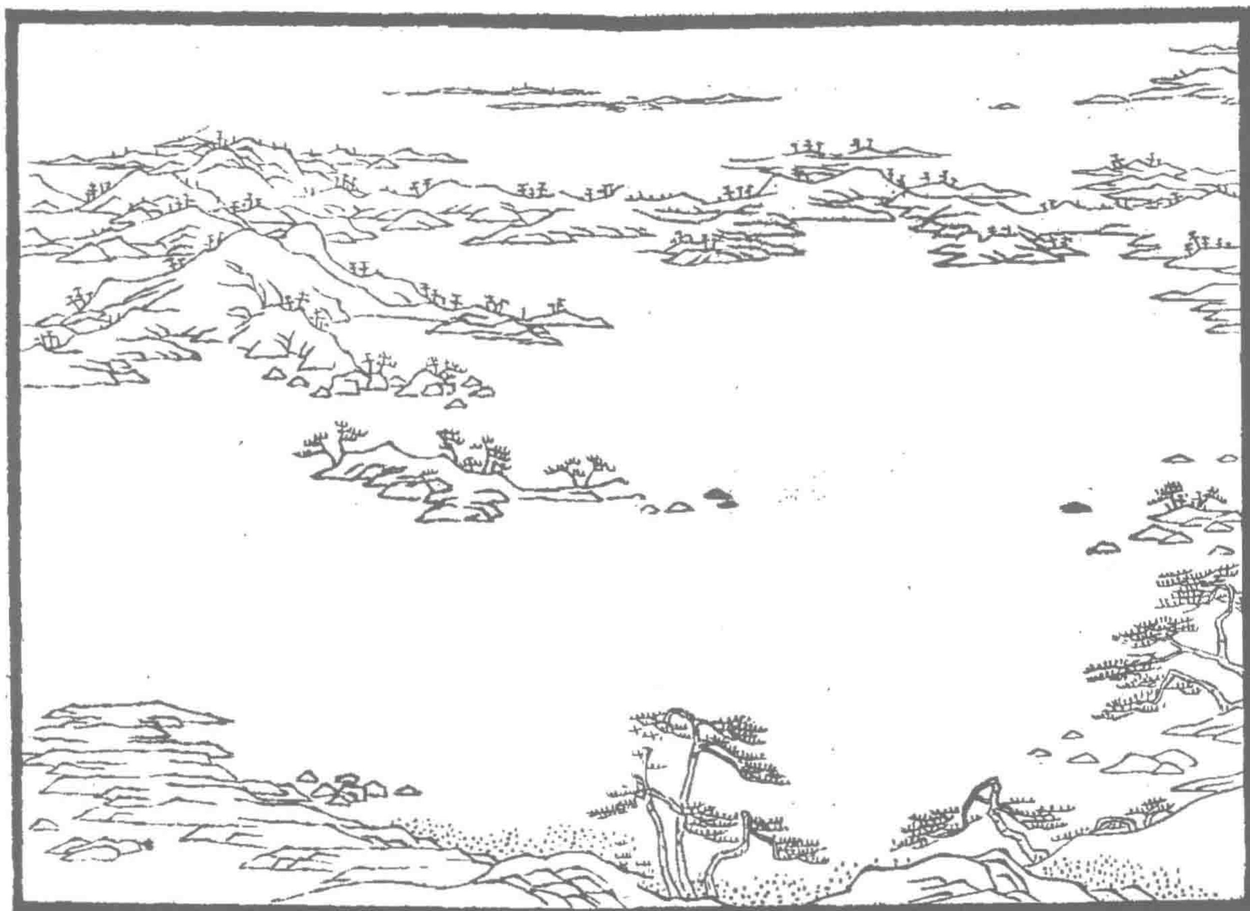
發鹽竈村舟行十餘里乃抵松島松島在海之灣之之幅員十有二里総名曰松島碁布星列洲嶼之麗不億釁然磊落其間者蓋八十洲云民家化村里者十數洲名跡最著者為雄島為籬島為御島為嶴

潭為宮戸為楊柳洲為児子洲若夫蟾蜍小蝎舞雀浮龜以形得名者也其餘似象似牟似杵似園種之不遑枚挙壹皆松樹楚之茂立是其所以得名也右接左應此對彼往名跡且不能悉記之鄙陋不足繁録也御島有橋而通島中有古碑宋僧一山所筆也相傳日本武尊東征之日次于此島故其名最著與御島相對峥嵘于水次者曰落雁峰雄鐘島藤秀衡治水軍之處観月墩有邦君游息之居名曰観瀾舍舟而登則有佛寺瑞巌禅寺最巨麗三都所罕見

也行而登富春之山〻距松島村可有十五里有寺曰大仰記云大同年田村藤公所創也既至日已西落因請宿翌復烟瘴晦塞望之洲嶼明滅若存若亡悵然多時俯仰一室悶悶已甚日已停午寺僧告曰可望矣遂登佛殿以觀焉烟斂雲開一覧萬状嗚乎海内之巨觀夫造化之妙境哉蓋東方日月精華所凝抑是耶上古神聖所宅抑是耶前日所見碧玉盤之上今則點點錯落如碁勢相争然其間魚龍出没見雁翱翔雨暘晦明陰陽晝夜変化倏忽不可端倪者

耶宮戸寒潭諸大洲之外淼淼無際海船来湊以通有無則蒼生之利用有焉富乎此山土人艶称松島風光咸聚于此山矣信矣近瞰林麓縣崕萬仞雲度尋橦有時乎施焉亦寰外之想耶若失風伯怒嘯海若湯涌波浪如山洶洶然與松濤相荅夜破旅宿之夢亦令人夢寐不忘哉余宿富山僅記其萬一者如此是日四月十有七





漫遊文草第四巻

山城　澤元愷弟虞父　著

登金華山記

吾聞之、天神氏之世、大造四極、以鎮大東之國、乃金華之山、是其一也云。古昔未有山名。天平年、陸奥國始貢黃金、改元天平勝寶。大伴氏作國歌以獻焉。其名金華、自伴氏之歌爾。其山在奥之極東、屹然于海上矣。高不過百數丈、周回亦僅三十六七里、要一孤島而已。然為奥東之名山。不趣在我、一統之志亦

載以称焉。但地之僻遠、游奥之履罕至。余以戊戌首夏望後五日游、初發自富春、六十里而石巻。自石巻至金華、又六十里許。山路嶮岨、越嶺渉溪、或沿海岸而行。不復見行客、時聞狖鼯之聲。途一宿而抵鮎川林々。距山數里、尚不見山。出村登一嶺、名曰駒嶺。々上始見海山、疑非金華。已嶺下海津、曰山鳥。海路約六里許、似可一跳而至矣。是日々夕、渡海而宿山寺。厥明有雨。余向在鹽炊、偶作禱晴詩、徒復舉其句耳。既而雨歇雲收、沾々無措。急請郷道而發。自寺至山



顛七里、而遇雨。後苔滑屢失足、歩々唯慎耳。山中多麋鹿、不必辟人、濯々可愛。絶頂有小祠、曰龍藏、祭海龍也。寺傍亦有祠、乃是古所称黄金山神社是也。絶頂唯望大洋焉。淼茫遠與天合。余嘗閲西蠻輿地圖、自此而東幾千萬里、無有國土、實天下之東極也。瞪乎疑立。霄寸々雲自脚下起、海氣氤氳、莫所睹者。西北唯諸島出没于雲裡而已。久而意盡、乃下。則獸逕愈滋、奇險石華表臯立于山腹、高十餘丈、周亦如之。相傳初高二十餘丈、海龍觸而摧其半矣。豈上古之

此石柱以定東極者耶所謂四橛者是耶俗呼做水晶石不知何謂也岔下益嶮時或捫蘿扳枝而後下足鄉道之僧軽捷如獼猴多不繇徑也水濱有名大小廻者大廻最雄壯石壁圍三面廣十數丈高數十仞風浪自千萬里來激怒而騰揚玉碎雪飛若怒甚將衝天而沖如百千白龍爭先而登然小廻則大石重疊而已大抵東邊皆巨石大如夏屋積而作壁不則甃而砌莫非奇觀也不然不足以鎮大東之國焉爾

平泉諸游記

余已登衣關之墟未嘗不慨然涙下也豈日本武尊之所陣耶其故址曰白鳥遠乎邈矣爾後阿倍氏之偃蹇此土十數年矣官兵屢衂隠如一敵國自非清武則之勤王雖以源奥州之武略豈易與哉至于藤清衡之覇于奥羽亦何啻唐季藩鎮乎秀衡兼二世之資雄据一方其人沈毅有略勢與源追補相抗平宗盛之甘餌烏得能致乎其塁謂之高館源豫州之閲構流落遂帰秀衡豈悔昔日不聽牛後之説耶秀

衡喜其帰己乃舉二國兵馬以任其驅使巨頭公莫敢藉手也其館址今有一小堂秀衡既老慮子孫必不能守業遂遺命泰衡等國政壹聽豫州之處分泰衡暗弱不能守乃公之命文治五年受鎌倉密旨而襲衣川壘事出不意豫州自盡其部下多戰死亀井松即重保致命之處鈴木墓亦在其側僧辨慶之多力立死而不倒至今為止啼之諺有辨慶堂而置其像焉泉城故址即古白鳥柵阿倍成道修而居時謂之琵琶柵忠衡據其地時謂之泉城秀衡多男獨忠

衡奉遺命而不黨遂為諸衡所殺鎌倉之討泰衡一舉石卵諸衡敗沒其事其骨湮滅而朽唯忠衡之信義口碑不滅遺骨配葬于祖先之壙誰謂天道憒憒乎來神川昔日流涑稲山下與衣川合于此今川西移數里余徵古圖而知其然已阿倍頼時植花樹一萬株於東稲山麓故來神亦謂之櫻川僧西行國歌有芳野外有此花句則文治年尚存可知矣中尊寺在關山之上東鑑載寺塔四十餘禅房三百乃清衡基衡相継其志而成焉今唯存金色堂一切經藏金

色堂三衡埋葬之處堂内四壁皆塗金螺鈿珠玉今
唯見其痕耳俗呼做光堂當年可想余聞之仙臺人
曰寛永年仙臺侯命修補之因發而睹之清衡柩在
堂中央長可七尺幅二尺有許其尸裹以白綾殉以
雄劍一口鎮府印一顆它物不存基衡柩在左後秀
衡柩在右後亦各雄劍一口忠衡首函高二尺方一
尺半縁而藏其側云藏経三部即三衡所寄也今残
缺不全一部有紫金者有金銀交行者印板者最奇
品其装綾羅標水晶軸一函十巻函制亦極精又有

十界曼陀羅亦以紫金最勝王経文作塔勢縁邊著
色畫其形相亦極緻密其書蠅頭筆致可玩顔色如
新余為之復想其盛世耶余在僧坊三日請而揭鐘
銘以證此游按其亭長治二年藤清衡奉勅創寺建
武二年罹災康永二年改鑄云嗚乎亦未嘗不慨然
涙下也五月一日化記於山目驛舎

松濤閣記

元愷遠游陸奥諸名區遂來松前松前古昔北倭之
地即夷種巣窟也今則儼然東北藩鎮都城欝乎依

山高其曁海是之歟江差函館左右化翼城下艅艎
如雲舳艫相銜罔害罾罘是民所業乃松前侯先世
長驅被髪長鬚之異類所以開拓也至今數十百年
與民忘北顧之患勲亦偉矣今侯憑數世之資武斷
為政是以其士皆猨臂引強趫捷徒搏馬則鹿超而
龍驤鷹鶻獅称海内第一又有獫猲獢之良若夫操
練以時三令如響馳騁儇佻凌絶嶮之峩〻而斃熊
羆搏麋鹿於是長殺短兵攘臂而靡之抗足以蹴之
魂褫而自踢跌應弦忽飲羽或窮飛禽之棲宿又陳

魚於海濱是其荒于禽而盤于畋者哉非用此造士
不足制御悍夷也若不然如不佞愷至則壼已以間
政其屈尊於羈旅豈祇如是哉既見愷於正寢遂賜
宴便殿便殿有閣名曰松濤乃燕息之所也因命作
其記愷已授簡俛攬以眺退思其所以名者蓋有取
于風者耶夫蘋末之微已怒乎土囊之口遠挾海潮
而縁洋蹄天之阿來而舞于行松之間飄忽淜滂
其聲藪〻尓少焉衆竅逆之叱咤十里行松揉摩化
濤方是之時虎豹駭怖鯨鯢深潛侯之左右侍衛為

之色失股栗氣憲而走獨侯端坐飲𣸪以觀焉誰知
侯之意所存乎其有取乎風者豈徒然乎盖松前之
為藩鎮以論蠢尓蝦夷自劫刺拂多而北其地接東
韃而韃奴兒干女直新莫斯哥未亜諸夷豨秝強鷙
若有一日窺窬我邊乎則元帥于水軍者誰數百巨
艦並進砲弩熕礟均發唯是火之為毒一擧而虀粉
敵船唯有憑尓力已周郎困曹孟德亦唯以此而已
居治而不忘侯之思遠矣哉若不然瀕海之地朝潮
夕汐日夜觀萬馬之白浪猶何敢濤於松聲哉夫武

斷為政出則跨驊蒼蹊涉山野入則延儒臣以問
燕息之間亦惟於是其有取于風以名者是耶非耶
言尚未畢侯輒然擧觴以授元愷於是謹叙其語為
之記爾

游蚶方記

余游蚶方而信宿乃謂古人比之松島為勝僧西行
真率其辭尚何溢乎將以行李以發寺僧來訪而懇
留又稽一日再游蚶淵寺々枕灣而建其剏在千年
已外云寺傍一小堂名曰挂袖相傳神功皇后歸自

伐三韓御艦始達于此地后游蚶方而樂御衣偶濕
乃更而挂之松樹後人存甘棠之愛僧慈覺就而寺
焉村老云古昔灣之深淵海船下柁於灣中今則厲
揭矣潮汐所通者三所今淤而塞僅一帶而已是以
潮勢不及古民隨而佃其變可知也下午泛一舠人
縱觀寺僧指點洲名能因島因之所嘗占所詠國歌
寔存放生島有小寺北條時頼微行海内之日所寓
國歌十首皆賦其風景矣西行所詠櫻樹兒孫於今
繁茂自餘不必記其小名磊落佈置天工猶人與其

比之松島也具徵其水潺々宜釣宜網亦可以褰裳
而馮矣是以意暢而快然所以勝者在茲耶古人之
言果非溢也余遠来而游者不有寺僧愛客則自棄
於所覧因請綴記以贈并自警閏月二十五日

草津湯泉游記

余久抱烟霞之疾自謂非山水不可醫也嘗聞毛之
草津有湯泉能起廢有奇驗欲一浴此泉者久矣偶
得同病可偕而余意先決其人疑難不果遂負游具
於家僕以七月望後二日發江戸自板橋至信之沓



掛直徃二百許里僻地有可厭風景無可記獨妙義山奇峻耳登而先知其靈境爾廿一日發沓掛驛北折忽入山路ゝゝ與淺間山巓咫尺北風栗烈寒氣徹骨不可騎也乃下馬而歩聞之淺間之高與富士相伯仲焉或然行十餘里有爾砦曰狩宿俗傳鎌倉公獵淺間ゝゝ所次也又行可十里淺間忽焉在後又過白根而行白根山又與淺間相伯仲焉白根與草津相距六里山皆硫黃湯泉根于此云得一小驛曰羽尾过此無有人居山路阻陀草樹不殖為硫黃故已

自沓掛至此迂曲登下六十餘里始抵草津連簷二百餘家乃湯之成蹊也民居如環ゝ中有湯池流如大川先得一快日猶晡時僦宿而休濯足前槽槽上引流化瀑ゝ小大十有五高者二十許尺最卑尚十許尺浴者随意拊患所槽中常数十許人自傍望之恰如櫟中魚又似佛説所謂墮在焦熱池受苦者余不敢没入輕ゝ漬身而止翌旦飰畢輙往遂不免為魚為受苦耳自此日浴三四次為度両三日後腹中微痛下利二三行但食日加是以意益暢三四日後

心下痞痛乃延鍼醫以療焉五六日後傷風頭痛故
不浴因散歩村中登藥師堂〻鬻温泉奇功記〻陋
拙罕可取者然舍此何徵之惟在夷狄引之亦
記曰建久三年鎌倉公始浴此湯至今浴者輻湊行
李徃來秋夏之交動輒至萬人云今茲遠近有水災
以故浴者少於常也然今留宿者不下千數百槽凡
七所治功不同然大抵諸惡瘡頭痛打撲寒疝積聚
五痔癥風諸癩為主治泉為硫礬所蒸其味酸苦不
可飲也飛瀑之湯最酷四十已上入不可專浴此槽

諸槽互浴為妙云若樹瀑者自頭盧至下部而後及
患所起下而及背至頭亦不妨直樹患所動致瞑眩
瀑之小大強弱自擇不必勉強然小之多時不如大
之少時也但禁樹胸腹及背面五六推也其在槽時
勿躁勿悶先定氣而後漬身稍就瀑其出槽亦同日
飲湯一口不多飲多則動搖齒牙下利生害若便秘
者飲一盌以取利余試飲之湯氣似有毒不復口也
十四五日後有兩股皐丸糜爛出汁不治亦自愈甚
者以綿包裹自然乾燥蓋浴之治疾以寬為善不必

拘臈數以愈為度浴次亦漸加若塵麤過常者初來
不即入浴一二日身慣地氣而後就浴此法最善時
候以四月八月為善五六七月亦不妨也是亦以草
津言之他方固不在此限浴時浴後切忌房浴中不
禁肉食但禁過酒浴二臈者將息亦二臈卻禁酒肉
油物三臈四臈以此為度此法亦極善俗以七日為
一臈也此湯名於治癩故四方來聚殆不堪其穢但
飛瀑如川暫不容其穢人是以不厭然斯疾竟不愈
不亦可哀乎但腐爛者就瀑而洗其穢僅可延日耳

其深者頓促命期是故每歲客死此土不下數十人
云

余游草津攜香太冲所著藥選一本來以取則於此
得益固多雖然在門墻則亹豈無其辨乎蓋古人之
於湯泉游也余嘗讀水経酈注不言温泉治疾亦不
如此際多温泉也上世我民淳樸山野固之湯液之
治於是百病一浴截疾山谷余嘗入蝦夷之地而想
上世光景皐蓋毛之野可浴者數十所夏月游浴草
津日數百人何盛亦惟僻亦推架其謂之古遺耶若

輦下兩都與通邑大城豈舍湯液而求浴治山谷哉其
浴治者托之以游耳近時平安一醫有後藤生巧思
施治遽發一識於直情首唱浴治奇驗甚名高于一
時大冲受業其門張皇一家之說著書建言其說謂
但馬城崎溫泉為海內第一其地去都下不甚遠且
巴人多和碌〻就人從此城崎常為疾之藪殷使其
說之是東與北陲之多湯泉渠豈咸履而試乎夏虫
之斷適見其妄耳又其說曰地中有水脈有火脈其
相交處乃成溫泉焉古人所謂硫黃之說地性之說

皆非也亦惟夏虫哉所謂水火脈欲律人是小天地
耶盤人哉蒙恬所斷者水道耶此土之多湯泉火脈
獨夥於彼耶海中火亦火脈耶堀地者未嘗當火脈
山崩地裂未嘗見脈之所通渠斷諸其臆而不疑何
其無忌憚唯越之妙法寺村發火似是可謂火脈矣
然已是一奇異一奇異何遽律之天下乎且村中火
發地上既非火井與夫淺深之說亦皆不通也至謂
置硫黃水中而水不溫其說之窮可以見矣博物志
所謂水泉有石硫黃其泉則溫今徵之事物而可信

矣又有礜礬為根者陳仁錫所謂溫泉所在白礬丹
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蒸為煖流亦為不失耳但太
冲辨浴法其稗益於浴者不為不多太冲亦一時之
良也惜哉一定權衡唯拘所見言之無文烏能行哉
湯泉治病固此際舊俗其有益於山野之民廣矣大
人君子非所恃也然有時乎有恃余亦非徒游也
余駁太冲說欲舉其善已今取其浴度浴法浴禁并
余所親試以告游浴者太冲曰其初浴也胸腹開豁
頻飢能食湯之應也四五日若七八日後或下利腹

微痛若裏急者亦治驗也余浴草津一兩日〻入槽
二三次覺腹中拘疠微痛既而心下痞鞕皆云腹有
痃癖者不堪此泉也余頗疑懼然亦恃太冲之言矣
果下利二三行後不復痞也皆云此湯以瀑為要不
拊則効不多余試拊一日胸腹如初用鍼而愈後拊
大瀑不復痞也然羸人老人皆不宜瀑也余在草津
見及斃瀑下者二人其一人年三十餘治之即甦一
人五十餘快瀑而貪氣絶而死矣由是觀之取一旦
陰騭巨害可不戒乎太冲浴度一日二三次為律羸

人一二次強人或三五次過之則疲勞草野愚民一日或至十餘次不審不能治病將傷害生命余觀浴草津者大半山野之民大抵十次為常其不就湯者自汲以灌其頂數十遍余亦倣其為千百人皆然如無其害太冲曰凡浴者先浮槽邊可頓處徐々灌注兩肩及腹背浸巾洗面平心和氣如稚兒為水戲而後沒入槽內霎時溫體必以周身煖透為度灌洗沒入以再回為律此是浴湯之要不可易者也余今用此法日浴三四次實得其宜耳太冲曰浴中最須辟風寒浴則汗出腠理開易傷寒是誠然余悲不警早已感冒可慎已又曰浴後戒假寐誠然余謂出浴須速更衣々濕引邪氣若衣濕而不更則自乾夏月浴者多不更浴衣如此水氣必入後恐生害耳太冲曰浴治時禁生冷肉食豈嬈以腹為鍋耶殆為之捧腹耳草津俗法禁在浴後頃得古人將息意又關西浴後忌浴常湯太冲辨之為是又俗忌浴後灸草津俗法瘡家必用灸浴後日浴常湯為妙土俗同異耳余浮湯泉不少莫盛於草津亦莫酷於草津耳　庚子八月初二

手録草津客舎

登金洞山記

識而不征其關曰笛吹余遊草津湯泉而帰々路已入關々下右折入田野今茲關東有傷稼之水笛吹川亦溢傍川之路盡破馬行極艱川漸遠而路漸平行々十數里忽得一大路忽得一大門々中有街開店待客此山香火之盛可知矣少婦競出延行旅如吠客之犬如爭菓之狙可厭也入店飲食乃倩一村童為鄉道不謂妙義先登金洞余夢寐此山十餘年矣天縱之緣喜有今日乱攫頭望之峰巒簇々得意已甚登僅數里已入佳境踞石而觀々無不奇唯恐不能一旦盡其奇也乃呼墨斗先摸一幅々東南而起有一大峰名曰金雞峯頭如聚指真立指天其與金雞並立曰天燭峯獨頭如竹筍起于千尋谷隔谷有仙人岩々西迤北有石橋々下如洞口然轉北則石壁峭然如千仞之墻列立樹上名曰鼓子嵯隣者曰辨天峯々頭皆山骨豈土精所凝耶又登僅數里金雞天燭在前觀則已轉山闢則房總之海將褰裳

耳又得一幅大抵一峰一石無不可圖莫不可記余游山不為不多常患鮮可記獨此山多奇筆不遑圖文不遑記足常不偕目口徒呼奇絶爾登凡六里得一衡門々正東面遥與房總諸山相對余捜羅鍼試遠鏡童子嬉々貪而不措余又摸一幅々起自南其峰卑者猶且千仞突兀稍高稍鋭如錐如鑿重而剪向則鍔最高者將鑚天爾自衡門至祠二里而近其際最多奇距祠一里有二石門高五十餘丈廣可十丈實一片大石也蘚苔生樹望之如山近之石壁也

壁有孔至則路通而门何奇門内有一石峰余姑名曰筆頭岩真如筆頭然其高々石门數丈仰觀多時奇絶至此極矣過門數十歩有二石壁々間化窟々中靈泉涌出匊而飲焉寒烈徹骨頓消苦猰至祠憩息祠者祀日本武尊寺僧曰武尊東征之日始登此山故祭焉祠傍有寺曰嚴高寺祠々上方又有石峰上置石人名曰大日蓋釋氏所配祀也余姑名曰大日岩至岩頭可三里石磴百餘級路窮而扳石峰々窮而石隙々僅容身名曰磨鬚岩累石表可登乃石




大日峯所望
鬼岩


大日峯所望
此係再遊所圖

人所居也下瞰三面皆谷石峯非一皆立其谷身所
攀不知其高不見其深睹旁峯之高而我足軟〻目
將眩東北之望最美口稱奇絶不已忘身在危嶮又
命墨斗摸一幅童子在傍說名義陋不可記但如鬼
面其稱頗副矣其岩如華表闌立稍末表頭如盾面
貌似周其上三峯奇秀左右前後靈列雜立皆表於
欝〻樹梢又有二大石而人立如相揖而未進如肩
随而磬折欲一〻求名狀以記日已西傾乃下再入
寺而憩扣寺僧以山之游跡祠之起本僧唯說道士

長清事〻在百年前其前無得而說其後未有游于
此者近有邦人髙克明者化道士傳而立碑其墓側
碑未刻僧出其傳以示據其言而知金洞之稱俗呼
中岳傍其右者為白雲山左為金雞故有中岳之称
耳其祠之所祀未之詳地主神稱波己蘇神名帳不
載亦未詳何神世人所尊崇者所謂香火之盛唯妙
義祠〻在白雲山麓磴道百餘級祠貌極壯麗聞之
白雲山最嶮其奇不及金洞故不欲登也其祠亦未
詳一所奉祀皆以長清為開山祖其墓在金洞山上方

距今百二十年矣在妙義則曰長清法師今益正當
一百年故東叡王奏贈僧正位焉神仙固不可思議
沒年不同乃其職由爾唯山之奇絶於海内游者何
罕余而不記亦將何以傳然余所登中嶽一山〻之
大白雲金雞皆屬豈一旦所能盡哉

青霞堂記

九峯山人書堂曰青霞余留宿其堂俄之記曰富哉
堂之為名也蓋土毛山水聚其勝於西南牧之郷西
南牧之勝仁田是為輔首夫白雲之高峻金洞巉嵓

大桁蕩苓蕪川牧水潭〻繞其麓為之兒為孫鍬山
鞍山大倉小倉鹿門伊州日夜競美而献其勝而無
盡者亦皆山人之有而此堂之為名者耶泉甘土肥
是以桑麻之業民以富饒家釀之醇名于一方山人
嗜書而萬卷充棟無他嗜好桑麻家釀各有主者而
存是以范蠡之計倚頓之術山人居常不措意而屢
中屢中而不居恬淡泊如守成而靜日夜讀書於此
堂白雲之高峻金洞巉嵓大桁蕩苓蕪川牧水潭〻
繞其麓乃至其為之兒孫者競美而献其勝唯山人

而後爲有尓余留宿其堂竊見上毛山水之勝聚此
而會者甚取之衆山之青霞鳴乎堂之爲名富哉訖
蠡倚頓何與余不待其請而成竹已存請時乃援筆
而記壬寅夏四月初四同山伯經游上毛初七訪山人於仁田里

石門記

大抵適意難復逢故余多不再游獨金洞之勝夢寐
未嘗不在懷也會九峰山人促我再游神飛恍惚遂
拉山伯經而發亦欲恃其手而圖我適也已宿山人
之居四月矣孟夏十有一日得霽而發仁田里循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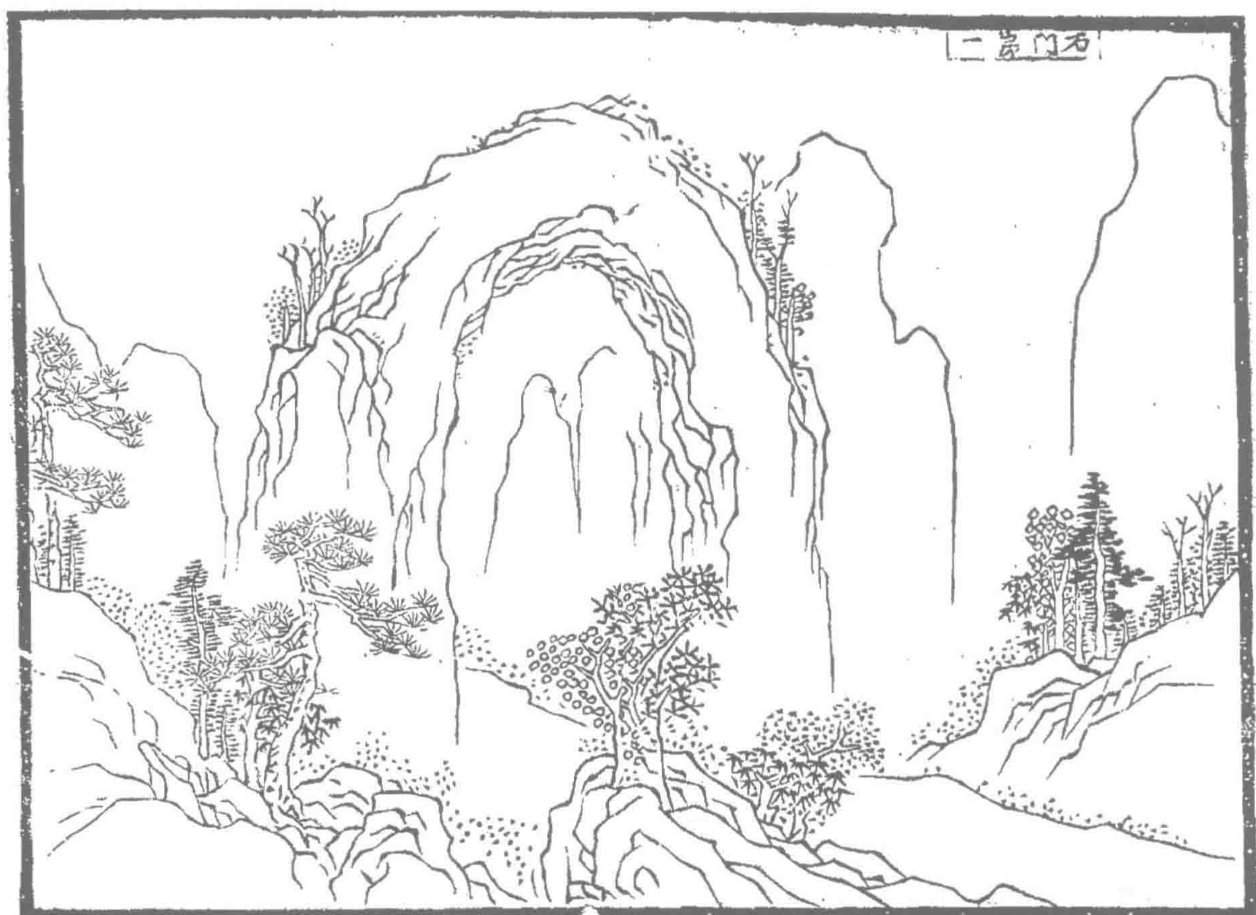
水而行凡十有二里其村曰小暇山稍近則石奇流
劉人穎爲泉聲所奪不復相語伯經擇佳境以作圖
果是一適行十數里山已近則霧收雲散豈待我而
媚耶伯經得意益甚抵山寺而休足雇鄉道先登第
一門蓋門而山山而石其高幾百仞如垂天之雲兀
然獨立寔門也門楣如山影其高十數仞兩根相距
十餘尋伯經驚呼嗟歎遼遼班荊而圖門前途窮唯
逐導而前伯經勇往直前埀枝藤蔓亦不顧導者上
伐下披而先余與隨嘶二名相呼而續焉乃坐一巖

頭以望第二門之建焉巖嵯上而壁故可望不可出
入上寬下狹偏而倚焉如左腋然但如垂天之雲兀
然獨立則似矣第三門如半輪如洞口高僅十餘尺
其屋亦不甚高其崩截然不可越乃所謂馬鬣之亘
也獨第四門開豁廣大二十餘尋高則居第一門三
之一門前臨大壑不可側蹻壑而樹立者曰鬼寢峰
峰特秀而上平固不可至也蓋第三近於第二之距
第一第四近於第三之距第四二與三遥相並三與
四遥相對間皆可半里四門皆南面自北起數者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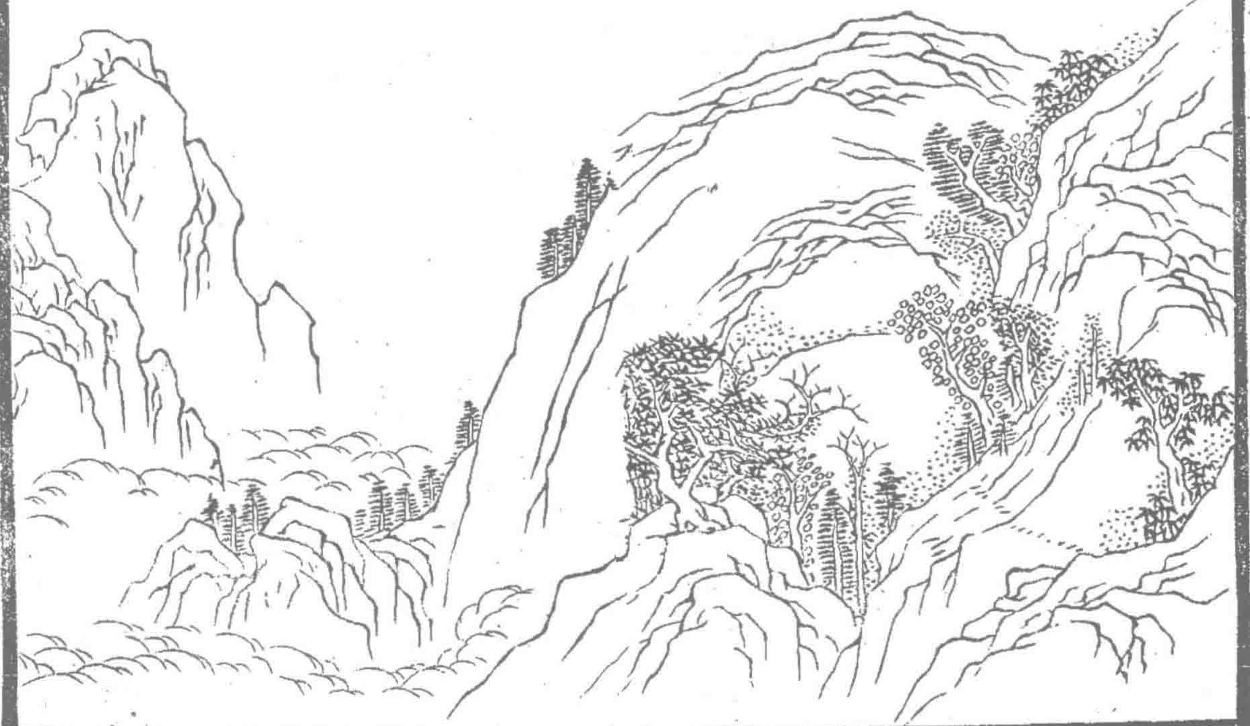
其嶮也伯經作圖四幅乃成然亦不過青碌其門也
若夫淵山金碧之美豈一朝夕所能盡耶令我愈益
夢寐其勝哉遂宿山寺而記若前記所言不復贅也
是夜記于巖高寺客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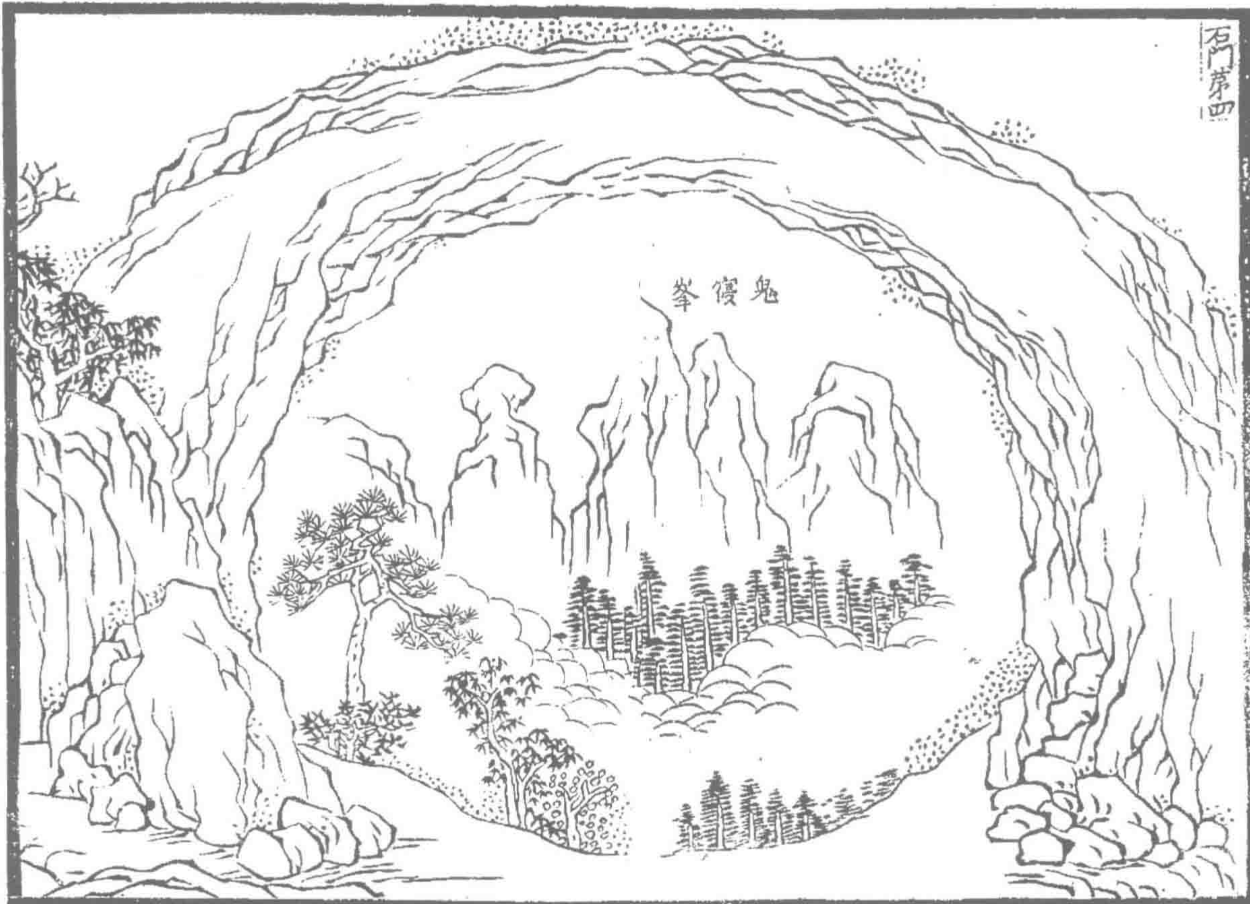
積翠堂記

南牧距東都二百有餘里余不遠而來訪金谷山人
山人請余顔其堂因作之說曰蓋自發東都郊野千
里所望唯是莽叢已過甘樂之水而藤岡而吉井山
路稍嶮山色稍蒼已登小嵯峨之嶺磈硊碅磳峰巒


石门房二


石门房二


石門第三


石門第四
鬼僂峯

之美互競自仁田循南牧川而東則泉石礚々幽峻左右相薄黒瀧亀洞猿嘯礪石諸山簇々聚會而圍繞夫礪澤之郷焉乃是山人之居也開牖蒼翠欝々侵坐襲衣豈惟一五一谿々故哉是以余名其堂曰積翠山人居常讀書於此不復窺金谷之園其日夜所積發而為詩嘗以詩游東都與吾黨二三兄弟相歡余亦與焉故今践前約同山伯経来叩幽扉山人為余雞黍日供無所不至也若夫黒瀧亀洞猿嘯礪石諸山之勝未盡履故姑置然亦已論山人庭中物

故余挙所以聚而積者命其堂爾（四月十三抵礪澤其翌有雨乃應需而化）

最勝洞記

登石门五日得最勝洞矣洞初無名称浮圖氏徒名其山曰雨寶據有天女祠也祠名最勝々殿今取而命焉在信之佐久郡廣河原距金洞五十餘里云河恭卿為導抵寺而憩寺僧齎蠟燭而伴燭柄長五六尺照可托足之處而後猿貫而入焉洞之形如蜂房如螳埕其口相並如鼻孔然乃脱剱舍杖匍匐自左口入々則呀然空洞可容數十人矣有水而窮梯而登其背稍下又窮于水々清冷照之徹底下梯而左行可二弓又窮于水乃自右口出是為第一洞第二洞浅小不足記但其水最清冷云第三洞下狹不容身捫天攀空兩脚踏兩壁而行五六歩而下々而可容身者磨行三四弓不可容之處石隙通天故不用燭也將出後口亦踏兩壁而抜已出而睹後出者如壷公出其天然伯経云如蟲之拆甲喩得而妙第四洞矮而濶奇步其水極深投石響振于洞外四洞遠

近俱在一里之間恭卿為導一洞而倦二洞而僶余二人亦不得不學焉早帰寺再憩盖石门之奇々于天而最勝之勝在地合之兩奇為一偶是亦一異也但四門宜圖洞則不可圖伯経之筆得簡而詩未脱稿午後相携帰恭卿之家（四月望夜記于積翠堂）

亀洞記

厥明四月既望同河山二子游亀洞々以名山々無別名乃洞之顯也自礪澤至山麓可三里而遥路經礪山々出礪石々工數十人伐群而采焉循溪而行

可二里路窮而山〻無逕路而壁立前日山焚故雖無荊棘之掣而喪藤蔓之援其土墳而石泐失足而作者數仰望僅半里許自巳至午始抵一椒頭榛叢之間弥滋無逕蹊導者且痛矣余三人與随漸唯擇枝條之可攀足之可托而登足之失猶猿懸若枝條披折則滑焉趦趄是以先後無常榛叢之中吶喊而前如此里餘導者迷且惑吾人疑懼欲罷下亦不得又登又下卒達相呼相集乃食所齎以息而後入洞洞口如門正北面高丈餘廣亦相称入則益谽然不

覺在洞裡伯經數之得六十武是爲深中央高廣更加數倍伯經曰如是而已歟導者乃授燭穿左壁而入如蟹入穴伯経曰得非學左元放術乎疑懼之間後先以腹爲脚蛇行而随余亦不得不續也已入呀然中闢可布十餘席矣照之四壁皆石乳隆起將垂如揖如拳如臂如肩如舉足將蹴相共莫不大叫驚絶也滴瀝點〻地〻窪處泓而瀦焉導復穿其左壁而入如初狀又中闢谽然大則殺三之一石状愈益奇余欲剽張公洞記語以與焉然不在今而在百年後石乳下垂時歟余待後弟庚耳遂擊取一角以證此游云伯經此日極得意常超導而進乃曰試險如此可謂能游山歟遂題名而下余文不能加山之高但使恭卿輩雄于我黨爲哉四月十七有雨不發伯記于積翠堂伯經画數幅余爲賛主人有詩

登榛名山記

毛人屢稱榛山之勝余益游四萬便道以四月二十日登河恭卿從焉山在群馬郡距杉枝驛三十餘里遥秀于百里外其高可知路唯阻遅夙出驛舍越風

斷嶺餔時乃抵其麓伯経巳厭谽路此日又唯循溪流而行恭卿蒲柳自憐勉强從我游亦不能暢然揶揄相誇以拱笑耳已抵山腹伯經如有待乃手墨斗而前唯有松杉夾道百尺千章干雲霄是可怡悦已復前二三里突兀巨石嶼立路傍高出於松杉之上豈麻中之蓬者耶抑松杉欲與石抗耶猶者架雲臥谽如屋梁如複道如尺蠖之將信愈登愈出所謂如巨象如狻猊如虎踞鳳翔腐語亦足狀也然我曹巳飽太宇亦不易饗耳神祠在巨石之間磴道樓門

莊麗殆壓廟貌香火之盛遂使山如此俗哉豈又之
侫神歟將神之媚人耶若不媚何容侫者求福之不
面豈有所不臻哉問之祝司乃曰祀彥友尊或曰美
洲持尊今祠稱洲行其義未之詳也傳說滿行事跡
陋滋甚近時管轄東叡山云神歟鬼歟將佛陀歟余
卒不能辨則不敢拜而下若夫大黑岩葛籠岩龜甲
岩佛面岩俯臨石等土人艶稱姑置伯經卒不得意
唯圖一幅恭卿苦吟而不成何以慰山靈乎維石巖
巖奇則奇矣　十八歸于青霞堂十九松枝驛廿日宿于山中而燈下記

游四萬溫泉記

余與伯經游四萬湯泉雖白烟霞亦為疾已地僻而
山水不甚奇其復何記二人已試浴三四日泉性頗
慣夏日無事浴法切忌牢我氏之好浴後駿了然將
隨睡魔界者數四遂相警勉強以記耳蓋四萬之溪
在山田川上游而距高崎治百里許山田里以東泉
之成蹊十有八里傍溪而家焉家之房如水渦屬于
湯槽以待來者湯泉之成業亦皆為熱獨四萬之泉
別有蒸室而治驗亦在蒸浴其法矮屋數間架之屋

下其室三四相連小於維摩之居而病者默坐寔容
四萬之衆而不狹但坐下與焦熱地獄僅隔一箔是
以不能久坐唯獨獠亦具佛性故能堪久如余為理
障所遂出耳又入又出心猿實躁余室中語伯經曰
嘗聞賊忠弥責問不拱獄吏布青竹於火上躶坐其
上何太相似吾曹果有何事伯經胡盧不能答遂出
日々謔浪猶恐睡魔窺隙耳已而余二人與隨跟亦
皆健食日加應知妙智無量之方便順逆不二也余
之足西履長崎東北抵蝦夷之地其際所経湯泉甚

多不能詳記然如四萬蒸湯未之有也先余游者或
紀山川風土或錄治驗所試其言曰香太冲以城崎
為稱首未知有四萬也然其稱四萬泉根于乳石者
乃阿好之說不足據也余與伯經一日登水晶山尋
所謂乳石所產殊不如其言也但山之石生水晶閃
閃如鍼如棘刺一拳一塊無石不然纖微如毛亦必
圭頭六面寔性也疊巒重巘並乎百里外簇々無覓
其際澗水發流幽谷瀨湍轟瀉日夜不休惟此深山
不出龍蛇其氣鬱結湯泉以涌成蹊成村其戶數十

餘其戶數百餘、含哺鼓腹、各樂其生者、豈復偶然哉、余與伯經游、雖目為疾、亦惟烟霞為祟耳、伯經乃命石工勒題名并一小詩於溪石、因戲打之石、肌麻起不成字、乃笑而揩其字、從畫從字吟咏以消閑、五月五日再臈溯縣、酒相賀、厥翌冒雨而發、前日宿田子孝家、田書請

歸路再過、五月初六又宿山田里、而續記夫、

浴泉記略　代又

蓋毛之野溫泉甚多、草津伊香保最著、非其效不驗然主治專于一病、是以毀譽亦無常、獨四萬泉之良

百病莫所不可、特宜羸弱人、大氐羸弱人、其腹有積聚結瘀、而此泉能消化積聚、融和結瘀、積聚結瘀之变其症無數、是其所以治百病也、且夫泉之成湯、非嘗礬則硫黄為之根、是以臭氣撲鼻、襲衣飲之澀濇不利人也、唯此泉潔白清徹、無有臭氣、其味鹹而甘飲之多々益人、湧源沸然、鹽凝成花、可以烹肉瀹卵矣、嘗游此地、宿儒老醫、觕稱海内無雙、非妄誇我弊常也、契此不翅他方之泉皆是、浴獨此湯有蒸法、是其效所以殊異也、蒸浴之法乃有訣、而存其槩以衛為要、始至之日不欲遽浴、一日二日唯浴于槽、二三次、自汲灌頂上數十遍、稍加至百餘遍、三日已後、始入蒸室、先濺湯頓處乎心、端坐如對貴人、如叩頭狀以蒸頭顱上、不得瞑、不得臥、久坐為妙、若瞑則不利于眼、臥則癥癖動揺、皆有害、其初坐室一伏時、一霎時強弱自裁焉、出室而飲湯一両口、復浴于槽灌頂如初、浴後速更浴衣、切戒偃寐、寐則冷入、邪隨非徒不能治疾、陰釀巨害、其他在浴時、不飲冷水、不食冷物、凡生菜異食皆不宜、且禁房事、忌服藥灸、唯三里

一穴不妨、若瘡瘤痔、別設小屋以蒸患所、大凡浴者胸腹快豁、能食、固其宜也、五六日後或下利、或腹痛亦治驗也、罷浴一二日、自然而愈、若其全功必待十餘日後而見矣、故將息法亦以臈數為限、臈多將息亦如其日數、其際不宜浴、常湯灸必待二閲月後焉是為浴治之要略、如其小節、請待口授而已、蓋是我土古来相傳之訣也、吾儕不敢增損、謹錄所聞、以告四方來顧君子、若夫山川勝槩、自是游者之雅致、身已在廬山中、其復何言、壬寅仲夏一日、鄉人田村清

民撰

蝦蟆橋銘并序

夙發四萬山中沿流而下十有八里俄折度一橋入山田里再訪田子孝其橋倚兩岸突出相向矣嶢崖千尺激而砯焉藍之水盡白余與伯經佇玩多時橋下一石有題曰蝦蟆溪橋亦名蝦蟆子孝曰先子剏此橋鄉人於今憑焉伯経為造圖主人需余贊焉前此有請橋銘故不遑贊山水之美乃作橋銘以題銘曰

王氏富贍徒在好賓有若田生舍資為民洪水不阻踏虹而旋往來絡繹其澤百年

五月初六出四萬信宿子孝氏初九宿新町驛十日鳩巢驛十一帰于學院此行伯經紀行余不復贅故略注日次尓

湯遊文草第五卷

山城　滌元愷弟彥父　著

浴海志畧

子野將浴熱海謁余為伴痼亦時動沾々焉引杖而從子野新造墨斗一箇以贈焉曰此行其亦托不朽於澤老之筆焉余謝其物而謂之曰孟軻環天下而七篇以傳探禹穴闚九疑是以馬史有光輝尒夫形山狀水鎖々游記何足傳後然亦已長其目安得不使世之卧游者飛其耳乎於是作志畧

發江戶

自江戶至小田原已是熟路無可記者亦有同游子野紀行在姑舉途中口號以塡冊子耳八月初七將發以三物自贐有詩菅笠曰竹邊雪重蓑將斜山下影傾路尙賒好是從來能庇我休言游子未成家竹杖曰步月尋花復幾年浪游老去更相憐憑君千里隨吾適或恐化龍沖海天草鞋曰名山何處見吾蹤勝具元來誰得從今日一雙還自贐山雲踏破幾重重此日阻雨故宿金河驛翌早登金河丘子野作詩

余亦戲似子野曰大海洄瀾鵬際雲々燕房總氣氤氳登樓千里宅鄉別它席嬌歌借送君又途中書示聞說真仙不往山與君同是謫人間俱言福地原非地將逐烟霞何處攀翌復有雨馬水遏舟故宿藤澤驛十日晡後抵小田原

抵熱海

熱海之道自小田原左折入村路石垣山右攢或云古所謂湯坂蓋此一水流其麓曰早川治承之戰源公賴朝已陷八牧城而陣于此土人有說者曰敵若

越山於湯本則我軍如在囊中歟大事去矣因遷陣於米嚼石橋至豐公攻小田原則置營於石垣山上其勢自不同耳源公遂城石橋山々路夾隘亦未得地利宜矣為大庭景親所蹙也自小田原十二里有關其地曰根府川有詩不復錄土人斫出彩石根府川石名于四方而江浦而川堀皆小村川堀有一水曰茂川亦名于石作碑最佳此水為相模伊豆國界然萬葉集所載相模溫泉歌似指熱海之湯此時隷相模歟因謂國紀每稱伊豆島未嘗稱伊豆國初

指今大島矣、此島於今無特名、亦可以昇證已、大氏
茂川已西土肥鄉也、其崖曰真崔、源公已敗、發舟於
此、以遁、云真田義貞墓、其人文三墓在道左右、真田
與股野景尚相擊此坂、文三勇奮不撓、沒于敵、爲人
口所膾也、源公潛于朽木之處、距此三里餘、路絶不
可登、頁嶮而疊焉、亦唯下策、自非梶生學丁公、必不
免矣、蓋天授耳、已行數十里、道左有小堂、曰地藏、野
史稱、寺僧匿源公等八人於地窖、爲甚親所責問、而
不告、遂死、僧名不傳、但傳地藏之名焉、亦此日子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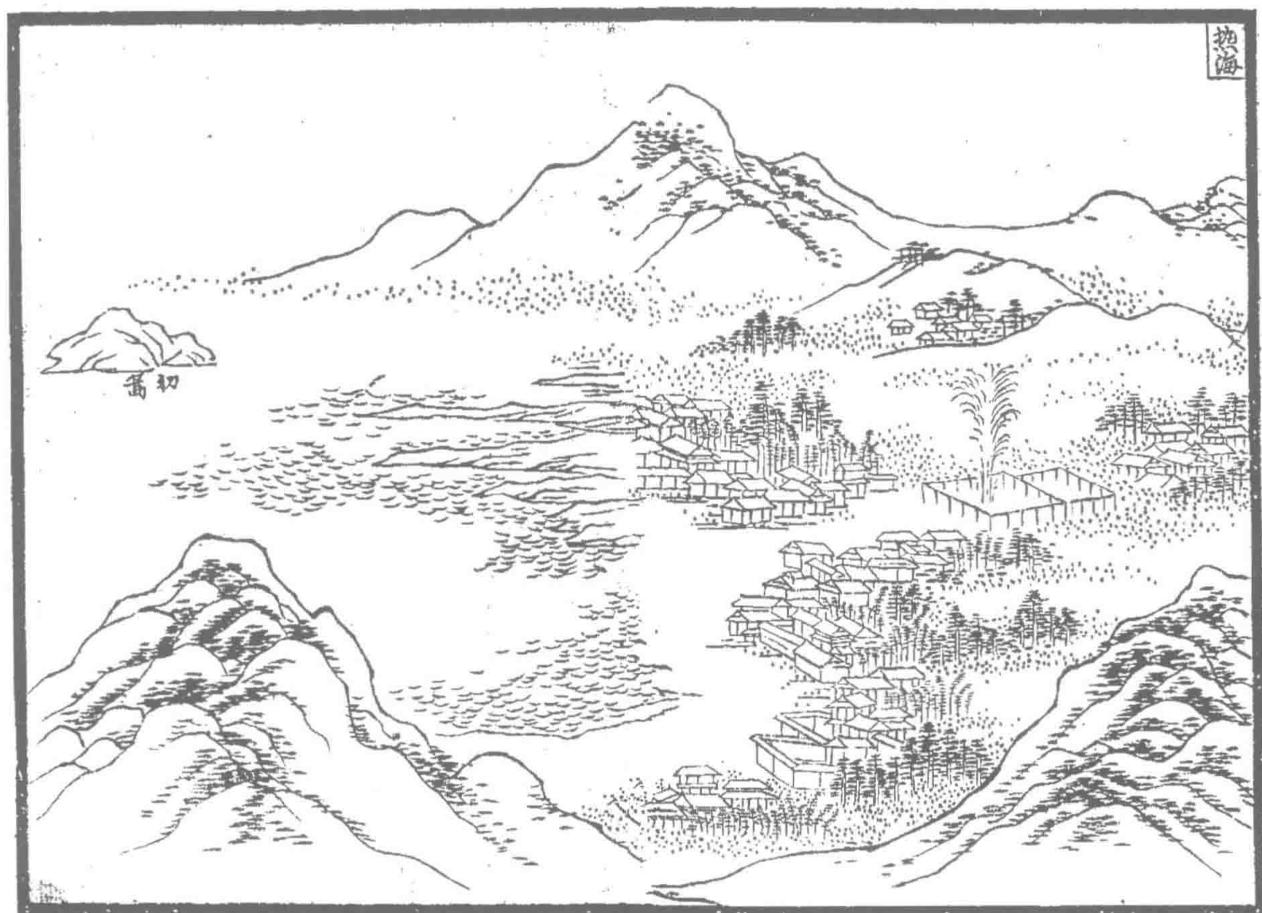
爲余買籃輿、乃中右仰唯山、左顧滄海、洋々崖岈蒼
翠與重峦相映發、足以怡顏矣、十日、以眺達熱海之
鄉、時湯泉噴噀起、霧作雲、乃化爲詩、有熱海湧波之
刺天句、子野称爲實境、擇居而得山田氏、向若亭矣
風景寔富、應乞作記、乃曰、余已擇僑於山田氏之居
同游牧子野、問余於亭名、余曰、向若哉、夫熱海之爲
鄉、傍山臨海、何家不占懸崎枉渚、爲有其復何擇、余
謂擇勝槩之勝、猶如宮中擬秘卓耶、衆美已具、非一
以歷三千之麗、則不足當觀也、蓋尾閭爲庭除之池

和田崖橫礒突而相向、初島正當我而塊立者、唯此
亭足以專向若之称而已、若夫倚欄以眺大海、洄風
遠來、房總之顛末、萬馬奔騰、滮々盪胷、競雄壯於目
下、朝暾焦浪、縣象方著、明玉兎浴來、天澄風清、漁舟
點々如画、举網以擊鮮、助酒則所同然、亦子野撫掌
而曰、善哉此亭之爲名、請記其言、乃引筆而書、

志湯泉

余已讀由來記、案内記、及地圖、而文獻不足徵、子野
搨湯前祠碑以示、近時所建、其言但據由來記耳、其

說之怪僻、姑置、相傳天平勝寶年祀少彥名、因呼做
湯權現、然祀典神名未之聞也、熱海之称、古書所不
載、萬葉集溫泉歌、果指此耶、亦已久矣、由來記又云
慶長年、神祖浴焉、（換松崇記其事在九年）寬永十六年、猷
廟將游此地、命構行殿、乃址寔存、今茲甲辰八月、
官命地方官、挹泉以致殿內、沸泉之側、新構署舍、有
司眼同實湯於桶、以傳送、余來路觀押解湯桶、極嚴
都下相傳、前此細川侯浴疾而驗、故有命云、其泉
涌出岩下、涌有期、昼夜各三次、涌時雷鳴烟發、望之



如鯨鯢噴沫如火之燎原沸騰盪晦不可嚮邇聞之
土人遠近穿地泉皆沸湯海之濱潮退沙面小孔無
數如蟹眼沸爾是其所以名熱海耶熱海村隷伊豆
國加茂郡湯泉為業其民二百餘家街衢東西半里
南北少殺土地磽确不可蓺菑實獸蹄所盤旋而都
人士輻湊成溪非人力也走湯山祠在來路距此可
三里嘗聞寺藏舊物十有三日飯後拉同舍客及溫
泉寺僧而游其地清閑祠下鐵蕉高數丈蜿曲如龍
蛇祠司有事不許遽啓寶藏徒空手而帰事在子野

紀行不復贅

記泛舟

子野之伴余其意多在余筆而其行已紀矣思欲中
秋泛舟於大海以縱觀已失之陰而猶且不已望後
二日得霽矣乃載酒攜釣具以買舟午後天清風靜
傍岸而行二三里其崖曰念佛翠壁千仞其壁化窟
曰錦崖其地都呼曰錦浦又一窟曰觀音小口中空
深數十引有水清冷非常也皆望而過網泊伊東近
在目睫之間問之十里以外云子野既挿餌以臨艦

時余泩病頓發體中殊惡因謂已投獨繭之綸徐々
牽鈎歎舟遷不可面急起叱舟子而登陸先令人輿
趣寓然已日漸西天又暗無奈子野憾孤負日暮子
野提籃而帰乃謂曰雖非盈車足以下酒唯是輪囷
蕭索之雲在我不祥耳造物惱人何太甚余乃強起
而迎謂之曰此行也為疾而來浴治有驗其復何求
夫求實者不得實無意而後得陰霽無常佳境難遭
非唯今日也子野曰采薪不利舟已失初島之游矣
日金之山绝嶮非得霽不可登其欲假先生之手以

錦繡山水而繡文錦章之雲何巧嫉我先生止余々
不言詩尔余笑而曰子猶有求豈可欺神々也言哉其
浦曰錦其山曰金七襄之妙百煉之精彼已自有神
則纔學裁取何憾乃闔戸而就寝

温泉寺

摂海之郷温泉成村々中之寺名曰温泉余已浴泉
數日擱而入寺々僧稍相親因説寺之所刱乃請征
寺記其言曰始祖則平安妙心禪寺第二世神光寂
照禪師也相傳禪師即中納言藤々房出家者也藤

公已挂劍而去人莫知其所隠　帝深思其至忠百
方求而不得後數年其道成而傳衣鉢於開山國師
而住本寺既而又捨寺而隠徒衆蟻慕而不知錫之
所留禪師偶來此地而浴焉徳之有隣村民慕而化
乃造此寺以請云夫斷髮文身民莫得而称焉此則
心印所傳安矣蟻慕無已寂照禪師烏得遂隠哉後
數十百年人始知寂照為藤納言蓋隠之深者其如
此耶仕而至忠為當世名臣遯而成道其徳如一余
求之古人中未得其比乃謂曰其為藤納言歟亦能

為寂照矣其為寂照歟誰知非藤納言乎如心印傳
衣鉢余何與知嗚乎温泉之為寺藤公遺愛哉其後
數百年至寛永中雲居禪師亦為浴泉而來敗裼一
老漢暫寓和田村興禪寺猶如寒山居國清歟然亦
卒為識者所覺而留錫於此事亦何相似但未知其
於藤公至忠何如亦烏知其道之純與駁雲居弟子
有東湖和尚名南明實為温泉寺中興祖也余已聞
其言升堂入室東南遠眺蒼海淼々不知其際重峦
嶙峋環其左庭前老松古梅又有數株鐵蕉俱是數

百年物幽翠巃嵸緜川消〻傾耳而聽是皆都人士之所罕遭余心愛其致久而不行故不拒其請乃佀之記僧曰門前古井名曰三點此是唐僧悟達點水以治奇疾事本尊觀音大士妙救久間四百之病故浴此湯泉者必以口此水三點患所自有冥助故有此名又所隸地藏堂其像運慶所造相傳源幕府治承年建堂於湯河原後為洪水漂沒而此像一軀留此地當時住僧得之而安置延寶年久保田勝廣者募衆而改造其疏見存亡不可不記者也舊記已湮滅

而口碑所傳欲借大方之筆久矣今而不記使後之人復嘆後之人歟敢請乃受其言直書云

興禪寺

興禪寺在和田村〻距梭海里可里倚和田山而建焉望之已在人家之表入寺十步許有二古松大可掩牟矣偃蓋重〻陰十餘步假使得善地自非數百年物焉得茹此盤桓多時乃謂曰唯此一樹足以游觀尓問之曰開山祖師梭翁和尚手植也余聞之和尚即京西妙心寺第二世賜紫勅謚神光寂照禪師

相傳禪師即從二位藤公藤房也初藤二位棄官而遯卒不知其所終也距今十七年丁亥春下毛都賀郡美濃村〻人掘地而得古佛浮圖古鏡〻〻有刻字而人始知梭翁者為藤二位出世之称矣皆云妙心寺所傳説與此相符矣嗚乎亦何奇乎村人奉之致美濃村長光寺〻僧稟諸邦君〻〻以聞乃有寺僧略記其事者然則藤二位之為梭翁是其所手植也蟠茂蒼翠金固知其非常樹焉今聞其説豈不嘉賞乎　元亨帝之蒙塵恢復之功藤二位居其多矣

已而易暴以纂藤二位諫而不容其棄紳綬如脫屣耶尓後四百餘年之久使海内人不知梭翁之為藤二位其隱何深夫素患難而行夷狄而行乃學佛而成佛優為開山國師嗣法蓋一德之有常如藤二位者真英雄真大丈夫真佛菩薩哉其手自植者誰不封殖哉況亦甚勝之富旧登諸山族〻向我而献媚自顛崔以南曾我横礒翠黛旦夕與白浪競美於目下此則藤二位所占與夫紆朱拖紫坐朝與宴果孰可樂草莽如余不敢曰隱其志則甚慕無已哉主

僧亦賜余以中興祖師雲居和尚墨跡而曰雲居和尚嘗有所碑而不留錫於一處以寬永年為浴而來此為當時住持笠源所推遂代而住從此法燈增光其勝亦如有增加焉雲居尓特賜慈光不昧禪師已貴矣貴而不居一杖一鉢三宿不栖獨留此而不羶者授翁之為德亦依地々勝已其復何待余之言主僧求化寺記故述景慕之意以贈尓

登画島

余昔游畫島而作記有言靈龜負山而浮耶今再游而此句卒不可易也子野謂余曰島一名金亀山是昔之所以記耶遠望之誠實境也然海路於而陸地通今則似非其實矣是未詳実境所以然也蓋金龜之山人自其尾而扳沙於則浮而步沙除則沒而舟浮沒無常是其所以為尾也已登甲之隆起民家數十如蟻之連結然其店有樓輒登以斟酒美殽鮮子野得意可知矣既醉且飽聯步抵其顛天女祠極清極靜祠傍有古碑人口所膾子野慇懃玩撫記余昔猶見數字今則兀爾一片石篆額僅存海風之泐石何況細字之刻其麁不遠乎近時好事者猶且搨打以擬馬骨悪夫糟粕者所厭已漸下漸登別化一島乃亀首之南首也輙下水次人穿亀口而入名曰龍穴潮盈則不可入々時偶乾深三百武中間岐而兩行皆盡其極而出々時潮勢稍雄是潮之来往歟抑亀之呑吐也亀之事盡乎此或謂古昔采金之所也其人以所見之少茂如靈境可悪尓登而憩于茶店以望餘綾之濱紺色如島嶼伊豆相模諸山環列富士之巍遠望亦洵美再酌酒店而行時潮已盈而路沒脛子野曰靈亀負山而浮耶果實境也八月二十六天朗海静為此行之幸已

擲筆山

地之浸海十數里其背曰野島海之洄涯亦十數里其濱曰君崎地之與海相抱為壽字之體勢焉其浸曰金澤其洄曰六浦浦之與澤將相倚之處築魚簗於中心而架兩橋故又為胡盧之體勢矣是擲筆山所望之画幅也初我之入画中自六浦村々民造鹽為業其沙如砥潮之来如鏡々面化竈黒々焉過村

則両橋々下之潮奔流他川其築如魚簗然魚簗已
東金澤也金澤文庫其名徒存其寺曰稱名々子紅
楓大氏佛寺々可遊多在閒寂此寺衰頽僅存閒寂
如此不足覽也既出画中而登擲筆之山以眺焉濃
淡布置滿幅莫有敗處豈造物者々學虎頭耶金岡
氏之擲筆宴宜矣哉天氣澄和風物如洗披襟朗吟
久而不行子野亦思詩而默觴丁焉夫屢來而覘口
雖不言意已陰破將行又盤桓庭前有碑近時所建
但惜心悦書扁額對此絶境而不慚爾子野詩成欲

書以留焉余謂曰金屑入目是可惡矣况非金者乎
蘚上詩歌緊類佛頭之糞子欲投金於其間耶抑類
而子野憮然而擲筆而曰我詩足以敵金岡氏之画
哉俱笑而乘是日也甲辰仲秋二十八薄暮抵程谷
驛而記此游乃止于此

跋巻略

慈界稱脱而示子野曰鎌倉雖再遊豈可無記何故
略焉余曰在門墻則麾之又子々記存何重煩手額
子野曰雖然昔之所遊非今遊且其之遊何足先生

此遊之可覽宜無若鎌倉章為我記焉余曰不然鎌
倉之可覽唯是神祠佛宇不則累々古墓廢礎如碁
覇國都入黍離之嘆是已連峦環亘而邦焉余不謂
非天府也要是具體而微覇業則非地何况北条足
利乎是以不足記也神祠唯是崔嵬置之江戸大坂
宜無愧色佛宇頽廢建長圓覺徒為雞肋已東辟有
言相之諸勝雞肋耳至言哉鎌倉志詳録俗説盡信
雜書讀之腦久徳夫陽秋自居東辟儆不肯之教其
文可觀其人可想子使余強記渾沌已死猶且鑿而

不已且有擲筆之言余竊慚焉夫此行也為疾々已
而忘筌魚將安在若以非適求適亦何在適是以辞
為因録其言為跋天明甲辰仲秋晦

吾妻川焦石記

勢飜激海嚮摧根軸吾聞其語未見其實故今觀浅
間山所噴之石而始知世實有其事哉初山之噴沙
土雷轟千里隔離天日沙石之雨遠及東都余在都
下已聞其響矣今茲乙巳夏余再遊上毛而主渋川
村民田子正家村在利根川西發村中至吾妻川傍

三里而逝吾妻川至此入利根川下流又六十里而
紳奈川入焉入處距淺間發潰之處凡百八十里矣
石之走而來其在五料村者長可六丈廣十餘丈其
村至神奈川口可十里是其最遠且大者若爲之兒
孫其麗不億多在于二百里外矣若在上游碌々焉
乖逢舉數覩覽之所及如夏屋如丘陵遠近兀然于
泥沙之間其泥沙深者可二丈而石顛如此其大可
想耳子正徵爲余略記顛末以贈其言曰天明癸卯
七月庚寅朔淺間山陽焰暴發五日甲午火焚山顛

七日丙申大焚震動雷激沙土雨于五百里外山南
數百里晴黒如夜沙雨而深三尺厥明丁酉山顛怒
破泥水突發巨石奔騰其泥焚沸流入吾妻川居民
衝沒瞬息之間一掃齏粉被災之地自吾妻郡徑群
馬名和二郡至武藏中瀬焉以所聞流沒民戸凡一
千八百口不下二千兩岸廣袤百餘里忽爲赤地
云余聞中右記富家談所載淺間山發火蓋自古有
之今夫焚沸之泥負巨石而走于二百里外是其毒
民何慘蓋泥之初衝唯是號哭之聲遥與震電相答

居民奔潰不知所爲泥之所及望之黒霧覆天電光
閃々睹之焦石如火渾走泥上恰似銃箭之激水觸
之者樹倒屋壞人物皆死已而水退泥淤都是赤地
廣原不見一草一木所見磊塊之石今猶存其大者
如此余來而俳徊川上號哭之聲恍爾如聞所謂勢
飄渤海響摧坤軸非溢辞也子正又有言冀借大方
之筆爲燮理之鍼砭焉爾余略記所見聞而不欲沒
其語爾

伴松菴記

病起攜主人而出々村西南可一里乃得一山矣麓
徑數十武修竹繞山麓琅玕凝翠天覆地台仰望萬
松欝茂徑豁然而寺出樓門茅茨苔蘚上侵入門則
寺負山々抱寺兩手之間數百武正襟而東面食前
豆遙赤城山兀然於衆山之表而利根川盡其下焉
主人與寺僧有緣茶菓閑語延入伴松菴々在寺後
穿山腹而建引泉爲小池清冷可濯可烹菴初無名
余命以顏焉僧需記其言曰寺之所剏無所考焉相
傳村豪佐島氏所造也佐島亦未詳其先子孫今猶

隣走而宅則初剏其後改爲寺歟其在享祿天文之
際歟布金檀越名登德以弘治三年沒其後天正年
間桂林寺玄悦禪師住是爲中興祖山名如意寺曰良
珊乃據持佛觀音德號云其宅則卉木各遂其性焉
雀唶唶傲人於杉待游賕驚石待胡坐乃靡匪余趣
會巳主人爲誰鄉人田友直字西其支兎道澤其以
乙巳夏湯述寺僧言代記

與山柏經書

僕之湯毛不唯養痾將避暑山野今茲毛之底蚰蟠

瞽云近時所無竟不能出火宅因果報應幾爲浮圖
氏一笑不知都下近日以之毛地如何湯泉之村可
以游矣而君敬有約而不果故至今日耳村居無事
日取非物諸篇以辨駁備考受賜非少唯是村老野
童時來攪我閑亞單驅烏亦復惱人是尚可恐田舍
多蠅甚於秋蚊所謂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
濡眼睢是何足言朝来啓戸營營如柳絮乗風俄頃
席上如沙石然何唯盃盂殘瀝乎几上研池蟻結而
争飲擊之則扇下之戸可撤驅之乃攤夕撤豆絲々

濁空若使歐陽子再賦乎賈生太息如牛喘王衍塵
柄早已推去弟矣爲之坐鍼氈不能待君敬近日將
浴伊香保伯經足下無恙舊游可想嘗途而語云甚
布野鳩不食人不稿是可惜矣今復逢蠶月乃拉村
童以采之化膏釀酒是了以慰旅況而復枯坐默々
旅況竟不可慰足下隔日之直來迹如織日夜娛侍
雖勞乎僕也易地而然欲買山而乏資恣意湯遊亦
復如素居何近日戲作雜文一首題曰骸骨先生傳
謹貢徽意有在足下顧知之僕病益奇或恐終不起

故及于此已而少間故閣而不出唯似足下尓是故
山水之痼還久不發莫有足告者前此一游船尾山
山一名富饒距渋川村半日程與伊香保相連子正
從游帰後請僕記之尓莫有足記者强之不止乃引
筆而戲作其文曰如是我聞富饒山有飛泉其高四
萬由旬登此觀望世界悉見風景微妙不可思議我
從緣起此日同游與大達尊者大察沙彌優婆塞等
四衆俱欲重宣此事而作其記先抵水澤甜觀音堂
經行林中遂至瀑布一心除亂咸皆歡喜水聲深妙

令人樂聞乃與四衆食飯飲水如是施與甘露醍醐
身意益力隨喜無量勇猛精進遂登山頂慇懃賞嘆
忽發一意為四衆故游伊香保山路甚艱伊香保地
昨年九月災火蔓延盡為火宅熱湯涌出如阿鼻獄
爾時我等為病腦故沐浴此湯洗諸欲染患難悉除
快樂潔身饑渇頓來周慞熱悶摶飯殘餘相集食噉
呵呵大笑走出火宅稚少游戲歡娯樂著雖無寶車
隨其所欲衆意非一自在無礙重經空野日沒歸家
是時五月十有三日尊者為誰艮珊寺僧優婆塞何

田子正等我則兎道山人也且記且笑一坐為之哄
然亦欲貽一笑於足下故錄及它以歸都後請正耳
吁炎熱如是尊椿令荊無恙令郎令愛無恙尊岳久
不問並致聲是祈子正昆季欲修尺一後瀆清聽使
僕致意子正待僕極厚村居如是可厭定有如歸者
是以歸期未期臨楮悵然

游浴伊香保記

余登伊香保之巔緬然而顧子登曰子亦觀夫蟻垤
耶封壤之間岩石之下搆堂於斯營室於斯營營來
往緣机登灶嬉嬉戴粒而走奚圖稚子之伺乎相集
嬉戲堤水薫火莫所不施衆潰壘壞乃意盡而罷豈
復往而睹焉集敗招散尓且完聚畚土與石城墻欝
然如鄭之盛遷歟子亦觀夫湯泉之成歟耶起皷肉
枯浴者源源日夜來群於是山發為邑澗溪市鄽闤
闠雜沓酒旗搖搖相映又有獻笑以待客者何其盛
乎然亦林恥溪慚為之益深愈多山靈訴之祝融氏
歟客歳之秋一炬非楚而蜂房水渦忽為焦土所餘
唯是仁祠與浴槽而已方今土木經營大與誰其賛

促呂祖龍之營驪山樊屠兒之修蜀棧闔村擾擾何
為自役自苦子登舍杖將言余復遠望吾妻之扈顧
而謂曰子亦觀夫淺間山崩壞乎川流涸而熱居民
為魚而爛天毒何慘其復何皐變理之或衍其害有
不可測者民之蚩蚩復何與知子登憮然而曰先生
之思遠哉温泉之成歟猶是蟻垤壞復聚溯溯為利
所驅不足深咎也但陰陽之不順乃是滂而可稽旱
則稗焉朝耕夕溉帝力何有是亦非我儕之燮理乎
余哂而不復言引杖而歸旅舍乃枕流而沐灌頂濯

足被髮而眠羲皇上人莫以尚焉尓隣舍喧以継晷徹曉均是蚊蚋之過耳已子登前燭化記以償焉因需余之記余在山二十餘日奠足記者出山之日拉子登再登乃筆所睹以與焉遂謂之曰不如相與還子之郷就老農而學焉爾子登田子正母弟名榮秀

復田子正兄弟書

本月十二手書翌日達自圓山生僕以十四日游澤渡十六帰于山寺是以裁答遅緩幸勿罪耳前此高崎醫負西谷生使山宗順者致書修禮問以文事一

項因風僕游澤渡宗順云其地酒美而溪鰮方肥果奇中僕膏肓遽然而起遂拉宗順而發傍山田川而入山數里古松偃于坼壁蒼翠與澗水相映磯石濺擊鏘以與鳥聲相答山益深岸松益奇澗水益綠山田川與澤水合而岐焉右為四萬川左傍澤水而渡一板橋以名僕忘之入路益遠山路益峻抵澤渡下村而憩温泉之村距此三里許已到村口路逢游客而三輩各手藥草而徘徊真山中風味哉宗順進而揖乃西谷生也生揖僕而曰某有求于先生而病癈

不能趍拜于貴寓先生無求于某而越山而来訪豈非勇于游耶遂相携而延余其旅舍僕脱劍卸佩而入浴室其室三處温熱夐別其湯黒色石氣殺雷浴之一炊時流汗如瀋恐不利于老羸人不知足下兄弟嘗一游否乃出室易衣始就賓主之位主人酒脯慰勞焉酒信美矣但溪鰮宗順釣我之餌諱耳其地夾隘屋鱗人摩喧猥甚於前日伊香保是故主人館僕於醫師宗貞氏亦其徒也僕忘其族矣其家在小山之顛東南一望山之環而玦處榛名諸山遥拱于

前僕已愛其居宗貞奉其師命樞兼唯謹遂宿焉厥明中秋西谷生懇留故晏起而入浴生乃来晤飯畢而浴飲畢而浴浴而假寐起而又浴玉兎忽升樹梢山色朦朧猛虎將嘷思入雖切生睹余舊相識是以忘帰唯憾病餘不能喪飲耳翌復晏起一浴乃往而辭別焉生與其同游早已留言而行茫然如有喪者乃謝宗貞而帰以路又飯于田子孝所論置書院之地前日相攸中條地非不佳此舉子孝為嚆矢而村之人聞風而奥起者如山惕諸子其志在為化非以

富也且貫邑書院行將成就足下兄弟在焉相率同志以身先之遠近之化何翅郵傳與山中書院相距不近最妙故僕以山田村為主耳其地緫呼曰花曾根不知何義或謂今就泉而擇之命曰曾泉書院子孝則曰雖非堪輿之選環列皆山唯正東闕谿遥與青山相對以青山名之耶遂取青山矣夫峯石之微積則草木殖焉寶藏興焉雷寸之雲積則雨于四方者非山耶亦莫以尚焉院果成使余稽留乎則玄泉混々引而可匝屋滙而可蓄魚山中之相何讓然是

僕與子孝相議已近日將諸子會議以定焉亦事果諧乎則僕輙辭山中而去晚亦在月末請以九月朔為期重九已前應赴田周齋約屬言於西谷生豈可再食言必不愆若書帙游具其前日買一欵段以負還耳須從僕而游者有林童子渠欲從僕於東都僕也孤貧我身不容今復添得一贅弁告但山野之產極易處請勿留意已有一隨跟不復煩來邀耳此日々暮歸于山寺童子秉燭而迎會有餉溪鰮者乃與童子屏人羹之戶外山僧木訥不似惠遠般若湯

尚不許我何況血食僕恐褻畢卓之辱已足下兄弟憂僕莫所不至是故口腹之徵亦復弁告以供一粲山中涼早夜間如冬僕初避暑而來今將畏寒而歸羈留亦久矣紀事各一首其事與文兩奇相副可傳已揚省吾欲效足下所為而續祇待錄故文稿暫留謄後完璧耳萱堂兩荊無恙為僕致意相見非遠講筵客駁匆々布字頓首八月二十日

金澤游記

先是村居士造清暉園於城北牛島余頗與其事焉園有那謨髯菴安唐造佛像因貯佛經數部時々延僧而修佛事是其所私淑也又置奎觀堂摘香軒而募奇書於四方將使余講徳業因作乞言文其中有言不佞其嘗竊期它日募同志而買數畝間地以造一園置書院而蓄四部書於尊經閣而請一老宿以擬教授結社而講業焉別營一精舍置藏經其側而延一知識為導師集佛子以修十二部之學焉唯是塵勞多事宿志久不遂方今葺別墅而寓微意於此尔已而土木功竣將擇日而落焉前月之望忽罹舞

焉乃厄奄成煨塵可勝嘆哉一時風烈家人避烟而逃書籍什物一空掃地余已撰諸聯語額字仡堂室諸記亦且撰思於園記欲不令弇山園擅美於千古焉係附之一太息居士時偶不在南災而帰炎々非可撲滅呵然拍手而曰天公之與善也無是無非唯是廓然無私者歟其復何怨何咎已而謂余曰知不可而為之者丘父耶亦愛非志其再煩先生耳於是遂相攸於金澤之濱焉仲春之朔居士艤小舟以請點卯飯畢而乗至品川下舟暫憇烟肆相携而歩舟

中頗冒風寒腹中不佳舊症頓動強行十數里比抵大森痛益甚暫臥茶店興趣索然杖而才歩停午抵川崎買驛馬二匹而騎抵金川驛而宿翌初二居士為余買肩輿然以坐輿亦復動搖發痛遄棄遄歩下午抵能見堂風景之美何啻陳撒游意始暢捨輿而歩堂下有小店一僧當爐而鬻酒居士為之皺眉渠賣酒而買恥耶將賣恥而要錢耶比至丁家村日尚在晡乃主里正長瀬五家丁本町字俗或省作丁今從其省而修焉主人命膳余與居士腹尚果焉故拉

主人先登夏島出門十數里僱漁舟於野島而渡春潮之退沙嘴如市頗有画致望島則金碧鬱頭可玩少時徘徊其中風景非不美已隔一抹之水来往不便衆議已不合風浪随潮而起乃期明日而還厥明夙起飯畢而登野島々山村中旅行佳節且不識也山與夏島相對而聳相距不一里而巡之復鬱頭但深法見石綠多耳其巔平坦十餘畝樹木不殖知是廢寺之跡或謂山下深王教寺始在山上是或然也南臨海湾可奪而為我庭中物矣自乾位而坤方列

嶂抱海之濱之網罟可以供厨下矣東北大洋萬頃一碧夏島帽島遥為我有為居士計焉山麓可置書院即是山南水北之陽冬夏皆宜其地種鹽則一畝足以充數口之養矣其上中腹平衍闢之而可成紺園因建鐘樓於山椒以報時矣則遠村亦受賜耳如此地理人和勝夏島之孤立遠甚居士喜乃下山而買鮮携帰而撃其美固非常味也主人從旁慫慂竟穆下野島之地而定焉便道游於名寺而覧古物僧顔行著色人物最奇古其它可観急遽不能詳審也

時維艶陽櫻花盛開余嘗戲目秾花帝不必爲溢美
然亦非我好行訪文庫遺跡唯見麦浪莽々喬々焉
爾徒令後人哀耶抑令我復爲後人哀耶千古往而
千古来獨爲居士又難言耳初四東風微雨居士令
主人買二轎而發停午抵程谷先捨一轎歩抵川崎
而宿翌尚未霽一轎猶從余從居士推讓急著草鞋
而先毎憩毎留居士下轎而讓余爲不可而行以抵
品川讓益固余不能辭而乘行僅可里腹痛復發遽
遂下轎而歩痛益不止復臥茶店多時強起而行復

痛復憩遂過未文興文興兒偶患痘瘡不得寛語乃
還所借麻蓑而別下申還家而腹尚未往余爲病故
不觀山水久矣今復如此吁亦倦矣因益修理漫遊
文草遂以此附于後爾于時天明七年也

附録

游具略

余好游而乏給唯有濟具僅無恙爾是以孤劍千里
不願與人偕游則取舍或不同得意之勝討尋難究
但雨衣々疏我肩游囊亦不可放下若擇隨限宜取

慎黙質朴者唯奴僕不伶爲伶爾已有所齎亦有便
宜今録可佩可齎之物以待山水之縁爾
服佩之物貴簡略多一物増一累春秋製衣若袷襦
紬結城紬爲佳品不宜凉纖縐紗新者已後故則易
弊且悪雨露故
袒服二用布若紬不宜袷有汗濕不易曝乾
外被用縐紗春秋皆宜夏日不必著外被俗所謂羽
析也
夏衣不用晒布宜用吉貝若紬余毎用琉球布亦佳

但晒布越布逗影而不堪吉貝即木綿縮琉球布謂
之阿伊佐備
所謂股引脚半連縫者不便渉水亦不兼冬夏之日
唯著脚半耳纏膊用染布製所謂蔑里耶須亦不妨
帶莫所擇褌亦不拘若用木綿者全幅七尺斜裂爲
二余常好用但三尺帶以木綿製長亦丈
韈必用無底有底者病足草鞋不厭捣不則齧足一
日有齧爲數日之患斯二物游人所宜戒勅也
佩刀欲短若不短遭嶮而困必施外鞘所謂引肌也

方藥根蒂嚴恐憂刺也其柄革條卷之不用尋常柄袋本又不利急遽也佩牛佩犢殆類青松唱道然非常在山間亦復行驛路不易省已是故欲短
夾囊如僧家衣囊之制衣裡掛頸囊中收七箸藥物羅針尺韻箋略曆等余每紀行於手摺亦收但要躍金多則自疑使人疑我宜計日計程有少餘況貧如余者
雖有從者錢囊必佩右著錢囊與左刀為衡利于歩行用鄙俗呼做發耶容致者

烟具用有別好此物及摺扇布帨火連子皆宜有副
夏日扇宜輕之則易失墜亦置副春秋余用鐵骨扇亦供護身之警
墨斗之制多品余試用極多今所用如印籠制插其柄而垂
菅笠深者為善淺則不掩斜陽亦不耐烈風
竹杖攜捨而不憂者已捨復思乃求路旁而造
使奴負擔者宜輕便重則多累衣箱二用商旅所攜呼做柳古里者長尺八廣尺許高七八寸裹以油帋麻系綑之結若貫焉用代假鞍挾隧時拴束以負其一實褻衣一袷衣二夏日不必省袷衣一越布衣一外被衣者一袷者一袗者一夏則加羅者一袴二其一有緣者所謂野袴也袒衣褌韈裹以布袱亦是備用其一則实雨衣浴衣沐具紅氈小被蒲團有木枕之中實嗽具及蠟燭即都下所粥懐中蠟是也箱外置油衣之其一從者之用又置無底韈二副備雨也
必有小廚以貯搏飯余用有馬所造竹箱夏日不饐

極佳點心盒二其一實憂魚提燭蠟筒等亦皆用麻系小綑掛而繫提燭呼做小田原者為便
贅之又贅者別備一革囊即呼做革胴蘭是也收詩文小冊游記行程記鳥欄紙小菊紙侏儒紙小研小刀筆囊印篋遠眼鏡打碑具藥物藥則備急丸五令散麩艾附子紫藤蘿根熊膽半夏抹皆不可闕也若不用隨跟則負擔已下皆省藥物亦僅存若有同行各自具備不必相待為用也若夫所謂馱賃帳往來切手等物須備可備有關津之地需路引以往固不

待言也

漫遊文草第五卷終

讀萬巻書行千里路我家以
此兩句為山水之訣今閲渭子
漫遊草至為遊也西極長崎
東北入饒其間名山大川
足跡之所托幾乎我土三分
之二矣至則禊林鬼壑魑魅
之穴棲𪜆但宅魚龍所宮必
窮不究盡焉又必自圖而附
其記之也其山水爭一一奇而
雄篇大作洋洋繞繞而出何
至痛快渭子可謂優得家
家之訣矣今讀其文而攬

其圖乃於二者思已過半矣故不發焉而更與君議擇其最奇者而圖焉

并跋

芙蓉　木雍文淵

東洲　右潤書

三

京都
書林

三条通升屋町　出雲寺文治郎
寺町通松原上ル　勝村治右エ門
二条東洞院上ル　村上勘兵衛

大坂
書林

心斎橋南一丁目　敦賀屋九兵衛
同通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エ門
同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同北久宝寺町　河内屋源七郎
同　安土町　河内屋太助
同　久宝寺町　伊丹屋善兵衛
同　博労町　河内屋茂兵衛

東都
書林

日本橋通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須原屋新兵衛
同　三丁目　須原屋佐助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和泉屋吉兵衛
同　和泉屋市兵衛
大傳馬町二丁目　丁子屋平兵衛
通油町　藤岡屋慶治郎
馬喰町二丁目　山口屋藤兵衛

東都書林

馬喰町二丁目　森屋治兵衛
通旅籠町　袋屋亀次郎
横山町二丁目　出雲寺万治郎
同　二丁目　和泉屋金右工門
淺草茅町　須原屋伊八
室町二丁目　大阪屋藤助
下谷御成道　紙屋德八
同　英文藏
本石町十軒店　椀屋喜兵衛
同　椀屋伊三郎

元政 撰

温泉遊草

寛文八年（一六六八）序刊本

據寬文八年（一六六八）
序刊本影印

草山元政上人著

溫泉遊草

全

溫泉游草序

黃庭堅曰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唫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詩者言志而已矣蓋後世以藻華工拙之論者可謂其末者也雖然有句法有字法未有舍此而能達者焉近

世以詩鳴者草山玅子也師事之竊其精微要玅者狼谷自堅翁也是歲仲春子也物故於谿翁也感悼涕慕而如喪考妣一日探乎篋底得詩卷名溫泉游草幸嘆於手澤之存乃謄寫之又自作挽詩附而為一冊俾余序仍述一二冠其端云

寬文戊申南至日　松庵朴元題

温泉遊艸

温泉紀行

逍遥宇水。晝晩泛舟。下伏見而向難波。八月二十五日也。至暁著楼岸。即日詣天王寺。陰雲竟日。其明大雨。洪水溺岸。泊二十九日天稍霽。而泥塗未乾。乗籃遊住吉。立乎華表下。仰視俯察。萬感油然而興。乃散海濱。遊眺久之。煙雲島嶼。松吹浪韻。言志俱絶。飄飄不知所歸。余故尋墨江。土人曰。在神楽所之後。今則作田。浅沢亦爾。余謂滄海尚変作田。而田復作海。又庸知此田之不変成江耶。豈早発舟抵尼崎。自此駕箯輿行。望務古摩耶之諸峰。盪胸決眥。午時憩于小濱。是處山水可愛。過此里余。沿渓入。峯懸巖削。壁石路磊砢。流水滑滑。如怒如獅。激流如往復返。一水幾乎百廻。既而向山路。超超外降者數矣。山上有民村。稍畦高低。如黄雲片片。各曰舟坂下坂。日勢已竭矣。惟見山峯之間。雲霧如綿如帛。森森如海而已。温湯之側人家為落。往来絡繹。夜坐高屋。渓水激流。如暴雨来。淒淒冷冷。久而不寝。天明開戸。峯巒排叠。盡山多松。其間青篁翠栢雑樹相錯。流水一帯落乎両山之間。余下澗而行數百歩。澗中多白石。巉岩危壁。或懸或仄。還而登医王堂。則温泉寺也。有小牓曰常喜山。方知此山之所名。而依風土記所云。是塩之原山也。或曰坊地山。人惟稱有間山湯山耳。薬師堂側有一院。余欲観之。會有人焉。因而之佗精舎。亦然。乃返本僑寓。而絜其南軒而居。渓聲山色。視聴爽朗。念経宴坐。與精舎無異也。余嘗欲為温泉之遊。人或曰。湯山喧埃。居閒曠者不可暫止。余因是不果。而今適來于此。唯見水雲而不知其喧埃。不知境之轉心與心之轉境。與境與心則必有分矣。君遇家荘。此之謂何邪。

與慧明書

信海書至。知山内無恙。老母益健。足慰遠遊之思也。余浴温泉。月一両次。身心安舒。覺較有効。僑居之舍面山枕澗。流水淙淙。如雨如風。如梵音聲。山名落葉。青松翠栢紅樹交色。白雲時來時去。朝誦

經則流水助梵音。暮入觀則白雲偕無心。有暇則觀瀑布。登寺觀訪古跡。尋丘登亦旅寓之一快也。吾子寂寞之中。讀書消日否。讀書只在兼得皮肉骨也。得文皮也。得義肉也。得意骨也。夫皮肉骨之於人也歟。何如可爲人乎。讀書亦然。三者歟。則非學矣。若初學之人。三者難並得。則得文而樂得義而得意而巳。又須得文而樂。得義而樂。得意而樂。不樂則非學矣。譬如食甘蔗者漸入佳境。但三者要常在乎志之中。而不可少頃離也。要見其志。

則在知佛菩薩志如何。一乘志如何。凡夫志如何。而後取其至高至上者爲我志也。巳是雖余常談。而今在旅寓。不相見者日久矣。此書之中不可不言。不知吾子讀之爲對談之想否乎。

佛座巖記

落葉山下。去橋北行百家武。而得一鉅巖。巍然臨磵。形類佛座。碧蘿掃搖。如垂瓔珞。余以杖縱横量之。三丈許。居民潑膏沃蒔菜於上。而其餘猶可容數十人。余浴溫泉日。時時來登而坐。爲左顧右眄。

上眺下瞰。而後兀然凝神者久矣。童聲欬而側背曰。景久矣。浴次可至也。余從容問童曰。汝睹山之容水之態雲之色。松竹之翠。艸木之紅乎。是真如海之波瀾也。童摳而莫對。余喟然咨嗟而自語言。夫真如海者。澄之不清。淆之不濁。滀雨不溢。飈風不漂。湛然寂然。浩浩洋洋。不可名狀。强而名之曰真如。寓而呼之曰海而巳矣。若夫升而爲天。降而爲地。凝而爲山。流而爲川。動而爲風雷。散而爲雨雪。飛而爲日月星辰。亂而爲雲烟霧露。皆是真如

海之波瀾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也。比之有德者出言成章。諸佛散華貫華之文。隨機所出。如雲之風變。如水之石變。如草木之雨變。千變萬態皆從無心中出來矣。夫真如不動如地耶。地有時震。真如不頭如山耶。山有時崩。真如不變如岩耶。岩有時拔。而但如此岩有天地來地震山崩確乎不拔。亦於此真如乎。何有。余謂童曰。吾欲字此岩乃以真如耶。真如無形。以佛座耶。今此山容水態雲樹之色種種錦繡。皆真如海之波瀾。則獅子背上之

說蓮華臺中之文而巖中之所得也契理會實名
爲佛座乎童竟不答余亦笑而起

樓岸

高津宮裏架高樓遠望人煙勞晃旋野鳥不知王
者迹江雲深處水悠悠

二

岸上樓臺接紫宸嬰炯賺處識窮民如今樓盡岸
空在髣髴猶看登覽人

天王寺拜聖德太子十六歲像

三生衡嶽此重來千載違多塵六師西土靈文新
印地東方鷲嶺始開基幾林寶樹棲金翅一脈王
泉浮石龜堪笑德光孤內院和南太子彼瓜姿

苦雨

江雨滂沱車軸如連朝繫纜此躊躇津頭羈客篭
中鳥海上居民藻裏魚浚渫來猶未足摩醯數
盡可多餘奈何早借女媧手五色補天觀太虛

和端良子苦雨韻

洪雨漂洪水民家汎若舟客憂休暇費童喜愛遊
脩昔境是吾事𨿽雲非霧雖陰晴在天意豈足使
人愁

住吉道中

淫雨揚河水新晴喚海風千山松樹外一路艸蕪
中童獻春茶綠僕供秋菓紅泥塗行未盡何處是
龍宮

舟中憶杜少陵遣興詩而作

地用莫如馬水用莫如舟馬雖千里力未及一車
牛舟能載萬斛萬里濟海洲通達人間志道隨物

外遊庶得風波意亦無溺憂船師大船師逆順
得自由四流絶淺深八風任去留沃焦猶可度神
通本無謀

尼崎偶成

迢遞温泉路孤舟水一方雲間迷遠樹天外憶空
桑獨鳥沒烟霧片帆逐渺茫無心立江海聊復侶
家鄉

路上吟

行程多野趣使我又言詩碧樹午雲影白花穐艸

池名山逢舊識異境得新知前路猶奇絶嶮艱不可辭

九月朔在温泉會小野了愛十三回忌胃一偈賦

偶迎先支在遠水更念之子逃五岳志雨吹聲演與誰俱直取溪聲爲佛事

温泉雜詠

溪聲朝暮雨日夜洗心頭清磬澗前寺疎鐘雲外山煙霞憐痼疾木石愛癡頑高枕臥燈下總非天地間

二

靜居同練若晨起唱南謨禰水絶喧寂山雲非有無半間懸磬室十利掛瓢盂來此成何事浴沂風舞雩

三

暮景温泉寺殊風落葉山人同流水急鳥共白雲還僧舍市塵裡民家空翠間終日溪橋上青巒對我閑

四　詠鼓瀑

鼕鼕是雷鼓霹靂擊岩根白鶴翔溪口玉龍降石門一支掌河漢千岸碎崑崙此響何時已長流本有源

五

瀑布是何響鼕鼕鼓特地轟青空來驟雨白月打更龍級三層浪雷門百里聲銀河惟此處天鼓自然鳴

六　藥師堂吟

金烏沉碧洛玉兎輾嶙峋變現瑠璃界斡旋日月輪七層燈火影十二藥叉神欲破無明病人呼秦越人

七

念郷皆故國有母尚思家水激論般若山空對結跏錦楓非眼纈瑤艸豈心花清夜耿無寐喚童又煮茶

八

遠客本多病養身任不才勞形尋禰盎破屐散崔

嵬塵世思如土青山心未灰温湯若差痾當浴日千回

九

晨霞隔幽谷何處獨分明山色雜雲色溪聲和雨聲眞源人不到嵬跡世空爭秋子包茸露酌流自在烹（茸露謂茶見宋録）

十

九月温泉下望鄉心自勞有莫懶追景無菊倍思陶野衲元踈酒山民豈食糕千峯萬峯上不用更登高

温泉紀略

吾聞昔者天孫未降也大巳貴尊共少彦名命領我秋津洲命憫民夭折始製禁藥湯泉之術大巳貴天性勇烈不遵帝則命憂之大巳貴忽悔恥而氣將絶宿奈彦那便下温湯洗浴尊乃醒矣從是二神巡行海内隨地之宜生藥艸出温泉蓋湯山亦起乎此時也爾後舒明天皇再幸于此孝德帝亦幸焉至聖武御寓有大菩薩曰行基者于時東方世界教主示現此山待大菩薩感應道交夫聞温泉事在舊記不煩悉之余按醫王本願其第七願曰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衆病逼切無醫無藥我之名號一經其耳衆病悉除身心安樂乃至證得無上菩提醫王成佛應化之迹已久矣其本佛卽塵點久遠之釋迦所謂良藥留此之如來也經曰三界我有又曰我常在此娑婆世界夫我秋津洲是娑婆之一州而閻浮提之一邦耳人或曰此山本屬於神祇初未聞有佛也以余視之

所謂湯山三輪鹿舌三神皆吾佛之權迹也娑婆世界既是吾佛之有則此一州豈非吾佛之有乎此山亦豈不屬於佛乎藥師經曰彼佛有二菩薩一名日光遍照二名月光遍照所謂湯山已爲瑠璃光則安知其三輪鹿舌是非日光月光也若夫謂毘盧舍那千手者應機所示之假號也耳經曰或說他身或示他身是其藥師者我本佛之示現而亦一月之萬影也何以知之世尊靈山會上將欲開迹顯本乃先集東方百千萬億那由他恒河

沙等國土諸佛餘方亦然皆是能仁一佛之分身
也如本願經說東方去此過十殑伽沙等佛土有
世界名淨瑠璃佛號藥師瑠璃光如來其十殑伽
沙等佛土豈在所謂那由佗恒河沙等之外哉由
此觀之藥師卽釋迦之分身而補又藥師之權迹
也矣達人大觀靡不圓融世人不揣其本而見其
末夫惡知其所自出也乎

寛文乙巳重陽日霞谷山人艸

温泉再遊

留別慧明　有序

乙巳之秋始浴温泉有効。余常欲再游望馬峯不已。只爲母愈老而無復兄弟之代奉養、未果矣。丁未之春。家兄以休暇而自江左來覲。因告馬山之行。母欣然而許。乃以仲春七日首途於此。乎語慧明曰。詩不云乎。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況予弟乎。予其爲吾勞之欲。宣其意而矢詩

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白首悉吾老。四海皆天

倫同然。帰孝悌。謂之無懐民。吾法慈悲如。與物自爲春。浩浩乎等海無我亦無人。此道先天地。儒佛本同塵。我尋温泉路。去欲浴病身。留君託我母。惟爲君孝純。若能事供養。福與慈尊均

馬山途中吟

一錫飄然思不群。千峯万壑鳥蹤分。心望有馬山中水。眼入生駒嶺上雲。俯見城荒何所感。宇治里舊又無聞。風煙未解諳時俗。自是古今天地文

旅店有餓狗羸羸求食。余憐之。令僧與食。狗

五蘊盡時百藥空。可憐命葉落春風。世間誰識返魂術。泣立塚頭思少翁

其二

因師間奏沒絃琴。滅後何人知此音。霞谷山頭空手立。蕭蕭涙雨濕寒林

其三

雲路隨師幾往還。多情何日忘容顏。哀猿護我斷腸事。忽把楚山移草山

其四

風流開士骨猶香。四十六年夢一場。冢上斑斑竹

篤雨。木人不女涙千行

其五

關門深鎖一丘中。不許雞鳴無客通。身後聲名餘翰墨。讀殘燈下思忡忡

其六

月下梅邊骨肉親。訃音落耳涙沾巾。鷲峯台嶺道遙地。佛孔老莊師故人

其七

正法花開教主春。度香橋上月孤輪。終焉一句各知否。來往千生幻化身　度香橋在霞谷

悼霞谷山人詩并序

霞谷山人者、許洛陽之産也。姓菅氏石井、字平丞。名元政。以俗名爲法名。少而有文武之器、人皆賞焉。長而在江左、仕彦根之城主矣。年二十六、辭五斗、剃落結廬於草山之霞谷、精修苦行于茲有年矣。性多病而不好繁雜、閉門無逢世人、每所相從同侶五六輩、共塵外之士也。于時予在深草之很谷、亦藤杜太祝某初謁師矣。予清貧草廬僅九丈、資貝亦可識也。師不卑之、時時來敲弊戶、煎茗俱樂、不言而終日、不曾譚世事、與來賦詩詠倭詞矣。如此相親既久也哉。寬文丁未之冬、師嬰恙、踰年不愈。戊申春二月十有八日、寂然乘化矣。春秋四十六、臘二十一。夏葬于霞谷練若之西、稱心之南軒、是師開榛之地也。塚成而栽於竹三竿、蓋以宅日遺意也。舉世甚惜焉。終焉之一句、止常住不滅之意旨也。嗚乎慟哉、不知西東也。於乎數日師恩、何以謝焉矣。聊以蜂腰七首、恭備牌前、蓋換七七之炷香者也。伏冀　精靈笑納之、尚欲結當來之因者也矣。教下生自堅眾泣百拜

即走來搖尾啾之

狗子何羸羸毛長骨連皮、佛性不須問有無。可自知。以我法喜食、今日救汝飢。非思鷲子施、只發一念慈。既有微因在、佗生或追隨

旅宿有感　四首

三界是一心、隨處得所止。譬如海底魚、來往皆在水。

一心是三界、何往不自在。譬如天外雲、去住俱無礙。

三界融一心、方境何所隔。譬如水面水、得春沒蹤跡。

一心亡三界、無處所不會。譬如空中空、畢竟無內外。

六甲山者、昔神功皇后征三韓後、盡聚兵器、瘞之於絕頂之處。夢翁所謂六甲山名童子知、六甲山故知者稀是也。

兵是凶器不可舉、有時用之復何去。神后昔日征三韓、終聚兵器瘞此許。自是山有六甲名、示天下

不復用兵擧之措之各有道。一張一弛濟蒼生、肖次有山高且幽。須弥鐵圍不得儔。若能於中埋却去百萬戈矛曷足憂

馬山即事

多病重來落葉山。夕陽樓上對孱顔。白雲緑樹皆如舊。一帶磵流廻石間

同遊僧和云

一澗清流分两山。白雲幽石暢人顔。如何疾病侵身上、不爲風光向有間

再次前韻

野人性僻愛在山。毎遇峰巒便破顔。身上病非心裏病、病來笑卧白雲間

僧又和云

始知仁者樂雲山。此地更看微笑顔。三界之中爲我有、隨時不厭在人間

又次前韻

生死海中法性山。維摩依舊示衰顔。誰知廓落毘耶室、三界未盈十笏間

僧又和

開士再遊功地山。山容相對舊時顔。温泉未療煙霞疾、心在横峯倒嶺間

又次

醫俗元無若碧山。石泉洗出本來顔。當時療可疲權葦。猶恨不令遊此間

僧又和

扉室寥寥齊故山。幽吟未肯對凡顔。蕭然風雨朝還暮、古寺鐘聲雲水間

又次

一笑高吟飽見山。讀君詩句更開顔。拙黄對白兒童事。莫取聲名落世間

僧又和

新晴何日上名山。處處盤桓慰病顔。隔澗遥知有靈地。一橋長跨两山間

寄山中諸子

出山二十日。風和景暖、宛如三四月之天。心目所觸、靡不快暢。惟以老母起居爲念而已。數日之項將

帰而面諸子。余須毎月以時互詣堂下問候左右。此予所望於諸子也。依力之帰寄数字。儀風悵然

仲春九日

偶作

馬峯偃蹇勢嵯峨。中湧雙湯治百痾。山頂泉留夢巌偈。社頭杉記頻阿歌。孤雲含雨檻前落。旅客渡橋塗裏過。洗浴帰来無一事。考槃在澗碩人邁

ききしにまさるあり湯のゆけふりたちまさる
日ごと雪ゆり風わたりてはみねのほとりにや

らいくわうて百なりにはきぬくもや
とりかる家のそれにハ共さるまなりそこまでよ
山よこをれくいをおりし給さまやとりぬ
わくるかわしらんをり曽ゆ　出る午の時
そうりよりわ光ふりの坊か家しくえ
かをしぬきわくあ御ってまひしおま
こら枚くへをたおりひてよわぬ
わり湯やましの風わくくらあわめま湯しく
やしなきさいかなのさくらて

ふもとをぬける宿やまれてなしみちくぬ
見てくやいぬかんきうりや宿をくつかん
かしいくるさとれりまもうわかく
あるさとは雲のいろこそわりまやすく三名ぞを
きなとかりかんらして
文あり人をかきれてはゆりすなとさなよ
星八ツとかりり枝はゆ
わをよ宿まわりことをそまるかまる雲のかるか
こねりやわやハ折まな

偶有示儒釈餘論者。讀了有感于懐而作

痴人排釈独空苦昧者。乃儒徒自労。縦取太千傾倒去。何曽於佛損纎毫

からうちくそふいきれぬ文書からちりたえ
さらしらりかくきそるはうしよおとか
しこえまんとおへとかり雅さしいはく
ゐをわ波ろそいつくとゑへ八十一日なり
いはりいるくみりりてそかまし三月のて
まもうらあうるく八さそすりまくらしき

りやまして目をおしひへさへさへわれハ
そのみちしなりけるをとらきさらしいゆく
ゑさしける岩のおかさして
岩やくされなをなておらしたりれのほり
社頭めくりありきて般若法師この山をこ
らりて杖をたてしつかしよふる杉をらひ
いそうよみけり
いそ杉もくわり海の中すまりしられていまそ出
ゐりとさのかわの杉杖

あらして徹をはしいふてかされハ猫踊ゑ
と称をとしいかり布もしお縁さらひて
えたしわれハ未代よ加持の岩涙とるらりかひそり
やなみてゐのしらん

金剛寺即事

入門塵境絶開戸衆峯分馬岳春天雪鹿山日暮
雲客稀如避俗僧老自離群不軸芬陀利妙香幾
歳薫

佛座巖 并序

馬峯之間有一盤石其狀似佛座上有小峯勢
見光燄余嘗一顧而愛之甚遂名焉而爲記今
春又遊于此盤座依舊巍然自感而作詩人雖
或不解而石其點頭耶

法界有盤坐群生見不知獅王難得載力士豈能
持華藏未爲太蕪迷猶是畢堂堂舍那佛到此若
嬰兒

題別峯慧照軒

高低細路長曲曲入山房檐滴千松翠窓含萬岳
光半間開佛座一室掩禪床坐了孤峯上片心照
十方

次韻寄慧明

氷雪温泉下餘寒雨又風鄕心春夢裏旅況暮吟
中澗谷唯聽水烟雲罕見空猿啼巖洞靜夜月轉
朧朧

湯山紀事

仁西重開湯山乃造温泉寺待四方人且剏三院
蘭若院安僧徒施藥院設藥物菩提院歛亡僧其

蘭若院者今阿弥陀堂是也施藥院今有若無昔
提院已廢其舊跡乃在温泉與鼓瀑之間

愛宕山

藥師堂南有一崇岳曰愛宕山登覧則四山献翠
上多巨石足可観矣土人云是山移愛太子天霽
遠見愛太子峰

毒水

愛宕之南有地獄谷谷有池又塩水也池西數十
步有毒水衆鳥誤而飲之則殞虫豸之類亦爾側

有小塔婆誌之

温泉再遊終

日蓮宗御經書籍製本發賣所

京都市東洞院通三條上町
平樂寺村上勘兵衞

御用書林

松原秀明

平賀源内 撰

風來山人春遊記

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東京刻本

據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

東京刻本影印

風來山人春遊記

東京　文永堂梓

春游記題辭

東都鑠頼瀬也巨擘曰陳奮翰。嘗與余爲忘筵忘飲近寄示所著春遊記。余迺與烏亭焉馬吳足齊延命。桃栗黴久輩致詩之餘暇。相會而讀之既卒業。則相

與歎其能以古文辭記褻矣交矣之猥談。非我輩所嘗著唯以四角文字記減灑瑣者比也。又歎中洲歌妓猶感三叉高雄之靈其遊精如漆。非復北洲傾城如嚼雪花紫者比也。又歎其侍客

悠々緩々。踏青看花。非復初夜已過更告後夜者比也。奮翰嘗謂。兆南二所之外。間有美者服飾既麗。興趣又佳。市井蕩子時々。擊鉦于中洲。拔幻于甚左坊。余未嘗信是言矣。及今讀茲編始知其非鼈皮。故題諺辭於首。且略加批評。以傳同臭云。

乙未四月望　寢惚道人撰

傑洲書

○先生名國倫稱源内風來山人其戯號

○用漆彫開語妙

○用周禮語迹不見痕跡妙

○此有激而言即鄉原德之賊也之意

○信然々々

風來先生春遊記序

吾風來先生嘗謂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倫也。吾斯之未能信矣。及今茲先生出遊而歸。始信其無隱云。蓋先生出遊者凡旬五日。其間阮籍鄰家之與。謝安東山之遊。亦不爲不多矣。而先生與二三子而無隱焉。則與世之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者。豈可同年而語哉。孔夫子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先生

○玉斗嫉忠讒、錦却見其面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蓋先生錦心繡腸、言出乎口而成文。間者聞其乞二三子説出遊間事、纏纏數千言。纍纍乎如貫珠。小子素乏紀讌之才、而至於竊聽炊忘箸筭、廼退而録之。因名曰風來先生春遊記。亦唯出乎先生

○諱國惡出左傳諸得有之

○當是奉有巣氏正朔

幸八之知其過矣。八或以不諱國惡罪吏官、小子所不敢辭也。

大通巳亥春三月

陳奮翰撰

風來叟嘗作記序

阮籍陶潛輩壹自娯者乎。有京平安城者、石於是説焉。逃焉僕擇著笑此春遊自始自在昔、放狂敢攝其志機之潔白。便飲之淸露而土以鉛山

乎。我乎放蕩乎懐抱世之材、不能伸。當時胸元之痛癖、澀而如植。病痴然、擲卻手筆、不再説焉。朝放浪小湖、以唄謝月來、夕自摺屈以吟白雲適、胸襟而治、謂乎於是語

其者他為國書曰放屁論。曰痿陰隱逸傳。曰天狗髑髏鑒定緣起是也。[illegible]動閑之以為滑稽洒落之贄抵而惜哉余為源深悲之也。何若源內自號狂者在此等之為

則源內出奇計。由傳口碑得譽于今。畢竟其狂言語之遺焉得為杜。方價得帝嗚呼有司之按摩不能見於人使令有財出者為権柄酬錢源內者也。今也誓作誥刻書乎

生之出於頭盛者士之京遇原賞為小技為偶挨序除置以薫蕕之消肝云。通客三年秋八月鈍詭自識王子烈育亭之水涯

酬多道士

風來先生像



風來先生小傳

姓平賀名國倫字士彜通稱源内號鳩溪風來山人天竺浪人福内鬼外紙鳶堂皆其戲號讚岐人世仕讚岐守松平氏爲茶道源内天資穎悟夙以神童稱焉與角遊崎陽學蘭書兼修本草業成乃去至大阪説豪商某教砂糖培養得巨額之利既而自意大丈夫奏偉業非大都會即不可於是拂袂而起赴于東都先入京師觀察土地風俗其滯于此也遊島原妓廓與三井三郎右衛門競爭驕傲云既而東下暫駐駿河府中訢惟講蘭學與本草叩門者無數矣居半歲餘一旦爲府吏所嫌疑乃去入于東都遊田村元雄門學物産學無幾

博出藍之譽遂爲一家以來種人參製火浣布作電機等一新江湖之耳目於是名聲大振都人名士皆慕之爭與之交率成屈其博識云源内歎幕府醫學館之徧漢法欲破其陋習則開競習會或設本草會以諷之醫官不悦極口稱異端將有搆讒源内曰鼠輩不足與俱宜謁貴顯有計畫

則得好介內謁閣老玄番頭田沼氏呈封
事且說醫學館可改革傍請以自製火浣
布爲米廩防火之用具以發諸侯防火隊
田沼氏閱其封事心或恐源內之有異圖
乎。皆却之源內於是察宿志之終不可伸
慨然不再言醫事與本草。專注意通商。變
來往于崎陽私營貿易於海中獲奇利曰

大焉。後住神田橋本町設立鍾山會社募
集同志事半道而頹崩則大歎曰否是經
百歲以待價者也自是身委游冶事任俠
其暇驅筆戲作諷當世矛鋒醫儒以遺
鬱悒一旦有事殺其僕罪投囹圄公裁得
宜遭赦没幾于病而死葬淺草區橋場總
泉寺。

道士曰。不得士之志於當世者莫世無之。
而皆多不幸斃死於槽櫪之間終不能伸
異材如源內其一人也當時幕府若採用
焉使其宿志有所伸則人文之進豈不獨
醫術與本草而已泰西之文物靡然雲集
雨注可以盛文學可以張軍威可以育人
材可以革制度可以一人心可以定國是

如此而不急雖一二在窺天下者豈見社
稷瓦崩之變乎一夫夜呼而秦亡矣況於
剖賢士之腸使不得言乎又況及公議輿
論者乎敢問有司聽余言塞其耳乎將傾
之乎

明治十四年六月　處士　田島象二識

○道士曰陳奮翰者風來別號此記假託他人寫俠味所謂英雄欺人者

○起得有力世俗所謂春服茶𤇆毛生者

○調高格正直凌陶謝

風來先生春遊記卷之上

東都　陳　奮翰　著
同　　朦朧先生批評
後學　醉多道士加評

暮春者春服既成風來先生乃發浴沂之興以三月初八携一友生浴乎箱根之溫泉其出門詩曰

仲尼昔聞居數子各言志獨有曾點在

風来先生春遊記　上　一　弘令社梓

○似字妙晉人語氣

○結句出新意妙

○一下無足字

發言撰自異飄然詠歸趣夫子爲歎喟

荷蕢過門者還似知其意余亦遇暮春

胡不慕高致雖無童冠携且欲到處醉

遂過品川而西者六七里經武相之境信

濃坂可十四里至箱根溫泉處其間皆蒼

茫田野無足言者自信濃坂而西稍有山

色之可賞亦唯堆藍凝黛彩霞戔戔兒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風来先生春遊記　二　弘令社梓

○再下無足字

○惟其字着眼

○堆藍凝黛彩霞戔戔不足動其高興則知其意在溫泉鄉而不在白雲鄉也

○道士曰顏厭亦何等風流來馬上暗恨不能爲于新婦

松奇古之間則亦無足動先生高興者惟

其人小磯民家借馬時也見有一少婦頗

美丰容既出先生馬上問其人曰嚮者美

而艷者渠何人曰隣家新婦布裙荊釵髮

如飛蓬何以得稱美而艷也先生曰不然

天生麗質固不假粉黛安知西施在虎前御日

大磯時不云云也遂賦一詩曰

遊子元来越大夫、扁舟帰去五湖陽、今朝忽見傾城色、悔聘西施嘗献呉、
紫山脩之 □□



風来先生春遊記　二

弘令社梓

○先生想当把此尤物不然何其知之之書也
○道士曰笠森阿仙為京師人偶欺馬丁諸語余豈吹飛其法螺乎

西施自惜老、幽閨愁見花間落照、微鶯語弄春、春欲尽無曾郎、更問大磯。

既而語之曰、丙申之冬、有一尤物自京師来、東都開茶亭於谷中稲荷廟畔、名称阿仙。於是声価大起、都下之人皆若狂、伝真写照往々而出、遂至於為掛幅以相問遺焉。而今視彼新婦彼殆不及矣。其人微笑

○発長子之歎、於此等瞥見大瞻遁朗
○道士曰此詩寫出二艶女之序

先生又問曰、吾聞温泉有私窩子、何如。曰、嘗有之矣。今也則亡。先生笑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此等言笑、僅慰其索莫。云温泉蓋在丘嶺之麓、絶澗之上、総計七処、客舎各有自成聚落、山花競発、幽鳥争鳴、至之明日、先生出宮下之客舎、而散歩行吟一詩曰

風来先生春遊記上　四

弘令社梓

壷中天地闊、雲物又看新、屋架丹丘上、橋通碧澗濱、霞明迎二女、花媚送三春、正好為劉阮、桃源却問津
擬道人題 □□



○錯綜武陵天台真妙

○道士曰徐々見首恰識字故眼看

○道士曰如女言不知者浴客所謂氣取

○再惟為常套語何知情巧戲雖然為人俟者豈如斯

○真是佳趣

○寫得如畫

層樓處々倚嶙峋兩岸桃花照眼新似
是武陵源上地不然應値赤城春
已而忽見店上有二女如識先生者乃問
從者道士曰風来之從者曰君等何日至此山中何
以消閑從者唯為尋常應對而去既而先
生入一店觀湯本細工二女乃追先生而
來謂其從者曰妾等今將浴木賀君等豈

風来先生春遊記上　五　弘令社梓

無意乎目挑心招有雲雨態從者猶為尋
常應對而去既歸客舍則先生謂女生曰
二女有情吾輩豈得不為晨肇乎乃口號
一絶句曰
遥向武陵迷路回還同劉阮入天台挑
花流水皆堪賞且喜長逢二女來
遂命從者守舍携友生而去渡橋而北者

○道士曰始見其化皮

○道士曰風来之喜可知

○寫得委曲

○道士曰脱羅襦時風来之顔

○雅嫻於禮節色如何

○五字妙

○道士曰終始能欲男女擬別歟余不得傑證

○一層妙

○亦委曲

○道士曰多情哉

半里許路轉曲折而外遥望山腹猬者二
女飄々乎旋烟霞間先生拍手而喚之二
女則佇立以竢須臾而及之氣息喘々然
二女乃勸先生吹烟以已烟管合先生烟
管相呼吸以傳火傳火之間暗動煙管以
挑先生者數矣既去則緣幽蹊或傍丹谿
百歩許至木賀投浴舍二女急解寶帶脱

風来先生春遊記上　六　弘令社梓

羅襦而浴焉先生雅嫻於禮節則不欲男
女無別故待其浴畢而後敢浴焉二女亦
翶々泉上而待先生浴畢先生既著衣則
二女笑遥指舍外人家謂先生曰妾等將
憩彼處君等請俱出憩焉先生諾終辭浴
舍相與出至其人家至則見有二女先息
豔於所其與俱者聞其稱呼似是姊妹又

○自是天仙語
○道士曰不啻有死花亦有解語花
○多情々々

見一老翁古貌可喜。先生且賞其地幽邃
且歎無酒。因吟一詩曰。
木賀泉上地仙家。瑣樹枝頭正有花。但
恨不携一樽酒入。閒安得酌流霞。
所與俱二女聞之謂先生曰。大官無薄曾
酒。請分妾等所齎。先生謝其厚意。二女乃
謂老翁曰。叔公宜侑所齎酒於大官矣。老

○亦寫得如画
○呵佛罵祖手段

翁欣然出一瓢。備盃盤。已先飲。献先生。先
生既釂。屬少婦。少婦既飲。酬所謂友生者。
友生醋之。於大婦。献酬交錯。先生既醉。二
女乃謂先生曰。妾等有簞食。分君等。以先
生又謝其厚意。且自戯曰。一簞食一瓢飲
吾今而後知顔氏之樂矣。乃喫飯。如雞卵
者二枚。喫苦茶二碗。既而又口號一詩曰。

○大是佳趣
○道士曰縦佳人之顧使風来而如此況今之鯰公乎
○可恨々々
○何等妙趣

尋春深入赤城霞。山上遥看仙子家。二
女相邀情不薄。玉壺傾盡飯胡麻。
二女謂先生曰。屋側小溪多蟹。妾等将戯
捕之。君等豈無意乎。先生乘醉許諾。乃拉
所先息二女。彼曰。妾等為採捕。公來不得
相從。遂別去。穿屋後。則小溪潺湲。為鏘金
鳴玉之聲。於是各自轉小石。獲蟹者無數



○道士曰二女暗洩婦心

○多情娘

○奇趣不凡

矣。傭則籍草而坐、枕石而卧、興盡將歸則採蒲公二女亦至、所採之蒲公不盈頃筐、乃謂捕蟹二女曰、卿等有大宮相助、當多獲蟹、如妾唯與小姑俱、何以多得蒲公。意蓋在諷先生焉。先生因誦示一詩於老翁曰

蟹螯捕罷對山翁。忽憶平南長史風。何用讀書爲下物、歸來堪拍酒池中

○亦一層妙一層

○用左傳語妙

○道士曰用愀字自憾其非我也

老翁謝之、既而捕蟹二女謂先生曰、山上有蘆湯者、妾等將往浴焉。大宮豈無意乎。先生對之曰、予嘗聞功著而未浴、豈敢不唯命是聽。於是捕蟹採蒲公四女及老翁爲一行七人、閧然而去。復嚮路歷底倉、而南入岐路而左、採蒲公二女臨岐愀然而

○愈見其多情

○問辭妙

○約歸將過飲理之當然

揖先生曰、妾等不堪春心、姑託採蒲公而來、不復得相從。遂將別去。先生問之曰、卿家住何處。二女對曰、妾家爲賣酒家、在宮下。先生因約歸時過飲而去。遂踰峻嶺、度絶壑、可一里、至於蘆湯浴焉。更欲觀大小地獄、忽見遠山出雲、風雨將至、乃相促就歸途。途買竹輿四挺、各乘之歸宮下、曲折

○此及後首比崔顥長干行、青出於藍

○亦見其多情

○道士曰亂云

嚮岐路、可百步、果得賣酒家。乃入而飲酒酣、先生取別時語、而成二小詩曰、

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溪南。溪上山花滿、
花香使酒甘。

君家住何處、妾住碧溪傍。溪上花深處、
春風吹酒香。

遂大酩醉。及黄昏各歸客舍。云是夜捕蟹

字何老耗乎
〇道士曰因淚數行下數字用自記鐵函哉
〇與是悽婉沈鬱
〇道士曰前詩至是歸盡情何等浮氣漢
〇道士曰此婦是不良何知韻竊食乎
〇以下數首訳俳諧者創見擎

二女來告別曰妾等當以明日歸家今朝
邂逅大官明朝爲參商悲何可言因淚數
行下先生贈一詩曰
朝來攜手樂新知今夕那堪生別離此
別經年難可遇好因雲雨寄相思
其明日先生謂友生曰昨日酒債不可不
償乃相攜而去至賣酒家會郎人亡適

償酒債且貰酒而飲酒間大婦語先生曰
昨者宮下別大官時妾偶得一詩此實俳諧雖
巴渝不足以汚清聽乎敢請潤乃取雲
箋弄弱翰曰
東風吹百物亦未盡知春獨在銷魂樹
還同薄命人本是俳諧令譯爲詩其辭曰茶俱奈呵㵎呵儻衛馳跋阿思婆鄙彼奈幾

見才思多々益辯
〇用司馬遷語妙
〇國語鄉言卑鄙
〇道士曰因辭理之當然呵々
〇在五中將千古好色家但宜乎先生擬其詠也
〇佳趣

先生誦是詩而稱唯々否々援筆書一絶
句亦實俳諧蓋先生素不好俳諧故不工而今强爲之者以此方婦人小兒所好
且易解也餘做此
沸没泡骨礎雍决璉破古年能褒通砂
薫囉
大婦得此詩欣然命小姑爲先生行酒因
沈醉而歸其明日友生者有事故將歸先

生謂當告別於酒家婦乃代友生作留別
詩亦實俳諧五首酒家大婦名阿鄉因分遠早
都散滿五字各冒其首蓋擬在五中將八
橋之詠也散滿國語男女通稱蓋相敬之
辭焉爾曰
遠問宮下春花遲春未來還愁歸到日
更向別人開本是俳諧令譯爲詩其辭曰遠楚雞俱羅古々縷延

○亦佳趣
○道士曰有情則豆泥捧無情而幸月
○奇思

骨芝帝嘉
邯哩傑哩

早入烟霞去、山中長問春。遇花終不折、同上其辭曰早俱雕嘉理
恐似無情人。都意仁難越羅諦茂兒羅

隙哩

都外偶逢春、惜花情更切。慇懃巖上樹、
枝低不敢折。同上其辭曰都土俱斗茂難越羅字乇腦達夜馬早

俱羅

○善写梵謡意亦自不俗
○亦佳趣

散歩試尋春、春遅堪想像。預知花發日、
春心始駘蕩。同上其辭曰散俱非與理能究哥奈瑠羅芝越楚坐

久郎

滿地春風動、山花尚未開。非関氣候晩、
應待主人回。同上其辭曰滿圖非兒裴安哩耶波古年裴越楚坐

俱羅

遂從通友生手書是詩、乃相携再至婦家。



○此亦金莖露相如渇可慰
○以三小盞為不足自見其酒人

會其郎人尚未歸。先生乃就賒酒且語大
婦曰、友生今將歸故來告別。大婦欣邀、自
起探廚房、携一玉壺來曰、此是郎人所蓄、
今辱見告別、故以為別酒。先生與友生謝
厚意、遂飲之。其味佳甚、而恐使其得偸香
竊玉之罪也、各僅盡三小盞而止。既而友
生者出嚮詩於袖中、以贈大婦、且語之曰、

○道士曰支生此是情事之提燈持

○亦見名情且懸

僕近從風來先生學詩纔知拈平仄則已作誹諧

纔知纖兒越發伏乞笑而置之大婦誦是詩而心

知其情先生而作者也情殊鬱先生矣先

生乃戲之曰卿不可無送別之作者得賜

佳篇吾且使支生更宿一夕矣大婦笑而

不答遂辭歸客舍席未煖客舍主人持四

疊牋疏求曰今賣酒家婦持此來託僕曰

○亦是送別詩

○道士曰謀乏欲得大可得乎

樓上貴客鄉飲妾家歸遺此紙謹此完璧

先生取而視之中有一詩亦作誹諧讀之則送

別之作也曰

朝來風雨至庭樹失殘花開落尋常事

只愁無客過末是作誹諧今譯為詩其辭曰客兒茶菲是兒輩必覓

孟鄉橋發喃廻阿每

於是先生歎其才思而憐其多情云既而

○叙地勢而其人自見文章妙

客舍主人紹介見一老翁於先生先生見

之則日者浴木賀時齎酒者也主人爲敘

其爲人遂請爲作一小文先生乃許諾援

筆為之傳而與之傳曰

倉橋翁字源兵倉橋其姓塔澤人也夫

箱根溫泉功冠于宇內是以遠近來浴

者四時不絕故多客舍其地帶懸崖臨

○道士曰飄然而去宇應壺中天地愈見翁之地仙

絕澗宛乎桃源壺中天地不啻矣翁生

長乎其中以愚直稱焉恆以釣漁為樂

無擔石之儲晏如也客至則不問知與

不知就其舍而語語往々雜諧謔或相

贈以魚人飲之酒則輒飲是以遠近來

浴者莫不識翁焉翁則有時乎飄然而

去訪諸相識於數十百里之外留飲者

○亦折數而云

○道士曰。突梯滑稽。

○道士曰。求祿招見淳素之不平。

○贊語亦先言地勢而次及其人。是法。

○此處用没緊。

各三四日。每數旬而歸云。其地嘗罹災。翁亦不免。人不堪其憂。翁也不改其樂。乃飄然而去。過諸相識。諸相識者聞其罹災也。皆贈以貲。營草堂云。嗚呼流俗之人。相欺以求利。而利亦不得。突梯之士。相媚以求祿。而祿亦不得。翁則不求而得之。不亦奇乎。余既來浴温泉。得與翁相識。又因客舍主人。得悉其為人。因戲傳而廣之曰。

贊曰。箱根之山。勢秀氣靈。爰有七温泉。愈疾延齡。産生異人。姓曰倉橋。直如史魚。飲似劉伶。

於是老翁及主人。喜而抃舞。如得天球拱璧也。先生且問老翁曰。嚮者二女呼吾子

弘令社梓

○要無結收。雖結。文章有生色。

稱叔公者何故也。老翁對曰。僕與渠固無葭莩親。渠唯以僕之老。故呼為叔公耳。

弘令社梓

信陽游子

花月漁夫
花間道士　校字

風來先生春遊記上畢

風來先生春遊記卷之中

東都　陳　奮翰　著
同　寢惚先生批評
後學　醉多道士加評

時歟明先生感冒發熱。不得洽温泉。連服敗毒散五貼。少安猶不得浴者二三日矣。先是東家樓上有一婦人頗美貌。時々推窓與先生相戲。亦有友生在焉。先生以是僅慰寂寥。當此之時友生既歸去。又以疾不可風也。閉戶牖如鑿室。則無復慰寂寥頭。茲岑々然。日巳下亭午。客舍主人忽報有一佳人自繪島來。先生驚曰。是非為我而來者。若為我而來者。則是必出友生之惡謔。若果然乎。則妓必是望海亭阿松者也。阿松者余日者小田原所邂逅也。主人

○起用經語有力
○道士曰風來以淺已著實為美貌卓下可恨
○追叙決妙
○何等妙思
○咄々怪々
○道士曰未聽接何知其要從既以惡謔見之自惚亦甚

風來先生春遊記中　一　弘令社梓

下樓而問之。果友生所致也。唯妓非阿松者。云爾既而佳人凝粧上樓。先生乃故避席就客位。佳人自叙曰。妾深川仲街紋妓阿光者也。今日御桂川國手與其甲生曰友之命而來侍先生。妾既無燕々似花之姿。又乏鶯々待月之情。恐無寵於先生而席二君之命。且取笑於前魚也。願先生憐而

○燕々唐張祐妾想當有美色。鶯々崔氏女。其有張生詩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事頗似綽妓

風來先生春遊記中　二　弘令社梓



表而出之

〇道士曰本年六月漫遊中之
道士一般同病可憫々

〇代性之浴可怖

〇道士曰情雖可抑奴東西難

怨焉辞色清婉如幽蘭（道士曰過賞甚哉乎）於是先
生既起繾綣之情（道士曰過賞之根據）雖病哉為呼
酒強自飲且飲阿光唯以遭渇密之時不
得聞其弦歌之聲是為憾耳是夜先生謂
阿光曰吾病矣若有犯禁忌疾必漸矣卿
其思諸阿光笑而不答既薦枕席玉臂可
枕朱〇可嘗然先生以病之故抑情不敢

抑何

〇所謂遂之則怨者

〇真盛唐詩

〇結句妙幽憂之意溢乎言外

近之比及三更阿光起而倚欄愀然微吟
新歌二闋曰
青樓桃李斷腸花坐見王孫不駐車愁
倚闌干試長望函山無處不烟霞（本是歌謡）
今懲為詩其辞曰遠毛布痛羅察爾波古年遠密禮抜阿須美袁々羅怨野馬
捷南　機

其二

〇亦盛唐

銀鞍白馬去翩々已過章臺楊柳邊愁
捲珠簾倚繡戸鳴箏坐吟想夫憐（同上）其辞
曰遠毛布痛羅察爾志彌尚耳爾茂雑烈勢計牟喃葛遂天察牟沙阿哩
先生聞之而笑曰卿豈歌青樓怨乎盍唱
姫人怨服散遂裁姫人怨服散二章而與
之曰

〇亦不下中唐

還丹九轉已將成無奈姮娥竊藥情若

〇亦開元天寶以上

〇道士曰亦是自惚

〇道士曰妓勝温泉功百倍

〇道士曰酒家婦擬卓文君妙

道仙家嫌婦女鳳臺那得鳳凰鳴

其三

巫山此夜雨初晴何限高唐入夢情無
那偲郎耽服散窗悽空聽曉鷄聲
於是阿光知先生實病且愛其才情云其
明月先生疾已愈乃携阿光而過溪南賣
酒家賣酒家婦頗有文君自絶之意遂長

○自家見不復相管意

○思醒筆之何等才氣

吟一詩歌辭曰

昨夜遊子鼓琴心今日佳人興自深誰

識當壚小家女相看還白頭吟本是歌詞所謂

宇都禮婆波留斗古爾於孟布 天窓差字勢武毗葛帶奈今羅爲總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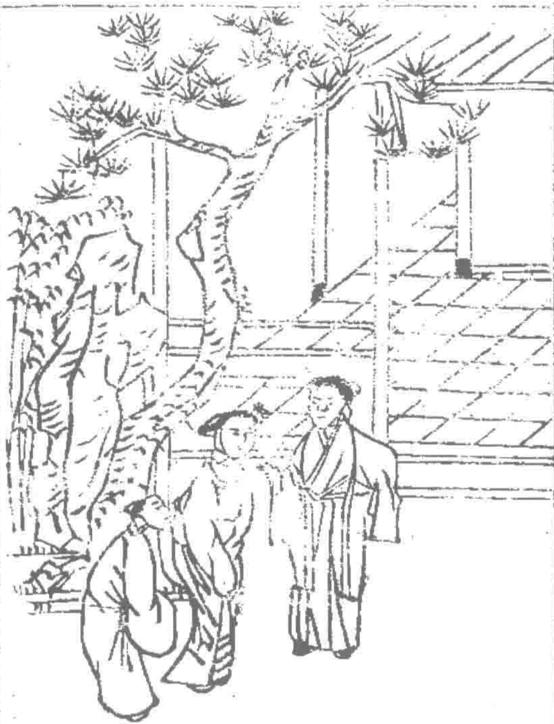
先生爲之興益發痛飲不啻累一斗是夜阿

光醉甚而恐失先生之心也不敢失容儀

從容語先生曰妾近嘔血爲醫人所戒酒

風來先生春遊記中　五　弘令社梓

司馬相如
未倦遊
風流已與
鷫鸘裘
今朝更醉
臨邛一曲
能使文君
賦白頭
杜[illegible]



○道士曰暗泄妒心風來而拈在此病痴情可怖

○所謂近之則不遜者

而今以侍先生之故不得不飲也先生因

戚顏曰嘔血爲病多因思慮過度幽鬱不

伸不知卿有此疾乎將爲情郎自困乎是

則勿論已豈爲我一日興傷卿百年身哉

請自明日而誓不飲矣於是阿光知先生

之愛已也待愛之心已非守禮之志忽甚

玉山俄頽醉態始見以氷灑面無所知覺

風來先生春遊記中　六　弘令社梓

○形容得如画亦何等妙思

○如此處用文宜玉語寧聲兒終當墮地獄

○道士曰可憎試處奪去必要

先生乃抱起之就枕席不啻如泥挪手搖

足寢衣闇脫先生恐其中風也數襲衾裯

而不已褻衣遂脫褻衣卽褌○滿盡見蚌珠可

拾○齊欲吐既而自撥○○如隔靴搔痒

先生恐其或撥破○○也爲紗其臂者數

矣既而公子捐其○户而笑曰誰能出不

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遂欲試○之而亦不

語不可讀誰人亦補之者耶

欲驚其黄粱之夢廼心生一計直用彼○之法以○○微潤○○稍々納○○徐々進退阿光無所知覺先生蓋得孫真人房中補益之術則不泄○僅感其○而止而自戲曰我破不射宿之戒矣頃之東方將明鷄鳴膠々阿光始覺廼以右肱抗先生左肚加其○以相○○先生乃盧胡而笑

皆風莨酒碧谿西
草色蘡二路轉迷
統爲先史情不淺
侯久此夕醉如泥
瓢然山人録□□



○此女當恨無麻姑爪耐々

○道士曰不啻向他人說此事東書以僕于江潮風來風流罪不可免矣

阿光問曰先生何陋妾也先生告以故阿光爲大慚愧因語曰妾近鏁○○○將復生妾夢寐中不堪其痒不覺露醜態耳遂請先生曰願莫向他人說此事先生笑而不答其明日先生忽發熱海行之念因裁書牘是付阿光復命阿光乃請先生曰妾幸得侍先生而污○○然不携手同歸何

○用項羽語只變一字妙

○道士曰軟弱手左右大丈夫

○至此先生既爲雛剩所謂破瓜四郎號

以取信於國手及其甲也且不有所謂前魚者乎縱彼不言妾獨不愧於心乎妾誓不獨歸矣先生不得已許相提至繪島既發山買竹輿東下十里許黄昏至藤澤投旅泊乃又飲阿光笑而詰先生曰前夜先生與妾盟口血未乾飲者何也先生乃拊其背而笑曰旅泊無聊而對此解語花何

○亦一個田舍明皇

○前夜嘔血語不可信

得不寒盟也遂崇酒于觴而强阿光阿光既醉而笑曰與先生飲自有佳趣妾亦終不能守醫人之戒矣遂相與飲既夜初更就寢天明辭旅泊又買竹輿而南者可二里至于繪島戎樓桂川國手及友生出迎友生誇曰余豫與國手私約欲賺計先生故托於事中道而歸此所以今日之取高

○道士曰風來應彼紙袋退歩暗處

○盡是野狐外道亦是菩薩摩

興也國手從傍曰聞之先生在于温泉也恰如飢虎將食腹肉者數矣何其之見識如此乎是都俗所謂以泥土抹都士面者余不堪聞故使阿光侍足下也先生大笑閑談少頃酒肴并至於是友生顧呼諸妓東都深川名珠如澤畔婆娑釣磯文野盤谷漢關簫玉瀦野誘之米芾輩者啓薇隙



訶譏

皆來候宴席先生驚嘆賞其多才且喜天涯萬里逢舊識諸妓既而先生目諸妓曰玉也愚婆也魯盤也碎潮也嗲友生稱善既而與愈發與舊對黃庭輩爲長夜之飲亦唯以遭遇密之時不得聞絃歌之聲是爲憾耳乃攜諸妓而漁魚于細流者二日痛飲如泥者亦二日至於十九日與國手

○道士曰中洲在永代橋與大橋間昔者称為深肆後發焉

○此不縷述却是縷述處

并友生諸妓去繪島路次二泊歸東都當
登中洲枕流亭（道士曰中洲今三又昔者則為深肆）開終筵
痛飲二日其夕告別於國手矣則其間莊
生濠梁之趣李白米石之致熙載芒履之
興子京半臂之情更僕不可盡也故此不
縷述唯其所得詩十五篇錄于左方情見
乎辭

風来先生春遊記中　十一　弘今社梓

○大是有情人

○所謂一笑百媚生者

○道士曰情切

○妙境

春風携酒三叉陽柳嚲花嬌綠水長中
有游魚君莫打恐驚波上兩鴛鴦
佳人緩步長河湄攀折將來楊柳枝却
向王孫笑相語豫愁賤妾別郎時
右二首中洲散步所得
枕流亭子枕流開亭下澄潭好洗耳怒
訝日南泉室近佳人臨別泣珠回

○寧馨兒胸中當呑五湖不然何得此奇趣

○道士曰北方佳人是芳原妓風來又發自愧所謂十錢頂戴者

○此九首雖為諸妓而作要亦因以泄憤者則

枕流亭子枕中流時見佳人棹小舟應
是相期迎上客還疑范蠡五湖浮
右二首枕流亭作
絕世佳人在北方蛾眉如月映光揚無
窮春思誰能問泣向天南寄八行
沙暖鴛鴦浮綠池佳人回首望天涯東
隣女伴休相笑明日春風未可知

風来先生春遊記中　十二　弘今社梓

氣沖紫霄思凌天雲以美人比君子實得騷人之遺意焉句々金聲章々玉振不復下評語云

○道士曰寢憶評語亦比自家

洞房桃李着花深此日佳人淚滿襟為
是容華行欲落非關柳色動春心
始信千年賦洛神東方此日有佳人曾
遊天上裁雲錦更向湖南採白蘋
江水遙連漢水長彩雲常滿鳳城傍佳
人惆悵空相憶一曲悲歌淚萬行
池邊柳色映金閨閨裏秦箏玉柱低借

拄風来衷心懐悩悲歌可謂量

問佳人何所怨春山昨夜杜鵑啼
吾兄歌曲擅南國遥知承寵侍君側休
歌北方有佳人漢家今日不重色
繡戸春風弱柳垂珠簾半捲蛾眉路
傍年少空相慕不識佳人有所思
長安紫陌起紅塵處々高樓柳色新越
女含嬌能醉客誰識絶塞有佳人

風来先生春遊記中　十三　弘令社梓



○道士曰神女風采蓋自家

右九首佳人篇
妾元神女巫山来誤落人間不得回一
自高唐入夢後夢魂朝暮繞陽臺
陌頭揚柳映青樓斜燕流鶯使妾愁試
向春風傳語去王孫不復繫驊騮
右二首寄情人代諸妓
既發國手黄庭識曰旹及諸妓送至水隈而

風来先生春遊記中　十四　弘令社梓

○怨別之情使人惨然

別先生乃賦留別詩一章曰
問花尋柳江城陽無那春風客思長恨
殺塵縁猶未盡忽辭仙境向家郷

風来先生春遊記巻之中畢

風來先生春遊記卷之下

東都　陳　奮翰　著
同　癡惚先生　批評
後學　醉多道士　加評

○起用別賦語。妙

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于時先生與友生欲歸家。行抵兩國橋畔。過蓬壺亭。蓬壺亭主人與先生有舊。乃為命酒。且呼桐雨散人侍酒。桐雨散人者亦與先

○道士曰。劉文叔後漢光武名

○叙得委曲

○道士曰。風來何以能多得好男子而教育之也

生舊相識。以是及之。既出麥飯。先生笑曰。主人豈以余為劉文叔乎。余唯好酒及色。似劉李耳。桐雨散人嘗篤於中洲奴小鈴。小鈴將以明日為蕩子婦。則其侍客唯此一夕云爾。以故其送先生也託一封書於從者。且傳語曰。妾既為蕩子婦。則雖生猶之死也。君若有情。惠然肯來。妾將永訣酒

○不即出之妙

○自起字見下。命從者亦文章精密處

酬先生。以是語傳散人。且告齎書。散人因淚漣々而下。遂請見其書。先生不即出之。先浮散人以數十爵矣。興已闌。先生乃自起開行笈取書。而置散人前。散人得書喜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踏之也。乃不開封。先嗅之者三。庶幾聞其馨澤也。既而披緘一字一淚。淚々成珠。散人乃慨然自奮曰。

萬里韶光
草色深章
臺楊柳日
険々千行
和墨相思
涙孤館挑
燈獨夜心
有客正携
青五紫懐
人還出白
頭吟開封
忽喚幽蘭
氣歇入春
風不易琴



○道士曰主人前狼後虎迷惑可察

○不言而唯笑

○留而笑自見其釋戯妙

我當爲情死遂欲拉先生及主人與俱去
先生憫其情功不敢拒之主人則以畜妾
於中坊（中坊深川深坪所在）恐其栽紈扇詩也遂以
有公事辞焉散人因讓主人曰始我以吾
子爲男子矣而今而後知其非夫也於是
主人顏厚有恨恨遂謝散人曰余實有罪
不知所道敢請爲駕輿長以贖其罪矣散

人乃莞爾而笑既而日已暮女生以事先
歸家三人乃微服而出主人嚮導入街南
小巷門一小屋命駕輿肩夫則裝二駕散
人與先生欣然駕之謝主人而去再入挑
流亭登蘭樓先生謂散人曰日者阿光侍
余者凡七日夜他客來挨者不爲不多矣
而小鈴則以侍客唯此夕而已也必當應接

○道士曰散人自悔其非夫罪役經語妙

○道士曰忘八郎曰猥[illegible]語

○此是百尺竿頭進一步處

不暇矣則吾二人必不得相見也亦唯使
渠等知我輩至則可耳散人唯唯既而喟
然歎曰所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不
其然乎人能以好色之心易好德之心何
求不得何爲不成先生笑曰夫人忘孝弟
忠信禮義廉恥八者而後始可稱忘八郎
矣豈引孔夫子之語而自悔焉乎哉多見

○倚先生而坐而下復言大是妖物

○亦不減錢劉

○此亦妖物

其不知量也時忽聞高履聲散人謂是非
惡聲其言未畢阿光推戸而入見先生而
驚曰不意先生能復來也乃倚先生而坐
先生笑吟一詩曰

今朝二女送劉郎此夕歸來更斷腸坐
愛烟霞經歲月不知何日向家鄉

既而又聞高履聲即小鈴至也散人見其

○是以悲焉耳五字含不盡意 ○隣以肆泄防兩意亦尸體類似 ○且來那邊四字寫盡不覺狀妙 ○教以蜜教語

至喜而欲狂笑而不已小鈴則泫然下淚
而謂散人曰妾將以此夕與君訣別是以
悲焉耳君嘗有兩意其有善色不亦宜乎
遂引散人而入于客室阿光謂先生曰妾
方侍客於尾花樓恐不得久侍先生請且
來那邊矣乃執先生之手而去少選丫鬟
来促阿光曰阿姉當速歸上客嗔阿光教

果是野狐外道 ○亦用若出法隱筆寫免詩地

之曰歸則如曰阿姉方與客飲見其光
景不即得歸因託慰其岑寂飲之以酒使
其醉臥丫鬟唯々而去既而先生與阿光
出二室而至於客堂至則見小鈴猶未蘇
枕席唯與散人相持而泣先生因問其故
散人對曰弟近患痳疾故不得如意先生
乃自袖執其○而笑曰汝之命矣夫斯人

仙郎散発未全安、夜蝶蛾淚欲殘、玉兎空操金杵、朧不知何夕禱神丹、
饒酒陳人



獄能得舌存哉 ○道士曰避于中厨四字含無限情味文章應有如此

而有斯疾也斯人而有此疾也遂激之曰
今夕之事不可不奮縦車裂而躬豈可辭
哉況少恐痛乎乃擁阿光而避之于中厨
斯須復至於客室則見合歡之衾猶煖相
思之枕尚僵又見小鈴蛾眉紛嚬蟬鬢微
亂先生乃問散人曰不知貴恙如何散人
跪坐正襟而謝曰奉教○覺病霍然先

○道士曰風來亦通客也哉
○只是妖物
○道士曰婆言寫出如見花柳

生因呼酒而賀焉酒酣既聞鷄鳴而了鬟
再來促阿光者亦數矣先生勸其往則曰
妾自有處置勿復爲念至於了鬟凡五反
尚未往於是尾花樓疲婆自來讓阿光曰
嚮者走小鬟者凡五矣而卿尚未歸使狎
客獨守篝燈縱無情客子寧無意奴輩哉
且也卿示眷戀大官之甚者意必在歷吾

○婆情古與今一轍亦妙哉乎

家阿梅（阿梅是先生之前魚）矣凡爲大婦者當伏繹
爲少婦者矣而卿以先輩而與纔笄者相
齮齕耶大官若千金子則吾客亦千金子
彼之與之黄金豈有別乎胡不逕歸阿光
低頭不言者久之遂取木枕當胸鬲而俯
微發呻吟徐而答曰理則然矣而奈我積
氣俄動何阿毋先歸少安當嗣去疲婆怒

○亦破風四郎迴爾欺弱
○道士曰云字所謂是吏肉
○平明故稱其日妙

而去既而先生謂阿光曰勿復爾〻非唯
失客子之歡又負疲婆之心實出下策矣
延慾遷自送至于尾花樓門外握手而還
（道士曰可謂風來亦好男子）既而鷄已三號遂與散人
辭枕流亭小鈴則送至茶店坊云既歸於
蓬壺亭則平明矣是日也主人爰命行廚
買輕舟將欲拉先生及散人尋春于墨水

○寒梅暗示阿梅

先生乃謝其厚意且辭曰余聞者昏飲數
日今者不堪酒敢辭主人因賦一詩（此寳和歌）
示先生曰

墨塘花色勝寒梅萬樹千枝映日開更
有佳人迎貴客弦歌長勸紫霞杯（本是和歌）

（今翻爲詩其辞曰游裲諦美牟志羅多麻非迷廼麻非襄楚諦美頭爾宇圖雖布波奈乃伊保坐橘）

扣[illegible]東南
帶月光、
今宵[illegible]
莫相[illegible]
今[illegible]泰如
天地一家
伴[illegible]
帰、
逍遙人
□□



○亦寫得如畫

先生誦此詩。興忽發。乃許諾。主人大喜而呼桐雨散人。命奚奴擔行厨。一行三人。各腰長鋏。飄々乘輕舟而去。少頃達于墨水三圍廟前。於是舍舟上陸。忽見道旁有一丈人。吹烟而越。年可八十。二子從焉。主人就而乞火。因而問之曰。從者皆孫乎。丈人答曰。長者年十五。固爲孫矣。幼者年十歲。

○道士曰。風來身委酒色。於是見其徹底。

○遭遏密之與。一篇之中三致。

實爲予矣。主人歎其矍鑠。先生則笑曰。彼亦殺鶏爲黍者之徒矣。既而數里抵梅兒家畔。（梅兒家在木母寺）先生問主人曰。傑作中弦歌長勸者。夫安在。主人徐曰。日者先生之遊。不幸而遭遏密之時。想應耳絶弦歌之聲。口無牛刀之戲矣。今者遏密之期已過。僕是以今朝走專价。爲先生爲武城之樂於

志痒亦爲原離騒法

○道士曰。死花活人。假蒙唐自虎句。變妙

○寧鬪兒不唯工文章。亦熟兵法。奇哉

茲畔。特稱探春者。以誘先生耳。死花豈如活人乎。先生笑而謝曰。嗟呼。此吾在街中而不悟。吾不及遂壺亭主人明矣。既而主人開行李而飲酒酣。先生謂主人曰。坐而待敵來。孰與逆而戰。遂相與乘醉買舟。將發。遂見一舟來。二婦而來就之。則阿光攜小緑而至也。乃見先生大呼曰。所謂坐愛

○真是妖私所謂以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爲説法者

○亦應少三字妙如似背妙

烟霞經歳月不知何日向家鄉者非虚言
也因謂先生曰爲行樂當有節君棄千金
之身盤遊無度家監網記寧不生覬覦之
心乎且也尊閫亦應少而能忍獨守空床
乎君嘗有名和漢蘭書而智不及婦女子
乎先生抱腹大笑曰有上客當見歸何其

○泣愈見其妖私

出入室操矛手段欺人之爲也阿光泣曰

○寫得奶媚

君固好拗戀妾復何言乎已而主客坐青
茵僕夫乃拔劍掘地以爲竈鑽燧出火拾
枯木爲薪以溫酒而飲酒已酣二妓乃彈
三絃以唱潮來新調節合回雪響遏行雲

○道上日又是颰計

少選又見有二妓來問之又是蓬壺主人
所命白鶴亭阿藤秦松亭小松者也於是
弦歌益起逸響益振先生則得一絶句曰

先生一日此開筵多少紅裙盡是仙却笑當時劉元輩空隨二女送流年

同樂子

○



○似于鱗亦似盛唐

試向春風舉酒卮呉姫越艶唱新調醉
來莫倚周郎顧急管繁絃那得知
已而又有人步自林間來遙相見驚曰君
不桂川國手乎國手亦拍手而曰不圖爲

○何等逸興驕驕閙雨亦當避三舍

樂之至於斯也於是逸興益發杯行益疾
不啻前有墮珥後有遺簪或至於有相抱
臥地上者時日已迫崦嵫四子者將辭去

○道士曰、蓋覺皐下之長。

○道士曰、酡醄狀。傀儡殺道士黟徒。

諸妓等請曰、願相送至枕流亭。四子者乘醉許諾。乃相與俱陸行。先生吟宋延清下山歌而行、遂遵塘上而歩。一行酡醄甚。或有頽然臥路傍者。或有咯々然據地而吐者。或有連臂而行者、或有比肩而去者。五鼓盡、始至枕流亭。至則皆不解帶臥矣。比及鷄鳴、皆恍惚乎醒。乃相促歸于兩國。其明

○道士曰、階子酒令道士避六舍。

○漁色字出禮記。

日、先生辭蓬壺亭、與桂川國手。過甚左坊古松亭而飲酒。閭走了頭召所嘗相識諸妓。則如關尹古松鳴瀨花山終軍姑射霞色鳴玉野梅輩、皆會。先生乃朗吟所常自題其寫眞絶句曰、

先生漁色勝相如、不但臨卭入女閭。南北東西藍已濫、能令諸妓泣前魚。

客子風流勝右軍、眷亭流觴罷簡贏、銜杯巳掃共姬扇、隱几還書越女裙、班露逆覽紋彩動、偃波勢遂翠蛾分、與闌更擬郇公體、紙上長飛五朶雲

偸閑道人

題 □□



諸妓聞之，紛然相謂曰，吾儕皆不免爲大前魚矣，獨關尹有恨色，先生特擧觴而屬之，且賦贈一詩曰

○道士曰老子段

眞人紫氣照關門，尹喜風流目擊存，莫恨靑牛留不得，重來欲授五千言。

旣而先生醉甚，乃發臨池之興，書所嘗作二婦豔以授之，

○亦一個沒頭

二婦豔　各押開字

姑射氷雪膚，曾引謫僊來，春風且莫疾，恐遣錦裙開。　蓋用吾邦米飛仙事

宇迺發喃耶波巍乃志路察爾久離辨

鐵茂

右僊人舍姑射

天台霞色起，泥値桃花開，朝暮春心動，

劉郎來不來。

右捧心居霞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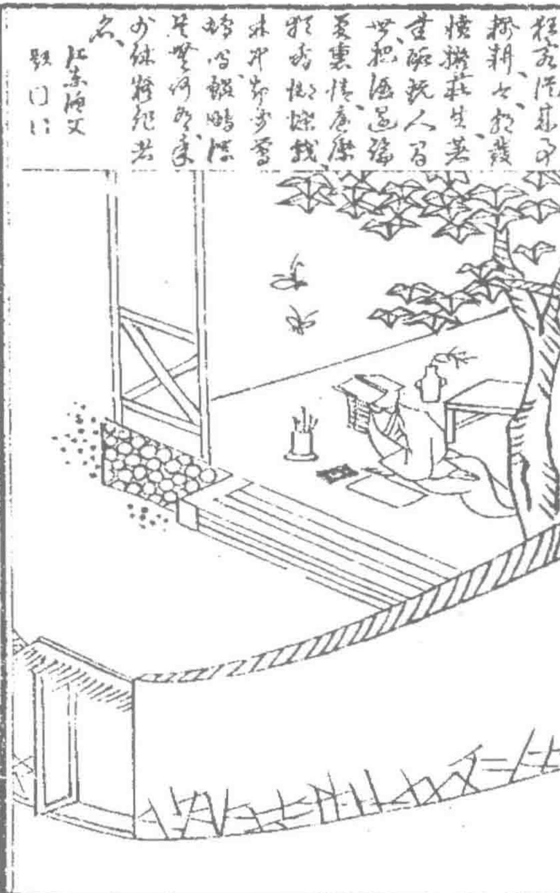
又書舊作一首，以贈花山及仙裙

鴛鴦河上鴛鴦浮，兩々爲雙肰碧流，笑向情人試相問，何如姊子與歡遊。

右鴛鴦河詞

一枝春色帶清光，夢斷東風惹恨長，應

○香月之名杏，杜撰得此詩而



○就有説奇思々々

是羅浮山上月。不然那得有幽香。

各尾題天竺老人醉後書七字。其飛動自覺郁公五雲體不啻云。既而辭去。日暮始歸家。乃賦歸家詩二章以自戯曰。

○道士曰云字亦可讀

已向崑崙聽玉璈。還遊紫海弄波濤。細君不問大官肉。應妬瑤池偸碧桃。

○只是妙境

陳子曰。吾風来先生以三月初八出遊。以

○道士曰列子御風句有五日。而後反。曰數偶合。奇事々々

捻二歸遨遊者凡旬有五日。不啻有劉阮天台之趣。亦有列子御風之致。故余次弟其語而記之。以傳吾二三兄弟云。

烏　俊卿　校字

風來先生春遊記卷之下終

風来先生春遊記跋

余点讀吾友陳熹翰所著風来先生春遊記。其叙事明塏。不啻如讀畫啓本事詩也。雖亦先生錦心繍腸所使然乎。而非奮翰摛藻之妙。惡能得至于此哉。亦足以見先生東篇之功也。余不佞聊贅數言於是乎跋之。

大通己丑四月朔

友人板郷羅甫題

詩畑耕人書

明治十四年四月新刻
同廿二年五月求版

東京市本郷區春木町三丁目十三番地寄留

武田傳右衛門

同　淺草區三好町七番地

大川錠

羽倉簡堂 撰

南汎録

天保十三年（一八四二）跋刊本

據天保十三年（一八四二）

跋刊本影印

南汎錄序

昔韓昌黎作文訓鰐魚而鰐魚遠跡潮袁惡賊猶而
戮之岡本子省所部新島爲害子省乃作詩諭狼狼
不復爲害狗蒼士乾命吏民鳥銃從事狼亦逃匿東
西萬里古今千載而事合符契寔近代之美譚也夫
倉岡二子俱以才學擢爲守土官其政術宜同而或
文或武各殊其趨若是盍子省所管轄信野之地山
岫圍繞無有外虞絃歌以治之而足矣房總地瀕大
海與都城接近所屬七島星列在外而隔絶各百里
餘前後不能救應況島之內外爲諸蕃出沒要路苟

非明達控制守備之道者不能堪其職也士乾之任
如此宜矣其平常所脩尚武而不專于文也又宜矣
其政術與子省覺然不同也然以海路險遠前官率
不爲意又未敢親蹈其土士乾此行殆死者屢次世
之好議論者或詆以垂堂之言孰知士乾忘身憂國
之深一披此卷則不辨而晰焉若夫寫景勝探方言
周詳爛燦可愛翫則於士乾盍餘事耳殺狼之事
與巡視之舉相表裏故於斯序竝揭之天保己亥濃
明後三日鎭西藤直與撰

序

今大君御世之二年發數使巡視畿道諸國而七島
之斗在伊豆國海中者適係羽倉明府所管明府亦
蒙　旨巡視維莫之春艤船幕南砲洲西南抵大島
又西南抵利島新島神集島又東南抵三宅島又南
過三倉島又南如東抵八丈島度四晦朔卒事復命
每島問俗政事之暇日記風土氣候習俗物產以至
海中所遇風潮逆順澄淸崩騰可喜可愕之狀定爲
南汎錄繕寫既訖自古畿道諸國有風土之記輶軒
之書名勝古迹之志以及邊徼裔夷之境日上鉛槧

而古書之存者無幾況至此六七小島之在大瀛海
中非流配遷謫之徒莫可往者乎但及天正以還遙
管七島者幾十尹而其人往往惟知收貢稅而已故
別無記載足徵信者明府博物能文章尤深史學故
其所記錄詳略有體鋪敘分明使讀之者非流配非
遷謫而如目睹而足履其地者快矣明府忠信明斷
尤悉心於理訟以爲聖王以民情爲田也訟而見塞
民情不達而怨怒起怨怒起而民離散民離散則田
汙萊而租賦耗矣以我爲主稅吏乎吾先脩其本也
故自非朔參日早粥方訖日手一卷出坐廳事民持

訟牒入即時決遣故民情不塞而廳無留事矣如是錄所云水之大者何病過淸及如豐島忠松纍斂溺死如子規鳥頓膩頓癡有味哉其言也可以相其立品也明府好撰述所著十餘種在駿府任時撰不盡山志山在其管内故能得其要領與是錄同足以信今而傳後審矣一時畿道輶軒之書能有駕是錄而出者乎無也余居空山不與輶軒諸君相知而得讀明府所記以爲近世實錄乃喜而序之天保己亥歲淸明後一日昷城松崎復撰

八丈島西山卜神居記

藐南海絕島其鎭曰西山單椒孤竪頂有天池能出雲雨山陰小丘曰元乘曰手石二丘之間坦而饒樹俗以爲海神所棲止呼曰神止山文化中島人與一建白斬樹伐石墾爲麥田歲果增收其民以飽天保紀元以來洪飈屢作害及舟楫人咸駭曰神失其居故有此變請舉向所闢歸之榛莽牒入余謂不然島之險遠漕運難恃每遭闕乏輒開口待哺有類轍鮒父老相傳民及五千必有飢者今也口僅一萬闢墾不加又欲併其既闢者廢之不亦謬乎夫災降有數認數爲神不可且神以濟庶爲心吾知其所愛惜在此民而不在此丘也雖然神無定居民乃迷瞻仰茲命吏胥源爲民等卜西山佳處以爲享食所其樹而不廟者仍舊貫也蓋此舉出九獨斷島人不與如有神責殃咎宜在九身九不敢逃九遙管此地恐其或有後言乃刋貞珉以告來茲天保甲午歲四月朔羽倉用九撰

南汎錄

羽倉用九士乾甫著

天保戊戌歲三月十七日拜辭東叡　烈祖廟又五日告先墓又五日上辰發賜邸前夕大雨餘霏簾纖傔從皆被油衣至鐵洲松浦老侯先在望海樓欵待甚洽臚張弓一副以國歌一首上午陸舟課船牽過殿山下海天霽開展帆出品海風緊帆飽舟駛箭迅比暮入浦賀港港距都百八十里

二十九日阻風訪鎭將池田公矩是月小建

四月朔壬寅平旦出港西上諸舩銜艫齊發未數里

余舟獨先官舫輕犀河知又二十里帆作懶態度不能達大島遂泊三崎三崎海峽也北曰箕浦南曰城島相距里許中多碇舸上城島麥壠彌望有嘹喨浦賀鎭所置又有篝臺銅盞銅柱歲費柴槱八萬束云

初二日平旦開洋十餘里海霧褰斂始見大島島中最高處爲三原山硫煙雲騰較肥之阿蘇更盛又見海豚成隊出沒日映抵大島東邊島舟來牽傍島南入羽浮纍紺崖卻立中開一鑒么鮮蝗飛映日甚美診古記港原一大池元祿年海嘯岸圻遂與海合然以磐口隘淺不通巨舶

初三日早視港口炮碉西行十里抵差木地亦有炮碉觀土人驤騎馳山阪趫捷可愕島馬小而蹄堅便於涉險乃騎島馬上三原山可十許里箐盡災石磊磊或作罷犀雖蟲之狀不復通輪蹄步而上有野羊數隻追踪而來相近凝立乍還駭走又十數盤得少平處小憩又上山斗峻削而過罡風至厲每硫煙下覆伏沙過煙手行二百餘步始抵山巔巔有大坎周里餘硫煙蓊出是曰火原坎口沙熱不可久竚命晉吉描取㮽槩乃下每步沙石流下不能自止瞥間達原路視野增炮碉抵島吏藤某家先行者已爇燭待

矣疲劬甚飧浴畢即寢

初四日召飢氓人與斗米孀婦吉舍年九十五與金二方

初五日閱炮手打銃給火藥鉛子除打獵之禁

初六日早巡視島北路低箐高四望皆礙至斜谷瀑頭水絕多科樹生蕈徑尺多木蛭小憩乃行抵泉津草戶落落風氣最淳聞廠初民不去鬚髯天明巡按使來令民開頂去鬚是邇規槩方竹出海濱視炮碉左折如岡田岡田業航海人煙稠密視炮碉乘舠經風拜山下銃海鷗抵碁子濱石子黝而區故名舍舟

踰千賀岬過天神原多野馬雉子亂呴夕陽在松如行畫圖中比暮歸舍此日獲木假山質堅而黝峰頴洞邃若出鬼製有香氣

初七日食鹹草芳脆莫二此草性惡肥澆又能變瘠土爲沃壤南島佳蔬也

初八日拜吉谷神祠古桂數株圍皆合抱又見山櫻紫實指頭大十日前過殿山下櫻花如雪而此地子熟可食氣候相懸如此向暮飛蠓春簷夜雨

初九日風雨島吏白山煙傷麥

初十日島事已了約明日開洋是日立夏

十一日早發沿途麥苡枯白島除旱澇外有潮煙山煙之害艱苦可憫抵羽淳碁風候不便宿漾碧堂

十二日阻風午晴小舟如碁西陡崖百尺樹卉倒生下有寶泉義卿汲泉瀹茗實甫賦短古二篇亦征途一適矣

十三日清旦出碁潮色澄青舟人以爲鰹候巳刻達新島沙瑩如雪兩山卻立北曰宮冢南曰向山其間坦敞民居碁布籬整茨潔邑盡有衙府甃砌巍峩就視皆浮石也浮石出於向山以輕脆易伐作戶戶用爲垣墻

十四日。如炮場閱銃手。如大島例。拜土地廟。多藥卉。還觀叶山大悲祠下沸泉。松枝掛蛇蛻。長丈餘。風颺如刹幡然。此日鰹魚上鈎。島出鰹脯尤盛。爲貿易首貨。故初獲者先供土地廟云。島無暴港。遣舟碇式寧之宿浦。

十五日。小舟如式寧。謁山神祠。屋壁皆用浮石。穿篁二百步出東邊。奇嵓巉崎。其白鷺群栖曰鷺栖嵓。喬松孤挺曰獨松嵓。頂坳瀦潮曰天池嵓。躑躅幔生有洞通潮汐曰潮穿嵓。洞中見三宅於東南之際。是爲嶼中最勝區。潮穿之南海際有湯泉。瑩徹効於瘡疥。

古者式寧接本島。一歲海嘯中斷爲二。所謂潮穿獨松當時所洗出云。嶼有三十一灣。灣皆可漁可泊。故東風則漁西灣。西風則漁東灣。島人目爲寶庫。旋艫如地內嶼。嶼小而高。多靑茱。異禽穴栖。狀小鸕鷀喙鉤利而頂有白點。其肉色味類鰹魚。故曰鰹鳥。適値嫗卵。舟人手獲數隻。是日波恬如熨。其繫舟式寧沙白嵓靑。澄徹五六丈。頫視水族極饒。盤旋藻間。如得其所者。語曰。水至清則無魚。盎謂谿澗細流不生水族者也。是所謂小丈夫之淸耳。若其積之大也。汪洋浩瀚。浮動天地。龍鼉蝦蜓。何所不有。而又奚病過淸哉。

十六日。早巡視山北。經宮冢過房山。房山特秀。樹皆百圍。撐天蔽日。其下苔厚寸許。履之水出。寒冽刺骨。土人傳爲神皐。過此者不聽笑語。下猿矦阪。阪險仄。藤牽石罶。移步甚艱。憊若鄉。喚舟由海路還。適會風潮俱順。棹夫枕藉鼾睡如雷。俄頃還衙府。衙府東向既全受月。天色如拭。冰輪極圓。盎望正在今夕也。

十七日。上辰小舟如利島。島無尺坪。峰顚麓張如提網狀。饒柞樹科樹山茶。民居山半。無井。戶戶置甕貯樹溜。召飢氓人與斗米。未刻旋艫過鵜苫。海面赭色。舟人云赤潮至。掬視蠕動。褅視皆么蝦也。申刻還新島。

十八日。召流徒申誡令條。飢氓人與斗米。

十九日。銃牛鴿。鴿烏黑。聲似牛嗥。故名。炙食多膩。戲捲鴿毛擲空銃之。三發二中。

二十日。遊衙西長榮寺。紫藤花謝。竹胎迸出。路側兆塋不見寸草。帚痕如描。嘗聞島俗日兩次上塋。果然約明且如神集。

二十一日。早間重霧四塞。待霽陞舟。風候不便。輕舸六隻排列牽之。午際入神集之神磯。白沙晶瑩。狀同

新島邑口有衙舍臨乃館島吏松氏
二十二日早如炮場閱島人打銃如初午後小舟巡視島西沿途嵓色月白皴有如方罫者有如花卉或虬蛟海光盪映變幻無極而其尤奇者曰沼灣左右嵓削十許丈口窄內寬緩棹入之乍左乍右恬碧如一泓池水族極饒凡百許步灣窮乃登嵓南望軒波轂轉拋雪千里其東有一橫嵓亦如小丘激潮襄駕懸爲百道棼絲宛若源泉然旋爐謁土地廟鍮石包桷不用丹雘庭有異樹根拔地而出枝覆數畝每歲正月廿四南海之神集會於此蓋島名所自云歸舍

賑飢氓米十包孀婦阿龜年九十三與金二方耘夫兵吉有至性特與米一包金二兩賞之
二十三日下卯發松氏上神磯磯海濱一巨嵓橫皴萬條有龍祠此間海不甚深頫視水中嵓作青色沙作碧色青碧錯雜如描而饒刺螺蓋奇拔之狀不及沼灣而明媚之態過之已出神磯牽艄爭進每艄一人立舟頭揮麾大呼左右盪櫓者頫俯於潮項仰於舷陵波擘浪矯矯如游龍然南島皆善操舟然無若神集其人身長顴高狡而多力船亦堅好故蹈海若蹈地日漁百餘里外浦賀人目曰海雀空矣午際還

新島
二十四日入夜雷雨掣電絓松
二十五日如羽伏浦銃野雉會聞吹螺報便風差午小舸如式寧官舫已起碇待矣至則放洋數里見嶼南大房嵓出水四十尺狀如覆鐘有洞通潮又五十里看神集之祇苗嶼亦有嵓竅比大房更大旣而風潮相逆舟身搖兀申後始抵三宅館島吏筱氏島無港澳發丁舁船置磧上燀洗舟底
二十六日閱銃手戒流徒皆如初先是島多爭訟胥係流人滿海撩撥略訊一過命繫獄海年五十姣美

如玉寔妖尤也是日鰹魚大至
二十七日平明巡視島南過城山山饒壽木傳爲鎮西八郎舊墟銃朱鷺憩阿古郵謁富賀祠還出渦濱乘舟過伊麻岬岬一島嵓橫排百餘步上平如砥根多嵌孔過岬抵城山下觀湯泉晡後歸舍
二十八日早巡視島北過雄山西麓榛篠緻密多畫眉鳥經伊豆郵抵神著憩島吏壬生晴家晴請亭名書翕藍二字與之乘舟釜底浦如坪田視炮碉還至釜岬南風滋緊舍舟登陸歸伊谷
二十九日推問滿海取服辨

晦日。際昏出海濱試火箭。
閏月朔壬申。賑本島及三倉飢氓米三十五包。農夫源次年九十四。與金二方。三倉地瘠。唯以黃楊爲命。通者黃楊價低。故多飢人。是日實甫登雄山。歸言八成而上純嵓。嵓多罅隙。投石久之如聞水聲。
初二日。小舟觀島南三嵓。出水千尺。狀類竪刀。曰子安根。方而多級如累算子。曰巨根。銳而赭色。四洞相通。中作午道。曰海老根。此日海恬。舟過洞內。嵓溜若鏃。艫韻作鐘磬音。三嵓鼎峙洋中。南海行舟視爲標準。鐃海獺。見舟驚竄。其鳴水底聲如裂帛。繫舟巨根

開行廚。獺膩漆黑。日炙臭甚。既而風起乃還。
初三日。四無纖雲。西北望豆山。如萍如薺。見富岳於其上。不啻故人也。比日夕陽火赤。岳雪作珊瑚色。約明日巡視三倉。
初四日。早減人從。分載小舟。過伊麻岬。風轉西南。潮行亦惡。比暮望島可五里。而戕飈吠發。斷纜巻蓬。舟皆簸盪四散。不知存亾。予舟不遑起檣。棹頭揭帆。聽其所之。暴瀾駕蓬蓬。霤如瀑。舟入艀水。去之旋刮旋入。闔舩疲極。怔忪無措。斷髻唱法華經名。余亦分死。默禱　晃山曰。臣奉　命巡視。不幸遭風暴。微軀不足惜。唯恐使臣淹死。寔爲　幕廷之恥。願使臣得畢事復命而後死。毫非所恨。半夜風雖少平。餘勢尚盪
初五日。昧爽四顧浩淼。唯見八丈島於申位。葢畢夕踔三百許里矣。此時風轉東南。展帆傃三宅。舟捍生翼。行數十里。觀日出海中。然隨舟身浮沈。乍見乍隱。不類山頭觀日也。又百餘里。覩覆舟上有人懸絙拯之。則岡義肇。大內利及棹夫宗仁。愛信四名也。信德甚瞠目不語。遂死蓬底。申刻抵三宅東邊。島舩來牽至伊谷。上燈。餘舟繼至。點視失從者二名。棹夫三名。而實甫亦在數中。痛豈可言哉。實甫名信。號寒綠。精

經史。又善鐵搶。性嗜酒。醉後每吟文山正氣歌。自少好遊。東入蝦夷。西極肥薩。名嵩巨浸。搜討殆盡。其如利島。如式寧。每必同舟唱和。而昨適在別舟。則有此變。時年五十一。聞舟覆七次。實甫兩次游出。先是灸艾魚際云。雙臂痲痺。是日風緊濤暴。加有不仁處。其能免乎。雯關寢不寐。燈火忽作爆竹聲。
初六日。命徒滿海於阿古村。
初七日。畢夕甚雨。
初八日。雨止。與義卿步海濱。崖頭飛泉。雨後甚壯。而爲勁飈所捲去。昇散半空。雯爲奇觀。

初九日風得順移時歇約明日開帆
初十日早昇舟下海差午開洋抵三嵎東風遽潮逆東流數十里舟有罅漏設機刮水一夕三刮僅得無虞先是曝船旬餘故有此變
十一日平明船在三宅東百餘里風恬帆直未刻東南風作旋舵指大島遭碧魚群逐海鰮闊百許步海面增高其饒可知初更入羽浮灣昔日陸舟時錨絚乍斷衆僉惡之果然半途回帆
十二日在羽浮灣茹縫補帆
十三日始得便風然灣口濤高不能牽出

十四日濤高如昨入夜雨
十五日早閒微雨既霽東南風起下午開操行二十許里見颶母於東南既而風候屢變濤湧若山其自遠來不徐不疾舟陞之下視大島濤過舟低倏復不見大島午夜便風復作天碧瑩無翳月色如畫
十六日寅刻北風愈猛帆腹毬張過神集三宅諸島右三嵎並三倉而南申位望伊南波嵎雄偉巴三嵎映日作月白色又可百里始見八丈之西山孤峰擊天酷肖不盡嶽此間潮行迅激呼曰黑瀨南洋最險處也又二三百許里島樹可辨而風候遽變寸進尺退漸遠八丈島人舉燧爲號然海際濤高不能出牽舸申後東南風作斜日如朱颶母復見東南
十七日東白舟在島西百餘里無幾雨至風潮俱惡差午漲帆北趨薄暮經伊南波指三嵎風雨滋猛濤立駕濤激漩瀧洞檣竿傾撓帆架時掬潮水舫屋毀損隙漏如霤懸燈盡滅量可二更暴濤入自舵門打壞閂板舟人設器刮水
十八日平旦船在大島東南百餘里雨歇風轉正南行八九十里棹板漂潮知上國運船有繇艙者晌午抵相之三崎停泊蓋十二時馳九百餘里矣余傳島

抵三宅謂無篷帆不可至之地及過三嵎始知南洋險惡非單面好風則不可開歇晚晴奴剃吉凶命
十九日南風如昨仰看岳蓮甚近上光念寺浴湯初更文風波濤薄船鏜鎝有聲舟人增二纜
二十日晡霽睹土人驅叒縛草人於舟中鼓噪投之港口時有買醋回者失足墮海而又湧出指塞壜口不入潮水舟人習水如此
二十一日始得北風向辰開操右看艘島屹如巨艦下午抵羽浮灣又宿漾碧堂是日入梅
二十二日辰刻出灣過新島風歇遂泊式寧之野蟲

灣灣多蚊口占二首薄暮蚊雷四面圍糊封舊帳劣支持中安一榻先生卧笑比晉陽懸釜時半夜方知賊傳塼一枝紙炬殺無遺我防蚊子如防虜來者殲之去不追

二十三日午後開操行五十里風歇此間海淺波頭觚稜如稠灘然入夜天黙黑潮光礮礋乃與義卿誠一燈下聯句共恨實甫不在也半鯉鱗而止

二十四日黎明船在神集島南十餘里禺中雨至島船來牽再館松氏見丁字薰四尺强

二十五日下午乗小舟觀筍嵓帽嵓至溫馳溫馳者

尤大周里餘有石磯海獺群栖膩滑難步乃著釘鞋銃之下申風起乃還帆仄舟欹水齊柮板

二十六日上舍後小山遍地棗吾煮食味勝氐冬

二十七日爛晴下午取路涸澗上天井山沙暵石暍熱甚里餘左折入箐路斗險窄頂踵相接凡三憩始抵觀音祠倦極乃卧祠中養力又上百餘步箐盡衆巒在下山風褰袂差覺涼蘇又數十盤始抵山巓巓曠多野牛松柞躑躅皆貼嵓黏沙無一株策以上者中央有小池池中疊石龕阿遮羅銅象池東陡絶而有一峰聳起脚下全峰白沙橫皴刻畫稠類蟬肚曰

摭山先是舟中望疑積雪者是也踞砥嵓架鏡望西南可百餘里而見露礁簇竪是爲錢嶼東西運舸至此無有脫者移鏡東南乃見三山鼎峙是爲八丈之西山東山小島頃之山雲來遮還現西北諸勝乃令晉吉描取圖成煙嵐四封恰如梨園撤帷萬象寂然蓋山靈供觀自有次第而又不聽他貪看也還至池西聞海獱呦呦山巓與溫馳相距數十里而聲如在耳邊山險登路之字折每折一憩而下路繩直彈指至觀音祠申刻歸舍館人進瓊脂玉光堆盤尤宜解暍瓊脂島出絶佳舶送江都歲不下數千包

二十八日詣土地廟禱三日好風

二十九日夜來西南風急舫司白磯不宜繫泊未刻起椗旁暮如式寧之野蟲灣灣外風轉雨至舟人載頭錨於哨船拋之灣口船上挽纜至拋碇處至則拔碇又拋之如此數四遂入灣中旣而風雨益暴增二纜是月小建

五月朔辛丑清辰新島衙吏道英乗船來迎共上灣角日和山山頂有砥嵓刻方位繫泊者上山覘風故名下山如潮穿嵓適會潮生嵓之砥平者全沒無踪而其特起者或拱或俯宛如鬼使者自水府涌出較前

次所見更覺新奇還至大浦楊梅正熟有嵓洞穿腹出背俯視潮汛洶疾偶見巨魚脊遂乘小舟入島衙得家慈及留夷書始知客月初四鼬坊火延燒數里適與三倉遭阨日時相同

初二日漁人獲蠵龜甲厚二尺重五百斤徹宵風雨

初三日雨止東北風作小舟如野蟲灣上午放洋際昏抵三嵓風候忽變漸退見三宅號火依稀

初四日平明船在新島之半嶼東二十里側帆欲抵島西半嶼爲阻旋柁東還復傃半嶼如是三次劣能過之拋矴地內嶼又入島衙是日風潮俱惡非司柁

莊善操則北飄總地矣投暮雨至初更風轉東北雨勢益猛衙松有摧折者

初五日比曉風歇雨止浴菖蒲湯望　闕行禮未刻東北風作無幾歇南島端午左右例有東北風呼曰菖蒲飈申後上日山觀夕陽山雖小安眺矚毎島船開洋送者登此望之故俚歌曰登日山兮望郎船波濤恬兮舟揖儇地內嶼不安泊舟遣船泊式寧

初六日儇風復作小舟如式寧下午開洋初更過三嵓風轉正北駕駛儇甚

初七日黎明船在三倉島南百餘里辰後風轉正東與潮路相逆舟行甚緩有鹿鯊長丈餘見船側沙光星耀舟中鳴鑼乃沈下午風候愈惡旋柁北飄復抵三倉西南夜參半陰霧翳塞船停如膠從者告髣髴見人影於船側出舫視之冰消無蹤風送悽雨舟行如故

初八日煞更風轉東北復指八丈相距百餘里雨來風候倏變西流可百里半夜風轉西北復指八丈

初九日黎明船在島北五十里許無幾風轉正西舟人下帆欲趁潮抵八丈而西風加緊檣竿撼兀屢欲覆壓乃復挂帆三分任風東蹄際明聞蛩聲舶司白

右凶左吉令闕之柁左應得好風

初十日黎明船在島東二百餘里適是客月初四所飄流處辰後風息雨來上午見雲柱於艮位蓋龍挂也少焉東風大作旗帶西指展帆復傃八丈鷁首劈潮淙淙有聲唯見泡沫卻走甚箭蓋非泡沫卻走而舟行儇疾也旁暮梅霧濃漲舫司白距島計不過四五十里船駛太甚恐有冲擣之虞乃低帆而駛初更到西山下急遽轉柁傍山而北椗泊島西荷浦是日風潮俱順故雖濤暴雨狠舫中不妨寫字處世貴順吾知之矣

十一日。黎明島䑳蠋集。牽抵八重根。汉隘左右壁竪。船已貼岸。架版出行李。日旴入大賀鄉衙府。衙方五十三弓。環以石垣。前對一峰。峰骨虢露。庭有熊竹蘭高丈餘。白葩紅蘂。鮮妍可愛。花南爲粟倉。倉東爲炮場。其北桂樹成林。皆交阯種。又有蒲葵一株。綠葉蔽天。葉間花拆黃珠簇鋒。香聞百武外。饒倉庚盡日亂啼。況狀與他島敻異。點燈乃臥。洋中不能成寐。是夜熟眠。

十二日。鷄啼如嘔。未起先知爛晴也。始用凉衫。謁土地廟。茶憩廟官奧山氏。遂出邑南。插秧方遍而有秧

晚稻者。歌辭嘍囉難解。還至楊梅原。觀納言秀家墓。石垣二重。中有櫻樹枝幹甚老。傳是當時物。秀家謫居五十年。以明曆乙未歲卒。時年八十三。秀家向有三黴。其釁處窮海。宜所不堪。而壽耈如此。或有聞中自得者而然乎。又聞承應中有黴船飄至者。一白鬚翁問之曰。今有黴國者爲誰。對曰松平某。傾首久之問其家章。對曰蝶。翁拍手大笑曰。果然三左也。黴人旋鄉語之長官。始知其爲秀家云。官舫損敝。命加修理。

十三日。聽滯訟。觀寶曆年漂人高山輝書。蒼勁可喜。是日陰凉。蟟蛁亂嘶。

十四日。東南風急。見石燕千百盤旋層空。如撒麻子。辰後閱銃手戒流徒。如初。賑飢氓米五十五包。召樫立邑正慶輔。問漂至呂宋顛末。筆記其言。

十五日。曉來風雨。晚霽。

十六日又雨。衙府有古印。材石柏。一面小篆東壁謹封。一面八分龍泉美記。並皆朱文。刀法極精。傳爲後北條氏時貢綱印記。

十七日又雨。

十八日。又雨。焚求驅濕。弃紙中偶得實甫漾碧堂引。

爲之法然。晚晴。

十九日。早巡視三根。觀織戶。戒邑流徒。徒中女俠阿竹。仍舊男裝。會撮如豆。頑性終不化矣。出邑數里抵西山之神止山。山多稜如摺疊扇。遍生嵓棱鐵蕉。其阯曠敞。多白田。有小碁曰神湊。碁頭臺碑屹立。卽昔年所撰西山卜神居記也。砆用神湊自然石。向午凍雨驟至。入舩厰開行廚。既霽。如垂戶。有鹽竈。觀蜑人投海捕小鰒。歸路過崇福寺。寺主禮順儀容淸秀嫻折旋。閱其家乘。鎭西島婦子曰爲宗。薙髮爲僧。島人奉爲君。呼曰入道宮。有稱大夫者。攝行島政。永享中

宗後裔雲加通使武之金川土司與山宗鱗鱗因創互市後遣兵殲襲殺其子若宮及大夫雲加讋伏乞降弃家爲寺自號端翁宗的是爲順十八世祖多鎮西遺物又有秀家國歌字畫明潤西隣爲長樂寺明僧宗感苗裔亦畜妻孥下晡歸舍

二十日獲石榼斗大割食絶佳又得海肥圍五寸强玳瑁斑砑紙發光爲文房要物約明晨巡視山東

二十一日早經三根上登龍阪雨來其南山山重沓泛稱東山山中盤針不正意有鐵氣也多紫陽花十餘里雨止憇谿頭滿目鳳尾蕉高皆六七尺深翠可

愛未刻抵末吉觀織户邑蠶桑尤盛出好綢浴巳戒邑流徒近藤某亦在徒中余與其父正齋交深正齋死十餘年今見其子於絶島爲之泫然

二十二日黎旦甚雨霽始發沬吉晌午抵中鄉土沃多梯田入舶司山義家戒邑流徒待凉視炮碉遂往藍江澳是爲島中南垂澳内孤嵓挺竪揭額龍柱二字來泊者左繫龍柱右繫西岸穩貼如陸又有嵓渠架覘可引然以其在南邊泊者蓁尠澳頭望青島若有若亾眼少瞬斂復不見此島天明時火發鬮島徙居八丈邇有次郎太夫者種人墾開今玆始請納歲租召邑人與總問南漂巔末

二十三日辰刻發中鄉抵樫立戒邑流徙沿途多異樹其桐身椶葉曰蘇櫚椶身蕨葉曰鹵朶高皆數丈踈翠可愛聞邨北里許湯沸石閒極熱病者浴煙有効畏暑不敢往下午抵大阪嶺頭紫石闕立右眺西山左睨小島放眸佳處也稍憇就下路左壑右壁壁罅處處生硫煙繚繞面脚叓增一層熇威阪西小山其上砥平曰横麻原又曰城山鎭八耆墟也未刻還衙命廢舊碉二置新碉一於藍江是日暑規昇至九十一分强後聞司天臺暑規是日八十八分差三分

强矣

二十四日査撿倉粟倉棧板絶高下通人行防鼠耗也鼠害禾穀蟻傷屋室寔爲島中巨患島稱升量者受三升五合稱盃量者受二合五勺民以紙穀市易不知錢貨故比他島風俗尤醇

二十五日絲雨如昨召卜者文藏問龜卜法曰爇老櫻南枝灼蠵龜見龜版及其書恐非古遺法昏定濤聲異常二叓風雨緊至

二十六日風雨愈暴至昏少弭

二十七日雨小如鍼召三根邨民孫作與米一包作

年九十五耕耘不廢貌如耳順左右差午南風大作
海轟如雷潮煙濃至乍失庭樹晡後漸霽如前崎望
海雲濤萬疊泡沫飛空如駭鷺然
二十八日天陰風勢稍微然海怒仍盛先是衙中苦
蠅獰颸一掃始徹紗帳晡晴登辨天山遂如新平原
待昏試火箭約明晨登西山是日遊海濱者獲椰子
及異根而歸根促節環生硬鬚或云科藤根聞島南
七八百里有無人島饒科藤意是其島所産
二十九日弗且經新平原左折入陘攀趾漸高五里
許始抵西山有石垣防山牛蹈稼也又上數町曰蝶

都坪有小憩所又數里曰日臺俯視神止山頭角嶄
然洵爲佳兒孫而上峻峭叓甚又數里始抵山巔巓
有大坎周里許循坎至西邊巨嵓鶻起是爲最高處
嵓輕脆多縫罅又北從沙蹊入坎内草樹蓊蔚有鑿
有郎有祠有池別成一境此山八成而上不殖寸挺
而坎内如此葢外枯而中潤者也自池南上町許出
艮隅遂就下路數里與來路合抵蝶都坪開行厨山
饒蝮蛇途獲數條醬炙食之還至楊梅原觀邑人鬬
牛牛截耳尖肥澤有力四角八蹄奮迅甚壯詣釋迦
堂有後北條氏時貢女館阯島婦女絶無肥黑者又

不聞有礙産女口每倍男口文獻通攷曰女國在扶
桑東千里其人容貌端正色潔白髮長委地又曰食
鹹草草似邪蒿而氣香其事一一相符則在昔爲女
國明矣還衙約明旦巡視小島
六月朔庚午薄霽辰牌陞舟側帆而馳小島高亞西
山嶄絶可愛鎖舟嵓間踐棧而上凡百餘步始有民
居東曰打木西曰鳥打邑無井泉唯資嵓間涓滴戒
二邑流徒謁邑北鎮西廟詣島記八郎還自琉球據
有南海諸島承安三年爲平家所攻自刎小島之壺
谿谿今崩穨難識然環其地不聽樵蘇呼曰神山鎮

八被流猜虐愈甚發竪虎攻虦鷙善射少忤其意執
投洋中其他材武手刃殆盡空其不得死然也差午
旋艫海上見巨鳥當舟不蜚又有沙魚竝舟行還衙
風雨
初二日微雨獲鰻鱺臂大肚有死鼠島鰻大者善登
陸逐野鼠肉硬味薄
初三日見島人飛竿捕杜鵑杜鵑高翔雲間聞其聲
而不見其形慧禽也而晚夏餌襪蟲後頓膩頓癡往
往隕命竿頭先哲鄙肉食人有以
初四日上午開晴遣人瘞齒爪於西山碑側先是洋

中舟傾架炮墮折前齒所瘞卽是

初五日如滦房觀滦絲黃用藎草涅用科樹皮茶褐用月桂皮皆三十餘入而成段疋以八尺爲一策四策乃爲一段尺初用金尺寬永中島尹忠松改用鯨尺島民始困

初六日天陰見蛺蝶燕大翅多翠珠羅之不獲穿林去晚晴月在熊竹蘭星河橫天

初七日曦赫殊甚適得鎭八箭鏃泉一嚼爽然下晡散步觀故吏菊池氏鐵蕉旁枝百餘翠蟲靡霄如五層浮圖島饒鐵蕉然無有如菊氏者

初八日島事已了約以明後日開帆移研西廊草紀行湘簾莎席凉颸輕來不知身在炎島也

初九日煮臘乾與吏胥飲燒酒命船師艤舟神澳

初十日西南風未刻發衙府沿途秧田青葱間有吐穗者下申開操回視西山頂生縷雲遙望東山及小島巓三山架橋旣而殘照倒映乍爲朱橋漸變紫橋黝然而滅午夜經伊南波指三嵓天低若盎壓舩欲沈而潮光燐閃如爭先鶩竄者

十一日黎明抵三嵓雨至潮行迅疾東北漂房州洋下午風轉正東西飄百餘里始見大島三原山旁暮雨愈緊著袯衣

十二日風雨如昨指羽浮磐磐口激濤遠望如粉障不可得過乃斜豆州海天霾曀風候屢變

十三日寅刻雨止南風大作低帆傃相州儇駛甚箭平明過城島竹樹漂潮乃知內地水漲上辰入浦賀是日洋中不見隻帆而港內檣竿蝟簇差午訪公矩移時風雨還勁暴濤震激不得還舟乃宿觀音院

十四日開霽早旦還舟舫司曰北風不得發舩乃命傔從改裝就陸上午自港東傍山出鎌倉沿途橋梁多圮迂行野逕逕多荄薿靡戞輪底如坐下石瀨舟

際昏入鎌府風送稻香始見螢火排燭經琵琶橋宿雪下邸

十五日清晨拜鶴岡八幡宮鎌府故都多名勝然無暇細訪食户冢驛申刻宿金川陰凉不減秋梢駟吏告十三日風雨六鄉斷渡

十六日早發金川抵六鄉適値津開河旁户户傾欹水痕未燥申刻歸家明日復命七月朔庚子　召見黑書院島事畢此役凡六千二百里爲日一百有六水宿居三之一

南汎錄終

題南汎録後

四海同唱卿雲詞明良喜起信此時朝陽鳴鳳聞尤早幽谷棲禽遷不遲羽公久勞州郡職一旦擢為獻納司頭著貂蟬口雖舌嘉謀密猷誰得知書來相報榮遷事併貽書著遠遊記沿河浮海極邊隅觀俗省風搜殊異博望西域徒開端相如南夷卻生累紛紛遊渉何足論若公壯遊古無二七島恭崎天一方地脈絶不通扶桑唯見放流禦魑魅未聞安撫遣循良紅蝦晚簇廻潮赤碧魚朝泛出日蒼虛空吼處牛為鴿林木嘯時鼠變狼要荒本不設防禦覬覦寧無啓

戎虜誰以兵備敎島氓公自奇材兼文武篝燈高揭嚴嘹哨銃手齊陳整部伍巨炮纔試萬雷轟鵬雲降落鯨濤怒就中一事駭我魂颶風往往蹴乾坤王勃幸不溺閩海屈平再得入修門今日玉堂醉仙醞錦袍暖處飽君恩往事回頭成春夢空餘衣上舊潮痕我懷君子亂心曲偶值佳篇一刮目維時秋陽欲鑠金披襟坐讀南汎録忽覺海氛來襲人全身粟粟膚生粟公唯勿忘禱神時必有毘山介景福

壬寅孟秋廣瀬建

山田禎（榮祥）著

東遊戲筆

文化八年（一八一一）鏡湖樓刻本

據文化八年（一八一一）

鏡湖樓刻本影印

志藩東海山田榮祥先生著

東游戲筆

無着書房　讀我書齋

鏡湖樓藏

東游戲筆序

余嘗數遊於鳥羽悉其風俗夫鳥羽海運之湊舳艫銜尾柁工膽勇抛玉雨金故都下之民雖轉移執業者之支體不勞而甘食者又多矣故熱閙不讓於大

諸侯游藝好弄者時時閒作獨怪文人韻士未嘗聞有一人崛起於其間者也況地命鳥羽假設無適指然朱鳥鳥中之王偏命鳥羽其為朱鳥鳥羽也明矣余攙星家之朱鳥五

采文明之象夫天不私覆何
獨惓於此都耶愈益不得其解
矣唯物有時時之不至天亦莫
奈之何乎居無幾何偶得山
君榮祥而遊榮祥家世醫官
其為人穎悟好學屬辭嘗從

五馬東上而紀其行所經著為
一篇余受而卒業芙蓉玉笥
無論其他輿壤名區丹雘其山
藻繪其水東道五十之驛使
人瞭然於目睫間焉何其文辭
之翩翩顧彼五采朱鳥乘時而

至殆示其一斑耶榮祥年尚
壯矣翩此而往日就月將廣
運長翮培扶搖而不息乘其
時而騰擧五采燁然照映於
都下可翹足而竢矣豈不愉
快哉雖然余老矣朝不謀夕恐

不及覩其盛事也為遺憾
文化辛未十二月
五瀨　阪紹明撰
輿葛雍書

東遊戯筆序

嚮讀太史公自序乃知少負不羈之行足跡徧於天下也其志將盡宇內大觀而後以著書也書成上下數千載間理亂興廢之由炳焉信命世之宏才也後世操觚之士誰敢不景仰希慕哉志人山田榮祥君家世業醫以仕國好學之厚嘗婆然有述作之意甲午之秋給事其侯朝覲至于東都著東遊

東遊戯筆　鏡湖書樓藏

戯筆在邇司馬氏之蹤程途所經歷都下所遊履纖悉不遺遒麗之辭可賞也陳思王曰文若春華思若涌泉余於斯編亦云余與榮祥君相知非有故舊又無所援周旋翰墨之花耳不知其他聞之友人言侯之寵遇優渥其家富矣其業昌矣有暇則良朋相對討論術藝時或命壺觴一唱一和有餘裕者也可謂得意之人也何比彼慈室之患哉世運有否泰時

殊事異失意之與得意爰別雖然得山川助而才思煥發者豈不同哉至於其景仰希慕雖黃金鑄司馬氏之像可也人皆稱不朽盛事傳之通邑大都亦聞焉以題於卷端云

文化壬申春正月

南勢　田光亨公貞識

龍松正厚桓卿書

東遊戯筆　鏡湖書樓藏

東游戯筆　鏡湖樓随筆之一

志藩　山田積榮祥　著
駿河　渤海萬壽壽王　挍

扈從第一

文化七年庚午之秋我　侯朝覲於　東武也予又與護送于邁之役矣九月十一日發　國城行裝千騎駸駸乎取路西郊宿雨新晴行路泥濘行歷羊腸渡石砭過隴畝至乎神都之地比航官河陰曀欲雨至小俣驛憩于里正之家矣出則細雨霏霏暮雲千里山巒潜容余在輿少覺黯然入松阪澤就客館矣

十二日雨雲未散亭午比到洞津少漏日色至四日市驛止宿焉十三日蓐食而出雲雨晴散客路可慰過富田邨到桑那日猶三竿矣嶋津某先來臨於渡口某者薩之太夫行裝擬於小諸侯人馬騷擾忍行伍之混小時入客館憩息已而桂舟解纜揚帆如飛憑舷相觀桒城樓堞粉白與松緑相映蕩之以水光宛似一幅畫圖行可三十里偶會退潮之盈矣舟不前舟人捴工拮据何及候待進潮而再走右望熱岳於青霜之間行四十里許遂到蓬洲之地日猶不及晡矣十四日鷄鳴促駕客路秋晴霜葉綴錦眼睨可賦而一隊人馬相先後者是嶋津某也到藤川驛日已迫桒楡矣十五日曉風吹衣馬蹄如羽將到荒井驛前驅報言安藝侯先至焉且荒井小驛又焉能容我人馬乎投宿於白菅驛焉十六日秉燭而出平明到新江適會藝侯發駕驛舍猖獗人馬闐喧少焉海門日出水面十里如開鏡輕舟直尾藝侯舟到舞阪驛先藝侯航天龍河更到於袋井驛解裝焉十七日

平旦發駕渡猪川水及人膝晩宿岡部驛焉此行也藝侯蟬聯于後而嶋津某與尼崎侯陸續接踵又聞紀藩代衞人士已發東武輿馬如雲在乎前途左右塘報紛紛可厭也十八日陰雲帶雨壯風飄裳踰宇都之野嶺歷鞠子驛行路坦平松籟彈琴更添旅況渡安部川是爲駿之府中也投茶店喫糖餠而去行歷市廛出邨路可八九里至小吉田邨入酒店酒保滑稽多話爲興時已近午細雨頻降路途景勝無由回望經江端驛臨與津川而水漲溢湯湯轉石使人

氷衿及踰薩埵嶺大雨傾盆大地為三尺波入倉澤
村投茶店小時避雨勢倚欄俯眺狂風捲瀾波濤柱
天雨雲黯黮咫尺冥濛於是乎電光射眼震雷貫耳
使人悚然少焉雨雲少散再促行装四顧暗澹百物
結哀行未百歩大雨再下狂風頻至人馬趑趄不前
艱歩苦行到由井川雨水洋洶揚波恰不讓天龍之
險再欲循舊路和藹川已斷于後矣進退無地遂投
民屋富豪者而館焉時已杪更此邊瀕海之土瀨聲
如雷風雨益加蛟龍踰峯狼犲嘯溪人馬惻惻焉殆

消魂數次焉相共啜粥養飢守夜徹曉矣十九日曉
天雨雲漸散正午渉河入蒲原驛跌富川之漲坦厓
少慰客夜之勞焉廿日河報未至諸人或生倦意余
朝且侍於　君侯奉命游岩淵邨邨距驛十五里
而遠途間望芙蓉於青天之外神姿不可摸也爽然
堪洗客襟矣至岩淵邨觀富水之形勢白浪漫天滈
滈滔使人茫茫然夫富川者源出自信州八嶽轉
入甲陽合油早無釜其餘大小諸川為富川為此勢
不亦亘矣哉盟植之間聞道祖祠之庭開角力場過

而觀之不覺賈勇小時甚慰偶近隣失火餘炎及場
場中狼狽如燃眉毛避逃散亂如風葉須臾場中空
莫徒存拘欄耳其鬻梯果饅頭者為所蹂躙総為一
摧黄泥余惻焉掩袂去回望炎煙未下四邊猖獗赤
口上天紅舌入地再循舊路入岩崗要熙心無一可
供飢渇之物云是以河水絶旅人之故不敢豫備設
也余入一店強令製河漏偕浮邨醪出就歸路到蒲
原已昏黒秉燭夕　君前退而寝廿一日得報已渉
行十里許富峰秀出於青霄之間白雪冠峙青靄帶

繞跨松原臨富水端然在眉宇余顧國器（國器本藩人）曰
千里行装初入駿蕨之境如何國器相望賞嘆如此
臨渡口藝侯與嶋津某陸續相至各分渡門而放舟
中流差互混雜猖獗殆病首矣去舟就陸前路如髮
一鞭百里直到三嶋驛館焉余時有風邪之候強夕
君前退而就寢焉二十二日曉天晴朗望函嶺而攀
躋四十里許其間嶮路峻坂崎嶇艱歩　國家置關
以為天下之咽隘實有以矣哉此日也途逢紀藩人
士護後宮嬪娥數十百人自東武來驂駕連騎絡繹

不絶黄昏入小田原驛辦装焉二十三日早天促行直至大磯驛入於梵宇避紀藩之人馬焉遂曠半日留駕于此驛矣二十四日征鞭百里航馬入酒匂二十水馬歸生風日曛宿於金河之旅館此驛去荏土百里而近豪氣漸及紅塵簇街二十五日箕畢為祟雨行蕭條亭午至品川驛逢迎之藩士已如雲集投赤羽水茶店更調行装整整續續取路北斗郭入麴坊藩邸矣

游履第二

本月廿六日扈從之役全竣焉喜色可知也乘間午後遊平川謁於菅神祠時有灌湯之禊禱賽士女飄業余又賽禱去取路於白虎門一左一右或曲或折至乎愛宕之麓仰望山勢石階數百級如攀天中道回首飄飄如身在於虛空俯視戰栗山上列店下揖引客迎賓臨眺潤焉豈出塵之想西南民屋櫛鱗當左其構如培塿小露浮島之表者龍山乎少當右其形如犬牙鄉范如浮海者洲﨑紗音宮乎人如行蟻水歡匹練其他叢爾者不追指擧焉遠望乎彩霞之間並水連總房白帆出沒乎鵬際實丹擭不及之勝也已下右逕山行里許忽入紅塵之街翠於神明祠右轉行傀儡俳優開場衒技都人士女來往如織紅裳綺羅繽紛華麗余投茶店小時觀其盛游履指東陶然還旅館矣

一日間皆嶺之勝山色依舊幽邃可愛懷昔年觀花之興恍寫一場之夢今遊向誰唱前度劉郎今復來之句乎留歩悵然佛殿堂廊輪奐鉅麗可謂壯也左有不忍池清漣瀰范中置天女之宮道架石橋櫻樹

夾列官構有彫繢丹楹之美矣水崖坎比列店開肆妖婦豔孃蛙鳴引客出山下左折入市廛取路大橋之北又東里許到瓶井之鄉撰酒爐清浄而入焉巨摺豪飲項刻酩酊偶有客隔紙障絲竹甚興余與從者數輩放歌狂舞手抃足躍焉故歷絃歌之態已而出取路於菅神之祠醉眼朦朧意氣益揚左携吉由手右拍藤郎肩（吉由藤郎同是余傍輿之頭目）飄飄然似高陽醉歸之狀渡板橋拜於祠前臨池投果魚鼈浮出爭食到神樂殿獻舞巫女二人年不過織素緑衿朱袴手

持傘鈴一前一卻應鼓蹲蹲然已而去左折十武有
神神繫牛馬重平（同是余從士）持秣與之躓躓而仆周章
大叫一行之人捧腹絶倒矣辞瓶井指榮螺堂取路
隴畝之間讙噪而行數里坦途如砥兩畔膝樹荊蓁
夾路左右莽渺絶無當觀者蓋秋晩之景趣蕭灑以
足洗塵煩之懷至榮螺堂門樓毀敗方今就土木之
擧胥役數十人吹烟憩於路傍耳寂寞空懷曾遊之
豪興矣辞去欲到深川俄然暴風起陰曖將雨遊厭
興盡忙不可止相引就歸路余乗輿催眠歸途幾里

總在夢中過稍覺暮寒徹肌耳俄然覺遽遽然在麯
坊之客館矣
一夜方東南有舞馬之難鐘鼓四振吾由賈勇先走
余又走出第十一街口望之炎煙衝天人馬來往紛紛
救火丁壯雲集紅燈數千羅列如星遠望之如熠熠
之亂飛近對之宛然如火山之頽崩一場奇觀於外
國曾不可寓目之事彷徨還舎鷄下五更矣
一日入藤堂侯之藩邸訪叔父重農君主人欣迎遽
作鷄黍供饗甚至美酒酩酊引及僕從從容雖頗寫

懷十許年之一遇何得罄心緒於一夕焉哉及辞去
主人慇懃欲留焉歸途將久割情而出矣此日也特
有別荘於賜宴之命驅馬再入麯坊過旅館而不入
直到別荘侍宴絃歌含雨長袖飄風一獻一酬歡樂
無疆既飽優渥之德又醉和湛之酒比逮三更退出
歸路下馬散歩養醉左折出街娼家連軒絲竹湧雲
忽有一小廝磬折余傍懇請引余慇懃欵曲似相識
者余與從僕未解其意雖傍慮姦騙汎汎行數十武
忽入一酒樓榜曰三好余上堂擧家拜趨進退如遇

大賔余顧欲問其所以重平已自縛在坐拜伏謝罪
吾由又跪其後余始知陷二子之術中悦然自失詰
以巨柘再為高陽之飲美酒佳肴歌舞管絃徹五更
而去噫呼二子之欺余也投骰中其竅可謂老手也
一日航墨水到兩國橋兩岸繁華不異昔日酒樓臨
水起絲竹瀏瀏流四民讀續紅塵覆天錦繡如雲士
女為群有往者有來者公子驕馬俠客横劒游子下
樓老翁呼艇有醜者有姣者或醉或醒緇衣問卜縫
掖求相鶉衣乞食赤裸請錢若夫弄蛇呑刀縄戯諠

諠各處開場圖賤賣藥使刀齊瘡觀者堵墻推肩疊背橋邊雜遝更無空隙之地豈非天下之最大都會者矣哉橋東列篦頭店百餘其他傀儡俳優鮓店茶肆擲炊鱗次可謂盛也沿水下二里許到永代橋水面黯淡黃魚爲群葢是溺死幽魂未散假形乎鱗物怨昔日之恨者乎（文化四年丁卯之秋永代橋落溺死及五百餘人云）悲風一陣波響如號哭四顧慘凜不可留舟慘然棹去又行里許遥望深川之郷高樹留斜陽人家籠靄烟將謁應神之祠不果回棹鐖倉洲就歸路矣

杖履乗晴訪淺草之勝高樹曝錦飛閣聳雲門樓巍然禱賽之人如市群行右臨澄江之流渡口無人扁舟漂波寒隄鶯啼蹊柳擁翠已下龍山取路東北行盡柳陂入龍泉酒樓之郭四時煙花樂欄乎迷人眼娼門家家悉朱髹正面供酒祭白眉神戶外撒鹽避秋風客比白日轉西鮮妍列坐紅氊畫壁與銀燭相映宛如金母瑤池會吹嬀杜孃擬巫山雲彈絲鶯鶯癸鄭穀籃於是乎風流才子或輕薄之徒陸續當門或揩扇以掩面或白巾以裹頭逍睇挑情嬌態惱意巧淫湎娛靡奢無度可謂人間極樂國哉吉由藤郎巧態學彼裹頭跣足惚恍相望垂涎滴腮不堪捧腹焉又東西妓院列耳房多局引客少臨其間穢氣觸鼻余掃袂而去矣出中街偶逢畫工某引余强上酒樓畫工豪飲俄然傾一斗餘頃刻嘔吐不禁昏昏如眠莫識滿坐令人嚴余卒然下樓忙遁去畫工直追至再促登樓余不肯畫工執重卒衣攫撥不已重卒沸然發怒相撲遂倒畫工畫工詈不已余徒不省去矣嗚呼畫工之不良一愧未雪忽引再愧可謂腥手汚脚也相與笑語不知歸路之長陶然還麯坊旅館焉

余在麯坊十日時時入藩邸咫尺　君前侍清談公餘偷閒得一二翺翔帷荏城廣大焉熊得從覽縱情乎哉如此數條又只枌楡閒之事而已已而擇鑤以促歸云

歸笻第三

初冬七日早天辭麯坊之旅館促萬里還家之行矣取路朱阪左望緣山歷高阡至級川憶武陵再遊又

復何時矣、相顧悵然、行右郊原、左海水雨色蕭蕭、以
湿行装、航六合川至川崎驛、入茶亭餞辞去、行三十
里許至金河驛、登酒樓、樓稱羽根澤、倚檻眺望蝃蝀
左東、足以卜晴、焉酣暢下樓、日已下舂、入保土谷驛
止宿矣、八日鶏天辞旅館、至戸塚驛、余少時嘗讀東
野春臺二子相中紀行、夢寐其勝久矣、此行也安不
遂多年之志乎、乃左取路隴畝之間、行二十里所、有
舟嶂褒斜可三里、獨立隴畝之間、與他峰巒不接壤
云、是古昔埋藏金塊玉礫之地、朝暉夕照相映、今猶

東游戲筆　十二　鏡湖書樓藏

燦然、又行十里許、直入煙樹縹緲之裡、右轉行三四
里、漸至桝都之舊蹟、街衢寂莫、茅茨僅列百余、宅黄
花為藩者、不是根翁家乎、横笛振雲者、東辟徒乎、余
下輿訪稱名寺、門樓丹青雖已落剥、猶有山節藻梲
可觀之勢矣、入中門升佛殿、小僧邀引歴觀堂上、且
展覧古器寶物、小僧觧之云、是右大將之鐃也、是豫
將軍之皷也、某物何、某物何、其佗說養老神龜之古
喋喋不已、余謝而出焉、凡鎌倉諸地靈場、大略探之、
勿論佛像之古矣、稱其寶器古物、真偽相半、且先游

雅容、多紀載焉、其餘又鶏肋耳、以故今不盡贅焉、十
井十橋五名水、如徒存其名耳、不足以鑑昔日矣、謁
藤鎌子之祠、過滑川、懐青砥氏之舊焉、左轉歟鑿巖
山而通路、世稱之朝比奈洞門、杖筇相過逞眺、稲叢
靈崎荒樹留秋、鼓水雲帶殺氣、是昔日義貞驅便三
軍虎視鎌城之地、至雀岡謁八幡祠、祠殿回廊丹楹
鉅麗絢采可觀、階傍有一大銀杏樹、枝葉鬱鬱、今猶
足觀五百餘年前榮矣、有蓮池、池中點列浮洲、其數
七、而洲之大者、置妙音宮、架石橋、歴華表入門樓、拜

東游戲筆　十三　鏡湖書樓藏

禱去、實一神仙境也、下階駐眸、一路如髮、青松夾路、
蒼翠染衣、到由井濱、其間三里、置華表三、其一今在
海中云、桑田碧海理或然、後面有山、稱鎌倉、是藤鎌
子埋藏寶鎌之地、左折取道歴扇谷、右望巨福山區
曰海東法窟、又行里許、有寺榜曰禁男子个寺、蓋無
賴婦女亡命投寺、居二年而後重離、從所欲云、嗚呼
醜俗可愧矣、左有官領衙門、亦故趾、今既爲田、禾黍
迷人、其他有如巒者、又置佛龕、纍如者、古墳纍纍乎、
不遑枚舉焉、過星月井出郭門之故趾、鎌倉之遊於

此乎極矣。夫鐮倉之爲地也、負山臨海、天造地設、爲
金湯之固。然要之方三十里、蕞爾一彈丸矣。當元和
之役一朝瓦解。蓋有故矣哉。古來爲王覇之業者多
據此地。或興或亡。夫不遵聖人之道、以苟且爲政、亙
矣哉。有始鮮乎克終。在德不在險、我有慨焉於吾心
矣。憩已而右山左海、踏沙行七里。是由比濱也。目境
濶焉、景勝可玩。涉行逢川、漸至胥越之堺。忽然海潮
一進、走鐵沙上、如暴風之驅沙礫、淼漫瞬目之間、令
行人立太洋中矣。余輩不覺狂呼。已而潮水漸退、再

復鐵沙之舊。衣服悉濡、寒色可憫。相視幸慶不爲魚
而已。入漁家治裝、蘇氣襲鼻。蒼蠅雨集。匆匆辭去到
畫嶋。嶋稱金龜山。入海可五里、喬樹欝葱、翠色爲巒。
鴈塔聳頂、山足列酒店茶肆。清楚可愛。踏石階二
十弓、左轉又行數十武、乃至下宮。撫福石、取路曲蹊
過御供水。左則斷崖千仞、使人眩然於俯眺之間。沓
且行廿武、乃上宮也。出樓門左折、過石華表、至行宮
（俗稱本宮旅所）祠殿廊廡、太鉅麗。彩縟絢然、奪眼。左轉下階
十弓、臨兒童灣。斷崖千丈、令人戰栗。左折探洞天。路

益嶇嶮。仰望危石、欹峨勢將崩。鷙白鳩數十、翺翔其
間、宛然如蝴蝶戯舞。俯臨則白浪滔滔、神魂如漂。嚮
導秉炬進洞。余輩魚貫尾之。燈火耿耿。幽邃最深。寒
陰之氣使人肌膚粟起。直行十歩、架床。守僧寢食焉。
更入可十弓、奔泉濺顔。又行百歩、有池。水色紺碧。架
梁而通。行路或窄或廣、往往安置佛像。洞中一巡出
前口。洞深凡四百二十歩云。再循前路、攀崔嵬、投茶
店憩息。此邊毎店賣璣貝。玲瓏可愛。店臨絶壁、勝景
如畫。左則武相翠巒、蜿蜒於數百里。鐶中諸勝坐可

摘於其間。右則相灘連遠洋。滉瀁瀰洸、睥睨之間、瀘
滌塵胸。遠眺之則天水一碧。白帆如羽、點於縹緲之
中。近臨之則怒濤高跳、聳如丘、碎如雪。峭壁千仞、怪
嵒奇石羅列其下。有立者、有倒者、尖者、圓者、龜鰲鯨
浮千狀萬態。爭奇競勝。可惜余輩無摩詰手、聘睨一
過永失此勝。何其有詞藻摸畫此勝者哉。坐賞立嘆
久之而去。再蹈前蹊、邐迤下、階上酒樓。余與從者數
輩命若五升、俄頃傾盡。再命五升、一舉竭。三命五升
醉益發、興益來。從容下樓、四顧已昏黒。航前濱、步沙

洲、坦途十里、至藤澤矣、從嶋達驛之間見古松顛倒者、其中心悉燒黑、按東野遊湘紀事、已載此事、而距今八九十年、何夫事之相符矣哉、余又曾過此驛、有神松自焚白蛇跳出之事、今徵之土人、閭鄉相傳以為奇云、余於今八年、始得其解矣、九日辨物而發右有白旗祠、遥拜而過此、及藥師橋、狂風捲砂埃塵入眼、余在輿下戶、催眠瞑行、歷十景阪、航馬乳江、到大磯驛、右有鴫立澤之舊蹤、諧人結廬置西行像焉、梓而出、過梅澤邨、渡紗河、入小田原驛、就館焉、十日五

更發、駕乘炬、陟羊腸、至三板橋、東方漸白、稍見水煙起、過湯本邨、邑有溫泉、因名、山中湧溫泉九七處、余往歲巡覽焉、忽憶余弱冠時、聞山中有稱地獄之処太平臺雇獵人名銀七者、為導、携銃而探其處、太率有溫泉之地、必有琉黃自焚、煙氣湧於地、此処又然俗稱之地獄、不見有他奇、余頗發英氣、攀懸崖降邃谷、行廿許里、忽視鹿走前山、余以銃一發而仆焉、携歸到酒家屠焉、下物豪飲盡歡、今過此地、憶此事、恍如隔世甚哉、少時血氣不定、往往為此等事、以為快

矣、行十里許、有石名女轉、大如斗、至畑邨、投囊荷亭焉、此地家鬻器物珍玩、造製極巧、亭之後山掛瀑布眺望甚佳、買醉而出、陶然試步、漸歷猿跋坂、至天下石、攀躋登於此矣、相顧望東、往城相距已二百五十里所、其間諸山、陸續靄煙下端之中、恍如點薄墨、僅僅平辨其子亥而已、正午過關、就旅館餧焉、館後面臨湖水、蘆峰浸影、秀色可餐、題一詩而出、步下羊腸峰巒複疊、邐迤行可十里、過湯篠、歷今井阪、嶮巉漸夷、到三嶋驛、日之夕矣、為促前程、更到沼津驛館焉

十一日曉、雰欲雨、更添寒色、過原驛、投柏原茶店、比漏及巳、雲晴霧散、望芙蓉玉雪玲瓏、勍與可知也、右足有沼名浮嶋、長二十里、沼有男女二嶋、松樹蓊茂風致最佳、戀賞出店、行十里許、右轉入葦原驛、渡三度橋、航芙蓉川、比前日之水、今猶減半焉、歷巖淵邨行八九里、左眺吹上之濱、江山影碧、又一勝境矣、至蒲原驛、右有北條氏之城趾、松柏蓊鬱、煙靄䁾朦、土人目為魍魎之府、晝間猶禁獨游云、渡由井小川、僅十步、水不至沒踝、架板通而今、猶憶前日之事、更似

可自疑者矣行到銷魂之地頓覺悵然至倉澤邨投
茶店試擧杯苦割喉辞出取路牟腸陟薩埵嶺止風
大起雨足忽来渉沖津川至江端驛客館已點燭矣
十二日侵霧風裝行路𡨚莫陰曖欲雨余在輿就眠
過駿之府憩安部川茶店偶見蔓子魚鮮鱻者吉由
重乎爲之色動賞歎不已意毎在余余陽爲不達其
意者已而欲去亭長汲汲乎来惠菌一盤且懇懇留
余自褰袂執刀擘鮮調食提撕甚至余省二子其顏
初解吁亭長何物何遇余之厚其網利壟之巧者寧

将吾在二子之術中乎久矣哉二子之瞞余也徃徃
出奇策以謀獲余又汎汎屢陥二子之術中如孩児
之癡雖然或得不虞之歡又不爲不多焉蓋一時之
戲謔何妨之有取酔而出余在輿眠某某所悉在
瞑中而過比渉豬川朦朧猶夢出輿已在金谷之客
舍此日有孫四郎者（四郎桑名人）請從行予聽之比逮刼
更四郎携一壺来奔示余曰僕入新豊之市得醇醸
一壺公試擧觴乃酣飲偕醺入寝就枕噫此夕何夕
余耿耿不寐百慮結愁客涙濕襟欝陶不樂以徹曉

矣十三日夙駕踄金谷坂至牧原此処有昰膝之名
余非無耻𡎺之懐焉灰欝陶慵下輿怱怱去以爲遺
憾矣歴黄花水投侑山之茶店焉余昔曾憩此店見
二女之妓者今也長女外嫁次女又擧一子面色頗
爲皺不似昔日之姣噫歳月流遷何於此一女子矣
乎悵然辞去下羊腸二十里所入懸河驛酒鑪主人
有病余前日與藥去今再過主人整服逢迎謝快復
之速嬉色溢面作松菌之羹供具飽及僕從餞別過
網川至三日坂是乃一言坂也昔日峡軍之役本多

庶顯名之地據守之跡依稀今猶如見焉至見附驛
右有間道以至池田村比之本道爲弧与絃二十里
而達其十里云此間有坂世人名曰一言阪以爲忠
勝守禦之地蓋不知地理之妄固不足論也余下輿
試歩取路隴畝之間延埴可厭至池田邨勅如出裏
城之野也航天龍河日已奄咀夕照暮霞紅色映發
矚目太慰更具腿綳寛歩行踏坦平青松夾列至天
神街再就輿投濵松客舎矣十四日褥食而出當航
荒江少有風波之祟少焉風歇波穏桂舟移棹連山

爲之走風觀最美過関行里許狂風捲砂埃塵霧起
余在輿下戸上潮見坂至吉田驛四郎先驅在一酒
鑪迓余酌酒醉而出至赤阪驛撃柝報初更矣十五
日戴星而行四十里到岡崎城比渡矢矧橋細雨毵
毵行路蕭條無傷觀之興況然到蓬莱投宿於銭樓
鮮裝美比及初更震雷如頽大雨如傾五更雷雨漸
収艤以待曉已鮮纜暴風捲雪水面變色舟行不果
再就旅館爲余偷閑歷觀張中之土金城百雉疊棣
聳雲市廛街衢縦横棋置四民来往豪商巨族頗有

颯颯焉者民戸不下三萬蓋又一都會也余嘗聞人
張中則足窺茬城之一斑實不誣也自本坊第一街
至蓬洲之地九十五里一路如髪民家櫛比垠以華
表蓬洲又魚塩之肥地繁昌不讓於他州府矣客舍
臨海風觀甚佳初更天霽月清水面百里沉玉浮金
奇勝絶美余不覺傾三大巨羅攄藻爲娵隅躍清池
之雅四更秉燭發館取路左屋驛右蓬宮左折入隴
畝之間直行可三十里比到萬場川路漸埏埴月泊
馬蹄之涔霜砭無衣之肌鶏犬遠聞草木凍凝不動

相顧從僕躄躄乎寒色可憫至左屋驛東方漸白投
館喫焉吁此去蓬洲六十里而遠其間飲喫不用
蹈霜侵寒咨且者蓋有所夾不得已也豈余意也乎
一行之徒與此役者可謂寃矣郵長来報舟具已治
矣余下輿直行百歩許右轉至歩頭艤舟舟師四人
鮮纜而漲之左右青巒風致如畫舟之山走瞬息至
于桑城矣過待合川行望舟嶂至冨田驛撰鑪入浮
大白而出爲喜故國之漸近再覺意氣之揚矣歷初
野郵入四日市驛止宿焉以明夜不眠之故黄昏已

入華胥之郷矣十八日凍雲漠漠將雪寒凜殊甚至
追分郵是処直行爲達京洛之道左折則到郷園之
路回憶十餘年前爲書生于京洛日陪遊淇園湖山
諸老先生討論經史課賦唫詩其人咸已爲異物今
獨存荊山先生宰斯文吁噫歳月矣驅使人頓起山
陽聞笛之情不堪惆悵強傾一杯排悶而去路傍田
間水結薄氷鴈鴻下集景色索莫過津城渡雲津川
到松阪驛而寝息矣十九日昧爽促駕偶會坂本生
還郷偕行航宮川入神都之地取路下中之郷過重

平家、闔家逢迎、攝持最恭、勸酒供饌、小時盡歡而出、比及小田橋、逢家僕之遠迎、審松菊之依依、喜色可知也、僕採懐出松維顯詩呈余、在奥和之、過熊耶、歷根谷堅邑、陸續入國關云、

記行文之一體凡所過之山川
道路宮室風俗諸事莫不明之
瞭於手筆札之間者操觚家之無
雜文之法多自為貢水體度大抵
匈奴之二傳東溟將變化之來一
樗櫟枯作者必學問淵邃才氣獨佚
洋溢者篆裏揉出而英氣沸之

東遊戲筆
鏡湖書樓藏

詼我之十以高異風古俗役讀
者不厭惓亦能因與古為誇
程篤學家文
東海山田先生獨標漂落情德澹
辭居恆多論著所編又一冊戲筆
且我生平之優于人之美英世之提
者一何英氣恩溢筆端撥發叢

於家揉樓風俗役讀者莫記
覩一生境奇來之矣余得遇先生
願冒譚及寄之一書請刻
亦已余嘗從德旦栽訂而梓刻
戲筆壬申四年嬢功因書數
言其之由以為跋
勳海家書

東遊戲筆
鏡湖書樓藏

東海山田先生著述書目録

錦水鎖夏録　三册
范石湖田園雜興國字觧　二册
一夜漫草　一册
醫道瞑眩　十三册
醫道瞑眩方則　五册
痘瘡約言　一册
紀効新書國字觧
醉餘瑣言　一册
東游戯筆　一册

東游戯筆

鏡湖書樓藏

每刻無此印
係僞刻

文化八年辛未冬刻成

川田剛 著

隨鑾紀程

明治十八（一八八五）東京太政官刻本

據明治十八（一八八五）

東京太政官刻本影印

一等編脩官川田剛撰

隨鑾紀程

太政官藏板

隨鑾紀程序

省方懷遠。王者盛典也。然非史臣抽毫為之記載。孰能知其所以盛乎。去歲辛巳。車駕巡狩。航北海至陸羽諸州。川田編脩作日記。自山川土田物産風俗。以迄修路架橋館舍供頓之微。

歷々備載。足以見
聖化雍熙遍及邊陬。
況余躬在其間。目擊
衆庶謳歌來蘓徯后
之狀。披卷一讀。感歎

曷已。剞劂告竣。爲題
一言云。
明治壬午紀元節
左大臣二品大勳位
熾仁親王

内閣大書記官從五
位勳五等金井之恭





奉命書

古今非遠觀於片策四海雖闊知於不出牖以有良史也川田編修以史臣隨駕于東北著隨鑾紀程紀事粲灼彌綸不遺時余亦在扈從中亦過山川風土追想而不能記及見此編當日景狀歷々在目令人躬在其間吁良史矣哉

明治十五年三月

參議兼司法卿正四位勲一等大木喬任

凡例八則

一中興以還。巡幸數次。詞臣紀程。例用所謂假名文者。而此行道路悠遠。所經月日。倍於前次。若假名成文。則字多言長。非僅僅小冊子之所能載。今用漢文。録爲八卷。

一山水勝槪。或記或否。而採礦墾田牧畜蠶織。業屬創開。關民生利病者。列擧靡遺。幷記金穀收支。不厭煩細。使讀者一目瞭然。所以仰體於省方　聖旨也。

一六尺爲間。六十間爲町。陸路以三十六町。海程十七町弱爲一里。顧先儒或記海陸行程。概用漢里。漢土一里。當我五町十五間三尺一寸强。長短差異奚翅毫釐。今悉用邦制。若夫鐵道礦山。使洋人開鑿。用彼尺度者。特稱英里。蓋一英里當我十四町四十五間零六寸强。

一曰某掛。曰某組。曰取締。曰改良。此種俗言。違字義者。不一而足。然公私所通用。不可輕改。姑仍舊貫。

一動植庶物。間有漢土所無。即有之。亦未詳漢名者。皆用俗字。若鰊鰰榀鮹是也。

一此行往還途經九縣。而北海道及秋田山形兩縣。以省方所主。故別載其地形物産及政治沿革。名曰總記。

一　行宮處所。行程里數。見官吏。褒士庶。觀物産等項。作表具載。而從　幸官員姓名。亦載別表。並爲附録。

一此編辛巳起草。明年脱稿。會罹目疾。久委簏

底。既而疾瘉。淨寫。事渉三歳。若北海道船政稅法。猪苗代湖疏水工事。那須原開墾。始末。後據數種圖書。以補正初稿者。往往有焉。因再校付之剞劂氏云。

明治十八年春三月　川田剛識

隨鑾紀程目次



隨鑾紀程卷一

一等編修官兼攝内閣大書記官從五位川田剛撰

丙子夏。　車駕東巡磐陸。未及兩羽北海道。士庶望霓顒請不已。今玆辛巳秋將省方以慰輿情。先期布告中外。内閣奉　旨選扈　駕臣工。儀衛務從簡畧。又分遣官吏。察沿道地形及驛站廣狹物力豐約。因頒條令於令牧曰。觀風察治要施實惠。道路橋梁才通車騎。行營茇舍苟庇風雨。不必加修治過爲粉飾。飲食使役官給其直。奇寶

珍玩不許進獻。四民安堵。勿廢生業。其老幼扶攜。拜觀威儀。不必呵斥驅逐。孝悌力田高年及才學超衆者。具狀以聞。其往年經　臨沾　恩典者不在此限。既而所遣官吏還奏地方情狀。乃慮北陬荒僻。供頓百需或難措辦。卽日　勅減扈從人員五分之二。嗚呼　聖仁如此。億兆顒望以徯來蘇。不亦宜乎。

七月三十日。黎明。　上御便殿。文武百官隨班進謁。賜酒饌畢。陸軍伶工奏樂。儀仗儼然。啓行自正門。警視方面監督一員。率巡查長廿餘騎前驅。近衛騎兵二員。左右並進。繼以伍長騎兵十二員。四行成列。曹長手擎菊章紅旗。騎兵四員列其後。將校十二員。分爲二行。　乘輿駕駟驖。宮内卿臣德大寺實則驂乘奉劍璽。馬騎兵六員護衛左右。次　皇太后。次　皇后。各御鑾輅。侍女驂乘。衛兵各六騎。後拒十二騎。四行成列。軍醫馬醫連轡繼之。次宮女若干人。次侍從四員。次侍醫二員。次式部頭。次皇太后宮大夫。皇后宮大夫。次宮内

書記官。次左大臣二品有栖川熾仁親王。二品北白川能久親王。次參議臣大隈重信。次内閣書記官。次一等編修官。次内務及大藏書記官。次驛遞官。次東京府知事。凡文官乘車。武官乘馬。而騎兵執槍旗。頭帽飾以白氂。髿髿然與旗影相映。其從在鹵簿外者。皇族大臣勅任官等。車騎數十乘。巡查長二騎爲之殿。入四谷門。由半藏門。過萬世橋。循忍岡北渡大橋。　清蹕所臨。陸海軍兵排列捧銃。奏任官及華族神祝臚立道左。磬折拜送。郎

第市廛軒揭旭旗。士女雲集。觀者如堵。已刻頓千住驛。千住或作千手。相傳鎌倉名姬千手所生。以其郊於大都也。戶口繁庶。街巷交錯。近鄉人來鬻野蔬川魚。朝市頗盛。擔夫販婦。與冠蓋相雜。一驛喧塡。立錐無地。午刻啓　蹕。　兩宮皇族以下送者從此辭去。其從　幸者。親王二人。勅任官五人。奏任官三十六人。判任官八十餘人。騎兵五十八人。并胥徒廝養。凡千二百餘人。大道一髮。彌望稻田。豐兆可喜。過保木間村。入埼玉縣界。縣

吏迎候。率巡役以先導。前路爲例。後不復贅。行里餘次草加驛。縣令白根多助病不來謁。使大書記官吉田清英上賀箋。此行余以本官兼攝內閣書記事。與金井大書記官及僚員川邨正平。藤本周三楫取道明等九人。偕同宿歇。大書記官名之恭。字子誠。號梧樓。慷慨尚義。兼工書法。夕就館舍。溽暑多蚊。與大書記官微行納涼。人家數百。揭旗張燈。歌呼雜沓。有叫賣　巡幸鹵簿圖者。歷擧大臣參議以下位階俸祿。唱到吾輩姓名。不覺相顧一笑。過兒玉天雨旅館。天雨名彰。字有常。風流儒雅。尤精賞鑑。以宮內文學從。閑話數刻。還則街柝已報二更矣。

三十一日。晨起結束。詣　行宮。則　乘輿既駕。馳車出驛。行循綾瀨河。河東有古谷宇村。東鑑。承久三年。寄附武藏國古矢宇鄉於鶴岡八幡宮。卽此矣。渡板橋。一路塵浥。草木含露。蓋昨夜過雨。吾輩熟睡不覺耳。水田多芙蕖。花氣薰人。或疑其損收穫。余嘗讀爾雅釋艸。芙蕖一名荷。其莖茄。其葉

蕸。其本蔤。其花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無一不直錢。又徵之本縣圖帳。沿道七村。蓮田十一町五畝。歲採其根七百十四駄半。直金三千五百七十二圓五十錢。若種秔稻。一段率收米一石五斗。直金十五圓。乘以一一零五。得金一千六百五十七圓五十錢。則所獲不及其半。況此特就根言之。而花葉莖實不與焉。種蓮之利亦大矣哉。越谷驛與大澤驛。中隔一水。曰本荒川。東有桃林。花時紅霞映天。都人往往裹糧來遊。管子曰。五沃

之土。菓宜種桃。今隴圃種桃。鬻其實。所獲亦贏於種麥。然非地邇都會。需用多而搬運便。則不至於此。講貨殖者。尤宜留意焉。二里抵糟壁驛。糟壁春日部音相近。據地誌。元弘中。新田義貞部將春日部時賢。從攻鎌倉。有功。食此土。時賢。神皇正統記。增鏡。梅松論。太平記諸書。無所見。況是役賞義貞以上野播磨。而足利尊氏。封常總及本州。則義貞割予其士。恐無此理。是日午熱。華氏寒暑表外至九十四度。衆渴甚。入清地村。憩於郡署。密樹遮日。

風度。田疇內膳須給氷塊。味美於仙漿。經杉戶。次幸手驛。茨木縣令人見寧。櫔木縣令藤川爲親。大書記官片山重範來謁。此距東京十三里。戶口與糟壁越谷相若。館小林氏。室宇器具雅潔可愛。往年水戶內閣顧問從　幸。宿於此。區額大字。卽其手蹟。顧問　中興元勳。翰墨小技亦臻妙境。而今則亡矣。余奉　勅撰其神道碑。擬以裴度。蓋非溢美也。縣吏佐藤弘毅等來訪。主人勸酒。俱乞揮毫。金井大書記官乘醉連書十餘紙。余亦題

途中一絕。

八月一日。離驛右折。長堤沿水。上游利根川。發自上野。利根郡文珠嶽。逶迤數十里。分爲兩派。一則東經總常。注銚子口。一則南流經此。自關宿至行德入海。水勢尤悍。天明中。暴漲潰岸。闔郡民殆乎化爲魚矣。幕府起徒。塞決口。時封建爲制。沿岸村落各異所轄。不得疏塞修築。隨便下手。埭壩迂回。長六千間。其當水衝處。護以礪齒楯。又貯囊沙一千苞。藁繩三千束。豫備不虞。而秋夏水漲。輒致壞崩。

人畜漂沒。歲被巨害。　王室中興。擧河西一帶地。悉隸本縣。土豪池田鴨平。中村元治等。欲協衆力大興土功。首唱捐貲。遠邇響應。官嘉其擧。遣吏監督。乃於高須賀東。橫築大堤。以接權現堂堤。長七百六十一間。高一丈三尺。廣五丈九尺强。設二閘。長各十八間。一防逆流。一遏汙水。乙亥六月廿日起工。十月三日告竣。所費金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九圓。內仰官給者。二千四百七圓。其餘盡課之沿岸百餘村民。所課多寡。視水害輕重。多者率田

十石。出三十三圓三十四錢。寡者二圓二十五錢。
翌年　東巡。召鴨平等賜物。命曰行幸堤。詞臣
近藤芳樹撰碑文。今碑成。閱四歲。汙萊化爲良田。
防水工費。歲減數百金云。北行里許。則栗橋驛。幕
府嘗設關。譏察行旅。今廢矣。利根川水闊岸遠。不
辨牛馬。作浮梁。連舟數十隻。敷以木版。坦如大路。
至尊徒行。衆蹕其後。中流仰見彩雲映天。魚龍花
卉。現種種狀。蓋土人迎　幸相慶。作烟火戲也。
浮梁一名橋船。詩所謂造舟爲梁是也。爾雅釋水。

天子造船。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
造比舟爲橋也。維連四船也。方併兩船也。特單船
也。泭即桴。併木以渡也。夫周室封建尊卑異制。百
事皆然。今　聖主親民。視同一家。津梁來往。與
衆共之。儒者尚古。謂後世決不及三代。何其迂也。
東岸中田驛。屬茨木縣。路夷土軟。行松遮日。北有
獺沼。周圍里餘。南有大山沼。闊數倍。並多產魚蝦
蓴菜。古河驛人烟稠密。與野木驛隣。茨木櫔木兩
縣所分。有野木宮焉。祀菟道稚郎皇子。六代勝事

記。志田義廣謀擧兵攻鎌倉。源賴朝命八田知家
小山朝政等擊之。與戰於下野國能毛宮原。東鑑。
文治二年。以下野國寒川郡地十五町。爲日光山
三昧田。去年擧本郡。寄進野木宮。宜割而予之。和
名抄。又有努宜鄉。努宜能毛與野木音相近。此地
古爲祀田。屬寒川郡。今屬都賀郡。是日酷暑如昨。
憩友沼法音寺。驟雨一霎。人馬蘇息。經眞間田。晚
次小山驛。水戶裁判所長松本正忠上事務一覽
表。使左大臣及大隈參議。金井大書記官。高辻侍

從。兒玉文學等。明朝早發。臨視大嶹商社。從縣吏
請也。西鄉山田三好曾我野津諸將。至自東京。高
島少將至自仙臺。並進謁。奏明日野營練兵事。本
驛距縣治三里。戶口視古河。三分減二。北有小山
氏城墟。慶長中。德川內府東征駐營焉。會關原變
起。回師戡敵。子孫開府。執國命者十五世。
今上親政。桀狗吠堯。所謂彰義隊。艸風隊。七聯隊
者。屯聚二總兩野間。遂陷結城。來據此地。彥根藩
士青木賴實等。與諸藩兵分道進攻。敵佯敗誘之。

精鋭二千。散布環擊。賴實等力鬬。死者若干人。余
嘗製其首塚碑文。頗知顚末。因召父老。問以當日
戰跡。掉頭不答。曰。連年豐熟。謳歌載塗。官何用談
兵爲。蓋諸將治不忘亂。父老口不談兵。彼此兩得
其宜。夜雙眼眯矇。招伊東侍醫。洗以藥水。曰。流汗
入瞼。爲風塵所侵。若早行避午熱。則不藥而瘉矣。
二日。曉雨。蓐食上程。蓋　車駕朝發。例用七點鐘。
擊柝警衆者三。第一柝傳餐。第二柝立班。第三柝
啓行。奏任官候階下。而除近侍護衛外。行無次序。

獨大臣參議。及内閣書記官。從在鹵簿後。途中有
事。復逆取裁焉。余與金井大書記官。交番執役。今
以目疾得請先發。過羽川而小金井。而石橋。而雀
宮。每驛相距一二里。松杉夾路。深泥没輪。達宇都
宮驛。街衢四通。人家櫛比。間有累石成屋牆者。東
山志云。驛北山多輭石。截爲瓦桶。可施釘鑿。問之
土人果然。此地古稱池邊鄉。見和名抄。以其有神
祠曰宇都宮者。故更今名。源鎭將之征陸奥也。藤
原宗圓祈捷有效。因補州守。築城居之。子孫襲業。

以祠名爲氏。若八田氏。小田氏。多功氏。横田氏。鹽
屋氏。武茂氏。皆其支族。而紀清兩黨隸焉。有治部
大輔公綱者。以驍勇著於元弘建武間。六傳至國
綱。忤豐關白旨。國除。江戶開府。更封勳舊爲藩屏。
寶永以還。戶田氏居此。戊辰之役。爲亂兵所據。
王師礮擊。城市偕燬。今十餘年。學校。病院。監獄。警
察。電信。郵便諸署。擇地構造。市廛繁庶。漸復舊觀。
是日　車駕朝發小山。過午駐　蹕本驛。左
大臣至自大嶹商社。具奏其狀。社在驛東南二里。

絹河左右。鐺山石井兩村間。東京府商川村迂叟
所設。初迂叟相此土宜蠶桑。與其子傳藏傳衛。率
徒來築隄防。墾闢河壖。得田三十五町六段。植桑
數十萬本。庚午歲。造蠶室四楹。桑廠十一楹。招信
奥上三州精此業者。各試其方。上與奥。與凉燠過度。
因用信方。果適風土。乃遍勸土人。開拓荒蕪。施以
蠶連四百五十紙。桑葉千八百駄。又請官歲須給
桑苗二十七萬五千本。隣里翕然爭趨之。於是築
製絲場。衡五間。縱二十七間。取法於海外伊國。運

繅車。以水火機器。製精工省。致其所製於合衆國賽工會。及內國勸業會。並得賞牌。蓋刱業以還歷十餘歲。所費金十餘萬圓。而中間阻礙百出。毫不屈撓。以至於此。凡氣鑵二。水車二。絲竈百九。工女百九十三人。工夫二十三人。一歲烹繭二千石。製絲一萬三千三百斤。大抵販之外商云。夜風雨。

三日。晴。 車駕夙發 行宮。 觀治兵於勝山城址。址臨絹河。在阿久津北。四面曠野。河水分派。間有林邱。尤宜布陣。蓋陸軍之制。步兵十人爲

分隊。伍長率之。二十人爲半小隊。軍曹率之。四十人爲小隊。中尉若少尉率之。四小隊爲中隊。大尉率之。四中隊爲大隊。少佐率之。二大隊若三大隊爲聯隊。大佐若中佐率之。二聯隊若三聯隊爲旅團。少將率之。二旅團爲師團。中將率之。其騎兵礮兵工兵等。亦各分部伍。設將校。是役也。東京鎭兵。仙臺鎭兵。近衛兵及士官學校生徒。合軍人軍屬。無慮七千七百人。以三好中將爲師團演習長。曾我少將。高島少將。並爲審判官。野津少將爲第一旅團長。佐久間少將爲第二旅團長。土屋大佐爲假設旅團長。軍分東西。而東者主攻。西爲之敵。擬東軍駐本營於二本松。分兵從白河水戶二道。攻宇都宮者。諸將進陣於氏家驛。先鋒至阿久津。敵聞警。逆擊之白澤臺外。別遣精銳。馳過蘆沼。涉東絹河。擊破我右翼。乃發援兵。倚岸放礮。敵逡巡。遂乘勢追躡。漸迫臺下。因縱左翼。東至寶積寺村。將涉絹河下流。繞出敵背。敵據壘岡本村拒之。會驟雨水漲。隔岸礮戰良久。旣而三道並攻。吶喊動地。

敵不能支。引兵而退。特發地雷火。以防尾擊。東軍遂取白澤臺。巳刻戰畢。過午回 蹕宇都宮。東京電報後宮擧 皇女。衆官上賀箋。是日勅左大臣代巡那須原墾地。相隨者大隈參議。及金井大書記官。東園侍從以下若干人。大木參議至。自東京。參議本在扈從員中。遘疾後期。是夕詣行宮謁焉。

四日。昧爽啓 蹕復 觀治兵於稚兒坂。時東軍據白澤臺。探知敵潛師至祖母井。欲斷歸路。分

一旅團備之。於是西軍在稻荷山下。張左翼於竹林邨南。右翼由今泉。東歷平出原。循絹河來。與我兵爭取岡本。力鬬數回。而中軍騎兵進略海道村。我騎兵遇之。衆寡不敵。下馬放火林莽。步兵一隊乘輜車疾馳赴援。敵奮戰鋒不可當。乃別遣步騎。從大塚村。進擊其右翼。又發奇兵。航涉御用川。以衝其背。敵據險力拒。兩軍酣戰。出沒於岩本關掘兩村之間。日已加巳。師團長傳令收軍。蓋昨日操練。以東軍爲主。西軍所率僅三四中隊。假作一旅團視之。進止勝敗。彼此豫期。名曰假設敵法。而今則東西兵馬。員同勢均。方畧相秘。奇正變化。各鬬智勇。名曰不期對抗法。不期者。不豫期約之謂。對抗者兩陣角力之謂。雖礮不丸。兵不刃。而往往奮進。不顧死傷。故設審判官。臨場制止。及事畢。就全軍舉動。判其勝敗。論精律嚴。足以服衆心。唐書禮樂志。中冬講武於都外。大將被甲乘馬。教習士衆。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狀。第四第五挑戰。爲勝敗之狀。以令視古。彼直

兒戲耳。未初。回　蹕宇都宮。召親王。參議。宮内卿輔。陸軍諸將。侍食　行宮。余與川邨正平。游覽市街。一丘隆起。拾磴百餘級。上有神祠。所謂宇都宮者是也。靈驗赫著。載在舊志。幕府重建。寄祀田千五百石。戊辰兵燹。殿宇蕩然。近歲更造。規模仍舊。其欄干護朽。銅質鍍金。雕慶長十年七月吉日建立。征夷大將軍源家康云云數十字。昔日壯麗可想。按延喜神名式。下野國河内郡有二荒山神社。二荒後作日光。距此七里。在中禪寺湖側。以其地今屬都賀郡。或有謂此卽二荒神社者。近藤芳樹從幸日記。亦主其說。然徵之續古事談曰。二荒山有湖。廣可千町。本社在山頂。宇都宮爲其支祠。則彼此各別。其曰河内郡者。古今郡界更革。猶野木宮之於寒川郡。芳樹博雅。尤明神典。今亡矣。恨不得起其人於九原以質疑也

五日發宇都宮。二里抵白澤驛。驛外卽昨日治兵處。絹河發源日光山下絹湖。與大谷川合。南流十餘里至。此分爲兩派。中夾一洲。末復合入利根川。洲

南北里餘。東西半之。桑圃菜畦。區爲四村。居民四百餘戶。續日本紀。神護景雲二年八月。防毛野川。常陸風土記。新治郡。西以毛野川爲界。絹與毛野。方音相通。回國雜記。發宇都宮。到絹河。即此也。河北聚落曰阿久津。陸羽方物。馬䭾至此。舟運達東京。過氏家驛。地勢突起。天文十八年。那須高資與宇都宮尚綱戰於此。高資部下鮎瀨彌五郎射殺尚綱。因名彌五郎坂。地舊險阻。近者起徒削平。闊十有五。月告竣。四分其費。官給一。而民辨三焉。坂

北喜連川驛。舊喜連川氏所治。人家一簇。夾以二水。曰荒川。曰内川。石聳流淺。多產香魚。義經記。過行方原。渡狐川。古合稱二水。曰狐川。喜連。即狐音轉訛也。次作山驛。逆旅多畜娼。東游雜記云。鬻婬賤業。而本道諸驛。富民爲之。恬無耻色。風習迥不及。山陽鎮西。信哉。是夜。乞書者羣至。辭以目疾。黑羽人三田稱平。上巡幸頌一篇。稱平別號地山。隱居授徒。著作自娛。嘗與余相識。因遣使來訪。黑羽距此三里。舊大關氏治所。

六日。出驛。渡箒川。行里餘。古松林立。中通大路。經太田原驛。渡蛇尾川。崖樹蓊蔚。清流迂回。東與箒川合。入那珂川。上游自鹽谷郡大佐飛山。至蓋沼。潛入地底。三里。復發注於此。夫河發崐崘。伏流一萬三千里。其誕辨於河源志。禹貢。沱潛既道。括地志。潛水一名復水。今名龍門水。梁州記。葱嶺有石穴。高數十丈。其狀如門。俗號爲龍門。潛水自此入穴通山。伏流重出。蜀都賦注。建寧有水道。伏流數里復出。曰漏江。水經注。敎水重源雙發。南至西馬頭

山東截坡下。又伏流。南十里復出。謂之伏流水。然則此水曰復水。曰漏江。又曰伏流水。可也。至乙連澤。路左小邱。宜眺矚。上設　帷宮。四顧曠野。青草連天。羣山綿亙其西北。而五峯競秀。是爲那須嶽。此地東西八里。南北十三里。古建爲一國。景行帝。以建沼河孫大臣。命爲那須國造。見國造本紀。建久中。源右將游獵三日。起徒數千。射殪大鹿。今地曰狩野。曰夕狩。曰箭坪。蓋其遺迹也。嶽麓有村曰湯本。温泉出焉。那珂川發源其西。衆溪合

注為奔瀨。經鍋掛越堀兩驛間。南流二十里入海。越堀以北。山谷崎嶇。呼為二十三盤。皇上騎行。衆皆徒步。是日炎熱。汗透衣衫。渡黑川橋。蜒蜿登至山頂。有小亭。移　御榻。進氷塊。亭面東南。峰巒起伏。來路所經。歷歷在目。余呼縣吏。指點問名。已而擊柝一聲。衛騎簇擁下坂。渡奈良川。西刻次蘆野。荒驛也。負山傍溪。茅茨連簷。間亦私窩宿娼館。人持箋乞字。余戲題一聯曰。荒驛連程稀粉壁。青山到處有紅裙。蓋寫實況也。左大臣。

大隈參議等。至自那須原墾地。地在太田原西。荊榛荒蕪。世斥為不毛。其首倡墾開者。曰那須開墾社。本縣豪農印南丈作。矢板武等所創。請官借地三千町。富者捐貲。貧者助力。其墾為田圃者二十四町。種稑甘薯蕪菁蕎麥玉蜀黍。為林園者二百町。種桃柿檜松。及雜樹一萬一千五百本。造農舍畜舍耕具舍乾草舍各一區。飼馬八匹牛十頭。經費金五千二百餘圓。曰西肇耕社。鹿島縣士族三島彌太郎。及福島山形兩縣吏員。集金所開。亦借官地一千町。其為田圃者六十町。種桐者二十七町。為牧場者六百六十四町。為道路若溝洫者五十町。方募佃夫。新墾者五十町。經費金一萬二百餘圓。並去秋開創。今僅九閱月。而成功如此。他年之業可知。各賜金褒之。具奏其狀。

七日。入山村。草舍斷續。高田種黍。低田種稻。一溪曲折。五渡署彴。即奈良川之上流也。村盡有坂。居民數戶賣粉餈。呼為千歲餅。路左石壘數尺。上有祠宇。祀衣通姬。稱境明神。野磐二州所分。過祠入福

島縣界。經白坂皮籠。抵白河驛。有城趾。昔者小峰氏世居之。後為伊達氏所據。豐關白授之蒲生氏。未幾。又授之上杉氏。江戶開府。丹羽。松平。阿部諸氏更封於此。戊辰之亂。城市俱焚。今民居復舊者。千八百戶。史稱慶長中。上杉景勝通謀上國。舉兵會津。欲誘致德川內府父子於皮籠原。一戰殲之。親率衆出陣。縣背山。扼左勒左勒之險。開道白坂。修築白河城。即此矣。驛外逢隈川。發於甲子嶺。東北流數里。經石川岩瀨安達信夫諸郡。至亘理郡

荒濱入海。渡橋右旋。登七曲坂。過小田川太田川
二驛。踰岩崎坂。日午熱甚。路傍一茶肆。設榻樹陰。
井泉滃沸。余小憩。醫渴。追及　車駕於矢吹笠
石兩驛之間。次須賀川驛。以郡署充　行宮。產
馬會社長景山正博等。列馬於庭以供
御覽。先是土俗耕稼。不殖他產。米穀狼戾。或乏財
用。甲戌歲橋本傳右。石井勝右等。結社畜牧。就縣
廳借金三千圓。十年折償。勿納息。又糾股募金。每
股金二十五圓。白河。岩瀨。安積。安達四郡民。應募

者三百八十餘人。得六百二十五股。因定條規。設
職員。春秋遣人。買壯於水澤。岩手。青森。牝於三春。
分付股主飼養。其非股主而欲飼養者。立約借之。
游牝產駒。以時巡視。簿錄其數。初秋開馬市於四
郡九所。而賣之。一歲兩次。會計出納。更選職員。丙
子夏。　東巡賜物褒之。其秋廢磐前若松二縣。
併之本縣。縣吏欲令管內二十二郡畜馬者。皆依
此法。合爲一社。異論紛起。百方懇諭。遂從之。乃設
支社於三春於若松。與本社協力。其業漸盛。據今

春所編簿冊。股金四萬餘圓。加以官金一萬三千
圓。合計五萬三千餘圓。有馬十萬九千二十二匹。
鬻駒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匹。得直金四十八萬
八千八百四十三圓。除去費用。以所贏須給股主。
其利踰什一云。寄居村民有罹篤疾者。欲乞治侍
醫。而口難言之。縣吏以聞。　上爲惻然。遣醫員
石井淡診治。　賜以　御藥。仁哉。是日與左
大臣同館。召賜茶菓。話旅況。夜訪伊東侍醫寮目。
比戶懸燈。加以月光。街路來往明於白晝。

八日。朝農商務權大書記官楢原繁。以督猪苗代湖
疏鑿工事至於此。　召見垂問其狀。辰刻啓
蹕。渡釋迦堂川。圯橋長二百四十尺。上游灌木陰
鬱。層崖臨水。有二階堂氏城趾焉。踰赤坂。涉滑川
笹原川。抵郡山驛。往年火災。人家多爲灰燼。
上憫然。命有司議賑恤。又遣荻侍從巡視桑野村
墾田。此地屬安積郡。原野廣闊。古建爲一國。國造
本紀。　安康帝時。以天湯津彥十世孫比止禰
命爲阿尺國造。阿尺卽安積。今驛內有安積國造

神社。神裔世為祠官。故幕府儒員安積艮齋。蓋比止禰命五十四世孫也。相傳源鎮將東征。駐營於此。招千僧。誦萬部法華經。以祈賊徒降伏。因樹曼陀羅碑。又有平忠通者。寛治之役。為副將。卒於師。土人立祠祀其靈。謂祠觀碑。崇六尺餘。上刻梵文。漫漶毀缺。獨治歷三年丁未二月艮喜了阿敎圓賴圓兵衛尉充物云云廿四字。可得而讀。然忠通事不見舊史。碑亦非八百年外物。聞田間有伊藤肥前碣。其文宋僧高京所撰。以後　駕故不得

造觀。過福原驛。西有山井及采女塚。踰日和田坂。右曰安積山。左曰安積沼。皆傅會古歌。其實遠在數里外。萬葉集。葛城王奉使陸奧。憤國司迎候亡狀。臨宴色不喜。有前采女。捧觴詠安積山影映井泉句。王乃釋然。按古置采女司。擇郡領女。若姉妹。容儀端正者。入掖庭。大寶二年。詔令筑紫七國。及越後國。簡點采女貢之。但陸奧國勿貢。此曰前采女。則事在大寶前後。當時稱葛城王者三人。其一與高麗僧慧總。游浴道後温泉。見伊豫國風土記。

其二白鳳八年秋。以從四位下卒。見日本紀。其三和銅八年。賜姓橘宿禰。改名諸兄。後為左大臣。叙正一位。見續日本紀及姓氏録。僧契仲加茂眞淵等。注萬葉集。並闕疑。不指名其人。獨日本史定為左大臣。無乃太武斷乎。日午驟雨。踰五百川。仰見峻峰拔地。雲烟呑吐。卽萬葉集所謂安達太良山是也。坦途里許。聚落沿水。曰本宮驛。驛北渡杉田川。坂路登降。酉刻次二本松驛。市街循山。長可一里。昔者足利氏。以其族畠山高國。為陸奧探題。曾

孫滿泰始城於此。稱二本松氏。五世孫義繼。為伊達輝宗所攻。佯降。躬與壯士數騎詣其陣。相見禮畢。輝宗送到階下。壯士左右起。執以去。變發倉卒。一陣狼狽。輝宗子政宗出畋野外。聞報來救。輝宗大呼曰。阿梵勿以乃父故縱敵。政宗追躡放銃。義繼遂殺輝宗而自刃。阿梵政宗小字也。事在天正十四年。居數歲。豐關白東征。以城授蒲生氏。江戶開府。松平氏加藤氏更封於此。寛永以還。丹羽氏世居之。今藩廢。設製絲場焉。場廣三十六町。屋舍

十九搵甎竈百六十八座工女二百四人一歲所造絲大略一千四百四十貫得直金十萬三千八百七十餘圓初安達信夫二郡以蠶桑名海內獨繅法未精奸商射利攙雜欺人頗減聲價豪商小野市兵安齋宇兵等欲一洗弊習遣人往富岡製絲塲講究其術試之玆土果得適宜創立會社募集金五萬圓分爲二千股每股二十五圓又借官金四萬三千餘圓招女繅師設職員會市兵宇兵有故破產社員佐野理八代爲社長更定規約拮

据黽勉試以所製生絲販之海外號爲精良是日左大臣以大限參議金井大書記官田邊內務大書記官東園侍從等巡覽工場據社長所上計表癸酉開社至乙亥得失不相償耗金四千餘圓丙子而後漸生贏利以迄去歲所獲殆五萬千六百圓則其業之趨盛大可知矣晚游安達原出驛右折取路莽草路傍沮洳荷花盛開涉逢隈川行數百步喬木陰森怪巖盤踞名曰黑塚側有古寺老尼迎客說舊事曰昔有夜叉啖人行旅過此莫不殞命一夕高僧祐慶投宿以觀世音威德調伏殺之埋尸巖下今寺中所安觀世音像即是也因出烹兒鍋屠人刀種種遺物示之爲發一噱還訪大限參議談古今經世要務

九日朝發過松川清水二驛達福島縣治行程三里踰坂十三其峻者曰雙栁曰大鳥曰市野曰彌陀而伏拜坂爲最近者土人與工開削化爲坦路矣涉水六皆細流也獨須川發源吾妻嶽合荒川天戸二水東流五里入逢隈川兩涯相距百餘間架

板橋橋東即福島舊板倉氏所治當陸羽孔道地宜蠶桑綿繭綺縠物貨輻輳及外國通商輸出生絲歲收巨利肆廛櫛比戸口繁庶今夏回祿一市蕩盡 駐蹕醫校是日炎熱九十餘度行宮瓦甍濺水取凉二品親王游逢隈川獻其所網香魚

十日辰刻啓 蹕經瀨上驛涉擢上川信夫伊達二郡所界平沙渺茫水分三派入逢隈川踰薦僧壇坂則桑折驛停 駕於無能寺庭松張蓋蔭

數十人。杉宮内大輔賦國詩上之。因摘取其句。命曰御蔭松。驛北半田山。有銀坑。三品親王與大隈參議往視焉。從行者余及金井大書記官藤波侍從北條侍從等若干人。礦師導至坑口。口廣方丈餘。深不知幾千尺。取路口外。攀至山腹。廠舍連軒。内設蝦蟆爐坩鍋土甑。有搗礁者。有鎔鉛者。有鹿皮囊漉水銀者。蓋本坑創開未詳其年代。寛文中幕府置銀山奉行。聚徒採掘。歲得銀數千貫。與佐渡金山但馬銀山。並稱爲海内三大坑。然歲久衰

廢。衆病凍餓。有富民早田某者。捐貲再興。居無何。其孫武助。與工夫十三人入坑。中毒死。其業遂廢。近歲薩人五代友厚。請官借地。復試開採。而淘洗煎煉。悉用洋法。又取昔時所棄之礦砂。製爲純銀。大得贏利。其坑道通塞器械良窳。以至出納得失之徵。具載丙子東巡録。今不復贅。出廠門。又登十町許。喉喘體汗。絶頂設榻。供冰塊。是山嶄然遥隔曠野。與靈山相對。靈山者延元中鎮守府將軍北畠公所據以禦賊。余爲親王說當日戰略。良久下

山。憩於早田氏。未刻過藤田驛。渡龍川。地勢隆起。峻坂重疊。號曰伊達大木戸。木戸即關塞也。相傳昔者坂上將軍防蝦夷於此。左有國見山。循山而登。茅茨數十。曰貝田驛。東鑑。文治五年源二位東征。藤原泰衡據險於厚樫山與國見驛之間。鑿長塹以引逢隈川水。厚樫山一名國見山。貝田即國見驛。山下長塹宛然尚存。踰一坂則磐城州。有驛曰越河。封建時爲仙臺藩南境。今屬宮城縣。從此以北。山路屈曲。曰白鳥坂。曰犘鐙坂。舊病險隘。近

日削平。優通車馬。齋河發自國見山。北合衆溪。東注入白石川。怪巖古木。地幽流清。産異蟲焉。色白形肖蜈蚣。治小兒疳疾。土俗婚禮。例充盤餐。祝子孫繁衍云。河北小驛。亦名齋河。東行里許。下新館坂。酉刻次白石驛。舊仙臺藩老片倉氏采邑。

中興收封。置按察使府。府廢撤城郭。墾爲桑圃。圃外市廛六百戸。木片葺屋。上載石塊。詢之土人。云大雪酷寒。瓦輒凍裂。而木片或爲烈風所捲去。故藉重鎮之。前路驛站。大抵皆然。非獨此地也。夜召

福島縣吏賚金於其治下及郡山民罹災者千八百七十二戶。

十一日。早發先　駕。渡大橋。長四百尺。白石川。發自楷下嶺。合橫河戶澤二水。東北流十餘里。入逢隈川。陳場山有世良砥德墓焉。砥德通稱修藏。長藩人。初癸丑甲寅間。幕府政衰。內外多故。列藩分黨。大抵關西主勤王。關東佐幕府。幕府乃遣會侯松平容保。爲京師守護。鎭壓畿甸。及　今上親政。薩長入參密議。首罷將軍守護諸職。會人缺望。

伏水之役。實主其謀。而事敗還國。據險與幕兵拒命者。聲勢相援。於是六師征討。以左大臣九條道孝爲奧羽鎭撫總督。砥德參軍事。駐營仙臺藩。藩主伊達慶邦所謂佐幕黨者。其老坂時秀但木成行等。惡薩長用事。與米澤盛岡以下二十餘藩大夫集議白石。君臣連署奏狀。爲容保訴冤。總督却其書。更命進兵。衆憤激。謂總督肉食貴紳。不必主戰。砥德與會人挾私怨。彼若不死。禍亂不已。乃遣壯士戕之福島客館。持其首還。梟示半日。埋於此。嗚呼。堂堂大國。爲列藩所推。不辨名義。察時勢。顧欲藉手刺客。以成大事。則一敗瓦解。不足異焉。然封建歷世。政在大夫。異日朝議。誅上首謀。不絕其祀。仁矣哉。涉棄兒川。或告以勝母柏人故事。余笑曰。王者保赤子。人棄我收。何不可之有。至宮驛。旭日三竿。顧見紅旗閃閃。與行松相掩映。

車駕近在數百步內。乃馳渡松川圯橋。踰觀音坂。循葛籠巖。降小豆坂。坦路三里。經四驛。曰金瀨。曰大河原。曰船迫。曰槻木。文治之役。藤原國衡欲踰

大關山。奔羽州。日暮馬陷泥淖。和田義盛射中左膊。大串三郎揮刀斫之。獲其馬。傳首於船迫營。今國衡墳在金瀨西。而田間潴水。呼爲獲馬湖。卽其遺跡也。路右清流三叉。白石川與逢隈川合。沿岸地闊。田疇泱漭。西南連山。不忘峯尤爲峻秀。宗久紀行。渡逢隈川。遂見孤峯吐焰烟。問之舟師。云兵亂以來。見此怪異。徵之名蹟志。不忘峯灰沙堆積。有時吐烟。卽所謂噴火山耳。次岩沼驛。舊仙臺藩老古內氏采邑。今春回祿。市街未復。舊驛內竹駒

神社。棟宇宏壯。是日以社務署爲　行在。賚金
於罹災者九十七戶。
十二日。復先　駕曉發。殘月在天。樹影婆娑。單車
趁涼。如輕舟行荇藻中。黎明過增田驛。有富民菊
地善藏者。往年　車駕臨憩其家。庭松偃蹇蟠
地。賜名衣笠。邦言華蓋謂之衣笠。今視其樹。宛然
華蓋矣。驛西鹽手村有左近衛中將藤原實方墓。
實方工歌詞。嘗作花陰避雨句。世稱絕調。藏人頭
藤原行成忌其才。譏以驕慢。一日與爭論於廷中。

實方怒取其冠擲地。遂坐不敬。責授陸奧守。蓋文
人相輕。誰昔乃爾。但怒者心直。笑者不測。源子和
不取彼而取此。先獲我心也。名取川多產鱒鮏。水
源數派。發自盤梯笹谷青根諸山。至桑石西。聚爲
一水。遶中田驛北。合廣瀨川。東注入海。南岸設
帷宮。矢魚中流。過圯橋則長町驛。隔廣瀨川與宮
城縣治相接。縣治卽舊仙臺藩。有政廳焉。有鎭臺
焉。有裁判所焉。有監獄署。集治監。囚獄所焉。勸工
場一。養蠶試驗場一。師範校一。中學一。小學十三。

幼稚院一。病院一。醫校一。電信分局二。郵便局一。
神社佛寺百六十一。街衢二百四十。儼然一方之
大都會矣。就館於國分坊。有人倒屣出迎。則門人
齋藤弘也。攜手入堂。坐席始定。飯田定長谷文等
相踵來訪。定安中人。文吾高梁人。並以司法判事
官於此。弘字士貞。號巖城。津輕人。嘗在東京。從余
學文。旬日前來補師範校教員。余覯數子。先問地
方勝概。雅談移時。俄而喇叭數聲。萬衆傳呼曰。
鑾輿至矣。乃起迎之中途。瓦屋櫛比。綠門紅旗。路
撒白沙。縣吏先導。鎭兵捧銃。學校生徒正服臚立。
而士女拜觀儀衞者。遠至自十數里外。肩摩轂擊。

羣聚如雲。已刻駐　蹕國分坊。未刻
幸花壇。牧師牽駿馬二百匹來。供　御覽。是日。
余與定文等。避午熱於杉本檢事寓樓。檢事名重
遠。館林人。其妻舊高梁藩老大石如雲之女。以余
爲父執。故迎待款曲。情同家人。樓隔市廛。樹繞竹
圍。疎雨數點。清風襲坐。置酒唱和。亦客中一樂事
也。雨歇。游躑躅岡。老櫻數十株。大皆合抱。傍有別

館。往年　東巡所停　蹕。入奥。一椀茶去。散步市街。街窮有橋。斷崖數丈。一水滾滾。來自西北。即廣瀨川之上流也。水北曰青葉山。慶長中。伊達政宗領西奥二十一郡。始城於此。更稱仙臺。子孫襲業十餘世。以至慶邦。先是諸侯三百。推加薩仙臺爲大國。加領百餘萬石。薩七十餘萬石。而仙臺六十二萬石。封境東西三十里。南北六十里。巨室秩萬石以上者十一家。各有采邑。地廣土沃。實收租額百四萬石。加以魚鹽蠶牧之利。其富與加薩

相伯仲。然治平歲久。俗趨游惰。造鈔鑄錢。國計不支。申酉大侵。餓莩載塗。糶糴稱貸。仰給商賈。近歲一二志士。欲革弊制。會　王政維新。割其地。置桃生登米白石三縣。授慶邦子宗基。以所餘二十八萬石。仍爲仙臺藩知事。明年廢藩撤城。設陸軍鎮臺。於是士衆離散。朱門粉堞。率皆壞圮。過者愴然。有桑滄之感。橋南公園。肉肆茶店。間以戲場。踹索。都盧。唐棣。躍圈。鐘鼓喧沓。觀者如堵。有前哲林子平碑焉。子平名友直。以字行。號六無齋。慷慨憂國藩。老佐藤伊賀奇其才。詢以時務。子平陳富國策。後又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切論海防利害。幕府嫌忌。命錮其家。以寬政五年歿。墓在舊城北龍雲院。此碑建於慶應元年。藩主慶邦篆額。儒臣大槻清崇撰文。是時四方多故。國用不給。蓋追褒其先見也。清崇字士廣。號磐翁。師事賴山陽。以能文稱。長余三十歲。顧爲忘年友。向者列藩同盟拒命。飛檄行移。多出其手。事敗繫獄。後遇赦東游。過吾廬。余曰。陳琳筆。醫頭痛。恨其爲阿瞞用也。磐翁笑

曰。吾唯恨世無阿瞞耳。此老倔强如彼。而今爲泉下人。惜夫。夜大雨。詣　行宮。請賜假兩日。探鹽竈松島之勝。見許。乃還旅館。就寢。則夢魂已在烟波浩蕩間。

隨鑾紀程卷一

隨鑾紀程卷二

一等編修官兼攝內閣大書記官從五位川田剛撰

八月十三日。雨。駐蹕仙臺。賜餔羣下。召見鎭臺將校九十八人。裁判官典獄官十六人。縣令松平正直上賀箋及縣治一覽表。先是松方內務卿巡視東北地方。是日還朝。行宮。余與藤本周三平井生等。銜雨早發。循躑躅岡。東經宮城野。此地古以胡支花著。胡支花又名天竺花。觀音菊。隨軍荼。邦俗謬稱萩花。萩是蒿。見陸機艸木疏。周煌琉

球史畧曰。萩枝條纖弱如柳。小葉如揄。亦作品字。九月開花。遍滿紫艷。如扁豆花。蓋亦用俗字耳。過原町。訪燕澤碑。崇六尺。雨洗蘚渁。色類古銅。其文四行。行各七字。筆多省畫。義不可曉。又東過多賀城墟。有古碑焉。其文曰。多賀城去京一千五百里。去蝦夷國界一百廿里。去常陸國界四百十二里。去下野國界二百七十四里。去靺鞨國界三千里。此城神龜元年歲次甲子。按察使兼鎭守將軍從四位上勳四等大野東人之所置也。天平寳字六年歲次壬寅。參議東海東山節度使從四位上仁部省卿兼按察使鎭守將軍藤原惠美朝臣朝獦修造。按多賀城卽鎭守府。朝獦卽府帥也。是時朝獦之父押勝專政。紛更舊章。官名紀年。盡效唐制。此記里程。亦用唐尺。彼一里當我四町四十八步弱。所謂去蝦夷國界一百廿里者。卽今十六里弱。則隣境夷民猶梗王化。府城修築之所以不可已也。此碑前於燕澤數百年。而色澤反不及焉。然其文簡樸。其字蒼勁。決非後人之所能揑造。余嘗讀文

祿清談云。永祿中。宮城郡人。掘得古碑。尋復埋之。其文記四方里程。又嘗讀水戶侯光圀荅仙臺侯書。有竊聞貴邦宮城古碑頗致破損。宜加修理之文。則原碑毀壞。重刻建之。亦未可知也。或謂朝獦修城時。未置鎭守府。故署官銜。稱鎭守將軍。不稱鎭守府將軍。不知太宰府帥稱太宰帥。近衞府大將稱近衞大將。諸省卿輔。亦稱中務卿。稱治部大輔。何獨容疑於此。但朝獦從四位下。見正史。今曰上。未知孰是耳。雨甚。馳車入鹽竈里。觀古釜四口。

其三皆徑四尺八寸。深五寸。一徑四尺。深四寸。問之土人。云是大古鹽土翁煮海者。海濱一埠。老杉環立。拾磴百餘級。古祠巍然。庭列鐵燈籠。其一泉三郎所獻。亦六百年外物。神殿三宇。左祀武甕槌命。右經津主命。別殿祀鹽土翁。合稱曰鹽竈神社。此社不列延喜神名帳。然

陸奥國鹽竈神社。　醍醐帝時。以稻一萬束爲祭鹽竈神料。事見類聚國史及延喜主稅式。則歷朝尊崇可知。　中興初須祀典。列之國幣中社。

社東有洗眸閣。臨千賀浦。陰雲遮目。咫尺不辨。欲命舟探勝。潮候未至。坐披地圖。與古人游記對照。蓋鹽竈以北。浦溆彎環。左曰芳津。曰花田。曰大澤。曰雁山。右曰寺崎。曰大黑崎。曰小黑崎。曰鷹巢浦。曰東宮濱。其斗出處曰餘賀崎。崎外三大島。曰桂華。曰寒澤。曰宮戶。北與大塚濱相對。以障外洋。囊括內海。島嶼百餘。星羅棋布。各有名目。總稱曰松島。未刻解纜浦口。柔艣伊軋。蓬底聽雨。水淺藻稠。舟膠於泥。乃舍艣而棹。抵籬島。翠壁數仞。矮松生

自石罅。蓬絓其枝。矯首四顧。天漸霽。潮漸湧。乃舍棹而帆。灣轉浦移。水面曠闊。現出羣嶼。石身松衣。玉立揷青。一肥一瘦。爭呈姿色。慊堂先生有句。隋宮佳麗三千。箇箇畫來蛾黛。蓋寫眞景也。於是召舟子。指點以問。彼翼如遠擧者。非鳳羽島耶。曰然。屹爾骨聳者。非神馬島耶。曰然。右者女御島耶。曰左是也。左者內裡島耶。曰右是也。前者小町島耶。否在後矣。後者孿兒島耶。否在前矣。他曰布袋島。曰蛭子島。曰冑島。鞍島。箕島。都島。往往與所臆記

舛。乃擧地圖爭辨。舟子笑曰。小人目無一丁。然少長於此。今髮種種矣。朝夕來往。不知幾千回。公一喫茶頃閱片紙。欲與數十年實歷者較短長。不亦過乎。余忸怩無以答。停橈御島。其大倍於籬島。松蟠巖踞。文篠叢生。有僧賴賢碑。長丈餘。三分其長。横居其一。元僧一寧書。筆法遒美。據碑文。島舊名千松。　後鳥羽帝時。高僧見佛結茆居焉。賜以佛像法器。因改稱御島。見佛既歿。賴賢來繼遺躅云。見佛事見元亨釋書。後數百年。雲居通玄等亦

駐錫。四方來塵。亡者遺骨。塔碣林立。頽損風致。夫青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黥其面。劓其膚。此業當與殺盜同科。而佛不罰。亦屬鈌典。快哉袁中郎之言也。余欲大書刻石。與賴賢碑並立。而擧他纍纍者。投之海底。亦怯舟子笑而止。渡小橋右折。過瑞巖寺。遇左大臣奉　勅往野蒜港。乃入謁焉。主僧北山師歲七十餘。爲說堂宇廢興。此寺舊稱松島寺。台宗慈覺大師建之。後有法身和尚者。航海入宋。受法於經山無準禪師而還。鎌倉執權北條

時賴爲造巨刹。以弘禪教。是爲開山第一世。至第九十五世陽巖和尚時。仙臺藩祖伊達政宗重建。規模宏壯。壁多名畫。中堂安其肖像。戎衣佩刀。威容可畏。史稱政宗眇一目。果然。自堂及門。子院夾道。左右各六。又有法身窟。廣三丈。穿石壁而設。卽法身和尚坐禪處也。出門左曰繫舟灣。右曰觀月崎。崎上有亭曰觀瀾。以豐閣自伏水第材造之。余就宿焉。時日落風收。烟靄糢糊。漁火數點。出沒洲渚間。亦佳矚也。

十四日。夙興憑欄。旭日升自海嶠。紅潮青螺。點以白帆。夜間所見又一變矣。餐畢。欲赴富山。周三借得賴賢碑本。且臨且飲。顧謂余曰。往哉。吾將後發追及焉。乃與平井生偕從瑞巖寺前。循海東去。右有五大堂島。相距咫尺。中峙一巖。接以二橋。駢板疎豁。俯瞰深淵。拾步而過。堂不甚大。右眷御島。左顧福島。而經島當面。喚輒可譍。崖松倒生。波涵其枝。有人緣木求魚。魚卽上鉤。若笑鄙叟不解事者。取舊路右折。經高木驛。行里許。遙見塔尖於木末。卽

富山也。坂路嶮巇。五步休。十步息。始届山門。扁曰大仰禪寺。老僧迎入中堂。堂在山頂。三面臨海。一望渺然。積翠浮空。昨日所見。瞭如指掌。卽未見者。亦皆呈奇競秀。向之巀業入雲者。變爲培塿。向之平遠連水者。變爲灣曲。聚者散而疎者密。大者小而遠者近。去者來。走者止。伏者起。隱者見。潮汐吞吐。雲霞掩映。猶撒百千珠玉於大琉璃盤。宛轉陸離。唾手欲拾。目眩神恍。不知所擇。余絕叫曰。奇哉。松島之觀。其盡於此乎。老僧曰。未也。内海弓形。南

北六里。東西半之。蛇岬蜿蜒。走入海中。斜與磯崎對。而此在其背。眼界或有所局。彼大高森嶺者。位占中央。若能登臨。則二渚一洲。內無遁形。外望大洋。洵奇觀也。余意動。直欲一葦航之。則又曰。未也。觀盡內外。無以窮變化。宜於晴者。不必宜於雨。宜於月者。不必宜於雪。炎之於舟。凉之於樓。隨時異宜。公果欲窮變化。盍圓其顱。緇其衣。朝於斯。夕於斯。起於斯。臥於斯。木石之與居。麋鹿之與游。嗚呼。老僧詟予矣。夫奉公者。不當殉私。余也身在宦途

不能絕情山水。乞假兩日。探勝一方。不亦太幸乎。乃得隴望蜀。更欲觀內外窮變化。是溺也。殉私也。古人曰。大溺者必有大忍。遂割愛而去。抵小泉村小憩。待周三。不至。村路兩歧。右細左大。而由細者。山徑欹仄。山盡有村。曰竹谷。茅茨數十。業兼耕牧。聞封建時。課民畜馬。撲買占利。今廢其制。利澤歸下。頓致蕃息。涉小川。蘆葦茫茫。左沿品井沼。沼大可五里。多產鯉鯽。方言湖沴謂之沼。沼北半里。爲鹿島臺。方言邱陵謂之臺。臺北二里。爲松山。文治之役。源右將經松山。至栗原郡。見東鑑。此地古爲官道。舊仙臺藩老茂庭氏所居。藩廢。士散。邑里蕭條。然登高四望。目力所及。率皆稻田。海內多產米穀。特推是邦。亦足以見一斑矣。鳴瀨川發自荒神山。東流二十五里。逕松山北。至野蒜港。入海。雨餘暴漲。水勢尤悍。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沿堤西行。遇老幼拜 車駕而還。問以前程。則曰六里强。余驚其太遠。蓋土俗以三百六十步爲小路一里。小路六里。爲大路一里。大路卽官程也。昏黑過三本

木驛。多田緒絕二川泛溢。平地水深二三尺。
鑾輿航渡。揭者厲者。據人肩者。車騎雜沓。炬火照道。余亦追及。偕入古川驛。初二川暴漲之報。達仙臺。有司奏請駐 蹕。待水退。 上不可曰。前路供頓。刻期措辦。一日衍期。百事齟齬。其煩民也大矣。朕不憚沾濡。汝輩亦勿辭艱楚。於是騎馬啓行。歷七北田富谷吉岡諸驛。十一里程。至此。來庶迎 駕。歡呼載塗。是夜以郡署充
行宮。余退就館。則周三在焉。蓋涉鳴瀨川。取捷徑

也。

十五日。發古川驛。驛夾緒絶川。北帶荒雄川。舟路右通鳴瀨川。左達來神川。隣郡貿遷之會。特致繁昌。驛外有節婦鈴木氏墓。婦名阿辰。其父為迎贅夫。夫罹惡疾。欲逐之。婦泣諫。分爨而居。乃故鑿廩壁。遺米路上。誣告以盜。婦欲白夫寃。懼父見刑。遂伏刃死。官旌表其孝貞。為釋父罪。事在正保四年。過荒谷。青草平敷。曰長者原。土人放馬數百匹游牧。高清水驛。舊仙臺藩老石母田氏采邑。

行宮掛　嵯峨帝御書愛宕山三大字。相傳石母田氏之先有戰功。其主政宗賞以此書。爲旹旗。子孫寶藏。裝爲掛幅。按　帝嗜翰墨。今奈良正倉院所傳行書七律。世人爭賞焉。余嘗拜觀秘閣所藏艸字橫卷。神運遒勁。逼晉唐。此摸其形。蓋塡墨耳。北行二里。岡阜起伏。涉小流三。登力石坂。地崇野曠。望荒雄須金栗駒諸山於西北。而東南雲烟縹緲。登米桃生二郡。在眼中。坂上設小次。臨憩良久。踰三坂。曰太鼓。曰足清水。曰町頭。晡時。次築館驛。古川以北。俗漸陋。館供盛膳。皆不適口。是夕食鯉魚美。問其所産。曰伊豆沼。語音不通。代舌以筆。一坐噴飯。

十六日。卯後　啓行。未刻。入巖手縣界。暑甚。土人列榻樹陰。供清泉。會驟雨亦至。衆攄息。申前。次盤井驛。驛帶磐井川。東南望室根機織諸山。田野闢。戶口稠。天喜之役。　王師搆三關。此以其爲第一。曰一關。近世田村氏治焉。藩廢改今名。士女拜儀衛者。遠邇來集。塡溢街衢。是日行程七里餘。多

山路。其田腴。其民樸。其物産米穀馬匹生絲蚊幮藺席菅笠。其村曰富野。曰姉齒。曰津久毛。曰末野。曰有馬。曰眞柴。其驛曰宮野。曰澤邊。曰金成。曰有壁。其坂曰二階。曰夜盜。曰觀音。曰十萬。曰長田。曰館下。曰大澤田。曰祈禱。曰新大町。其川曰一迫。曰二迫。曰三迫。曰夏川。曰中江。曰有壁。曰刈田。大抵發自西北山谷。東流入來神川。其古跡曰營岡八幡祠。寛治中。源與州報賽寄祀田。納甲冑刀箭。陸奧話記所謂。將軍以兵三千。會清原武則於營岡

者是也。曰姉齒松。見伊勢物語。今枯矣。曰三迫莊。藤原泰衡出師。拒鎌倉兵處。曰津久毛橋。源右將過此。梶原景時賦俳歌。並見東鑑。而其曰燒炭藤太墓。曰鬼死骸邨。俚傳妄誕不足取焉。晚左大臣至。自野蒜港。具奏其狀。野蒜屬牡鹿郡。距宮城縣治十餘里。南臨大平洋。北帶鳴瀨川。西隔椿峽。與宮戸島相對。山阜圍繞。尤宜泊船舶。先是三陸漕運由石卷。然其地在來神川之下流。沙淤堆積。潮水激怒。航路險惡。動輙致覆没。故内務卿大久保

利通嘗憂之。欲築埔頭於此。使土木局長石井省一郎。與治水工師蘭人普諳獨兒氏。檢察地形。百方計畫。會西南亂起事寢。而卿亦卽世。居二年。官募起業公債於富民。分其金五十四萬餘圓。充經費。大興工役。開市街。建倉廩。設工廠及繫船塲。塲外沈囤投石。築二塘。斗出海中。東西相距三百町。長各百七十三間。以防風濤。便帆檣來往。市背鑿渠百餘間。以殺鳴瀨川水勢。使其吐沙勿至繫船塲。名曰新鳴瀨川。又鑿運河。起蛇田至濱市。以引來神川水。與新鳴瀨川會。長三里三町。廣九丈二尺。源頭設閘。畜泄隨宜。兩涯築堤。坦路通車馬。堤脚伏樋。開溝澮。資灌溉。荒蕪化爲良田者數百町。河渠架六橋。長者四百餘尺。短者九十尺。皆積磚爲基礎。是役雖未告竣。水陸運輸既已見其效云。

縣令島維精。大書記官岡部綱紀。郡長大久保親彦等來訪。維精字信叔。北豊人。嘗與余游學江戸。爲莫逆交。　中興擢用。閱歷諸職。至今官。尤有治績。縣令爲余説五串溪之勝。曰土人修路。望

幸。以前程違期不許。子盍一游焉。親彦指示地圖。請爲先導。余大喜。夜謁二品親王。勸枉駕。亦從民志也。

十七日。晨與川邨正平造親王館。從者束裝而親彦等在門。先　蹕早發。渡磐井川。橋長二百四十尺。康平之役。源鎭將作長蛇陣。敗賊逐北至磐井川。卽此也。山目驛北望蘭梅山。有配志和神社。見延喜神名帳。左折取路田間。車不方軌。邨民推輓。食頃抵五串溪。卽磐井川之上流。其源出須川嶽。

聚泉澗東注。漸東漸大至此忽為一峽所礙。雷轟
電激。力劈堅石。懸為瀑布。碎為跳珠。散為飛雨。匯
為深潭。盤旋洄洑。與崖曲折。兩崖嶔嶔。雜樹與怪
巖相彌縫。其聳起處。架以飛橋。下流有盤石。大可
坐數十人。清泉淙淙。小石錯落。親王顧召余移榻。
望瀑橋外。乃白曰。瀑兩層。上者二龍爭雄。稱雄瀧。
下者雌伏。合為一派。稱雌瀧。方言。飛泉謂之瀧。其
字龍在水傍。潛龍也。此景奇絶。世莫之知。今殿下
降臨。則是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從此東陬添一勝

區矣。親王微笑稱善。與起。蛙躍蹈小石。攀南崖。有
碑。故掛川藩儒員松崎復撰文。白河城主源定信
題額。幕府内史源弘賢書。記架橋始末。曰是溪自
源至委。凡六七十里。下與來神川合。峽險湍急。不
可以舟。居民來往。迂路病涉。文化中。郡吏大槻汝
弼與佐藤時茂相議起工。兩崖鑿孔。納大木為梁。
架栱駢板。翼以欄楯。長二十餘弓。出水一足有半。
下無隻柱。以利暴漲。目為天工橋。文化距今七十
年。其人既亡。其名與橋不朽。文章之不可已如此。

橋上觀瀑。近在數十步内。日光與樹影映射。玲瓏
如水晶簾。橋下水澄徹底。小鮮游泳。可指而數。渡
橋。親彥率生徒。迎入鄉校。進茶菓。因說地方情狀。
娓娓可聽。蓋本邨二百餘戶。男女一千三百餘口。
其土黑墳。其田中下。溯溪八里。達秋田縣界。山中
民販薪炭。運以牛馬。三冬積雪。每艱行路。今欲闢
荒殖產。經費無所出。其所以請親王枉顧者。非獨
誇示勝景。并欲其察民瘼。噫亦勤矣。用心之厚。不
在夫架橋者之下也。由原路。憩赤荻邨校。北行一

里。平泉與衣關接。昔者六郡酋長安倍賴時反據
此地。賴時亡。外孫藤原清衡復領六郡。自江刺來
移。專制奥羽二州。擁兵馬十七萬。傳業三世。殆經
百年。土人至今尚說舊事。史稱。基衡建毛越寺。其
稱金堂者。紫檀赤木。飾以金銀。命良工運慶。作丈
六藥師十二神將像。酬以黃金百兩。鷲羽百尾。水
豹皮六十餘枚。駿馬五十匹。安達絹千匹。希婦細
布二千端。信夫毛地摺千端。白布三千端。及生絹
三船。練絹三船。又泰衡亡時。自火城郭。獨西南隅

一庫不焚金銀珠玉錦綺器玩充溢其内則其富且侈可想矣清衡基衡所居稱柳御所秀衡所居稱加羅樂御所遺址墾爲隴畝在高館東南高館又名判官臺源廷尉自殺處所謂衣川館是也一邱臨水衣川與來神川會東對東稻山安倍氏盛時遍地植櫻因呼櫻川邱上小祠祀廷尉天和三年建其上梁文云以平等心爲基址靈廟新成輪奐美俎豆來神川漣漪蘆葦高館城蒼翠筆墨雖陋足以見地形下邱道左有毛越寺遺址伽藍皆

廢獨存子院金鷄山一培塿耳童謠云朝日輝兮夕日輝金一億兮漆萬杯相傳基衡造雌雄金鷄與黄金一億埋之山下錮以漆萬杯貽厥孫謀非不周且密曾不兩世忽諸不祀黄金果可恃乎哉或以泰衡違父命爲失策不知違固亡不違亦亡也彼廷尉者身居京畿挾　王命討鎌倉衆心不附來爲寓公乃以一隅抗天下大兵余見其與賴時父子同轍耳中原爭鹿袖手傍觀天命有歸不能爲竇融則秀衡未死禍機已兆區區豚犬安

足道焉金鷄西北曰關山有中尊寺焉

仁明帝時慈覺大師開基清衡重建堂塔四十僧房三百建武回禄後經變亂僅存十八院而當時遺物尚多云日午天熱步登自觀月坂僧徒迎入一院壁掛書畫案陳寶器廷尉及辨慶像筆不甚工笈二龜井六郎片岡八郎伴爲修驗者從廷尉時所用各三層六扇高三尺一彫竹鶴山茶一彫薔薇花並精妙筆管一秀衡物髹質描金其美可愛馬鞍一安倍貞任物前輪刻手形手形源義平

所擲見平治物語恐非古制寶塔曼多羅十幅藏以二龕龕内金外漆高七尺餘横二尺五寸每幅長五尺五寸横二尺紺紙以金泥蠅頭細書最勝王經作塔形四邊圖畫經意五彩粲然筆法圓勁洵爲逸品天治三年供養願文右京大夫藤原敦光所草原書亡鎭守府將軍源顯家重寫之其人忠其筆美又愈於原書他如獨鈷如意鞴絲袈裟道風書牧溪金岡畫玉石混淆姑記余目所注覽畢訪金色堂又名光堂外圍用板覆以複屋内設

木壇上列佛像。皆名工運慶作。下藏三棺。中清衡。左基衡。右秀衡。相傳寛永中。有司發棺撿之。基衡秀衡尸。各白襦錦袍。塡以硃沙。清衡遍身塗漆。裹以白綾。納劍一口。及鎭守府將軍印。清衡任鎭將。玉海。盛衰記。尊卑分脈。所不載。或可以補史闕。堂廣方一丈八尺。崇視廣加一尺。柱壁榱桷。塗以金泥。七寶莊嚴。今剥落。尚見螺鈿。光堂之名不虛也。藏經堂在光堂西。庋閣八。置一切經三部。其紺紙金銀閒行書者。清衡聚能書僧。閲八歲功成。紺紙金書者基衡造。黃紙宋版者。秀衡所納。凡函皆髹。螺鈿題篇名。天正中。豐臣秀次東征過此。借數十函去。每部殘闕。獨宋版尚存十九函。鐘樓在光堂東。鐘崇四尺一寸。口徑二尺三寸。厚三寸。康永二年七月。金色院僧賴榮造。歷歲五百餘。而其色太古。銘文磨滅。于上之攡成。凹字形。殆如千年外物。過大日堂。循天姥池。詣白山祠。是爲絕頂。倚柱四顧。山河形勢。歷歷在目。親王召僧指問達谷窟枇杷柵所在。余與正平論前九後三之戰畧。且論且

步。不覺下山。渡衣川橋。西有高日王山。懸泉七丈。名曰衣瀑。卽川源所發。其神所謂膽澤七社之一也。寛文中。川北邨民憂旱魃。欲引流灌田。父老謂此必犯神怒。衆懼而不敢。黑石鄕有山田次右者。奮曰。民神之主也。神而作祟。我獨任之。乃開溝洫。通灌漑。連歲豐熟。瘠土化爲良田。而身亦以壽終。後世建碑紀其功德。彼造堂塔四十。僧房三百者。或有愧焉。踰德澤坂。頓前澤驛。聞　車駕已過焉。驅車二里。抵水澤驛。舊仙臺藩老伊達將監采邑。居民數百戶。驛口有邱。宜登眺。四面平野。西望駒形嶺。東北隔川。翠巒起伏。布帆掩映。邨落相接。俯瞰市街。男女拜　幸。絡繹如織。南郊奏烟火技。光達　行在所。會驟雨。親王以下各就其館。及夜乞書者羣至。中尊寺僧良徹揭康永鐘銘來贈。

十八日。朝霧四塞。啓　蹕。輒霽。一路坦夷。彌望水田。膽澤川發自三國山。合小出黑澤諸水。與來神川會。南涯曰宇佐邨。有鎭守府八幡祠。東鑑文治

五年九月。抵鎭守府。奉幣八幡宮。卽此也。蓋古者蝦夷叛亂。設鎭守府於多賀城。玉造以北。視爲化外。

桓武帝撻伐拓境。延暦二十一年。始城於此。

嵯峨帝時移府焉。乃日本史兵志。以移爲創。獨據建武記弘仁三年始建之文。不參考職原抄。拾芥鈔。恐不免掛漏。抑多賀創建。或爲神龜二年。或爲天平五年。未知孰是。徵之類聚三代格。天平寶字三年乾政官符。天長五年太政官符。其在寶龜以前無疑矣。或謂府址在昨所經古城邨。今

察地形。此愈於彼。恐不然也。渡川。踰三浪坂則金崎驛。從此以北。田野漸狹。連巒對峙。路多高低。相去邨與鬼柳。隔一墩。舊仙臺盛岡封界。今毀墩合爲一邑。和賀河在邑北。出自和賀嶺。東南流。與來神川合。日本紀略。弘仁二年。陸奧國置和賀稗縫斯波三郡。東鑑與伊澤江刺巖手并稱爲奧六郡。稗縫作稗枝。斯波作志波。今伊澤作膽澤。稗枝作稗貫。志波作紫波。河北曰黑澤尻。岐路。左距秋田縣界十七里。層山複嶺。嶮岨無比。兩縣協議。捐貲開鑿。去歲起徒。未竣功。二里渡豐澤川。次花卷驛。土人獻蠶連及蔬菜數種。賚以金幣。本驛舊名鳥谷。多戶口。饒物貨。東有城墟。按南部鄉邨志。安倍賴時領奧六郡。使二郎貞任居廚河。三郎宗任居鳥海。五郎正任居黑澤尻。八郎行任居白鳥。此以其中央自居之。一旦作亂。進據衣川。及其軍敗。宜退守巢窟。而陸奧話記曰。賴時中流矢還鳥海死。貞任敗保鳥海。尋保廚河。鳥海當作鳥谷。今徵之地理。鳥海在衣川東數里。距廚河太遠。其說或似

有據。天正中。淺野長政征九戶氏。還南部信直送到於此。長政巡覽城池。從容問曰。守將誰膺其選。信直未答。僉曰。主馬哉。乃命居之。授邑八千石。主馬卽北秀愛。以驍勇著。此雖與話記不相涉。亦可以證其爲要地。夜名須川良平以門人數輩來訪。談經史。良平本郡川口邨人。

十九日。涉瀨川。踰宮目坂。四野開豁。秔稻如雲。間有藺田蕎圃。邨女列機織藺席。頓石鳥屋驛。須賜河漏麪。味甚美。蓋土產也。離驛少婦數十。紺衣紅襻。

髙歌春麥。其曲雖鄙。亦太平之音也哉。涉彥部河。路左小㴑曰五郎沼。有比爪五郎墳。文治之役。泰衡族人俊衡。與弟五郎季衡。火比爪館。北走廚河。旣而出降。以俊衡年老歸佛。許留玆土。以五郎去。見東鑑。今五郎有墳。不載其赦歸。蓋闕文耳。郡山驛與日詰驛接。日詰比爪。邦音相通。驛東崇邱桃來神川。有古城址。日本後記。弘仁二年征夷將軍文室綿麻呂奏。志波城近于河濱。屢被水害。宜遷置便地。卽是而俊衡兄弟所居。亦不外此也。比去

十町。有源右將營跡。曰陣岡。以天熱僕痛。不造見焉。從此以往。直道如矢。行松並立。田土肥美。左望南昌嶺。右顧多多良山。渡明治橋。駐　蹕巖手縣治。縣治卽舊盛岡藩主南部利剛所居。利剛系出自甲斐守源義光。義光五世孫光行。爲甲斐南部地頭職。因氏焉。文治之役。以功封陸奥糠部五郡。居三戶城。十三傳至守行。叙從四位下。守行十四世孫信直。城於此。自三戶來移。領和賀以北十郡。子孫襲業。以至利剛。有罪削封。其子利恭復爲本藩知事。旣而廢藩置縣。管閉伊。和賀。稗貫。紫波。巖手。九戶。六郡。尋改稱巖手縣。并管膽澤。江刺。磐井。二戶。氣仙。五郡。此地距海二十七里。其至宮古港。山隔谷阻。棧道崎嶇。三冬積雪。人馬絕跡。近歲鑿開更通大路。來神川發自御堂山。繞治西。與中津河會。南流五十三里。合丹藤滴石以下九十餘水。至牡鹿郡界。岐爲兩派。右注石卷港。左注尾崎濱。旁郡舟運莫不由焉。自發古川驛。行程數日。與川離合。此其上游。水勢尤悍。往時連舟四十八隻

爲浮梁。每隻排板八枚。繫以鐵鎖。沿岸百六十六邮民。歲納米三百九十三石六斗五升四合。以充費用。然大雨暴漲。斷鎖失舟。來往阻滯。衆病其非便。乃設方集貲。架板橋。長四百九十八尺。廣二十四尺。左右施欄楯。塗以青漆。癸酉起工。翌年告竣。所謂明治橋是也。於是水陸四達。百貨流通。凡街衢六十餘。人家四千七百六十戶。男女二萬千三百七十口。繁庶亞仙臺。而富商大賈。或多於彼云。夜島縣令來訪。乞書者踵至。

二十日。駐　蹕盛岡　行宮。卽士族菊池金吾家。結構輪奐。庭築假山。樹石相倚。泉迸自石罅。瀦爲曲水。架以小橋。紅鯉游泳。見人不驚。傍有古松。鐵幹輪囷。綠陰遮日。　上愛撫。賜名見馴松。西四辻侍從詠國雅。因傳　旨。召余作記。已刻。勅左大臣。代巡仙臺裁判所支廳。二品親王偕臨。大隈參議。金井大書記官。太田侍從。與余隨之。凡勅奏官奉　命。往臨官署若學校會社等。謂之巡視。　車駕當臨而不臨。使　皇族大臣代

臨。謂之代巡。代巡例具鹵簿。巡視則否。於是左大臣乘輿駕四馬。騎兵執旗左右並進。縣吏率巡役先導發　行宮。渡中津河橋。判事音羽安成拜迎門外。巡覽諸局畢。徹鹵簿。更巡視縣廳。及學校。病院。勸業場。蓋縣廳以下。往年經　親臨。所以不用代巡儀也。荻侍從巡視外山牧場。初盛岡藩。封土廣大。産良馬。然所謂九牧十二野。今屬青森縣。其盛岡地方。大抵寄養民家。藩制。凡民畜牝。官給其牡。所産駒。牝則歸民。牡則納官。二歲而鬻直

不滿金一兩者。付民。其一兩以上。民取一兩。官盡收其餘。積至巨額。每五兩。率予一分於民。名爲褒金。一兩抵今一圓。一分卽二十五錢。藩廢縣建。改舊制。每駒付民以一圓金。有贏餘。官民折半。已而官收什四。又減爲什三。以購洋種。頒給焉。又開牧場於外山。及葉水。茨島。居數歲。規制漸備。擧以付民。爲會社。今閱簿冊。闔縣馬。合牝牡十一萬餘匹。至牧牛。則土俗初未知其方。官以金二萬餘圓。買牝牡若干頭。付民飼養。其生犢獲利。官收三分。民

取七分。後又頒給洋種。蕃息至一萬九千餘頭之多云。是日島縣令上縣治實錄。及警察一覽表。産馬社長上田農夫上賀箋。晚與大隈參議。德大寺宮內卿。杉大輔等。赴宴於縣令第。庭裁異草。壁掛古書。飮膳豐美。各盡歡去。余獨留沐浴。艸見馴松記文。還詣　行宮奏覽。金井大書記官奉　旨。書之素練橫幅。以賜金吾。

二十一日。卯後啓　蹕。觀者塞塗。兒女面皆白晳。水土使然也。離市街。行松夾道。曰上野郎。邨盡則

山。清泉出焉。問其名。則曰黄金水。亦不知何謂也。路險甚。

上舍輿而騎。衆徒歩隨之。攀長坂。左瞰來神川。對岸八村。總稱廚河鄕。廚河二郎貞任所居。史稱。貞任保廚河柵。西北大澤。東南阻川。岸高三丈。上構樓櫓。下樹利刃。王師攻之。又圍嫗戸柵。二柵相距七八町。蓋阻川者。滴石河與來神川會處。嫗戸今曰嫗屋敷。有遺址云。過小野松。登頓上下。與川隱見。瘠田茅屋。邨落荒凉。唯有巖手山與姬神嶽。巍然凌衆山。東西對峙。差强人意而已。

巖手又名巖鷲。與姬神及早池峯。鼎立。號北奧三鎭。夏秋之交。州人齋戒登賽。往往見靈異相傳。巖手神嘗娶姬神。伉儷不諧。姬神怨恨。臨去山谷震動。抑大地火脈。有時發洩。山崩地震。何可異之有。貞享中。巖手山鳴動。噴火泥土。自山腹潰出。溪澗魚皆反白。衆懼爲神祟。官吏奏請進神階。以令視之。神嫁神祟。五十步百步。而世獨以彼爲荒唐。何也。尚食於澀民驛。地僻物乏。羣下晝餐。無得而辦。內膳豫備行廚。頒給摶飯梅諸。抵雪浦。古松一株。大四圍。高數十丈。枝皆下垂。呼爲雪下松。丹藤川出自姬神嶽麓。逕驛北入來神川。上流五町。有懸瀑。鱒魚溯游跳躍。設簗捕之。晚次沼宮內。亦荒驛也。此在森岡北九里。土俗尤陋。而愈北愈陋。蓋上古蝦夷所窟宅。夷言呼藪澤爲內。今曰沼宮內。曰江刈內。曰蘆內。皆其遺稱。大抵山谷細民食稗寢藁。樵蕪耕牧。男女同業。是日遠近來集拜幸。其婦女短褐著紺窮袴。闊步鵠立。成大字形。言語侏離。非重譯不通。嘗讀藩翰譜。曰豐臣氏始霸。

南部信直欲修職貢。擇部下可使者。進止鄙野。其音發自鼻孔。會有京商來買鷹者。裝爲使臣。獻駿馬。竊疑其誕。今信矣。島縣令獻豚肉。須賜近衛兵士。余就伊東侍醫療目。還過縣令旅館。食鯉羹鶏炙。僻境得之。美比五侯鯖。

二十二日。早發涉小溪五。皆來神川源也。御堂山磴道百餘級。有觀音堂。堂傍濫泉。稱弓弭水。相傳。源鎭將攻安倍良昭。時盛夏。士卒苦渴。乃祈觀音。弓弭穿巖。泉輒湧。按陸奧話記。賴義與良昭戰於衣

川地方。相去絕遠。其與貞任戰。亦不踰廚河而北。安有駐營於此者乎。大抵邦人作史。依彷漢土。弓弭穿泉。見後漢書。火牛敗敵。見戰國策。僧服欺關吏。見晉書。衾中代夫受刃。見列女傳。敵營鞭巡卒。見北史。禱神擲錢卜勝負。見鐵圍叢談。此之於彼。有偶同者。有傅會者。不可以不辨。堂背老杉一株。大五人圍。古釜一。洪鐘一。皆七八百年外物云。登坂數層。地崇原曠。淡黃淺碧。秋草競妍。四邊連山。俯瞰其頂。而岧嶤凌雲。並立西方者。曰小繫嶽。曰

七時雨山。北行二里。疎林荒圃。間見人家。急下峻坂。頓小繫驛。丙膳傳餐如昨日。餐畢。涉圯橋。山徑蜒蜿。一登一降。谷旋坂轉。左傍岸嶂。右見灌木。脚底千尋。奔瀨北注。即小繫河也。踰險得邨。曰小鳥谷。茅茨散處山谷。男植漆。製蠟。女業蠶織。閱享保中稅冊。闔境漆木凡二十萬三千八百株。每株納稅銅錢七文。而不算桑樹。蓋蠶織業起於近世也。北去里許。隔水荒邨。曰小森。曰川又。曰堂池。曰冬部。茅屋參差。見於樹杪。而冬部山谷深阻。產細辛辰沙。舊有金礦。元祿中採掘穿地。深百十六尋。獲金多寡與起廢年月。並不可知。未刻抵白子坂。時炎熱九十二度。馬𤸫僕痛。邨民汲溪流數筩來供。爭飲立盡。則曰。公等幸不以三冬過焉。此地酷寒。三月草茁。五月梅開。十月以後積雪十餘丈。行旅往往隨指。衆笑而不信。過高善寺邨。次一戶驛。人家二百餘。分爲六坊。馬淵川貫注其間。東合小繫河。東流十餘里。至八戶入海。土人巧製竹器。夜買數種。作家書。託商船寄之。

二十三日。微陰。出驛半里。渡越田橋。攀峻坂。抵波打嶺。古歌所謂波濤越末松山者此也。左右連山。澗底喬松。矗立成林。間有三鬣者。路傍石壁。往往見螺殼。說者謂此山古在海濱。螺殼風波所吹送。不知古歌男女相誓。擧人世必無之事。其意與童穀帶礪無異。蓋大塊變化。水陸易地。大抵在渾沌未判之前。徵諸洋籍。天竺有山。高一萬八千四百尺。螺蚌碎粉。與泥沙凝結。此種殭石。其質成於水底。形爲層累。地學家目爲水層石。又以其有生物之

跡。曰跡層。而跡層有鹹水淡水之別。鹹者舊海。淡者舊江湖。其間所生螺蚌。雙殼軟肉者。一百四十種。生淡水者。其肉兩塊連於殼。生鹹水者。一塊連於殼。獨殼軟肉者若干種。生淡水者。殼光口完。生鹹水者。殼外有粒。口不完。正今未審螺殼形質。何以能知茲土舊爲海爲江湖乎。或曰。能因坤元儀並稱末松山。中松山。本松山。今閉伊郡有大松澤。小松澤山。與海相近。則末松山在彼。亦傅會歌詞。不足措辨焉。山巔　小次前陣。土産。有龜化石

者。形狀宛然。別設一棚。排列土人食料。踈糲粃糠。或製木實草根爲粉餈。使肉食者知民苦。縣吏之用意。可謂至矣。降山則福岡驛。列肆四百。左沿馬淵川。東望爪折嶽。而重巘東循。南接波打嶺。巖邑也。天正十九年。九戶政實據險作亂。南部信直力不能制。告急豐臣氏。乃遣兵來攻。數月不拔。使僧薩天說降。政實意動。弟實親諫曰。彼嘗誘殺北條氏政。覆轍可鑑。況勝敗在天。嬰城戰死。不傷我武。豈不愈於面縛受辱萬萬乎。不聽出降見殺。是役也

信直陣九日町。蒲生氏鄉陣村松。淺野長政。堀尾吉晴。井伊直政陣西八幡。秋田實季。津輕爲信陣穴牛。而政實城在驛東。攻守得失。可按地而論。恨官程急遽。不得一一巡覽也。經堀野。渡長瀨橋。則川流轉在路右。過金田市。頓釜澤。巖手縣界盡於此。渡蟹澤圯橋。入青森縣。峻坂九折。螺旋而登。停駕坂頂。俯瞰原路。長川滾滾。從坂下東走。不見所終。舌崎兩崎諸邨。近在目下。仰瞻名久井嶽。於雲表。洵絶景也。降板澤竹林二坂。次三戶驛。戶口倍

蓰福岡。熊原河貫注驛中。與馬淵川合。斷崖削立。喬木刺天。有南部氏城址。近歲建祠。祀南部光行。號糠部神社。驛東大向邨民佐藤春松。就縣吏請奏覽　長慶帝陵石。及系譜一卷。石橢圓。長一尺五寸。廣七寸。刻　帝諱。系譜載其臣七人姓名官職。且曰。　帝弟明尊爲僧。建寺邨內住谷而居焉。建德二年。　帝讓位潛行。與武士七人來投。弘和二年三月六日崩。留御製歌二首。其陵曰有末光塚。七家子孫今尚存。而傳遺物。春松郎

其一也。按　帝即位。史無明文。續本朝通鑑。引應安畧記。日本史引高野顯文。古本帝王系圖。而搞撿校據新葉集序。南帝三世一語駁之。巡狩録。南山史殘櫻記皆主其說。學者分祖聚訟。爲一疑案。況號爲陵墓者。于丹生。于多氣。于安居。于波岡。于紙漉村。于丹波山中。地勢懸隔。崩殂歳月亦不符合。余讀當時實録。看聞御記。吉田日記。大乘院記。荒曆。愚管記諸書。竊有所考。以事係皇統。未敢臆斷。今覽系譜。曰議事方。曰軍事方。當時恐無此

職名。至御製二首。則鄙俚下調。視之新葉集。相距不啻霄壤。然此非春松輩所能辨。特可與識者道耳。夜小川涉來訪。亦說　長慶帝遺跡。涉舊會津藩士。今寓青森。爲新聞社主。

二十四日。渡熊原河。橋長百九十二尺。廣十二尺。兩邊敷土。中排木版。設欄楯。南部家傳曰。政行朝京師。時方春矣。觳麓北野鹿鳴累日。　天子以爲不祥。傳勅朝野。作歌禳災。政行賦一首進奏。稱旨。即日叙從五位。任遠江守。故事。凡橋欄不得施葱柱。唯鴨河用之。至是特許此橋設鍍金葱柱。稱黃金橋。政行者信直十五世祖。信直移盛岡時。撤葱柱。用之中津河橋云。離驛青松夾路。路左封土呼爲唐馬墓。享保中。幕府命外商。購求波斯良馬二匹。放之住谷野。游牝以求龍種。已而其一死。埋骨於此。波斯古安息國。邦俗汎稱異域曰唐。唐馬即波斯馬也。踰府金坂。則小向邨。有信直墓。及其子利直祠焉。猿部河逕其北。而東與馬淵川合。北岸曰門前邨。邨北古城址。光行所築。曰平良崎。一路

沿川。人烟斷續。踰大堀平坂。石壁削立。俯臨奔流。隔水曠原。遠連名久井嶽。麓耕牧之盛可想。劍吉驛。居民百三十餘戶。舊盛岡藩公族大夫北氏居焉。驛外平野。大道如砥。謁斗賀神祠。見古銅鈴。圓體鍔口。徑一尺二寸。厚三寸餘。款文有正平二十一年三月三日。大檀那明尊大信十七字。明尊或以爲　長慶帝弟。今閱皇親系及皇胤紹運録。日本史皇子傳。並無其人。然正平南朝年號。其二十一年。當北朝貞治五年。是時足利氏秉政。以其

族畠山高國吉良貞家。爲陸奧探題。南部氏以下無不服從。乃不奉其正朔。蓋亦南朝遺臣也。經苫米地。踰松長根。渡馬淵川。吏民艤樓船以待。本郡中學教員率生徒奏雅樂。中流維舟。學童唱頌歌。西涯二邨曰櫛引。曰八幡。東南有八幡祠。光行自甲斐移祀其太祖義光。子孫重修。更加宏壯。寄祀田千三百石。例祭大射行流鏑馬儀。封建廢。今存籛羊耳。根城者八戶氏遺跡。蓋八戶氏之先曰實長。即光行次子。居甲斐。領波木井御牧飯野三莊。

稱波木井氏。四世孫師行。延元三年。從鎮守府將軍北畠顯家西上。戰死於安倍野。五世政長。六世信政。七世信光。八世政光。並仕南朝。及南帝傳神器於北朝。來住此地。更稱八戶氏。十九世直榮與信直謁豐關白於小田原營。九戶氏之亂。攻敵於櫛引城拔之。二十三世直義。移閉伊郡遠野。食邑一萬三千石。今三十三世。稱南部。專次。家藏南朝綸旨四通。口宣三通。國宣十九通。往年致之盛岡行宮。經　御覽。賚若干金。還哉。可謂故家矣。抵

八戶驛。舊盛岡藩別封。南部信順所治。襟海帶川。民物繁庶。以地僻一隅。往年省方不及。今特移蹕。衆庶歡呼迎、幸。如歸市。驛口長者山。有新羅神社。士人相集爲打毬儀。堳埒百間。倚高南面設　御座。圍以帷幔。司儀者。監勝負者。鼓手。鉦手。書手。皆烏帽素袍。據胡床。童子八人。鮮服排立。高捧彩毬。騎者入場。東西各四人。素袍行縢。頭戴華笠。手執月杖。按轡徐行。過　帷宮下。伏鞍作禮。於是童子擲毬於地。則撥鐙急跑。側身揮杖。爭

拾取之。左騎杖頭挿毬矣。右騎撲墜之。前騎擊毬而走矣。後騎追奪之。寶珠迸空。鉦鼓鏘鏗。蹄攢鬣亂。離合折旋。慭中規矩。勝負已判。童子數十。徒跣拾毬。狂蝶戲花。集禽啄菓。蝶去禽散。騎者復更番較技如前。　叡情娛樂。衆口喝采。晚次本驛。以小學充　行宮。列土產馬匹於庭。使侍臣相其駿駑。中學教員渡邊邨男。獻八戶聞見實錄八卷。賚金若干圓。左大臣二品親王。及大隈參議。西四辻侍從。巡視鮫港。還奏其狀。港在驛東二里。岡巒

彎環。東北面大洋。隔水一町有蕪島。土人相議欲築塘接島。禦風潮暴溢。以便泊舟。方起徒從事。未至竣功云。舊藩士中里壽雄嘗游余門。是夕來訪。乞揮毫。

二十五日。朝發。降大橋坂。渡馬淵川。小雨氣凉。人健馬壯。過根岸邨。右旋登七﨑坂。天霽雲開。彌望曠野。鳥谷部山獨立於數里外。滄波浩渺。一碧萬里。自發松島。陸行十日。始覩大海。殊覺爽快。行里餘。踰大渡坂。則五戸驛。列肆夾道。中通一水。曰市川。

文化五年。會津兵北征。過此。巨鯨逆流而上。徒手捕七十三。其距海不遠可知。北去曰傳法寺。曰藤島。並小驛也。驛外六戸河。又名相坂河。出自十和田山。東流十六里入海。九十月之交。多産鱒鮭。聞山中太湖瀉爲瀑布。欲往探其奇。以日暮途遠止。河舊航渡。往年　東巡新架板橋。長三百十二尺。名曰御幸橋。按御幸行幸。六國史無義例。然中古以還。天子曰行幸。上皇曰御幸。見西宮記。而拾遺集曰。　亭子院御幸大井。又有行幸。則此當稱行幸橋。過橋。下雄猿坂。次三本木驛。五戸以北。田瘠土狹。間有平地。山巒圍繞。眼界甚縮。至此大道坦夷。四顧空闊。左望戸來與瀨諸山。岧嶤入雲。右則曠原漠漠。青草連天。茲地多風。秋冬暴飈。倒樹捲屋。距今數十年。人烟僅六戸。盛岡藩吏有下田物集女者。多植松栗雜樹。以防風。樹輒僵枯。隨枯隨植。遂成茂林。農夫來住者四十戸。安政中。新渡部常澄與宮良助等百二十餘人。醵金闢田。先講水利。欲引六戸河上流資灌漑。大石盤踞。乃鑿

竇方五尺。深一丈。從地底旁通二千八百九十間。接以長渠。四千三百餘間。廣六間。深一丈。間有及一丈七八尺者。迂餘曲折達於此。名曰稻生河。已而畎澮縱橫。芟蕪闢荒。移民歲加。漸成聚落。慶應元年丈量。凡墾田九百七十餘石。近歲編審。農商三百六十五戸。男女千八百七十五口。常澄歿。子三木人能繼父業。是日以其家充　行宮。賜三木人及其徒十二人金若干圓。巖手縣士原祐知。大光寺悅翁等。亦闢荒於藤島驛西。謀引六戸河

水灌田。現起工役。左大臣與大隈參議北條侍從等奉　旨巡視。賚金獎之。晚縣令山田秀典上縣治一覽表及管內地圖。

二十六日。晨涉稻生河。榛栗林立。中開坦路。抵洗馬坂。坰野曠潤。秋芳曝錦。驪皇騅駓。燦然成羣。牧人又牽龍種數百匹來供　御覽。嘶者。寢者。訛者。飲者。秣者。痒摩樹者。怒相齧踶者。殊狀異態。曹韓妙筆亦恐不能悉貌。抑嘗考延喜式。古者置御牧於甲信毛武。又歲徵馬匹於駿遠常總讃豫防長

諸國。顧不及此。豈非以蝦夷所居羈縻治之耶。而今則四海一家。　翠華所過。遐陬僻境。爭貢神駿。可以見德化之隆矣。七戶驛居民四百五十餘戶。舊盛岡矦別封南部雄麻呂所治。前途多坂。皇上騎行。衆下車徒步。過壺川則壺驛。西曰壺山。有千曳神祠。余往訪焉。古木陰森。堂宇傾圮。相傳古歌所謂壺碑。埋於祠下。往年官命土人發掘無所得。然徵之歌旨與地名。碑石所在。蓋不外此。先輩或以多賀城碑爲壺碑。謬矣。驛北曰坪二坂。又北曰柳平一坂。東南望小川原沼。周圍十餘里。側有谷地頭牧牛場。廣二千三百九十町。前十年舊會津藩士廣澤安任所開。畜牝牡內外諸種凡百九十八頭。益致蕃息。近境牧場。曰淋代。曰雲雀。曰表館。曰大室。曰毋衣川。亦各畜二三百頭。而安任實爲首倡。安任少壯寓昌平黌。力學能文。與余相識。一旦遇國難。不屈節求仕。破笠短褐。與牧豎伍。忍人情所難忍。洵奇男子也。登板橋坂。設小次俯瞰內海。水光山色。景致如畫。俄而驟雨傾

盆。馳下峻坂。渡溪橋。次野邊地驛。人家八百。連簷傍海。驛內常光寺有　御馬碑。其文與書。成於友人長炗手。馬名花鳥。米國所獻。往年從幸病斃。埋於此。凡死王事者。春秋加爵二等。此馬之得榮典。不亦宜乎。是夕仁禮海軍少將服部少佐小森澤大書記官等自青森來謁。

二十七日。渡清水目川。過馬門邨。右有墳塋。戊辰之亂。弘前兵攻野邊地。不克。死者二十七人。葬於此。涉土場川。封建時。弘前盛岡國境之所分焉。一路

循海。沙明松綠。漁家農舍。錯雜成邨。憩於堀切。尚食於小湊驛。東去三里。岡陵起伏。踰鍵掛坂。則淺蟲。有溫泉出焉。曰椿湯。曰大湯。曰大湧湯。曰五郎兵衛湯。曰裸湯。曰柳湯。曰目湯。曰鶴湯。冷熱不均。大約抵華氏寒暑表百六十餘度。伏覓引泉浴塲十八。逆旅數戶。地勢負山面海。三嶼嵎峙。呼輒可譬。方者如弄。圓者如帽。平者如卧牛。一磯斗出。巉巖橫亘。曰唐昧崎。昔者大川兼任所據。東鑑謂之多宇末井棧。近世鏟削通車馬。至野內邨。倚高北

望。晴波浴日。風帆掩映。遙見渡島於雲表。亦偉觀也。降一坂。田疇平敷。左瞻連山。衆水自山麓來注入海。曰熊野川。曰清水川。曰沼川。曰掘切川。曰赤川。過浪打橋。大道一髮。達青森縣治。軍艦聲礮二十一。海陸兵結隊迎　蹕。以蓮心寺為
行宮。玆土古為漁塲。分四區。曰烏頭。曰安方。曰隄。曰多聞天。寬永中。弘前侯信牧。蠲賦稅。開埔頭。商賈四集。舩舶輻輳。今街衢十九。列肆二千七百餘戶。有縣廳。軍營。學校。病院。警察。郵便諸署。為北方一都會。晚須藤寬吾川田秀穗等來訪。乞書者踵至。

隨鑾紀程卷二

隨鑾紀程卷三

一等編修官兼攝内閣大書記官從五位川田剛撰

八月二十八日。駐蹕青森。以明日御艦放洋。傳令羣下輕裝上船。除乘輿駟馬外。凡車騎廝養皆留於此以待回鑾。宮内書記侍從數人。率僚屬乘玄武艦先發。赴手宮灣。仁禮海軍少將上長崎地方晴雨表。余奏覽蝦夷人物志九册。巳刻開拓大書記官調所廣丈。扶桑艦長海軍大佐松邨淳藏。金剛艦長海軍大佐相浦紀道。迅

鯨艦長海軍中佐澤野種鐵。日進艦長海軍中佐山崎景則以下七十餘人。及青森屯營陸軍將校六十餘人。來謁行宮。是日使左大臣代巡師範校。專門校。及中學。病院。金井大書記官。田邊内務權大書記官。東園侍從。及余隨焉。寬吾秀穗。小川涉等來訪。

二十九日。卯後啓蹕。海陸兵排列捧銃如例。縣吏送到港口。輪船數隻整然艤列。第一金剛艦。第二扶桑艦。第三迅鯨艦。第四日進艦。而矯龍函館諸船次焉。各揭章旗。聲礮二十一。聲畢。奏樂。水兵升桅排立。桁上示敬。皇上駕十槳小艇。從御扶桑艦。親王大臣參議。宮内卿輔。侍醫。侍從。近衛士等從之。余與金井大書記官。田邊權大書記官。兒玉文學等。偕乘金剛艦。長三十八間五尺八寸。寬六間五尺。深二丈一尺六寸。其製鐵骨木皮。暗輪螺旋。桅三本。礮九門。艙二層。分爲若干房。每房牀褥枕衾巾幕諸物皆具。旁設吸水機管。以便盥漱。別有客室。寬敞可容二十許人。華氊長桌

繞以椅子。柱懸大鏡。牀幔窻幃。皆極鮮麗。艦内職員若干。將卒若干。以迄水火夫。凡三百零九人。居處有次。坐作有度。號令之嚴。可知矣。辰刻各艦起錨。烟騰輪轟。逐次開行。是日。天色晴明。風靜波恬。右瞻北郡。左傍外濱。遠嶼近洲。山迎水送。恍如行畫圖中。樓上安鍼盤。設海程曆。傍懸沙漏。玻璃瓶兩枚。巨腹細口。而一枚盛沙。實之一枚空虛。虛實兩口。上下對合。通一線。以過沙。過盡爲一漏。即復倒轉易位。計一晝夜。約二十四漏。每漏六十分。每

分六十秒。一人手執長繩。繫尖板。轉以轆轤。投之海中。引繩按沙漏。計其丈尺。以辨船行里程與其遲速。離三廐岬。大陸一帶。遥横東北。是為北海道渡島。按此地舊稱蝦夷。唐書謂之毛人國。洋籍謂之庫頁島。先是幕府使松前氏居福山城。統轄夷民。委以北門鎖鑰。及俄人占據東邊。慮其或不能制。收為直隸。命奥羽諸藩。遣兵屯戍焉。

中興初。建開拓使。撤戍兵。與俄國議定境界。割棄樺太。以千島歸我版圖。全道十一州。分為三部。本

廳在札幌。管中部。而東北屬根室支廳。西南屬函館支廳。渡島即西南部中之一州也。日進艦聲礮作。登桁禮東去。赴室蘭港。 御艦轉柁西北。過龍飛岬。右望福山。蓋松前氏盛時。治下人口二萬。漁稅六萬金。四方海舶載貨來集。其早路由陸羽者。亦自三廐航至於此。一國富庶。踰内諸侯。粉堞依稀。尚有舊墟。福山與龍飛岬相距十里。海底石聳。急潮激怒。所謂津輕海峽是也。出峽則大洋渺瀰。與天無際。遥見兩嶼浮波間。近曰小島。遠曰大島。我船疾馳先抵大島。巖石竦峙。不可邇。停輪待

御艦至。偕進。夜暴雨。風濤成山。臥榻顛簸。架上器皿滾墜擲地。作碎玉聲。衆眩暈困頓。其能支持者吾輩數人而已。

三十日。晨登柁樓。風潮怒號。船首昂低。與浪相鬭。飛沫雨注。寒同嚴冬。過午天霽。抵奥尻島。右望後志州。困者蘇。僵者起。嘔吐者索食。聚談客室。已而號礮震天。投錨手宮灣。灣在州極東。人烟聚簇。接小樽港。架棧海口。為脚道。長千四百四十尺。寬四十

尺。設車軌兩條。大船喫水二十尺者。亦得繫泊搬貨物焉。自青森至此。航路二百三十里。兩晝一夜。理當早達。以風濤異常。遲至晡時。土人豫艤小舟四十隻。以供使用。開拓長官黑田清隆。飛槳來迎。尚食於採煤工廠。天黑雨至。駕氣車東馳。沿道村落。燈火隱見。唯聞人語喧豗。濤聲澎湃。不復知其為何狀。頃刻至札幌。雨歇。毬燈數千。明如白日。肩摩轂擊。士女塡咽。駐 蹕豐平館。西式石造。層樓高聳。庭闊門大。繚以鐵籬。籬外官署連甍。街衢

在其南。井井棊局。東西十三條。南北十四條。而西南一隅。嶂巘秀峙。傍帶長川。引為溝渠。酒樓妓館。神祠佛宇。各占地勢。蓋本道十一州。形似鳥伸兩翼。天鹽州及北見州之宗谷枝幸首也。日高十勝二州尾也。釧路以東為右翼。膽振以西為左翼。石狩州為之腹心。而此在州之極南。前十餘歲林莽深阻。自置本廳。刊木拓土。授廛班田。農商來住者一千八百戶。男女六千七百餘口。熊羆豺狼之窟。變為樂郊矣。初經營相土。衆意在石狩川北。議者慮其或漲溢致害。卜定茲地。洵為遠識。但北至宗谷。南接小樽。西達室蘭。道路已開。而根室一港。山谷阻隔。遠在北陲。若溯石狩上流。更開大路。通車馬。則水陸運輸。尤為便捷。嘗讀宇治拾遺。安倍賴時。懼　王師來討。齎糧浮海。見北方有國。往溯大江。三十餘日。彌望蘆葦。絕無人跡。一日忽聞大地轟然。潛身覗見。夾兵千餘騎。紅抹首。擧鞭絕流去。不知所之。所謂大江者。北島志以為混同江。余竊疑是石狩川也。以勢人松浦士重窮川源。熟地

形。就而質焉。亦未能決。獨至上流開路。則稱為良策。今并記備考。是日金剛艦。扶桑艦。起錨手宮灣。航後志州海。見漂舩一隻浮沈波間。停輪拯之。電報其事。曰。青森縣宇鐵邨漁師柳谷兼松等二十五人。去月下旬抵北見州禮文郡。雜載乾魚昆布等物。航還故里。遇颶失方。檣折橈碎。漂蕩三日。氣息奄奄。不能言。因送之函館云。廳吏川中在邦來訪。在邦吾高梁人。封建時。余督藩學。引為教員。相遇談舊。殊慰客思。夜深襲綿衣。冷比內地初冬。

三十一日。朝。　車駕臨使廳。廳舊宏壯。癸酉歲新造。丁丑罹災。今假以學校代之。調所大書記官以警部二騎先驅。黑田長官率僚屬。拜迎門外。由正階。隮入便殿。　召見諸奏任官。　出御政事堂。大臣參議。宮內卿輔。內閣書記。宮內書記。侍醫。侍從。左右臚立。長官進奏建使以來施政始末。及風土民情。大書記官奏本廳及根室支廳諸政表。畢。先導　巡覽諸局。曰記錄。曰民事。曰會計。曰工業。曰物産。曰學務。曰刑法。每局又分數課。局長

課長。與屬員倚椅班列。　清蹕所過。磬折一拜。
視事如故。下階出門。長官以下拜送如例。次
臨工業場。列廠九宇。廣者百餘坪。狹者不下六十
坪。間有構樓者。廠外鑿渠引水。其製鐵處。氣器一。
抵八馬力。水車一。抵二十三馬力。火能發氣。氣能
激輪。以運機器。火爐二十座。各設風箱。內有活塞。
往反生風。又有櫃畜風。有管引風。吹火熱極。鐵成
汁沸。模範鎚鍛。以造鑿鋸斧鎌鎛風鐇烟筒等。其
斲木處。水車三。各抵百馬力。圓鋸五。大小厚薄不

等。竪鋸橫鋸各一。鑿彫器一。螺旋錐二。水車轉輪。
則皮條貫梁際。扯動許多機輪。樓上樓下。衆器皆
活。擬以木材。截為柱杙。斲為板片。可鋸可鑿。長短
方圓。唯意所欲。以造車輚牀椅衣笥硯匣棋枰燭
臺等。次　臨物產場。亦分數廠。其製麪粉。設二
大磨。曳轉用十馬力機器。細粉從磨邊迸下。承以
大筐。一是小麥。一是玉蜀黍。其釀酒廠。有窖有桶。
有壓榨器。以小麥葡萄葎草玉蜀黍。造洋酒及火
酒。其製絲房。氣機抵六馬力。繅車二十四座。撚絲
房。水車抵二馬力。紡器十一座。機織房。機具大小
二十座。以造綿絲絹綃及男女衣帶等。而諸場架
棚。各陳其所製物品。申初又　幸農業園。廣四
百七十町。屋六宇。曰家畜房。曰雜穀庫。曰器械庫。
曰寄宿所。曰製糖所。曰排水管製造所。教師十員。
其四員係米國人。生徒執耒耜。進止齊整。法類練
兵。牛四十七頭。馬十二匹。豚三十四頭。穀五種。蔬
菜九種。芻秣九種。並移自外國。出圃　臨調馬
場。枌榆林立。大皆合抱。傍設棚欄。以移

御攬。生徒賽騎。馬無異產。衣之與帽。紅黃紺灰。以
色分曹。金鼓傳令。馳逐爭勝者三。既而蝦夷驅野
馬入埒。羣駭奔逸。立投長繩。圈套約首。躍者掣尾。
踶者捉鬣。一躍跨背。驕騎並馳。一勝一負。雷轟電
掣。觀者喝采。先是本土無馬。寬政中。幕府取南部
馬四匹來飼養。文化中。開牧場於虻田。後漸蕃息。
但芻牽不得法。形矮力弱。近年放洋馬。與南部產
者游牝。多生良駒。今所見卽其一斑也。
駕還行宮。使左大臣代巡札幌病院藻巖學校。一

等官舍。陸運改良係詰所。黑田長官先導。大隈參議。松方內務卿等從焉。初本道運輸專用馬駄。近用米國車橇。觀美質脆。動輒毀壞。又商民移自內地。居宅製不適風土。長官嘗至俄國。見其室宜防寒車可行險。還遣吏員。講究利害。因雇工匠數人來。試造橇與馬車。果堅牢適用。又西伯利亞牛馬性健耐寒。購來驅使。衆漸知其便。凡事關陸運者。有司會議。改敝習。用良法。所謂陸運改良係詰所是也。公私所造牛車九兩。馬車百五十四兩。橇四百

四十五座。又試造邸第學校三區。及兵營二十區。其製築土埋木。以代基礎。四隅立柱。橫木層疊以代土壁。其屋中高邊低。排列衆木。以代瓦甍。室內積磚為火爐。傍設玻瓈窗。凡木徑一尺長七尺。去皮不斷。其交互空隙。塡以青苔。風雪埋屋。亦不凍裂。欲使士民仿而造之。所謂一等官舍是也。內務卿往視監獄署。余隨左大臣還館舍。在邦來訪。乞書者踵至。

九月一日駐　蹕札幌。初手宮小樽等處民希

鑾輿　臨其學校工場。而　御艦際晚入港。直駕氣車去。茫然失望。於是左大臣奉

勅代巡。隨者大木參議以下。并余若干人。辰刻登氣車於鐵路。鐵路之制。用木長八尺方七寸者。橫鋪路上。每木相去二尺。兩旁釘鐵條。成凹字形。以銜車輞。其行車也。前車載煤水機器。御者坐之。次載貨物。次為客車。廣可坐二十人。車有最上等。及上中下四等之別。左右長椅。玻瓈窗二十扇。啓閉隨手。氣笛一聲。衆車轉輪。過圓山村。桑麻滿圃。右

曰發寒。左曰琴似。並屯田兵所墾闢。西曰手稻。林莽蓁蓁。其近海處。墾為田畝。廣數萬頃。和歌山縣士岩橋轍輔。欲開荒蕪。糾股聚財。曰開進會社。官為授地數處。其徒分部力耕。卽此也。時車行尚緩。四顧游矚。漸進漸疾。電掣風馳。兩邊村落。若飛鳥之過眼。山水樹石。滾轉不止。過橋梁。入窨道。亦不得而知。抵手宮灣。吏胥迎接。臨採煤工廠。觀衆工運機器。冶鐵鋸木。因問其採煤開路始末。云。本道產煤處。曰幌內。曰岩內。岩內距此僅二十六町。慶

應中。幕府雇洋人開採府廢事寢近年官復使米國礦師雷曼氏遍撿諸坑亦以此為良坑曰煤質宜爐用掘地深及四千英尺當獲三千八百五十五萬噸乃聚徒起工去歲一月坑內發火引溪注水至九月始熄更開大坑道建官舍藥庫幌內在札幌北東十八里廣袤里許煤炭七層各厚四尺餘據雷曼言一坑中有一億零零三十一萬噸之多礦脈旁通幾別郁春別其所蘊藏又巨萬萬但地距海口遠不便搬運因開鐵路路長九里十六

間四尺架長橋五曰良古鉢川曰勝內川曰朝里川曰星壽川曰發寒川鑿竇道五曰水天宮裡曰住吉町曰若竹曰熊碓曰張碓熊碓以東危巖聳峙浪激崖崩行旅過此動輒取危害號為加毛伊古丹夷言神曰加毛伊處所曰古丹鬼神所居蓋謂天險工人鏟削尤致力焉吏胥又導到廠東數十步石壁削立隱隱見如卦爻者數行云往年土人掘得雷斧砮石等物壁上刻畫即蝦夷文字蝦夷無曆日況文字乎然古語拾遺序明言我上古

無文字而學者猶傳神代文字此亦不足異焉耳復由原路臨量德學校教員以生徒迎謁校在小樽量德町地據爽塏宜眺望左顧手宮一岬斗出連山東走繞校背至錢函驛山盡地闊白沙渺漠迤接石狩川遠隔滄波北對天鹽州雲山綿亘早路赴宗谷者踰其頂云此地居北海七港之一多產鰊鱈鮑海鼠昆布等而鰊最多春夏之交羣浮水上吹沫如雪漁人網而捕之堆積成山曬肉謂之棒鰊取卵謂之麗子諸國商船載貨物來貿遷

有無人口八千市街二十五酒肆妓館粉壁連簷今夏回祿半為灰燼乃興土木斧聲鋸聲與絃聲相雜繁庶之狀可想矣熱甚東馳經熊碓張碓竇道過所謂加毛伊古丹者終北錄云加毛井崎有礁石不附山傑然人立高十四五丈今仁風遠播蠢頑向化何物石丈敢能長立塞道乎停輪憩錢函驛小亭倚高盤盛冰塊長風至自海面殊覺爽快過午還札幌是日　車駕巡覽學校牧場勸業場抵偕樂園蝦夷執土音歌舞賜以樽酒

勅二品親王巡視屯田營。營兵獻其墾地所産綿麻果實、及地圖十餘枚。亦賜若干金。藤波侍從巡視石狩川、還奏其狀。晩召左大臣二品親王開拓長官等侍食、而奏任官亦賜酒饌。夜東京留守官電報梨本二品親王薨於西京。

二日。辰初啓蹕。渡豐平川。板橋長二百餘尺。是川發自本郡西南諸山。北流入石狩川。南涯有對雁邨。　國家與俄國易地、授以樺太島。島夷不肯受其統轄、來投居此者、七百五十餘人。昨日歌

舞所賜酒者是也。橋外周道如砥。並軌而馳。左右曠野。居民數十戸。移自內地、採樵爲業。又闢荒七十餘町。歲收雜穀五百石。是爲月寒邨。涉厚別川。灌木深邃中開大路。路盡而溪。有驛曰島松。民夷雜居。水田種秔稻。今秋豐熟。衆有喜色。驛口一邨。巨巖削立。循邨左折過曠原。禾圃菜畦、籬落相接。傍開牧場。牛馬成群。渡二水。曰漁川。曰最漁川。經長都邨。夕次千歲驛。驛西七里有瀑布。注入支笏湖。東北流迴此。至江別邨。與石狩川合。呼爲支笏川。文化二年。幕府巡察使來過。疾支笏與死骨音近。改曰千歲川。事見休明光記。此地山多熊羆。水産魚介。往時蝦夷沿岸聚居。漁獵爲生。及其鱒鮭泝流。網罟不給。徒手捕之。或醃或脯。堆積地上。客商舟載。乘流至石狩小樽諸港。以轉送內地。近年陸運四通。內民來住。蝦夷漸遷他方。今留者尚數十人。是夜余浴罷。步月川上。見夷婦操舟。刳木爲體。兩邊夾板。約以樺皮。蓋太古遺製也。南涯人家七十戸。不足以容衆。乃造板屋數百間。懸燈夾道。火光映天。荒野幽谷。化爲不夜城矣。

三日。先　駕早發。晨霧冥濛。榛荊夾路。高於人肩。

二里抵植苗。居民二十餘戸。傍溪成邨。地墝埆不生穀。捕鹿以代耕稼。官爲建鹿肉製煉所。蒸肉封錮、鬻之海外。因須獵規。曰游獵。曰職獵。唯土人得以獵爲職業。畫地方八里。設厲禁。自三月至八月。不許執弓銃入焉。荀子曰。洿池淵沼。謹其時禁。魚鼈優而百姓有餘用。魚獸雖異。爲政則同。嘗讀東蝦日記云。野行遙見黃草成叢。蝦夷持弓箭而走。

輒四散。卽鹿也。又讀夷諺俗話云。石狩川南。秋季雪深。鹿渉川而東。至支笏索食。蝦夷維舟岸下。蔽以蘆葦。待其投水。撲而殺之。北地多鹿。誰昔乃然。過小橋。平原曠漠。馬追夕張二山。並立東北。而西則連山橫亙。漁嶽與文鼈繪庭。昂峙爭雄。路左有泖。曰宇津內。疎林一帶。岸遠水清。産魚蝦蓴菜焉。循泖而西。土焦石燒。黃茅白葦。悉爲蝗蟲所嚙。右瞻樽舞山。拔地三千尺。文化中。山頂噴火。近郡數十里。雨沙石。人畜死傷。前八年。復噴火。今尚見烟

氣升騰。沿途有人羣集。手持樹枝。綰爲圈套。約以布囊。掩飛蝗。投坎埋之。因原其害所由。去夏起於新冠郡。延及四方。官遣人驅除。旣已無及矣。秋冬之交。得卵土中。狀如麥門冬。乃諭民掘殺。僉謂臘雪冱寒。理當凍死。至今玆二月。掃雪檢之。皆不死。四月再檢。蠕動如蠶。已而跳躍爲蝻。飛行爲蝗。害被十七郡。而此爲最甚。及其盛也。不論草木土石。遍地皆蝗。積厚數寸。火而掃之。始辨道路。近者官給金五萬圓。設方撲滅。然地廣人少。力不普及。蓋

蝗性喜羣。隨風飛翔。越山踰水。遠至數十里。非防之未然。則不能奏功。春秋書曰。冬蝝生。幸其冬生不爲物害也。公羊傳曰。始生曰蝝。大曰蝝。郭璞云。蝗子未有翅者。謂之蝝。蝝卽蝻也。昔人有言。捕蝗不如捕蝻。捕蝻不如滅種。信矣哉。午刻憩於苫小牧。北帶長川。南瀕大洋。産鱒鰛昆布。居民四十餘戶。有官署。以管勇拂白老千歲靜內沙流新冠六郡。而沙流號爲蝦夷舊都。有源廷尉祠焉。相傳衣川之役。廷尉佯死。來此。近世夷酋家藏遺甲。幕府

儒士近藤守重作文記之。曰地呼黃壘鎧平車留。皆其故跡。據東鑑。廷尉死。藤原泰衡函其首。浸以美酒。致之鎌倉。經四十餘日。則面色變異。孰能辨眞僞。口碑所傳。亦不爲必無也。出驛右折。怒濤嚙沙。漁邨沿海。民夷雜居。路右荒原。遠接樽舞山。抵社臺邨。蝦夷驛騎攻駒。雲散霞擧。亦偉觀也。晚次白老驛。居民七十五戶。亦造板屋於路傍。以充館舍。蝦夷詣　行宮。修祭熊儀。熊大小三頭。各縛以大索。二夷左右執索牽來。一夷捧幣帛。杖頭約

茅。一夷戎衣。立持弓矢。引滿向熊。熊怒咆哮。一夷以
茅塞口。蓋夷俗貴熊爲靈獸。捕獲熊兒。使女夷乳
之。及長殺以祭神。曰來生當變爲人類。已殺割肉
食之。宴飲連日。謂之陽滿的。譯即大祭也。此祭令
甲所禁。令不殺熊。特行其儀耳。儀畢。男女四十餘
人。比肩環立。拍手成節。俯仰跳躍。繞場數匝。謂之
鶴舞。夷貌古樸。長髯深毛。雙眉連接。成一字形。婦
女鼻下刺青。兩耳穿環。不論男女。被髮徒跣。唯酋
長用錦繖。皆內地所廢舊戰袍也。舞畢。賜縮緬一

匹。軟綿二束。烟草三十包。大山酒一樽。譯傳命。授
杯酋長。衆夷却退在後。三酋列坐。引掌撫胸。理鬚
髯。再拜擧杯。先祭山海神。持箸披髯飲之。其貌嚴
肅。如對神明。跪就譯奏曰。　聖天子萬歲。敢上
壽於下執事。乃拜賜云。
四日。渡白老川。廣五十間。行二里渡敷生川。廣四十
五間。並出自白老山。高二千三百尺。又二里過阿
與呂。渡登別川。出自登別山。高與白老相若。其下
有溫泉出焉。又一里抵蘭法華坂。峻　鑾輿駕

駟馬。不輒前。蝦夷數十。推輓而登。上設
小次。柱梁檐桷。悉用虎杖。蓋北地無竹。有虎杖圍
三四寸長八九尺者。堅勁似竹。此即宛然竹樓矣。
西行一里曰幌別驛。比屋百餘。男女四百餘口。海
産不甚多。鮭鱈昆布海羅。一歲所獲僅二百七十
石。舊仙臺藩士片倉景範率其徒來住。墾田三十
三町。歲收穀百石。驛口多蝦夷家。率皆矮小。葺屋
以茅。自邊至頂。三級若五級。布置截然。四壁以茅
代土。內設地爐。傍有臥牀。戶外踈籬掛熊羆顱骨。

得數千金。先是幕府始築此郭。使函館奉行居之。
中興廢奉行。置知府。遣兵屯戍焉。會奧羽亂平。而
餘黨與舊幕府海軍。協力來寇。事出不意。衆寡不
敵。沿海城砦。相繼失守。於是寇衆相議。效米國共
和政體。抽籤公選首領。推榎本武揚爲總裁。松平
太郎副之。永井尚志爲函館奉行。大鳥圭介督陸
軍。荒井郁助督海軍。分兵據松前江差室蘭諸港。
就英法船將在函館者。陳情　天朝。請奉德川
氏撫綏蝦夷。守北門鎖鑰。不許。傳　詔列藩。大

夷而捷達新室蘭乃由捷者鷲別川出自鷲別山南流入海渡川斷崖削立俯臨晴波一岬自崖下走出遠而望之狀類列屛漸近漸縮踰崖田顧海水隔斷卽孤島也從此以西緑樹夾道蜿蜒而降至鉾井又踰一坂申初次新室蘭港諸艦聲礮二十一海軍迎候捧銃如例本港林巒四繞囊括海水産鰊鱈鱒鰮蝦蜊昆布海蘿海參海扇海膽灣口曰繪鞆岬幕府嘗置稅關使盛岡藩兵戍焉岬内二嶼曰蛭子曰大黑嶼北卽舊室蘭昔有埔頭

近歲移之南灣戶口增殖市街連接學校病院電信驛遞郵便諸局逐歲建設又置官署管室蘭虻田有珠幌別四郡因稱新室蘭其接舊室蘭曰幌萠曰別龍田曰壓別曰輪西曰千舞鼈凡五邨居民一百三十五戶石川邦光之所闢接千舞鼈曰黃金蘂曰稀府曰有珠曰長流曰紋鼈凡五村居民五百七十六戶伊達邦成之所闢邦成邦光並舊仙臺藩巨室也初官欲移民闢荒授地免稅須給農具穀種百方招徠然僉憚其土僻氣寒未肯

輒應募獨邦成率部下來此闢草萊事耕牧會廢藩令下武臣解職邦光以下列藩士族往往北徙捨刀槍執耒耜農民亦至自遠方擇地開墾而邦成爲之嚆矢其業特盛墾田千三百五十六町歲收穀萬石養馬七百六十餘匹牛百二十頭歲産駒犢倉庫貯金一萬三千圓粟千二百十一石去年官又開圃百二十町移栽外國甜菜以製糖霜因建廠設器具其氣器抵百六十馬力傭役村民日百二十人今春試製已見功效至冬末當用菜

根一千萬斤製得霜七十萬斤而滓粕糞田飼牛馬毫無棄物嘗考之容齋五筆老學庵筆記諸書唐宋以前糖霜之名無所見古食蔗者始爲蔗漿宋玉招魂所謂胹鼈炰羔有柘漿是也其後爲蔗餳吳志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蔗餳是也後又爲石蜜南中八郡志榨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爲石蜜是也後又爲蔗酒唐赤土國用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卽詔揚州上諸

蔗。榨滓如其劑。色味愈於西域。是所謂沙糖。而其製未精。代宗時西域僧鄒和尚游蜀中。教造霜法於繖山黃氏。開蔗田置霜戶。後世其法盛行。色味共美。宋蘓子瞻句。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句。遠寄糖霜知有味。勝於崔子水晶鹽。可以證矣。凡糖三品。曰凝冰。曰白霜。曰紅沙。皆以蔗漿造之。其栽蔗用夾沙土。澆糞多少視地肥磽。尤要防霜。初秋爲紅黑色。冬至以後由紅轉褐。以成純白。其榨汁車用横板二片。並植巨軸兩根。一短一長。

長者出筍。安犂擔。駕牛曳轉。軸上鑿齒。分配雌雄。夾蔗於中。一軋漿流。復拾其滓。向軸上鴨嘴投入。再軋三軋。則其汁盡。本邦西海南海兩道多開蔗田。畧用此法。徵之洋籍。印度地産甘蔗。希臘人羅馬人榨汁充醫藥。其製沙糖。創於亞剌伯人。及十字軍起。其方始傳於歐洲。製造加精。而其用甜菜根者。以德國化學博士馬兒克拉弗氏爲嚆矢。初西曆一千七百四十七年。馬兒克拉弗氏始知甜菜有糖氣。後五十年。門人亞沙爾德氏作器造糖

霜。又十餘年。法帝那勃列翁給國人業此者。以地三萬二千町。貨幣一百萬法。於是遠邇傳習。歐米各國一歳所製。至二十五億萬斤之多。今菜種取於德國。器械取於法國。參酌其長云。有司請御艦幸製糖廠。以其不便碇泊不許。使高辻侍從往觀焉。是日賜金於全道蝦夷三千七百二戸。據文政壬午編審册。除去樺太島。有四千六百二十七戸。今少於彼九百二十五戸。大抵移民加多。則土番隨減。英蘭諸國屬地皆然。近日布哇國設法

革弊。主客並殖。守土者不可以不鑑也。

行宮臨海。及夜海軍伶工奏樂。諸艦作烟火戲。已而漁舟投罟捕魚。篝燈星散。銀鱗躍於波間。洵奇觀也。

五日。晨啓　蹕。駕小舩。徙御迅鯨艦。日進艦在前。弘明艦在後。辰初起錨。離港口。晴波渺茫。當面卽渡島州茅部郡。駒嶽屹立。餘勢南走。至手熊岬。正與繪鞆岬相對。外遮大洋。而裏海周圍五十餘里。別開一乾坤。　皇上在舵樓。與侍臣指點形勢。

北顧臼嶽危峰突兀旭日映射成紫赤色聞寛文己卯噴火雨沙山中太湖拆開數里頓生二島今尚有焦石云昆保山與臼嶽並立更見一峯於其上絶頂戴雪臼後方羊蹄近歲官使地學士測量本道高山十勝州樂古山四千六百八十尺日高州安保似山五千零四十尺保奴加良山五千四百尺天鹽州幌尻山六千百二十尺魁花片山六千四百八十尺辯花片山七千二百尺而此山八千尺推爲第一史稱 齊明帝五年遣阿部比羅夫率飽田渟代津輕膽振等蝦夷伐肅愼以後方羊蹄爲政所無乃是乎臼嶽以北沙路循海島遷洲轉巖礁林立以接渡島州是爲長萬部松浦士重嘗爲余説其奇至此神馳魂飛恨身無雙翼已而航行十一里達森港蝦夷没水採昆布按昆布一名海布萬葉集作軍布軍昆音近琉球志畧稱海帶菜倭名類聚抄引本草曰味寒鹹無毒生東海倭名本草呼爲比呂女又衣比須女延喜大膳式亦載細昆布繩昆布唐書渤海傳云大曆中

獻日本舞女其俗所貴者大白之蒐南海之昆布蓋渤海之南卽我北海也湖亭涉筆引 元正天皇紀蝦夷須賀君古麻比留等先祖以來貢獻昆布之文爲證不知前此櫛八玉神爲膳夫入海底刈海布事見古事記而邦言海草謂之女比呂廣也衣比須夷也比呂女昆布之廣大者也衣比須女其產夷地者也細昆布其細小者索昆布其長似繩索者則此種名品爲內外所貴也舊矣然歷世愈久採之愈多世或憂其耗減萬延中函館市人有山田文右者謀用人工以繁殖之嘗試縛巨石以綱索投諸海底六閲月而舉之見菜根依著焉乃遍施其方於沙流勇拂千歲等處果得良品五百六十石居數年遠近效之大致繁殖云本港在駒嶽北而又北十餘里右達長萬部左踰穗積嶺通後志州壽都瀬海一帶產昆布及鮭鱒鰊鰮往時航室蘭者發自嶽南沙原前八年始建埔頭於此輪船往復彼衰此昌商民來住爲一聚落近午登岸駐 蹕焉

六日。小雨乍霽。早發。乘馬車。渡二橋。曰新川。曰森川。又渡一橋。曰尾白川。歧路左經鷲木達沙原港。乃右折而登。矮樹叢生。地僻家稀。踰燒山。有溫泉出焉。山下涉赤井川。又涉宿部川。此水來自小沼。東注與赤井川合。入大沼。茅部龜田兩郡之所界也。小沼寬可十町。林巒四周。碧潭如靛。多產蓴菜。呼爲蓴沼。右旋攀坂。有湖徑七八町。長不知幾許。巖聳樹密。雲烟呑吐。駒嶽闖然露頭面。方言湖沵謂之沼。此與小沼相距咫尺。以其較大曰大沼。登茅部嶺。一望空闊。田野闢阡陌連。人烟一簇。船檣林立。不問而知其爲函館港也。嶺南坂峻。舉鞭並驅。疾於轉丸。一蹴而降。有邨焉。曰嶺下。居民七十戶。皆業農桑。道路坦夷。左右植松槭。長僅八九尺。抵七重邨。杉檜桐楮森然成林。皆北地所無。前數十年。自內地移栽。初幕府開藥園於此。己巳之變亂兵聚據。鬻之洋人。及開拓使建。予金償還。使米國農師給弗龍氏。移養內外動植物。并購求彼邦農器。欲遍頒之全道。先建農校。養生徒。尋建一署。曰

勸業試檢場。付以旁地二十八萬坪。禾圃菜畦。耕種以時。牛馬羊豚。繫畜有法。以迄養蠶貯芻造紙諸廠。漸次建設。是日有司迎　駕。經水車器械所。過家畜房。又臨草花園。自發札幌。行程數日。所見草木。往往不識名。至是胡支瞿麥桔梗敗醬。秋芳爭妍。如久闊遇故舊。衆喜可知。移　御榻於署內。傍陳穀菓繭絲。署背負山。三面曠野。舊稱桔梗原。今闢爲田畝。過龜田。迂路訪五稜郭。累石爲壘。形似桔梗花。壕深水潔。土人伐冰販之東京。歲

嗚呼。麾下八萬。世隸幕府。　王師來討。不能畫策救主。爭先乞降。乃詭曰知大義。其實怯死背恩。曾狗彘之不及。異日　朝廷舉賢。射鉤斬袪。置而不問。大哉　聖度。寬如江海也。還轅追及車駕。晡時次函館。以醫校充　行宮。其政廳。及裁判所。博物局。造船器械所。燧木製造所等。以往年　巡幸經親臨。使二品親王代巡焉。此地瀕大洋。西距青森。水程五十六里。扼北海咽喉。松前藩時。并江差福山。稱三港。及　國家爲外國開

舉討罪。轉戰累月。互有勝敗。已而武揚等勢漸蹙。
今開拓長官黑田清隆參謀　王師。遣使手書
招諭。武揚復書。副以錦囊書冊。曰。此水戰秘訣。武
揚嘗傳自蘭人。平生所服佩。不忍付之灰燼。今解
贈以謝厚意。抑武揚等關東男子。知有一死。不知
其他。君勿復多言。乃據壘拒戰。清隆益愛其壯武。
百方勸諭。遂出降。是役也。　王師死者三百十
九人。而余所識中島永胤諏訪常吉阿部井政治
乙部剛等在武揚部下戰歿。追思往事。慘然泣下。

倉庫立四柱。去地數尺。横架棚棧。自棧以上用茅
障蔽。以貯魚肉雜物。有神成喜藏者。號為富饒。余
往訪其家。牀上陳傳家寶器甲胄鞍韉及匣筒雜
具。縣金剝落。皆內地物。唯弓刀有夷製者。先是松
前氏為政。利蝦夷愚蒙易制。禁其習文字。幕府解
禁。未暇教化。今喜藏之子。弱冠在札幌農校為生
員。　國家文明之澤。卓絕前古。可以見其一端
矣。渡幌別川。出自幌別山。山下曠原。放牧牛馬。又
二里歧路。右為故道。險而迂。通舊室蘭。左為新道。

互市場。與武之横濱。攝之神戶。肥之長崎。越之新
潟。并稱五港。山峧岬與上磯郡圓山相對。舟灣繚
繞成巴字形。水深八十尺。其暗礁杙繫朱船。夜揭
玻璃燈。使船舶出入知所避。岬北砲臺曰辨天崎
臺。後一埠。綠樹蓊薆。形肖卧牛。街衢起自牛首。至
牛尾。官署市廛。縱横鱗次。九六千三百餘戶。往年
燬於火。三分亡二。今復改築。美愈舊觀。其洋人租
界。磚造大厦。各樹國旗。有小川善兵者。善調洋饌。
其業大售。善兵舊在余家司庖廚。因迎饗其樓上。

飛欄枕水。全港形勝。瞭如指掌。食畢。偕游覽市中。
懸燈照道。士女雜沓。酒亭妓館。歌吹如湧。聞谷地
頭公園景兼山水。有己巳陣亡官兵碑。尻澤部漁
場多產魚介及昆布。皆不能往觀。殊為可憾。善兵
為余說。客歲商報。曰出口貨物。木有楢樺櫧櫪。水
松琪㻶。陸草有薇蕨萱菅款冬。虎杖。木賊。獨活。海
草有昆布。海苔。海羅。佛耳。其禽則鷲鷹鶺鴒鴨雁
鶉鷸鶴。其獸則熊羆狼狐狸貂兔鹿海獺海馬水
豹獵虎膃肭臍。其魚則鰊鮭鱒鱈鰮鰯鯨鰤鮫鰈。

海參。海鼠。其介則蠑螯。鮑蛤。海膽。海扇。刺螺。皆本道所產。而入口米穀。酒醬。鹽豉。烟草。糖糕。布帛。陶器。漆器等。至自東京大坂陸羽三越。一歲商舶出入。輪船四百二十三隻。洋製帆船五百五十八隻。邦製大船二千五十四隻。小船一千九百四十七隻。可謂盛矣。是夕召見判事井上好武。檢事高山一祥等於　行宮。賜金賑恤市民罹災者。賚物山田文右子。賞其父設方繁殖昆布。又追贈松前氏始祖蠣崎信廣從四位。以賞其篳路拓疆之功。

七日。在廳奏任官。礮臺戍將。及從六位伊達邦成等。入謁　行宮。辰初啓　蹕。憩稅關。徙御迅鯨艦。內外軍艦。聲礮。外桅如例。　御艦拔錨。扶桑金剛諸艦。逐次放洋。朝霧解散。隔海見大澗岬。過英國軍艦八隻。結隊東駛。相距里餘。望我章旗。轉柁北首整列。聲礮二十一。禮也。凡軍艦遇他邦軍艦於海上。其並揭王旗國旗海軍旗者。發皇禮礮二十一聲。我為彼所禮。則我艦隊中。獨上將所乘者。發礮荅之。其非軍艦者否。詳見海軍禮礮條例。今迅鯨非軍艦。英國所謂皇室船者。故彼聲礮。而我不荅。異日電報謝之。例格乃然。艦長招余其房。與杉宮內大輔。小森澤海軍大書記官等。賦詩揮毫。茶話移刻。風波之恬可知。日午。驟雨乍霽。左沿外濱進入內海。平館。蟹田。蓬田。油川諸邨。逐舷轉移。漁戶農舍。寸人尺馬。畧約可辨。未刻達青森。駐蹕蓮心寺。仁禮海軍少將松村海軍大佐等來謁。

八日。駐　蹕青森。賜酒饌於海軍將卒。二品親王至。自下北郡。郡距此二十五里。南接三戶郡。三面

瀕海。有三十四邨。獨田那部號為繁庶。而大畑大湊。川內。大間次焉。其地東西十五里。南北八里。原野曠漠。有噴火山。山中湖水。注為正津川。境僻俗陋。業兼耕漁。其丁壯自季春至初冬。踰海至北海道傭作。本土反致荒蕪。縣令山田秀典諭墾田。又牧養牛馬。其業漸興。昨日親王及大木參議等。航自函館。巡覽其地。隨縣令請也。是日余游覽治下。謁烏頭祠。古木扶疎。傍有西征陣亡兵碑。僚友依田百川所撰。相傳阿部比羅夫征肅慎。發舟師於

此因祀宗像三神焉烏頭又作善知鳥蓋海鳥好穴居母呼烏頭雛輒應曰耶須加多獵者蓑笠掩身作母聲伺雛出捕之黑身白斑黃脚白鬚此鳥世所希見昔或獲之三厩海上西澤敬秀著善知鳥考詳辨其名義形狀猿樂善知鳥曲涅造故事以戒殺生寺島氏三才圖繪傳寫失真晚葛西音彌招宴音彌舊弘前藩士少東游爲林學士塾長與余相識其人博通經史今隱居養志不爲斗米折腰洵可尚已

隨鑾紀程卷三

隨鑾紀程卷四

一等編修官兼攝内閣大書記官從五位川田剛撰

九月九日。夙發青森。黄稻滿野。青山四周。其特秀者爲八甲田嶺。石江村民江渡茂吉墾闢草萊。戸口滋殖。左大臣召見賜褒状。渉新田川。茅茨連簷。北岡有金商吉次宅址。按平治物語。源平盛衰記。並曰陸奥金商吉次來往京師。源廷尉幼時佯爲其僕東下。依藤原秀衡。今二盤三陸。有稱吉次宅址者數處。不知孰是。抑古者佐渡礦坑未開。海内産

金獨推陸奥。徵之舊誌。天平感寶元年。陸奥小田郡始貢黄金。見續日本紀及萬葉集。陸奥歳貢沙金三百五十兩。見延喜式。王政漸衰。陸奥貢金不絶。見小右記中右記。平重盛納陸奥氣仙郡貢金一千三百兩於宋國育王山。見平家物語。

後鳥羽帝鑄佛像。徵黄金三萬兩於陸奥。見東鑑。東奥州産黄金。見宋史及東西洋考。彼齎黄金往販上國。目爲金商。乃賴氏外史作鐵賈。殊失其實。蓋歐九能文。不甚讀書。一部外史間多疎謬。學者奉爲圭臬何也。白旗野石徑磽确。　皇上騎馬。衆乃徒行。踰川合坂十盤鶴坂十二盤。四山皆在眼下。獨梵珠嶽屹立西方。鶴坂舊曰津輕坂。寛喜中。津輕秀直爲安東氏所亡。其子秀榮潛跡焉。以業燒炭。掘得沙金。獻之天朝。子孫封侯。進秩十萬石。因改今名。去歳官起工開新路。起自其第一盤沿牧川。鑿實山腹。直達大釋伽驛。今未告竣。仍由故道。驛南地閣。邨落相接。渉一水。則浪岡驛。上游有城墟。天正中。北畠顯邨居之。爲津輕氏所滅。顯

邨伊勢國司源守親之後。土人尊曰波岡御所。今州人山崎某。自稱其苗裔。家傳　元亨帝旗。延元帝詔書。大塔王衣袖。及系譜一卷云。驛内歧路右通藤崎。有安東氏城墟焉。左過邨元坂。石塔聚立田間者二處。往年土人。闢荒發掘。石毀字滅。或爲　長慶帝陵。或稱北畠氏墳塋。皆臆度耳。南去二里。曰黒石驛。列肆齊整。人口六千。汗石川發自櫛峯蘆柄兩山。西流繞驛南。逕藤崎。入岩木川。田土肥沃。所産嘉穀。推爲本州第一。明曆中。津

輕爲信四世孫信政。割地五千石。封叔父信英於此。後世進秩萬石。　中興納土。士民建祠祀信英。號黑石神社。是日請左大臣臨視學校。又搆小亭於社側。迎　蹕奏古樂。亭負邱枕川。平沙渺渺。長橋伏波。東南有千德氏城址。昔者千德政氏叛南部氏。屬津輕爲信。族人政武據田舍館城不降。爲信大擧來攻。乃與壯士三百三十餘人逆戰。皆死之。後十餘年。爲信悉平隣敵。設法會。祭彼我將士戰亡者。有一婦人。登壇拜政武靈位。朗誦祭

文。伏刃而死。卽其妻小山内氏也。蓋小山内氏欲爲夫復讐。百方伺釁。知事不成。遂及於此。烈哉。有斯夫而有斯婦也。猿賀神社。在猿賀邨。殿宇宏麗。圍以深林。此社剏建於大同二年。治承中。鎭守府將軍藤原秀衡修補。建武中國司源顯家更造。及津輕氏興。尤致崇敬。或曰。　仁德帝時。上毛田道擊蝦夷敗死。其靈爲大蛇。吹毒殺敵。因祀之角鹿郡。已而郡中洪水。有人夢其乘桴來此者。爲建小祠。後二百年。坂上田邨麻呂征蝦夷。禱焉而得

神助。大造殿宇。然徵之舊史。田道死於伊寺水門。說者謂伊寺卽夷灊。其地在上總國。而田邨麻呂北征至閉伊。又城于膽澤。于志波。其地皆在巖手縣。則地勢懸隔。與此無涉。無乃是齊東野語乎。抵八幡崎。觀土人使馬墾田。初土俗耕田專用人力。官招老農於東肥。敎以馬耕。未數年。民知其便。各郡建馬耕傳授所。此卽其一。老子云。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信哉。平川橋長五百餘尺。其水發自矢立嶺。逶迤北流。至藤崎。與汗石川合。入岩木川。橋

東曰境關。西曰高崎。彌望平野。岩木山延袤跨兩郡。芙蓉揷空。高四千餘尺。宛然肖駿之富士峰。呼爲津輕富士。過和德村。駐　蹕弘前。人烟稠密。百貨輻輳。官署。學校。神祠。佛宇。連甍鱗次。分爲七十九街。中央一阜。喬木成林。有故城。津輕信牧所築。東西五町四十間。南北八町四十六間。石壘三層。塹濠四周。牙城以外。又有五郭八樓十三門。西隔巨川。對岩木山。阡陌連焉。舟楫通焉。初信牧父爲信。豪爽多權畧。用兵拓疆。東至狩場澤。南達碇

關。西北限以大洋。土壤肥美。加以魚鹽之利。豐關
白遣前田片桐諸將來檢地。爲信不告以實。德川
氏秉政。定諸侯封邑。秩僅四萬七千石。及爲信玄
孫信政襲封。起徒闢荒蕪。溝洫築堤防。所墾田十
四萬石。并算舊田。有二十九萬六千餘石。而秩尚
仍舊。雖後世增至十萬石。名實未稱。　王政維
新。列藩納土。賜其主以舊封租額十分之一。於是
津輕氏多祿。亞所謂十八國主者。宜乎城市殷富。
東奧推爲一都會也。此地多物產。尤名漆器。質堅

彩美。號爲津輕塗。前年市店失火。延燒千餘戶。今
復舊觀。後后者四集歡呼。及夜棚車懸燈。耶許推
輓。鬧熱如湧。余避喧賞月客樓。會下澤保躬以諸
文士來訪。賦詩揮毫。四鼓始就寢。保躬嘗在東京。
執贄吾門。性樸直。好讀國典。尤熟悉東奧治亂。余
錄沿道故跡。拾遺訂誤。與有力焉。大隈參議至自
十三湖。湖距此十五里。在岩木川下流。周圍七里。
衆水滙聚。餘勢溢注於海。瀕湖邨落。歲被水害。於
是土人係工疏鑿。參議自函館航海往觀。具奏其
狀。

十日。朝　車駕臨裁判所。所長判事中御門經明
奏賀箋及事務一覽表。賜酒饌料於判事檢事以
下四十一人。左大臣與大木參議等。巡視中學。醫
學師範學校及東奧義塾。余與川村正平游步城
內。詣八坂神祠。祠背設招魂場。祀舊藩士死於丁
丑西征之役者六十七人。有碑。三條相公題國詩。
左大臣篆額。是日剋成建之。賜金遺族。有平澤與
吉者。戊辰從軍創痍未癒。遣侍醫診治。賚以金幣。
嗚呼。將軍吮瘍士卒致死。況萬乘之尊撫恤如此。

一朝有事。寧有不捐軀報國者乎。未刻。啓
蹕。渡蓬萊橋。平野曠闊。曰千代松原。天和中藩侯
過此。見沙礫滿地。無樹可倚。乃起徒修路。移栽穉
松數萬株。今綠葉成陰。行旅取涼。遺惠及人。亦遠
矣哉。路右有邨。稱千歲山。設　小次焉。柱椽不
斲。蔀以芒花。邨下板屋羣下所憩。題古歌一首曰。
波太須珠寸。尾花逆葺。黑木用。造有室者迄萬代。
按波太須珠寸。芒也。尾花其花似尾也。逆葺葺屋

以芒。上花下根也。黑木樸也。言用材不斲彫。造有室者迄萬代。猶曰其所造家久存至萬世也。此歌元正上皇幸左大臣長屋王第時御製。見萬葉集。今

小次構造。本邦歌旨。古雅可愛。踰百年坂。涉水即平川之上流也。淺沙清瀨。歧爲三派。各架小橋。南崖嶄絕。古木森立。津輕舊記。永祿十二年爲信襲攻南部高信於大佛鼻城。即此矣。過鶴坂。抵大鰐村。觀所謂荻桂樹者。枝葉扶疎。繚以木欄。本居宣長玉勝間曰。大鰐大日堂有靈樹。高十丈。

大四圍。花葉似荻。枝幹似桂。即是也。或謂是杻也。爾雅釋木疏。杻一名檍。神道講義。岩間某爲著大檍辨。恨余不解本草。不能決其是非耳。藏館驛與大鰐接。阿闍羅山盤踞其南。長溪縈回。有温泉出焉。治痰疝疥腫諸病。居民數十戶。待浴客爲活。去歲失火。一市蕩盡。是夕次於此。賜金賑恤。又分遣羣下。就館隣里。余與金井大書記官宿於本驛。有來乞書者。輒謝遣。偕浴温泉。月下風詠。納涼溪橋意殊爽然。

十一日。渡稻荷橋。過九十九森坂。足指漸仰。碇關驛在山間。比屋二百。亦罹火災。賜金賑之。驛外地蹙。巖罅石縫間栽蕎麥。踰船岡。潟灤滙聚。渡橋右旋。老杉成林。林盡而坂。坂盡而溪。斜徑高低。與溪轉折。一橋已過。一橋復來。岝崿對峙。頭戴一線天。盤路入雲。一步一喘。螺旋而登八九町。踰矢立嶺。則坂峻舉趾急降。勢如轉丸。欲止不止。植欄路傍。以防顚墜。此嶺右連甚吉森。界奥羽二州。昔者弘前藩據險設塞。危巖巉巉。溪澗交錯。號爲四十八流

曲蹊一縷。緣梯躋攀。及藩廢。山北屬青森縣。山南屬秋田縣。縣士日景辨吉首唱謀開鑿大路。於是兩縣協議。官民捐貲。丙子經始。丁丑告竣。削仄爲平。改迂爲捷。里程視舊減什六云。頓陣塲臺涉下内川。岡巒起伏。沿水南走。綠樹白砂。岸遠流淨。雙嶂對峙。呼爲男女峰。左折渡橋。人烟聚簇。曰白澤驛。文政中。有下斗米將眞者。與死士數人。潛匿此地。謀要擊弘前侯寧親於途上。事覺處斬。將眞者盛岡藩士。任俠善武藝。初藩祖南部信直疾津輕

為信背已殺父。割據一方。以其先修貢豐臣氏。列為諸侯。不得加兵。呑恨以歿。至是為信十世之孫寧親。進秩叙四位。任侍從。而信直後裔利用。年少爵卑。將眞慚憤。因有此擧。乃津輕家傳則曰。為信八世祖秀則與其子感信孫元信。並為南部氏所害。為信報讎。克復舊業。非叛主攘地。兩家子孫至今聚訟、為一大疑案。修史者宜直筆無左右其祖可矣。一里抵釋迦内邨。有植物試驗場。卽辨吉所建也。辨吉大闢荒蕪。闔鄉翕然。竭力農桑。凡禾蔬精選種子。至收穫又驗其嘉否。論究得失。是日場内小邱構亭子。板屋四阿。設　御榻焉。榻以鑿地所掘木根造之。金釘鐫菊花。覆以錦褥。邱下鑿池養魚。曲榭臨水。倚柱四望。田疇平敷。西有高木山。東有鳳凰山。一水西來繞片山。與下内川合。南折入米白川。謂之長木川。出場門。田婦羣刈早稻。今歲豐熟可知矣。渡長木川橋。次大館驛。舊秋田藩公族大夫佐竹義純采邑。戊辰之亂。盛岡兵來襲。義純力戰死之。邸第市廛悉為灰燼。今驛背高

阜。禾黍離離。卽其城址。而士庶家復舊者千四百餘戶。

十二日。早發涉飯田川。卽下内川之下流也。西行四里。歷邨五。而綴子戶口較多。早口次之。岩瀨又次之。早口邨有鉛坑。工部省所轄。有牧場曰平瀧。原曠林邃。四圍植柵。牧牛馬百餘匹。渡川六。皆細流。架板橋。踰坂二十五。其峻急者曰塞神坂。曰赤坂。赤坂臨平野。宜遐矚。其屈折者曰驅揚坂。故道險峻。今通車騎。鷹巢驛在綴子邨南。距阿仁礦坑七里。居民二百餘戶。有勸業試驗場焉。又二里。過小繋驛。林巒綿亘。西接加護山。循林麓左旋。踰巒坂。蜿蜒而登。彩虹飲溪。長五十尺。白板朱欄。名曰寒流橋。渡橋漸入仙境。初余讀白井眞澄游記。稱此地奇絶。謂文人狡獪蜃氣現樓。其實不必如彼。今始闢門戶。未窺堂奧。旣已覺所見愈於所聞矣。攀馬揚坂。怪石疊累。虎踞獅擊。筋骨怒張。不見寸膚。矗者攢劍銳者植主。老松古檜。皆生自石罅。橫枝倒垂。欲與石偕墜。為葛藟所縛。一髮挽千鈞。岌岌

乎殆哉。已而坡迤。而句廉右逼峻嶒。左俯深邃。進至絶頂。巨巖中拆。成凹字門。門外郭公坂。地勢急下。斜徑曲折。傍設朱欄。顧瞰原路。米白川來自小繫。奔湍激怒。與石相搏。餘勢滾滾西注。遶達野代港。而奇峰競秀。峙在南岸。以其古祠祀造化七神。故稱七座山。或云。座倉邦音相近。方言山頂謂之倉。今曰權現倉。曰烏帽倉。曰蓑倉。曰芝倉。曰三杉倉。曰大倉。曰松倉。九七峰。合稱爲七倉山。山脚水岐三叉。藤琴川發源津輕郡界。南流十餘里。遶郭

公坂下。至此與米白川合。白砂清流。長橋伏波。舟筏來往。水禽聚散。沿涯有村。南曰荷揚場。北曰矢坂。矢坂以北。連山起伏。隔水東對加護山。山上有高岩觀音堂。慈覺大師所創。又有男殿女殿三十一石佛之奇。恨路遠不能遍探秘奧也。荷揚場距小繫驛一里弱。往時險艱。劣通樵徑。行旅買舟溯洄。急灘轉折。動輒致覆沒。於是官民協議。捐貲三千八百六十圓。鑿開道路。去歲五月起工。十月告竣。伐木煆石。峻者夷。狹者寬。曲者直。危者安。是日

上御板輿。前騎後乘。鑾轡陟降。紅旗閃閃。隱見乎古木怪巖之間。士女來拜威儀者。從川畔仰瞻。恍如羣仙乘雲行空。僉稱爲未曾有也。二品親王奉旨代巡工部所轄製礦場。從者余及西四辻侍從以下若干人。從郭公坂下。右折沿藤琴川。綠樹繞邨。大厦臨水。工部權少書記官丹羽維孝。率僚屬迎門。延至中堂。礦師德國人墨格兒氏進謁。親王曾游歐洲。習熟彼邦語。將命不藉舌人。本場用阿仁太良諸坑所製銅銀鉛塊。再加精煉。業分數局。

曰鎔銀。曰製銀。曰合鎔銅鉛。曰南蠻鎔法。曰粒銅。曰精鉛。曰丁銅。工役多用婦女。皆紺衣窄袖縛袴。有淘沙者。有注水者。有擧杵碎礦者。有持鐵叉添炭火者。有司頤使左右唯命。凡土著執業者六十戶。男女三百八十口。歲獲丁銅五十八萬千二百磅。精鉛四十二萬八千四百五十磅。精銀一萬六千四百八晏子六分三厘。經費出納。具載維孝所上事務一覽表。維孝又上製礦器小式。因賜官吏及墨格兒氏酒饌。事畢。復由舊路歷荷揚場。朝

行宮於二井驛。是夕縣令石田英吉就杉宮内大輔請賜名加護山新道。大輔使余撰字。奏聞乃命曰傒后坂。

十三日。陰。發二井驛。涉米白川。人家一帶。古祠倚邱。相傳文治之役。藤原泰衡欲奔蝦夷。過此至比内二井柵。為部兵所戕。土人憐之。建祠藏遺兜。稱兜神社。東鑑作比内郡贄柵。二井贄音相近。今本州有比内莊。無比内郡。即徵之延喜式倭名類聚抄。亦不有也。然康永中足利尊氏封安東兼季。以秋田山本比内三郡。則當時或建爲一郡。伴氏陸奥郡數考。特據切要集屬之奥州。誤矣。路左有鹽井。徑三尺。底淺泉湧。烹肉醃蔬。其味頗美。然煎煉成鹽。薪炭功費。得失不相償。文化中。茂木知教建國字碑。獨記靈異。不記鹽質。今徵之天工開物。鹽產數種。而海池井三者居多。蜀中鹽井。周圍不過數寸。其上口一小盂覆之有餘。深必十丈以外。乃得鹵信。吾友竹添漸卿嘗游蜀中。親視其狀亦云。深二三百尺。廣不過尺。蓋彼取地底所蘊。切忌鹵氣

游散。此則口闊水溢。池鹽也。質既不同。製法隨異。然本邦四周皆海。煮海有餘。不必費力於井與池也。登島坂。降大堤坂。田野闢。道路修。天明中。古河辰隨幕府巡檢使。經過本道。云地荒民寠。風俗鼻陋。洵爲夷蠻。今稻雲彌望。雞犬相聞。學童紅女。鮮服迎

駕。聖德光被。於是乎見矣。晚次能代港。

能代日本紀作渟代。三代實錄作野代。古爲一郡。後屬山本郡。封建時。秋田藩置市尹一員。監察二員。又遣士卒二百五十人。交番屯戍焉。地瀕大海。帶巨川。多產鮭鰮。商船雲集。市肆櫛比。所製髹器。以精良聞。蓋邦人巧於用漆。夙爲海外諸國所稱。不特茲土也。嘗考其權輿。昔者日本武皇子。戲折樹枝。黑汁滲手。因命舍人床石足尼。採而爲物采。授足尼以漆部官。事見以呂波字類抄。則其所由來舊矣。其後有漆部連。漆部造兄者。並督漆工。大寶元年。更置漆部司。令諸國貢漆。又課民栽漆木。上戸百根。中戸七十根。下戸四十根。於是都鄙爭造漆器。歷世愈久。執業愈精。至近世其尤著者。曰

根來塗。曰吉野塗。曰輪島塗。曰黑江塗。曰日野塗。
曰若狹塗。曰南部塗。曰津輕塗。曰會津塗。曰日光
塗。曰春慶塗。曰飛彈塗。曰野代塗。春慶者泉州堺
浦人。以妙製淡黃色。著於天授弘和間。所謂春慶
塗是也。寬永中。金森氏封飛彈。命漆工造器。用春
慶遺法。世號飛彈春慶。旣而飛彈工人山打三九
郎。來此開業。世號野代春慶。今二百餘年矣。師弟
授受。益致精研。余購筆管茶盆數種。光彩透明。果
不負所聞。夜大雨。

十四日。衝雨早發。青松林立。取路其間。林盡而坂勢
峻土滑。寸前尺却。踰外岡。疾風怒號。折樹捲屋。溪
澗漲溢。殆失橋梁。所過驛站。新修道路。未及堅築。
遽遇大雨。輪蹄蹀躙。粘為深泥。此行艱難。未有如
今日者。抵鹿渡浦。天霽雲散。右見八龍湖。史稱建
久中。藤原泰衡遺臣大川兼任。欲為主復讎。聚兵
七千。鎌倉出師來伐。過秋田大潟志賀渡。會氷陷。
死者五千人。志賀鹿音相近。大潟卽大湖也。沿道
民家多種甘瓜。味美直賤。天瀨川郵。有內大臣織

田信雄謫居遺址。亦闢為瓜圃。信雄以右府嗣子
受制家奴。眞豚犬耳。郵西曰三倉鼻。崇岡臨湖。湖
圍二十五里。牡鹿島在其西。本山眞山寒風山嵑
峙爭雄。而東南平遠。荻浦稻田。循水環遶。其缺口
一派注海處。架長橋二千餘尺。舟楫來往。釣者。弋
者。網者。刈藻拾貝者。與飛鷺眠鷗。在烟波浩蕩中。
宛然一幅活畫圖也。本郡豪農佐藤某。造亭岡上。
以迎
蹕。有柳原某者。設場亭側。竹籠養雁鶩
鷺鵜鳧鴨。水盤養鱒鯔鯉鯽鰈魦鯰鰻蝦蟹蛤螺

龜鼈。皆湖中所產。而案上盛土。列木偶人。摹全湖
地形。及雪中漁獵之狀。網罟笱梁。簑笠笭箵。皚然
一色。其風突吹。火濕薪不燃。鑿氷沈網。龜手瑟縮。
使觀者凛凛肌膚生粟。夫細民稼穡。粒粒辛苦。而
漁獵更甚焉。則本場所陳。片鱗隻羽。亦寓規諷。可
不嘉尚乎。傍湖西去。次一日市驛。大川發源十妻
森。合馬場中津淺見諸水。逕驛南。注湖。南涯卽大
川驛。是夕。衆分館兩驛。有
旨罷信探問諸州
風災輕重。又賚金於佐藤某青柳某某某等。欲建碑

三倉鼻。傳恩榮於不朽。就余乞文。余以其地名不
雅馴。更命曰南面岡。
十五日。晴。離驛。昨雨未乾。軟沙粘靴。過下蛇川大久
保二驛。曠原百町。矮松千株。青草如氈。有勸業試
驗塲。種桑藍及蘆粟。富民奈良某出貲造
行宮於其側。重屋四阿。葺以檜皮。梁柱椽桷。材皆
奇珍。承塵騈銀版。屏障貼泥金。花卉飾門。庭栽野
葯。門右設板屋數十間。胡床列焉。紫幕圍焉。美哉
輪煥。平生所希觀也。　皇上臨憩。游目湖山良

久。經中野郵。田疇衍沃。秋稼如雲。涉掘川。及粒足
川。午初駐　蹕土崎港。沿海諸處產鰛鰰。鰰魚
一名秋田魚。他方所無。味不甚美。特宜糞田圃。養
草棉。販之上國。歲收巨利。市廛二千二百五十餘
戶。貢川遠來。自平鹿雄勝諸郡。西北流二十餘里
入海。舟車四通。貿易繁昌。天正中。秋田實季在檜
山。使其族友季守此。友季叛。乃攻拔其城而徙焉。
實季嘗謁豐太閤。太閤問歲入幾許。對以五萬石。
及德川氏秉政。移封奥州三春五萬石地。然閱文
祿壬辰秋田氏分限牒。公室所收。及士祿祀田。合
計得米九萬八千五百八十石餘。而魚鹽銅鐵雜
稅不與焉。則封境廣大。城郭規模。蓋有可觀者。今
神明祠邊。卽其遺址云。先是二品親王以大隈參
議西四辻侍從等。巡視舟川港。港距此七里。在牡
鹿島南。居民百八十八戶。三菱輪船會社設倉庫
焉。土人有舟木久治者。謀請官建設埔頭。曰兩羽
之爲州。瀕海百餘里。帆檣所集。曰酒田。曰土崎。曰
能代。而地平水淺。無嶴防風。獨此地暗礁西走數

十町。外障激浪。據而築塘。以便泊船。勞少功多。利
澤遍及數州。親王乃駕小船。歷覽海口形勢。是日
還奏其狀。晚左大臣大木參議等巡視造船廠。小
舟數百。分隊競渡。每一舟先渡。輙擧烽報捷。及夜
又爲烟火戲。每舟懸玻璃燈。青紅紫綠。光彩陸離。
一港喧豗。達曙不已。
十六日。登五輪坂。左曰兩津山。有招魂社。祀戊辰從
王師戰死者六百五十七人。　勅侍臣納祭粢
料焉。社北設演武塲。壯士五百。交試刀槍拳法。亦

賚若干金寺內邨謁古四王社相傳　推古帝
時祀武甕槌命經津主命配以　崇神朝四道
將軍日本紀所謂齶田浦神者卽是也然果祀六
神何以稱四王況邨曰寺內類聚國史又有天長
七年本州地震四天王寺丈六佛像四王舍皆顚
倒之文則四王舍訛爲四王社亦未可知下油田
坂有第四勸業塲養綿羊及洋種牛馬內外雜種
牛馬八橋邨又有第一勸業塲栽稻麻菽粟瓜蔬
菓木藥草等蓋土俗耕牧鹵莽執業不精究其方

本縣管內設塲五十交換種子參撿利害使其有
所自曉焉本塲廣一町七段八畝官署一區洋式
石造樓上安　御榻樓下掛宋明名畫別設博
物館陳寶器古筆器之與畫余不能辨眞贋唯結
城某所藏南朝詔勅及室町氏文書數通爲當時
筆跡無疑出塲老稚靄集人家連簷達秋田縣治
駐　蹕焉秋田日本紀作齶田又飽田古屬奥
州蝦夷所居和銅五年割奥越十二郡建出羽州
而所謂秋田城者在今高淸水岡置校尉七人旅

帥十六人火長二十四人列士三百人鎭兵四百
五十人加兵士三百五十人其城司例以州介充
之稱秋田城介昌泰以還廢置不一鎌倉開府安
達氏世任是職旣而羣雄割據安東實季居土崎
自稱秋田城介及德川氏興實季移封佐竹義宣
代領茲土始城於久保田鄉明神山傳業累世士
民聚居七千餘戶號爲秋田藩　中興廢藩爲
縣建本廳郡署學校病院及裁判監獄郵便電信
諸局而城壘爲陸軍省所轄牙城東西六十五間

南北百二十二間重郭廣袤纔以壕塹去秋火災
樓櫓皆焚猶存壘壁昔日宏壯之狀可想城北廣
澤山有平田篤胤墳　上遣侍臣祭之賜金遺
族篤胤舊秋田藩士少游江戶講究國典晚年歸
藩弟子益進蓋所謂國學者流大抵事記誦詞章
獨荷田東麻呂志在古道欲排儒釋更明邦敎加
茂眞淵起而繼之至本居宣長始集大成篤胤汲
流溯源才大學博著述五百餘部其古史徵古史
成文古史傳扶桑國考皇典文彙玉襷等遍行於

世而天朝無窮曆特賜　乙覽聲譽藉藉動朝
野但强辨喜勝雖或見疵瑕要非豪傑不能爲之
戊辰之變列藩抗命獨佐竹氏君臣守義勤王篤
胤遺教亦與有力焉宜乎　皇上追思恩及枯
骨也熱甚退就館舍小松弘毅大友道恒眞崎勇
助等來訪乞書者羣至晚散步市街閲書舗皆兔
園冊子而列肆所鬻木材銅鐵續絲綢緞率係土
産有欵冬搨者本土欵冬異於他産其莖圍一尺
長六七尺葉大如張繖白布全幅搨染一葉以爲

包袱又剪莖爲薄片漬以糖霜味尤美及夜近郊
揚烟火戸戸點燈少女靚粧三絃太鼓婆娑行歌
呼爲風俗舞亦平生所未覩

十七日辰刻　車駕幸縣廳石田縣令前驅樺山
少書記官率僚屬拜迎門外升自正階
臨御政事堂大臣參議宮內卿輔以下班列左右
縣令進奏赴任以來施治始末畢　巡覽各局
出廳門官吏拜送如例次　臨女子師範校縣
令又奏肄業大畧并上教員生徒名簿及其所作

詩文裁縫諸品次　臨講堂聽男女生徒講書
化學生試其術次　臨弘前裁判所支廳所長
判事中御門經明上訟獄勸解一覽表及判事補以
下名簿次　詣八幡神社社在舊藩城南初藩
祖義宣建神祠二宇於城內一祀先世義宣所傳
應神帝御衣一祀先世義人所寫神像及藩廢士
庶相議移之於此合爲一社別建祠宇祀義宣號
秋田神社是日壯士數十馳騎打毬身被甲冑佩
雌雄刀背旗母衣有挾槍者有持弓者有横鐵棒

者各爲古軍裝出自城門繞壘三匝每過社前伏
鞍示敬禮容可觀次　臨秋成社機業場織者
繅者組者順次就業別室陳繭續蠶連顏料生絲
色絲綾緞絹縞諸品凡幹事十人職工百四十餘
人婦女居多男子僅僅乎四分之一矣先是官廢
士祿授金券歲給利子而典責任意往往有失恒
産者舊藩士百三十人相約創此社以興墾田養
蠶紡織諸業官嘉之貸以貲本於是擇地分任各
執其事此卽其一也距此一里貢川與大平川合

水成燕尾其地曰川尻有川尻組蠶業會場焉組即團結也藩政時有金秀與者掌度支納部民關喜内議大闢荒蕪遍栽桑樹封内六郡造蠶室二十區又招諸州良工使士人習執機杼秋田織之名大噪海内旣而歲饑餓莩載塗傾貲賑救工費不給漸致衰廢其子秀安克繼父志與喜内等百方計畫遂復舊業及外舶通商伊國歲購我蠶連黠賈貪利欺售粗品川邨某加藤某等與同業百五十人立規約務精其制取信内外又遣人伊國

學洋語直與彼商市不得牙儈居間爲奸敝習一變頓增聲價去歲所製蠶連一萬八千六百餘紙率皆鬻之海外得直金十餘萬圓可謂盛矣午刻幸會場廣厦數十間樓上陳繭絲蠶連憑欄騁觀左右曠野隔川松林岡巒斷續漁舟鼓枻鮮鱗登罾風景清絕使人留連不能去晡時回

蹕縣治縣士信太某等死於戊辰丁丑兩役者二百四十九人賜遺族以祭粢料豪商那波某祖孫三世育嬰救災賑恤鰥寡孤獨全活者甚衆賜褒狀及紅白縮緬二匹舊藩老佐竹義壽獻傳家寶刀賜銀杯三箇金五百圓大川某母年八十餘獻手製綿布産馬會社員荒木某獻駒二匹並賜金有差左大臣以大木參議金井大書記官岩佐侍醫等巡視病院

十八日涉大平猿田二水踰横山坂岩見川迂回貫注戶島和田二驛間渡三橋長者四百餘尺次者三百尺又次者二百四十尺登宮崎坂曠原渺漠曰大張野曩時秋田藩墾闢移民未幾年饑民散

荒蕪日久秋成社請官借地開圃二百七十餘町栽蘆粟旱稻大豆燕麥馬鈴薯茅茨五十人口二百設小學及農校養生徒六十人又開牧場畜牛八十頭是日迎

駕倚高設　小次側搆板屋數十間爲羣下憩息所俄而吹角一聲連揚烟火近鄉民牽馬三千餘匹來供

御覽老幼攜扶遠至自數里外賣餳者賣瓜菓者張繖陳貨物者松下巖畔立錐無地向之望爲曠原者頓成一大市場矣下鶴巻坂涉黑川小黑川山徑磽确漸

入荒僻。舩岡川發自荒木澤。西南流與淀川偕注貢川。漁人放鸕鷀捕香魚。渡圯橋。矮樹夾路。申初次境驛。田瘠民貧。戊辰兵燹瘡痍未復。分遣衆員。就館隣里。驛內有韓松神社。祀神功皇后。土人云物部守屋之亡也。其臣捕鳥部萬。奉遺孤遁至於此。今祠官即守屋之後裔也。然萬奮鬬殺追兵三十餘人自刎。官命斬其屍為八段。事見日本紀。則謬傳不足辨焉。萬松寺有小倉藩士志津野某等五人墳。皆戊辰從王師戰死者。

十九日踰旭坂。荒驛沿水。曰上淀河。永慶軍記。天正十六年秋田實季發步騎二千。渡舟岡川。據韓松野。與小野寺氏先鋒戰。蓋此地也。上游有荒川礦坑。寬文延寶間。鳩工採掘。車馬來往。因移輪田河跨笹掘橫淵諸鄉民。置驛焉。居無何。其業頓衰。享保郡邑誌所載。驛戶僅六十。今經兵火。生理蕭條。然近者豪商瀨川安五。請官復興礦業。凡坑穴五十。礦竈百餘。舉職員坑夫雜役男女一千七百三十口。歲得銅五十萬斤。又闢荒蕪。設市肆。建學校。開牧場。則餘澤旁及本驛。繁庶或可指日而待矣。

渡淀河橋。山路曲折。老樹陰森。降烏頭坂。地平野闊。東去五町。有不動明王祠。懸泉二百尺。稱白絲瀑。瀑南高善寺。大同二年創造。伽藍雖廢。施藥殿觀音堂尚存。其像慈覺大師手製云。苅和野驛在水尺蘆澤二川間。亦罹兵燹。天正中小野寺氏部將苅和野某所居。其城址曰寄騎館。館南一里曰北楢岡驛。又南半里曰神宮寺驛。貢川溶溶。隔水孤峰。祀六所明神。稱神嶽。北岸一帶。人烟聚簇。有

八幡神社。殿宇古朴。亦大同二年所創。神庫藏元人顏輝畫幅。源奧州白旗。及種種寶器。並不足信。但棟札題曰。建久元年右大將源賴朝再興。則其為古祠可知焉。祠典每歲上元祭神。為逐禽曳綱戲。及期巫祝築壇。列幣帛。設菅席。舉驛人集。嘗神酒。一人把長竿起舞曰。餌指舞兮餌指舞。拋百事兮看吾舞。衆相和。鼓吹拍節。謂之餌指舞。又童子行歌。唱千壽曲。每戶授藁一二束。乃造大索二條。繫以許多支繩。曰為雌雄綱。及逐禽戲畢。持索至

亭長門前男女老少各執支繩分曹爭引雄斷則穀熟雌斷則不登以卜一歲豐凶此事見六郡祭事記詢之父老果信也渡板橋玉水兩派夾一洲合注貢川田夫設廬舍收早稻或刈或擔或摑穗或曝蒙翳風七月圖宛然在目顧瞻神嶽連山巘業爭雄不讓戊辰之役澤副總督率薩長筑豊兵自秋田移營叛黨四起勢頗猖獗于境驛于淀河于刈和野轉戰累月互有勝敗而此當其衝殭屍山積流血漂杵今十餘年矣　六龍所過謳歌

載塗兵氣銷爲日月光盛哉　聖德憲宗平淮西未得專美於前也經花館抵大曲驛驛夾鞠子河西瀕貢川舟楫來往戶口繁庶先是薩軍之屯於此也賊率死士乘夜來襲連發銃丸事出不意衆寡不測一營蹈藉死者二十餘人遺墳在長福寺大川寺而路右一碑題曰島津久徵者其隊長也碑西古祠有五層石塔崇七尺五寸三面梵字其文銷滅唯元亨三年七月爲虎王丸一語畧約可辨虎王其人未詳相傳大曲城主前田道信稱

又左衛門尉其子五人長曰又太郎少游上國事大將軍足利義輝留弟利信守城旣而足利氏亡織田氏興利信往事之利信蓋虎王後裔而金澤藩祖利家卽其近族也按織田氏覇時羽州千福前田薩摩守獻鷹事見信長記千福卽仙北郡薩摩守卽利信然徵之大閤記藩翰譜金澤家譜利家父祖世居尾州其系自別以姓名偶似故傅會之耳渡旭河次角間河驛旭河又名内河其源發自白水大穴諸嶺西北流至金澤西根合落逢河

入貢川驛在河曲據土崎港上游數郡運輸所由物貨流通民産殷富兵燹未幾市街復舊戶口多於大曲豪農本鄉吉右望　幸爲搆大廈因充行宮左大臣及金井大書記官與余同館於新川氏亦豪農也老儒八代隆太寄寓授業其子先是秋田藩士有賀藤士徽者慷慨憂國與先師藤森先生友善隆太卽士徽門人私淑先生愛及屋烏一見如舊北原雅長前田利貞等相踵來訪詩酒唱酬卽席揮毫龍騰蛇起頗雅會也初州民多種

秔稻以曝收違宜販鬻他方斥為下等米官諭民
設喬杆笐架漸改舊習吉右乃與仙北平鹿雄勝
北秋田四郡老農議醵金購田二百五十町試驗
得失益擴其法名曰秋田改良社是日吉右等獻
新穀左大臣召見賜褒狀大隈參議北條侍從等
巡視荒川礦坑還具奏瀨川安五採銅闢荒始末
又以日景辨吉墾田修路竭力耕牧並授以褒狀
二十日復渡旭河行里許抵六鄉驛戶口與角間河
相若戊辰之役賊軍陷横手城進至於此將取大

曲　王師設伏大敗之斬其將士數十人驛北
故城慶長中六鄉正乘所居及佐竹義宣就封秋
田其父義重營菟裘焉一夕土寇千餘起攻之守
衛甚少驅市人放弓銃拒戰已而援兵四集寇輒
敗亡遺跡在今熱田祠邊又有善證寺寬喜中兵
庫頭源賴政曾孫宗房為見眞大師弟子造之宗
房九世孫明言重修建子院八十餘宇今存十餘
宇藏賴政首鎧大師眞影照樂寺平將門後裔兼
綱所建兼綱七世孫某為本州小館城主其子孝

昭披剃歸佛石山城之役助僧徒與織田氏戰有
功還俗襲父業寺傳將門旗幟為寶器過金澤郵
層巒疊嶂綿亘數里茅舍一簇倚山脚阿彌陀堂
安置木像一軀名工運慶作鎌倉執權北條時賴
所寄堂南涉廚河左攀磴道嶄巖聳削松杉刺天
史稱寬治元年清原武衡家衡等作亂據險金澤
源奥州發師環攻賊衆死守對壘連歲遂克之即
此地矣絕頂八幡祠簷宇莊嚴旁建二小祠曰神
明曰星兜並奥州所創佐竹氏重修寄祀田而星

兜祠下埋古冑云山下隔野地勢隆起奥州駐營
處稱弓捕岡南去一町老杉獨立大四人圍平景
政瘞敵屍處稱高名塚又南古祠倚高武衡叔姪
望王師處稱斥候山山西古洳蘆葦叢生奥州見
飛雁亂行知有伏處稱大沼沼東十餘町深草沒
澤武衡潛匿就擒處稱蛭藻沼然此種名目大抵
傳會史傳世歷滄桑孰辨是非至其以廚河為廚
河二郎貞任故跡則謬妄殊甚嘗徵之陸奥話記
今昔物語東鑑諸書前九年之亂賊軍所有止陸

奥一州。所謂尉河者。偶與此同名。其地在今陸中巖手郡。山川懸隔。風馬牛不相及。彼果據茲土。仙北酋長擅發本州兵。遠會王師於營岡。寧有此事乎。橫手驛在旭河上流。人烟稠密。街衢齊整。天正中小野寺義道居此。領雄勝平鹿仙北三郡。與秋田氏最上氏爭雄。關原之役。黨西軍國除。寛文十二年秋田藩封功臣戶部義連。食一萬五千石。隸以騎士五十步卒三百。子孫襲業二百餘年。戊辰之亂。爲叛兵所陷。城郭皆燬。城外有上野介本多

正純館址。曰上野臺。正純之謫於此也。其臣小島定盛從焉。小島卽兒島氏。其系以備後守高德爲始祖。第二世正範。第三世正綱。永享中。從新田義宗於伊豫。第四世光義。事六角氏。第五世定直。第六世定國。第七世信定。事蒲生氏。第八世定德。事京極氏。第九世定次。第十世卽定盛。事本多氏。北徙。子孫爲庶人。改稱森氏。蓋高德事跡。獨見太平記。他書所無。或疑爲無是公。藩翰譜據三宅系圖。載其隱參河。生三子。曰高秀。曰高久。曰高貞。而日

本史。南山史。並不取。今攀森氏系譜。以博異聞。驛南二里。馬鞍邨八幡祠。奧州報賽。納以馬鞍。余迂路往訪。古木林立。祠宇傾圮。六郡舊記。馬鞍作馬倉。曰。祠東有馬倉氏城址。問之農夫。皆不知。乃取徑田間。追及　車駕於醍醐。青松夾路。行旅免暍。寛政中。秋田藩主所植。同時里民曰孫右者。闢荒二萬餘坪。移植杉苗四萬本。又有五右者。勸衆栽楮。今杉林成材。製楮紙。遍販四方。則謂二民遺澤。不讓邦君。亦豈不可乎。皆瀨川兩派。一出自檜

山臺。一發於田代小安諸山。至戶波邨。合爲一條。西流入貢川。平鹿雄勝二郡所分。架以板橋。長六百尺。倚欄游目。翠巘映水。烟雲吞吐。涼飈颯然。白雨傾盆。馳入岩崎。是地文祿中。原田大膳所據。一日大膳出師敗歸。其妻開城門。庭列巨榼。呼敗卒勸酒曰。妾欲爲主帥雪恥。汝輩豈無意相助耶。衆踊躍請從。乃與二婢。被甲上馬。涉川斬敵將黑澤某。餘兵辟易潰散。父老至今說其勇。雨甚人馬偕疲。余曰。一婦且敗敵。況吾曹爲雨師遏行。可乎。乃

鼓勇進次湯澤驛。驛舊稱雄勝郵。負山帶澤。地占形勝。古者本州設二鎮。曰秋田城。曰雄勝城。續日本紀。天平五年。於雄勝郵建郡居民。三代實録。雄勝城置按尉六人。旅帥八人。火長十六人。列士二百二十人。鎮兵二百人。加士二百五十人。即是也。天文中。小野寺氏居此。後爲最上氏驍將楯岡滿茂所據。及秋田藩建。使功臣多賀谷宣家率兵屯戍。既而公族大夫佐竹義種代之。子孫世襲。食一萬石。　中興撤藩。士庶仍舊。戸口與横手相若。

二十一日。夙發。林巒斷續。古祠倚邱。祀火結神。大同創建。慶長重修。自路上望。詹牙高啄。隱見樹間。宏壯可知。踰伊勢堂坂。田疇平敷。邨落相接。初佐竹義宣領常陸。秩八十萬石。與毛利德川上杉前田島津五氏。並稱爲六大國。及削封北徙。所過山谷。土瘠民貧。意殊怏怏。至此始有喜色。土人呼爲御機嫌坂。御機嫌猶曰公悦也。南循貢川行里餘。渡須川橋。其源出自高松嶽。東有田神嶺。古稱雄鬼骨山。以其西與羽後州鳥海山相對。又稱東鳥海山。絶頂古祠。祀雄勝尊。陰曆重陽。州民登攀修祭祈年。山背與大室長嶺接。嶺下故道間見甃石。續日本紀所謂。天平八年。狄俘八百四十九人。從部内色麻柵發。即日到出羽國大室驛者。蓋此也。小野村有寺。安置名媛小町像。曰昔者郡司小野良實者。納妾町田氏。生一女。因名小町。少入掖庭。老歸舊里。後人建祠。藏遺物。文禄兵燹。悉爲烏有。而手植芍藥。今尚繁茂成叢。小町持彤管。列歌仙。色藝雙絶。爲海内所艷稱。荒阪僻壤。亦有遺跡。然徵之古今。後選諸集歌什贈答。身跡終始。不離京畿。

口碑所傳。安足信焉。經横堀邨。渉役内川及挂川。則貢川曲折。二驛夾水。西曰下院内。東曰上院内。日午尚食於下院内。欲巡覽銀山町礦坑。乃從上院内。右過荒町。渡晩成橋。經長倉白狐石大切洞口。渡中橋。大路沿溪。所在廠舍。洋式石造。運機器以火力水力。踰芹坂。即銀山町。吉井工部大輔率屬吏迎。　蹕於礦山分局。既而　幸五番坑口。有司秉燭先導。漸入夜國。登降屈曲。鞠躬如不

容。其細石層累處。樹柱防崩壞。有採礦者。有汲水者。有擔石塊者。出坑登高察地形。此地舊係秋田藩封境。距上院內一里十八町。萬山繚繞。獨東面開一路。居民五百四十六戶。男女二千三百六十二口。初慶長中。薄井鄉人有七郎左衛門者。始採得礦穴。會故敦賀城主大谷嘉隆遺臣鄉山則義來住本郡。鳩工開採。其業漸興。後二百載至文政元年。藩命禁私業為官坑。置吏分職。曰臺所役。曰山方役。曰床屋役。曰吟味役。曰手代。其執工事者。

百餘戶。曰金名工。曰引替。曰新組。曰直本番。曰總中。他有種種名目。　中興廢藩。屬其業於礦山會社。尋屬之小野商會。文政以還至此所獲銀三萬二千九百七十貫。乙亥冬更隸工部省。建礦山分局焉。悉革舊制。設主記主計技手三課。吏胥工夫各定俸給。居三年。聘德國礦師四人。議定就業次第及製煉方法。後又聘二人於德國。委以選礦鎔礦等事。蓋本坑礦質。大抵硫化銀及硫化安母尼銀。間有硫化鉛硫化亞鉛硫化銅硫化鐵等。古

者礦脈二十一。今存其二。曰本鏈。曰厚身鏞。古者坑口二十。今存其六。曰三番烟口。曰四番烟口。曰五番烟口。曰六番烟口。曰大切疏水洞口。曰彥溜四百枚口。於是更鑿新坑於西山早房等處。縱橫交錯。長六千四百尺。鑿竇道二。長者四百三十六尺。短者百六十六尺。鐵道四千八百九十七尺。水道大者三千五十八尺。小者三千百二尺。架橋大者二。小者四。而開大路。自局門達荒町。一里六町。造廠舍。既竣者十一宇。曰客館。五十坪。曰層樓客

館。九十八坪。曰器械製作場。五十坪。曰鍛冶鑄物場。五十一坪。及鐵物庫十二坪。曰小棟選礦場。九十三坪。曰大棟選礦場。八十九坪。曰搗礦場。六十一坪。曰起業假役所。九十八坪。曰倉庫。六十坪。曰大棟洗礦場。百三十二坪。曰小棟洗礦場。七十六坪。未竣功者十一宇。曰大棟炭庫。四十六坪。曰小棟炭庫。四十一坪。曰木材庫。二。各五十坪。曰沈澱所。五十坪。曰焙燒所。百二十四坪。曰鎔礦所。九十三坪。曰鞴機械所。二十七坪。曰磨機械所。二十七

坪。曰礦石庫。四十坪。曰分析所。二十二坪。自乙亥
冬至今。所費金七十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一圓。所
獲銀價八十一萬七千三百二十九圓。乘除僅得
十萬餘圓。異日土木功竣。器械全備。則除去經費。
歲收贏餘二十餘萬金云。晩回　蹕下院内。是
夜冷甚。挾纊圍爐。氣候殆同東京十一二月。

隨鑾紀程卷四

隨鑾紀程卷五

一等編修官兼攝內閣大書記官從五位川田剛撰

九月二十二日。過上院內。涉雄物澤。卽戊辰戰場。右有城址。天正中。小野寺氏驍將眞崎五郎居之。爲部兵所伐。土人呼爲五郎館。從此以南。羣山對峙。中通一徑。深林蔽溪。日色晦冥。踰四坂。渡五橋。至籠澤。仰望院內嶺。大路盤空。蛇蟠蚓屈。蜿蜒九折。每折設欄。巖嘴崖角。柵防崩壓。騎者連轡。車者並軌。步者比肩。徐行半里。不覺太艱。山形縣令三島

通。庸來迎。此地舊秋田藩南境。萬山重疊。石歆木竦。世稱天險。 中興廢藩。嶺北屬秋田縣。嶺南屬山形縣。兩縣協議。聘蘭人相地。測高卑。審曲直。鏟削築琢。悉遵其法。三閱炎涼。始告竣功。踰嶺。經朴木澤。一水北來。曰及位川。小驛枕水。前對峭壁。水簾數條。墜於石上。碎爲白雨。沈爲深潭。下流架石梁。長七十餘尺。疊石成礎。啓雙竇。形類靉靆鏡。余憑欄撚鬚。侍臣傳 旨徵詩。輒獻一律。梁南坂路逶迤。 上御板輿。屬車推輓。陟二十餘町。雲

瀰瀰然起。自脚底。須臾彌滿山谷。四顧一白。如月夜泛海。至絕頂。戊辰官軍與賊鏖戰處。曰鹽根嶺。天霽雲開。衆峯簇擁。俯撮其髻。則地位之崇可知矣。嶺外林莽。又有前坂森合之險。亦削巖塡澗。開新道。達金山驛。西有鮭延氏故城。羽源記。天正十一年。最上義光攻佐佐木典膳。城中食竭。銜圍而走。衆欲追擊。不許曰。典膳年少有勇。異日收爲我用。旣而招降。復授城地。更姓曰鮭延。稱越前。越前感激。果立戰功。義光愛才如此。其雄張一方。非偶

然也。涉上臺川。故道嶮岨。亦經開修。踰橫根岡。地形夷曠。二里。次新庄驛。以郡署爲 行在所。署在驛中央。市街一條。草舍連簷。指野河東流。經署南。合中野河。入鮭河。東有龜割。木象諸峯。北連鹽根山脈。西南遠控最上川。田疇平敷。邨落相接。封建時。戶澤氏之所治焉。戶澤氏之先。曰治部大輔盛安。驍勇絕倫。初居角鹿城。屬南部氏。後自立拓疆。攻略郡邑。屢與秋田氏小野寺氏戰。威震四隣。呼爲夜叉九郎。關原之役。其子政盛。率衆屬東軍。

以功食茲土六萬八千石戊辰之亂政盛十一世孫政實爲賊兵所攻衆寡不敵北奔秋田城址今闢爲市坊驛北招魂社祀戊辰戰死者是日賜金遺族充祭粢料夜縣吏伊藤十郎松井秀房等來談最上川舟行之奇游意勃然

二十三日離驛而西二里餘則最上川有三源發於福島宮城兩縣界其自吾妻嶽者曰羽黑河自檜原嶺者曰大樽河二水相會爲松河自飯盛山者曰白河抵大鷹山南亦合松河入郎山郡界始稱最上川逶迤九十餘里而旭河寒河酢河丹生河小國河皆歸焉蓋兩羽諸川是爲最大本郡名最上亦此之由川東古驛曰本合海合海又作鮎貝義經記謂之合川津　車駕從津口渡浮梁余與兒玉文學藤本周三等欲試水路召亭長艤舟舟長一丈八尺六分其長橫居其一水手二員一在舳執篙一在艫執柁順流而下綠樹蓊蔚培塿倚岸曰矢向山山盡而野鮭河來會水成丁字抵古口津是日以矢魚故傳　命過行舟及我舟

至此　上在帷宮中瞰之侍臣誰何乃撤蓬拜辭而過則角河又自南壑來注頓增水勢岸轉磯移漸入峽中左觀飛瀑掛崖腹曰小瀧其西復有一瀑折爲三層曰三瀧然密樹蔽遮獨見最上層長十餘丈而已又西巨巖塞路鑿開大竇行旅從竇中過竇外絕壁陡峭老樹倒生其下嵌空有深潭水虎所宅俗呼水虎爲河童因稱河童淵余欲迫視灘石森立怒猊磨牙不可向邇捩柁沿北岸便風掛帆經沓喰磯一瀑墜自懸崖一轉眄間又見一瀑看到第三瀑並不暇問名瀑去村來滿山老杉大皆數圍樵夫五戶販薪炭屋背古祠曰外川神又曰仙人權現相傳常陸坊海存煉修登仙處神仙有無余不得而知但此間古無人跡有些烟火氣輒不得住則謂之仙亦非誣言也顧瞻南涯礉礐阻峻一成而坯再成而英三成而陜呀爲洞穴斷爲谿澗雲棧掛焉飛橋架焉呼爲仙坂眞仙境也哉時山雨欲來雲烟吞吐舟走境移氣象萬變忽見白虹一道直下飲溪卽白絲瀑也瀑西

峽感巖聳。奔瀨雷吼。谷風所激。盤渦回旋。遇一舩載重泝流。挽夫魚貫。手執百丈。尻高於頭。寸前尺却。不離故處。而我舟與此相反。一葉掀舞。疾如飛鳥。瞬息出峽。岸遠水平。豁然別開一境。鳥海山拔地六千尺。現孱顏於舟首。文學與周三叩舷呼快者三。初余乞假半日。欲探奇峽中。迎　蹕於清川驛。因問舟子以驛所在。曰過去旣隔半里強矣。則勢不可返棹。乃乘流二里維纜北涯。晚甚雨。就館酒田港。酒田或作沙潟。埔頭舊在南涯。朔風吹沙。海潮浸溢。天文中徙今地。人口二萬。衙衕縱橫。西臨溟渤。東接曠野。數郡運輸所由。貿易尤熾。東有故城。天正中東禪寺某居焉。後為本莊氏所據。尋屬最上氏。及酒井氏領玆土。遣兵屯戍。中興撤城。士族聚居。尚三百戶。瀕海漁邨。自女鹿浦經籠山。接秋田縣界。巖石峭立。險惡無比。近年鑿通車馬。稱三崎新道云。

二十四日。晴。早發涉最上川。川北飽海郡。屬羽後州。南則羽前田川郡。古稱出羽郡。屬越後。和銅中。割

越奧地。別建一州。開府本郡井口。升為州名。事見舊史。但改郡名。年代未詳。過新堀驛。落合川北注。野航數十隻。載米苞。南有橫山驛。清流縈回。曰赤川。兩涯相距百二十間。中抵累石成基。接以二橋。呼為娥眉橋。過文下道形二村。抵鶴岡。車馬塡溢。迎　幸者。絡繹如歸市。此地舊曰大泉莊。文治中。源右將以武藤資賴為莊司。子孫世襲。其所居稱大寶寺城。又大梵字城。天正以還。最上氏上杉氏更據之。元和八年。幕府封酒井忠勝。食田川飽海兩郡十四萬餘石。土沃穀饒。加以漁鹽。戶口繁殖。號為富強。　王政維新。忠勝十一世孫忠德。有罪削地。改稱大泉藩。已而藩廢。隷酒田縣。尋徙治於此。稱鶴岡縣。今為山形縣所轄。設郡署及警察。電信。郵便諸局。撤城壘為公園。士民建祠。祀忠勝父祖三世。曰莊內神社。是日。　車駕至自清川驛。以郡署充　行宮。洋式石造。廣百八十坪。其樓三層。下分數局。曰事務所。曰應接所。曰受付所。曰宿直所。曰戶長詰所。曰小使詰所。曰人民扣

所。曰湯呑所。午刻召見舊藩主忠篤兄弟。畢。幸公園。士族相集演刀法。試騎乘。賚以金幣。又臨朝暘校。三島縣令上教則校規及教員生徒名簿賀箋。次　巡覽教場。幼童數百。排立於庭。習所謂體操者。一擧手。一投足。悉應號令。齊整可觀。樓上列案。生徒講經史化學生試其術。別設博物場。陳寶器古筆。及管內產物。未刻。還　駕行宮。觀莊內神社祭儀。試記其大畧。捧手棨戟。皆雙行。繼以長槍若干本。次臂鷹者若干員。次韔銃若干

口。次韔弓若干張。次金輿三座。舁夫著烏帽白衣。左右簇擁。次甲冑三櫃。泥金描紋。次誕馬三匹。其一轡韁皆緋。彪韉覆鞍。其二錦韉。轡韁雜用青紫。其後衛有騎者。有徒者。皆服縛袴燕尾衫。腰佩雌雄刀。蓋封建時。藩侯覲幕府鹵簿乃然。今至尊行幸。亦不用此華飾。可以見時勢之變矣。本郡志士欲振起古道。鳩貲新建神宮教會所。因使二品親王臨視。大隈參議。大木參議。金井大書記官。及余從之。晚謁德大寺宮內卿。辨昨日迎蹕愆期之故。洒而不咎。還館則屨滿戶外。蓋乞書者來集也。

二十五日。　聖體違和。二品親王代巡松岡社養蠶場。相隨者大木參議。杉宮內大輔。東園侍從。及余。凡若爾人。社者舊藩士之所開。在鶴岡東南二里。離市街左折。浮梁渡赤川。遙瞻連巒入雲。其峻拔者三。曰羽黑。曰湯殿。曰月山。月山最高。而延喜式所載伊氐波神社。蓋在羽黑山。近世爲浮屠氏所占。曰是觀世音化現。幕府寄祀田千五百石。僧

房三十。修驗者所居。四十餘宇。愚俗崇信。至自遠方。號爲靈場。　中興收祀田。以伊氐波神社列國幣小社。湯殿山即赤川之所發源焉。沿川而南。桑圃夾路。皆新墾也。社員迎候。短褐草鞋。手執耒耜。入場。蠶室連棟。分爲兩區。廣各數十間。向陽啓牖。風氣流通。棚架山箔。盤鍋繅車諸器皆備。蠶時之盛可想。憩於別館。構造古樸。詢其所由。則加藤忠廣故第。移自丸岡。來。忠廣者主計頭清正嫡子。襲父封食東肥七十二萬石。獲罪幕府。貶死茲土。

遺墳在鶴岡本住寺云社長松平親懷謁親王獻繭綿生絲及地圖家圖機械圖五十六紙賚以五百金又以土人風間某等修路造浮梁亦賜若干金已刻回轅詣　行在則啓　蹕渡大泉橋過大寶寺村距此二里有大山村慶長中大山筑州所居市民殷富多業釀酒所謂大山酒遍售於北方其味亞丹釀又西一里爲加茂灣海舶雲集有唐船番所遺址焉又西七里爲鼠關義經記所謂念珠關羽越二州分界處隔海有辨天島怪石

錯落碧波涵天號爲奇絶恨途阻並不得造觀也大寶寺以北一路坦夷昨日所經忠篤兄弟送到橫山驛押切新田人加藤保興造板屋於路傍陳其所製繭絲綾緞及　駕過焉榨牛乳須給衆員保興夫妻竭力耕織闔鄉薰滌左大臣抂顧其宅面賜褒詞最上川雨餘暴漲不可棹乃列植長杙橫張大索三條達兩涯以細繩約杙與索御船解纜水丁數人在船首緣索絶流腳道登岸觀漁者投網俄而爆裂一轟仰見群龍騰空卽士族迎　幸奏烟火戲也經大宮村次酒田港土人本間某以素封聞初省方令下有司點定館舍衆意以本間氏擬　行宮隣里有渡邊信義者亦富民也嘗建商館於此其樓輪煥美矣大矣高且敞矣乃又起土木四邊植柱長十餘丈樓上架樓寬容百餘席傍造廣棚數土數畝雜栽花卉不啻飛欄映雲卽空中開園林人駭爲神工是日駐蹕焉夜與金井大書記官投館就賜大鯉二尾葡萄一籠信義及新聞社主小野藤右來訪

二十六日早起登邱觀海旭日映射紅潮拍天西望遥見青螺曰飛島周圍二里灣曲水深船舶來泊者歲不下五六百隻信義建倉廩貯穀焉元祿中河村瑞賢掌海運本州官糧小舟漕最上川至袖浦接載海舶事見奥羽海運記邱南卽袖浦然平沙曠漠無嶴防風濤彼唯記大畧若擇碇泊地則飛島愈於袖浦數等矣辰刻　車駕幸福島裁判所支廳判事鶴峰申敬上官員名簿訟獄一覽表次　臨琢成校三島縣令先導教員上賀箋

生徒講書試化學並如例亭午啓　蹕自行宮抵最上川水勢減於昨航而涉之即新堀驛左折經余目村觀農夫刈稻南北朝時阿保氏居此今乘慶寺靈牌題曰至德丙子霜月十六日安保太郎吉形按安阿音通當時武臣有兩阿保氏一稱入道道堪從新田義貞戰死於分倍河原一稱肥前守忠實屬高師直部下立功於四條河原太平記忠實答人有吾生長東國逐獸山野捕魚江河之語以地勢年代考之吉形蓋忠實之子弟

也村東二里曰狩川驛慶長中最上氏部下曰北館大學者引立谷水漑田鑿渠五里所在設閘洩蓄隨宜衆民至今利賴呼為大學堰又東一里次清川驛以學校為　行在土人設場張猿樂曰此家世傳受與今觀世寶生金春金剛四部所演不同余不解音無以辨得失然禮亡求之於野安知其非古調乎往時本驛人有清川八郎者西遊在江戶殺人亡命潛游鎮西時海內多故謀募死士舉事幕府逮捕赦入新徵隊八郎粗涉書史學劒於千葉周作嘗與其友渥美五郎過余論事余誠以浮躁果皆不令終今而思之彼亦奇男子矣是日信義獻駿馬賚以緞子二疋

二十七日啓　蹕渡東雲橋其水發自月山北流十四里曰立谷河河外腹卷山有懸瀑稱界瀧即田川最上兩郡分界處戊辰之亂鶴岡軍據御殿林王師涉河進擊不利蓋是時同盟抗命者二十餘藩大抵觀望勝敗獨鶴岡出兵侵畧隣境設令仙米歸順遲在數旬後則兩羽二十郡

為賊有亦未可測危矣哉拜草薙神祠祠東洞穴靈泉出焉居民數戶待客為活曰土湯鄉左沿最上川隔水望白絲瀑時急雨一過水勢頓加與往日所觀稍異其趣此距古口二里封建時新庄藩西境塞險扼要行旅來往唯由舟楫而巉巖嵚巇風雪霖潦動輒致阻絕三島縣令審察地勢刊木鏟石闢路南涯昔日猿猱之所不能攀今通車騎名曰磐根新道建碑記興工巔末其文屬官肝付兼武所撰三條相國篆額日下部內閣大書記官

書之。自入峡路。右傍削壁。左臨激湍。巖皆斧劈。樹皆鹿角。澗架畫橋。石鑿竇道。車行二里。渡角川橋。抵古口驛。此間奇絶。往日自舟中望之。擬以一幅南州畫本。今身在畫本中。始知一皴一點。一淡一濃。造化兒不苟下筆也。渉最上川。次新庄驛。舊藩士九十餘人。鬪刀槍拳法。閲奇險來。又得壯觀。殊覺結末大振。縣令請余作猿羽根新道碑文。約明日遣屬吏嚮導焉。

二十八日早起與縣吏伊藤十郞松井秀房。偕渉新

田河。登攀坂。路傍廣圃。土人細梅某所墾闢。草花浥露。蟲語報秋。小國河發自黑森山。合衆溪。逕坂南。入最上川。板橋長四百六十尺。製傚雲梯。欄桁梁榱。牝牡交互。束以鐵釘。層累架空。跨兩涯。中流植柱。特承重焉而已。則暴漲失柱。橋體依然。尤爲奇巧。橋外荒壘。戊辰官軍與賊鏖戰處。過舟形驛。溪流淙淙。一路蜿蜒。從山脚登。土赭樹稀。絶頂有地藏堂。最上郡山兩郡所分。東南望淺見刈田諸峰。而月山葉山與稻倉山。横亘西北。一水逶遲繞

其麓。卽最上川也。堂南下坂則名木澤。自舟形至此。一里十五町。呼爲猿羽根新道。據十郞等言。此地四周崇嶺。三冬沍寒。大雪堆積。不辨谿谷。春夏氣暖。雪融土崩。而行路險艱。捫蘿緣巖。動輒爲壞雪所壓死。於是削高塡卑。緩急隨勢。開道山腹。以便行旅。蓋鳩工五閲月而成。其費金一萬六千五百圓。辨以士民義捐。毫不仰官給云。上野原枕最上川。風致可愛。土人打魚供　御覽。供從官以紅餅。南行二里。踰坂抵荻袋邨。地舊榛蕪。闢爲田

畝。栽桑麻。有勸業試驗場。別設　小次植古木化石者二株。大各二人圍。枝葉脱落。根幹依然見條理。曰里人築堤丹生河上流。掘土獲之。長一丈三尺。折爲兩段。蓋數千年外物矣。是日執耒耜墾荒者數百人。牛犢成羣。犇㸬犙牭犗。其耳濈濈。初土俗不解牧牛。生田邨民平山慶二養洋牛三百頭。歲致蕃息。今所見是也。渡丹生河。越眺望坂。尚食於尾花澤驛柴崎氏。庭建柳本人麻呂歌碑。崇二尺八寸。廣一尺二寸強。背署長曆二年戊寅藤原

實方。問其故。曰。前四十年闢荒。穫之土中。然實方爲陸奥守。長德四年卒於任地。見尊卑分脈及中古歌仙傳。則長曆戊寅後於卒年四十載。後人託古。每見破綻。豈獨古文尚書孔傳而已乎。此地在丹生朧氣兩河之間。舟楫通最上川。居民四百餘戶。余隨左大臣巡視學校。大隈參議巡視。玉野原墾田。玉野距此三里。在銀山嶺下。續日本紀。天平八年將軍東人從賀美郡。至出羽國最上郡玉野。蓋古者置驛以北。總稱最上郡。仁和二年割爲二

郡。南稱邨山。今又分邨山。爲東西南北四郡。此在其北部。所謂玉野。卽玉野原也。又三里踰四坂。皆開新路。涉四水。皆西流入最上川。田野平曠。左望甑嶽。右瞻葉山。迫瞑。次楯岡驛。天正中最上氏驍將楯岡甲斐所居。戶口倍於尾花澤。左大臣巡視學校。余與川邨正平從焉。夜雨。乞書者羣至。郊外奏烟火戲。光達　行宮。

二十九日。晨雨。　車駕幸溜井。蓋此地高燥。數旬不雨。田疇龜坼。有富民喜早伊右者。鑿大池於驛東。畜水以供灌漑。名曰溜井。三面循山。一方築堤百四十間。其費金一萬三千圓。一身擔辨。不仰官帑。又造亭池畔。南臨平野。溝渠所通。秋稼如雲。皇上倚欄騁目。殊有喜色。辰刻回　轅。過宮崎邨。觀農婦刈稻。從此而南。松林夾路。茅檐槿籬。民家斷續。雨歇雲霽。水晶山微露翠鬟。一水來自山腰。沙礫所支。歧分兩派。架二橋。短者四十尺。長者二百六十尺。皆稱萬代橋。是水平時乾涸。春夏雪融。暴漲敗堤。害被遠邇。呼爲亂川。抵天童驛。士人

設場演刀法。驛西故城。文政中織田信美所築。戊辰之役。其子信學屬先鋒。爲賊兵所敗。一藩危懼。欲與連和。獨吉田守隆固執不可。遂賦絶命詩。自刎而死。烈矣哉。舞鶴山以形似名。延文中斯波賴直城於此。子孫傳業。爲最上氏。所滅。山下愛宕祠。最上氏所崇祀。幕府付祀田千三百七十石。今收其田。仍列縣社。山上有建勳神祠。信學祀其太祖右大臣信長。傍設招魂社。祀守隆及死事者十三人。離驛里許。涉立谷川。聞上流有立石寺。堂宇宏

壯風景奇絶欲造觀以途阻且長不果漆山驛豪農半澤某家世好學富聚藏嘗借覽其曳尾堂書目五車二酉間有吾輩未寓目者及　車駕憩其家牙籤堆案匾額屏障皆元明人筆蹟余欲諦視則衆官滿堂坐無餘席俄而報啟　蹕倉皇出門意殊茫然過七浦郵渡千歲橋則山形縣治老幼攜扶防火夫排立夾道吏員學生正服郊迎駐　蹕於博物館此當陸羽之孔道負崇山面曠野南帶酢河北引馬見崎河人烟聚簇官署學校神祠佛宇鱗次交錯分爲三十六街延文中足利氏族斯波兼頼城於此稱最上氏傳業十四世至義光兵馬强盛威震四隣元和中幕府徙其子義俊封以鳥居氏代之其後松平奥平堀田水野諸氏更來受封　中興廢藩置本縣尋併鶴岡置賜兩縣人口六十七萬餘田租金八十四萬四千二百餘圓初封建時列侯有罪左遷封此世斥爲惡地今知其不然昔人云百聞不若一見信哉晩投館舍就賜葡萄一籠縣吏郡長敎員學生來

訪者相踵是日　勅二品親王代巡西郡山郡大木參議北條侍從等從焉自天童驛右渉最上川歷新田仁田楯西楯南諸郵還具奏其狀

三十日朝雨　車駕臨縣廳廳在市街中前六年所建洋式石造大樓三層聳牙翼然庭植花木繚以石屏四門洞開南面設階初起徒三島縣令先修鎭火祭躬與僚屬執鋤舁畚部民歡感壯者助力富者獻財不出半歲工事告竣是日

上御第一層樓聞縣令奏爲政始末畢巡覽諸局僚員拜送門外次　臨師範校敎員生徒皆獻賀箋講經史次　臨博物館以本館充行宮假用郡署代之陳土産物貨及古器書畫次臨福島裁判所支廳判事一賀通文上訟獄一覽表次　臨授産所觀紅女製絲織帛次臨千歲園一閣倚邱清流四周東對千歲山積翠蓊蔚有所謂阿古屋松者相傳歌仙藤原實方爲陸奥國司欲觀此松踰境來游半途病歿其女哀悼歸佛瘞遺骨於此爲建石碑今萬松寺即是也

余望山誦古歌。侍臣傳
旨徵詩。輒賦一律上
之。園寬五萬八千餘坪。引馬見崎河爲溝渠。埋鐵
管於土中。噴水灌之。栽桑茶蘆粟。及穀蔬菓瓜。皆
内外良種。以試其適土宜與否。名曰勸業試驗場。
場外有廠。設織器繅器紡器彈棉器掛絲器。皆運
以水力。名曰水力器械場。申刻回
蹕行宮。余
與大隈參議。大木參議。伊東侍醫等。隨左大臣巡
視濟生館。亦石造也。門庭寬宏。有事務所。有應接
所。有診察所。醫房藥房養病房。位置秩然。設螺旋

梯。登樓。上層揭三條相國額字。次層置紙造偶人。
九竅四支。腑臟筋骨。製極精巧。以資解剖術。樓外
露臺尤宜騁觀。山河形勢。瞭如指掌。是夕召見本
館教師墺國人漏列氏。及福島縣令山吉盛典。新
潟縣令永山盛輝於
行宮。畫師菅原白龍獻
栗子山道圖十二紙。
十月一日。晴。發縣治。過南館邨。南有長谷堂城址。史
稱。慶長五年。上杉氏將直江兼續大擧侵山形。取
二十二塞。進攻長谷堂城。卽此矣。涉三水。酢河較

大。架石橋。長百九十二尺。崇十五尺。疊石成基。鑿
三竇。狀如連環。水注自環中。霖雨暴漲。確不毀損。
呼爲常磐橋。戊寅三月起工。九月告竣。役徒七萬
人。其費一萬五千圓。出於士庶義捐。事具肝付兼
武所撰碑文。橋北構亭。飛欄枕水。
皇上與侍
臣指點形勢。其連峰聳雲表者。爲龍山。爲熊野嶽
爲刈田嶽。皆此河之所發源焉。河南一里登早坂。
開新路。以迂爲直。左右廣圃。約三萬坪。栽杉樟櫸
槐扁柏花柏山胡桃公孫樹金松杜松落葉松七

葉松羅漢松。皆稱樹。抽土不盈尺。蓋本土氣寒。樹
木難長。加以樵蘓無禁。山皆童矣。今養樹苗。欲待
其長分移諸郡。豈所謂十年之計種樹者非邪。有
司奏開圃巔末。乃命曰養苗園。使杉宮内大輔作
額字。已刻尚食於上山驛。居民八百戶。封建時。松
平信庸食茲土三萬石。今撤城郭。開市街。曰鶴脛
町。有溫泉出焉。逆旅引泉待客。四方來浴者。歲不
下萬餘人。云。初信庸少襲父封。有金子清邦者。爲
其所任用。講文武。振士氣。革諸弊法。慶應丙寅歲

旱民飢。有司欲發倉廩救之。清邦曰。民不可使坐食。乃起徒浚治城西忠川。築堤防。開溝渠。貧民執役。輒給米錢。所全活甚衆。而數郡田畝。至今賴其水利。清邦一名謙。字鳴卿。號得所。嘗游江戶。交四方俊傑。屢與余相往來。先是木戶顧問年少稱桂小五郎。學劍法於齋藤某。爲塾頭。儕輩忌能欲加害。清邦居間和解。後語余曰。小五郎決非一人敵。異日必能成大事。噫風塵識宰相。清邦亦人傑也哉。過午啓　蹕。余隨大隈參議。巡覽見目原牧野原墾田。追及　車駕於中山驛。涉四水。踰一坂。南有白龍湖。產蓴菜魚鰕。土人鑿渠引水資灌漑。故道循湖蓁莽卑濕。由新路歷宮內郡。抵赤湯驛。亦有溫泉。居民二百五十戶。多待病客爲活。驛外歧路。右通米澤。乃左轅歷椚塚深沼竹森根岸四郵。涉屋代川。達高畠驛。此間二里。大道布沙。左右設欄。五町一棚。十町一棧。陳幣帛。列俎豆。男女稽顙。如對神明。及夜。以郡署充　行宮。全驛二百六十餘戶。植竹竿。懸毬燈一竿。所懸多者百餘。

少亦不下五六十。而四郊揚烟火。彩星爛燦。明如白晝。蓋本郡土沃物饒。昔隸米澤藩。有高梨某者。訴其苛政於幕府。族誅。而藩主亦坐削封三萬七千石。織田氏代領之。其後織田氏北徙。藩封復舊。民猶不服。連署嗷訴。因刑主謀十七人。而訴者與不訴者。分黨讎視。貞泉寺僧諦忍。爲上下所歸依。百方解諭。遵藩命。既而　中興廢藩。大減賦斂。物情貼然。謳歌之載塗。良有以也。

二日。朝　幸屋代校。校在驛口。臨屋代川。樓上陳土物及寶器古文書。離驛左過鹽森郵。岡阜隆起。巨巖塞路。中鑿一竇。呼爲洞門。龜岡郵有大聖寺焉。入山門。左右列石燈籠。拾磴數百級。老杉四圍。古祠巍然。曰文殊堂。堂側銅盤畜水供盥嗽。徑九尺餘。有石碑。漫漶不可讀。蓋此寺　宣化帝時。廐戶皇子創造。大同二年。僧一德重建。其文殊菩薩木像。僧行基所製。初稱文殊寺。天正中。改今名。元祿十一年。幕府寄祀田百石。慶應中。陞爲勅願所。寶庫藏古文書。試觀其一冊子。集元天間羣雄

筆蹟。亦不易多獲者矣。南去三里。渉七水。其較大者曰羽黒河。發自栗子山。北注入松河。而松河發自吾妻嶽。北注入西邨山郡界。即最上川之上流也。過河則米澤。舊米澤藩主上杉齊憲郊迎。初齊憲始祖輝虎。領加能越數州。及景勝繼業。自會津徙於此。據永井氏遺壘。更加修築。深壕重郭。東曰都命門。曰陽明門。西曰陸幽門。曰單門。南曰待懸門。曰唐栗門。北曰鎮守門。曰勢生門。士庶繞郭而居七千餘戸。今撤城壘爲公園。建祠祀輝虎及治

憲。稱上杉神社。治憲號鷹山。齊憲曾祖。爲人聰明好學。以治績著。嘗諭衆士。文武餘力從事農桑。今時移勢變。列藩士大夫失業流離。獨此地士族田宅仍舊。自食其力。仁人遺澤可謂遠矣。末刻

車駕臨興讓學校。次　臨福島裁判所支廳。次臨製絲場。廣六千坪。建廠九百五十坪。甑竈百座。設筧引溪流長七十間。運繅車以水力。其執業者。男三十三人。女百六十人。而貲本四萬五千金。其一萬五千。齊憲所給。他募集於士族。據去歲簿冊。除去經費。收羸利六千三百四十五圓。晡時回蹕。以郡署充　行宮。召僧諦忍。賜羽二重絹一段。齊憲獻名刀二口。因陳傳家寶器。以供御覽。甲冑六具。兜鍪六領。烏帽三枚。軍麾五柄。鞍鐙一具。紅韁覆鞍一枚。戰袍十三領。馬標二本。劍三口。短刀二口。太刀四十餘口。偃月刀五本。槍五本。旗五。幕二。其爪實御劍。　後奈良帝所賜。吉光短刀。　正親町帝所賜。冠冕緋衣魚袋一具。冊文一通。明萬歷帝所遺。他泥金屛風。空海墨帖。

琵琶曰朝嵐。茶鐺曰混沌。皆希世名品。無一無來歷。抑不特此也。其所藏宋版漢書。紙堅字鮮。今閱四庫全書總目。宋代古本。彼邦既亡。獨有震澤王氏本亦覆刻多訛。而我尾州眞福寺。江州石山寺。僅存零簡。則此有一而無二之完本。余未寓目。姑記所聞。以告好古者。夜訪片山吾道。吾道長余數歲。嘗在江戸同學於謹堂劉博士之門。相遇談舊。亦客中一快事也。

三日陰。早起束裝。呼傔從。熟寐不應。且就縣吏問前

逵事曰此距福島縣十餘里隔以山嶽故道二曰板谷越曰鷹落越並險且迂矣及通庸涖任本縣首欲闢新路便行旅遣屬吏高木秀明往察地形還報曰從刈安原南攀峻坂孤峯凌空爲栗子山山外卽福島縣界鑿竇道於山腹尤爲直捷但一山皆石難於施工非假以歲月不能成功通庸首肯先是福島縣屢發吏撿地謀開路乃協議就大久保内務卿具狀稟請得允許於是興徒就役衆懼徒勞無成異論紛起尋有肥薩之亂輒欲停工

通庸確乎不動曰工夫失業或爲亂人所煽搖因購鑿石器於海外督治益勵而福島縣亦起徒衆伐木塡谷破巖石以硝藥或有遺爆裂死傷者猶不廢役五閱寒燠彼此各至竣功蓋竇道之屬本縣者二曰刈安長三十五間曰栗子四百八十二間屬福島縣者三曰二小屋百九十二間曰大桁十六間曰高平七十七間以栗子工事最大槪稱栗子新道語未畢忽聞擊柝報啓　蹕馳車出郭門左折渡二橋卽松河及羽黑河之上流也橋

東觀音原綠草如氈傍設　帷宮又涉一水曰關河路右曠原呼爲古戰場延寶中土人掘得石櫃中藏髑髏及太刀矢鏃陶器等皆千年外物云登太平坂巉巖塞路中穿巨孔僅通車馬所謂刈安竇道是也出竇草舍連軒二三十戶其東有瓦屋粉壁擬洋製者扁曰新道開鑿事務署新故二道之所岐舍故取新抵瀧澤溪流分派架二石梁前者長九十尺後者三十尺移　御榻於水亭臨憩良久從是峻坂盤空螺旋蛇蟠與山屈曲疊

石樹柵巧防壞崩　上御板輿舁夫簇擁衛騎抱馬首後車百餘乘各以丁壯數人推挽其徒行者頂足相觸魚貫而進漸入雲際怳有羽化登仙之想達絕頂則栗子竇口設　小次焉是日通庸等迎　蹕行開道儀因賜若干金時天霽雲開俯瞰原路遠邨近落縮集眼下彩旗翻風烟火映空衆呼萬歲聲震山谷旣而　上却板輿步入竇道左右點燈猶尙昏黑咫尺不辨一行數百人唯聞跫音而已行可八九町豁然別開一天福島

縣令山吉盛典拜迎路左。下杭甲坂。層嶂刺天。峪樹遮日。澗幽谷邃。石徑礫确。過所謂二小屋實道。頓於土木廠。賚金縣吏。余先　蹕徒行渡八把。峭壁萬仞。路傍樹柵。俯臨深溪。唯聞水聲。不見水流。溪轉則路窮。路窮則把橫。每過一把。山之與水。左右易地。而雲烟樹石。頓改面目。大瀧驛茅茨數戶。驛東見大鰲張口。走入口中。穿腹出背。此爲大衎實道。洵奇矣。而有更奇焉者。高平實道是也。高平距此咫尺。巨巖隔而激流阻。柝開洞門。內架長

隨鑾紀程　卷五　二十七

橋。乘虹驂霓。蜿蜒沿流。委身一竅。入夜國。前者唱于。後者唱喁。聲不發揚。若甕中語者。出實田顧矮松株株抽自石縫。無根無土。不知何人植之。何物養之。抑亦可謂奇也。經圓部。降堰坂。左有古祠。曰東屋國神社。踰籠坂。右有古祠。曰白和瀨神社。皆祀日本武尊。見延喜神名帳。聞距此十餘町。有阿部薩摩墓。薩摩者米澤藩士。致仕居此。躬荷耒耜。墾闢荒蕪。慶安三年歿。今李平大谷泉南澤諸邨。其所開拓。土人至今稱其功云。渡松川把橋。長四

百二十尺。兩涯田疇。穲稏如雲。蓋栗子以東。地破天荒。異觀百出。不可名狀。姑以畫法言之。初也峻拔。次而幽邃。又次而奇峭。又次而開朗。至此宛然一幅平遠山水圖矣。晚達福島縣治。縣令盛典獻新道影寫圖十六紙。桑折驛無能寺住僧良慶獻其庭樹所謂御蔭松者影寫圖六紙。是夕一品淑子內親王訃音至自西京。

四日。朝啟　蹕。就歸途。留二品親王。代臨福島裁判所。大木參議太田侍從及余從焉。所長判事鶴

隨鑾紀程　卷五　二十八

峯申敬上事務一覽表。事畢。追及　車駕於松川驛。經清川二本松二驛。晚次本宮驛。沿道山川。往日所見。如久闊遇故舊。衆喜可知。是日左大臣奉　勅赴會津。巡覽猪苗代湖疏鑿工事。從本驛北去。隨者大隈參議金井內閣大書記官田邊內務權大書記官奈良原農商務權大書記官北條侍從五島四等驛遞官原田陸軍大尉等。凡七十人。

五日。離驛。沿逢隈川。宿霧漸霽。踰六坂。涉四水。抵郡

山驛。右折一里弱。　幸桑野邨。四望渺漠。安達岩代岩瀨白河數郡山嶽。遙連雲際。邨內墾田六百餘町。居民可二百戶。有神祠焉。有學校焉。有牧畜場焉。大厦倚丘。構造倣洋式。是爲郡署。尚食其樓上。此地舊稱大槻原。荊棘叢生。狐兎之所遊。先是本縣欲墾闢以資士族無產者。其來耕者。一戶貸金二百二十六圓。以充費用。亦不見效功。於是大參事中條政恒勸誘土人。郡山驛富民阿部茂兵衛鴨原彌作等二十五人。捐貲興業。遍募同志。

號開成社。茂兵衛爲社長。津野喜七副之。開道路。鑿沼池。通溝渠。架橋梁。移佃戶。居數歲。漸成聚落。官乃賞賚。命曰桑野邨。他方士族。聞風來集。仍例給貲。以墾闢大藏壇原。對面原。廣谷原。青田原等地。各自團結。冒稱其鄉貫。曰高知開墾社。曰久留米開墾社。曰岡山開墾社。曰鳥取開墾社。曰二本松開墾社。曰棚倉開墾社。社員多者八九十戶。少亦不下二三十戶。是日召各社長若幹事者十二人於郡署。賜金以獎勵焉。已而又　幸大藏壇原。桑圃稻田。茅舍夾路。所謂久留米開墾社是也。憩於眞宗僧說教所。土人獻蔬菜數種。蓋快炙背而美芹子。亦足以見其樸忠矣。日晡。囬　蹕郡山驛。退投旅館。則乞書者隨至。屨滿戶外。皆謝去。夜浴畢。步月中庭。樹影婆娑。微風洗熱。殊覺爽快。

六日。夙發郡山。四里餘抵笠石驛。二品親王及大木參議杉宮內大輔等。巡視六軒原墾田。賜金勝野源八大中輝光板倉重信及農夫十五人。先是縣吏白宮內省。以益土宜栽禾蔬。乃付金十萬圓。放

債收息。以充費用。命源八等從事墾闢。源八手執鋤犂。夙夜督役。今未周歲。頗見其效。五里達白河驛。隨二品親王大木參議。臨視製絲場。場在驛北故城址。富民岩淵專七所創建。專七性慈善有才幹。嘗病土人貧困。欲蠶繅興利。餘澤及衆。與親族數輩集貲開業。曰蠶絲勸興會社。既而驛中火。其家亦燬。毫不屈撓。益致力焉。設氣車水車。抵十五馬力。雇使工女七十人。豫算今歲所製絲。大略千六七百斤。其直不下一萬八九千金云。是日訪南

朝忠臣結城宗廣遺壘。從驛東沿逢隈川。右折取路田間。喬木森立。絕壁數十仞。曰搦山。卽是矣。文化中。有內山重濃者。家於壘下。磨崖爲碑。白河藩儒廣瀨典撰文。賀孝啓書之。字大四寸弱。藩主源定信題額感忠銘三字。大一尺六寸強。並楷法遒勁可喜。其銘曰。峭乎此山。維石巉巉。溪風肅然。劍佩夜還。踪蹟不刋。輝映千年。民莫自棄。國能生賢。按史。結城氏系出自鎭守府將軍藤原秀鄉。九世孫朝光仕鎌倉。以功封結城。因氏焉。後世分派。一

爲下總結城。一爲白河結城。白河又分爲小峰氏。族大兵強。號爲故家。然時際戰國。朝晉暮楚。向背隨勢。獨宗廣父子終始勤王。不以死生存亡易節。可尚矣哉。晚囘轅遊南湖。地舊沮洳。文政中定信告老就國。愛其幽邃。鑿開畜水。闊十餘頃。以灌漑田畝。水濱聚土成丘。植櫻柳松槭。築亭其間。花晨月夕。逍遙自適。因分所見。爲十六勝。名公宿儒寄題詩歌。今風景依然。其碑尚存。使人低徊不能去。

夜訪大木參議。偕談定信治績。

七日。啓行二里。抵白坂驛。驛左旗宿邨。古者官道所由。有白河關遺趾。曰關山。寬政中源定信建碑標之。曰關址堙沒久。不知其處所。旗宿邨西有叢祠。地隆然而高。所謂白河遶其下。考之圖史詠歌。又徵地形。此爲遺址較然無疑。廣瀨典又著白河古事考。證以古書。鑿鑿可據。但其考設關年代。未免疎謬。其言曰。　孝德帝設逢坂鈴鹿不破三關。是爲本邦置關權輿。舊事紀載　景行帝幸常陸至白河關事。蓋後人僞撰。不足取。三代實錄貞

觀八年正月條。有鹿島宮司奉幣諸社。陸奧國稱無舊例。不聽入關之文。所謂關者。卽白河關也。然彼唯曰關。何以的知其爲白河關乎。余嘗閱享祿本三代格。承和二年太政官符曰。應准長門國關勘過白河菊多兩剗事。右得陸奧國解。偁檢舊記。置剗以來。于今四百餘歲矣。承和先貞觀數十歲。更溯至四百餘歲。雖不及　景行帝時。遠在
孝德帝以前。典以博洽稱。當時享祿本未傳於世。所以致謬也。又行九里。經堀越鍋掛大田原三驛。

次作山驛。所見山河皆昔者那須氏封境。而余家系出自那須氏。建久中有六郎兵衛尉資成者。領本州都賀郡川田邨。因氏焉。六世孫資長西徙仕吉川氏及毛利氏。今追思祖業。不覺慨然泣下。是日藤本周三從白河迂路踰關山。抵本郡湯津上邨。觀那須國造碑。還示搨本。此與多賀碑多胡碑稱三古碑。昔者埋沒草間。世未之知。元禄中水戶侯光圀往訪。封土築壇。覆以屋宇。碑高四尺四寸。文八行。每行十九言。合一百五十二言。筆法古樸。

文義晦澀。加以漫漶毀損。先哲源君美佐佐宗淳以下。解釋有異同。近者黑羽人三田稱平。折衷衆說。著那須國造碑考。以寄贈焉。以余淺陋能得讀之者。蓋稱平之貺也。

八日。朝雨歇。發作山。經喜連川氏家白澤三驛。未刻次宇都宮驛。縣信緝來訪。話舊。信緝字元吉。號六石。舊宇都宮藩士。少與余同學江戶。講經崇尚洛閩。旁工書畫。善劍法。　中興初徵爲權辨事。遷司法判事。近日致仕。養痾舊里。先是信緝勸藩主戶田忠恕及公族大夫戶田忠至。上書幕府。修列朝山陵。時余舊君松山侯爲閣老。乃慫慂採用其言。以忠至爲山陵奉行。及功成。　先帝賜舊君以御衣一領。陞忠至秩爲列侯。食邑一萬石。而原其所由。蒲生君平實爲之首倡。君平名秀實。寬政享保間人。好學尚氣節。居常憂王風式微。政在武臣。西游京師。主歌人小澤蘆庵氏。搜訪古帝陵。著山陵志職官志諸書。以寓意焉。世與林子平高山仲繩並稱爲三偉人。　今上親政。廢幕府。追褒

其忠。賜遺族以三口糧。建碑旌表門閭。丙子東巡。賜祭粢料若干金。今夏又贈正四位。其碑在本驛南新町。題勅旌忠節蒲生君里九字。

九日。衝雨早發。深泥沒輪。二里抵雀宮驛。右有古塚。往年土人掘獲古鏡二。古鈴一。金玦銀玦等。賞鑑家以爲大化以前物。納之東京博物館。余嘗見其鏡。背彫富貴安樂云云字。形似宣和博古圖所載漢鏡。洵奇寶也。經石橋驛。從小金井驛。迂路三十町。訪藥師寺遺跡。史稱天平勝寶六年。設戒壇於

南都東大寺。天平寶字五年。設戒壇於下野藥師寺。筑紫觀世音寺。凡僧尼受戒者。上國於東大寺。鎭西於觀世音寺。而坂東於藥師寺。所謂藥師寺。後罹兵燹。其地稱大山鄕。有兩刹焉。曰龍興寺。有唐僧鑑眞及弓削道鏡墳。曰安國寺。安置藥師如來像。又有六角堂。享保中。兩刹僧徒各以己寺爲戒壇遺蹟。訴之幕府。不決。然安國寺側毁瓦堆積。土人拾得其欵文曰藥師寺瓦者。楷法遒美。非後人所能模造。則憑爲左券。彼曲此直。片言可斷。復何容疑於其間乎哉。雨甚。復由原路還。過羽川驛。追及　車駕於小山驛。宿焉。是夕。左大臣至自猪苗代湖。具奏疏水始末。湖在岩代州會津耶麻安積三郡交界處。周圍十三里十九町。面積七方里。底深四百尺。萬山環立。衆溪歸焉。而其水獨從西涯戸口注出。曰日橋川。北流與大川只見川合爲阿賀川。入新潟海。初安積郡民相樂半右山岡友次。山岡山三等。憂本郡田野不得水利。謀遠引湖水以供灌漑。連署建言。不報。及福島縣吏中條

政恒來督開成山墾闢事。復陳前言。政恒爲白之大久保內務卿。卿納其言。遣吏撿察地形。旣而官募起業公債六百萬金於海內。欲分其六十五萬餘圓。充墾田疏水工費。使內務御用掛奈良原繁擔任其業。會卿薨。伊藤參議兼內務卿。仍繼遺志。己卯冬。與松方勸農局長偕行起工儀於開成山。其墾闢委之本縣。而疏水工事委勸農局。命南一郎平。新渡戸七郎。羽根田延光。稻田秀實。後藤良介。伊藤鉞五郎。澀谷喜三。磯長得三。大橋靖。郡岡彰等。各司其職。繁以內務權大書記官爲之總督。因按地經畫。蓋水道所經。約二十餘里。支流分派又若干里。平地開溝若干。鑿山爲暗溝若干。築堤若干。設閘伏筧架橋梁又若干。費額約四十萬圓。分功程爲二期。第一期起戸口至第七番暗溝。第二期自第七番暗溝至牛庭原。於是興工。始自戸口及布藤兩堰。浚鑿其底。深二尺。寛方百間。上架石梁。長二百尺。穿雙孔。形類靉靆鏡。下列十六閘。開閭瀦池以備旱潦。湖東曰山潟灣。左右築石埭

中鑿溝渠。東去三百間。爲水門橋。又東千八十七間。爲田子沼。又東六百五十三間。爲沼。上嶺。鑿竇三百二十五間。竇口設閘門。鐵鎖約門扇。啓閉用轆轤。是爲番外暗溝。溝水瀉下爲瀑布。百四十五尺。東流三千九百八十一間。入玉川堰。列九閘。閘外開溝千二百十一間。至高玉邨疏水橋。橋跨五百川。長二十餘尺。亦石造。穿雙孔。水從孔中南走。經第一番暗溝。逐次達第七番暗溝。起工以來再閱寒暑。有司奔走。夙夜匪懈。日役工夫七八百人。

里民四集。不待令而來助役者又若干人。稱寸志夫。今茲七月。所謂第一期工事告竣。松方内務卿前勸農局長奈良原權大書記官等。行通水儀於開成山。而第二期工事亦將待明歲竣功。果然則灌漑所及新舊水田五千餘町。收穫歲增數萬石云。

十日。昨雨始收。泥路未乾。經眞間田野木二驛。抵古河驛。東有源三位祠焉。據平家物語。宇治河之役。三位自殺。渡邊唱沉其首於河底。而源平盛衰記曰。下河邊清恒匿首於平等院牀下。傳聞雖異。其不委首於敵手則同。永享記所載。清恒佯爲修驗者。東歸。瘞首於古河城東南龍﨑者。不爲無謂。乃尊卑分脈則曰。濃州山縣郡有三位墓。未知何據。與櫔木縣大書記官片山重範。偕訪熊澤伯繼墓於鮭延寺。鮭延越前者。最上氏饒將。元和中。最上氏褫封。越前漂泊無所依。部下二十人協力相助。既而古河城主土井利勝授越前以祿五千石。越前不自取。分予二十人。各二百五十石。而每日輪番寄食其家。及歿。二十人者爲建此寺云。伯繼夫

妻墓在於寺側。歲久傾壞。重範白之舊岡山侯。修理。繚以石欄。初伯繼事岡山侯光政。大著治績。晩致仕。客居茲土。大將軍常憲公聞其賢。欲召見。會伯繼論時弊二十餘條。爲封事。未上。爲人所竊寫。獲譴幕府。禁錮終身。吁伯繼大才。世稱王佐。而生非其時。所施止一國。惜夫。中田驛北光了寺。藏源廷尉妾靜女舞衣一領。及護身刀一口。馬鐙一雙。雖不審眞否。亦皆數百年外物矣。渡利根川浮梁。過栗橋驛。次幸手驛。與杉大輔金井大書記官湯

淺侍醫應里人秋間某招。同遊其園。密樹清泉。隔籬望平野。幽致可愛。是日二品東伏見親王及白根埼玉縣令足立宮內書記官等來迎。

十一日。快晴。晨發幸手。四望稻田。往日碧浪。今爲黃雲矣。經杉戶粕壁越谷草加四驛。抵千住驛。皇后及皇族大臣以下百官郊迎。乃相率入京。海陸軍兵整列夾路。士女雲集。呼萬歲。未刻達赤坂皇居。扈從臣工。順次謁見。賜酒饌於便殿。退歸私第。此行往還閱七十四日。陸路四百八十二里三十町。海程三百十二里。而舟車安穩。公餘弄筆記所見。亦聖朝右文之澤矣哉。

隨鑾紀程卷五

隨鑾紀程卷六

一等編修官兼攝内閣大書記官從五位川田剛撰

北海道總記

北海道開拓使之所管其地緯線起四十一度二十五分止五十度五十五分經線起東京偏西零度十五分止偏東十六度四十五分疆域東至千島西限大洋北隔宗谷海峽以對樺太南隔津輕海峽以對陸奥幅員約五百七十二方里分為十一州八十九郡地勢中央石狩十勝後志等州峻嶽層峙支脈四

布舟楫所通諸水發源於此西為石狩川西北為天鹽川北為常呂川南為大津川山川交錯中有曠野艸木長焉鳥獸羣焉而瀕海尤饒魚介但秋冬氷雪氣候酷寒土人漁獵為活不知耕稼風習鄙陋言語衣食與内地逈異蓋本道古稱蝦夷種族繁衍盤踞内地　景行帝時日本武皇子始征之　齊明帝遣將軍阿部比羅夫率以征肅慎置政所於後方羊蹄既而叛亂相尋　桓武帝撻伐驅斥邊陲貼然後四百餘年源頼朝討藤原泰衡於陸奥泰衡敗死餘衆逭竄夷地目為渡黨乃使安藤五郎居津輕以鎮之子孫為南部氏所逐踰海據松前撫輯夷民是為下國氏嘉吉以還下國氏業衰夷酋與渡黨爭鬬不已會若狹人武田信廣航至松前為上國城主蠣崎季繁女婿征服諸部落因冒蠣崎氏天正慶長間豐臣氏德川氏更興執國命信廣五世孫慶廣納款内附新築福山城改稱松前氏八傳至道廣是時俄人占據得撫島漸及樺太幕府遣吏經理命道廣納其東部而代之以内地始置函館奉行文化

四年移封道廣子章廣於陸奥梁川收其西部地置松前奉行以統轄全境又遣吏巡撿樺太地方文政中罷奉行復封章廣安政中再收其封代以内地仍聽居福山城更置函館奉行命會津秋田盛岡諸藩遣兵屯戍因劃地授之明治元年　王政維新建函館府收舊奉行所藏圖籍金穀明年七月廢府置開拓使畫定州郡總稱曰北海道而北部仍稱樺太許俄人雜居焉尋廢館藩置館縣即福山隸渡島州於青森縣設海關於函館手宮壽都幌泉四港九月定

本使費額歲給金二十萬圓樺太外務費一萬三千六百圓三年別置樺太開拓使歲給十二萬圓改本使歲額爲十三萬圓及米一萬石屬以通商司所管各地函館會所又派遣吏員監本道物産於那珂撫養下關諸港四年八月併樺太開拓使於本使收華士族僧徒所占土地廢舊歲額金逆算十年費用豫給一千萬圓十一月就額内蓄金五百萬圓於庫造交鈔二百五十萬圓設銀行於函館及東京大坂爲本道營業資五年六月廢幌泉海關設之室蘭厚岸

改手宮海關稱小樽海關八月改革官制九月設海關於江差港分管内爲六大部置本廳於札幌支廳於函館根室浦川宗谷（後移萌留）樺太又設出張所於東京十二月廢館縣隷其地於本使六年開驛路自函館達札幌七年有事於臺灣還納額金十萬圓八年五月與俄國議定境界以樺太屬彼千島屬我因撤樺太及浦川萌留支廳明年一月置得撫新知占守三郡五月改支廳稱分署七月　車駕東巡駐蹕函館兩日八月大臣參議巡視函館札幌等處十

年一月更定官制及月俸廢太判官以下是月遞減本年以後費額每歲二十萬圓尋減百分之五十一年九月置札幌裁判所十一月函館火發金十餘萬圓充修路造宅費十二年一月札幌本廳火假用舊女學校代之是月廢本使所設函館東京大坂銀行七月定郡區廢分署設郡區役所十二月函館復火又發二十萬圓充修路費十三年六月設物産取扱所於東京函崎今茲五月廢東京出張所各課八月三十日　車駕幸札幌翌日　臨本廳開拓長

官黑田清隆奏建使以來移民開墾蠶桑牧畜漁獵採礦道路租稅製造山林海運屯田學校等施政始末

移民

明治二年十一月諭本道寄留士族無産業者歸民籍又分移民爲二項曰自移曰應募並給與費用七年七月定移住農民給與規則以給耕具及造宅費金十圓稻麥種資一圓五十錢十二年四月定移民渡航制其乘本使所管船舶者例不給航費而一夥及五十人以上者隨所請抵便宜港灣不必拘定制

建使以來內地士民移住。月增歲加。今擧其一二。明治三年三月。仙臺藩士伊達邦成。與其部下三百四十四人。移住膽振州有珠郡。尋同藩士石川邦光部下八十餘人。移住膽振州室蘭郡。自邦成移於有珠以來踵至者甚多。皆從事開墾殖產。是歲九月。移陸羽農民七百二十人於札幌。七月舊仙臺藩士片倉景範部下六十七人。移住膽振州幌別郡。後相踵至者九十餘人。四年五月移肥後天草農民百六十七人於日高州浦川郡。七月兵庫縣士稻田邦植率其

部下六百餘人。移住日高州靜內郡。五年二月。伊達邦成舊部下五百十餘人。移住膽振州有珠虻田二郡。邦成族人邦直亦率舊部下七十餘人。移住石狩州當別郡。九月片倉景範舊部下六百人。移札幌郡。七年十二月。移舊會津藩士七百餘人於後志州余市郡等。樺太土番八百五十人。投化北見州宗谷。九年六月。移之石狩州札幌郡對雁郡。給以三年糧。十一年六月。華族德川慶勝納貲於官。買膽振州山越郡地百五十萬坪。移其舊部士族四十七戶。二百五十二人。十二年四月。移伊達邦直舊部下二百餘人於當別村。六月和歌山縣士岩橋轍輔。設開進社於函館。從事墾闢。移住者二百五十三人。十一月高知縣士仁木竹吉。與同縣士民四百三十人。移住余市郡。十三年八月。兵庫縣民加藤清德等設赤心社。謀移民事。至今茲五月移於日高州浦川郡者。男女九十四人。去年十一月。華族鍋島直大。毛利元德謀授產於舊部士族。直大納貲於官。買石狩後志釧路地百五萬坪。元德得余市郡地五百十萬坪。並派遣委

員從事殖產墾田。是歲伊達邦成舊部下在宮城福島二縣者。三百八十九人。移於有珠郡。今茲三月石川邦光舊部下在宮城縣者。三百人。移於室蘭郡。其餘五月至七月。諸府縣士民移住本道者。二百四十七人。據今年一月編審冊。全道現在戶口本籍及寄留。札幌管內戶一萬四千七百零四。口八萬百二十。函館管內。戶二萬三千五百三十七。口三萬千三百五十。根室管內戶千九百零七。口一萬千百七十二。總計得戶四萬百四十八。口二十二萬二千六百四

十二比之明治四年所查人口。增八萬六千三百六十四。札幌本廳所管土蕃。明治二年至五年。未有簿籍。無得而詳。據地誌提要男五千八百九十三人。女五千八百五十四人。六年得男六千零四十八人。女六千零零三人。八年有自樺太島移住者。人口頓增焉。後稍有增減。至十三年得男六千五百十七人。女六千四百九十八人。

開墾

墾闢荒蕪。本使所主。初設北海道土地賣貸規則。及

地所規則。因分土地為三等。其上等千坪價一圓五十錢。中等一圓。下等五十錢。許人民納資買之。其召募移住者。給耕具造宅費及三年衣食。每闢田一段。賞以金二圓。其自辦移住者。每段十圓。其樹藝講究歐米諸國良法。明治四年十一月。設試驗場於東京青山麻布等處。遣人海外。購牛馬羊豚及植物佳種。耕耘器械。又購集內地牛馬及桑麻佳種。置農業生徒。就實地肄習豢養栽培諸術。五年。置七重勸業試驗場。後設官園於札幌。分給其所產種苗於土民。以圖蕃殖。六年移栽洋種穀菜於札幌函館。七年移東京試驗場菓樹千八百本於札幌。千九百七十一本於函館。百二十五本於根室。是歲定移民給與規則。一家合力三歲從事墾田者。蠲租七年。而不收其地價。八年移菓樹二萬本於札幌函館根室。分授土民。派遣農業生徒。教其栽培術。又給貸穀菜種子。是歲募各郡壯丁。肄習農事。九年九月。改札幌學校稱札幌農學校。授生徒以其專門大學科。又置校園。肄習農事。十一年一月。改訂七年以來所施行管內農具

貸與概則。稱開墾略則。應人民請。派遣生徒。假農器墾闢新田。三月又行之函館支廳。十月開農業博覽會於札幌。十一月函館支廳設摸洋農器買收法。其不能即時納資者。為設逐歲折償法。十二月又行之札幌本廳。十二年五月。權置博物館於函館公園。聽士庶縱覽。十月開農業博覽會於函館。先是以本道土質宜於麻。雇櫪木縣民善治麻者。并購麻子及製麻器具。播其種於七重邨。居三年。復雇其人。傳製苧植麻諸法於札幌人民。尋栽俄米麻種及亞麻種於

琴似山鼻紋別當別四邨。又每歲購樺木新潟二縣所産種子。配付各郡邨。至十三年所收麻苧。大約八千七百四十二貫餘。其墾地據同年六月表。在札幌本廳者。并本局勸業課試驗園。及管內諸地。得官業十町六段五畝七步。民業百九十五町五段六畝二十九步。根室支廳所管民主漁業。不事耕耘。頃者移民稍衆。乃得官業十三町二段二畝零六步。民業七十二町七段二畝四十一步。函館支廳有七重勸業試驗場。得官業六段三畝十步。民業三十五町七段

二畝二步。他在諸郡者。皆係民業。有田六十二町八段三畝七步。圃二百九町一段四畝三步。較之前年。稍有所增焉。由勸誘得方。與穀價騰貴。移民益加也。今擧其最著者。一為舊仙臺藩士伊達邦成等所墾膽振州有珠郡。據今年表。得田一千三百五十六町三畝十步。其收穫最多者為大小豆麥菜種。並千石餘。牧馬七百二十三匹。牛百六頭。其諸穀輸送函館。及東京。鬻之除去費用。得金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三圓。米九百二十一石。雜穀五十四石。又栽甜菜。適於土。內務省就設製糖所焉。亦有洪益云。一為邦成族人邦直等所墾石狩州石狩郡當別邨。據十三年表。得田百七十五町四段四畝。初邦直上書按察府。請割本道地。以予之。廷議付以空知郡。邦直以運輸不便。更請原田郡聚富地。明治四年四月。率其徒航至聚富。後聞當別土沃而移焉。六年始養蠶。以野桑獲繭七石三斗。七年種麻。製苧四百二十九貫。八年栽西洋菓樹。明年又栽之。十一年春。請本使勸業課員。就傳西洋再墾犂法。十四年始開水田三千坪。灌以

苫場內川水。先是種稻水田。及秋熟。為麋鹿所食。乃止。近年風氣漸開。獸跡漸稀。因復種之云。一為舊尾張藩士所墾膽振州山越郡。其地凡一百五十萬坪。十一年七月。始移於此。明年播種桑麻黍稷菜蔬。及大小豆等。皆適土宜。其他菓樹材木。亦能滋殖。今年種稻秋熟。所開水田五十餘町云。一為開進社所墾渡島州龜田爾志郡。及膽振州山越郡。事詳附錄。

蠶桑

本道有自生桑樹。遍被山野。氣候宜蠶。顧土人不知

其方。首春雪融。剥被楡皮。以製絲織布。曩者盛岡藩兵戍室蘭。採山桑於幌別。以養蠶。安政五年幕府移八王子銃卒於渡島州龜田郡大野邨。漸興蠶業。中興初建本使。明治三年權少主典川邊盈德養蠶於札幌。四年築蠶室於石狩州札幌郡丘珠邨。養陸前岩城等處蠶種。得繭十石。製蠶連五百紙。尋購良種於陸羽上野。又延精於其業者習之。七年假設機織房於札幌空知路田漕所。命近郡移民傳其業。置養蠶世話役於邨市。買收生繭。檢查蠶種。以禁濫製。

又募女子二十五人。至上野水沼。學製絲法。是歲購桑苗於上野。及福島置賜兩縣。先栽之札幌廨内。尋移植諸郡。八年五月。造蠶室於札幌濱益路。募男女五十人。授飼養法。八月置蠶事掛。屬物産局。又建製糸器械房。製綿房。貯繭房。各一宇於札幌雨龍路。置木造製絲器械十六座。延工女十二人於東京。以傳其法。是歲命舊酒田縣士族開墾札幌西北地二十一萬坪。及龜田郡大野邨地九萬二千坪。購桑苗七十四萬本於福島置賜酒田熊谷四縣。栽之。九年二月。造蠶室於石狩郡篠津邨。以多自生桑樹也。是月設養蠶條例。禁多製蠶連。專力製絲。又稱濱益路蠶室。曰蠶業教習場。講究冷燠二育得失。六月增築製絲室貯繭室蒸繭室各一宇。其製絲機器。用蒸氣六馬力。倣富岡製絲場製。其蒸繭器倣伊國製。明年更造六馬力水車。以運木造機器。稱第二製絲所。水火機器。通前俱有六十座。八月又延工女十七人於東京。定製絲檢查法。十年五月。開圃於濱益路。分植諸縣桑種。以察糞料適否。稱培桑試驗圃。十月定蠶事

諸規則。造織室一宇。染室一宇於雨龍路製絲場。名曰紡織場。又列置伊國製撚絲機器三座。及屬器七事於其樓上。十二月建氷室於場内。以蓄春蠶種。是歲造蠶室四宇於琴似山鼻篠津。一宇於龜田郡大野邨。使屯田兵執業。又設桑園開設費貸與規則。十一年購野蠶種於清國。育之。其山東省産柞蠶樗蠶。最適風土。初本道舊多槲楢柏樹。請野蠶種於内務省勸農局育之。結繭十六粒。至是養陸中信濃所産野蠶。遂及清國良種。八月設野桑保護規則。授養蠶

者。以採桑牌。十一月。釐革養蠶條例。停蠶種製造組合條例。仍禁製蠶連以販鬻。先是輸製絲場所造生絲數種於歐米諸國。求其查覈。並得優稱。十二年。造水車紡織機具於札幌。使農學生徒及他小學生徒皆習蠶桑業。又改蠶事掛。稱蠶織掛。更訂諸規則。是歲。放育楞蠶於濱益路野蠶飼育場黃柏樹間。結繭二千七百十七粒。十三年四月。付七重試驗場間地十七町六段餘於大野邨學校。栽桑苗。六月。更造紡織場。貯蠶室及工女房。成。十四年。應伊國需。製蠶連

三千紙。初明治七年。移植諸道桑苗。沍寒枯凋。其能暢茂者。獨有珠郡而已。至是更栽上野桑樹。經三年根幹既長者。以試其耐寒與否。曰果不耐寒。則專用本道自生野桑。蓋自始興此業。逐歲繁殖。去年本廳支廳買收人民所養生繭二百十九石九斗五升。而其所織縮緬刺繡及帶地等。致之內國博覽會者二次。

牧畜

本道牧畜。始於寬政中。幕府命吏經畧夷疆。牧南部牛馬四匹於山野。以供騎輓。文化中。開牧馬場於虻田。頗致蕃息。然豢養華尾。不得其法。體小力弱。殆不中用。及本使建。革除舊習。功效漸著。明治五年四月。購駿馬三匹於米國。六年。移一匹於七重。二匹於東京試驗場。與南部三春良牝尾生駿駒。五月。開牧場於日高州新冠郡。集養諸州良馬。八年五月。移洋馬及雜種牝馬一匹於七重。九年六月。移雜種牝牡各二匹於札幌。牝一匹牡三匹於七重。尋購駒二匹於米國。十年三月。養之札幌。是歲。行騸法於膽振州幌

別郡登別等。諭民倣之。十一年五月。派遣農學生徒。行之各郡。又使官馬與民馬游牝。因諭民騸駑駘。絕其種。以蕃息良種。尋設家畜房於札幌農黌園。是歲。七重勸業試驗場所養馬罹疫者二十三匹。醫治得瘉。既而龜田上磯兩郡民馬亦疫。漸及津輕福島檜山爾志久遠芧部山越諸郡。乃遣試驗場官吏生徒療治。凡三千百五匹。而斃者僅五十六匹。十二年五月。開牧場於根室州花咲郡友尻邨。結柵周圍。凡三千二百間。放牧牝馬七十匹。又造家畜房於七重試

驗塲。十三年米國前大統領卧蘭土氏來游我東京。贈牡馬一匹。乃養之七重。又購二匹於米國。移之札幌。今據本支兩廳簿冊。總而計之。官馬有洋種牝六匹牡八匹雜種牝六十五匹牡五十一匹。邦種牝千百六十一匹牡七百三十五匹。民馬邦種牝一萬四千六百七十八匹牡一萬千二百七十一匹。

其牧牛明治五年購良牡數頭於米國。與我但州種牝百頭同養之東京試驗塲。交尾以得良犢數十頭。後移之七重及札幌眞駒内牧塲。六年七月購牝十

四頭於米國。七年五月。移洋種牡二頭牝十頭於七重。八年五月。移洋種牡二頭牝十五頭於札幌。九月移牡八頭牝十四頭於七重。九年四月。又移洋種牝二頭焉。十一月設牧牛所於漁郎。十年春移洋種牝三頭。牡四頭。雜種牝牡各一頭於札幌。十一月開牧塲於札幌眞駒内。建家畜房。十二月膽振州有珠郡民結社。購南部牛百頭養之。十二年二月。眞駒内牛犢蕃息。更拓開牧地數百萬坪。自去歲五月。至是歲六月。移洋種牝六頭牡三頭於札幌。洋種牝牡雜種牝牡各一頭於七重。十四年五月。巖手縣民工藤作助開牧塲於沙流郡平取郎。養南部牛二十頭。總而計之。官牛有洋種牝百十一頭牡八十一頭。雜種牝四十頭牡五十頭。邦種牝九十五頭牡九十四頭。民牛邦種牝四百六十八頭牡三百七十七頭。

其豚明治五年四月。購黑白兩種牝牡各二頭於米國。豢之東京試驗塲。頗致蕃息。六年移牝牡各一頭於七重。八年九月。移三十頭於札幌。分養豚塲。爲三十區。十年十二月。移豬四十六頭於眞駒内牧牛塲。

是歲本廳設豚種貸與規則。諭民飼養。付牝牡各一頭。以二年爲期。納所生豬經六十日者於官。則賜之。函館支廳亦倣之。尋豢十一頭於根室官園。又豢若干頭於擇捉島。總而計之。有牝百六十頭牡百十三頭。亦屬於官。

其綿羊明治五年四月。購數百頭於米國。分三種。曰米利諾。曰曹斯坦。曰林硜。豢之東京試驗塲。七年移其四十八頭於七重。八年四月。購護羊犬二頭於米國。以居之。五月又移曹斯坦牝五十三頭牡十二頭

於七重。移林硜曹斯坦牝牡四十頭於札幌。是歲開牧塲於龜田郡桔梗邨。購清國山東省所產四百頭。蓋毛雖不甚美。而其直賤。欲以與洋種孳尾得良羔也。十年三月。移米利諾牝九頭牡三頭林硜牝二頭牡一頭曹斯坦牝三頭牡五頭於札幌。又移七重所產洋種牝牡四頭於根室。十一年五月。移曹斯坦牝牡各四頭於札幌。十二年七月。購良種曰骨輿杜者二百頭於米國。豢之札幌及七重。十四年五月。有山田愼堀基者。請納貲購福島郡地三百萬坪。放牧農

務局所養洋種五百頭許之。總而計之。有米利諾牝八十八頭牡三十頭骨輿杜牝七十三頭牡十三頭曹斯坦牝九十三頭牡五十五頭林硜牝百五十九頭牡六十五頭雜種牝四頭牡一頭。並屬於官。本道廣漠地宜牧畜。近年移栽米國蒭草於札幌及七重官園。不爲狠莠所害。牛馬食之。皆致肥美。尤宜於飼羊。所產羊牟牝居十之八。其毛容且軟。每頭歲翦得十斤云。

漁獵

本道尤饒海產。其種則鰊鮭鱒鱈鰛鰑鮑鯨鰐烏賊。牡蠣海參海扇海栗昆布黑菜。而又有海獺海驢海豹海馬及熊羆麋鹿等。明治五年。徵長崎麑島二縣漁夫。散居函館室蘭小樽地方。使土人傳習其業。七年令曰。凡民捐貲開漁場昆布塲者。蠲稅五年。以爲恒制。九年八月。禁漁網橫遮川流。因設魚苗繁殖法。先是禁躬不事漁採。私占漁場昆布塲。妨害他人營業。而北見州根室地方。仍不改舊習。至是命納其地於官。更貸付望請者。又施魚卵孵化方。禁捕鮭鱒於

諸川支流。改製漁網及榨鰊膏器。假金三萬三千五百二十七圓於福山江差等漁戶。資其業。十一年九月。放小鯉九百餘隻於室蘭蛸沼。試其蕃息。十一月改網墜用石。以鉛代之。試捕鮭於石狩川。有效。是歲定漁業資金貸與規則。增額至三十萬圓。又舶致本道海物於淸國相貿易。因遣大賈開肆上海。以主滙票焉。已而與內務大藏兩省協議。命廣業商會掌之。據十三年表。一歲漁獲札幌管內四十九萬千五百八十七石。函館管內二十二萬二千百十一石。其不

課稅者。一萬二百八十四石。根室管内十八萬四千四百六十九石。而販鬻收直之多。鰊第一。昆布次之。鮭鱒鱈鮑鯣海參鰮魚等又次之。

海獺俗呼臘虎。曩時擇捉民獵獲收利。近世爲外國人所獵去。明治六年設防竊獵法。七年發本使所管火輪舩二隻。巡視海上。又遣軍艦助之。十一年設臘虎獵假規則。開獵場於千島州國後郡。增置官吏及獵夫。送致所獲於函館及東京。鞣製其皮。

鹿爲本土名産。山野皆有之。皮肉角蹄並堪供用。但

縱獵無制。濫殺不已。或恐滅耗。明治十一年始設鹿獵規則。其後訂正。分游獵職獵二項。每年九月至翌年二月爲獵期。期外禁執弓銃入獵塲。以膽振州勇拂郡植苗邨美美地方八里。及十勝全州。産鹿最多。除土人外。不許獵殺。以圖蕃息。

猛獸害物者爲熊狼。獲一頭者。賞以金二圓。後改之。狼七圓。熊五圓。又烏鴉動害植物。獲一隻賞以四錢。

採礦

本道多産礦物。慶長中。幕府命松前氏開知内礦坑辭以土寒不生穀。仰糧内地。不能多養礦夫。元和六年獲沙金百兩。獻之幕府。其後諸州人來採沙金。納其三十分之一於松前氏。沙具沙之亂。礦夫或黨之。其業遂廢。文久中。幕府使米國人武歷氏文邊氏探訪礦坑。明治初。本使建徵米國礦物學士來曼氏門邏氏。巡視各部。查覈土性礦質。并論定其開採可否。九年造報文畧則圖等成。先是須礦山開採允許畧則。勸民執其業。函館人泉藤兵衛借官地。開硫黄坑於渡島州茅部郡惠山。既而借區開坑者漸衆。至十

二年。全道採礦屬民業者五坑。曰北見州斜里郡知床山。曰釧路州川上郡迹佸登山。曰千島州國後郡羅臼山。曰膽振州虻田郡岩尾別山。而其一卽惠山也。至十四年七月。開硫黄坑者十九人。採石炭石油金銀鉛酸化滿俺者十人。其煤坑屬官業者二。曰岩内。曰幌内。岩内在後志州岩内郡茅沼。距海三十里。據來曼氏言。坑中所有炭量三千八百五十五萬噸。初慶應中。幕府使米國人貌利突基氏撿覈之。尋雇英國人牙兒基胥多氏。築造車路。明治五年。本使車

修坑穴及道路。從事採掘。歲增收額。本坑初爲物産局所轄。十一年隷於幌内煤田事務掛。十三年第二號横坑道災。因鼈正第一號横坑新開一道。幌内在石狩州空知郡。距札幌本廳北東十八里。坑域廣濶。炭料七層。厚五尺八寸。薄亦不下三尺三寸。據來曼氏言。掘方二里。深至下海面四千尺。則有炭一億零零三十一萬五千噸。明治七年。本使五等出仕大鳥圭介陳開坑事宜。是歲黑田開拓長官巡視幌内。命通路幌向太。十一年置煤田開採事務掛於本廳。以

大書記官山内堤雲爲掛長。土木學士松本莊一郎副之。先是有司謀開鐵路便運輸。堤雲等議方法。算經費。是歲聘土木師設格魯普阿多氏於米國。明年二月。又聘礦山師水利師於米國。莊一郎與三師偕發札幌。經對雁江別兩郵。從幌向太至幌内。察地形。以定鐵路所由。六月鏟開山巖六百間。伐木芟艸三里餘。九月山尾工部卿巡視此地。是歲又開坑於本澤及茶津内。至十四年。鐵路工竣。自幌向太抵郁春別。達手宮札幌。皆通氣車。據兩坑工業表。幌内鼈大坑道六百五十七尺。岩内二百二十九尺。新坑道二條。合二百三十七尺。沿脈坑六所。合二千九百二十六尺。坑内車道一千八百三十尺。

道路

拓境域。通道路。便運輸。在本使尤爲急務。明治五年九月。頒本道地所規則及土地賣貸規則。十月割膽振州虻田郡黑松内。屬後志州壽都郡。十二月以舊館縣地隷本使。是歲通馬車大路。從函館抵札幌四十六里。又開新道。從札幌抵小樽十餘里。並期年而

成。六年雇米國人拂孫氏。用三角法測量地形。七年二月。置島松苫小牧二驛於膽振州。六月置豐平上白山鼻三郵於石狩州札幌郡。輿澤郵於後志州小樽郡。八年五月。使米國人撲兒黎英斯丁氏復行三角測量法。是月設地所拂下規則。以資士族還納家禄者。七月與俄國易地。割樺太島。以格利兒諸島入我版圖。是月置篠路驛於石狩州。十月置鬼鹿驛於天鹽州。十一月合棒美蛯谷古丹。置蛯谷郵。合本茅部石倉。置石倉郵於渡島州茅部郡。割龜田郡宿野

部郵。入茅部郡。九年一月。幷格利兒諸島於千島州。置得撫新知占守三郡。割茅部郡札部。置椴法華郵。三月。修理十五橋於渡島州上磯部有川等地方。又開新道於石狩州。從札幌抵雁來郵。從石狩抵當別郵。四月。置松代町於渡島州福山。七月。置鳴海有磯松枝彌榮郵於根室廳下。十二月。先是築馬車道於小樽錢函間者兩次。並為激浪所壞。至是命米國土木師格魯普奧土氏。修築之。工事頗精。不復損敗。因鋪鐵軌以行氣車。是歲。置陸運改良掛於札幌。傚俄

國製造馬車及橇車。運輸甚便。十三年三月。置仁木郵於後志州余市郡。初田牛昆布森二驛於釧路州。六月。架橋梁於根室州野付郡諸川。九月。修余市山道。十月。開新道於根室州花咲郡。是歲。幌內鐵路竣功。其路起幌內煤田。經岩見澤幌向江別札幌。從錢函循海達手宮灣。大約五十三英里。其自札幌至手宮。二十四英里。一千九百六十七尺。鑿竇道五。架橋梁大小五十五。十四年六月。改定札幌市街名。置中梅川琴平三町於余市郡。住初相生二町於小樽郡。

月形郵於石狩州樺戶郡。篠津郵於石狩郡。又開茅部郡尻岸內山道。七月。合渡島州福島津輕二郡。為松前郡。割釧路州網尻郡。屬北見州。更名網走郡。更定函館區內地名。分合龜田郡中郵落。廢壽都郡中歌岩崎兩郵。置大磯渡島岩崎開進新榮五町。改矢追六條兩郵為町。八月。定幌內鐵路運輸規則。是月。置泊郵驛於後志州。凡官道從札幌抵函館。由膽振州者。水陸程合七十里。由後志州者。七十二里半。抵根室由十勝州者。一百四十一里。由北見州者。二百

零八里。電線從函館經札幌抵小樽者。八十八里二十五町。經福山抵福島者。二十五里五町。以接青森海底線。與內地通聲息。

本道運輸。舊用馱馬。三冬沍寒。乃行雪車。而人病推輓。建使以來。購馬車橇車於米國。脆薄善壞。殆不適用。以故榛莽既闢。大路既通。尚為氷雪所阻。物貨不太流通。明治十一年。黑田開拓長官至俄國浦潮斯德。見其所用輜車輕便。購數兩。并得其西比里亞種良馬而歸。是歲。復遣屬吏。雇木工三人來。造數兩。並

適其用而雪車最善十年置陸運改良掛摸造衆車駕以新冠牧塲所産馬匹行之札幌小樽間民知其便納貲請官製之以供日用運路恒通物價漸平十三年十二月小樽抵札幌鐵路成乃用俄製諸車於札幌室蘭間三十里及傍近郵落蓋改良掛所置有馬車八十三兩雪車九十五兩牛車九兩馬八十八匹牛三頭自十一年十一月至十四年所造馬車百五十四兩雪車四百四十三兩其屬民有者百九十一兩官用於函館根室地方者二百十六兩

租稅

本道貢賦古無所考天文中松前氏使夷酋司市易因課諸國商舩給其俸米號爲夷役後割土地分付其士而商賈納貲占漁塲專收其利安政中幕府移封松前氏於内地猶存石役面役等項目及本使建漸革舊制明治三年正月設海關於函館壽都手宮幌泉四港三月隷本使以通商司所置東京大坂兵庫敦賀堺五港函館産物會所七月派遣吏員於那珂撫養下關諸港徵本道産物歩合金是歳定東西兩部産物稅額五年正月免本道産物出入港稅其與外人貿易不在此限是月徹東京大坂等本道産物會所六月徹幌泉海關分置室蘭厚岸兩港九月頒地所規則及土地貸與規則十月令漁塲昆布塲條創置者免五年稅是歳頒函館市街地券始課地租六年十一月付鑑札於舩舶隨所載噸數收稅七年革漁塲昆布塲免稅法八年二月改稱函館江差壽都小樽室蘭厚岸海關曰舩改所尋設舩改所於福山是月更定産物出港稅則及舩改所規則十一

月徵酒稅於函館管内準内地他聽便宜收之九年令鬻烟草貼用印紙七月頒解漁舩小田舩稅則八月更正産物出港稅則及舩改所規則十一月定本道地租十年十月頒烟草行商鑑札規則十一月徵酒類受賣營業免許鑑札手數料十二月頒本道地券發行條例因丈量定地價課其租十一年春根室管内課海苔煎海參稅什一拾昆布什二函館管内海産稅徵本色十三年五月更定創開漁塲免稅年期據其險夷難易免五年若二年有差七月函館管

内。徴烟草卸小賣營業税。改貸座敷娼妓税。爲賦金。蓋本道開拓業屬草創。賦斂厚薄。與内地異科。今分其類曰國税。曰地方税。曰産物出港税。而國税分十八目。一曰地租。分宅地耕地海産曝場。山林牧場。爲四種。百分地價收其一。二曰地券證印税。地價不滿二圓者。一紙納金八釐。自二圓至百圓者。一錢五釐。百圓至二百圓者十五錢。二百圓至五百圓者三十三錢。五百圓至千圓者四十錢。千圓至二千圓者五十錢。二千圓至五千圓者一圓二十五錢。其賣地改

寫主名。及遇水火盗害。亡券再授者。不論地價多寡。概納八釐。三曰礦山税。同内地。但以氣候酷寒。三冬廢業。故算其執業時月收之。四曰牛馬賣買免許税。同内地。五曰酒造税。其免許税。函館管内同内地。札幌管内造清酒者。毎場歳納十圓。濁酒五圓。根室管内未課。其造石税。函館管内同内地。札幌及根室管内。清酒石納一圓。濁酒三十錢。燒酎一圓五十錢。白酒味淋酒銘酒各三圓。六曰酞麹營業税。函館管内同内地。札幌及根室管内。毎場歳納十二圓。七曰烟草税。札幌及函館管内同内地。根室管内蠲之。特收鑑札手數料十錢。八曰證券印紙税。九曰訴訟用罫紙税。並同内地。十曰船税。邦製商船。載五十石。以至百石。歳納一圓。蒸氣船。載百噸者十五圓。洋製帆船十圓。小船自舳至艫長三間者。二十錢。較大者。毎間加十五錢。其充耕漁津梁用者。烙印識別以蠲之。十一曰車税。十二曰銀行税。十三曰銃獵税。十四曰度量衡税。十五曰賣藥税。十六曰版權免許税。並同内地。十七曰清國人籍牌料。分二等。其上等歳納二圓。

下等五十錢。十八曰海産税。折色本色。隨地殊科。而賦額亦有異同。大約收什一若什二。少者百分之五。多不過百分之二十五。地方税分二十八目。一曰卸賣商税。分三等。其上等歳納七圓。中等三圓。下等自二圓至一圓。有差。二曰仲買商税。上等五圓。中等三圓。下等一圓至五十錢。有差。三曰小賣商税。上等五圓。中等三圓。下等一圓至五十錢。有差。四曰雜商税。札幌管内。上等三圓。中等一圓五十錢。下等五十錢至二十錢。有差。函館及根室管内未課。五曰諸會社

稅札幌管內上等十圓中等七圓下等五圓至三圓有差函館管內分五等其一等十五圓二等十圓三等五圓四等三圓五等一圓五十錢六曰製氷稅札幌管內上等十五圓中等十圓下等五圓至三圓有差函館管內上等二十圓中等十圓下等四圓七曰廻船宿稅札幌管內上等五圓中等三圓下等一圓至五十錢有差函館管內分五等其一等九圓二等六圓三等四圓四等三圓五等一圓五十錢八曰舩荷扱稅札幌管內上等四圓中等二圓下等一圓至

五十錢有差函館管內上等五圓中等三圓下等一圓九曰旅人宿稅札幌管內上等四圓中等二圓下等五十錢至二十錢有差函館管內上等五圓中等二圓下等五十錢十曰質屋稅札幌管內上等五圓中等三圓下等一圓至五十錢有差函館管內分四等其一等十五圓二等七圓三等三圓四等一圓五十錢十一曰古著古道具古鐵商稅札幌管內上等三圓中等一圓五十錢下等五十錢至二十錢有差函館管內上等三圓中等一圓下等五十錢十二曰

雇人請宿稅二圓十三曰湯屋稅札幌管內上等二圓中等一圓下等五十錢至二十錢有差函館管內上等二圓中等一圓下等五十錢十四曰理髮床稅上等一圓下等五十錢十五曰炭竈稅五十錢十六曰人寄定席稅函館管內四圓札幌百分所收金額納其三十七曰料理屋稅札幌管內上等七圓中等五圓下等三圓至一圓有差函館區內上等三圓中等二圓下等一圓區外各郡半之十八曰諸飲食店稅札幌管內上等三圓中等一圓五十錢下等五十

錢至二十錢有差函館區內上等一圓中等下等五十錢區外各郡半之十九曰藝妓稅札幌管內月納一圓函館區內上等二圓下等一圓區外各郡半之根室管內上等二圓五十錢中等一圓五十錢下等一圓二十曰演劇稅百分所得金額納其三本稅課之官準劇場收木戶錢者其縱觀不要錢者不在此限二十一曰諸興行稅二十二曰遊覽所稅並同演劇稅二十三曰屠畜稅札幌管內一頭納二十錢函館管內名爲屠牛稅一頭二十五錢二十四曰水車

及蒸氣車稅。札幌管內。一曰歲納二十錢。他未課。二十五曰桑樹摘葉鑑札料。一枚納一錢。二十六曰外國船乘組証書手數料。一紙納十錢。二十七曰鹿獵稅。職獵歲納二圓五十錢。遊獵五圓。其鑑札書換料二十錢。土番不論職游並蠲稅。二十八曰戶數割稅。札幌管內。每戶異科。少者四十錢。多不過一圓。函館管內一郡區若一町邨。總計稅額。均賦各戶。其貧富等差。任人民協議。根室管內。以一戶一圓爲率。斟酌賦課。又有稱賦金者。札幌管內。貸座敷。上等月納四

圓。下等二圓。娼妓一員。月納一圓。函館區內。及檜山郡貸座敷。上等五圓。中等三圓。下等一圓五十錢。娼妓上等一圓。下等五十錢。其在津花町姥神町海濱者。納下等半額。根室管內貸座敷。上等七圓。中等五圓五十錢。下等三圓。娼妓上等一圓五十錢。中等一圓。下等五十錢。產物出港稅。除礦屬穀酒蠶連絲麻器具外。凡漕致內地者。不論官私。百分原價納其四。置船改所及派出所於函館。福山。江差。室蘭。小樽。壽都。厚岸。根室。吉岡。石別。江良町。熊石。古平。岩內。增毛。

石狩。浦河。濱中。振別諸港。每月三次。査覈物價高低。兼檢舶載物貨。據十三年六月表。札幌本廳。歲入五十六萬四千百零六圓。函館支廳。二十一萬八千四百零四圓。根室支廳。收稅及稅外所入。共十七萬千七百零五圓。總而計之。九十五萬四千二百十五圓。

製造

本使因土產製庶物。事屬開創。而札幌本廳所管居多。函館支廳次之。根室支廳又次之。今擧其大畧。工作場在札幌區北一條。明治四年。黑田開拓長官航

至米國。購氣器水車歸。明年雇其國人葡兒杜氏。古拉兒具氏。以習運用。乃開本場。逐次建諸廠。其木挽器械所。是歲七月建。氣器抵二十五馬力。設圓錐一座。水車器械所。六年五月建。引溝渠運三車。抵百一馬力。所設諸器。曰圓鋸。曰薄圓鋸。曰竪鋸。曰柾挽。曰鏇床。曰大鉋。曰小鉋。曰圓鉋。曰廻挽鋸。曰橫切鋸。曰帶鋸。曰枘付器。曰穴彫器。製鐵所。十二年三月建。氣器抵十馬力。水車抵三十三馬力。所設諸器。曰蒸氣鎚。曰錐操器。曰鏇床器。曰金屬縱削器。曰自働刨床

器。曰螺旋器。曰鍬切器。木工所。明治八年六月建。十三年所造衣笥書箱燭臺雪車杌床盆匣諸器。凡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事。第一鑄造所。明治五年五月建。第二鑄造所。十一年三月建。十三年所造鍬鎌刀鋸釜錡鑵盤諸器。凡一萬四千五百五十四事。粉磨器械所。明治五年建。初在水車器械所內。九年築本塲移之。其器係米國創製。有十馬力。旋轉大磑。粉屑精粗。唯所欲爲。一日中能碎小麥六石。十一年製麪粉六千九百四十四斤。明年船致東京。又製札幌官

國所産米國小麥四種。船致橫濱。並使內外人評定其美惡。是歲別置一磑。製玉蜀黍爲粉。

麥酒製造所。在札幌區北二條。明治九年九月建。試用米國種大麥二百石。釀之以德國冷製方。明年船致東京。甚得聲價。因造冰室於函崎町。又購德米兩國麥種及葎苗。栽之近鄉。逐歲繁茂。十三年採得葎花四千二百八十四斤。以供釀料。販所餘於他方。既而增築釀塲。加釀額至五百石。其貯酒玻璃壜舊仰外品。今用我肥前製陶器。葡萄酒製造所。在札幌區北三條。與麥酒製造所同時建之。初用野葡萄釀之。味過酸烈。十年移栽米國種葡萄於北三條及苗德邨育種園等處。前後凡七萬五千餘株。十二年採其實。做德國釀方。優於往年所造。又用蘆粟山葡萄造武蘭實酒。用玉蜀黍造火酒。保伊斯機酒。並適其宜。又有製油所。製菜油荏油。製醬所。製醬油鹽豉。並屬民業。

製網所及製麻所。亦在札幌區北二條。明治十一年八月建。初本使知此地宜於植麻。徵櫪木縣人善製麻苧者。使土人習其方。後徵水澤縣人。傳其製網方。

設製網塲於對雁邨。尋頒績麻所假規則。購俄米兩國麻種亞麻種。以播之琴似山鼻紋別當別四邨。又徵新潟縣人。傳其製苧方。移栽新潟櫪木兩縣麻種。至是撤對雁邨製網塲。更建之今地。頒屯田兵所創冬日績麻方於各郡。先是官買收民間所製網罟及網絲。又使衆工製造。因付之商賈販鬻。百分所售金額。予其八。收餘於官。是爲原價。先其未售。用不動産價倍原價者爲質。二歲折償。而其售諸漁夫。或不能

即時納直者。聽三歲折償。此制旣設。開鋪執業者。自是歲七月至十二年六月。厚田濱益石狩古宇檜山五郡各一戶。岩内郡二戶。高島郡三戶。自十二年七月至十三年六月。有珠增毛留萌津輕四郡各一戶。其後漸增。各郡凡六百餘戶。

製糖所。在有珠郡紋鼈邨。明治十三年。内務省所建。後屬農商務省。用甜菜製糖霜。倣德國方。其機器抵百六十馬力。一日役使百二十人。今茲三月。製得一萬五千斤。逆算明年以後。當歲製七十萬斤。

鑵詰製造所。凡六區。鑵者鐵甌也。詰藏也。盈也。用馬口鐵造小甌。藏飲料食物。以封錮。謂之鑵詰。明治九年。米國人愈越斯通利氏始傳其方。習業數歲。遍販内外。頗得聲價。松方大藏大輔嘗往歐洲。攜比過熱帶地方。不少損敗。以製方得宜也。又致之澳洲悉德尼府博覽會。得第二等賞牌。其製造所。在石狩郡船場町者。十年建。用鮭鱒若鹿肉。在野付郡別海邨者。十一年七月建。用鮭鱒。在勇拂郡植苗邨者。十月建。用鹿肉。在龜田郡七重邨者。十二年六月建。用酒及薰肉。在厚岸郡奔渡邨者。七月建。用牡蠣。在紗那郡紗那邨者。用鮭鱒及紅鱒。六區中又有用牛羊蔬菜者。舉十三年所製。其鱒魚牡蠣及他雜魚。三十萬八千八百三十一个。鹿肉四萬三千百九十九个。牛羊及椎茸玉蜀黍等。十萬五千八百十个。總計四十五萬七千八百四十个。得直五萬千九百四十圓。

製革所。在函館區東川町。明治五年九月建。雇米國人莫提安斯維兒比氏。傳習其業。治牛皮鹿皮。致東京販鬻。八年雇清國人張尚有王直金。造鞣革。十一

年七月。并札幌製革場於此。設假規則十二條。十二年又建製革所於高砂町。十三年所製。毛皮三百二十八張。鞣革二千三百九張。是歲根室廳下。亦設製革所。明年貸付本區製革所於區民小川某。執其業。

燧木製造所。亦在東川町。明治十二年建。初有玉林治右者。犯罪處徵役十年。慙悔改過。欲與一業以償之。明治七年。試造燧木。刻意潛思。四閱寒暑。八試而成。十一年三月。官使福山士族三人就受其方。是歲八月。黑田開拓長官至函館。議開工場。乃命治右作

器械及工場圖。明年築造竣功。十三年十月。特赦治右罪。給月俸三十圓。以與本業所執器械。擬東京新燧社。皆用邦製。其材用土産白楊木厚朴椰子等。一日製三千担。一歲八十八萬担。其人舊役囚徒。今用良民。

製氷所。在龜田郡五稜郭外。明治六年東京府民中川嘉右所創。歲伐氷外壕。販鬻内外。函館冰之名噪於世。他有造冰室者。皆不及焉。煉化石製造所。在上磯郡茂邊地邨。石灰製造所在龜田郡上湯川邨。並

明治五年建。製紙所。在同郡七重邨。六年建。鱈肝油製造所。在茅部郡舊尻邨。十年建。或屬官業。或屬民有。

山林

本道樹木嘗美矣。風氣漸開。人烟漸密。斧斤所加。瀕海漸見童山。文化中。幕府置函館奉行。諭龜田郡七重邨民。移植南部及樣似地方所産杉椴樹苗。後數十年。森立成林一萬餘株。安政中。復植雜樹於各地。以防風害。及本使建。更設厲禁。以培養焉。明治四年移植松杉檜桐於札幌函館等處。札幌管內。禁伐棋楠刺桐槐櫻桂椴桑柘。其造家宅。以板爲材者。不在此限。六年頒山林處分法十二條於函館管內。尋禁私剝樺榀皮。札幌管內亦禁濫伐路傍樹木。明年設伐木規則。八年禁伐木於大川兩涯一里以內。以其或壞堤防也。九年移植松杉於函館地方山林。是歲根室管內泊船場漁場採昆布場並立榜。禁伐木焚山。尋禁剝樹皮。十年二月。札幌管內禁濫伐良材爲薪炭。尋設山林監護條例。林木斥賣規則。分官林公

林。以白川。簾舞。真古。茂內。上下八垂別。野津幌。圓山。及川傍道傍。屬官。上下手稻。初寒。月寒。輪厚。厚別。島松。屬公。是歲。頒野火取扱規則。官林斥賣規則。炭燒營業規則於函館管內。頒山林督理假規則於根室管內。十一年二月。栽各種樹苗於札幌偕樂園。杉苗於手稻。平岸。月寒三邨。移植七重邨所産檜苗一萬本於小樽郡。漆苗一萬本於有珠郡。六月。頒布內務省所設部分木仕付條例於全道。仕付猶曰種植也。凡民借官地。栽之樹苗。及長大成林。官民分取其材。

謂之部分木。十月設山林原野調査條例。森林監護假條例。尋定山林監守人規則。十二年更正林木斥賣規則。以幌内煤田地方山林。充鐵路建築材料。禁人民採伐。又禁檜山郡檜林。伐周圍二尺以下稚木。是歲測量全道山林。札幌圓山開育種園。栽各種樹苗。移七重邨所産松苗二萬六千五百本於有珠虻田二郡。派遣山林監吏於各郡。十三年定部分木植栽條例。札幌與函館。間有異同。以地氣不齊。各隨其便也。

伐木斲材。或斧或鋸。業有巧拙。器有利鈍。初徵信濃木曾路樵夫。執其役。明治四年。購伐木器械於米國。開製作所於札幌。六年雇其國人某氏。裝置蒸氣器械。七年鋸截船材於室蘭。十二年復徵木曾樵夫數十人。分遣札幌江差等處。傳其伐木及搬運法。十三年置器械於札幌厚別。以造屋材二萬二千百五十束。又造榱桷等若干事。是歲廣業商社。議舶致木材於清國。以獲巨利。未果。

海運

本道四面皆海。貨物出入。特由船舶。寛政中。幕府命天文學者堀田仁助。觀星宿。辨方位。始通航路。抵厚岸。明年。近藤守重山田嘉充等。抵擇捉島。巡視地形。尋遣大賈高田屋嘉兵衛。舶致米酒烟草鐵器衣服等。與土物貿易。土番大悦。至文化中。京都大坂函館下關各地商賈三十六人。造大船二十九隻。從是而後漕運漸開。明治二年本使置咸臨昇平二艦。三年付氣船庚午號於京都府民木邨萬平等。設廻漕會社。以運輸本道産物。四年購氣船纂留監號於獨國。

列佐號於英國。尋改列佐曰辛未。是歲付帆船咸臨號於廻漕會社。改置函館港燈船。五年二月購洋製帆船安渡號及瀛船明石號。三月定本使屬船旗章。四月設竿燈及浮標於根室港。五月購氣船弘明號稻川號。六月設燈標於納沙布岬。七月購氣船北海號。通漕路於東京大坂諸港。是歲派人於清國上海。謀舶致土物相貿易。六年五月。使米國船工造氣船二隻。號曰玄武。曰矯龍。既而玄武矯龍二艦各置大礮。以備海賊。六月購氣船雷電號。十一月築森邨埔

頭成長八百五十尺七年七月築燈臺於室蘭港九月用弘明稻川二船來往函館青森間以供郵傳八年四月頒邦內廻漕規則五月令全道曰邦製船舶不可以涉險今後新造其載五百石以上者悉用洋式十二月氣船函館號裝置大砲四門是歲自四月至十一月每月一次遣氣船玄武號發東京經函館抵小樽港爾後歲歲如之九年四月購氣船乘風號七月設浮標於室蘭港八月造帆船白峯號於東京箱嵜町十二月設浮標於手宮灣長二百間十年二

月以氣船雷電號與海軍省屬船冲鷹號交換裝置大礮小銃三月購氣船擇捉號四月帆船白峰號裝置大礮十月築埔頭於高島郡色內海岸建倉庫及監守所又通小樽石狩間漕路十一年一月先是內地商船涉北海載貨過重動輒致沈沒乃諭其載不得超允單至是申令曰凡載重以船腹喫水一扱為度若過度則官沒收其貨二月頒造船請願條例凡造洋式船載五百石以上者必於東京横須賀等處先納其費額十分之一及工事告竣完清其餘其不

能即時完清者聽經二歲若三歲折償猶要家產富饒者二員代保之尋聽其造於函館者亦準此是月點官船六隻應民請轉漕其物貨四月令曰本使屬船及雇船得就根室岩內室蘭小樽四港裝載土產庶物不經船改所直至海外諸國販鬻他官船民船並不在此限是歲置小氣船於石狩口岸以供小樽錢函漕運十三年二月築觀象臺於札幌又建信號標於小樽晝揭赤毬夜點毬燈使航海者望知風候是歲架脚道棧於手宮灣長一千三百二十尺巨舶

卸貨不要脚船十四年一月設毬標於後志州茅沼灣初本使銳意革船製用洋式至是全道洋式帆船係官有者十五隻民有百十隻氣船官有十五隻民有若干隻

屯田

本道為國北門則鎖鑰不可以不嚴安政中幕府命奧羽諸藩遣兵屯戍因割予其地及本使建收地撤兵明治六年令開拓長官黑田清隆上屯田議乃嘉納聽開拓費外別給費用七年六月清隆以陸軍中

將兼開拓次官總管本道屯田憲兵事十月設屯田兵例則尋造兵舍二百戶於札幌郡琴似邨每戶授地五千坪及農具什器量口給餉三歲以養蠶植麻為業餘力講武八年三月設屯田事務所置陸軍武官五月本道及宮城青森酒田三縣士民應募者百九十八戶移之琴似邨設小學以教其子弟十月造兵舍二百四十戶於本郡山鼻邨三十戶於發寒邨十一月定屯兵世襲法凡屯兵死其子幼稚未能執役猶聽襲為兵員若無子及親屬者以他兵子弟為

嗣九年五月移有珠郡及青森秋田置賜宮城岩城五縣募兵二百七十五戶於琴似發寒山鼻三邨尋築蠶室於本郡對雁邨及琴似山鼻兩邨十年二月薩州亂作派兵一小隊於函館港以備變四月發一大隊從役西海六月募本道士族六百餘人為屯田豫備兵駐營東京七月設小學於琴似山鼻兩邨命入學子弟旁習製麻結網又至蠶時廢課程專執蠶業九月　車駕幸吹上苑觀屯田豫備兵整隊列賜金若干圓是月西征兵凱旋至札幌論功行賞配

祀戰死者八人於東京靖國神社初募屯兵約給餉三歲至是更加一歲以其出征數月廢田蠶也十二月設屯田豫備兵條例是月築蠶室於本郡篠津邨十一月餘夫多丁壯者每戶增給地五千坪三月建製麻及曝麻場於琴似山鼻兩邨七月為去歲西征陣亡者建招魂碑於札幌偕樂園八月移巖手縣募兵十戶於本郡江別邨其舍模俄國製以防寒農器倣米國製以闢荒蕪因置屯田事務所焉十二月派兵一分隊於勇拂郡為野營演習兼監不帶準單獵

取麋鹿者後為恒例十二年六月設屯田兵治罪法十二月定屯田兵服役期限及地租免除法其服役起於置鎮臺日其課租始於服役後十歲十三年一月徵俄國木工模造胡薩克兵舍十戶於篠津邨十四年一月罷屯田豫備兵停給餉於屯田兵官至少尉試補以上者七月移青森巖手山形三縣募兵十九戶於篠津邨總而計之兵舍五百九戶男女二千四百二十七口墾田六百三十町桑樹四十四萬六千二百七十本菓木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四本牛馬

二百餘匹。貯金三萬三千八百十四圓。去歲收穫。雜穀四千百五十七石。生繭八十一石。屯田事務局吏員。武職奏任十二人。判任七十三人。文職。判任二人。御用掛二人。兵員三百七十六人。喇叭卒十人。銃礮大小二千四百五十四口。彈藥七十六萬二千八十九个。蓋自屯田事起。僅經七歲。應募者歲增月加。其屹為一大鎮。可摟指而待也。據屯田兵例則佐尉以下至伍長。皆準陸軍武官。頭銜署準字。其兵以歲十八至三十五。身材強壯者充之。伍長用為兵經六月

以上者。軍曹用為伍長經六月以上者。曹長用為軍曹經六月以上者。下副官用為曹長經一歲以上者。其行軍。五人為伍。一人充伍長。伍六為分隊。置少尉一員。軍曹二員。伍長六員。合三十七人。分隊四為小隊。置中尉一員。少尉四員。軍尉八員。伍長二十四員。喇叭卒四員。合百三十七人。小隊二為中隊。置大尉一員。中尉二員。少尉八員。曹長一員。軍曹十六員。伍長四十八員。喇叭卒八員。合二百七十六人。中隊二為大隊。置少佐一員。大尉二員。中尉四員。少尉十六員。會計方一員。醫官一員。下副官曹長一員。曹長二員。軍曹三十二員。伍長九十六員。喇叭卒伍長一員。喇叭卒十六員。合五百五十七人。大隊三為聯隊。置中佐一員。少佐三員。大尉六員。中尉十二員。少尉四十八員。會計方少尉三員。醫官三員。下副官曹長三員。曹長六員。軍曹九十六員。伍長二百八十八員。喇叭卒伍長三員。喇叭卒四十八員。合千六百七十二人。

學校

本道舊俗。獉狉蒙昧。松前氏時。禁其習內地言語及文字。寬政以還。幕府為政。始除其禁。安政中。函館市民松代某教子弟以書數。是為建學嚆矢。明治初。置本使。 詔問拓土方略。黑田次官對以遣人海外。博學諸藝之為急務。既而次官航抵米國。以書生數人從。三年。函館人柳田某藤田某捐貲建庠舍。教授漢學英學。四年九月。東久世長官。黑田次官。連署請置使廳於札幌。又建學校。制可。乃延米國人和津遜氏為語學教師。是月建學校於札幌。稱資生館。置生

徒。講國學漢學。聽官員子弟年十四以下就學書數焉。函館支廳亦興學校。講漢學英學。十一月。選女生徒五人。游學米國。其抵東京也。　皇后召見賜物。五年一月。徵化學師器械師本草師畫師各一員。醫師二員於米國。二月。分遣男女生徒十七人於米法俄三國。學農工採礦諸術。三月。建學於東京出張所。募生徒百人。分普通專門二科。其五十人官給費用。他自辨之。尋使土番男女二十七人入學焉。以讀書習字。及學樹藝牧畜諸術。九月。府縣學校停官給生

徒費用。而本使所管東京札幌學生四百人。給費如故。是月。設俄學科於函館學校。十一月。改資生館稱札幌學校。設漢學英學及書數四科。六年三月。廢函館學校。更設變則中學及小學。又聘俄學教師於俄國。九月。文部省令本道鄉校皆稱教育所。是年　皇后臨本使所設東京農工諸科學校。賜書籍於優等生。七年五月。頒私塾規則於根室管內。十二月。札幌本廳置學務局。八年三月。函館支廳置學務局世話掛三員。頒小學教則於管內。尋廢變則中學。建正則小學。稱官立會所學校。七月。移東京農工諸科學。及女學校於札幌。稱札幌學校。改舊札幌學校。稱雨龍學校。十月。設公立小學於渡島州福山。規程悉準會所學校。九年七月。　車駕省方。臨會所松蔭兩校。賜物於優等生。是月。延米國農學教師維廉厄斯古勞氏等三人於札幌。議定學校教則。八月。以雨龍學校。爲第一小學。召各郡教育所及私塾教師。以授教則。又改札幌學校。稱札幌農學校。是月。大臣參議巡察本道。賜物於函館會所松蔭兩校優等生。賜金

若干圓於札幌農學生徒。十月。建觀象臺於札幌農校園。十一月。遣生員中邨某往法國。修器械學。十二月。根室支廳置學務掛。十年六月。札幌第一小學設夜學規則。十二月。函館人渡邉某等設鶴岡義學。教授貧民。十一年一月。改正函館小學教則。別設邨落小學規程。是月。設教育所於札幌郡對雁邨。使樺太土番投化者就學焉。二月。函館支廳廢學務世話掛。學事獎勵委員。設學事取締世話掛。十月。建小學於擇捉島。十二年二月。黑田長官捐金千五百圓。助全

道學費吏民效之相競捐貲札幌本廳亦給二千圓並充學舍建築費三月根室支廳召管內學校教員議定學事規程四月頒授業法於管內小學教員生徒尋設巡回教員以鑒勤惰十一月函館第一公立女校設女子手藝科授年十四以上者以織縫書數育兒等法十三年改訂小學校則教則頒之札幌及函館管內其正則變則隨地便宜行之改教員爲訓導定其階級月俸授札幌農學卒業生十二人農學士稱號根室管內亦置小學教員試補施行校則教

則函館師範學校置教諭定其階級月俸據十二年表錄全道學校札幌管內官立農校一公立小學四十六私立小學一函館管內官立小學二公立小學四十一私立小學三私立商船校一根室管內公立小學二而札幌農校尤爲盛大初設農校黑田長官諭生徒被服飲食率用土產不仰給他方其學科第一英學及英語第二記簿法第三動物學解剖學生理學第四數學土木學第五重學物理學天文學第六化學地質學礦物學第七本草學及園藝學第八修身學經濟學第九農學及農業第十兵學及練兵蓋先拓土事業所急也

病院

明治二年改稱函館民政方治療所曰函館病院又假設病院於札幌根室派遣醫員於小樽石狩宗谷別海等處以治民病三年屬函館病院於東京大學東校統轄本道各地病院四年七月設官立病院於函館分遣醫員於壽都瀨棚等處尋聘米國醫師查努維獨立氏教授醫學十月募貸費生徒入學於函

館病院是歲以函館病院屬本使設札幌病院出張所於余市岩內濱益留萌苫前靜內浦河幌泉古平古宇增毛勇拂沙流廣尾忍路積丹原田白老等處設根室病院出張所於厚岸濱中綱尻國後振別等處七年罷札幌病院貸費生改稱各地病院曰出張病院十年四月始建公立病院於古平郡十一年函館官立病院燬於火遷之官舍明年又燬無何重建改稱公立病院蓋公立病院及出張病院在札幌管內者二十三函館管內十五根室管內九而黴毒撿

査院不與焉。自十三年七月。至十四年六月。札幌管内。患發疹窒扶斯者八十七人。而十四人死。患腸窒扶斯者二百四十五人。而三十一人死。患實布的里亞者七十七人。而十七人死。函館管内患虎列拉者。十年有八百三人。而八十三人死。十二年有二百五十三人。而百八十六人死。患發疹窒扶斯腸窒扶斯。實布的里亞者。合二十七人。而十人死。根室管内未詳。

開進會社 附

開進會社。係和歌山縣士岩橋轍輔創建。初轍輔見茲土曠漠不毛。歎曰。此豈不可闢為田圃乎。因欲設會社。藉衆力以闢荒蕪。與石川縣士長尾助信林顯三等協議。草定社約四十五則。蓋從事墾田。以十五年為期。而先分股集金二百萬圓。放債收息。半付股主。半充經費。及期滿業成。當得田四十萬町。既而遍頒社則。募同志。又請官助其業。明治十二年。函館支廳於渡島州龜田郡爾志郡膽振州山越郡等處。授地若干町。札幌本廳。亦於後志州岩内郡石狩州札幌郡等處。授地若干町。於是建廬舍。購耕具畜牛馬。建第一會所於寺野。第二會所於乙部。第三會所於長萬部。第四會所於岩内。第五會所於花畔。十三年編計算要領。其法分執業年期為三期。各五年。初闢三千町。中闢三萬七千町。後闢六萬町。毎町給費十五圓。凡廬舍牛馬雜費。以此支償。十四年設墾地分擔法。稱新犂組。置組長一員。組頭四員。犂夫若干員。初開社時

分股主為二。曰自耕者。曰不自耕者。又分不自耕者為二。其遣子弟若家奴代耕者。給廬舍。經三歲。收其工費百分之十五。謂之一類代耕。其委託本社。雇役耕夫。算日給錢。謂之二類代耕。至是改其法。無論自耕不自耕。總稱為借地人。一戸貸付墾地三町。限以十五年。而官未定租額。則地代收什二。既定租額。則收其半額。獨第一會所別設社耕法。授地一段。收耕費六圓。分其耕地百餘町為四區。每區置擔當者一員。耕

夫五十人。又日傭男女七十人。耘除惡草。於是募借地人於廣島福島高知和歌山石川等縣。隸之第三第四會所。得七十三戶二百三十口。旣而移自德島縣者六十人。自廣島縣者二百五十五人。漸成聚落。是歲輒輔欲激勵人心益興其業。移書朝貴及府縣官吏曰。列藩士族收祿以後。漸病貧困。論者動輒曰。懶惰放肆不才無能之所致。不知士素有恒職。營生圖利。非其所知也。蓋維新盛業。雖由明君賢相勵精圖治。

而士族竭力。其功居多。而貧困如彼。寧忍坐視不救。以待其餓死乎。僕不自量。廣募士人子弟。移之茲土。從事農業。以開活路。顧費用浩繁。未易給贍。伏願貴紳諸公。重四海兄弟之義。思風波同憂之喩。義捐貲財。以助吾業。規約具別冊。今不載。蓋本社以十二年六月卄一日。假置局於函館。尋設支局於東京大坂。社長一員。幹事四員。準幹事二員。社員二十七人。雇員二十七人。及新舉組四十三人。雇耕夫百二十三人。借地人五百六十七人。總計七百八十一人。其會所五。在函館管內者三。而第一會所。別有出張所。在札幌管內者二。其地六千五百八十三町六畝二十六步。旣墾者二百四十八町二段七畝。而播種者十三年有九十三町四段四畝三步。十四年有二百六町二段四畝十六步。其執業以日計之。五百二十一日。以人算之。二千七百九十六人。以牛馬數之。三千匹。右據本社第一回年報。撮記其要云。

隨鑾紀程卷六　終

隨鑾紀程卷七

一等編修官兼攝內閣大書記官從五位川田剛撰

秋田縣總說

秋田縣統轄羽後州八郡。（南秋田。北秋田。山本。河邊。由利。仙北。平鹿。雄勝。）陸四川郡。（角鹿）治於南秋田郡秋田東根小屋町。疆域北接青森縣。東隣巖手縣。東南連宮城山形二縣。西瀕大海。幅員東自仙北郡仙巖嶺。西至由利郡松﨑。二十三里二十五町餘。南自雄勝郡院內嶺。北至北秋田郡矢立嶺。六十三里三十二町餘。其山脉來自陸奧。劃斷東北。會於中央。而能代川注於北。貢川流於南。牡鹿島斗出於西。抱擁八龍湖。地味磽瘠。不宜果穀。沿海利於漁業。本縣除角鹿郡。外原爲出羽州。天平寶字中。置秋田城。而州介居之。稱秋田城介。寬治中。清原武衡與從子家衡作亂。據仙北郡金澤塞。陸奧守源義家擊平之。後百餘年。鎌倉幕府奏以安達景盛爲秋田城介。知州事。傳孫泰盛。爲執權北條貞時所滅。應永中。安東庶季從陸奧來。據秋田城。因稱秋田氏。永享末。秋田氏小野寺氏互爭疆壤。天文

永祿間。小野寺氏漸熾。征服由利十二黨。及六鄉戶澤諸大姓。關原之役。德川氏霸天下。收小野寺義道地。分封秋田六鄉戶澤諸氏。授佐竹義宣以秋田山本雄勝河邊仙北平鹿六郡。元和中。封六鄉政乘於本莊。岩城吉隆於龜田。既而佐竹義宣子義隆。割予其地二萬石於次子義長。曰秋田新田。後改岩﨑。明治元年。分出羽爲二州。曰羽前羽後。陸矢島邑主生駒親敬秩列藩翰。四年。改藩爲縣。尋置本縣。合併其地。加以陸中一郡。本縣勸業事務。初置生產掛於租稅部掌之。八年太政官命改府縣職制。因屬之第二課。明年。分其職爲四科。曰勸農。曰勸工。曰勸商。曰庶務。十一年六月。選老農四十五人。爲勸業掛。散居各區。以通信息。十二月。改第二課。稱勸業課。分爲農事牧畜報告庶務四科。農事掌墾田。治穀。蠶桑。植物。漁業等事。牧畜掌牧場。及牛馬蕃息等事。報告掌農事通信。及造輸出輸入比較表。物產表等事。庶務掌礦山。機織。諸會社。及博覽會等事。十二年。從縣會議委勸業通信於郡署。每郡用老農數人。爲吏員。編成年

報月報。以頒布諸府縣。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東駕省。方臨本廳。縣令石田英吉奏。為政槪略。

勸農

管內水田種稻。歲收米百餘萬石。以舊秋田藩封邑居多。稱秋田米。而其質粗惡。視之他方。為最下等。價亦隨賤。今推所由來。蓋秋收之際。陰雨累日。不得乾曝。苞藏踰歲。黴氣蒸發。頓變色味。黯如土塊。狀類麴櫱。土俗目為柳差米。如平鹿雄勝仙北三郡。則山嶽四圍。風氣閉塞。春雪遲融。秋霜早降。比較他郡。耕種時日。少三旬許。收穫後期。輒遭雨雪。不特此也。其初刈稻結束。植棧畦畔。成井字形。倒懸所束。上稈下穗。經數日。移之宅地。層層堆積。成圓墻形。每堆五六千束。若一萬束。蘊蒸臭腐。職此之由。藩吏嘗欲革之。未果而藩廢。明治十一年。本縣申請內務省。派遣勸農吏。設試驗場於仙北郡金澤西根邨平鹿郡角間川邨雄勝郡郡山邨等處。凡百六十九町九段三畝十三步。以攻治其米。名曰米質改良法。其方設大小笐架。先懸束稻於小架數日。待稻稈稍乾。移之大架。曝

燥又數日而後藏諸廬舍。是為第一著手。十二年復申請內務省。用其勸農局金千五百圓。充稻架費。因命老農。就平鹿雄勝仙北三郡。擇地百九十八町九段五畝二步。以行前法。是為第二著手。十三年復請得勸農局金千五百圓。就前三郡及北秋田郡。擇地二百五十町。以行前法。雖秋收遭霖雨。不復腐敗。販之他方。其價增什之三四。是為第三著手。既而角間川民相議。集貲造笐架乾曝藏貯革舊法。名曰秋田改良社。隣郡各地亦欲效之。而民貧不能辦費用。因循仍舊。勢有不得已者。縣吏百方經畫。謀第四著手云。

植物試驗場。明治九年設之秋田郡八橋邨。培養內外植物。其圃一町七段餘。十年加以水田二段八畝。移栽管內各地及他府縣良稻。至秋成。開種子交換會。後為永例。自是歲至十四年。本場所集菓禾蔬菜五百餘種。而稻則四百五十種。品第其性質佳惡。栽培難易。收穫多寡。使衆人縱覽。有乞種子者。輒予之。初以本場褊狹。不能容庶物。且所栽各異土宜。遍設

之各郡。又諭人民所在開設。凡三十餘所。曰自由試驗場。後增至五十所。蓋民設功用優於官設。於是悉廢郡署所設。改稱本場曰育種場。多栽菓禾蔬菜。應民請以給其種子。若夫種子交換會。則召集自由試驗場委員及諸老農事者。於八橋邨第一勸業場。各致其所栽種子。每種分莖根皮葉花實六部。付注釋揭示場中。以供閲覽。而交換順序。則會頭先撿所得種子。使書手録其種名及人名。付之會員。會員論定其品位性質及培養土宜。會畢。從所請交付焉。

邦製糖霜。盛於西南諸州。而皆用甘蔗。本縣移栽。不適土宜。以氣候寒暄異其度也。近者外舶齎來蘆粟。能耐寒氣。縣民間有栽養者。而未曉製糖方。明治十三年。以南秋田郡中野邨地六段。為試驗場。徵製糖師於高知縣。傳習其方。十四年設第六勸業場於同郡大久保邨。廣百餘町。移蘆粟試驗場於此。製藍亦盛於南海。而本縣產藍草。歲收八九十萬斤。製造粗惡。市價隨賤。乃徵製藍師於德島縣。傳習其方。擇大久邨勸業場內地四段。種藍草。試其栽培法。

管內官地荒蕪未墾闢者。八百八十九町一段六畝二十二步。其墾闢為田圃者。在南秋田郡諸邨。得五十四町七段二十六步。在河邊郡諸邨。得二百六十三町七畝。在仙北郡北楢岡邨。得六十二町九段一畝十六步。其民田通計九郡。得二千五百七十六町五段二十四步。而山林屬官有者。　中興以後無厲禁。斬伐殆盡。今栽樹苗以圖滋殖。

牧畜

牧畜創於舊秋田藩時。初天保中。藩主捐貲飼馬。授

業窮民。累歲蕃息。稍有贏利。後遭凶荒。病斃相踵。種類殆絕。郡吏相議。醵金索種他方。更開牧場。其在仙北郡田澤邨小和瀨野者。有馬百七十餘匹。明治初罹兵燹。經六七歲。未復舊業。既而本縣置勸業科。以管理之。大設獎勵法。或貸資本。或付馬種。管內九郡。開馬市四十九所。每歲自五月至十一月。集各地所產駒經二歲者。賣買。大約一日七八十匹至百匹。收價額百分之四。以為馬主共有資本。其收支決於畜產協議委員。十三年蕃息至一萬匹。其直金三十五

萬圓。蓋管內牧場四。北秋田郡有早口邨平瀧臺。大葛邨長部澤。仙北郡有田澤邨小和瀨野。平鹿郡有大松川白瀧。通計八萬二千餘匹。牧牛近歲所創。僅有二千六百餘頭。然以蕃息甚易。贏利甚多。有爭趨其業者。

牧畜試驗場。明治十二年所創開。在南秋田郡八橋寺內二邨。距縣廳十八町。其地南沿貢川。北限青森官道。東西丘陵。綠草繁茂。不止宜牧畜。亦宜游觀。場中所飼洋種牛馬牝牡七匹。雜種綿羊牝牡十五頭。

係本縣所購。及勸業局所貸。十四年洋牛生犢七頭。其與邦種牝牛交者。生犢若干頭。洋馬與邦種牝馬交者。生駒七匹。並寄養民家。又用官金一萬圓。購良馬於巖手青森二縣。亦寄養民家。嚴立規約。以圖蕃息。綿羊質弱。動輒死亡。今健全無疾。生子九頭。足以見玆土宜牧畜也。

蠶織

蠶桑之業。所由來舊矣。文政中。秋田藩士有金秀興者。任度支。開拓荒蕪。栽桑飼蠶。建官署。置吏員。謂之養蠶方。因聘善蠶桑者於米澤。購桑苗三萬本栽之貢川兩涯。及河邊郡百三段新屋邨等處。居數歲。其業大興。施及秋田仙北平鹿雄勝諸郡。荒陬僻境。亦莫不養蠶。天保中。饑饉相踵。散貲救窮。漸致衰廢。秀興子秀安克繼父志。督勵吏民。復舊業。重修其蠶室。在秋田郡川尻邨。橫瀨邨。仙北郡荒川邨。檜木內邨者。專製生絲。明治　中興。貿易漸盛。乃輸之橫濱。多獲贏利。九年本縣申請內務省。建蠶室於百三段新屋邨。有桑田八町。以供其用。募管內八郡男女若

干人。習繅法及養蠶法。十年增築蠶室。試養野蠶。十一年使女生徒習製纊法。又養秋蠶。十二年分男女生徒等級。試其業。十四年應秋成社請。派遣卒業生善蠶桑者。秋成社事具附錄。

販蠶連於海外。自明治元年始。五年頒布蠶種製造規則。置大總代及世話役。以檢其精粗。八年更設條例。併諸夥。稱六德組。置頭取一員。十年更分為數夥。南秋田郡川尻邨。秋田町。土崎港町。河邊郡百三段新屋邨。為川尻組。山本郡為秀安組。由利郡為本莊

組。他如河邊仙北平鹿雄勝四郡諸組。各冠以其郡名。而南秋田郡又有川尻別組。松本組。瀧湖組。通計各組。歲製蠶連三萬五千紙。送致橫濱。販之海外。而川尻組所製。特爲外人所喜。

生絲之産。雄勝郡爲最多。而平鹿仙北二郡次之。如南北秋田由利河邊山本角鹿諸郡。專製蠶連及纊絮。由利郡矢島町。有製絲機塲。名康濟義社。士族所業。凡諸郡所製生絲。七千二百貫。供管内機塲。而其餘輸於海外。以貿易焉。

本土舊不産草棉。曩時秋田藩主購之上國。敎民以機織。秋田織之名。漸著於世。又有橫手棉布。遍售於南部最上地方。明治初遭兵亂。其業頓衰。或欲復之。力不能辨經費。加以洋布盛行。不果其志。九年三月。縣士三浦某。謀大開機塲。織紬絹。以資士族生計。借得官金三千圓。從事其業。而貲本未贍。遂納之於官。乃增構其塲。募男女若干人。敎習之。又遣人西京。精究其法。十三年。有開織物會社於治下長者町者。而官塲亦趣盛大。十四年。有敎習生四十餘員。工人二百員。是歲從秋成社請。賣予之。不欲奪民利也。

土人多以分移桑苗爲業。而近歲養蠶漸盛。不能遍給。購之福島巖手諸縣。運搬累日。栽培愆期。明治十年。栽桑苗於南秋田郡川尻邨河邊郡百三段新屋邨。謀分移管内諸郡。規畫未定云。

礦坑

礦坑在東北諸州。以本縣爲最。蓋崇山深谷。紫氣鬱勃。金穴銅府。所在有之。其從事採掘者七十一區。未經官許者六區。直隷於工部省者九區。舉其最盛者。

北秋田郡阿仁銅坑。雄勝郡院内銀坑。並屬官業。仙北郡荒川銅坑。角鹿郡尾去澤銅坑。並屬民業。而民業更盛於官業。尾去澤創於明治九年二月。獲生銅七十六萬六千三百五十九貫六百錢。煉得七萬千三百五十二貫五百錢。荒川創於十年六月。獲生銅十二萬七千二百八貫七百二十錢。煉得二萬四千八十六貫八百九十錢。

土瀝青。俗名臭土。寬政中。土人黑澤利八。始知其功用。造油烟。歲久業廢。明治五年。其後嗣某復之。土脈

起南秋田郡槻木郵。連亘龍毛岩瀨二郵。據近日概測。其容積大約三百五十萬立方尺。他如同郡脇本郵及山本郵駒形郵。亦有墳起地上者。蓋歐米諸國。用此甃治道路。車馬不毀。霜雪不凍。十一年縣吏譯獨國舍密書係瀝青一節。付其試製法。近者陸軍省徵用其所製云。

石油多產於信遠越三州。本縣亦有之。其礦脈連亘山本由利南秋田三郡。近歲土人爭先採掘。至六十餘井之多。然大抵狡獪貪奇利。作輟無常。獨由利郡

小國郵南秋田郡濁川郵。較有所得。惜製煉違法。火光不甚明。他鉛壙硫壙所在有之。寒風石產於牡鹿。七輪石產於浦田。砥石產於大萬及三內。皆可以資國用。但僻境荒陬。特病運輸。議者竊有望於開道路便舟車焉。

漁業

本土帶河瀕海。多產魚介。其漁場推山本郡八森岩館及秋田郡舩川北浦為最。其魚鰮鰤鰊居多。兩郡所獲。歲得金十五六萬圓。而由利河邊二郡亦次之。八森產鰊魚最多。其地瀕海。居民六百戶。歲製胴鰊及鰊油鰊粕一萬四五千石。其直不下八九萬圓。鰤魚他州所無。故又稱秋田魚。多產於八森及南秋田郡牡鹿島南北兩岸。輸於上國。以糞綿田。歲得五六萬圓。鰮魚沿海無處不產。販鬻極廣。山郵僻境供膳食。其餘糞田畝。或搾取燈油。又有鮭鱒。網獲於貢川能代川子吉川。歲得三萬圓。鯉鮒鯔鰻等雜魚產於八龍湖。湖濱民業兼耕漁。亦得三萬圓。據明治十三年計表。管內漁利所納稅者原價六萬九千百九十

五圓。他屬漏稅。不詳其數。蓋細民貪近利。不顧後害。數罟密網。不留纖鱗。因設條例。漁具守制。如漁民戶口。網罟數目。有別表在焉。

物貨

土產物貨多品目。有司欲登錄作表。民疑其增稅。輒隱蔽之。難得實數。且分為常產特產兩種。常產首推稻麥。特產推麻繭生絲藍草。而諸品又有天造人造之別。明治十年開博覽會於縣治土手谷地町博物館。十一年擬內國勸業博覽會。以築南北本館。及農

業館美術館博物館於八橋邨植物園其南北館排列礦材陶器漆器銅器絹帛十三年開第三期會更造會場所陳物貨凡一萬千八百三十三種其千六十五種爲天造物一萬七百四十二種爲人造物而又有機器二十六事今就人造物中特舉漆器所謂春慶塗者製於山本郡能代町北秋田郡大館町仙北郡角館町其衣箱茶棚什器製於南秋田郡秋田町其描金製於雄勝郡大館川連三梨等處而能代製有飯臺架棚盃盒糖盆文房諸具致之海外博覽

會得賞牌大館所造率皆日用家具堅緻耐久但工人拘守舊套不解新製販鬻未遍因示樣式以奬勸之蓋本縣與他方有無貿易仰給海運而初冬雪降至明春雪融風濤險惡不見帆影其船舶來往一歲止七閱月據去秋所造計表其半歲出口貨船一千九百四十五隻其價九十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五圓入口貨船二千二十隻其價七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四圓

學校

本縣習俗鄙陋間有校舍不過授讀習字明治五年頒布學制事不果行六年開小學傳習學校民始知向學是歲所開公私立學凡七十二至八年有三百三十三九年三百五十十年三百八十十一年四百十四十二年四百五十十三年增至五百零三足以見敎化之進步矣頃者設學校監理就學督責法生徒面目將不久而一變

師範校初稱小學傳習學校明治六年所置在秋田東根小屋町學制始頒難於施行先斟酌其諸科設

敎則尋召集管内學者選補敎員授以小學卒業假證狀七年創築校舍名太平學校更定敎則以八閱月爲修學期初本縣別有洋校以習英書至是併之本校爲置洋學一科八年設上等小學科選下等卒業生授之更正敎則及學期九年八月廢洋學科置變則中學科改敎授法十月設女子師範傳習科十年本校災書籍什具皆燬假置敎場於秋田病院更築校舍明年竣功稱秋田師範校設師範正科尋改中學科爲中學師範豫備科更革校規敎則十三年

五月築女子師範校成於是男女兩學並立生徒益進十四年六月本校復災今謀重建

女子師範校在秋田西根小屋町十三年所建先是七年五月授女生徒以小學傳習法至九年十二月更募集之十年二月分傳習科為甲乙二部每歲徵集生徒若干人十四年校舍新成縣令臨行開校儀定職制章程增訂校則及附屬小學教則

據是歲各郡學校及生徒統計表公立四百六十三其生徒男二萬八千四百二十二人女二千八百六

十七人私立四十其生徒男千九百四十四人女二百八人師範學教員二十二人中有米國人一員其生徒小學師範科八十四人中學師範豫備科六十人附屬小學上下等二百二十一人女子師範校教員十三人其生徒師範科五十人附屬小學上下等一百七人

病院

公立秋田病院創置於明治五年初土俗庸陋醫最甚管內業刀圭者五百餘人皆主漢方一無可取至是設本院醫師數人主洋方就譯書講治術七年廢本院更置之於土手長町以縣稅及富豪義捐充其費八年一月改稱醫校而病院屬焉召醫生試業拔其優者三十餘人傳習洋方及卒業授以假證狀八月創築本校於東根小屋町募集生徒十二月廢醫校復置秋田病院隷以醫學局十一年以嚮授證狀者為附屬醫員散居各大區專主治療十三年五月擢全科卒業受內務省證狀者十六人入本院實驗其業使之遍施治術十二月欲增築屋宇盛養生徒

用金五千六百餘圓以購院傍地三千三百九十坪現今在院生徒二十六人病者男百五十七人女六十五人其在他方旦夕來往受治者男二千七百四十六人女千二百二十人通計四千百八十八人管內私立病院在北秋田郡者二在南秋田郡由利郡平鹿郡者各一各郡罹傳染病者腸窒扶斯實布的里亞男女合六十八人其癒者四十四人死者十五人未癒者九人通計死於他症者九千四百九十二人而係內神經病及消化器諸病者居多

秋成社 附

秋成社。本縣士民所設。專業墾田蠶織。初明治十年。有謀興議會。以張民權。殖民産者。會官廢士族廩餼。以金代之。名曰金祿。欲使其力食各就産業也。於是士民三十餘人連署上書縣廳。及内務省。請借勸業資金。未報。十一年衆舉羽生氏熟爲總代。稟請内務省。而氏熟縣吏不得離任。乃用山田純山縣穎康代之。至東京會大久保内務卿遇害。不果所請。既而内務省問其開

墾方法。乃上書答之。十二年八月。許貸金五萬圓。約經五歲後加利子三分。每歲折納。經十歲償完。而官地除道路溝渠外。皆貸付以開墾焉。經十五歲後償其價。又每歲六月及十二月。具申資金收支詳目。於是氏熟爲社長。瀨川安五。瀨川德助掌倉廩。以秋田神社廊廡。充事務所。九月納公債證書於縣廳。請借金。許之。是月爲社員設救恤規則。及義倉規則。每員日貯錢一釐。以備之。十一月移本社於手形堀端町。羽生氏農學所。十三年一月。佐佐木議官巡方。因具陳情實。二月具狀再請。未報。四月内務省交付五萬圓。乃償還前日縣廳所貸金。七月社長氏熟至東京借得一萬圓。其償還效前約。乃充牧畜資。十四年五月。縣廳貸付機業資二萬五千圓。六月置義倉於社側。附以白田三段二畝十一步。栽桐苗。現今本社貯畜。除社員醵金外。别有稻米三百二十苞。又有瀨川安五瀨川德助寄付稻粟五百苞。氏熟寄付金十圓。其墾地曰

將軍野。曰大張野。他有蠶場機場。列於左。

羽後州南秋田郡寺内邨。有官地曰將軍野。廣三十九町八段五畝二十六步。明治十二年請於縣廳借之。畫爲十二區。丘陵連亘。土多軟沙。宜栽桑樹。又距本社里許。尤便來往。乃封畛設堰。擬開一大桑圃。雜栽以甘諸馬鈴薯。十三年一月。雪車載致秋田市街糞芥諸物。一萬餘兩。併海藻敗魚。以充糞培。但地近大海。疾風時起。其栽桑。每株相距一丈二尺。樹下芟草方四尺。

蘊崇爲根基。四月購桑苗三萬株於巖手縣。栽之。爲嚴霜所傷。十存三四。尋築圃廠。置看守。養馬匹。是歲暴風不害桑樹。今有六千七百四十三株。

大張野在河邊郡。廣二百六十一町五段三畝二十步。明治十三年五月。請於縣廳借之。分爲南北二區。南區自寒水澤至雄島澤。約二十町。北區自大蝌澤至小蝌澤。約三十町。並是陸田。移社員五十戶。有頭目三人。掌造舍開圃等事。

十月農業師龍田退藏。至自東京。教以馴養牛馬。運用耕具等事。十二月置農校。募生徒。傳習農學諸科。借馬耕機器於官。時有田馬十六匹。田牛十頭及牧牛八十頭。十四年一月設小學以教子弟。四月興徒墾闢。至六月得田五十町餘。栽旱稻六段。燕麥四段。蘆粟七町。桑二十四町。大豆十八町。分付各戶。以培養焉。是歲製糖師牧野次郎吉。至自東京。教以製糖法及蘆粟栽培法。初文政中。秋田藩開拓荒蕪。遭凶歉不果。其地南北二里餘。而大張野郡山內邨。沿溪築堤。以開水田。本社以其多費少利。改爲陸田。以社員無產者。充佃戶。五人爲一夥。置夥長一員。授以屋宇。現今有八夥四十八人。分居南北。每戶授地十段。半栽桑樹。半爲圃場。歲給金三十六圓。夥長倍之。又貸付五圓。充農具費。有所雇使。別給其直。蓋異日墾闢竣功。佃戶與助資股主。分受其地。爲永業云。其農校付以荒地三十町。設教則。分二科。耕種爲本科。講讀爲豫科。

兼學二科。曰生徒。單學一科。曰參學生。分學費爲三種。曰社費。曰貸費。曰自費。其社費生卒業。分擔本社墾田事業。貸費生或參社務。不必責報效。自費生去就任意。若有所請。而參社務。亦準貸費生。本校屬地開墾耕種養畜等。教師命生徒。各執其業。出納庶務。貸費生兼掌。而社長兼任校長。

養蠶場在河邊郡百三段。新屋邨。舊爲官業。明治十二年。本社請於縣廳。借其屋宇器具及桑

圃二町九段四畝八歩。約以五歳為期。歳納金百五十五圓。明年分付桑葉於社員二十二戸。養蠶専製生絲。十四年二月。又借屋宇器具。及桑圃二町九段十九畝。亦期五歳。圃一町。歳納二十五圓。別納百圓。充屋税器税。合算前圃。廣五町八段四畝二十七歩。乃置頭目幹事。使社員堪力役者。移居以從事耕耘。五月分蠶室。為七局。每局設部長一員。而生徒二員。雇役若干員屬焉。八月試養蠶生徒。業大抵婦女歳自十

三至二十五。及第者四等八人。五等四人。六等二人。各賞物有差。本場主製絲。其蠶連給社用及社員自用。他不許多造。是歳用蠶連二十紙。飼養生卵。製九百十紙。洋商欲購求之。不售。蓋守社規也。

紡織場亦舊屬官業。明治十四年五月。請縣廳斥賣。乃納其價。屋舍價金三百五十圓。機器六百六十圓四錢四釐。準備什器三百五十八圓三十八錢九釐。需用品百六十一圓八十八錢七釐。營業品一萬七百六十二圓六十二錢九釐。通計三萬五百九十七圓九十四錢六釐。於是移場於本社。置場長一員。總管諸事。別設染工所於龜町西土手町。有機器八十八事。職工百四十三人。使職司九人督其業。又設發賣所。蓋本場所製諸品。合算其經費與資本利息。是為原價。送付諸品於發賣所。經九旬則納原價於本場。以為例規。

據本社統計表。社員四百四十四人。其二十六

人為職員。有社長場長加談役出納掛庶務掛等名目。資本十六萬四千二百十七圓。其三萬八千百五十圓為分股資。六萬圓借於內務省。二萬五千圓借於本縣。其餘係貸借及寄托諸種。分賦諸業。各有定額。其他載前條外。又有仙北郡楢岡邨下野六十二町九段一畝十六歩。河邊郡仁井田邨新中島二十四町六段三畝二十七歩。通計三百九十四町八段五歩。其墾闢者有九十五町八段廿四畝。又紡織場有秋

田織八丈織等四千九百五十二端。養蠶場有蠶連殼繭纊絮生絲等。

川尻組 附

川尻組。組卽團結也。公會也。明治十年一月。秋田郡川尻邨。秋田町土崎湊町河邊郡百三段新屋邨士民相團結。以精選蠶種。輸之海外。十一年五月。官廢蠶種製造組合條例。仍稱川尻組。置事務所於川尻邨。有頭取一人。檢查員四人。勘定方兼書記二人。十二月。遣語學生大橋

淡川邨恒藏於伊國。學其語。以便貿易事。十二年二月。請於紙幣寮。造商標。以防奸僞。七月。大隈大藏卿與英國人邊揑西氏來觀。十二月。聞伊國王族熱納華氏至東京。遣人贈蠶連十二紙繭若干種及桑圃圖。熱納華氏稱爲良品。是歲創本會蓄積法。十三年。謀輸蠶連於海外。頭取川邨永之助至伊國。與大橋淡偕從事販鬻。至明年五月還。十四年二月。改置頭取副頭取會計主任加談役檢查員。按本會報告書。製蠶連。有三難。飼養不失其氣候。發育不誤其健全。一難也。撿化蛾之強弱。察卵質之良惡。二難也。料販鬻之緩急。得價額之確當。三難也。然飼養製種。皆在於我。未足以爲難。獨販鬻一事。不得不與外人較長短。而外人長於射利。實爲至難。橫濱開市以來。一歲輸出多則二百萬。少亦不下五六十萬。信濃及米澤所産。大獲聲價。居數歲一起一仆。動致折閱。亡産破家者。往往有之。而原其所由來。在於坐待彼來買。與不精選蠶

種。本會痛革舊弊。加意選種。直輸海外。將欲漸復聲價。益擴販路。顧人情貪利惡勞。苟不嚴設規約。以防奸僞。安得成功。因定規則十三項。一曰。春秋開會。議事務。而職員公選於春會。二曰。分植桑與飼蠶爲二途。各異所掌。而採桑葉必擇其地。三曰。預定費額。隨所製蠶連多寡賦之。四曰。販蠶連。歲貯其價額百分之一。放債收息。以備凶歉。五曰。有圃一段。摘得桑葉二百貫者爲一股。撥以股券。其未盈數者。付之假券。六曰。

撿蠶種精粗。有不合格者。輒焚棄之。七曰。製蠶連直輸海外。勿壓牙儈。要使外人知為良種。八曰。遣生徒二人於伊國。專修語學。旁巡州郡以廣販路。九曰。生徒以三年為期。交番派遣。各修語學。兼致力販賣。十曰。蠶時派遣生徒。巡視各地。未熟於法者。教之。若所教不效。輒償其價。十一曰。蠶連繭子。舶裝失法。發生誤期者。痛加改正。務從良法。十二曰。生徒駐在外國者。電報蠶連解額於本會。得復書。然後結約收價。交付本

色。十三曰。生徒卒業。歸則開校。傳習之於會員子弟。十三年。輸蠶連於伊國。果得聲價。不違所逆料云。本會職員。頭取一人。副頭取一人。會計主任一人。加談役四人。檢查員三人。製造工百四十二人。通計百五十二人。所造蠶連。輸於海外者。十一年。有二萬三千八百五十一紙。其價金五萬三千四百五十圓零零九錢。十二年。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一紙。價四萬二千二百九十四圓三十錢四釐。十三年。一萬八千六百零四紙。價八萬四千零九十圓零零八錢。十四年。二萬三千七百八十三紙。價金未定。

感恩講

文政十二年三月。秋田藩辨事商人那波祐生等。創設感恩講。以賑恤鰥寡孤獨。祐生稱三郎右衛門。家以織絹為業。慈惠篤實。為鄉里所推重。先是。市尹橋本某問以保嬰法。祐生夙有恤窮志。乃對曰。不必止保嬰。并賑窮民。某願先捐金百五十兩。又折納二百五十兩於官。買收官

祿。以充其資。官祿所謂知行高者。知行米地也。高猶曰收額也。某許之。居無何。田中伊織代為市尹。祐生又說以方畧。且曰。此事至難。非祐生一人所能辨也。請與他有力者謀之。凡百事委祐生。勿問細目。伊織許之。乃與其友鹽谷善兵衛謀。拮据周旋。得同志七十二人。各捐金五兩至三十兩。而祐生更捐三十兩。與所前捐合。得金千兩銀十貫目。於是置年番七人。祐生為頭取。乃上書市尹曰。凡治下窮民。官賑恤之。頻年穀

價騰貴生業漸衰乃擁貲產不救殊背天理今
某等協力集金銀若干欲以補官惠所未給請
特許所賣墾地爲貲本其歲入半賑窮乏半爲
蓄積傳之永久使衆庶感戴主恩名此會爲感
恩講藩制凡田租收什六而墾闢荒地者不問
士農工商免租數歲及爲熟田則丈量定租額
收什三士族墾地謂之判紙外高在農工商謂
之辛勞免高祐生所請墾地卽是也市尹以聞
藩主佐竹義厚嘉納焉遠邇聞風同盟者一百

九十人集得金三千兩銀十貫目買收官祿二
百三十石冬十一月市尹賞其功賜重餅乾鮑
後爲永例會員又醵錢各二貫文合得三百八
十二貫文買收官祿七石供紙筆費市尹亦授
六石助之是歲五穀不登米價騰貴窮民請賑
恤而本會方務儲畜未可輒散財祐生與年番
議各捐金九兩以救之市尹亦予米八苞助之
因設救恤規則有告鰥寡孤獨癈疾及窮乏者
詳問其事情一口給米三合七歲以下一合五

勺自三十日至五十日有差其老耄疲癃者加
以衣服薪炭其職業亡貲本者授以器具凡受
救恤者要竭力產業若嬾惰放逸自速饑渴者
不復賑救會員捐金雖有事故不求償還凡金
穀出納歲終清算示衆年番雖歷數歲不受俸
給至誠執事莫或懈怠天保元年三月廿一日
正當去歲創會受官賞之時乃奏神樂於矢橋
邨山王祠以慶之藩主賜以酒食其後市尹授
錢一萬貫文年番相議謂今受官錢他日官欲

借本會所貯何以辭之本會主旨在義捐相救
與官無涉遂辭不受是秋本願寺僧至此地傳
寺主命贈其法財二百四十五貫文二年市尹
貸付錢七十貫文曰償還不問遲速且不要利
子年番相議謂去歲不受賜錢今復辭之跡涉
不敬且曰貸付則非賜也乃借其三千貫文是
冬築倉二宇於本町第六坊市尹寄付屋瓦門
材商戶每坊贈錢五十貫文若三千貫文又有
贈木石者其貧者力役助工日數百人初算經

費一萬貫文。及告竣。僅用五千貫文。以得衆助也。三年祐生請得曾寄市尹金四百兩。及利子。買收官祿六十石。四年官賜俸於年番。命以豫備倉穀充之。僉曰。本會所貯。一粒一撮。皆係義捐。安得自取。固辭不許。乃更納金。買收官祿補之。是歲又不登。民大困。乃發倉賑之。又養孤兒百二十人。有病不能來者。就給湯藥。以故治下不見餓莩。民免流亡。八年九月。祐生建議。欲擴賑救法於他郡。未果而歿。子祐章繼遺業。於是

本會所有官祿三百八十一石。倉米五十石。通計四百三十一石。祐章以爲未贍。具申於官。欲使義捐二十兩以上者。身及其子得著袴。三十兩以上著上下衣。蓋藩制。不許庶人著袴若上下衣。及藩主納祐章議。布令治下。捐貲者百二十五人。集得千四百十一兩。安政四年築會所一宇。祐章捐貲辨其經費。先是祐生歲納百金於藩。以充軍資。既而買收官祿三百四十一石。以其入代之。及　中興廢藩。所納軍資與本

會所貯。合得官祿九百十一石。及稻種千九百四十石。明治六年。本縣權令國司仙吉。七等出仕島田泰夫連署上書大藏省曰。近者頒令停給士祿。舊秋田藩所給名辛勞免者。悉皆停罷。獨感恩講所有仍舊不改。以其義捐金所買收主賑窮也。然據例格。亦不得不停。伏請
天恩特代之。以金賜二萬圓於本會。二千圓於土崎湊町講會。永蒙其澤。初土崎湊町有邨上某者。倣祐生與同志百六十二人。聚貲買收廩

祿五十石。墾田祿二十五石。以資賑恤。亦稱感恩講。故并及也。七年大藏省授金六千圓。諭以釐革舊法殖物產資民業。於是本會得其五千五百四十三圓八十九錢。土崎得其四百五十六圓十錢五釐。九年祐章歿。子祐富嗣。十二年以所賜金。買田十一町二段一畝四步。歲收米二百七十二苞。買公債證書三千三百九十圓。歲收其息二百三十七圓三十錢。視往年所收減其半。而窮民求賑恤者益多。十三年祐富與

吉川總右衛門至東京。上書大藏省。陳其情。土崎講會亦同之。十四年省議酌量其情狀。特賜金五萬三千三百五十二圓七十四錢。乃付其四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圓九十九錢於本會。其四千五十五圓七十四錢二釐於土崎。自祐生以文政二年始開本會。至明治十三年。歷五十三年。受賑救者二百四十萬四千餘人。施米七千十四石。金六百十五圓。本會所有田十一町二段餘。金五萬三千六百七十圓。米千八百九

十六石。而那波氏祖孫三世所捐金七千九百圓。所買收官祿三百四十一石。可謂多矣。那波氏本武弁。世居播磨。祐生七世祖祐惠。天正中避亂本州那波浦。因氏焉。祐惠混跡商賈。富累巨萬。其子春幸從佐竹侯於京師。納貲助用度。及侯移封秋田。春幸子祐祥亦隨移之。祐生其曾孫也。祐生有心計。以茲土多桑。欲養蠶織絹。文化十二年。借金藩吏。以招織工於上野陸奥。并購機器。大興其業。而織法亦出新意。販之都會。頗得聲價。十三年藩置織絹役所。用祐生為支配人。明年賞勞。算封內所產生絲價額。每金百兩課稅一步。以賜之。後為永例。先是有司禁民售管絲。撲買占利。得不償失。又令士民衣服悉用土產。事不果行。文政二年。藩吏金秀與掌財政。祐生說以解法禁。招商賈。植桑樹等事。秀與納其言。使其主紡織諸業。不問出入。秋田織之名稍著。天保六年。幕府行新法。凡士民不得衣帛。於是織業頓衰。弘化二年。藩吏委祐生子祐章以蠶織事。乃派人諸州。學龜綾絽紗縮緬等織法。三年祐章償還所借貲本於藩吏。明治五年。官諭祐章致竝織綾織各一匹於外國博覽會。十年祐章子祐富致白羽二重於內國博覽會。得花紋賞牌。

隨鑾紀程卷七

隨鑾紀程卷八

一等編修官兼攝内閣大書記官從五位川田剛撰

山形縣總説

山形縣統轄羽前全州。（凡十郡。曰最上。曰東西田川。曰東西南北邨山。曰東西南置賜。）及羽後州一郡。（飽海）治於南邨山郡山形。東隣宮城縣。西接新瀉縣。南界福島縣。北限秋田縣。幅員東西二十二里半。南北四十二里半。面積七百五十方里餘。地勢東南連嶂綿亘。其邨山置賜諸郡。田野平沃。圜以峻峰。而最上川西北流。逕田川飽海二郡之間。注於酒田港。羽黒湯殿月山。與鳥海山。對立南北。大抵土質肥磽相半。民多業農桑。蓋本縣所管。舊爲出羽州。和銅中。割陸奥越後地十二郡。置之。建府於出羽郡井口。康平中。州人清原武則爲鎮守府將軍。其子清衡爲陸奥出羽押領使。源頼朝東征。以葛西清重爲陸奥奉行。建武中。參議葉室光顯補國司。既而足利尊氏又遣其族兼頼。據最上郡山形。（今南邨山郡）子孫稱最上氏。元中初。伊達政宗滅長井廣房。取置賜郡。天正中。最上義光滅武藤某。取莊内三郡。（田川。飽海。櫛引。）

（今無櫛引。）尋爲上杉氏所奪。十九年。豐臣秀吉東征。移封政宗於大崎。封蒲生氏鄉。以置賜郡。無幾又授之上杉景勝。關原之役。景勝黨西軍。德川氏削其地。授莊内三郡。及仙北於義光。元和中。最上氏褫封。授山形於鳥居忠政。鶴岡於酒井忠勝。新莊於戸澤政盛。厥後封建上山高畠（後移天童）長瀞諸藩。而上杉酒井二氏。各割其地。封子弟。曰米澤新田。曰松山。明治元年。分出羽爲羽前羽後。二年。改鶴岡藩爲大泉。松山藩爲松嶺。移長瀞山形二藩。置酒田縣於飽海郡。三年。廢之。置本縣於南邨山郡。四年七月。廢藩爲縣。尋併諸縣。更置本縣。及置賜酒田二縣。八年。移酒田縣治於鶴岡。改名鶴岡縣。明年八月。廢鶴岡置賜二縣。併之本縣。縣令三島通庸。首振興學事。建病院。開道路。勸産業。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車駕臨幸縣廳。通庸陳施治概畧。

勸業

縣治有千歳園。置勸業試驗場。命吏監之。其地沿馬見崎河。屢被水囓。蕩爲沙礫。明治九年。併鶴岡置賜

二縣於本縣。勸業道大乃拓地修治。雜植穀菜茶蘆粟菓木等。皆內外良種。試其繁殖。十二年堆積沙石於園中央。二十五尺。伏鐵管。吸引河水。以灌漑。設機織場。運機器。以水力。又置試驗取扱場焉。園內廣袤五萬八千三百坪。建屋七十坪。用貲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三圓餘。每歲試驗。其貲八百七十一圓。辨以地方稅。他雜費千二百圓。以所收桑茶價償焉。

管內官地。屬太政官所定第三種者。四十九萬五千百十八町四段五畝十八步。其千百九十六町五段

一畝十二步。貸民耕種。其二萬二千六百廿二町四段五畝廿八步。聽民採樵。據明治八年至十三年計表。官有荒地。五千二百六十八町九段八畝廿步。而民地經墾闢者。二千八百三町五段六畝十六步。今擧其在北邨山郡者。東根邨民坂垣董五郎。遇戊辰亂。獻金二千兩。助軍費。使松前藩士不黨賊。藩主嘉之。授地六十餘町。董五郎率其徒。從事墾田。成一聚落。楯岡邨民細梅某。原田某。開墾最上郡舟形邨荒地。得二十町。縣令嘉尚。貸金二千圓。尾花澤長瀞林崎東根諸邨民。團結謀墾闢。曰擴業社。楯岡邨民喜早伊右衛門。新開陂池。以備旱災。捐貲自辨其經費。一萬餘圓。東根山口河原子湯野澤林崎諸邨民亦造陂池。尾花澤築石塘。百三十間。以防水害。上柳渡戶邨造堰。一千間。以導河流。其在西邨山郡。初本郡多栽紅花油菜。而近歲洋船所齎來。洋紅石油價甚賤。乃換以桑茶。現今養蠶者三千八百三十戶。收繭六千九百十四石餘。製茶者百七十五戶。得茶葉一萬六千百三十斤。先是養蠶者。販繭得利。不知製絲

之爲最利。後稍知其利。摸造上野及　掛田所用機器。凡九千五百八十五事。

管內多產木材。推最上飽海二郡。他郡亦有等差。而屬禁解弛。斬伐殆盡。明治十三年。設樹苗園於南邨山郡上山北町。多植法國海松樹。長一尺餘。又植檜柏欅樟等。欲分移諸郡。以充材用。蓋管內官林六百十八所。八千百七十四町二段七畝餘。樹木二百三十二萬九千三百七十九株。又新種者二百四十四町二段八畝十八步。其松杉栗楢桐五種。凡五十四

萬四千百四十八株。

牧畜場。屬官者一。在南邨山郡香澄町。養牛三十一頭。一在飽海郡生石邨。養牛三十七頭。屬民者十。在西邨山郡北邨山郡最上郡西置賜郡東田川郡飽海郡。所養牛牝三百六十五頭。牡百三十九頭。其在西邨山郡者。稱牧牛共隆社。明治十三年。三鄕常磐中鄕諸邨民所開。洋種牡二頭。邦種牝三十五頭。雜種牝一頭。剏牛六頭。至今年產犢牡十一頭。牝十三頭。賣牡留牝。以圖蕃息。其在北邨山郡者。土生田邨

民其所開。養百八十頭。官爲貸金四千圓。助其費。

管內物產分二種。曰常產。曰特產。據十三年計表。常產以稻糯大麥爲最。稻米有九十三萬三千六百五十二石。特產以棉花青苧藍葉楮皮爲最。其輸出最多者爲米。得價百四十六萬二千六百五圓。生絲組緖及清酒次之。輸入鹽居多。其價二十六萬六千二百二十圓。棉鐵等次之。

通覽本縣勸業方法。自明治九年併鶴岡置賜二縣以來。閱五歲。未得其宜。蓋專力土木。未遑他及。近者諭部民。造製絲機器。官貸資本。種桑苗六十萬株。以勸蠶業。栽培蘆粟。製沙糖。貸付牛犢。興牧畜。於是衆知其利。靡然趨之。命分町邨部落。畫農區。設農事山林共進諸會。又用地方稅。購製絲器五百事。延教師傳習其方。置勸業世話掛。以開農校。教授生徒。設諮問會。討論利害。皆所以勸業殖產也。

學校

本縣初與置賜鶴岡二縣。鼎立。設學育才。各異其方。明治九年。併二縣。首改敎則。釐正規格。其學區取締

及敎員。亦加黜陟。小學廢變則爲正科。收支學費。付各大區協議。居數歲。更定敎則及學費徵收法。十二年太政官頒敎育令。其徵學費。付町邨協議。此令始下。世謬謂。凡學業任民所爲。官無所復問。於是童蒙或有去小學就專科學校者。乃設私學條例禁之。又開敎育會。以議就學規程。罷學區取締。公選學務委員。設小學敎員學力試驗法。其合格者授以證狀。每郡建中學。著爲常例。而其旣建者六郡。未及建者五郡。他如專科及各種學校。則便宜設置。以從民情。每

郡置巡校吏以監督焉治下又建小學師範校養成教員十三年太政官更定教育令現今議從其旨革諸規則管內小學公立者五百四十九私立者四中學公立者六私立者四專科及各種學校四歲有增減然視之九年併二縣時增公立小學九十六公立中學六而中學規模最大者爲西田川郡鶴岡朝暘學校飽海郡酒田琢成學校南置賜郡米澤興讓學校初土人不知學校爲何物厭煩憚勞百方規避有司曉諭漸悟其旨是歲增建小學四十三捐財助費者一

萬五十人其金四萬八千二百五十圓餘地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七坪役夫四千四百八十餘人書籍三百五十三部器具四百九十七事視之去歲增金三萬八千七百二十五圓地千三百坪書籍器具亦稱之役夫助工最多未詳其數

啓蒙育才在教員得其人管內教員屬公私立中學者三十人專門學及各種學者二十人小學教員及補助員公立者千六百人私立者四人較之明治九年以前公立小學增七百十五人卒教員一人當生徒三十人三分五釐其帶師範學卒業證狀者九十六人帶學力證狀者三百三十人其餘取長一科者補教員在中學師範學曰教授在小學曰訓導教授月支金五十圓至十二圓訓導三十圓至四圓其補助員不定俸額訓導三百七十八人一月所支二千五百九十七圓九十八錢二釐率一員六圓八十七錢二釐餘補助員千二百二十二人一月所支三千百三十圓十錢二釐率一員二圓五十六錢一釐餘諸校生徒公立中學二百二十人私立百五十七人專

門及各種學二百六十九人公立小學四萬八千五百六十六人私立六十八人較之明治九年以前公立小學增一萬七千四百七人如中學生徒當時未之有也十三年生徒有業超衆受特賞者三十一人兩期試業受優賞者七千七百十七人蓋建學以來閱七八歲生徒漸增其數而卒業者不過九十四人以農商子弟稍長就業或出爲傭役也然往昔山邑海鄉人不識文字不能自記其名今牧童漁丁亦或解讀書足以見教育之效矣

山形師範校。明治十一年十月所置。初山形及米澤鶴岡酒田等處。設傳習學校。養成小學教員。其改稱師範校者始於此。十三年。斟酌舊法。更定規約。增學科為二十一科。修業二歲半。分為五期。前四期為豫科。後一期為本科。而生徒限百二十員。一員月支金三圓五十錢。業成定期。補小學教員。不得擅離任。其學力未堪任者為豫備生。校內設縱覽書籍場。試驗理化學場。又設附屬小學。養男女童生。以試師範生授業方。女生裁縫科外。別置製絲科。十歲以上者。兼習其業。開校以來歷數歲。生徒卒業者八十五人。其職員校長一人。幹事二人。主記四人。教員有教諭。助教諭。訓導。准訓導等名目。男十五人。女十一人。生徒百三十一人。附屬小學生。男百二人。女九十八人。造校工費。金三萬三百九十二圓。用縣稅民費及富民義捐辨之。一歲經費一萬三千六百六千圓。用地方稅及文部補助金辨之。

濟生館

山形公立病院。名濟生館。初明治六年。邨山郡天王人佐藤伊兵衛。悼其幼孫為庸醫所誤。以為醫司人命。其任至重。當推究病理。闡明治術。顧今無其人。不可以不置病院。蓋一以救治病民。一以養成良醫也。乃與族人長谷川吉郎治。請於官建之。既而經費不貲。二人力不能辨。請移之山形。藉衆力成之。參事關口隆吉。嘉納使典事興膳五六郎。九等出仕筒井明俊。專掌其事。七年一月。假設病院於山形七日町。諭管內富民。納貲得二萬五百餘圓。五月。延米澤士族海瀨敏行為教師。八年。卜地香澄町。經始造築。以大屬河野通倫。及明俊。董工役。九年五月。敏行任滿去。以新潟縣人長谷川元良。為院長。九月。竣功。行開院儀。是歲今縣令三島通庸。蒞任。見本院狹隘不容衆。為議增築。會院長以下有司。欲捐一月俸金。以助其費。通庸大喜。十年。復以明俊。督工事。因遣明俊及元良。往東京。觀大學醫學病院。陸軍病院。及橫濱英國病院。參互考証。作圖還報。十一年二月。據圖築造。八月而成。明年。行開業儀。三條相國書匾額。命以今名。又明年。以明俊為濟生館長。元良為館醫。是歲改定

職制事務章程。館長一人。總理館中事務。副館長或置或否。監事二人事務掛二人。醫局長一人。學寮長一人。藥局長一人。館醫館醫補。並無定員。外國教師掌授業生徒。兼療病者。産婆教授掛。掌授業生徒。兼療産婦。正通辨一人。副通辨或置或否。凡事務分上下兩欵。上欵聽命縣令。下欵專决施行。而規約百條。設三局。曰事務局。分掌常務會計受付等事。曰醫局。分掌醫學醫務治病病室看病。及書籍器械等事。曰藥局。掌調劑事。又醫學寮生徒。有貸費公費私費之

別。其貸費生。或有遣東京大學醫學部。以學正科者。凡生徒修業分二期。自二月十二日。至七月五日。爲夏期。九月一日至明年一月三十一日。爲冬期。閱四歳卒業。本館建築買地。其價三千三百九十三圓餘。辨償以賦金及富民義捐金。工費三萬九千六百三十一圓餘。辨償以賦金民費義捐。及諸種收入斥賣剩物等金。所藏圖書。分十三門。曰動物。曰植物。曰礦物。曰理學。曰化學。曰解剖。曰生理。曰藥物。曰診察。曰内科。曰外科。曰醫事新聞。曰雜書。其器械。分化學。解

剖。診察。内科外科等。又紙像。塑像五種。別有臟腑骨骼眼球胎兒死體等。其紙像。本縣人神保某父子所造。縣令使某至東京醫學部。受指授。十閱月而成。精巧絶倫。嘗致之内國博覽會。得龍紋賞牌。後又就外國教師。加修正焉。

據明治十三年計表。管内病院。及衛生費。通計二萬四千二百五圓五錢八釐。其一萬千圓。屬流行病豫防。其千五十六圓四十錢。屬貧民施療。其千六百六十圓。屬民間衛生。其一萬四百八十八圓六十五錢

八釐。充本館經費。是歳以頻年惡疫流行。賜内帑千金。乃須付本廳衛生課。及各郡署。放債收息。以供異日費用。

道路

本縣地勢山嶽四繞。三冬積雪。阻絶來往。春夏流澌。霖潦成害。而民俗固陋。不知貿遷有無。以殖産業。今縣令三島通庸莅任。首圖開道路。築堤防。架橋梁。通舟車。以便運輸。乃設方辨經費。大起土功。其所開修。曰栗子新道。寛四間長四里四町。曰猿羽根新道。寛

四間。長九里餘。曰磐根新道。寬四間。長五里二十町餘。曰本合海新道。寬四間。長三里十八町。曰三崎新道。寬四間。長十四町餘。曰小國新道。寬三間。長四里十八町。曰猪野澤新道。寬四間。長六里五町餘。曰金山新道。寬四間。長五里七町餘。曰關山新道。寬四間。長三里餘。曰早坂新道。寬四間。長一里餘。曰取揚坂新道。寬四間。長十八町餘。並告竣功。曰關山新道。寬四間。長三里餘。曰小國新道。寬四間。長八里餘。並未竣功。通計諸道長五十三里四十二町。役徒七萬人

工費三十一萬八千百八十七圓四十九錢三釐。其十三萬七千四百四十九圓二十七錢二釐。官帑助之。他徵於民。而栗子新道工事最大。

本縣東與福島縣接境。從南置賜郡米澤至福島縣治。途經板谷之險。絕壁深莽。劣通熊蹊。縣令通庸欲別開一路。遣土木課長高木秀明。往察地形。秀明與米澤士人須藤兵八至刈安。命樵父獵夫先導。跋涉山谷。曝露七晝夜。索得二徑。其一自刈安歷赤濱。踰明神嶺。達板谷驛。係慶長年間故道。其一從小栗早森東南。歷明通鷹落。達中野郵。並地險路迂。唯由刈安取刎路而登。屹然凌雲者。爲栗子山。山東即福島縣。鑿寶山腹。尤爲捷徑。秀明還報其狀。通庸大喜。決意開鑿。明治九年十一月。遣屬吏伊藤祐忠。與福島縣吏協議。設立條約。一曰。本業要便行旅。通貿易以利兩縣。同心協力。務圖成功。二曰。本縣專主我管內土功。其涉福島縣者。與彼委員協議從事。令天未雪。豫畫定路線。待明歲雪消。與徒至十一月竣功。三曰。福島縣專主其管內土功。其涉山形縣者。與我委員

協議從事。他同第二款。四曰。委員各擇有才幹者董工事。莫敢或怠。於是兩縣疏陳於內務省。得允可。明年五月。和蘭工師厄塞兒氏奉省命來撿察地形。且議下手方法。初栗子開鑿議起。僉意其徒勞糜國財。竊抱危懼。獨大久保內務卿信而不疑。及通庸布令。士民驚愕不應。因先開路刈安。使本郡男女助役。會西海有亂。訛言沸興。廷議或欲權停工役。通庸稟告內務卿。僅得不廢。乃芟荆棘。塡澗谷。架橋梁。遇巉巖塞道。鑿寶寬三間。高二間。長三十五間。二閱月而成。

遂及栗子。全山皆石。難施鑿斧。因購穿石機器於米國。一器抵二十人力。時方雨雪。奇寒刺骨。通庸督工。力作不輟。既而用器頗熟。衆分東西。挾鑿山腹。日鏟數寸。積二歲。穿竇漸深。一夕隔壁微聞鑿聲。乃東西競進。砉然石缺。炬火自缺口迸射。彼此互見人面。不覺大呼曰事了矣。衆走報通庸。通庸拍手稱快。實十三年十月十九日也。今玆十月三日。　車駕過此地。是日行開道儀。賜金百圓。蓋自米澤經刈安至瀧澤約四里。地勢漸高。自瀧澤至栗子山。嶄然峻絶。而

大路逶迤。削險爲夷。優通車馬。總稱曰栗子新道。其竇寬三間。高二間。長四百八十二間。自起徒至告竣。五閲寒暑。工費十二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圓。役徒二萬人。吏員執事者。高木秀明。松井篤介。畠山融。山城親長。佐佐木奉光。酒井善助。中邨童重。邨上楯朝。齊藤篤信。毛利元義。小倉道策等。而秀明力居多焉。初通庸禱成功於受持神。至是建祠竇口。配祀以大久保内務卿。及米澤矦上杉治憲。矦闢荒殖民。産卿主斷不爲浮説所搖。因歸美二人。不自居功。世服其謙

讓云。栗子以東。福島縣所開。謂之中野新道。寬四間。長七里二十三町。其間鑿竇道三。曰二小屋。寬三間。高二間。長百九十二間。曰大街。長十六間。曰高平。長七十七間。其寬與高並同前。架橋梁二十三。初本縣謀興役。遣人察地形。算工程者前後七次。明治九年。與山形縣協議。上疏得内務省允可。乃設工塲。建官署二宇。病院一宇於其中焉。既而和蘭工師厄塞兒氏奉命至自東京。凡開鑿方法。用其言。然試之實境。間有不符者。其拆巖石。穿穴七八寸。實以硝藥。而沙礫塡之。引火一點。轟然爆裂。而或方實以硝藥。火發穴中。或點火不燃。再往候之。忽遭爆發。工夫死者四人。傷者六十三人。若經費則九年所算。役夫二十六萬千九百六十人。雇錢六萬千八百三十三圓。架橋諸費一萬二千二十一圓。至十三年算之。所支給十二萬四千三百圓。超豫算五萬圓。以其地險路迂。工事延及數歲。物價高低不等也。今玆五月。内務省賜一萬百七十四圓八十九錢二釐。助費。六月告竣功。

松岡社　附

松岡社者。舊大泉藩士同盟謀闢荒蕪也。明治四年。藩解常備兵。兵士謂商業營利。士類所耻。不如墾田耕耘自食其力矣。舊藩主酒井忠篤壯其志。獎勵篤諭。而官亦加勸説。衆奮勵從事。分其徒三百餘人。爲六隊。銷兵器。鑄農具。五年四月。請於官。得西田川郡横内齋藤赤川三邨荒地三万坪。植以桑苗。築堤五百間。防赤川漲溢。又請月山東麓田林地。得之。分其徒三千餘

人為三十隊。每隊置首長。改造農具。夙夜匪懈。但其地榛莽蔽空。纔通兔徑。舉烽火相示。畧知方位。以開三大路。劃為三十餘區。每區一萬坪。各異險夷。抽鐵分任。八月十七日起工。是日身著簑笠。肩擔農具。成隊而行。觀者如堵。既而伐木刈茅。作小舍。各宿其中。晨出昏歸。力作益勵。蓋田林地大約三十餘萬坪。其松樹圍六七尺者。每區有七八百株。盤根錯節。鋤犁頗艱。奮力不已。六旬成功。六年攜行雪中。運搬糞料。候雪消。植桑苗。播茶種。漸進及高寺馬渡黒川三林。荊榛繁茂。墾闢益難。督責益急。社員或有不服者。訴於官。司法省遣判事早川勇。按問其徒。或縛或拘。物議紛起。背盟者相踵。然亦有固守前盟不渝者。勉焉不屈。闢地六十餘萬坪。七年太政官下符奬勵。賜金三千圓。皆感激泣下。於是合計前後墾地。得百萬坪。其所培養桑樹。一歲長生有高至七八尺者。是冬造蠶室於後田松岡東。八年春落四宇。又遣人上野島郵學飼蠶

法。得蠶連六十八紙。養之。製得八百餘紙。輸於横濱。大獲聲價。五月北海道開拓使請社員二百人。至札幌函館大野。一百日間闢三十萬坪。乃贈西洋農器謝之。是冬有告縣令私士族者。元老院遣權大書記官沼間守一。按問之。九年增築蠶室四宇。會大久保内務卿巡方。召隊長褒之。是歲五等判事兒島某按縣令罪。收其所付縣士桑苗茶種糧餉。罰士族違法者有差。士族俸薄。仰資縣廳。至是見奪。遂疏請貸金。不報。而桑樹漸長。蠶室狹隘。乃乞得舊藩廐材。増造二宇。十年春宮城鎮兵來戍鶴岡。以西海有亂處士族應之也。十一年官諭士族曰。舊酒田縣私給桑茶糧餉。理當還償。特憫汝曹窮困。假貸之。衆憂憤。請獻墾地。廢其業。内務卿慰諭勗之。乃止。更從事養蠶如故。十二年以資乏。復請借金。未報。既而松方大藏大輔佐佐木議官等相踵巡方。並懇諭隊長。勉力莫倦。其後衆推松平親懷為總代。上書内務農商務二省。請借金。未

丸。

米澤製絲場 附

場在舊米澤藩城外。初藩主上杉治憲諭其士。文武餘力闢荒蕪。務蠶桑。曾孫齊憲納版土。猶能繼祖志。益興其業。明治九年自捐貲一萬五千圓。開本場。面諭區長戶長及士族。募集三萬圓助貲。使堀尾重興督之。又遣人東京及上州富岡。講究製絲法。斟酌事宜。專主實用。明年設瓯竈五十座。水車抵百人力。十二年增爲百竈。

水車二百人力。然以貲力不贍。未盡用之。今用七十五竈。水車百五十人力。所製絲頗爲精良。得賞牌於海外博覽會。尤爲法人所賞。本場經費。以四百七十六圓買地六千百七坪。八千八百四十四圓造廠舍九百四十九坪。筧七十間。八千二百六圓設氣罐機器。千六百八十八圓購什具。四百七十九圓供諸雜費。合計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五圓。就業三年。收支相當。去歲始得贏利六千三百四十五圓餘。

隨鑾紀程卷八 大尾

隨鑾紀程附録

月日	御小休（御野立ハ△印ヲ加フ）	御晝	御小休（御野立ハ△印ヲ加フ）	御泊	行程	賞典	天覧品（臨御場所ノ天覧品ハ之ヲ畧ス）	賜謁慰勞	雑事
七月三十日		千住駅 横尾儀六	草加駅 於（?）兵衛門		四里三 十一丁				
三十一日	大澤町 福井権右衛門	粕壁駅 竹内彦右衛門	清地村 郡役所	幸手駅 中村元治	七里三 十一丁			入見茨城県令 藤川栃木県令 片山同県大書記官 吉田埼玉県大書記官ヘ酒肴ヲ賜フ	
八月一日	栗橋駅 池田鴨平	古河駅 青山重任	友沼村 法音寺 間々田駅 青木儀三郎	小山駅 高橋満司	八里三丁		美術天保古器物古書類 出品主 栃木県官	栃木県令ヘ酒肴ヲ賜フ	
二日	小金井駅 大越東三郎	石橋駅 伊澤林蔵	雀宮駅 芦谷右衛門	宇都宮駅 鈴木久右衛門	七里二 十一丁	川村傳兵衛同傳蔵ヘ金五十円ヲ賜フ	平民久保三八郎祖母等製白木綿 蘖養蚕 天蚕及天蚕糸 出品主平民青木勝三同星野欣一郎外六人		左大臣宮石井村大神宮社ヘ巡視 西四辻侍従石橋駅ヨリ若餘天皇社ヘ被遣
三日				御駐輦			鬼怒川邉ニ生スル毒草ヲ試験書中毒者ノ實況概書		左大臣宮那須原開墾地巡視 皇女御降誕ニ付供奉ノ輩行在所ヘ参賀
四日				御駐輦				演習ニ付出張ノ陸軍将校等閑院宮西郷山田参議其他陸軍将校以下及供奉員ヘ酒饌ヲ賜フ	
五日	白沢駅 大田東一郎 阿久津駅 通運會社	大家駅 檜山六三郎	喜連川駅 山野新七郎 △下河戸村 字引田原	佐久山駅 印南彦太郎	九里七丁		生糸及繭 出品主佐久山駅平民有川作二郎		
六日	太田原駅 益子甚四郎 △乙連沢村 字北久保	越堀駅 藤田力子	△芦野駅 字夫婦石	芦野駅 戸村謙橋	七里十丁	那須原開墾著印南丈作外七人 三島弥太郎外九人 矢印南赫婦外五人ヘ金ヲ賜フ		栃木県令及ヒ書記官ヘ酒饌ヲ賜フ	
七日	横岡村 渡邉恭三 寄居村字中 鈴木清次郎 白坂駅 戸上弥作	白河駅 熊谷傳三	太田川村 渡邉庫太 矢吹駅 佐久間光前 久来石村 古川良平	須賀川駅 岩瀬郡役所	十一里 五丁		産馬九頭 出品主 産馬會社及ヒ人民畜養ノ分		寄居村御小憩ノ節平民田代太左衛門七十七歳久シク病ニ臥ス 御巡幸ニ付侍醫ノ診断ヲ願

隨鑾紀程　附録　一〇

月日	御小休	御晝	御小休	御泊	行程	賞典	天覧品	賜謁慰勞	雑事
									出ヅ依ノ賞賜石井淡ニ命ジテ鈴断セシメラル
八日	笹川村 河原吉兵衛	郡山駅 宗像弥兵衛	高倉駅 齋藤太三郎 本宮駅 鴫原与総右衛門	二本松駅 安達郡役所	九里二 十丁		大槻檀原久留米開墾地ニテ所作ノ野菜及生糸類 出品主 久留米開墾地社長	栃木県令書記官及奈良原農商務権大書記官	
九日	松川駅 添田卿助 清水町駅 高橋増兵衛	福島駅 醫學校		仝	五里十二丁			山吉福島県令ヘ酒肴ヲ賜フ	皇女御命名済ニ付供奉ノ輩行在所ヘ参賀
十日	瀬ノ上駅 細澤久治 宗折駅 無能寺	藤田駅 樋口守蔵	越河駅 平川平十郎 齋川駅 島貫彦一郎	白石駅 小學校	八里二 十五丁		所産ノ椎茸温麺等 出品主 平民上西甚蔵外一人 烟火打揚 平民両賀松太郎外二人	松平宮城県令 鶴峰判事 鈴木検事 田中検事	興能寺境内ノ老松ニ御陰ノ名ヲ賜フ 福島及郡山猩災者ヘ金ヲ賜フ 北白川宮半田銀山ヘ巡視
十一日	宮駅 阿部傳内 金ヶ瀬駅 山家佐市	大河原駅 高山庄吉	船迫駅 安藤傳九郎 槻ノ木駅 猪股傳六郎	岩沼駅 竹駒神社 社務所	八里二 十丁		捕獲ノ赤色生亀方三尺位 出品主 菊池熊次郎外	山吉福島県令	岩沼駅ノ罹災者ヘ賜金
							四人 水鶴二 出品主佐藤勝治ノ補原之丞		
十二日	増田駅 菊池善蔵 △名取川 河原	仙臺 金須松三郎		仝	四里二 十四丁		名取川ニテ捕魚ノ況状 大野田村平民 今野儀兵衛外二人 産馬数頭 出品主宇花摑 家畜場 烟火打揚 仙台區民有志輩	中村内務権大書記官知迚宮城県大書記官	
十三日				御駐輦			白画松島ノ図一巻 出品主 茂庭竹泉	仙台鎮台将校及上等裁判所並地方裁判所集治監奏任以上供奉一同ヘ酒饌ヲ賜フ	左府宮野蒜港ヘ御代巡トシテ出発 片岡侍従松沼沢村種畜場ヘ被遣
十四日	七北田村 伊藤欣之助 七北田内 字大溜 伊藤参五郎 富谷駅 気仙亀次郎	吉岡駅 鈴木三郎兵衛	駒場村 和泉忠之助 三本木駅 鈴木徳之助	古川駅 志田郡役所	十里三 十三丁				昨日ノ強雨ニ依リ出水道路ニ溢レ二三尺ニ及ヒ且行程十餘里長途ノ泥濘供奉一同困難ス

隨鑾紀程　附録　二〇

日	駅・村	駅・村	駅・村	駅・村	里程		記事	記事	記事
十五日	荒谷駅 石川作兵衛 △鍬澤道原	高清水駅 沼倉市兵衛	△大沢村 字力石坂	築館駅 鈴木吉右衛門	五里十六丁		築館道原御野立ニ於テ 鹿馬七百餘頭 出品主地方人民		
十六日	冨野村 鈴木清九郎	金成駅 千葉庄平	末野村 千田東三郎 有壁駅 佐藤力治 △真栄村	磐井駅 金森大吉	七里十丁			判事尾藤行雅	一関平民熊谷清兵衛外三名 御通輦ノ所々へ供奉員等ノ用水ヲ設ケタリ 行在所御座道路ニ接スルヲ以テ車馬ノ疾駆ヲ禁ズ
十七日	依閭村 及川吉次 白鳥村 字[illegible]長根 千葉壽郎	前澤駅 佐藤儀三郎	古城村 千葉徳右衛門	水澤駅 戸坂方六	六里二十六丁		烟火打揚	原八右衛門等	
十八日	金ヶ崎駅 佐藤光蔵 相去村 字岩ノ目 千田力之助	黒澤尻駅 三浦専次	城田村 斎藤兵次郎	花巻駅 伊藤儀兵衛	八里一丁		和賀川通御ノ節漁猟ノ況状 工藤重次郎外数人 稗貫川漁猟図二巻 画工鮎貝[illegible] 松實及片栗 諸種各一折 伊藤儀兵衛		
							清国ノ種其他 野蚕衣数種 出品主 稗貫郡上似内村 小野治政職		
十九日	江曽村 大[illegible]右衛門 石鳥谷駅 菊池幸七	郡山駅 金子七郎兵衛	高田駅 日比喜八 △向中野村 字阿久保	盛岡 菊池幸三	九里九丁		陸奥地方農業ノ図 出品主士族川口寛蔵 杜陵方言考及自詠ノ和歌 仝志家小本村附 呉服織物ノ状 仝上猪内村外ク村人民 養蚕ノ状 仝大瀬村外ク村人民 鶏卵二十八個 仝黒戸[illegible]外三人		
二十日				御駐輦			南部産馬数頭 古書画三幅 出品主 平野啓兵衛	島岩手縣令 斎川判事 皇族大臣参議 宮内卿輔及岩手縣令へ酒饌ヲ賜フ	招魂社及公園地見分トシテ西四辻侍従ヲ 外山村牧畜場へ[illegible]侍従ヲ被遣

日	駅・村	駅・村	駅・村	駅・村	里程		記事	記事	記事
									行在所庭上ノ松ニ見駒ノ名ヲ賜フ
廿一日	本村字黄金水ニテ御名換 上田村 釜澤政[illegible] △門前寺村 字千本松	澁民駅 駒井大兵衛	巻堀村 工藤安親 字川口村 [illegible] 村井元吉	沼宮内駅 村井小四郎	八里三十二丁		巻堀村平民坂本作右衛門祖母手製[illegible]		澁民駅ニ於テ供奉一同へ丸飯ヲ賜フ 行在所道路ニ接スルヲ以テ供奉員通行ノ心得方ヲ示ス
廿二日	御堂村 字北上山 観音堂 中山駅 中島經蔵 △中山村 字軽井沢	小繋駅 長楽寺	小鳥谷村 上田大蔵 △小鳥谷村 字日影松	一戸駅 金子茂三郎	八里十丁		金子茂八郎祖母手製白紬一反	岡部岩手縣大書記官へ酒饌ヲ賜フ	五日市村田鎮小繋治供奉員へ粢餅ヲ出セリ 小繋駅ニ於テ供奉員へ丸飯ヲ賜フ
廿三日	福岡駅 村井久次郎 金田一駅 岩崎孫七 釜澤村 小笠原金三郎 △一戸村 字浪打沢 △目時山 字[illegible]立場	三戸駅 松尾秀次郎		仝	六里七丁		浪打峠ニ於テ亀化石其他物産及人民ノ衣食 生葉 出品主三戸養蚕会社總代 尾形及四郎		供奉員以下へ小辨當ヲ賜フ
廿四日	沖田面村 谷坂源吾	剣吉村 出町喜八郎	苫米地村 夏堀源吉 櫛引村 佐藤傳三郎 長者山 新羅神社境内	八戸駅 小學校	九里十七丁	八戸港新宮典運外十五名 藤嶋村浅水発起人原田知外四名 三本木駅故新渡戸傳内臣 中島廣司外十一名へ賜金	舊藩士又生徒 打毬 八戸見聞実録八冊 出品主八戸中学校長 渡辺村男	岩手縣令書記官	馬淵川渡御ノ節生徒等唱歌及音楽ヲ奏ス 左府宮鮫浦巡視
廿五日	根岸村 山内光武 △七崎村 字坂ノ上 △豊間内村 字地蔵谷	五戸駅 三浦傳七	傳法寺駅 工藤禎助 藤島村 佐々木弥兵衛	三本木駅 堺三木人	九里十七丁				左府宮藤島村開墾地巡視
廿六日	△大沢田村 字馬洗場	七戸駅 濱中幾次郎	坪石 本間小三郎 △甲地村 字力石	野辺地駅 野村治三郎	八里		生[illegible]真綿 出品主七戸村共有牧場總代沢田啓平治外五人 蔵類細工物 仝同村小学校女生徒 牡馬一頭 仝西越村田島勘七 同一頭献納 七戸駅濱中幾次郎	仁禮海軍少将 服部同少佐 小森沢海軍大書記官	

隨鑾紀程　附錄

廿七日	廿八日	廿九日	卅日	卅一日	九月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新場沢村 字堀切川			平宮 棋田開採 本務撫所 偶工業場			△月寒村 △同村 字ノツホロ	植苗村 字美々 製煉場 △植苗村 字沼ノ端 △苫小牧村 字一本椴	△敷生村 字萩野 △同村 字アヨロ △蘭法華村 字坂ノ上
小湊駅 竹内与左衛門						島松駅 中山久蔵	苫小牧村 植田惣吉	幌別駅 齋藤勇吉
中野村 田村仁助 △浅虫村 字坂本 △野内村 字浦島						△漁村	錦多峰村 太田又兵衛 △社台村	△鷲別村 △同村 字ベシボツケ △室蘭 字ポコイ
青森 蓮心寺	御駐輦	御船中	札幌 豊平館	御駐輦	御駐輦	千歳駅 新保鉄蔵	白老駅 大澤周三郎	室蘭港 山中万三郎
十一里二丁		海里三百三十里	鉄道九里廿九丁			九里二十五丁	十二里十五丁	十一里卅一丁
					田村顕允若妻麻中山久成中田儀右衛門早山清太郎へ賞詞			石川光親外三人小杉房吉外二人加藤嘉兵夫其他自費ヲ以テ道路修繕セシヲ以テ金ヲ賜フ
	製茶一壺 出品主 田名部村立花文左衛門		煙火打揚 札幌人民	烟火打揚 札幌人民 林檎献上 平民水原寅蔵	漁獲ノ鯉魚一尾 樺太土人樺村勇藤郎		馬匹数頭 出品主白老勝撰岡郎人民 熊祭ノ古式并踏歌 土人男女四十八人	漁猟営業并漁獲ノ魚類 室蘭港漁猟郎一同
	仙台鎮台青森分営奏任以上并扶桑金剛日進迅鯨ノ四艦乗組ノ奏任官以上			開拓使奏任官并有位華勲者	従六位伊達邦成全邦直華族大臣参議宮内卿輔ニ御陪食其他供奉員へ酒肴ヲ賜フ	従六位伊達邦直		
	御先発トシテ玄武丸函館九発航ス	御乗艦青森発御	小樽港へ御着艦 供奉員へ小辨当ヲ賜フ 小樽港旅従者へ賜金		北白川宮軽似村屯田兵屋へ藤波侍従ヲ石狩ハラトへ被遣	片岡侍従新冠牧場へ被遣	踏舞セシ土人へ賜物	全北海道旧土人三千七百二戸へ賜金 矯龍丸函館丸御先発トシテ発航

隨鑾紀程　附錄　五

五日	六日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宿野辺村 字姥山 橋本伊三郎 峠下村 字蓴菜沼 宮崎貞兵衛 △峠下村 字嶺ノ上	函館 税関		石江村 江渡茂吉 大釈迦村 鎌田傳十郎 △新城村 字白旗村 △鶴ヶ坂村 字早稲田	
	峠下駅 函館師範学校附属舎			浪岡駅 平野喜八郎	
	七飯村 勧業試験場 △桔梗村 字松林			黒石町 黒石神社 八幡崎村 島村傳弥	石川村 齋藤七内 △小栗山村 字千歳山
森港 阿部重吉	函館 医学所	青森 蓮心寺	御駐輦	弘前町 武田清七	蔵館駅 菊池宇之助
海里廿五里五分		海里五十六里五分		十二里十二丁	四里十町
黄蘭其他数種物及花折昆布 出品主学校生徒 新昆布刈取ノ状 仝 福原兵衛 漁撈引網ノ状 仝 福島吉兵衛 御膳米献上 新井米蔵 蛯子宮蔵献 牛乳二瓶献上 七飯試験場	自製ノ七重縮緬 出品主湯地 牡牛牡羊等 突基妻 七重勧業試験場 献上 西瓜一個献上 佐藤条善衛門 林檎三十個 仝 中村金兵衛 鮮魚并菓子等 仝 宮崎重兵衛 乗馬天覧ニ供ス 函館大経	鯛七十枚 出品主堤弥十郎外二人 昆布漁具昆布晶今別石等 仝 山田秀典	手鑓五本 熊本県士族 山田雄司	北畠氏遺物 農夫馬耕運轉 鎌一挺 有志士族奏楽	
長谷部開拓大書記官佐藤[illegible]少書記官			仁禮海軍少将以下艦船乗組員へ酒肴ヲ賜フ		判事中御門経明 町田直秀 久保村治三檜事 小田勝興 従五位新庄直陳 山田青森県令
御乗艦森発御 供奉員へ船中ニテ小辨当ヲ賜フ	矯龍丸御先発トシテ出帆ス	御乗艦函館発御 北白川宮へ青森県下下北郡へ御代巡ヲ命シ 青森士族平沢興吉以下戊辰ノ役負傷ニ付賞典ヲ願出ニ付侍医ヲシテ診察セシメ			正午弘前発輦 士族平沢興七戊辰ノ役負傷シ今猶癒ヘサルヲ以テ金ヲ賜フ

隨鑾紀程　附錄　六

隨鑾紀程　附録　七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陸ヶ関 坊所伊惣助 △同 字折橋 △矢立峠 長走村 字陣場臺	川口村 小林嘉右衛門 綴子村 高橋宇吉郎 △長坂村 字赤坂	切石村 佐藤半三郎 飛根村 山本庄治			豊岡金田駅 佐太文治 △外岡村 字逆川	大久保町 図福寺 △同 字北野	寺内村 招魂社 八幡村 勧業場
	白澤駅 笹島久蔵	鷹巣村 成田直衛	鶴形村 小林英太郎			森岡駅 島田武吉	土崎湊町 菅禮治	秋田愛宕町 佐伯貞治
	釈迦内村 日影辨吉 開墾場	前山村 小笠原吉左衛門 小繋駅 高橋宗太郎 △御名坂丹 荷上場駅	機織村 藤田與八郎			鹿渡駅 河村権右衛門 △真坂 字三倉鼻		
	大館駅 横山勇吉	二ッ井駅 田中忠三郎	能代町 渟城學校			一日市駅 清源寺	仝	秋田大町 瀬川安五郎
	九里一丁	九里四丁	六里十二丁			八里二十三丁	五里三十丁	
	釈迦内村路傍ニ於テ鶴刈ノ現状 同村婦人十二人 同村開墾地ニ於テ収穫ノ米献 所有主日影辨吉 古器物古書画	電子一個 琥珀 砂二盆 梢穂等 出品主高橋宇吉郎		鈴虫五籠 百五十匹入 五十日村福	田甚助外一人	緒纈二種 出品主五日市村畠山亀松 鶴ノ絹紬及米ノ山稲穂 仝碇谷□三郎 鑛石類数品 仝檜山町鈴木外民	鮎二十尾 葡萄一籠 出品主菅禮治 雄物川ニ於テ引網 名 同所ニテ競船及煙火打揚 有志人民	寺内村ニ於テ撃剣柔術 秋田縣士族 古器物 産馬并諸器械
		山田青森縣令 丹羽工部権少書記官						山形縣大書記官深津無二
舩越村福岡村罹災者へ賜金		能久親王加護山製錬所へ御代巡 同所在勤奏任官并技長独乙人メッケルへ酒肴料ヲ賜フ		檜山村森岡村鵜川村豊岡金田村人民	火災者へ賜金	熾仁親王舟川港へ巡視		招魂社へ太田侍従ヲ遣サレ金ヲ賜フ 病院へ左大臣宮巡視岩佐侍

隨鑾紀程　附録　八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二十日	廿一日	
		和田駅 佐々木三助 △小阿地村 字髙手		川和野駅 今野左右衛門 △峰吉川村 字峰ノ山	六郷駅 齋藤彌五助 金沢中野駅 格知學校	相川村 澁谷新吉	及位駅 高橋彌治 中田村
		大張野村 秋成社 開墾場		神宮寺駅 細谷孫太郎	横手町 渡辺右衛門	下院内駅 齋藤貞次	
		船澤村 斎藤惣左衛門		大曲駅 小西博助	醍醐村 伊藤傳助 岩崎町 岩崎學校	午後院内鑛山分局へ臨御 下院内駅ヲ距ル五十六丁余ナリ	上釜村 近岡孝四郎
	御駐輦	境駅 鈴木慶助		角間川駅 本郷吉右衛門	湯澤町 雄勝郡役所		
		七里三十三丁余		八里十一丁余	十里八丁	三里三十五丁	
		平民那波三郎右衛門へ篤志ヲ賞シ紅白縮緬ヲ賜フ		日影擣者榎川安五郎へ賞状ヲ賜フ			
出品主勧業場 自製陶器及古法帖 仝佐伯貞治 風俗関巻并図及寫真 仝石田縣令 烟火打揚 人民	打毬甲胄騎馬 衣引 士族 機業ノ状 出品主秋成社 烟火打揚 佐藤周治外一人 自製木鉢 大川狄本母ヤツ 八十年余	子付ノ鶯三千頭余 出品主大張野近傍人民 烟火打揚 仝 岩見川ニ於テ鵜遣ヒ	戸島村佐々木清記 松岡村字一ノ橋ニテ鵜遣ヒ 境村戸長森田六右衛門	烟火打揚 角間川人民 新米献上 本郷吉右衛門	自製木綿一巻 出品主二井山村殿佐々木佐市 舟キク 百八年八月 葡萄 仝 島岩手縣令		
		平民那波三郎右衛門			秋田縣令書記官ニ酒饌ヲ賜フ	維新前後王事ニ勤労セシ佐竹義尚外八名へ奉祝被仰付 獨乙人鑛山師クリスチアンパツテ外一名	秋田縣平民久米直樹へ奉祝被仰付
御陪従シ金ヲ賜フ 侍従ヲ以テ平田篤胤墓所へ 東園侍従ヲ遣サレ金ヲ賜フ	秋成社川尻組へ賜金	荒川鑛山へ大隈参議ヲ遣サル		川和野村人民火災ニ罹リタル者へ賜金	岩崎町火災者へ賜金 左大臣宮角間川横手間新道巡視		新庄招魂社へ賜金

日					里程				
廿二日	栗田運兵衛 △上院内村 字矢込沢 △及位村 字楠ノ沢 △同 監根峠 △中田村 字岩沢坂下	金山駅 斉藤郁兵衛	上臺村 近岡孝四郎 泉田村 奥田友吉	新庄駅 最上郡役所	十一里十九丁				
廿三日	本合海駅 斎藤吉左衛門 △御召換所 本合海村 最上川河岸	古口駅 小林治橘	草薙村 石塚長二郎	清川駅 清川学校	七里二十八丁		四季田畑ノ写真 出品主東田川郡人民総代 蛇籠置物 仝士族日向三右衛門		
廿四日	狩川駅 見龍寺 藤島駅 東田川郡役所	鶴岡町 西田川郡役所		仝	五里二十三丁			華族従五位酒井忠篤従五位酒井忠寶	神宮教会所ヘ能久親王巡視
廿五日			横山駅 菅原英雄 新堀駅 加藤孫右衛門 △押切田村 新田	酒田港 渡辺作左衛門	六里二十二丁				松ヶ岡士族開墾地ヘ能久親王巡視
廿六日			新堀駅 加藤忠右衛門 余目駅 佐藤善治 廻館村 相馬繁 狩川駅 見龍寺 △御乗船所 小牧村 最上川岸	清川駅 清川学校	六里二十八丁	渡辺作左衛門ヘ賞状ヲ賜フ			黒川村神山正常外数名黒川能楽相催セシヲ以テ金ヲ賜フ
廿七日	草薙村 石塚長次郎	古口駅 小林治橘	本合海駅 斎藤吉右衛門 △本合海町 最上川岸	新庄駅 最上郡役所	七里二十九丁		撃剣柔術剣術 士族丁児孫七郎外九十名		
廿八日	△舟形町 字四谷坂上 △名木沢村 字猿羽根峠 △同 字上原	尾花沢村 柴崎弥左衛門	土生田村 平山康次郎	楯岡駅 笠原茂右衛門	九里十丁		牧牛数頭 出品主荻役 煙火打揚 村近傍人民 楯岡人民二同 柴崎弥左衛門二女手操ノ生糸 出品主柴崎弥左衛門		玉ノ原開墾地ヘ大隈参議巡視
						喜平伊右衛門ヘ賞状ヲ賜フ 旧天童藩士吉	負力共引綱 楯岡人民 松蕈	故吉田大八男雄夫ヘ天朝奉拝被仰	関山新道開通見分トシテ大隈参議出張

日					里程				
廿九日	神町村 神町学校 △楯岡駅 字東沢	天童駅 東村山郡役所	漆山村 半沢久三郎	山形町 博物館	六里三十丁	田大八遺族ヘ祭粢料ヲ賜フ	出品主神町村学校生徒 撃剣 天童士族野呂景圀外二十一人		能久親王西村山郡ヘ巡視
三十日				御駐輦			県令山道図 出品主菅原元道	醫外國人ローレツ	千歳園内作物等能久親王巡視
十月一日	下櫻田村 字迦葉 大石源次郎 黒沢村 渡辺久右衛門 上ノ山北町 樹苗園	上ノ山駅 河合長六	中山駅 龍雲寺 川樋村 川樋学校 赤湯駅 石岡要蔵	高畠駅 東置賜郡役所	九里二十九丁		松茸一壺 出品主河合長六 煙火打揚 高畠村戸長 塔谷龍次郎 奏楽 小松村八洲 勝衛		
二日	高畠駅 物産陳列所 亀岡駅 鈴木吉兵衛 川井村 堤忠右衛門	米沢町 南置賜郡役所		仝	三里三十丁	故士和田豊戊辰ノ役功績不少ニ付祭粢料ヲ賜フ 故白田秀直母スミヘ金ヲ賜フ 栗子隧道掛當ノ山形県官吏ヘ金ヲ賜フ	守家作刀一口 国宗作短刀一口献上 華族従四位上杉茂憲	山形縣令書記官ヘ酒肴ヲ賜フ	上杉神社ヘ侍従ヲ遣サル
三日	山上村 字刈安原 開墾掛詰所 △東山村 字観音原 △山上村 字瀧ノ沢	栗子峠 開墾掛詰所	中野村 字二ツ小屋 土木課出張所 同村字大滝 渡辺要七 同村字田町 渡辺要吉 大笹生村 菅野兵郎兵衛	福島駅 医学校	十二里九丁	仲野隧道掛當ノ福島県官ヘ金ヲ賜フ			栗子及仲野隧道落成開業式ニ付山形福島両県ヘ金ヲ賜フ 一品熾仁親王薨去ニ付供奉員天機伺トシテ行在所ヘ参上ス
四日	清水町駅 高橋松兵衛 松川駅 添田朝助	二本松駅 安達郡役所	南杉田村 鈴木武右衛門	本宮駅 鴫原弥惣右衛門	八里		手織ノ絽一疋 出品主平民齋藤儀右衛門八十二年	富田高慶	左大臣若松地方ヘ御代巡 能久親王福島裁判所ヘ御代臨
五日	高倉村 齋藤大三郎 郡山駅 宗形弥兵衛 △高倉 字横ノ森	東野村 開成山 安積郡役所	大槻原 東本願寺 説教所	郡山駅 宗形弥兵衛	五里十一丁余	久留米開墾社貫ヘ金ヲ賜フ	野蚕繭及久留米蚕生糸等 出品主久留米開墾社		
六日	笹川駅 河原吉兵衛	須賀川駅 岩瀬郡役所	久来石駅 古川良平 矢吹駅 佐久間光筋 太田川村 渡辺庫太	白川駅 熊谷傳三	九里十四丁		撚り生糸及折返生糸 出品主蚕糸勧業会社副頭取鈴木荘右衛門 水晶一個	小野福島県大書記官ヘ酒肴ヲ賜フ	鏡田村字六軒原開墾地見分トシテ能久親王御参向 能久親王製糸会社ヘ巡視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十日
	白坂駅 戸上弥作 新居村字山中 鈴木清次郎 横岡村 渡辺兼三 △芦野村 字夫婦石	喜連川駅 山野新七郎 △下河戸村 字引田原	雀宮駅 笹治沼左衛門	間々田駅 青木儀三郎 友沼駅 法音寺	清地村 郡役所 粕壁駅 竹内兵右衛門 大沢町 福井権右衛門
	越堀駅 藤田力子	氏家駅 檜山三三郎	石橋駅 伊澤林蔵	古河駅 篠崎彦之助	草加駅 大川總右衛門
	太田原駅 益子喜四郎 △乙連沢村 字北久保	阿久津駅 内国通運会社 白沢駅 太田東一郎	小金井 大越東七郎	中田町 藤田忠蔵 栗橋駅 池田鴻平	千住駅 横尾儀六
	佐久山駅 印南豊太郎	小山駅 高橋満司		幸手駅 中村元次	還幸
	十二里九丁	七里三十五丁	七里二十五丁	八里二丁	十二里十六丁
	太田原招魂社ヘ祭粢料ヲ賜フ				
全平民慶哉 山文之助 陸米餅給掛等 全平民橋本傳右衛門	撫米 出品主栃木縣平民岩崎幸吉母クラ 福島縣平民杉山浩悦母タミ外二名 那須原開墾地所作ノ野菜類 全印南丈作外二名	稲穂 出品主慶事 試験委員小川傳蔵			
		供奉員ヘ酒肴ヲ賜フ		利根川渾橋架設ニ付近衛士官ヘ酒肴料ヲ賜フ	奉迎奏任官以上供奉員ヘ酒饌ヲ賜フ

供奉人名

二品 能久親王
太政官 左大臣 熾仁親王
参議 大隈重信
同 大木喬任
内閣大書記官 金井之恭
内閣大書記官心得 一等編修官 川田剛
一等属 川村正平
同 八尾正文
三等属 藤本周三
五等属 高橋和多留
七等属 楫取道明
等外一等出仕 古賀成章

等外二等出仕 八木下義信
等外三等出仕 中根正忠
内務省 権大書記官 田邊長顯
一等属 後藤敬臣
同 金杉恒
六等属 中山宗禮
大蔵省 少書記官 橋本安治
三等属 石川知義
四等属 大竹昌蔵
六等属 木村朝宗
等外二等出仕 打田幸八

近衛局 貨幣鑑定方 貳名
歩兵少佐 立見尚文
同中尉 杉山三男
同曹長 佐伯美一
近衛諸隊 歩兵少佐 野田時敏
大尉 馬屋原務本
同 中尉 肥田木盛延
同 粟屋幹
同 高木熊二郎
同 小藤亨三
同 少尉 井上思服

同 歩兵少尉 小林虎三郎
同 佐々木峰二
砲兵少尉 田中國方
工兵少尉 中村正壽
騎兵隊 騎兵中尉 大高坂正元
軍醫副 廣田静逸
馬醫試補 中村莞爾
騎兵曹長 小林瀬
同 軍曹 磯野辰四郎
同 寺尾智鎧
同 西郷政行
同 伍長 松田松太郎
同 佐藤金次郎
同 早川音次郎
三等看護人 門奈友三郎
騎兵卒 五拾八名
蹄鉄工 二名
小使 一名

驛遞局 四等驛遞官 五島孝継
三等属 山内頼富
七等属 岩間正久
八等属 鶴田範常
十等属 大野義規
宮内省 卿 徳大寺實則
大輔 杉孫七郎
一等属奏任心得 大書記官 堤正誼
権大書記官 兒玉愛二郎
侍醫 一等侍醫 伊東方成
二等侍醫 岩佐純
御用掛 平野好徳
醫員 伊東政敏
同 藤岡元禮
同 石井淡
侍從

侍從長 米田虎雄
同 山口正定
侍從 高辻修長
同 西四辻公業
同 東園基愛
同 北條氏恭
同 片岡利和
同 太田左門
同 藤波言忠
同 荻昌吉
十等出仕 廣幡忠朝
同 平尾鍗藏
庶務課 准奏任御用掛 田邊新七郎
六等属 青木行方
七等属 野崎来藏
八等属 林長喜
雇 富永直孝
出納課

一等属 櫻井安定
五等属 川田泰高
十等属 佐野其太
内膳課 三等属 山本義方
七等属 岡本正道
八等属 桂尚久
同 山田惟義
九等属 樺島信満
同 直江重成
同 金子基三
同 谷口胤弘
等外二等出仕 荒川儀兵衛
同 五十嵐栄助
同 加藤兼通
同 小野崎要之助
雇 小谷野善助
同 牧山義路
同 村上光保

雇 須山留吉
同 磯谷安兵衛
料理方附属 二名
内匠課 七等属 小平義近
十六等出仕 桑原政辰
十等属 山田勝進
同 小市親道
職工 八名
調度課 二等属 井関美清
七等属 伊澤成允
八等属 竹中公鑒
同 永田胤禎
十等属 加藤鳩八
等外一等出仕 楠成允
夫卒 廿二名
職工 一名
内廷課

一等属 小笠原英武
六等属 津田長将
雑掌 葉室俊顕
同 三澤為質
同 村上義路
同 中野義直
同 大原重克
同 武藤重武
同 大谷一枝
同 高見一意
同 阪本直
同 井上良温
同 淵川親則
同 大岡金吾
十等属 三浦重明
十七等出仕 高柳質行
一等仕人 有川藤左衛門
同 木村義三
同 子林糒一

一等仕人　山本直嗣
同　松平莞爾
二等仕人　渡邊敬宗
同　村島徹
同　村上直在
同　玉村荘次郎
同　近藤定義
同　石井政義
同　鯉淵政道
同　師岡新祐
三等仕人　竹内居易
同　吉田榮安
同　南方雅介
同　丹羽長之
同　加藤久治
同　田中堅之助
侍醫附
一等仕人　高橋長尚
三等仕人　江口新

輿丁
一等仕人　植澤群義
同　田中正三
二等仕人　千代間禧一
同　植義臺
同　園部喜與次
三等仕人　龜富方
同　上田儀輝
同　山本義正
同　野崎龜之助
同　清水理喜造
同　近藤四郎兵衛
同　勝山龜之助
同　東數正
雇　植田増之助
同　橋本長左衛門
同　藤本寅之助
御厩課
一等馭者　山口融

二等属　川上鎮石
四等馭者　武部可榮
十四等出仕　小栗定五郎
八等属　高木隆徳
十五等出仕　元藤清馨
同　桑島忠則
十六等出仕　佐野頼功
同　片岡辰吉
十七等出仕　福羽守人
同　野添喜真
同　世良田市藏
等外一等出仕　瀬能雄清
雇　今村榮吉
同　伊藤新吉
馬丁　三十九名
鷹方　六名
文學御用掛
式部寮
御用掛　兒玉源之丞

六級學典補　荻原巖雄
七級學典補　三宅行正
等外一等出仕　前田昌福
等外二等出仕　松田貞之

左大臣熾仁親王隨從
家扶　島津定
家從　龜井文四郎
同　中山定熊
家丁　堀内辨之助

二品能久親王隨從
家從　山本喜勢治
同　安藤清五郎
家丁　加藤等三

御先發人名

太政官
参議　黒田清隆
内務省
卿　松方正義
權大書記官　西村捨三
少書記官　成川尚義
一等属　淺井新一
四等属　竹内壽貞
五等属　並木時習
七等属　脇　他三郎
十等属　宮崎忠興
近衛局
會計軍吏　加藤好堅
騎兵軍曹　岩本政吉
驛遞局
七等属　望月武陵
同　中村旭
十等属　高橋義明
宮内省
侍從　富小路敬直
二等馭者　宮下幸知
五等属　小堀正容
十四等出仕　村山幸次郎
雇　早野元光

夫卒　一名

跋

余嘗宰秋田縣。後遷今官。奉命屢赴北海。而近歲又從駕省方。以故東北諸縣。民情物力。皆能探知。川田編修。著隨鑾紀程。既畢。余所知。并及所未知。披帙一讀。恍如重游其地。因憶當時。余與編修同涉津輕海。狂風怒濤。一葉掀舞。衆困頓嘔吐。莫能自起。獨編修登柁樓。四顧賦詩數章。夫危懼顛沛間。猶且不廢筆硯。況坦途驅車。尋名區。訪勝概。記載累卷。又何足異焉。然此書用力。不在乎山水游觀。而在乎鐵路礦山牧畜蠶織土木興造錢穀收支煩碎可厭處。與昔人游記異其撰。故余跋一言。以諗讀者。

明治十七年春三月

宮内大輔從四位勲三等杉孫七郎識

川村正平書

明治十七年四月八日版權屆

江川岩吉刻

瑞泉大任（墨庵）撰

雲遊文蔚

享和二年（一八〇二）江戶刻本

據享和二年（一八〇二）

江戸刻本影印

瑞泉墨莽師紀行
諸名家畫圖篆輯

雲遊文蔚

全部
五卷

江都山谷般舟樓藏版

題墨莽文蔚

畫裡山水寫之通志觀可呂真
山水如畫如削是何謂也
真畫為傳真傳真寫真畢之皆
在耳宜乎遊文蔚先生為之歡
也而當莽釋長有富語哉

是乎好人對清風明月而致心
暢暢鶴飾自影情懷之情
遊翫乎山水而序之記之實
心也見之而所由則語意
一覽之文矣所謂妄語哉
是而不知而之所言不可解乃

然斯書之由新乎也
寬政庚申夏
源忠道識

雲遊文蔚叙

余囊軒有我　王行宮金龍之山而距山谷者一拘盧舍焉聽之負提海之士瑞泉墨莽尊者頡数卓絶緇林之翹楚淨門之干城也智賢睿景慕於師之久儒屋懸傚焉之傳法院聖世罔緣延良傑之二而已其何栖栖乎哉梧環佩之際而紛優歟

掌乎不得參寵貌右焉編徽猷替出要耶一日清間獨往獻主寮焉一見如故締交莫逆惟夕不足矣於其學傳燗於手術確實固依踐撲鋒峻利之境乎奧者之神府資人之談柄竊及闡揚紳撫秘賾憲章典謨子史偶有杏壇泗水之士搢紳先生之儔向來談如私家對

校應接不必倦乎誘化緒本分立
地志復以為不鮮焉也寬政之末春
師將吊考如於很遠飄然開百
事收鉢囊發乃儕輩三五從遊
蒞于途所其歷涉勢肅及紀和
攝泉山水若有約採勝開靈隨
而圖焉隨而筆焉積成數帖而
後施之邇代則斥玉碎金亦皆品

嘗古既奧契之道麁不儆然勸懲
之識矣況經斯行而視所文内負生
死解悅之微於敷惆生慈悔之厚
非識研精覃思有年于茲展舒
三歎不能輟焉師嘗言如乎之待
偈辭論而敘乎意要巧唯是一
場之遨至尚興象暢所懷耳
以故不嘴斡裁乎我徒也且為其
風調也出六朝之域而入六朝遂超
然之于塵表所謂天地有奇山
水必假奇心鑄發焉而亦經於
與師相攜施繞於景織波
之辰華稿脱而難路源庚乎自
筆蟄此編之題辭乎僕矣言
之有實是社學之誼親後恰二
根而且述梗槩耳　仰望遺就

天推出之秋玉之鑄之

享和辛酉春二月

天台大僧都智賢撰

米菴河三亥書

文莫觀乎名蹟。三代
原書不可得見。風格
可見。雲烟變幻之
子。字跡古高。講求其
殘篇。亦以資便
謂之也。[illegible]
矣。之物。宜其不[illegible]壽
[illegible]筆已初出也[illegible]二
圖以傳之記。簡三以三[illegible]
日本書[illegible]之盛。地平依

墨蹟文蔚卷之一　序　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墨[illegible]淺[illegible]書

墨蹟文蔚卷之一　序　三

文蔚總目

文蔚總目終

雲遊文蔚卷之一

東武　瑞泉墨莽述

北壑　鄙波馱那輯

叔有難花將褰復何帆道遥人之從遊遊趣歧勤焉同盟促我乃絆行縢躡芒鞋將發山谷此行也分衛囊鉢丁任縱遊耳遂以己未三月初七期五日大雨六月下未先侍僧而徑謁後藤勝壽氏茶果叮嚀以充餞餽兵初鼓抵小舟街永井氏諸族相聚行酒祈餞予謝衆纔就寢半夜追還恍惚酩

酊矣各齎裝具岑岑焉爲不堪餘急拴布袱戴著笠以岐則出餞諸子太道喧譁入鮫頭店酤飲頃尅南北分手太叉頷僻葦一武人永忠直者爲諸子見啓迪是南紀木造莊官師省也此日天朗霞駮雲霽擲酒復酌怨金川晡時入戸冢驛泊鎌倉亭

初八黎明發戸冢道左鎌倉道有碑太此八里而通甘所謂千杉林中睹玉繩小徑入駐鳥而藤澤發藤澤山一而小栗冢畔而正門出郎驛中白旗祠不詳何神凡自金川呼傚白旗之處多鎮西宰祖之故丘在金川驛西南四里許予往遊此邑慈日禪師盧既出兵高須南松林幽蒸皆徑滑遶右視淨照寺左顧江島一沫泛六里外松叢益深行仰一株奇狀一里許而富峰突然献左脉于望嶽亭下午經町屋而今宿邑馬水纔過腿一聯回棹上西岸而平冢雨降山䓣四谷乾位可廿里下紅雖孩而大磯古灘餘綾渊者即此下未愁鴫澤圓位堂龍窟榜書西公以建久九年仲春望寂矣今

貲玫己未六百有餘年靡不曳筇之處芳躅此設碑未詳焉右語遣發以春秋祭祀就孩兒之痱有治驗云而入梅澤山夏月賞燕花下陂西爲小申原領過押坂哩小丘狗嵩隱見波間足柄之山爲武相之界新羅氏乘簫之地十里餘又不行民澤山小雪正西據頭高嚴之翠焰于行裝已涉酒川入小田原宿城外清水舍酒醉及佳餐徵二子相叫時時曳予之尼師壇

初九寅牌蒼頭秉炬而校函山六七里辨色上長

與山時闖騎意直過三昧橋左條搭澤通湖逕往日與平永言游夜賞中秋於蘆湖者數日屢詣路十餘年哉此日海氣欻發缭嶺殊蕊特名于黄鶴覡睨鳴竹裡饒舌復異常暢意可知耳欸生生句誇予予予亦思詩不成盤旋嶮岌馬足軟欸險志阿計僚原之峻須鴆毛及格子鄰轄女夜相呼相扶提嶺銃子曰以弊既控關門先到茶店竢後進武生叱奴來諸子相繼頻賞長興之勝將入關以微生於予之介一袱先入則關吏識為微生尾閃

于予蹲踞而吏叔特聽為既出則微生汗額聚鼓而公問故曰僕素亡有災戀難乃亡之兵關議僻重惟不堪恐懼如犯者然者所於僕不誠也諸子為之捧腹尋處跨長生徒泝湯本搢滾故殿于予之華卒不從為憾耳既抵文庫山是牙掛之國界此際驚語恐住兵至下中頃掛杉鬱茂中人竄谷舞道是山中追啟之卒也依倒春秋二十四日役千夫脊掀出篠庚之騎稍下兵今井坂正南峻極其間糠谷家原諸邑恂惟失胸已南崖擬美於函山



中旦憩且狩陂陀乎出三隝谿焉如過裙衵識神
息叙定神祠西南得一水都揚云千賀乃草駿之
封界也沸溪舍沼津虎嘯亭
十日拂曉右視水野侯治城經神崎桃李烟燬路
側此地多殖椿樹至諏訪頃睹千株今澤途多老
椿尚春寒澆洗花未英踊三本松投于波羅
十一登發波羅阻沼水富嶽真面自獨立于萬古
沼水以南太野四谷今井邊以爲北面指庭沼之
中燕蝶雄小嶢雪巘雲突一聚一散翠嶽圍繞突

兀出天外嘗夢嶽個尤物也既久矣渠望天造之
真境直脫郗關左拔衆者宗是壞間巨觀哉洩哦
丁許備醉醺遊證耳
嶺氣風雲帳芙蓉天表晴雄姿跨四國屹立排
千閣始射與條蕩崑崙素影清明吟往哲賞想
與風烟行
山麓有一邑名勢兒背白源幕府獵遊于此賦役
夫殷而好原驛古有上嶽道戢入松樹亭午祭幸
翁滑晉者流頌旺句爲枸杞滝菜腐旗諸子回酌

太經戚隝又踰而由岐松嶺扺富士河水源信之
八嶽出而經甲之諸水來此日穀流容易涉而岸
淵道拗元稜中通下路今乃不然云從蒲原過江
尻喟逸古稱太古浦從此至由比水比屋鱗次既
上薩埵嶺渡沖洌而回望芙蓉出頂露肌春烟裊
長變態不可極也跪居沙上假養生之手摸奇狀
瀨箏則衆奇陰歇俯吾曹殆擲筆驚呼哉測景隨
碧波不忍還太郎人似從我偕追諸子宿與津府
中屋

十二辭後上清見之嶺斜下美保原測上六里臨
殺其二有一小祠疑祀天女處耶傍視羽衣松從
滌吠之誕耳此間至細井之處俯仰坐富巨觀哉
循左云手川田間有一水咲傲堤池土人叫姥渦
沫水底瀨又或投香煎粉浙小兒吹嗽冇治驗上
午東風栗洌飆沙石撲面諸子取醉而行意氣尚
豪殊怕予與栗生老骨不堪春寒砭肌耳從是而
西北入山者十餘里云大內邑挹景時之乘馬出
處稍西兵邑云土知澤乃良馬指墨出於此東福

開祖聖一國師之俗鄉系氏今尚存云予悉其名
姓久能之山麓東南隅過府中城蘇谷中遙望賤
機之翠安部水將涉乎駿紀猶木枯藪於河北既
涉歷仟歲漱澥左嫂諸邑愈輕古岡部十里餘板
宇都嶺平越之左路云寫徑嶺上花樹凝條撲人
面而螢躑躅聯嶷角行誦西公學現之什余神陽
甚諸子亦稱快遊遊當艮位也雲送風皆云雷雨
之徵俄頃趨兩霏霏山花隨紛氳遠雷殷殷又
為之增一觀空花之中蒹笠不穢意氣揚揚與天

籟相肩而下至襟倉頃風漸微雷雨亦霽歷千斛
陂一晴一陰不可收而衣為雨行之奇徒步西行
堂予特考西公遊蓋有感此俗諱遼清少小讀
書好管絃精弓馬獨逸和歌辭天仁上皇保延三
年遂風志遂出禁籬普歷遊天下文覺何遂西公
之道適乎喙乎好名之人不受千金欲利之士不
捨一鉞師之於銀貓慨受焉即棄矣殆追其蹤者
以文覺之強直也猶一見望風焉後或憾其所乎
孔子曰根也慾焉得剛是之謂乎嶺上拂一宇號



長頸而安地藏尊不知誰之作濟化大有現證益
下兵柀投之界朝比奈河以為田中領郷民石川
氏祖先某從豊公東征以獻水火及馬瘤乎自
賜所着錦袍長四尺分截錦彩而襲縫焉所謂陳
羽於製者也鬼鳴路側見一叢竹是神祖出軍提
處土俗呼勝選藂自藤枝而齊嶋烏帽山公此不
遠云以道悅邑藤田中而嶋多驛黃昏渡大井河
之中心駿遠之國界投金谷米帯舍
十三象燭餞向黃花阪經中山左嶺阿波嶽寺瀧

觀音傳道有齋經野史載覆霓之說不足採惟此
山乎之老翁蹤跎者再至哭第也豈不欺誦西公
所謂命矣哉之眞率抵志保非以西為掛河之封
地奴女哩河令水涸可知者耕耳休于山波奈凡
二十里程入掛河延太田侯治城驛磐比比皆足餘
處既出涉二十瀬水從此而北駛田從所是秋葉山
道流石燈一雙金銅華表旁搆廣庭役下武江米
本氏所脩治土力夫相聚忠直家所識與諸乎入
治場回賑移暑斜入山阿渚西北三十里許植白邑

既拔山淵脊光綱縵參浪茱蒼盡傑吾唯服此道
山徑左抗而出平坦又入而又出為本郷道右長
福寺二里而為通馬育已西又敢不行乎固請賛
不堪健步此日懼峻岭而塗貸籃輿乘步一任于
奇觀日僅三十筆武生族子於呶中云諸子先既進
稻德相縱談蹟小渠楚痛甚不能相尾耳裝以師
之輪扶焉師或試步乎予聆武之言悟爾遂下而
慰稻德生談遊恐痛而固辭是天幸耳遂隨稻之
輪行家知不徹痛敢及墅也路殆峭嶸未望秋祠

之山問之村老在明日之午云得母里河探渡可
矯上未投于山驛植浴兵餉後撫枕倚倒山中作
趣暢意劇徽鬼時推牖春月朧朧湖上隅翠煙之
金波頗數斗昨之東道行旅絡繹驛家閙後可疲
朝來已發金谷入谿峪則山水明媚殊絕況山
館春夕之美豈不執之人乎追得續斯文哉凡從
母里而渡淺瀬處四十餘春夏履揭秋冬舟橋渉
是一瀧邑水源又中番廷廻之溯滴乎
十四山行廷曲經黒石西股黒田諸邑而三倉家

民稲葉氏之居駐神祖蹕時有故賜采邑至三倉
郷篠上懸蜂房亘二尺餘長半焉群蜂亂飛不可
邇一里許而大日峰在田北去此十餘里寺號
金剛峰僧寮長日修護摩而秦秋祠之處而日
峰與秋葉其際廿里而近稍下有津通假橋入一
邑是爲一端從此而峻益多人或云自非至秋葉
以有一下物諸子聆其言尚勉餐而進凡毋里而
至此際約廿四五里扳太窟攀絕巘上者三里
羊腸獸蹊出于太能望極佳一登一下縈不復佳

處稍勝山間燃薪而爲茶芽此邊殊養數畝駿
茶以留士耶爲佳品其餘二國之茶雖名于關東
多造而出于駿者什八九云時茶氣芬背未視其
摘處行觀槇牙之前已經古奈良耶須嶺氣發人
衣嶺峻異倍前嶺節狀惟要卿之不失耳赤松攬
假蓊鬱憑巖骨交幹迎春游先後相呼周縱其
間参徹雞兒徑以帛結幹者左右若匹絲不知其
故道是昨丙午春啓秋祠之悵關之西東士女蟻
步而望焉有風頗者結絲於路側而先告秋山以



爲慄懺云一頑耕則四方頻爲咕咕左徑環挽始
望金明蒼翠鬱勃出飛峰之間神飛恍惚呼之應
相答耳盤回六七里許不問崎嶇偕某篤而前乎
俯瞰也至處山花燃千壑烟霞布置無不極節稱
快爲下千歳邑是太田侯封邑小澤氏者醸康穀
藏環列郡中正路通其間開酒店旗懺搖門上掛
吾徒惆然遂入店探囊盡一大白乎試窺厨下亭
長爈諭我蕩煎茶野果復現呼錢神乎草草裡面
出則梵宇現瑞臺寺前一水遶地名又名拆瀬河

疑秋之餘色乎未啓之一里許而抵秋嶺酒餘津
矣主翁亢待客延賑犒和鞍而寢日時下未

金明嶺

維神之不測自遠之奚瀉原駕玉面左劍右縺相
然界羊角遂入坤位巔鎮火举符以除殃祓災崖
趣鎮防火燭哉垂跡乎大衆域設法冷濟威推自
在力王臣景仰焉黎庶仰戴焉奇驗日新猶水之
起燃炬之靡草可謂炎德兵焼寺云秋葉以佛心
爲宗葉乎未詳開山祖脈始階華表始塚榜題記
嶺稱已而登上者三里區寂勝閣方面山書一二
題字益依寂勝主經乎既而三里云護國巔筆致
勁勢可見第三華表左右於銅燈一聯蛇龍之勢
彫得而佳矣下申上者百餘級正殿十一面大士
左脇別置秋神殿祠貌莊然甚近時再營矣就入
本院浴室異常先請昇内殿寺僧云日已暮矣淸
晨相引時與忠直田長出矣山濤徵客夜闌月淸
謝射靈樹祠前石燈籠一點火與數燈影煜焉照
物外之幽徘徊多時洲又競遞聚擁紅燈前燭焉

河流與玉難名覚沸凡境物餐餘逍遥厨下餘丁
庖人混委細索不知日幾許旅客也凡佛鳴鼓寅
佛拔鐘風總祠殿住持僧提闔徒讀誦梵行予崩
然心口漱滌統堂拜懺焉晨飯罷而各歸裝關出
矣時寛政己未春三月十四日來鄉頓蔭翁墨斧
記

十五陰雲覆塞不睹前程下路與脈之峻伯仲矣
加以白雨右滯水二流悉盡倪焉下三里抵犀之
河畔是天龍之上流纔碧石上叫舟少焉南涯來

河心回望秋嶺隱見陰雨之中雨力頗盆乚由掩
兩具蹄一谿入山舍衝雨復躋至鵜阿麻留路愈
峻望愈奇十里許而宇牟那阿馬定懲且剱焉邑
名何引阿之衍足僻遠之國耳路傍老杉奇狀愈
千載之物土人名熊野杉右旋入鳩摩邑而神滯
入野亭餐又南轉左排拔者名香於梨阪嶮蜒不
可馬層嵋不知何山上最高頂有茅店拔襟而休
澗響忽鏘然隨筇而鳴玉璆子復密受多佳欲諷
而植笻勁又將失足已時驍馬驚林端出焉略知

村落之通聆之稚兒牽吾家駒以二月念三生云
騂焉從兒歸家踰香於梨之西二里程欝茂矣爲
駿遠之界川上邑西數十武一溪架獨木爲橋水
脈亘五尋木狀一奇不爲危而石礫鳩摩太比良
之地峻極矣諸子口峻而不欲予亦疲唲于石十
二里蹊須耶摩泊封屋僻甚矣複中頻窺呂安明
日命駕之行諸生未就正寢惓疲而卧鼾息嗷嗷
如雷
十六發須耶摩三里入山路路不太峻此際何惟



迂乎四於九折陂而穩比之所實坂耳抵細河河
水之渊急清潔可游語鉢左壑峌而數百武擲盛
翁食烟造跡葛衣鶴髮特避秦之人不乎不憫問
地勝要是聾啞之夫孰持昔遊不付嘱淈綵妙心
懶逸會坐者手訶訶粃下大野鄉市廓驛次州縣
利於交易一水南可厲名阪數川此水逸參之吉
田東入海又逕旋拔鳳來之山者六里許

行者巖　拔公亘此北故得名

既拔谿紆者六里峽乎蹤乎壇神初王兵又可左

登之處崗巖壁立十數丈幅殺二之一熟睇則突
兀一大巨石而高於榜樟之中峭立者也石相率
侶海巖與所在茲山澤之物大殊焉壁下一小店
有野酥不飣餌餃茶復瀨白湯各盃一酌而前焉
予何得勉強然不可得拱手咿嚘尾迮直木壽獨
蒼雪失色頗懷怖畏窃問之店夫曰有迂回間逕
耶夫曰無兵諸子聆蒼之言捧腹絕倒且勵曰桑
弧丈夫致千里何憔悩之峻乎蒼特有懸乎乃決
意而前先登者撫掌喚巔上藤蘿不生亾手之可

捫惟擇足之可托拔若足之失尚孩懸于巖端是
以先後亾常欲罷下亦不得擲杖攫笠不可仰不
可俯正肯腹行四支互拔猶蜘蛛蹈壁中之狀稍
休半塗則不改易四大而呼耳既而抵巖巔廣可
布百餘席巔上下臨於壁下又不可得究一奇矣
蜘蛛並先後移匍登聚賀壁中無害舐笑巖頭未
跳臮羅網故無血食耳西隅小祠不識何神役右
登者里餘

鳳來寺記

貪道其詠辭吾之貪貪獲匪直也貪賸羊悵烟霞
癖甚於茂陵之渴耳偶被一唱導化發西游之行
遂欲嶺鳳來之勝實寰中之餘往哉攀躋自東北
乎既登山椒正西置瑠璃光殿諸宇羅列其除地
繇設樂郡山曰烟巖鳳來其寺號也嘗依鐵名武
衛所頒倫建三層塔堂太閣遠遊東道于此原令
命營山諸殿悉落成　神祖尚不改舊觀附御食
若干田再營森如大備矣予欲款寺僧而為訪諸
開草萊不果徊翔貪眷望多時所先歷亦皆竊于

彩霞之際東南十里如六七里萬頃之巔千峰之
峰一瞬盡焉凭老松踞瑞雲磐石嶔嵜之來承踟
坐也神意豁了諸生怏怏焉或生小魯之既就下
路下堂駐烏僧舒舊史說窗什溢辭喋喋如渤澥
覌夫然何爲渠撫懷中孔方之靈耶可厭已下磴
道數百級于院星列孫巖數點蘚苔奇毛如定坐
觀想如風誦如嘯虎密如在老樹裏上古古妙境
奇絕也鳳鳥來儀于岑樹初知不塗聽之說隨回
眺而下烟巖之稱諒有肯矣乎也未半西途風痼
頭回眷者蒙足岑之善遊冥其益奇驗亦惟不偶然
哉乃援筆證之遊覧政已未仲春望東都頓證痴
翁記

下午大野出兵上烟巖之裡西者約八里程自山
麓抵蘇凡六里隨步勒石于町程下路正西纔二
里許出山門則邑座連簷名門谷即鳳來之封域
擇佳店畫齋兵衛杯各適意或曰凡參之酒雖云
美乃笑比之伊池清醉則鬧底方蓋已然至其醱
之地嘆之酒母氣鬱不爽白雖必復旋熟期都下



不爲泛醞醉醸不移兌云於平浪之中嘗者亦然
矣伊池之製船之東海淳矣不誤區區印舊銘所
謂第十見酒者乎非是緇徒之物也同携妙年入
焉傾出焉欲晨睇不問酸苦取醉而雄行已遂路
未聞故逸之門復何論衜潸有過失乎惟是春氣
之能蔵酒傍觀俾山行之人如年者哉

豐河遊記

有以賛成豐河之勝者予遂不耐忻然上来春望出
門谷西北距平四十里乃参信之封界予忘地名

稍入捺哉相呼登絶峰南哉三里許忽看泉流洞
徹淵洄焉珂流暢快彼爲得矣時有猿懐二子呼
樹抄偏知幽遂益深背泉湧左出於半腹嵯峨峯
巒與所經之山百仞相對争奇秀而夾大澤急流
駃駃從北而南矣上云瀧河渡頭云豐河水多矣
不可航時維季春碧灘有航而不睹舟師只舳艫
以環貫一索附之兩涯播旅客在航中曳焉十人
云布哩舟一異也田間呼做曳舟者蓋是已布哩
之言振也蓋唐虞之製耶抑其蔵貨秋之工乎吁
禹之水我其爲航不成魚爲幸既上兩岸遠邇霞
蒸渺乎山澤明滅若存若亡須臾嶺白瀧光西東
之幅員可三十四里許邑屋数點如棊置之勢大澤
南横爲一匹練危巌錯落與駛流斥抹飛白壁倏
忽成霧成烟龍吟近咽吞泊来矚眼遠下斷崖蔟
其洞然渟處名瀧門宜矣大澤有瀧名也考之舊
聞世人以瀑布誤呼多岐蓋如在廬山者云瀑而
不云瀧瀧字字書奔湍也太澤駛流陂落瀑頭如
線者是也吾邦古今詠多岐白絲者可徴考又俗

有呼鯉之多岐能保哩者鯉之性雄而克遡瀧勢
古畫最得焉近時畫家摸様懸水及飛泉鯉魚之
浙者可笑耳凡名瀑者在名區寂深古之處如彼
布曳那智發光等是也虎關釋書筆那智瀧取笑
於大方矣瀑者字書飛泉也相似而間遠有混濫
者乎也幸有残齢筆陸天賜之奇於千里外祗悔
少吾同袍於茲頃欲行役坐敢爲衆生見欷悵
然割愛拆西南曳杖而去卑處揆勝槩爲記東都
杜多墨大任撰

下未入錢塚正背豐河而西北得一村云信玄道
左遥望長篠山頭云嘉靖天正中武田勝頼圍長
篠城主將奥平信昌松平伊忠防戰爲城中微勢
然糧食匱乏使勇士鳥居某者潜行告急於　神
祖延承報命返盞山頭應揚放狼烟爲銃之約而
歸爲鳥居乘此虛將入城不幸見擒勝頼自問故
則告以實乃誘解其縛鳥居佯諾夜與堅士立于
城外鳥居倍勝頼之密約却大呼曰　神祖親我
使節又告之右府已率七萬兵者不出三日二將

等忽守毋懈也勝頼大怒磔鳥居云噫勝頼剛毅
無道不知臣節磔烏者世于今誦非其將器又行
半更有寺云福來寺後信玄冢邑西口有聯軍勢
丘者旁穿一沼信公洒刀此云經川治又半更而
岩比呂而滋洙良出得一水云丹波河畔以南爲
新城菅沼氏采地驛舍一詎饒一鄉會也從嵱崖
多穿古矢中村東条諸邑出于豐河下流右河畔
而五里入松林左控北岡村舍數十松草州屋封
地野多水之瑁殖一奇松有雁婦所劝自太岩險



小流焉渺乎出曠埜是云扇箇原而美濃原古名本野者乃此國風所賞乎此向大岩日既下吞益行不識逆際四顧寥然皎月咲其所經歷之峯巒宛乎出目睫之間敬齋祇行客脩路或辨迷數數野馬嘶天風白兔趁金波遊底夜色泣遠客者於予乎一段幽適嫋嫋接兎毛得一偈諸子詠風月一促泊處普然役行不侶畫間之狂態予竊娛焉耳上戌五由反游夜舍

十七大道如髮者頗出世氛而如儀者然蚕發求

陟休梢下野店老媼來煮茗諸子燧火食烟行藤河而神馬嶺又入店苑後望赤山祠此地雲母出處十里而逝雄水架橋是三河之一云參差橋西爲岡崎封内既入治城過松橋一名矢矯亦是三河之一巡流冷澈從欄眺焉自太濱分界岡崎來問神藏沼澤此不遠而來迎寺慈賓洲遺中郎之古憩耳又不行抵池鯉鮒以安俵橋爲參尾之國界自落合爾所謂桶狹古戰之地懸望今川氏城推而經鳴海休笠寺下申投宮驛聞之忠直小野亭長克喫茶餐後更浴衣諸磁茗香味共佳矣卿三盃盜行李所藏都菜以抗諸賢之彝欲忠直半酣與武生豫譯明朝樂師之事此日諸生入鳴美綿鄭頂問古蹤於一行叟乃云往古以道左一里許海畔爲驛以所謂呼續卿夜冷卿及星岬松風鄉等勝固餘國風之美誦懷徒目寥而過焉

十八辰牌舟行七十餘里揚帆自在湖嶽浴海風波後不驚餐雪固恂海濤樂得而安穩餐之意雄壯強欲上枕搖又氣呼酒諸子愈快然忽盡一陶

厨起卧縱横醉態放辭却惟懷海鄉之脩也停午抵桑名先從水樓饒饍既發休朝明河邊西北加州諸嶺雪尚皚然岐阜之山亦爲斑斑以初野之水界桑名之地薄莫泊四日市驛舍池田氏告事適攜之池田再遇頑期很速今宵纔別卅無酒肺爲寥酌酩酊甚若區以予此夕懷送舊交高玄師祥忌至迦葉室誦念而稍就寐眠枕頭喧遠興益醺也忠直潛匿傚于予卒不許焉相引嬌鮮偶坐互屈伸右手之指角觴者夜雨應三更

十九上卯微雨別于池田氏下辰得霽自須那河
西嶋入神戸時戸田庚謡鎔殿而来矣縣官驛長
灑掃相迎矣蓋所以爲朝廷之官老也自須那河
抵神戸可十里許訪志摩古悟真寺開主僧在授
戒壇予爲同勢怱遽訖言知客叟導南觀音區白
子山黄檗悦山書堂南之花木一株呼不斷左冬
良雪雪爲雪而植對而律街十二里許勝衍國府
彌陀尊門榜木菴書偕入傍店啜銚饒太道左閣
羅殿古稱阿漕浦即此永井氏之鄉挾魚貫而相
望懸重迎引寓雲津市川氏儀亭

廿日雲津鄉後一聚落而屬一止郡邑曰比留一
作日留侘月本星河以稱呼三光村乃紀之諸邑
浴後將彷徨村落先到金剛寺與寺主僧歸氏族
覽河瀨陳館物發生時試叢相生或挿花相把晚
于胡飲風流道旅況樂微醉而窺後園經謁八王
子宮是爲比留之鎮祠稍出脩竹除一塊堆碑山
神聆之鄉嘗奐聚中凡陰雨之夕一掬之火渺翳
千曉對人喚即發焉一怪物也按燐火之屬乎此



胥忠直遊木造養峡諸生悵然復想酒
廿一相應木造遊與諸子同矣北渡栗津傍河畔一
四里許入村落訪嚶嚶館守開翁鑿甕而供焉客
子香醉探叢書喚二南資如繩之酒遂訪長谷部
氏之封內揚帷於一丘望焉此地岡岐阜中納言
秀信老臣木造左衛門城趾云先問聖祖之山南
距四十里餘不可望西以布曳發阪爲之屏八多
小山之諸邑列布于東境木造先墳之際古母里
以北蒼松鬱紆其餘萬頃麥浪隨風沒坐間主人

豪飲爲解宿酲斗爵無算輸下群雄尚滯杯盤一
何狼藉也忠直陶然有賦予欲和焉卒不次秖搖
頭而搖頷耳獨醒屈子吟成促歸嫩主人不肯而
頻持螯餘子稍稍引去獨予應別請遇萱堂貞仙
尼之齡八旬評遠天然順公往時是老尼薙染稟
戒之師俾任追前緣口授以十號偕期清泰會盟
公日既桑榆便道遊桃園爛熳映餘霞一二里之
間無遑俯仰出沒迭複菁出源上則胥晦惟守先
導之武躋蹬一里餘得一水嗟誰有仙骨何窺洞

裏爲乎乃乘舟紘師乞渡錢養生戲按劍罵云汝
欲得錢者來予之武之即紘師駭然不復言同遊
掩手失笑率馳田間歸于栗津
廿二齊畢里正河井氏見訪導香良洲平東渡矣
埜祠後條路夾櫻樹零花似雪倍風社墻閴寂不
訊知勢陵配祺耳松樹隱蔽青蔥終天年既出沙
涯太洋一碧遠與天合東隅參之横須賀世古崎
吠之諸嶺蚌珠出北限岐阜惟以宇治朝熊接平
沙之宴矣行厨湯英飩諸彥太呼旅意凌滄濤之

勃澥猶搖動而誇鯨鯢斂歸渡嬰兒華塗胡色於
蛾貝之片賣行旅不識何故是供之奉祠云既暮
于比留者數日矣豫議明晨之行
廿三辨色涉樹水懸伊奈沙午牌新茶屋捲幔而
望乃內外祠官使隸迎相賀長途無恙酒醇饌美
而區區飛籃輿者十里餘涉宮川四望之蒼岳稍
穩風化自在之域實神僊餘澤哉上申聚窪舍館
報言浪華杉生物色忠直氏予復舊識相逢計寓
瀨何憶來會叟倩臨風於瑞瑩之春晡時各箕坐

聆雨聲

廿四雨未歇浴後躡屐遊梅谷生館舍屐具坐縮
遠亭晩眺雨後霽霧氣益捎奇於檻外大發詠慇
焉同交栗原生伎慘棋者之屬其指南河埜氏之
社盟所謂印綬三段態者也予闕外來賭與之閫
者偶一妙年來焉相抗落匠神變猶角觝之向繫
旁觀者悠悠乎不知嶺日沒落淵此夕約中川三
位恒高氏茶讌予有事不果遺恨以贅數章已
廿五瞻部神光一何頻頻勢之三宮實日域天柱

作歲淬礪置祝官祠職以奉幣治國安民者聖澄
不營凝崇生乎秋津洲至哉敬之中杜多仙等沸
不復惺然欽哉乎哉此日也清晨新設窪盆於
禊壇陳篚莒供蘋蘩鼓隆韃然依舊典乎予旋浴
盥莅蕩服屐具禮儀坐觀巫舞覡鼓者自辰至未
而謁下外宮中央國常立尊以瓊瓊杵尊爲東以
天兒屋根尊爲西雄略上皇奉　神告自丹之真
井原遷今之地崇奉　豈受皇太神兵別掘瀾纖
又不予之所與知憑神國要談困記之耳下傚焉



廿六謁丹宮依神社記中央皇太神以同秋津姫
命天手力雄尊爲左各兵垂仁上皇自和之磯城
遷勢之渡會郡秘史載之元年位山中有日神祠
乃云皇太神月讀太神服狹雄太神降誕之辰陰
陽二神以寄贈祝賀焉然經千歲之中亡復知之
者享保乙卯年北埏現寶瞀乙亥年新造瑞垣尊
奉天照皇太神之奇魂形神祠兵寇神道家樞
要而所司職之而投也豈翅夏彝周鼎哉不謁磯
宮又云中央皇太神左各於太來諸太來冊二尊

下午有守屋氏之諸遊上畠街林崎文庫匾額信
篤林祭酒書諸子在焉余惟予與栗生信宿楡谷
朝來捉觀夫效意羣究焉入講堂笑支撐典扶桑
史録寄藏神庫者萬卷充棟遂得謁參閲下此乎
予雖入神庫之草率也罔不堪朝識望承卷披探
渉彼披此駭眼於藏中爲由認意耳然何恐遂太
益入兵日既下午稍將辭焉近頃尾張相宗睦卿
被藏收群書治要全部四十七卷又探以唐六典
全部廿卷爲近衛經熙卿之寄藏兵庫之左衍睹

伏水龍于玉題書二十章予亦舊面識想像京兆往
遊有感焉尾州河秀根者記辭又爲稱焉戀德之
餘漫賦短章太守治上流云五鈴又云御裳濯岸
一里守武祠而二十里旁山下廢阜神照寺盤桓西行
谿間道以圓位西公爲開祖女僧揚廟帳拜瞻開
祖自彫肖像且於予所不思焉備觀遺蹤漫失叢
中阿堵一百穴者其惟栗生乎噫西公以遊戲道
探狹眺蹤兵東率聞炮惑後人之豔誕耶豈料勢
中淨幽其術深刻能木偶欺人遂非分之利愚昧

而貪財者率雖不異於外宮堵現夫其從尚爲重
何也非狐百錢不許揚帳孰敢以爲贋今如現夫
人或知其僞散一二十錢塞之嗒嗒然者過半化偶
問之諸子既而謁二宮復祈求何事予曰有焉何
地可告也凡世人所求予而者所延壽者所消疾
者所解災者所功名者所安宅者所聚財者如是
等一不可告許者也卒殺牲牢之類有業無功縱
得遂心美好一時若報在後乃至許祀許禱許造
殿臺許置供器雖與上之董祭不同然太悲乎等

名佛正直不偏名神豈有因賄降福之理乎縱彿遂心本人命所自致非許頒力也據理而論惟在廣作諸善耳忠君孝親憐貧愛老救災恤苦戒殺放生種種陰隲方便作善隨力所能皆力行之善功所感理必降祥倘不遂心則應歸之天命委之宿緣不怨不尤彌加行善而無退悔是之曰謁神佛之處矣昏黑歸梅谷與神人話焉不覺昭明其言盛唐錄卷尾從遐神道契翌明將訪寂照寺月僊後書悲風眩而襲禍袍任不能將則疾爲之師利則僊公特自欲救吾道交援採雲圖三昧之風光哉

雲遊文蔚卷之一終

雲遊文蔚卷之二

東武　瑞泉墨斧述

北壑　鄔波駄耶輯

廿七小雨自守治抵山田停午發窪倉翁隨步露霽際所馴之態憋悪吾行乎還笑非寤今是哉

廿八松阪一捧亭出矣一齋一陰雨具用不為予為進況但言昨夜悟了于一捧下或不三十捧耳而唄六斬取捷徑於西北間道出長堤是云太閤堤目送河原木遊追懷時昔遊遊而牧村而比

左伊乃藤佐州城邑中某氏者與永井氏通家是武江大仁翁之族亦予之故舊吾永井氏邂逅主人拜讓不行永氏告事譲饗於予先行獨予與之武生就于坐供餚豆腐可殘殘後蔗築茗老嫗語遊先人事婁聨潸然為附授十稱而別乎崗九里入小阪村休農家馬埒下自多儂太三斬屋儘僻邑果茶不得唯視告天子昇降已飛鳴連綿不挑露快又云雲雀云呼天子褐色似鶉而小未詳出所具原翁曰告天子見潛確類書及江陰縣志

此日殊嘈嘈呼于麥秋筆耕佳趣適意耳伊保野一里程蘆坂道西一里望屼峪山麓靈液為地名柳原諺之歸夫近邑來浙或主治疥癬瘡痳云雨足滂沱諸生委泥怨曳尾村落行也云永野予大後諸子為雨故不問先後見田長徒蹐跡下中投永野民屋沐後推破隱岠崒當簷岌繞淵聲湯湯甚旅夜屋限有古小祠鎮祠八幡風雨怒流還歷不可望主翁云山僻退遊奈亾可供粢盤之物何惟有蘚蕈在熱視之藥蕈也淮人謂蕈為芥者俚俗

訓芥子菜搾油故又訓油菜況其長蕈哉不鄙人可食物見而可知焉予試問自然薯乃曰有焉雖有諸乎阻淵流埋祠前一介懸焉提翁出乎遂穿築來諸子炎然不堪飢偕共炊麥撿箸遠筧搽以得奴盧盧汁和之麥飯相聚貪噉者恰似餓鬼趣蔬蔬食意外妙味無尚焉其腹既飽各擲竹燃膳朧然遊華胥

廿九發永野下已至狗家九里雨漸收冀上發而耕乃伊賀之國臨稍下者九里餘過志湍都溪元

町而植野街頭絡繹青帘颭颭焉駐行客爲有吾
徒流涎者如予之邅行乘此虛先進北徑一字盧
舍那大像并阿耨羅尊共倭乘重源造標路側者
予不識節行道是誕麪生之冥罰乎自平松至上
栗午餉荏苒入山間富永下栗三溪河北之鄉邑
又皆旁泉流左出右沒者二十里許忽爾出耶摩多
耶摩多匪耶摩平坦鄉口謁植樹天皇祠松叢爽
水得冲淵邑時日僅三竿雨歇沫得霽亦得意矜
翠倭客衣路漸迫右澤前巒秀色從西明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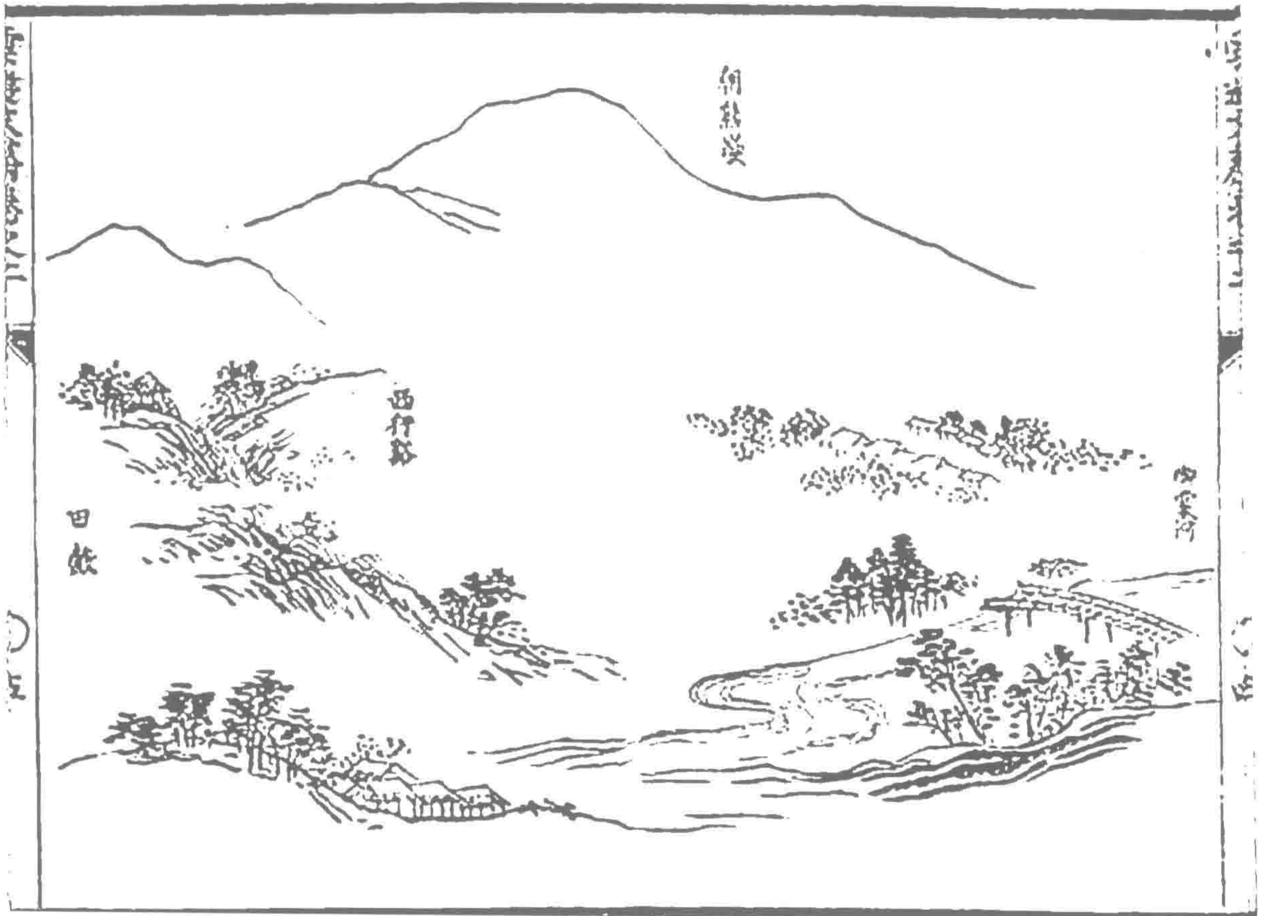
岫凡八九里之脊面出瘤露骨所殖者蒼松遠邇
配偃招天年鏡而已之分焉望可望之處亦有懸
泉三百尺凝素生霧泉之中心溢觸于操巖巖頷
衝虬龍躍而冲天龍戴角碎冰爲烟分爲二條條
忽爲雌雄勢降崖左松樑斜接龍尾扶雄壯太澤
殷如雷巨石磊然撒布壁下山嵐俄至則泉咽與
松吟潺潺焉動大塊予相忘于此立筇望者多時
衡介出焉侶從前路顧予也不得意遂投筇趺坐
至援其筆介之意內既綴稍晾顧介之顏卒擬詩

句於地爲瓦礫鑿耳休于西明望厚嶂百仞城堞
歸然于樑霧盤回過城市此地芭蕉翁之故丘繞
趾一家而渡永田河半里許踰小嶺呼做與右衛
門阜錫於老婆燭爐懷蒸餅數枚而躋餅子形類
餕頭少異也行甘二枚嘗聆之瓔浦尾予與中世
崎陽製者傳華人名呼波手又呼比夜宇波以味
下於餕頭故不滯胸膈又山中異味淡泊將與予
之仙子菲實是王母蟠桃哉
晦晏餅出陶原曉色靄然稍一峯矣山城之界云

北湖邑正西笠置秀色勃焉于頂各天外祗木津
而想野店脫粧稅吁于津頭舟師與鷗群眠槳頭
而憩焉奇狀仙骨被髮食烟棹焉津古豐饒多少
商船利與往返縱水清徹可掬

笠置山記

豈其衛護上皇乎憑楠氏恩遇之資武斷壓衆操
練以時則三令偃乎猶聲聖謀之帷幄出奇法鬼
者實號稱古今海內第一哉敵倚壁嶂高壘綵兵
以護焉何謂爲楠氏不在雖官兵屢敗東軍乎來



將謀于夜邀突襲於裡面事出于不意上皇潛行佳野今尚稱行宮居故趾墟而巍矣春草離離俾人揮淚者哉擡頭望焉峯巒蔟蔟我之脚下生奇絕巨巖峡迫于前彫虚空藏之像大不過九丈巖壁前後右旋云兩界巖高十餘丈如夏屋如設幌如巨象不可拔處一狀益右登而得石門將入其門則呀然何無選門焉者諸子驚呼門焉相與自圖追先導而前既出焉歷行五六步小徑惟雉兎之迹耳蔵然路窮相與援藤蔓托足之處誤躡垠

石碎顚上降惟可捫蔓與藤努守托足耳凡百餘步是爲最高頂正襟而望則鄰大翠布特秀此處獸蔦嵒金碧之美於一時正南面極而睨焉飛瀑千丈碎白璧客顏極解矣頂之稍遠一卧右可坐數十人名云貝吹岩不識何故稱猶氏塵奇矣處手至其巔可三十步許以手扶足非蟠蛤賊蚊蠅狀不得昇耳予何可勉強也御意稍暢然獨坐一石下想像昔年奇矣此山有解脫上人者尚書左丞藤貞憲之子諱貞慶雖度與福寺卓然明敏爲世

見知應記一日至嵗勝講素之于資崔謀奴於人
後于會盟公卿閒衆莊服嚴飾就堂上脫公麄衣
而上兵官僚緇侶儀匿笑脫公謂方今稱子不染
執倒當浮華是竊不可與此徒爲等倍官盥五白
終講而不歸南京潛入此山巖捿澗飲矣元曆十
皇好揚祚遊能射鹿慕牛燦熾嘗進佛宇爲鹿福
聆脫公德望召爲落慶導師脫公敝盤曳筇徒步
入官意氣尚自若上下望其道相朴素脫而登高
乃詞辯婉暢困辟莊嚴交以鹿苑之事堂之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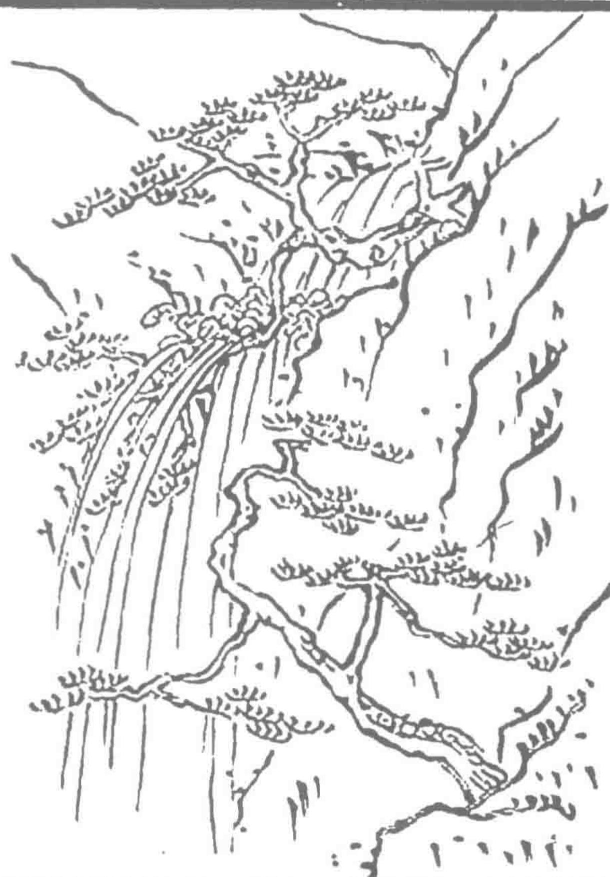
無不傾聆深法爲之感發者矣遂以建曆三年二
月初二寂矣奇矣此山戴古之香德益名于天下
信高徳脫公厭浮華太入洞中在蔴鹿福大爲獅
吼狐是水歸聲密出岫於于解脫之名響其尚布
所爲哉戴之智度論罽賓三藏比丘皆衆言種種
好食實是衣故得之故以與衣況叔季靡薄之風
所使須邪今之俗亦是多供養彼衣而已予竊顧
内無實德標修道故爲麄衣魁慈新紳俗士又内
無實德標修道故爲服飾高貴官寺僭華洋侈靡

徒在旁謂我何及彼優饒之美焉其於飾者矣者
以論己爲虛而麄弊者爲之尚愈己乎抑假相率
而至踐實地之兆乎古者最真美服飾昇禁殿吾
最祖爲麄衣立閑尊脫公弊衣坐講宮堂是皆弘
化之翹楚益物爲本宜充所凡庸之測哉勤以無
德無證與不應時宜者相遠矣還思嫁爲襤褸之
衣其與化之不若爲尋常緇服不化之化也遂下
山追慕脫公高蹤聊陳鄙言以爲記竟歐已未歲
春盍之日東都山谷瑞泉寺杜多仕濟寬於木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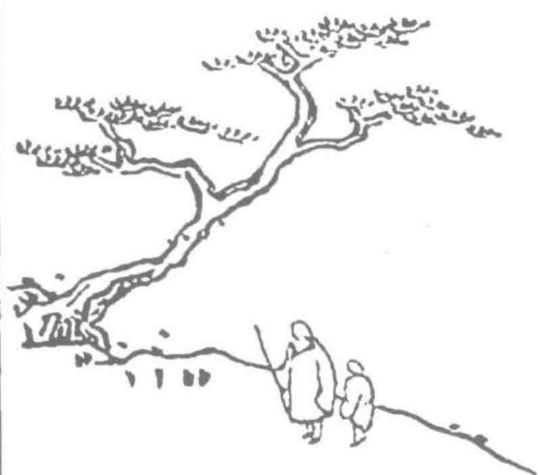
艇中上來歸津口鄭餐矣衫生素輪行可借玷禁
置之天峻而族諸士於此買一艇下黎游者十七
里艇中後段觀筆下所謂獅子巖震頭噬奔流又
爲巍峰峒之狀二里許東廻云泉河小舍集做風
焉正流之西流云加茂既已別群嶺之翠忽潤焉
出乎潭存吞平野蒼林景勝復得矣城和之名山
遠適隱巔媚于行舟諸子凝底愁眼徒散夢魂下
耳嶮僭特不聽豈惟得進止於寓目不停拟之不
停也却愧爲襤飾見甾焉漁人數處置舟學于滾

湍汀洲數處假結草廬蓋焉問之四五月之交鯑
魚張江而泝云捕者日不下數百頭予試臨碧流
群鯈縱嬉獨佇拊長嘯焉噫陋巷貧而樂金谷侈
而憂田生不知何謂乎曰予之園池時時放鱗羽
今謂但池與江較其利害池雖設網罟不入江雖
寛日夜見捕又官河禁約之處有限諸魚出入無
恒有從外入限中者有從中出限外者出限則危
矣不若池居之貧而全性是何爲弋者若于山漁
者若于江計治浮世餬口之難也而渠若心吾縱

覽豈可不深痛懲于茲乎上申抵東津棄舟而歸
兵路側數步覗念佛石此際可爲城和之分界四
里程入諸樂鄉地屬添上郡往昔上帝肇開基脉
東征而後國造伴珍彥都構大日本橿原宮始
涉此地風土質樸山林蜿蜒蘊育太古之情法潤
又自然而爾兵無歷蹤舊區弗不旅情頓降焉園
繚猶坂之老漢顏是羲皇上世鶯綫步至般若石
迷或名般若道所謂影向石在善城寺裡古從同
州雍良峯來未詳歲月是爲元明帝碑厥銘四十



中湍飛泉



雲室道人寫

五字出諸史故不漫招焉傍十三層塔頹于般若
靈刹南登華嚴寺日本紀載焉勝寶帝夢感鳳因
歸依良辨僧正勅創草大刹正西置盧舍那大殿
不讓是平安方廣之巨像者也事實詳出帝王編
年記不復贅
聖武帝御宇鑑真和尚歸朝而後於東大寺戒
壇院始行別受作法賢璟師爲之受者是吾邦
發壇受具之原始也爾後傳教弘法慈覺諸叡
德登此壇用十人法爲比丘而世降道微惟傳

持作法耳廢頽極于慈明慧解脫二師大哀戒
法之廢絕恒於常喜院講律部脫公亦開筵於
表無表章以覺盛叡尊等爲之上首曰章之第
五得捨分齊之下有別解脫戒之頌就等之字
等取菩薩七衆戒否之義覺盛與叡尊問答諍
論者既至三日三夜終成立於叡尊之義畢又
崆峒記引占察經由自受而立於成就七衆戒
之旨是亦依憑也於此不空院圓晴西方院有
嚴招提寺覺盛西大寺叡尊等四哲同志而至

請感見好相於東大大佛殿乃嘉禎二丙申歲
九月初四成就受具竟羯磨則用玄奘所譯瑜
伽菩薩通受三聚羯磨從此以來如法七衆駸
駸焉碁布于天下宗萬世不盡之賜哉然元亨
建武以來兵革不姑止佛法王法倶衰戒律亦
隨而泯絕矣慶長年間洛西槇尾山明忍律師
夙懷非常之志大復興律儀焉維時濁亂吾儕
再拜千佛之威儀者豈不蹶劫怡慶哉任之鄉
今躋此地感慨於上古因聊記所懷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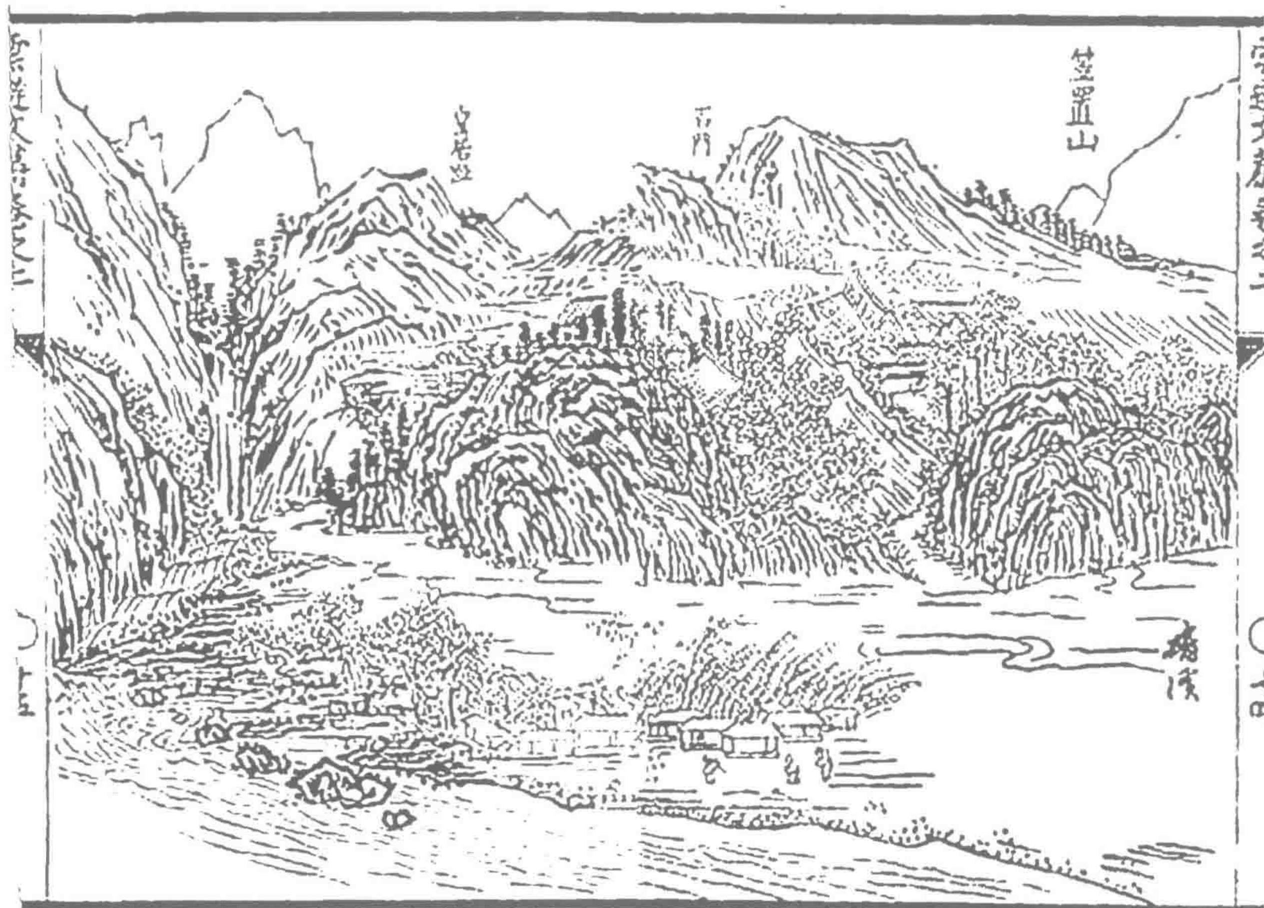
旋繞羂索法華二堂自轉碍門又謁春日祠十古
寂遊宮閣諸廢且備矣石燈籠無數森然于蓊樹
端外仰人生肅敬稍步躋三盞之梵塔巍然聳
行客不必避人湍流又可愛自興福之南門和銅
中淡海公創建焉舊名山階寺考釋書齊明之年
鎌太臣住于山城兜道郡山階鄉建梵宇而白鳳
中遷之大和高市郡廐阪寺號廐阪而後遷今之
地舊時之災拂諸宇惟存廢礎置布近再營東金
南圓二堂而南境出于猿澤投宿於鼎橋美佳止

街市人來往不失古致實憶見貨舊飾燬矣諸子
御秋俗裁他鄉眷盞察落懸東武諸生
四月朔有雨上元興寺舊史四方門區各殊寺號
五層塔安藥師尊左各於持國地藏供上宮太子
自彫云正殿南面掛圓通南岳桂山書中央道場
師一面龍雷五魂降魔像上辰佐保河傍水而叩
里程入一邑問法華寺此地淡公封榮也寺前松
笠存礎石日已昃中尚淋漓得西大之東門昔者
從城之雄山發斯地一條田間兩爲條二三子失

永氏之導歎哭于途養招到處爲阮生哭偶得一
田夫問津田夫不應問而將爲諸子嚮導云衆敢
許焉街兩抵菅原村或說神祠非是菅公之郷野
矣土師宿祢道長故居云右旋三里賭一祇園是
爲招提寺地名蓬萊以鑑眞和尚爲開祖振古除
災厄伽藍殿觀大備矣追導而旋遶矣導慢傲名
躍口唹唹不止雖醜矣不可避焉所以是而厄失
吾導師也門外入野店啣焉渇尚甚矣貪殘飯者
猶家狗源氏語所謂水飯也唯憾不陰醇樂茗飲

近世國俗澆茶飯謂奈良茶予素嗜好則閑胸膈
解渇除悶或紅豆白豆蠶豆麥餘子等炒煮點用
其味爽口問過食傷脾胃永氏追酌洪憑陶然即
視雇奴撫佩刀作聲曰野夫爾何賤旅客乎潤色
名勝爲諸張具以計酸迷久矣雇奴懼然失色憑
一介乞憐久西經那集邑入藥師寺當依釋書蘇
遊師定出矣奏龍界東於白鳳帝帝勅剏成梵刹
也乃追寺僧拜佛跡岩盤高一尺八寸平面二尺
五寸亘三尺二寸餘佛跡長一尺五寸七分幅五

寸三分輪相及諸相彷彿于面
輪相者曰佛之足下現八種相一千輻輪二梵
王頂三法螺四花文瓶五魚鱗六金剛杵七卍
字八足指花是也依西記之意初出摩竭陀路
有石世尊所履雙迹存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
迹有輪相十指皆帶花光明時照此而南顧摩
竭陀國路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寂後留此足
迹將入涅槃顧摩竭陀百歲後有無憂王君臨
建都此而匡護三寶役使百神後諸國王競欲



樂歸否雖不大致莫能轉近設賞迦王毀佛法
石所欲滅聖跡鑿已還平文彩如故棄殑河復
本處設賞王爲之卒墮獄今所將來者是乎非
乎恐應摸擬之手出者貪貨諸來者耳而不貨
亦得焉乎惟是千古之奇而聖跡髣髴于石面
也孰可不欽崇於茲哉
上建一碑國歌一十七首光明后所詠銘文篆畫
讓于諸記相傳舍人皇子題署焉近時其氏著碑
文一本大般安藥師三聖聖容異靈巍然于瑪瑙

雲遊文蔚卷之二　廿柒

磐上予竊謂蓮公之叡德上皇之歸崇有時乎現
澆季加以寧石寺僧雖野矣志氣頗作慨歎予爲
之聆因名冬鶴期再遇耳復言昔時鑄冶三聖日
百濟國獻佛跡岩於白鳳帝也此日不得齋下未
尚劇馳轆于田畈者西南十二里許和中輪夫篆
笠不獲先後攀傘舁矣武中彼不嘗見者但所以
風雨復不劇故乎抵法隆寺地在平群郡舊名云
斑鳩欲學八宗嘗觀莊然奔目薄莫宿寺前鄽
初二得晴法隆西門出焉經松間出曠野矣金剛

三輪生駒之山關奇於道左信貴又爲之屏此
十里而近矣謁龍田宮左折一里渡龍太水閑歎
嘗者在平群郡遊又不行于陸萬古行而萬古來
此地委陋無意眺望計大同中上皇遊幸此不知
何轉惜矣有名以廢實而委閑河而往片邑一里
餘所謂達磨寺乎本來何物有箇之空名片岡者
即此神名帳載片岡祠僅存焉正面一堂前置亞
巨石一標太子賜歌高跡一標達磨飢臥遺蹤後
置巨石名春日太子窺磨石頂云否兮否兮爾無

雲遊文蔚卷之二　〇卅九

心而彰飢臥之想爲頑徒轉之地號心外添味不
吾訊爾空若有則有何覺無有此地名者傳于古
者之空豈論空者哉有彼空而弗空彼空也爾何
爲發天然貌懷是浮名未開發祖化否否也但本
金陵三者覓吳仲庶之哀死煨燼乎要是月嘉跡
引衆愚之篇焉又云此地解脫上人故盛自號達
磨寺焉
錬虎關釋書傳智嘗載達磨大師渡江入魏居
嵩山少林寺經九年歸天竺其後八十有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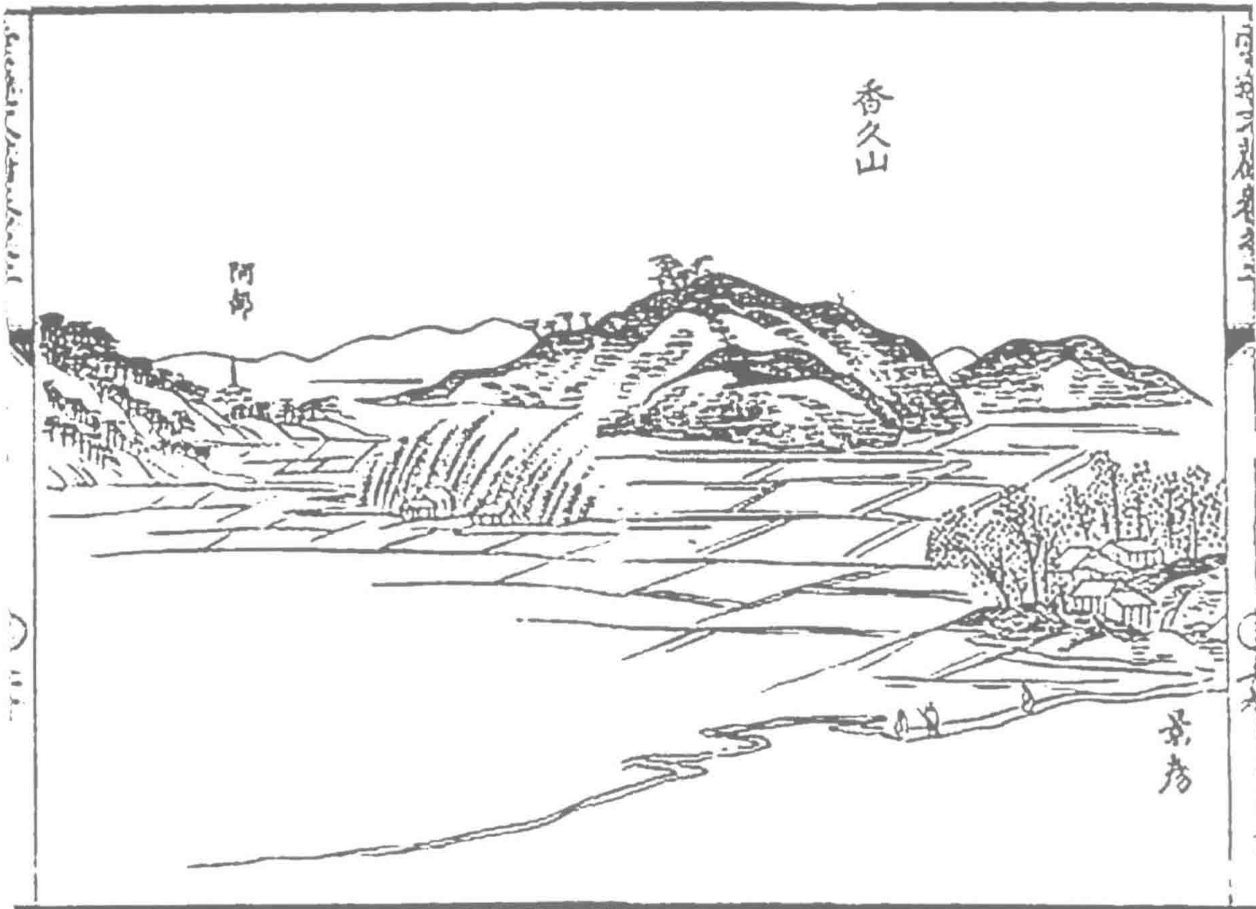
吾推古二十有一歲癸酉遊此方推古女主委
政太子豐聰十有二月朔太子過和之片岡於
時達磨作飢人貌弊服襤褸而臥路傍太子見
之云云事而今有議者云太子所遇飢人錬公
引國史推古記所言達磨然推古記太子但言
非凡必眞人也而不言達磨則想是當時隱倫
之有道德者耳熊峰萬山云豈聰詠歌本紀載
自浪花至於京置大道視經營攝政皇太子行
御片岡時飢人臥道上問姓名不言皇太子自

雲遊文蔚卷之二　〇卌

脫御衣覆之以供御與之曰宜安臥爲詠歌斜
照哉片岡山于飯于飢而爭寢焉旅人哀親無
然飢人給此歌揚頭白奉和斑鳩哉富之緒河
之絶者要吾大王之御名者忘諸寧一日天皇
問左右曰片岡山飢人其名何人也左右言不
知矣但可知之人遊見赤梼歟天皇問之赤梼
贊首曰臣聞神人其言西極婆羅門僧菩提達
磨其人也焉又問之言何事奏聞曰如鳥嘶鬪
答言理不可知時皇太子發言曰於官中無神

乎時言有語出嶽容翁公卿天皇問曰出御誰神答曰豈異神乎常守皇居住吉神問曰僧人言那太神快笑詠謠與之世乎厥可往有兵焉皇太子統句進天益之內外于遍三十大千（三十卷遊）（大廿一象大遊）本紀二卷者太子臣秦河勝奉詔所編而宜備其之證矣但皇太子與住吉神同歎其德而不明言其名者令人自念之耳然非太子有密所泄則赤檮爭得言菩提達磨其人也乎赤檮之所聞如偽贗而已矣片岡山光定一心戒

文下卷載片岡相見事云彼飢者蓋是達磨也光定時先元亨五百餘年也又本朝文粹中藤後生有言達磨大師至宮緒河寄斑宮太子云云後生住村上帝先鍊師四百年其時未有禪宗名而早有此言者不可誣矣但宇治山喜撰藤原清輔之集中以太子所遇爲文殊大士者傳說誤也議者云若然則達磨太子特地相見不借通譯爲甚麼至機機投合耶云大抵聖者互知異方機同通殊域言者非凡情所測達磨



初至震旦與梁武問答覿面相劚不借通譯則
非但片國事也識者又云若又倭歷遊歷何不
告直指大道徒作和歌往來邪云震旦九白所
漏泄之祖意八十年來既及于此方則不勞再
演一時唱和付識法於國主大臣若自在詠中
緣語大王之御名者忌諸寧之言而禪門之徒
直到今日不忌國家護法國家亦不外宗乘者
祖詠之懸讖不虛也錄師贊曰雖飢于時不苟
來也知非虛文矣而豈聽歌曰斜照者夕照也

推古記並拾遺集千年友等歌書皆言斜照而
蒸照州以日映訓斯那提流則亦是夕照義耳
菩斜斜二字字形相似至此差異邪但理一而
訓異者二訓之於歌詞孰優孰劣予未知之綴
待歌人辯也其名墳冢者任還同議者所謂吹
聲說
從法隆至此約八里許而經比流馬那伽薩埵本
鄉諸邑凡十五里本鄉路側一蘭寺門扁書毘摩
尼之三字梵動筆致可觀物不知誰欲問主僧

不在厨漢獨守閑耳毘摩尼此翻遍無垢知是台
密之場乎與前遊磨堂蒼上國守標豈聽飢人接
見緣起者雅俗相遠矣伊賴壁隣添野邑中之寺
號石光堂下列于古井昔時化女來現添蘇蘇之
處所謂當麻者二上嶽畔萬緣古之麓號寺曰林
時是結夏有約揚實幌容易禮聽稱念曼荼羅天
平勝寶中中將姫被惑見押勝讒蔽而隱棲于常
麻自號法如結盧紫雲之名靈勝多瑞所世識又
詳于寺傳往生寺上二百餘級是寂祖黑谷大師

舊區而藏自書遊擇集及寶什草卒不能盡正門
下矣南郊三里過竹裡高多曾我諸邑此際離二
上萬緣古而前登如黛黄麥隨風送微瀾暢快信
逶迤登道左撫孑之孤立可望耳或作洱無邑名
槻原而萬葉云洱梨池在山西今水涸獨存名已
欲行不行者為不謀泊處耳驛兒浩歌立馬前時
時指名勝南隅云香久山予嘗考諸史未詳其山
所云山緻火嶽焉凡所都觀和之名山為之屏其
際平穩惟此三山如鼎足隆起耳或云多武峯東

賭一峻嶺土人呼之名音羽中堂帶一村落古稱
天之香久山者即此今稱之山低端不得國歌之
意乎攸古詠高峻者也異說紛紜未明然否歷河
北雞邑一小寺號興善呼山云香久凡自八岐而
瑪瑙嶝横帆可伊齒烏之閒名蹕若織惟在正路
而左提右挈耳正路南矣一里餘入崇敬寺本殿
文殊大士佛龕九尺以眞像收其胎中眞者大化
中現于窟裡後安阿彌追彫大像俗稱陸奥永井
丹後切門爲日域三艘云大士殿別號瀨願中祖

還覺師精修道化眾于一世保延六年専稱彌陀
端坐合掌瞑寂於山中依遺旨瘞于堂下銓經百
餘年乎尚未壞全身事詳于釋書曰既著矣按佐
久良伊旅亭忠直與蹕之長勢與爲舊誼攜餐掲
武及予訪焉市郎豪富酒脯慰勞接待還如泰賓
賓爲不懸大都者哉却恐羈旅庶僧不墜綺筵卒
枕于書院此夕何止不寝回頭纏彌袍之矣或疑
生他界乎偏使遠客旅魂幾回驚焉靜言燐燈將
紀行乃拭鵂眼凭几至古研玉毛獺然還惱人發

楊在隣牀正寢密呼予云今朝復羅綮資之裡半
日後于衆卒託言於永生漸漸出焉通宵煩悶與
朝暾朗矣
初三拂曉自佐久良伊西口北驅閒適三里餘渡
一水問耕人於三諸山教之以斜徑行者二里許
究豫遂出于正門之右老杉蓊鬱是稱求祠前殿
之際一華表而爲三者匯尋常舊貫祠司祕訣云
三代實錄載奉祠大己貴命祭典非春秋而以初
夏季冬卯奉幣焉門庭三杉抱圍各有燉寳名因

言儒佛二道初行于吾邦而天下政教始涵混於
二典欽明上皇蒙三輪神告乎立制於萬世矣欽
而忝翰類焉二典氏運至聖渥洽布之今日也謨
忝眞訣而靈託餘烈者哉次下開題帝莫法告於
鼓吹神儒底據版漢以爲之頂門一鍼耳玄賓菴
趾二里餘入檜原溪幽邃淨域予曾慕賓公苦
蹟者久矣傳云內州人性厭塵囂勵道業素忠
緇侶嘗官僧濫道伯之山桓武帝有病道詔山中
請賓感至化辭道負鉢囊而入宮上疾致痊辭遯



兵大同帝詔返章下聆僧官敕命下忽遄至備中湯河弘仁帝嘉其操履詔問數回一日賜宸翰曰賓上人晦蹤煙雲凝思練若春向覺花而獨坐夏蔭提樹而開眼持戒之光能耀昏衢護念之力自濟黎庶比來炎暑禪居何如朕機務之暇寤寐不忘地遠心近一念即到羅綺錦繡想在序逐白布一束聊備法資願師領之納文中意又曰賓公形靜山水神王煙霞春花織錦對之陶情秋葉散雅見之忘歸求於緇素卓爾不群比來特逼玄冬序

凝縞雪想彼禪居實勞延懷今故存問兼附送饋綿五十屯布三十端至宜領之帝歸敬及斯也公卿黎庶望其化遂以弘仁九年六月寂壽八十餘竊觀為緇徒者何欲官職哉然置其官職者以綱其濫猥不軌也豈在其素懷乎推古帝始觀勒為僧正尚德積為僧都觀師卒不得已乎嗟吾徒多以厚名自貢高者為不尠焉賓公遠世泯蹤上堅賜宸奎不敢寄之以戶封但一郡免稅勞齋食之供氏人以賴之弗不吾輩追琢遺德于後昆也而

取道于西南崖路盤回凡二十里許出于慈恩寺
邑渉一水所謂初瀬河水源二流並松沿與全平
峰合入倭多邑而爲一河得泊瀬之名者其下流
入滋宜滋毛郡云係路仰下華表匾字録嵯峨安井
道信卿筆焉上午躋泊瀬大悲閣字或作長谷磴
道百仭廊階五百餘級北轉東回又北折上兵子
院學黌星斑于車嶮巇之間據舊史及釋書養
老之年道德上人草創之本殿架于斷崖磴焉觀
自在尊故爲秘絶偶有一播主揚寳帳予之并拜

首于不意也佛身一丈六尺相好圓滿矣佗彫搨
眺焉峯巒水繞群谿之翠從人雲濃近滌塵襟阻
溪本院在艮位瀑道虹霓眼中盡爲天工猶人與
地勢歴登國者是山中一招提三密秘賾場武宿
然所謂斯披天德表地榮也況有菅公之筆文斗
定眞報土矣哉石廊左側睹古梅樹紀貫之總角
之年寓雲井坊手自栽焉紋第之後歸省風焉只
號于雄倉集者即是從慈恩寺邑左折將入瀧徑
會芳店于栗福哈今麵猶魚啼道是三輪名品乎

亦常之惟時蒸摩氣粗鬧腹痛泄瀉況其味不太
佳搦箸趣稽蹄者約廿里餘雖途不嶮予爲計拔
路耳午後抵多武峯峯之阿昨之驛長氏招十數
人山拈設醼與永井氏諸子之黨攸齊之美餐香
醇竭意供也口眞美而意轉役矣主宰導掖長拔
多武一作談峯地屬十市郡翁然瑞氣靄于幾載
古人稱擬嵩之勝本殿中央鎌太臣像侍坐於定
慧師淡海君本院曰談國號寺曰妙樂殿前十三
層塔自鳳中定慧所叙建藤鎌公遺骸於塔中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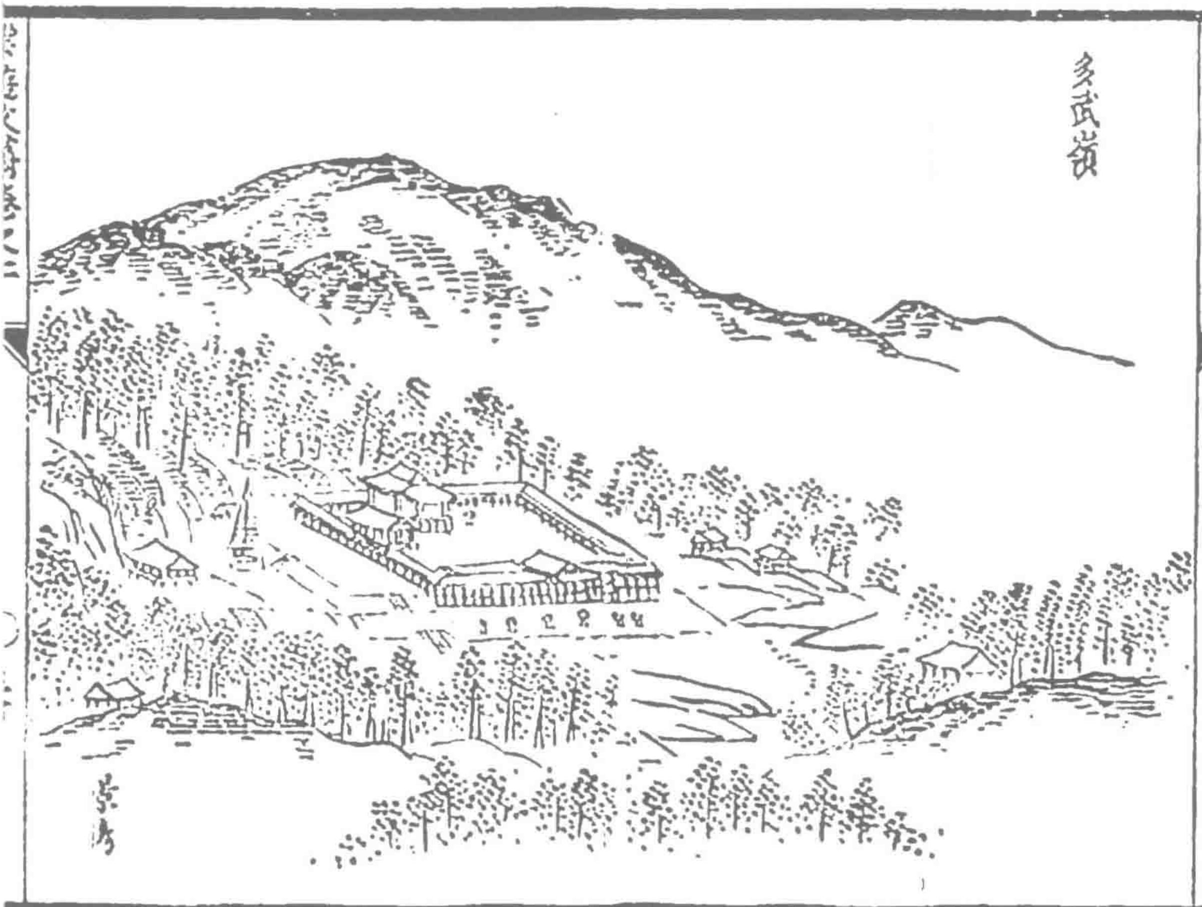
于祠廟事實談于舊典傍植奄麼羅樹此爲種而
枝葉鬱茂矣最中祖所將來者平據頭眞月出鴻
鵠之巓白鹿吻紅葉之洞古賢逍彼遊適而寂中
一天地哉別名龍岳者扶桑略記載焉俛焉入本
院睹正寢壁古畫分手而西闕出焉嵝行廿二里
日既懸車稍下宿迦美仲底驛舍紛嚣別閒俛山
隈閒亭以遊焉餅畢蹶起至浴及厠每登下望妹
脊之山其間以一水分妹與脊此水入于野河龍
門以龍門東偏名妹以飲貝西灣名脊阻水而如

兩山相對，吾國歌賞之多，諸子不更浴衣，舉杯娛
明日芳野，興趣既通焉
初四，鷲曉雞，下渡芳野河，路經丹碓，右旋飯貝，拔
兵名之七折，阪者甚穩耳，過藤尾蹊，一溪橋，正南半
里許

遊金峯記

運轉已已，天地寓移，曉覺之哉，予以四月初四，入
金峰，時遺春花，千山腹通一條，是為中臺，攸盤之
盤路在岐聊，名之云一嶺，千株栗生，云是之僊遊

伴，李奔望之前後蹤跡，惟訪在白雲中，手惜後春
芳而入，一華表，榜發心門，模高野大師書，云詔藏
王殿，依扶桑傳，以小角役公為開士，同州葛木郡
茅原人，小少神異，博涉飯師佛乘，壯年棄家入葛
嶺，棲止窟中，三十四年，葛藤為衣，松果充餐，持孔
雀明王咒，優游仙府，役鬼神，朝散太夫韓廣足師
焉，後害其能，讒以妖惑，文武帝下敕捕小角，角騰
空而去，官吏收其母，角自來就囚，便謫豆之大嶋，
居三歲，赦回，角遂厭日東，載母於鉢，泛海入唐，於



戯役公神化其盛矣山號金峰屬芳野郡皇統紀一名飛來峯安閑帝遷都于太和勾金宮翌年崩矣宣化三年戊午化金峰權現役公嘗巖棲于此現像者凡三矣公一日歸現像于一頂而密呪焉倏然盤石中踊出堅固不壞金剛藏王忿怒像公拜瞻歎息即失而作一下刀三禮造刻藏主三躯予今遠躋湍仰神像益追懷役公哉世傳公其偃乎脩隱逸乎蓋巖棲三十年草衣木食豈匪嘉遯之式哉若夫使令鬼神飛騰虛空是密呪之力不

器之德也非公之本色矣昔者求那跋摩避笠乾來矣丹韶晦之士仰而擧之矣公之逃日東往異域所謂一擧萬里風可同日而論焉如其撰懸母者可許難哉矣下已抵竹林院門榜高泉書稍穿紺園踏于一丘花木無數予曾失吁猴使至矣天錫之壯觀疑是救生分陀域乎乃需茅齋之物龍圖之茗於下院廚兒擇花下最勝地位設菌席坐四顧衆香者花乎雲乎一何爛熳于此俯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諸生斗酌陶然予謂賞古

今此地春佳什玉屑積成堆吾豈敢哉雖然乎古人有言天地之間育物情乎孰無不風焉設樹畜井蛙亦究風焉耽溺之子各詩成誇花前予謾得國歌一首證之遊耳停午陰雲四亘山籟俄至數株之花霏霏焉撲面滿衣坐客復倍一觀少焉驟雨從東來諸子踉蹡地花下矣天花雜雨翳須臾爲無何有境矣凡賞山花者得期望焉刮發而下尚想像其熾不謁焉予邂逅賞春抄花慰湯懷而後嘗視爲天花者從下已至午後繽紛無常變遷

於頃刻而聊以遺念在也初觀其濃艷交榮是一奇直過爲山嵐紛紜是二奇後觀盛衰于一時坐忘者是三奇予姑以爲金峯三絕噫人世百年役役營營悲歡得失苦樂種種境界佛說爲生必長夜轉眼則泯然以影蹤豈非一夢境乎而吾無明眼力故認此夢事歎爲實有是之山花爲我遲示無常深懲朝來信意嗷然者夫大禹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然吾瞿曇氏說人命在呼吸其分陰之中有多呼吸則我曹何止當惜寸陰一刹那

一彈指之際皆不可不惜也遂與老生栗稲花外公尚侵雨抜不簡之杉生爲扉痰脚楚痛不堪蹶且遊一簽于藤尾山店兩盆頒盆予與武生莫左各攘兩殿抜則杉之脚爲二屍曳焉動兵蹙手跡卒言不可抜止止獨我爲山靈見忌加以無筮二公乘而行兵武與予以不可奈之何投跡側堂憩焉寺號兩師兩師㵎谿也後醍醐帝嘗行幸于此雨㵎劇兵帝唱國歌祈霽之處赤松子傳載至崑崙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僊

佗公高辛時爲兩師卻吹杉生入雨師仙府而不能獨自上下者依未服水玉者卒既行里餘右巔置古鐘樓是云日域三洪鐘之一予三币得銘云保延六年十二月播磨守平朝臣忠盛之十七字第二行得欽明帝之三字第七行得曆元庚辰九月之六字餘皆湮滅焉而傍壁而上于守祠是芳野八大神祠之一前殿揭額將永德書之尚未渉鄉蹋剛皆水谿蜡蛉瀑園梅莊等諸勝爲雨故回錫上巾抵吉水院原稱史役公始憩之處貞和中

爲上皇行宮殿屋尚存焉源廷尉及從士文治元年大物浦深夜凌風濤滑行芳野入吉水院以旋逐之殆危兵廷尉微勢不知一計所出究蹄測道歷多武道于藤室藤忠信獨若戰山中救罵而拔之懲追者餘于人口特忠且信呼忠信兵諸子投古什舊時之火失寶庫一箇故兵齋居午耳惟上皇宸翰兩界曼荼羅二軸其畫圖龍文小野文觀奉敕筆焉車出于第四世證明禪師傳三帝綸旨及職原鈔諸大般若經六百軸各宸翰分軸而有

公卿敕房加毫焉至竹梘研筐數品予歷之雖無許一與焉蘇王殿向拜左楹者弗所謂蹤瘕是石侍僧引視廚下一柱楹道是蹤蹟也木身方一尺南木俗呼波奈毛岑伎云渋釋書承曆六年歲末殿帝塔諸宇落成兵而依平氏家語貞和五年正月師恭師直等放火於大殿諸堂浮屠于院四十餘區烏有焉而後依豊公之命復古焉實成寺在坤位是爲南帝四世宸居其際計之五十六年破毯特免災故藏古什若干嘗上皇所幸院長遂一



管銘七文字瓠笙二聯一銘圓軸二銘三矢筈數
乙面皆御物渾雅而取人寫觀供將現在一二以
爲之記寛政己未夏四月三日揮毫於芳野吉水
院南殿燈下　東江瑞泉釋大任稿
初五哭齊後下金峯西北六里歴新野下淵而渡
天釣人秀溪爲渭水趣益降兵阿駝又坂兵云宇
能嶺凡十八里嶺上無白雲躑躅之花布脚下不
減南泉躑躅丘偏想西公山夕之什山雲均吐紅
而示佛說織瑞耶瀬下而賭淵抵五條而上毛左

挖似待乳山十七里程路稍險耳乃爲紀和之界
志駒邑三里乎野而兵庫屬隅田莊與武栗陀平
咲入野寺號云護國行基四十九字之一弘長年
間北條相州經過天下信宿于此而後復興廢毀
大孫中堂臣公舘兵手自繫一隊於匾揺矛何穿
鬱盤植之多爲也僧生相逐借將探勝一老僧出
替首然憖見示寺史下申至橋本村舍從是以西
爲高野封壃
初六辨色發清水三里許而搆多長或作長又不

彷開之旅舍婢驛中市邸一株讌松梅之梢是封
而爲譏誚甚宜矣觀音頂冠之中有五道衆生焉
西南三里至伽年盧六里許休于可寧從伽年盧
至作水約十三里過千斛溪橋而峻不可馬轎漸
漸拔神谷午餉矣而愈升矣愈奇也殆遙人寰之
外先導御雲與辛後驅搏風進焉遂即身入佛界
上方平濶左折而向支陀林千古墳石壘壘不識
幾千萬也過一橋梯極窮處燈堂煌煌長破永夜
困睡乃胡跪大師入定窟外誦念矣煞勝妙境矣

瑜迦三密場者哉側置輪藏是石田三成建焉此
人而有此舉也一樓志爲先妣冥福焉反省話本
食僧盛偕與受十念而登大殿矣蓊欝青葱飛閣
逶迤輪奐有制配置焉日域一大伽藍以無尚焉
正未山門出矣西回爲正路名阪曰婆嘀登路者
裡面也名不動阪婆嘀之峻不減登路昇降者凡
三矣半更頹華表一雙平崖上道不通乃正路右
腋也丹生高野二太神以勲大等階位樓焉薄暮
至天野暗中入瑞紫乃奉祿於野山之處僧官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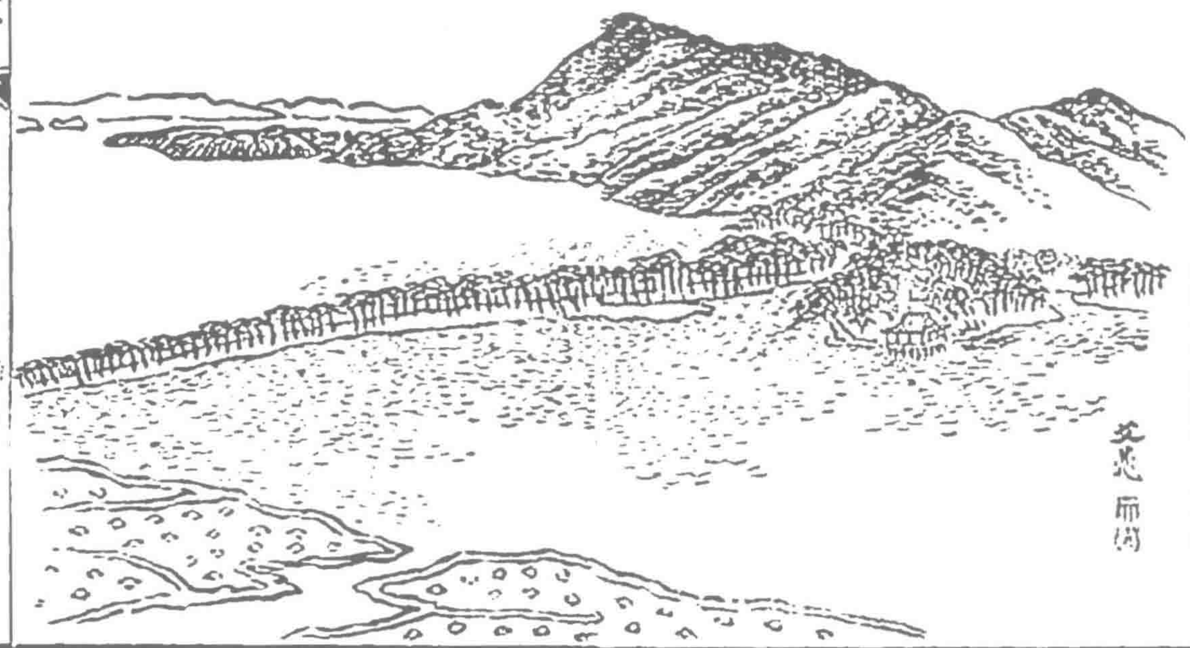
焉殘廢偃然想壯麗所謂二神本祀也遲起舍社
頭村民諸徒先酌丰翁屬雲山會下故不肯舉游
物之問雖然用意於精飯幸弗梵天米耳慮鴃佛
堂藥和枇汁以配脉夜閒寂莫孤燈將滅丑牌自
風雨東南枕頭坐思匡廬之勝益奇
初七風雨瀟然發天野坂一峰云德正寺降矣又
一峰隮得而尚惑聯嶂凡十里餘與野峯爲伯仲
矣皆子院食邑也前峯二三子閒杜宇後峯子笑
莽何不相繼既就下路雨濕滑澁杉生足不進趾

于碌碌者二矣肩扶而臨一梵刹咫尺那可至之
透回諸徒多不讓杉之足下午敕敕出寺後北崖
而入矣大師母堂廟地名號慈尊院山限清閑乃
上慈氏殿瞻禮眞像及五鈷等寳什住持僧充會
繹結史卒正門公焉衆人紀川上洒攏族一航之
裝既水行五十餘里蓮隱接岸雨聲激奔流遠近
之山來太疾於矢焔村如控市蕭索來替色時時
俾驗客搖詩腸矣上申抵和歌山都城就旅舍泊
焉忠直氏識主人與發峽入小園于第室喫茶淸

譚亘二叟

初八快霽繞城闉出于郭東三里許抵羅漢殿左折望海水所謂和歌浦升　神祖廟堂謁玉津嶼祠前故一葉積水淼茫風師晷如直上三井寺闕眺為擂播之諸巔為濃淡鳴門之勝阻紀之崼不可望淡鳩一沫特然于南極耳蒼㨂為玉嶼近泛搠外壁下斜視灶烟綵綵者煮海茅茨又供一覩兵須臾隱見不可端倪也午鐘忽動則胡僧吹法螺搭下閣衆相總昇堂如法梵行為劉亮慈湖

簃合旅客頓空諸綠服萃尚向海天清皎下石階數百級入下詒綱而北同三井山寺山而西經多滋灘甲峪諸邑皆田畝以為捷路左㫖瀨城則銀珠隱隱于烟霞裏至秋月邑凡十八里而自有馬取正路下午過八挺耶西經通根來寺側碑三國一雖鑽不動從八挺耶至新居山口大抵十五里拔一嶺云小野益馳淵徑過伊保辭隨甚兵瀧波汰三里餘泉漈倏空翠接下申泊山中村應是村長之家亭構頗妙何殊山中但㨂當案採匙乎



饑望已溢于客腹也二姉私匪不鄙飲食恍武生
果而言泉南酒美餐淳而潤數日之渴

雲遊文蔚卷之二終

雲遊文蔚卷之三

東武　瑞泉鼇菴述
北壁　鄔波馱耶輯

初九照卯七里經中邑而信達而安松旁海濱過
松叢園歌栽之左野松原而長瀧之北謁蛾通祠
樹間寂僧居首鼠于祝司號云宗福敵舊記來知
所其憑惟擦清氏枕草中春曙藕已出林北兵路
側一沼爲貫之落帽池西南不躋狗鳴峯徒望而
行上已渡左野河入東光密寺奇過灌佛會北口

下地而碑永久名也黄老叟顧乎亦爲之泯耳午
餉貝冢而過岸城外繖城中山岡氏時主人忠徵
急在京師雖尚韵族予掛錫乎先抵浪速則月季
焉歷多田園而太津自介松東北田間入千原邑
五里程信太鄉祠廟在山阿延喜式載祠聖神聖
神是紊蓋爲尊孫也詳三代實錄焉左畛而抵信
太森知史以森字作杜未知本據也杜者森也滋
也云亦棠又木皮根也既入一叢樟樹高七八丈
可隱一馬枝柯鬱葱特老平楚者一奇焉國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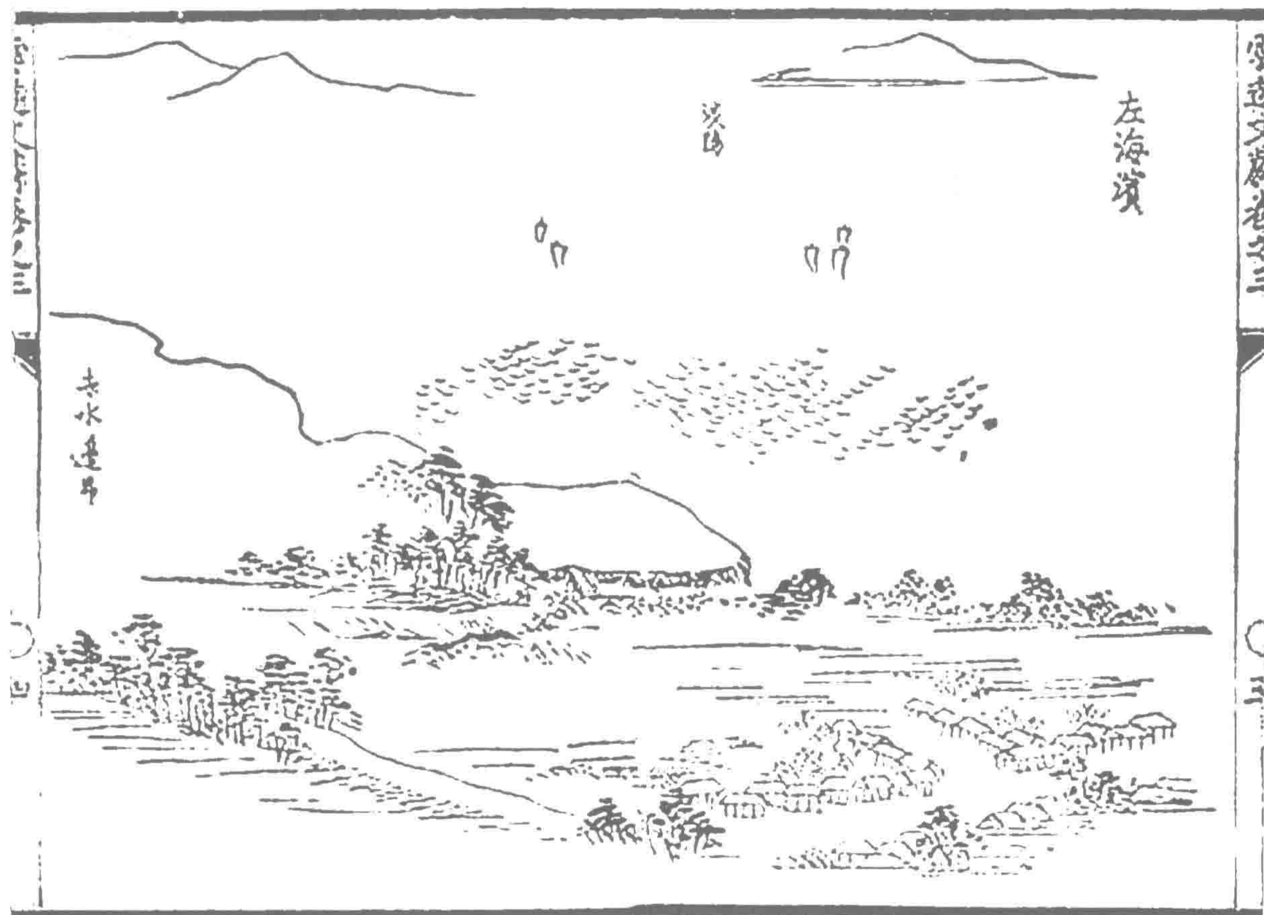
千枝者指森叢非樟枝之實雖以惟紀氏六帖一
首爲證未審之昔者封境曠大近世爲數頃田一
叢僅存老樟已中盈小祠所稻荷神此地名于葛
葉顧葛之葉飄風亂易反裡面國歌比興愛慕切
耳慈鎮吟葛原風者是也豈翅信太之葛哉一夫
出爲指祠境恭授神符於二三子予入樹蔭閑絨
中實葛葉拖乎不覺失聲夫即爲色予云女是祝
司之嶽乎將狐乎附會何等誣妖惑吾徒劇耶夫
懸然持一卷示予乃讀之近時儒生某者解樟與

葛誤剖偏以樟葉爲正者也夫田野之僻固不可
讀秖謂神德在葛之誣矣予卷軸數云層宗于怪
說眩人也戀諒之脩辭不會通古歌却欲稻神古
祠浙污于世矣野夫大憖尚請之記予要水人又
何足記焉裝豫者其捷樂以與焉夫敬首伏級報
之以左界閒徑九里東北數十步般慇送予之徒
別矣此夕投左界旅亭峽生浴後近甾揪肉云以
先考諱日故朝來登行精進予摩峽頂云憐汝切
詢以精進追孝者謂好凡孝名爲戒其斷酒與

肉須專持佛戒若不痛闕有個稲力焉食肉者楞
迦及諸典說無量因緣過惡中斷大慈種子水陸
空行或怨焉且其酒有數木草製惱生多端戒經
揭卅六過四分載十過未能應優波離之問而嘆
之激酒爲藥雖人或云不獲醉不弊神不作過乎
猶植衆罪無際也倒戒原防非爲生善耳其假
使一日一夜戒方是善行身口無違緣中自息遮
性兩斷今耐酒之人雖不避身神不破餘戒但飲
爲罪因進遮戒緣中生犯且勤精進有身心之二

固以善業爲天即心所之法善十一中之第二法
故論言勇悍爲性疏言勇而無怯自策發悍無懈
耐勞倦匪所容易說行路悠悠徒者也峽備聽予
言爲之大息搔頭奉行焉

十日黎明出海濱而望兵布帆無數舳艫相銜近
時貨官財再治湊門水道交易之利旅客魚貫聚
頗繼于瑤浦寬擲南一都會哉洲渚喧囂雜沓
予之背彷徨復有遂良快焉者謂以殺作業可痛
哭之極也凡作惡莫大於殺生劫盜雖惡意在得



財苟徵喜而與之未必戕人命而殺生剖其頸剜
其心肝腦鬥鏤兵經言有生之屬或多夙世父母
殺生者自少至老其所殺無算則害及多生父母
兵而劫盜忤逆殺嗲者各有分限而殺生之害無
終蓋也故天地大德曰生大惡無過焉古德云虎
豹食群獸也鷹鷂食群鳥也鯨獺鷺鷀食魚蝦等
諸水族也物類之無知則然具人之形禀人之性
乃殺諸生而食其肉可乎是人中之虎豹鷹鷂鯨
獺鷀鷺也雖然虎之害不及空飛鯨之害不及陸

走人則上而天下而淵中而散殊於林麓田野者
鈞弋網罟百計取之無遺餘是人之害甚於物也
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人而不仁是
尚得爲人乎既名爲人必無殺生食肉之理矣槐
亭謂網罟創於伏羲蓋因獸之傷稼設爲網罟者
禦之也非捕之也故曰佃曰漁有田字隱隱在中
槐亭此說發千古所未發可謂大有功於世道矣
或曰炎帝始爲稼穡故號神農氏伏羲時未有稼
而網罟將奚爲雲棲用前意而廣之曰古雖未稼

或食草木之實猶稼也況人畜以強弱相勝設爲
網罟使獸畏而避之但教民遠其害非教民食其
肉也捕而食之後世流弊而非聖人意也下午發
左界抵雉波邑瑞龍禪寺樓閣祖殿眼宮正殿鳴
鉦鼓修齋口之處士女瞻仰矣齋口啓教於阿難
是瑜伽部之所攝是法大興於唐金剛智不空二
師有現驗而後無復能嗣之者所存但施食一法
而已非精究瑜伽之中印咒觀之事三業相應乎
卻自損損他矣今施食師知非易易事修之復有

不可以已歟杉生引入叢茶亭餐矣任總角破
寤泛阿海雉度德爲淸瀧山于門阿順和尚時時
隨師而遊厥爾後掛錫緣山長于南溪旅光慈明
和九壬辰八月歸省矣阿母倚門望焉老師在堂
綠焉匪不悲喜交相唔我之淚下也翌己季秋再
東矣屆指殆垂于三十年今己未之夏旣至故土
也親戚故舊究乎亡影蹤風土復還從若存若亡
特歸然者考妣墳塋耳下未於杉子別業于平埜
巷同生日越世家任家焉養數日憊與管城氏娱

焉

餘子謀不日發大阪而爲搖備之行於浮支逝馬其尚屠焉徒撫枕𨁝伏𢬵已既在阪者兩閱月也五月念二發京歷岐蘇六月初六歸山谷兵紀辭多端別贅焉而文蔚脫稿不年帥與予之尾道記辭及近時東都作俳諧將歸北越予懶生又靡有可留稿者命輯隨侍僧所収杜撰作塞之誚耳

附錄雜詩文

訪蒹葭堂即事

名聲見世識奇品滿高堂海内將英傑使吾歎繁盛

月

直指雲間皎素光内外周盈虧固在我何必問中秋

花

驗容等花至花還迎客移幽閑賓主適兩有蕣含知

嶺西蓋

濃淡恍惚合水石月來初上有弊綸客終風不獲魚

十日菊



籬下鄉園色尚殘節後香高堂人老矣滿頭凌風霜

爲相國

永駕紫氣太洞中餘玉音龍鏡千古淚痕不隨邯陰

謝人惠佳談

香烟周徧賞踏別自然憑玉管爲吹太明胡是白雲

山行

白雲山岫出倦客自騎驢夕漱餘酣太鳴泉玉不如

文房四友銘

禿頭何厥利奔走不揚塵從入青蓮夢文華日日新

好水山全匝向來紫氣輕干嵯伊之子淵默爲雷聲

誰道人麼女女將麼彼人龍香登上苑千載賜名再

尚侍三都盛縱細視紫明斐然太乘城高價越連城

函山氣賀邑作

泉瀲列淺口月窺柏樹亭主人凭几燼麼讀離騷經

慕春華頂山偶成

逝辭同友伴十里吊高蹤欲問風光過花間落慕蓀

花飛華頂暮華頂不易躋春風維洛溪惟這華頂山

靜夜思

禮蹴峨年深佛場不知早晚託蓮鮒孤生搖落風燈

下秋懷長於秋蚕長

五十年來念佛功吾名常標芬陀中身心何役刀風

解術視聖近現琴空

九日前十一日喜守禮尊者見訪

客約東林自入盧黃花之夕感居諸篇遊味假陶赤

手先使國風杏有餘

吊咏歸堂呂都居士

渺茫往事轉傷神烏悄空悽一隱淪斯道栽成千歲

夢花波寒月詠歸人

吊宣風坊呂恭居士

市隱名聲謝昨遊詞莚依舊客相儀宣風坊上三冬

夕松韻對誰牽鶴愁

簡浪華石子玄

佳人何在嶺南樓每賦梅花懷昔游餘霞當年勞躋

使誰家添酒解離憂

栽竹

閒庭綠竹賦初成何事輕風晚自生文燈旋耽阮籍

慚服華日日對君清

途中仰事戲寄子祥

太道誰無況濁醪怕寒把醉易綠袍粉粧嬾下金川
女不解風人歌楚臘

剛蓮公見寄

憶昨移從厭世氛高秋無賦望紛紛悲心定出歸闕
曉送我終南五彩雲

墨江眺望

日午幽林昨雨收墨江依舊老神丘向來殊有風炮

矣撚枌吹生蜻蜓洲

諸士集佛心院賦賤梅溪平子

相思此日奈難逢豪興盡來三秀峯吾黨黄公雲露
裡人間應恐問真龍

同贈佛心主人恢公

東皋結夏委鷗眠關通詞林引彥賢不怪呪龍空跡
坐却倚擲筆起雲烟

春日遊三阿居席上贈南勢某祠官

勢海真人降武中金霞手捧望玲瓏明時殊賞春光

遍彩筆花開日本風

長髯東入太邦新階以斯文慰旅神激吹若隨偕客
太宮恒從値目笑人

倚杖芸窓對大陛關河春度速海篇嬉君匯盡穿津
興重會就陽禮樂田（作穿津一作邦津）

白雲閣

白雲閣外白雲回雲白花明幽杳隈行盡白雲雲樹
路泉聲日咽白雲來

悼恐公

設擬遊園事已愉昨遊無日不相携遊情欲問茶爐
趣人在金光落紫西

神交莫逆社盟深遊戲海中絶德音湮滅無常總逆
速側身執不斷廻心

中秋雨

祇香半炷坐高樓下界茶花烟雨愁關覺圓光非內
外中天一點滿清秋

遊星橋源侯茶亭

沸湯琛瓓霽來始能饌喫茶好擲爐多謝唯心妙寺



跂舌頭寧不識醍醐

江嶋

金龜何歳載山來海氣接空送激雷作賦縱遊於斯
思獨將杖錫卓崔嵬

吾徒分衛事風遊象外盡來天女洲白足行耽炯水
矣栽餘九月廣陵秋

人間不識湖中道裘衲曳筇伴倩老雨霽平明何所
侶瑠璃盤上繋蓬嶋

無題

一場心印返無遮拈石引流好結跏趺侶日常宗味
太廓然醒悟罷庵茶

答人

山谷虛名鄭墨洲終年爭蘗一囊愁夜來風雪松濤
裡別有幽人繫艤舟

宗祇法師遊趾

藜杖曳來函谷西芙蓉香鎖甘醉接松風時有敵幽
戶種玉菴邊蘿月棲

萬山伽失惑白猿之約戲賦贈之

山陰特愛鵝群親何處右軍揮筆真舊交尚遺言舌
相始知信外輕毛人

金澤値雨

從來吾道易蹉跎烟雨秋迷金澤阿海客今朝追臭
太倉皇度市注漁蓑

寄曹溪瑞林禪師

別來世路阻悠悠師自武中湯裝休山水畫圖稱快
處高樓此日賦風不

六月微涼無客至寂門雨色自縱縱掃雲幽石分跡

坐窺望一葉涉黑江

元日

四壁蕭然隅水濱眼看初日上禪林烟花弱柳爽面
目象外春風吹己心

答寶海師

屈指三山二十年毀譽蹤跡誤生前道禪卜得瑞泉
水游餘日隣竹樹烟

寄懷守禮尊者

香樓咫尺阻慈顏愛及歷餘黑子祇隅水春眠不慰

曉石頭日與白鷗閑

此地僧徒不出群五層塔迥日思君祇林春過烟花
地化爲樂觀自在雲

墨茶野老隱于茶幽逕來仿長者車逾聽四修三昧
客偸閑特酌淺香霞

日本堤

郭北望來霞夕曛畫樓幾處閙芳菲彷徨十里長堤
上蘇客不言樣醉歸

西行菴

洵美國風絶世宗行吟無處不芳蹤支筇須望時西
望削出雲間富士峰

芝浦晩眺

海天雲盡夕陽催無限釣舟歸棹回落頃望閒縈系
裡三山半吐碧樓臺

春日錦浦源庚見訪分字

山門倚客茶香濃無礙光窮萬象空豈謂滿庭三月
色天花直落隨堂風

泉南月峯先生宅與鈴中姪及諸士賦



一偈設裁交誼切良朋貧老不論拙天涯別後如思
吾爲望芙蓉峰上壓

寄子祥

發憤英才發解官紺園給事毘盧壇三衣堪當緑袍
一阿孰不憐范叔寒

霜苦東林罷掃除談經何假轢蜉蝣薄遊勃誤黄金
諾不似風流日有餘

落魄頻年旅寓身張生蹭蹬楚難巾腰間懸擬霜禁
凜日入都門説叙人

東道口號

此行堪可紀地藉送殊蒸交佗芳蘭結錫随空翠湊
書飾分五味旅服入三千乘驛擣叱奴怒還途愛馬僧

冬白直指亭小集（亭在麻谷絶江北涼寺與山云日東）

直指幽亭逕山攤海白東寒稱送短景落木入悲風
濟城三乘會少林集疲空更逢蘭蕙茂良味與誰同
不言登涉苦文思自雄都名嶽雲氣藍掣蛇舜上遊
拈筆敎外訣翻雪郢中徒直指絶江上清音俯有無

和赤城君見寄韻

仙才芝嶺安寂寂謝塵喧烏几讀披帙香醪或滿鐙
簷前風寂落梅影月黄昏銷外幽閑趣執君金馬門

夏日遊傳法院寄侍禮尊者

大王傳法地蹤跡太平年群謂傑三車轉螯從五味分
繞宮法雨灑袈裟般雷紛貴賤雖殊等不誰忘世務

密巖師起信義記刻成

高堂論起信保生僥倖迦本有闡中道通伸括大車
雲花誇一世賢首逸二家並指心性月徹焉拔眼瞖

高玄師辭忘至

日夜東流水滔滔已一年山河雖邈矣典籍自儼然
大法容貪道良緣親福由師蹤雙樹月依舊照然遊

次秀海師東帰之韻二首

良彦從明主法餘聖涯流楚材秀海國千壁凌滄州
人望彌天月道生濟世秋徵音仰我敬頭北中慈
東登袈裟望彩筆照黄昏鵲影風將亂鷗眠波不喧
秋冷來楚色月出分漁村不賞峨洋趣郁知師笑言

雪日舟行憶白馬津公

故憶春川望臨風咫尺遥憑華門外對白馬渡頭嘶

明世歌深北野人憶剡溪非關餘興酒自許撥招提

寄津昌泉院詠菊

尚秋籬下作露吐奇芬彭澤金英滿南陽珠蕊分
獻酬人代酒閑語筆生雲未服栽佳句憐者秋闌照

首春試毫

若海紫綠轉渺漫吾曹豈廻凌波瀾幾年欺俗緣經
卷昔時高誰擅龍尾史涯詆雞老鶴毛生頂頭
陀寒桑榆深愧來酬近鐵杵不知甘鐵丸

除夜

野服推僧卧北山抄冬厭食意何慳那名强急空花
上短景蕭疎逆旅間千里未遊僧馬老高堂王母囊
桃還被中徒候新年曉忘却遊殘一大關

和呈某大和尚住三縁山之高韻

僧迦新賜彩雲裝日上海東望道光真訣于今建梵
城法蘊振古漏微陽機沾慈雨度松楠山從聖之哉
杖錫隠操纖塵稱笑事執與聖世資宗綱

再次同韻寄侍睦某師

天資新下製衣紫爲識蒂遊殊搭光白社三千講法

倉盖霙百億布金，揚雲廻芝嶺，訊龍象月出枝杪，照𣏾梁吾道跡慵遂，没沾潛然，寧不頼慈綱。

朝詔賜緋再就裝，追随萇子接神光。諸陵金玉迎論主，衛道風花飜譯場。其北豈空千里驥，終南元自一下家。梁宗乗更有東方轍，輪下春傳紹太綱。

中秋無月

良宵籠月水雲流，三秀峯頭象外遊。竹雨捲簾來梵色，桂叢澱玉凌滄洲。素顏那惱姮娥影，故態勘聞蟋蟀秋。總為茶烟侵爽氣，還邀客思滿香樓。

望湖臺

臺樹岧嶤截丘，登臨極目月明浮。檻前斜落琵湖色，雲外晴懸筮隱樓。一葉忽凌窓鏡出，孤波遥搖蚌珠流。不知誰吊渊雲否，移排無絲驚白鷗。

冬日訪田村静齊

吏隠風流篠水傍，相攜同侶此彷徨。三冬晴霽過烏几，十月小春催手觴。台嶺擲詩金石響，静齊結客桂蘭香。知君投崩遊梁日，白髪承恩辭大王。

黄門某公枉駕于祐天寺，席上賦賜和尚之韻



掃塵僧院仰嫋行。錯楓西遊野色晴。玉澄縱横餘海
域。天威咫尺燦文明。青雲散霧寒泉響。密樹落秋彩
鳳聲。何料偶留珠履跡。紫毫故把費榮情

西山與金谷良琢二生

秋陰深處兩三家。登涉回頭木路賖。紙道著書無害
馬。知激彈劍賦登蛇。漆園遊子頽如玉。金谷老人髪
欲華。留滞且休歌伏櫪。白雲明月満深波

登緑山閣

迢逓飛閣倚蒼穹。此日壯觀歴大東。樹裡風帆孤島

外。檻前鐘磬萬緑空。談經客進飛聲技。作賦人兼地
勢雄。請見三千龍象窟。伊阻在白雲中

謁羽林越州公

朝彦聖時紫極閑。世家依舊許趨陪。絃歌坐涌凌雲
氣。文傑長傳繡虎才。江左烟花迎玉帛。城頭瑞靄入
金罍。雄風御者元稱快。恭過楚王百尺臺

送子祥

江湖才子暮粧鈎。報道官門進貂裘。劉愛尚分叡龍
遅聚頭時枕隅田。流經諭鴈服送吾拙。文采鳳毛族

爾修都下斎知。爲羞貴野吟没笑示叢遊

奉賀前羽林南海侯之壽

清門紫極振芳辰。孝養侯家杯安頌堂設良賓。三陽
暁苑楼仙鶴。九皐春東周學陰添文郁。南海告望仰
穩隣波友懸教吾輩孫侯將彩筆維明新

雁

雲外秋高賭数行。相呼相叫向何郷。暁送湘水波沾
翼。暮度隴頭月照裳。片影懸勞遊子夢。哀鳴難寄遠
人章。所今不管歸心切。望裡風霜阻且脩

牛衛卧事

出蔵群牛從牧人。叱叱喧耳郭南濱。脊毛汗血喘拙
吐。頸骨疲勞眼轉瞑。道路牽劉載萬斛。丘岡怖登放
雙瀬。緩開疵受噬。覗暇斯地愕然裂我神

立秋日子祥見訪得禁字

六月旱瘴天絶露。無端蒸氣懶披衿。偕將雅莫文灘
會。偶發風流酒不禁。北野僻僧燃苦熱。南陽處士愛
窗心。研池忽有微涼至。坐聴梧桐一葉吟

同和韻

灞山秋早調何高紙上雲烟雜海濤執買孫昔區下
擬我耽水石獨依峯紺園避暑憐清話白社挨賢誰
濁醪懸爾日遊文采城千載親吳鳳皇毛

劉元宵夢下作（生以恩仕于後爲庚）

永夜寒雲澹不流同人底事背家遊禁方种化青囊
快丹竈火空螢藜裘誰遺霜葩幽石上特存翠竹玉
蘭苗阿臺聘禮蘇恩遇遊兵都門韓伯休

寄陸城南容居于綠山

終年懷璧笑清貧白社憐君羈旅身詎用連城聲價

貴又知絳帳美名真祗園花發鳴蛩隨御道雲侵採
筆新不是華陽棲隱地幽情豈老三山春

訪芝南隱居

十里泛林訪瞿曇竹梢開望大都南級江風繞春燈
亂落殿湖高捲掌涵坐了真如月照蹤擲成自在魚
生籃想師海德無邊際何物穿徹心印談

子祥生從予寓遊數月矣李冬將往湯臺某公

桑弧男子四方心偕慘紛綸聯苦吟寄寓中寒憐只
緊索居從是奈離參歲閱支遁馬將老霜散張華劍

愈深白首花并過隙夢採衣眠晚出幽禽穀音貝多
緇流偏鄙繫故業淨理深不必芳原生笑絕何當山
谷失清音即今過生客餘愛眼日學文情寸陰遵官
風流須忝矣湯某先己下黃金

送河元亮歸雲州代某僧

清府離惜朱邸中恭恩書劍辭關東昔郁故宿稱詵
化古甸成耐欽禹功典謨元傳彈邑廟紋琢永賦素
蟾宮政聲變綴中原俗文獻尚移大土風綠偽花傍
城市發松江水繞度臺通遠遊才子耽經業官舍服

心爲困土縱緊錦裘貽季子還衙疊曲代支公歸來
知還家鄉好作賦爭求斯地雄

化龍源侯賜遊穆君詩以奉謝之

河圖之事已遠矣心畫變動安燉焉橫獨長舟載小
渚直侶綠筠抽寒坡虎臥宣論即遲說烏跡何濺兩
翠年帳中維力門弟子咄咄逼人一一何避關內公侯
宗室貴族洞達風文獻傳詩書蓋宣陳明府冠蓋韓
襟映上天華凡陳驅毛元銳蘭臺應待絳縣玄太元
盛事懸橙日上國來遊臨池遊光彩動蝌東方出奇

古妙心象金俺君不見少陵老人幾年前題樓壯觀
爲公道鬱數三大字蛟龍岌相纏

道公員老師而住于甲州瑞泉寺

右府東征出師年寄兵燹動身痕殘峡中堆敗戌焔
斷削左凱成陳迹平天目鬱霸洞蔵莚清域落月入
弓絃鄭民從古雄豪富郷黨手今貸殖傳機運仗僧
進白業雲臨撒信殺爽仙遠行設化梁英秀常住凑
師唐道宣思遂慈鴻爲各地學錙騰霊照離筵許吾
身後同生証利剣分光鳴瑞泉

贈感應寺護法尊者

飛光現塔太鄰東感應同交幽谷中姿翳翻雲搖鄧
祇諦菊攬笑咽新豈後倪炎霞五時教禁駁從證九
辨風勝境色隨煙雨暗筏波雲遥延雷空蓉前回望
恭秋當界外緣相圓意濃爲獨台家長福慧玄言究
妙多聞宮

鬼界嶋覧古

治承維昔伊王洲十里逐臣度幾秋澤畔行吟悉禁
老岸頭殘夢對沙鷗祭霜編布侵衣鬢白露轉堪潍

激衷節使追從臨薩海天昔分激至神州孤身遊詔
失歸土二子乗舟入舊識仔立阻瀬難作別俞皇仔
纜姑相留錦帆影落雲間没蘭樹搖殘烟外流悵望
欲逢客復往蹤波傍月淡痕脩

三緣山燈

靈芝之山扶桑東雄闢文物郷向道子孑千旗巡飛
日腰間神物出生風鴻塞黎庶塗炭出時有高僧概
存公阜嶽廟欽神算悟宗顧寘契示無窮慈白飛制
周邦穜璵林維新漢代春鮮明四海妖氛掃于覺于

文一彬彬君不見前王靈廟鬱金堂寶殿宝蓋翠朱
廊太龍展回虹蔡供部倍隱隱嵯嶷行華聰玉鞍閑
國賢拱門争瞻金塔前前車呼傍後驅排前車後駈
共運綿恩波炎鬱松栢下宸臨彼賭鳳凰彩瑞氣薄
年普利生威神寵靈猶如在護法論主憑吾年終南
楷定古今傳爲師懷兮恒爲物爲師衣兮花欲然滿
堂相迎爲團圓老衲斜侍十二欄一字星斑扇掾子
玄言如玉玉趨盤漏水究態拇讓濡山中別廿一天
地幽谿區區植白蓮力生塾發閑寂意法益鬱勃重



任泼至治馨香明德欽慭我優有度外屬飽暖氣滿
爲呻唫

復待賢師

本月初二下楮迹自龍淵師道體平安久矣非土之
群若戰討論莫謂參無人而予游方千里不唯忿涉
有意吊考妣既而三帀矣介墳而南北矣考爲萬福
妣爲寒山二寺相阻者六里許寒山主人一見如故
竣我于楞五白出北壑維日佳辰街頭行客若織旗
幟閃閃于幣上豈耶游任爲風未憾耶予每來都收

稷搏懷土我與法霸法爲杉山二子蝶予見貽焉益
爲三藏有耳卒入北濱熊炯肆努芍藥花供萼下禪
師爲愍東喫茶之際殆可厭古既襲藏具謂謂本來
無物哉何顯現於若莊嚴也或看彼禪師無作澤耶
鄉近邂發疏堂撤夜閑暗見惠陳玄一枚煎茶訣一
卷越溪葉氏撕釋其中補之良適致予先選述夢枚
吟哩者矣翁既不置高閣在通世爾見示一一冊都鄙
嘗也蓋也以諸彥摘裁舒之東都公子諸友寄草璀
蓋璨然滿目予亦應賛已翠明之天崎平阻僅十八

里既入城東郭門訪松平主税氏相覊談徃供膳盤
歡下申男丹十右衛門引予上城樓銀堞數丈開東南
隅播之諸山兵庫西宮豐饒近藩等鱗次環護於城
之内外一一點指紀泉之界隱見于平楚其指點不
止儼乎治城晴觀亦以足暢客意其它可觀應接不
能詳審也予將乘夜涼回則擧家戀留揭廚兵且有
制他方人滯留城中告吏之符若其淹留厳屬近藩
中有少異不聽旅寓然主人忽遽傍予而後告之吏
以故煩慾於自他乃云小藩之制不可奈何之諸師

燄夜螢譚與盡空假寐必期三更後曉覺於師之眠
足内守制惜別之意甚深焉予謝厚誼跏坐以談焉
寅牌喫茗粥已廓外泛一艇於城壕壕頭別丹下水
行十里纜具且備兵蓬底被纊衣枕碧流特竣投罣
斗上卯抵荏土港尊者故知予之土俄告以供一粲
此地薄者相宜漫遊不自再復南泉匆匆布字歸期
豫在季夏師應寬喫房松標西偃乎跟然不次五月
初八

與戶田某公子

嗒昔背來之會龍團七碗固不相許擬乎羽化駿盛
與狠人優有乎哉樓外開望城樓百仞銀堞擲空諸
邸爲儒西嶽百里而高兵此日不得齋何太人之遠
乎白雲試綫請在異日已茶後孫欲劇談陶然辭比
丘玉山既倒不識爲蝦蟆見嘗口淺呵呵昨辰入素
任病魔已降朝來有起色幸勿爲念領茗蕉及菠薐
素攸嗜好調奏己可比貴謝厚貺餘竭面晤炤諒不
盡

與平安長講堂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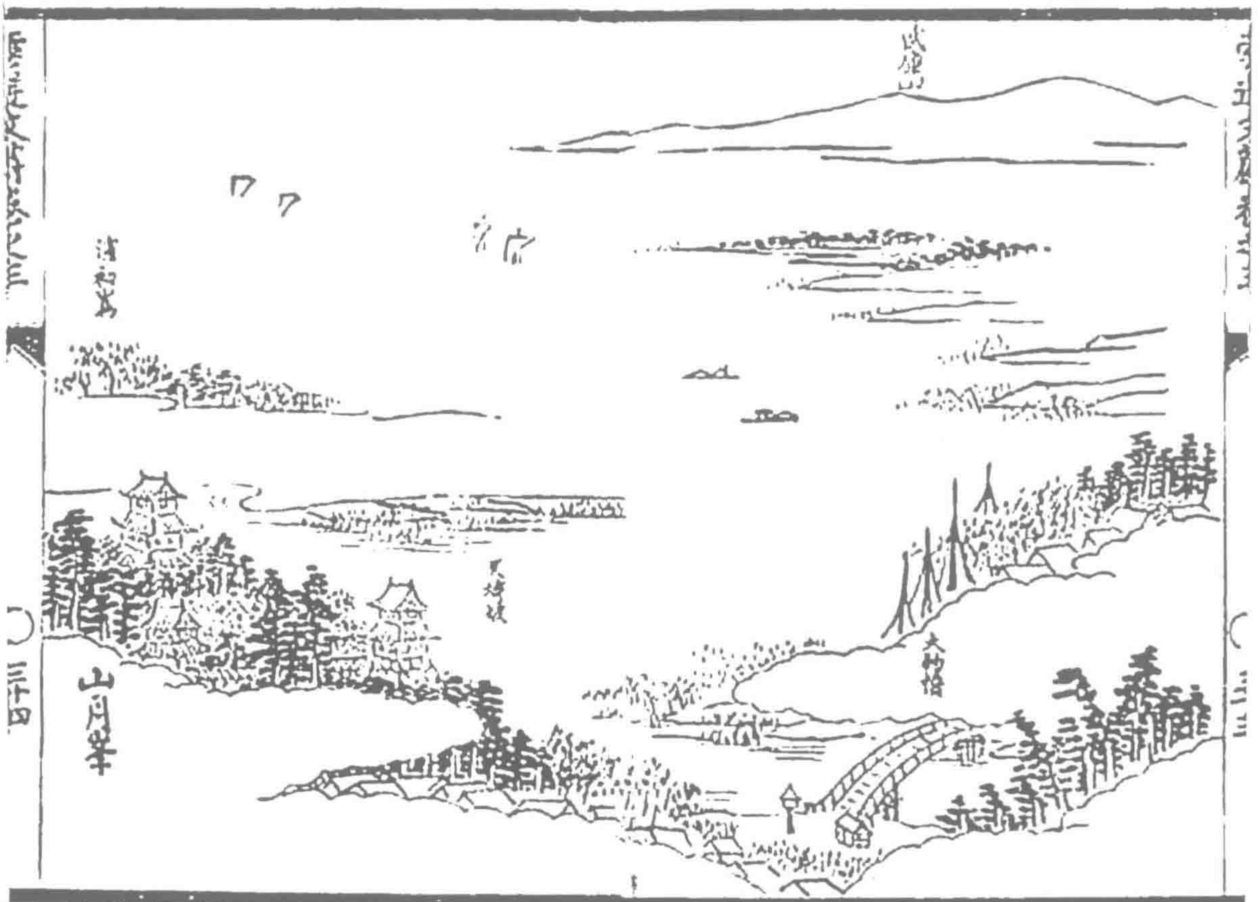
秋暑燄燕不堪喘息頃得午雨氣始蘇兵尊者旅眠
満福嶽寺無恙於濟世任擲掌樞務溢吹亘日來會
未足慰渴望投宿位一兩次尊者昨問步淺草黍露
乎滌浮杯于深川食鑿巖乎柳標艇於三山與瀧條
起雲霧乎不識追履何涉也戀戀相延徒想于風月
者數數澈樓高調筆勁家長新秋之錦貲傚客織稀
秦之寡之紗任車囊以爲寺珍兵業夜在通搖高袞
師聚頭面盤已次韻二首致之擬各不備

奉賀雲州前羽林南海公五十初度

吾。太東維新之邦仁風誕敷德化之域麗澤昭渥
禮樂之田。蓋三代治可得而庶幾哉。仕稿因舊史爲
出雲爲國也。先其先淨光公懋乎朝班。述職六世于
今兵民田狩殖之利。環海社稷之大概固也。南海公
既自朝服而立臨之以仁。國體大定。四郊爲之靡不
偃其風者。先是公解職于東邸。發奮超然愛斯文隱
其知命之秋。尚有恭令世子孫。振振繩繩寔云。咸宜
矣。辰要酌金罍唱壽觴。而後公命爲壽藏於西塋
光明山。今年庚子既落成矣。四月念七。公與賓衆侍

雲遊文蔚卷之三　三十三

衛扶駕于此。設樞開宴。乃延山主任譽老師子徒從
陪焉。其俯仰者淡路十三字。公援筆自書矣。左置栅
水盤。名蓬萊三字。亦以草隸自題。石狀奇古是
邸園出焉。門前石面彫羅漢像。乃狩榮川所圖也。乃
淡累累架雲擧錦。飛飛在天。睥睨像滕激者。識者謂
者仙仙爲伴人。神揭骨清者矣。既有此擧乎。岡山固
以詩榮公之道之無窮也。任茶裁鄙言。呈吾老師。師
云太賓之醼其之有焉。況上下驩焉。雅什來章交爲
天保祝。雖不所女唯服與知乎不文以矣胃蠢亦有



頼其寛裕慈恵哉、邀余呈之公、本各為序

復金峯先生

辱手教一夜、剪燭而讀、乃審近狀、閑足下侍讀公子等、承車聘者幸甚、昕過午門、侍僧某隨焉、偶訪給生不遇、卒步月回矣、侍僧面貌若土、晴眠又不例蹤路相後者數回、渠既能播家之珍、將嗒者出多眠貪根貸途經篠笹、探叢買錦僧圓者、想敝荒茗店、與之立談耳、貴竒矣、足下以金峯為號也、起然表和中者蓋金峯耳、三百洞天三十六泉不啻、寰內錫之、吳邦亦

數矣、為索玄聖、彼資遊戯、青虯、白鶴、丹霞起兮恒花翁兮綽約、仙子之靉靆、然精靈奇異氣、靡不必假之人、斕徼擲文淵矣、爾豈楚材不啻不足屈、則宋乎向者負笈於吾東都、禮義府、寓游數月、某頡杏勃焉、飄寄或疑、瑞泉醴潔瀞、而鳴乎天、惟俾足下文辭為識令室瀞徼女何堅子於足下、而永隆任之仙梵叢裡也、駒隙既已、祥忌至矣、孤燈宿草離離、哉人愁際足下不思服往時也、任項褒係、恤恤雖曰來撫而戰勝乎、于今不知已之疲脆如何耳、老將至也、漫涉獵典籍、泚筆以驟年、況其僑辭講業徒黄吻乳臭孫可淋然發露者哉、陋乎、山谷一世東年僧唄焉、賢士藹焉、何等茂王乎、悲悶以陶鑄鎔冶、這箇、稱類、充切劇學傑、策勵白業者哉、齋而始、辟慈氣、撼詩腸、和作二十章、俟領見示玄公之訓、尚未回音、家大翁依舊不恙請足下一致聲、艸艸不悉

送僧讓賢序

幽蘭香草也、昔陽守節操九畹之蒔、美君子比與於草之冠矣、向者有瓶、三莖於盤而贈予者、經日衰

萎寒露承、而猶不堪、全甚化、多為某南牖下至、俾予日讀離騷、已惟憾難發醉不置乎、沫况滋養失度之譏也、與彼古人燦賞既者相遠矣、有縱讓賢者、發函泗水人、從東予之室者三年矣、性愛草品、好養蘭、旦夕育養、但和蘿髮數、苴藤埴于土、凡三閲月、悕根以莁兒孫隨焉、丙辰孟春萌芽始得、十三、逐日益茁尺餘寸如五七寸、秀茂蒼翠、爺於盤中、香風度室、孫栄溺賢、殆異昔日之觀、誰不謂賢之精進功作哉、今年中秋頻告歸土、同心之戀留不及、遂以筆後為期

相偕侊閬唱離情云維之國香既將以遊般光風從
游汝之撫養也爭至位倜翁苓郎今汝劉愛太矣乎
嗟賢乎是賢遊旋于武與衆侶爲伍卒出群而起于
化鄉人覊頭渴望乃識道歷大析灰於嶰谷皆時之
嘆者必矣別後秋夕夢蘇東方任幽杳室遊神飛慌
憾焉予爲之選仰恭師之回錫耳敢操觚以爲誄

述歌吊奠序

向者滿公見致聲日輪其阿尊者之論茲歲庚戌之
冬値丁昌郁昌恭二宗之忌辰其徒會盟風述歌供

于祭奠也尊者切請任之詩弔焉夫斯道之來也尚
矣上世汎兮亦何得商量竊依舊史後以足鐵仰國
家治安大化洽隆在昔日本武尊巡狩東夷降峡之
酒折宮風謌肇數以陶鑄人文神並相和乎協律
矣而時之載人移也世世之相隨以論污隆耳抵稍稍
言述歌者或以爲以今之古爲乎縣以古之今爲乎
蓋應安之際相國良基傑出一時述而新式信而好
古終勃興于朝野離渫良後焉波及海內宗砌宗祇
之徒相追起乎後卒不能以污隆箇箇雷同人人於
邑莫溢之久風雅達者殆拂地那無有一超然軼流
讃提爲相聲爲藤探蕞稍散至文雖特激牡丹華燦
發乎詞苑芬菁之中大抵淼涵滴之俗云曉里村昌
程者出焉天下藍衫之新在家卓犖燦然擅美當時
王公庶民亦盤其風瞭方今東方聖化洽布列世相
承微　神祖之明堂每歲首卜日詞宗者整服延盟
社數子華簪如侍宴于　前殿圓樂試毫詞宗即從
坐起恭獻唱句　上覽而賜之和而後左右相繼遂
爲一聯云是奉賀表八句御會蓋遊藝創也故縉紳

君子亦追樂倍遊于御會且其爲風頌也發哉前古
面目於霞月花哀婉雅趣一何優有哉凡典謨誥
六籍所設子史百家之言摘聚諸經緯之中意匠妙
用以吐露者各爲金玉以和睦人心於戯二翁既遊
矣而任之於恭翁淡乎舊交尚識研究其道遂不慭
孤陋已調聊擬于奠依以應尊者之請言耳

祭平戶侯廟堂文（代現住僧）

茲歲次壬子秋七月初二武之望鴟郡下谷現永昌
權上人恭謹以精餘四事之奠祭祀西肥平戶城祖

先侯之塋曰其貧道不能紹業宗與尚顯道命餘烈
不隕法隆風誦于晨昏京德重任奉祠堂寵光流誕
資展具訃衣資悉來乎無有其所已格主源清侯溫
良至仁大成國體箕量以移風易俗詢仗佛乘燬孝
誼特菲飲食致孝乎斯蔬爲杏餅調以無爲滋味者
豈翅冥契東隣殺牛不如西隣禴祭之明占哉今年
漸造齋燈謎遥奉神主欲尚鱗趾公族永廢荒之祀
也仰於皆夫國恕瑩鏦洞朗成入甘露之門遥相究
覺尚饗

徵鬼知傳

誰曰於爲眞之僞寧爲僞之眞都下一伶生日接俳
優場遊酒亭若待遊冶郎而佯狂戲以雜諧諏謔以
供于杯盤醉客受既嗤彼此伶生然其人知其虛進
退無度之度矣優得似如優場徵兒其其之綺語必
長婦女相聚笑焉逢通遊嬉之技爲活計耳今年永
忠直之西遊也渠將從焉永氏諾以當奴隸新爲慰
旅況之笑具乎賤其人晨晡遊戲三昧醉兒維爲無
可取者而復能狎阿毋于妾恒疾者苟不爲人誹圖
憖阿諛倖辭但出兵百戲萬態凡京攝勢中倫店每
接待客無不伴徵鬼給事于左右主客共歡欲聆徵
兒之似言聊發其聲口則或謗其徵兒來坐嫩而辭
辭不永亞惟發一二言止矣可言逸興爲於戲井乎
百年櫻目之民朝開有三都如渠之技者乎優觀時
時詡其京賊之知乎堪可憐其技也不可論既而就
歸途則永氏有事之大阪餘子發洛投岐蘇着峽二
子毋那抔呼徵鬼鬼爲之不敢回頭閭辭從則惟加
發離行已問敢所云既先我主人公歸兵途儉約所

給旅費以與家綿耳予憐其意旦返照之知以望學
道當得焉哉其才器無二各殊能者誰卑之也彼孫
思邈能寵盛淳于髠名滑稽鬼谷長卜卦珍子飛木
鳶然奇技無益百藝濟用必也所才氣出徵鬼字知
有故氏澤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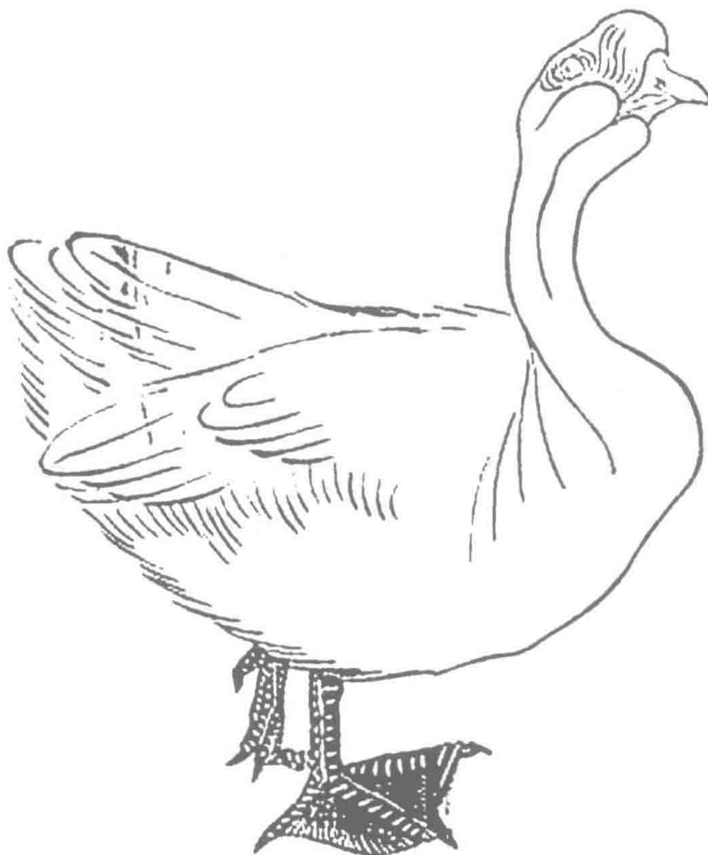
舒雁

予小園放一對適慰見而賞其老庚庚之郎閑閑殷
淵矣凡和漢衆禽紛紛羅網張皇之中自然在綱外
似爲之奴爲之伴已未秋冬一夜野狐來覗網構遂

破裂之蠱毀多少翁太然翌明而守吏駭然不知所
爲特鵞鏘橫庭際呼耳老夫似爲不殺惟許一鵞存
免害焉左右云當聞之往養瑞泉之園林時主僧每
日下堂乎與鵞於十念則十相應似受教者蓋是聞
法得益之奇特或爾耶予聆而歎焉衆禽畐爲乎飛
遊交啀食多戕蟲魚捉拙似適其乎而鵞不能空飛
家所畜而馴人一名舒雁惟噉生草與蔬粃耳禀性
齊食不醒故古人比之騶虞之德竹窓二筆載山中
老嫗稱鵞呼道人乃云鴨之入田也螟蝗蟊蚓等吞

啖無子遺故其所遊行號太牢過雞之在地也蜉蚣
之毒惡蜈蚣之跳梁無能逃其家者宜矣呼鵞爲道
人也因憶世人養衆禽品題如羽之彩蝶舌之笑度
之餅前之攔時供于娛樂網籠桎梏翠翌日仰其
空而悲鳴乎囿宥出離之緣其養之法或誤後爲水
火獸殺損命等苦毒酬報無來于主人況至殺個廢
類而啖甘其肉之人怨懷延及于多生術乞隱君子
不可不察焉

銳



或問所以神佛之前置一圓鏡云陀羅尼集經第三
般若瓶北一一種供養之中有寶鏡又名櫻鏡者密家
所於重須彌阿閦梨請問焉必竟神明佛心本妙明
淨標幟也今於神前明鏡及世所言淨頗梨鏡亦能
言之自己神鏡耶無不顯現業鏡第八識於善惡種
子焉且淨頗梨鏡出于十王經偽經邪人不信用
然俱舍業品第五云業鏡現前者是乎但形容其明
之詞乎問惑信俱舍正文作業繼者寫誤耶答按光
記業鏡也神泰疏亦作業鏡今約之言之神即識也

者何頗耶識即淨頗梨鏡約心則云識約境則云鏡
其實心境不二者也大成經第二云愛識著神直識
著神造二神能記諸神等所作善惡常白天帝又白
梵帝云云故本經云神明記識犯者不赦凡人初生
時有二神記其善惡所作一名同生在右肩記識惡
業一名同名在左肩記識善業具如華嚴說矣故上
帝垂訓人間私語天聽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況
於佛門乎彼俱生神司命冥官年三六齋案行善神
世教所謂三官五帝五嶽諸司台彭司命日遊夜遊
斗司食司等諸神昭布森列前我後我左右我八面
纖見明目聽我記識善惡者密於繭絲析於秋毫天
網恢恢焉可得隱蔽之況天地神與己心神同一體
而所纖前之處即知要因有彼此間隔既如是則復
可欺何乎勝鬘藥師經疏云言俱生神者若約實言
之神即識也云然神明即自己第八識又明鏡尚有
佛知見昭昭乎如日月今謂與賢之矢賢之人不若
賢之己心明鏡也

雲遊文蔚卷之三終

雲遊文蔚卷之四

東武　瑞泉墨莽述
北墅　鄔波駄耶擬

放螢記

駱賓王有賦螢火云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聖人無蹤懷明義以應時予與諸子流留于平安河東茶久舍時永直紹提崎摘澥紈涼于鴨水之上一夕族螢盛而供夏夜興者來焉永子性惻隱恒好爲放生今視螢爲不堪乎與夫於方

金盞買螢蟲數升歸令予放焉予正疑茲一室熠熠如仰火齊燈始識駱子之言不衍耳乃出焉唱烏樞沙摩神呪略修獨摩儀灑圍發囊則螢螢點點飛散隨風忽滿林梢飄看遍身戀家或謝金人現好相與漸漸乘微風颺屍垣昇降于河水奔流一聲揚搖復似爭先時維蒸氣都人士之歡會濺過橋者遊岸者涉洲者風樓者驚叫各相指焉宗凉宵一時之觀尚是永子信佛之餘惜哉凡蜎飛蠕動無不貪生怖死者是之群蟲有時乎出已爲人見捕復爲人見放豈不奇遇乎可謂仁人之一美事矣且其放生有自他二義曰六大者云地水火風空及識大而五大色法識大心法也舉說而色心二法耳蓋有情非情悉罔非六大所成且如身外國土者以地爲體其中有水火風空焉是色心不二故自具識大又就衆生一身而言之骨肉是地淡唾便利精血等是水煖氣是火息聲是風鼻耳孔頂上等是空心是識大也已身既爾矣他身亦如是今生既爾矣況過去生及未來世乎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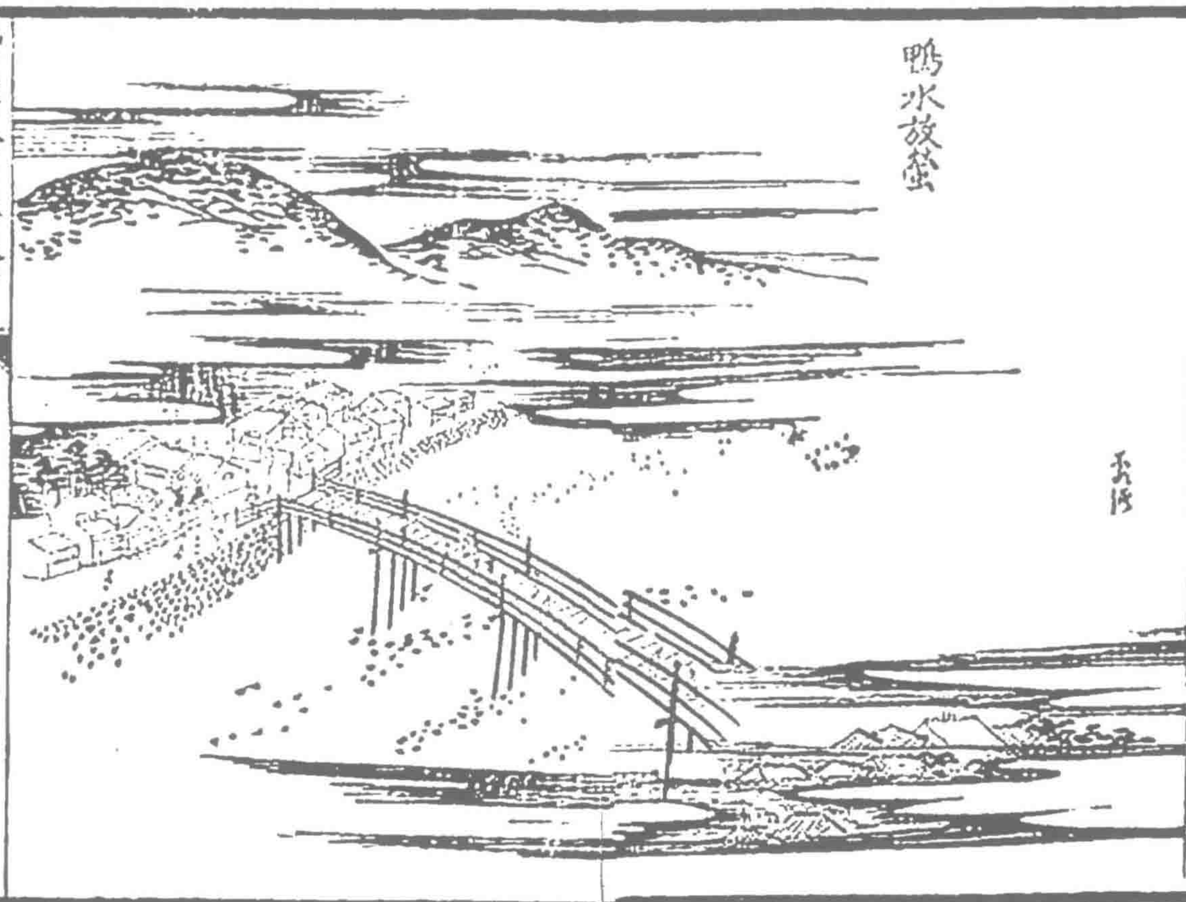
如是則自他身及國土悉罔非六大所成故佛說六大爲法界體性若殺他衆生或賊之則却爲殺賊自身他身法界周遍之罪者矣故諸賢聖依不忍也苟觀此理斷肉修慈者即是大放生而尚至放生於生生世世受生豈翅放一飛禽一飛蟲及先身現生乎名之云周遍法界涉入三世之放生也況爲慈悯隨喜心之人亦應攝入此中功德無量也諸善男女即從坐起大歡喜而就正寢寬政己未仲夏志焉

梟鵪問語

一鷂語柳鵪云我發起無簡山海池澤田畯巷陌求餌于其際人皆畜鷹鸇魚鷹獨凡目之所適好餌叉靡遺餘焉穀揚鄉野尚雖爲人見醜乎徊翔屋上非不窺隙喙背一舉攫之也但於風露等之缺屢窮困己而睹汝之徒羽翼不勞於人之與狩類搭椋就堂宇大而東台斯波淺草之山乎復非人惠爭爲得哺小而負郭鄉鄉比比僻林蔡蔡焉適世耳未嘗知商内高遠也憐汝何爲活業之昧

陋哉鷂俯頭答云如卿之言我誠爾矣乃雖爾性癡鈍而翼弱眼迷固不欲衆果百肉惟所嗜好者啟豆耳人焉敢許于我日求辮粒尚匪得況復敢豆乎終年憑人意之厚不與則止矣習尚爲性矣故不願遨遊不饜香餌生乎安寂養拙守愚以爲己之分耳然如斯輕於我未知窮困爲何物也乎不任容生乎山谷鷂雖倜儻爲之語遨遊窮達毀譽得失憂喜汲汲乎千世利者耳

王制



鴨水之上長夏寥然惹午睡時太道驚嘆來往人
爲群侍者推聰望有一刑人過火橋擦紙幟擁長
矛獄札立于馬前吏卒圍繞森列行道是往突入
洛北豪富其家奪許多財之賊也予聆之驚坐竪
上半体香爲彼懺悔誦念焉旦諳哀哀父母生彼
劬勞乳養哺育爲惟日不足矣未嘗知生長爲劫
賊深堪可痛憫耳經云世有常道王法牢獄不畏
畏慎爲惡入罪受其殃罰求望解脫難得免出世
間有此目前見事壽終後世尤深尤劇入其幽冥

轉生受身譬如王法痛苦極刑夫勸善懲惡世間
之常法政道之綱憲也此道通于古今故曰常道
令遵五常道犯五惡過王法下之牢獄罰其罪輕
重豈可不畏慎乎其律令古者制定五刑若依尚
書呂刑篇注則刻其額而涅之云墨截鼻曰劓刖
足曰剕宮淫刑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大
辟死刑也曰大辟死刑者大略而細分之則有墨
劓各一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等之品曰是
五刑屬三千也牢獄者堅牢所以繫囚禁且三王

始有獄之名博雅曰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圜
圜本惡獸之名曰犴獄此獸上山嘯虎豹入水噬
蛟龍故畢陶所造繫囚人處呼犴獄令略名獄其
貌獰狰獄張口食罪人也呼惡惡之人不畏王制
恣情縱意終苦于縲紲入獄下刑此時也雖欲千
悔萬計得解脫乎不能免出也知柝械繫縛之水
火紀問之至振牙拔劍以裂身者人尚所直見也
故佛說曰目前見事而後復招來報感極苦矣龍
樹大士勸發諸陀迦王偈曰若復有人一日中以

三百矛鑽其體比地獄一念苦百千萬分不及其
一況多百千歲之間又餓鬼飢餓苦一萬五千歲
不聞飲食名縱逢飲食化爲猛火悲哉世惟慣眼
前刑戮何不思後世有極刑之苦耶侍子怳然不
悅姑似助予之課號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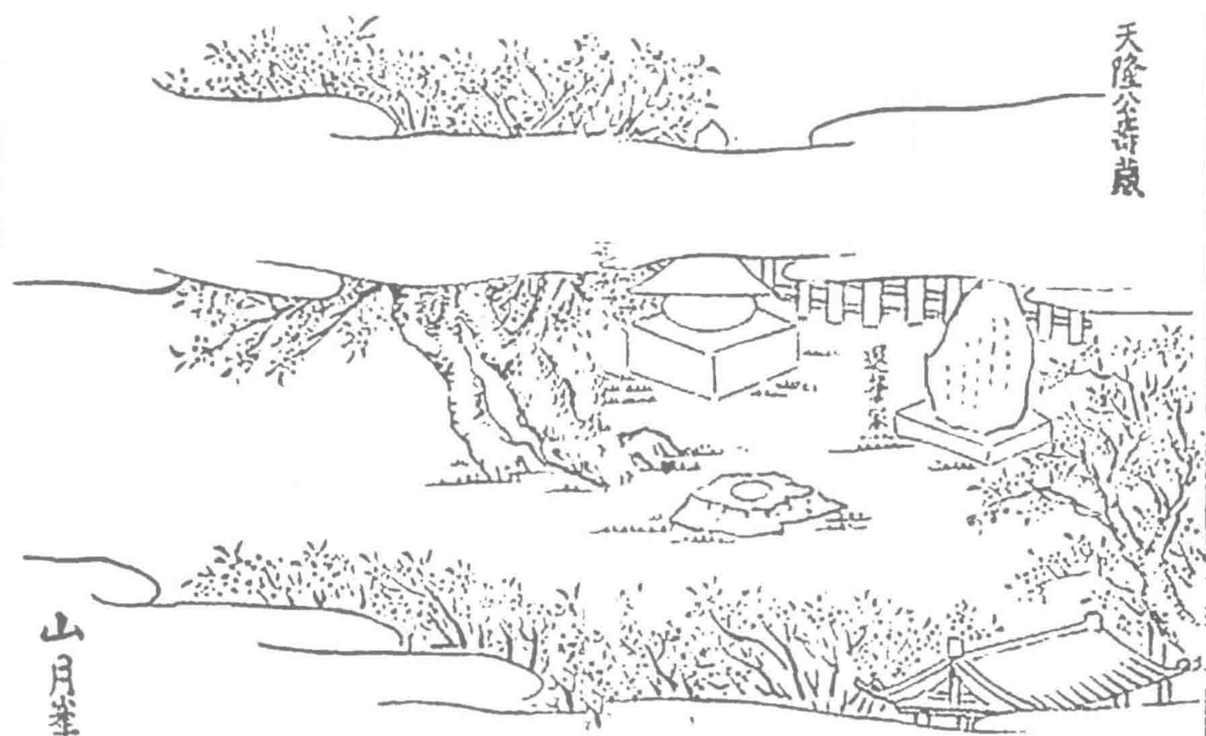
檀那

世尊己之主及貴重人云檀那又勢官內外神人
徒既經公廳有檀那稱者至次下註解答爲偕是
供給施與之義慈不相妨耳斯梵語猶漢天下各

不失其字義者爲是一奇也南海寄歸傳曰梵云陀那鉢底譯爲施主陀那是施鉢底是主而云檀越者本非正譯略去那字取上陀音轉以爲檀更加越字意道由行檀捨自可越渡貧窮妙釋雖然終乖正本舊云達儭者訛也已上成師自翻義淨師釋而證梵語千丈以檀義翻施又案陀那擅那檀費施越檀曰皆是一梵音轉耳例如涅槃泥洹泥曰共一梵音轉也呼梵文幽玄不能會得字義活意味動爲有所謂以辭害意者所以錄[illegible]焉

吊貨法

予嘗留浪華之日至杉山清之別諸法筵坐客問云考今時中陰年忌吊奠義依聖德太子說則恐有少異焉既至謂一百年百十年百廿年從天子迄三公一同而及子孫曾孫者九卿及諸士各在其中而又分年矣若爾者曾祖已上之祠無祭奠事則各各之寺應似天下無用之地邪答云稱餘參稽仔細駁之今預用彼辯論之以解往者凝滯豈聰所說者自人皇第一代神武帝至第三十四



代推古帝所行古禮也如推古已下今按推古帝二十有二十年詔大臣曰先葬以奠有法任古行之耳雖然如是第十六代應神帝之時儒宗來至俊有雜其式者而第三十代欽明帝之時釋宗來至有依其法以混交不純從此混雜中發私以擇禮令朕是非之更不知其是空問神格之大臣將軍臣至三輪廟前設大祭之祠奉請降太神神乃託巫告曰葬禮以奠諸神所忌神亟厭之則下三年神不向其巫上古無人行之則神訣神不悅穢

今有僧者神慶宛之儒宗之禮非吾齋元其業非吾若任之使行者至後必用牛鹿饒神威今也禾皇欲定其法尊卑之式如要皇禮其他所行葬法與法宜任僧尼僧尼無爲客更不著汚穢任應執行自今已後不可改行非唯吾國歸於此法天陛悉然乃至今僧尼法從天外出故不拘汚穢此理之爲理窮格以窮矣故吾國與國廢先法後焉天皇悉詫宣乃下令定法又下令定法後天皇沒考詔曰神代崩薨少不知必變故其禮不傷非儒禮

儀知必變不知鬼報食供不盡變釋與自然合忌儀故國忌勝儀永歸釋教又云奠供古粒勝今齋食依佛懸神奠誠古鬼則今佛經依理懸時上來件件神託皇詔必葬以奠盡歸釋氏故千年已上單曰祭奠千年已後兼曰法事法事平等從天子迄庶人雖百千萬年之忌辰子孫之子孫相承而存者修法事一同而但法事之品各自隨分耳云佛以世智辯聰明不信正法以世智辯説巧謗正法而我法中篳正信輕薄卻信彼一類好敗世間

智甘成文字奴潛伏彼函丈密學彼文章如蚯蚓酒氣似蛾投燈火者往往而有焉予之不敏難以理論彼但舉現事論之十六代應神帝之朝儒法始至至今一千三百餘年三十代欽明帝朝佛法始至至今一千一百年是儒法之先于我已二百餘年而恩受官祿身預朝政爲大人君子説仁義要如我佛法身處度外不預朝政不説仁義落落過時可謂無事遠客而必葬以奠是人倫大義况係朝政儒法而如禮記之王制祭儀祭統而上

自天子將軍下至士農工商偏倚賴于我佛事門中者毫非人心之私依是神託皇敕之所屬所依非吾求之而自求于我者豈非天地神明之冥照而然邪大凡日國歷朝之天子將軍皆是天神地祇之遠裔衣冠文物之尊貴而必葬以真斷雖然用齋食罷餘法用佛經且至菅家江家仁義道德之人傑亦一一歸此法則是豈謂彼堂堂魏魏人物盡愚癡賤劣為度外遠客修底之佛法所欺邪今時記誦之腐儒徒見流俗隊中貪利求名之贗

僧枉謗佛法僧與俗諸謗天子將軍也僧神德聖智也現事明明從事于斯者寧不惕焉思乎

伏水一兔

濃之太田驛抵伏水之間小阪十二里農民某者負鳥銃好獲鳥獸一日入叢中窺一兔放發所資死而網掛貫驛途歸者之歷郎什而驅兵行人相聚輔之後歸者直入叢中逐獵夫目棄鳥銃去之處逐捨之來兵衛村某者也乘農暇獵鳥獸誤至為殺人既訴之官所二邑之老出而請宥彼之前非尚債之以治療資若干云其楚痛雖不啟令然至不應啟終身在驕者駭而就于途與二夫於數金途殊厄東兵必也界朱殺業現報耳其因果報應之來也雖有遲速強弱乎纖毫不爽如影像然兵如何見羨之兔逝從轉離此歸者與願風債之追慕昔者梁縣令殺牛飲啗覺酒後變成大患必又梁僧傳載晉竺法慧恆語弟子法照云汝過去曾折一雞腳其殃尋至汝好慎之照忽出行誤為人所擲遂折一腳照方信悟語門人云我有風債

今受之出塵高士尚以回避之地況今日之徒哉予親聆之士人實五月廿四日兵登午後過此地耳因言世人殺物命為藥物遂淹滯其上昇夫殺生以滋口腹為不可損物命而全人命空若無眾憐焉不知貴人賤畜常情乃然而非諸佛平等心也殺一命活一命仁人不為而況死生分定未必其能活乎則徒增冤報耳抱病業醫及好殺之徒各熟思之

靈夢



凡修多羅之中說感見好相者多是在夢中矣心相寂靜無浮散境界故最易感得聖儀也或云賢首大師等却以覺見為勝依尚未精窮密乘焉故為世所求好相之人有猶豫於夢覺兩端乎今不顧繁文呈露如來真說明證矣大日經具緣品曰或於夢寐中覩見僧侶衆園林悉嚴好堂宇相殊特顯敞諸樓觀經卷淨無垢遍知因緣覺佛聲聞衆大乘諸菩薩如是等好相宜應諦分別已離婆呼童子經曰當眠卧時夢中合有好相或見自

身登高樓閣或昇大樹或騎師子或乘白馬或於空中聞大雷聲或得白青紅赤色蓮華或得如來尊容或得如來舍利或得大乘經或身處大會共佛菩薩聖僧同座而食或渡大海或度江河或見如來處坐為人天八部說法身亦就會聽佛說法或見緣覺說十二因緣法或見聖僧說四果法或見菩薩說六波羅密法或見苦行仙人或見持明仙或見執持誦人或見吞熱日月或見身卧大海海中衆生流入腹中或見自身飛空或見身坐須

彌山四洲龍王皆來頂禮見如是等殊特夢應知
一日及半月當得大悉地已上出生菩提心經曰婆
羅門大迦葉夢見大蓮華問佛佛告曰有四種夢
夢得於勝法見蓮華或見繖蓋或見月輪及見佛
形感自慶幸我還勝法已上此外方等陀羅尼經之
諸大夢王不空羂索經之七大吉夢皆是夢中大
好相而罪滅福生之兆也寂寞合于日東神史者
當仰而信矣

隅田河

駿之清見瀉蘆原郡庵一作廬舊事記所謂廬
原州昔者有郡縣呼州者例如比呂太難波泊瀨
等曰海濱名廬崎之地土俗云伊左杝但廬原洲
崎之略訓歟而稱磯崎清見崎亦不出是濱已旗
揆之水横于清見坤位古稱隅田河是也寺前上
古置關之處顏應云關屋鄉歟今湮沒其名焉萬
葉之薪基井蛙之定家夫木之家長三首共爲詠
即此乎蓋在中將東遊也世或識設說文應爲然
武之隅田東陸有在五祠者載之或史天正中里

見房州蘇成衡抗抗倫氏康滿臺掃敗見謎武之
本所與從士自刺兵村民哀悼若瘞其地而後好
事者寄言於隅由採蘋在中將之名近時尚賭巨
儒駿人風梅兒家等庶幾甚至撰之者吁之辭犬
哉有識奚堪可追焉寬政己未孟春予經過之
守智郡上毛邑而騎待乳者三里餘爲是紀和之
界下有一河繞隅由莊古人多歟風待乳隅水者
即此也依催原註秘抄及澄月歌枕云大和信土
山下有角太河適致詒遺新古今續古今新續新

古今錄凡一十一首諸家爲然和之隅河旋流潴
深旋繞山間信土諸嶺之翠藤映河水古人詠
山河美觀不易今古者豈可與駿武同日論乎負
應中定家以基之詠見列新敕撰不知所何地哉
而是駿中則待乳之山在駿何處哉後考訂耳基
未詳俗氏或言眷自藏首老法師名也按夢語隅
田經寺隅須由邑故耳古名云宮戶爲須作墨或
隅角故讀爲須隅三所共同焉或評夢語云在中
將自記弱冠羈旅周旋者後伊勢御補之卷末也

恐見臆説俾讀者迷多岐未必一定云原語虛文抗質勢語及諸抗衷古歌摘聚綺語或類用名勝於他方如武之偶田入間之芳野衛游之芥河者是也紀貫之當詳在公詠云詞華何不能盛餘情猶慈花蘊殘芳願後人以似在公筆跡云爾乎若云彼遊者間載萬葉古風中秀歌以爲己之詠又記仁和帝行幸芥河者在公以元慶四年卒元慶在仁和前其際計八九年不在公之述者必矣伊勢氏記以己之名氏自插標題乎故定家之意不

敢尋討之與嫌事實但在視文華予謂雖物恃充肖發時光遷流人世無常要惟寓言已其體裁豈復出源氏語右者哉

記長明事

鴨長明者河合宮之氏人也好國歌既擅竹嶽蹤覬爲祠司而不許乃息交蕭然杜門偶視蘂風而述懷元曆帝来戯于勅撰爲一朝遁而住大原之山易名云蓮胤上降命國歌撰明乃風之不肯起建曆年見藤雅經請之鎌倉謁將軍實朝風頌又見意明年之春在日野外山著方丈記嘗作一室縱横十笏高盈七尺鈎鎖自在隨意而移住四方焉其具僅可載一車外山不昧俗名云方丈右矣上再徹幸于石床云頗明以野服往見大樹者蓋實朝堪國歌也彼以其所恥自遺乎但如上之徹不起者所以避其所役役者乎後人做明之案求嶽而耕轅雖然卒不得意遊焉故云獨坐一室耕有人樂便以爲癡夫人樂尚可禁也猶猴噪於庭則如之何猶鵲可驅也虎豹嘯於林則如之何虎

豹尚可使獵人捕之也風響水流雷動雨驟則如之何故愚人除境不除心智人除心不除境欲除境而境卒不可除則遁終不可得矣或云世尊不知五百車聲是禪定中事非凡夫所能然則高鳳讀書不知驟雨漂麥當是時鳳所入不知何定不答忘之不堅而娘境之不關人亦謬矣哉

鵜沼哭婦

己未之夏歷岐蘇道發鵜沼渡太由河村口置竿之篋於路側舁人入叟宇請水火時一老媼炊灶



而哭泣乎下。蓋問故。其言曰、東邑濵田農民家貧。朝夕不繼。其母殺歳三月巡禮觀音靈區。既出。比抵南都。罹疾臥于途。同行輩相議告事於郷土。而兄云六三弟云仁三。與赴于南都。則遂絶嘆。次兵癒。遺骸於其地。還。兄弟相聚。持靈牌。置同邑某寺祠堂。二小蛇繞焉。經靈牌把而棄焉。亦復如故。兄弟怪之。持牌還矣。小蛇蜿回來于牌之處。六三大罵。擲靈牌及一蛇于河水。則儼然發狂。瞋目切齒。鄉爲母之聲曰、吾死他鄉。尚有可執者。而擲于土。

然投吾於河水。苦惱不所能言語之及也。爲汝吾是母。何爲不孝逆惡之甚。聞毛髮灑然。見衆悉狂。益不斂其夜顛倒悶亂。如矣然死。母者爲我阿姉。也以故我不堪痛懷。日哭泣。已予聞姉之言。乃云爲二公者。廻願懇之。以萬徳洪名之緣追修彼之冥福。而就行謗執之。不知執何等物。加以嘆恨劇。無量壽經曰、今世恨意微相憎嫉。後世轉劇。至成大怨。又唯識六藏由。悉爲先懷惑不捨結怨爲性。此亦瞋恚一分爲體。予以觀瑕。哭婦爲世之鑑誡



焉寛政十一未年五月念三記ス

佛像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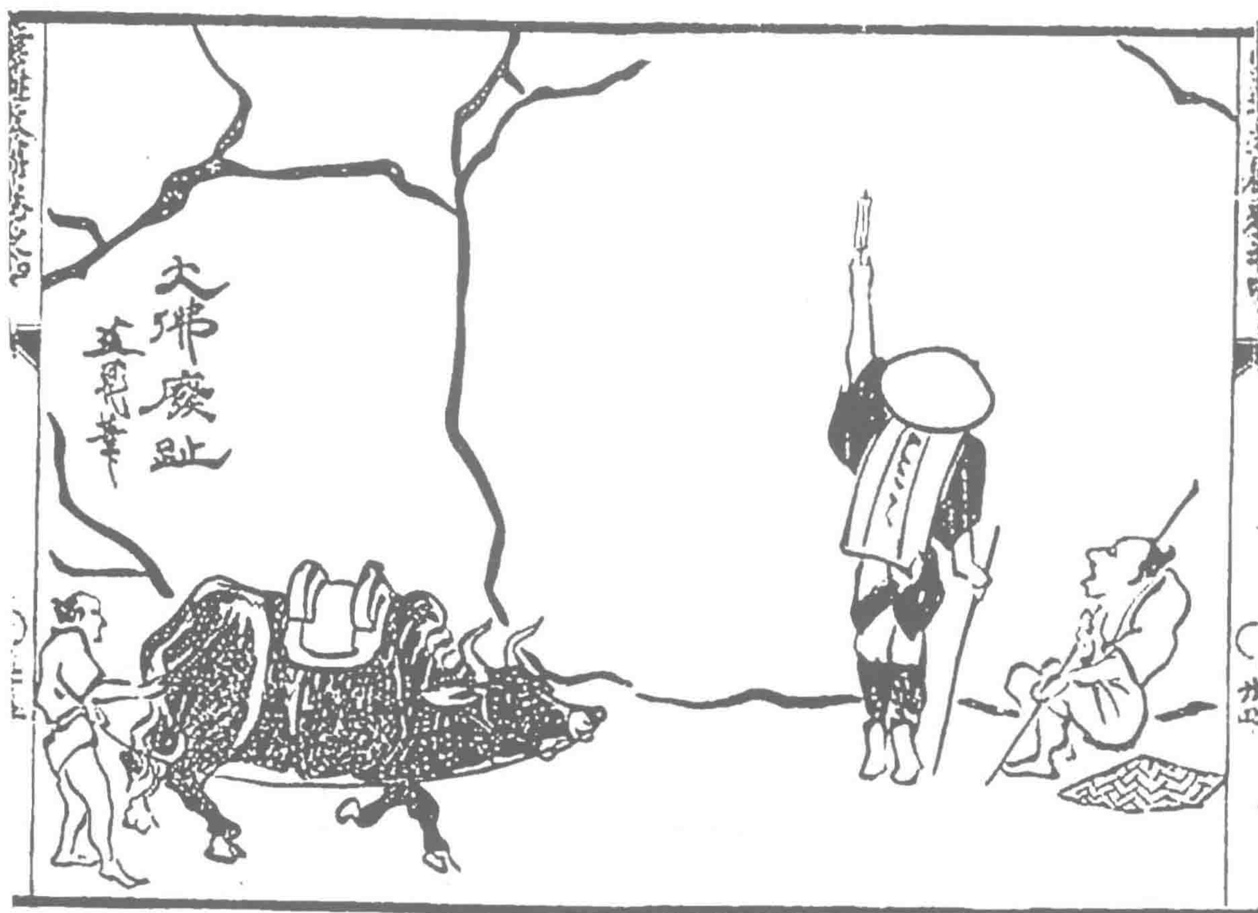
維之方廣寺盧舍那佛一軀長六丈三尺鑄銅以造焉蓋天正戊子年豐公所創造其費巨萬兵慶長壬寅舜馬厄同年庚戌二世公再修復舊觀寛文壬寅改易鑄新彫木身今茲寛政戊午七月殷雷遠震天火遂燒佛像及大殿乙未仲夏予大任遙來惟睹廢礎趾一空冥寞撫地是之天毒慘乎一何及此廟不鄰鄙民人爲之慨歎然諸家辯論紛紜不歸以有損之佛其論乎月峯先生爲之說其言多出于豐公遅疑諸佛卒歸之不可思議而後止兵任試論之凡吾釋徒動渉獄世與孳孳惟修辭維力於學其經論率略焉悉郤梵皇良循往往奏左氏司馬燕奴徒爲詩謌之具者爲不尠焉其不可思議者多義解如維摩説是也夫豐公爲人也雄穎仁智躬出匹夫仕織田氏丰宰乘税土木事不敢懇下問於其軍略神異洋洋發與毛利氏對陣既聞京城變悅乎致使議於敵地其言棄

遷毛利又首鼠兩端議諸焉乃俾將兵邀羽柴軍列邀討明智報讎于一舉功孰大於此矣一日敍右府葬儀行於洛北列侯雲集時豈公侍幼君示成儼如龍火果而掃戩翠萌混一車書應仁以來干戈不始邊四海之民始出湯火公勍爲王于天下而尚揚賢良育才能殊經營佛宇神祠巍巍於輿地以利水道便風聚樂濠拔朝鮮可言千古一人耳列國諸侯各保封地恃愛過賞得誰問然哉公恒器　神祖德望結交厚睦至其竟乎遺言諄

諄　神祖應不足　神祖不能全社稷之貽鑒乎　神祖溫良不改遺旨乎今升平百有餘年聖化治隆所以薰陶斯民而豈不謂神府一契也哉二世公素幼弱長閨閫中偏母堂鍾愛乎諂佞阿諛徒出而退忠良英傑卒抵不保家國者以佛理惑之皆風業累係所招感不可誣焉豈公鴻業後上紀之野山大照寺花供眾僧試訊佛乘觀感樂境殊勝餘命存否新造木浮圖以脩祖先冥福衆怪焉郎曰人世亡不無常身後吾何圖終令以全鐵

爲之豈爲供不朽耶吾起鄙賤一壓海內若以天下有爲吾者吾又爲太幸頗良時確言蓋有感此乎曰創建大刹於京也素四境彼輻湊總攝心之餘計何與秦皇築長城者同日論哉秦皇曰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無窮然至三世子嬰亡矣前漢王莽曰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卒爲杜吳見殺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觔膚二公言忽忽於豈公野山言各居其上賢愚相去豈翅溟渤歟

歸涉已哉凡物各有時變定數何怪之有蓋有詩乎見壞滅相者爲是有爲無常無神佛奈之何豈凡庸所窺測也若其以豈公之舉故曰火佛像則凡火者二矣尚以丙午歲隨復興之在延則又應一新焉自公之創業至治始二百年其際洛災城樓臺樹及迦藍市邸推考都鄙知幾許乎方自古仰宸闕炎上如之何耶蓋雍門子能鼓琴其言雖詭激亦有界變相或曰視世儒多著作文辭冥爲一部以爲不朽業噫古人必也名冥寂寞昭灼人



耳目者乃所著述方傳之至今其次焉者身没後
墨之揩消或發散而刪之木者或資金兵安在其
不朽必也鐫之鼎彝策之碑碣數百年之後存者
亦什一二矣余孔子遊文二帝三王典謨訓誥傳
諸萬世無弊然三災起時大地須彌諸天宮殿皆
悉碎為微塵蕩為太虛安在其不朽其眞不朽者
不生不滅本心乎此則先天地無始後天地無終
是吾金僊氏所謂不朽者也況於所有物可得無
無常也認之為常謂之為不可思議者皆言辭察

雲遊文蔚卷之四　葉

焉曰豈公大施大業　神祖德化無窮儲而莫有
不關於順現順後二業則報施有歸儻能達于此
乃安求之天命自然不可思議乎故自佛吾釋典
未能以游其精且微也予也矣觀巨像不在就諸
子論筆為遊殺一額而可也乎

遊盟瑪陀記

維地流而甘泉溢焉神功皇宸天棉宇內嫉氣施
遂三韓之我臣首遂章處解瑞其可測哉泉之洲
名自此與兵振古以來未嘗聆知是女德風威布

異邦公卿黎庶誼不欲奉聖澤孚其湧効之地曰
府水郡此州之南北七十有里東西殺其半茅渟
之稱日本紀載在泉之陸而茅渟山也倉等之名
見安閑帝之卷以茅渟稱海者據萬葉集八雲抄
多在攝津云人麿呂詠亦還之乎乙未之年四月
展錫於岸城山月峰先生數日矣諸生屢告瞿曇
陀之勝任之神先飛與二三子午牌郭西出矣郊
野西北四里許吊荀齊氏甞知之冢寺號永光延
岸城侯祠堂也吞石門馳山畔南菖嶺及紀之諸

山翁然蒼翠擋遠客從而遊往迂廻旋折行延考
式所謂楠本穗瀧之祠繞行遂上一丘矣綠松配
孤人蹤寂落惟樵翁樵呼耳埵坨一堤池沼周山
四十六萬五千餘步西北民居臨落池水又淡洪
稍相掐西山茅淵而平豎谿爲美隱于坐堂矣行
基上人與高志定友奏之官廳推那民募緣祈鑿
池永爲備田畔之資遂始神龜乙丑二月終于丙
平戊寅孟秋直穿池緣起及末代規約上人自書
焉基公一奇士寔發菊英逸而何充慈臨斯民之

深切邪于今追慕師之德澤不欲分流五幾外
聖主寵蟄殊諱發祓大僧正補舉世稱嘆焉茅庭
兵道蹟到處無不憮然傍丘沼入寺丘東稱山云
龍臥瞿曇陀其寺號也又云隆池乃基公草創四
十九院之一以師爲開祖焉既登正殿中央釋尊
侍士文殊普賢云聖武帝手刻像也主僧相迎引
予於方丈室竹櫓時探月延年杯村又阪等山五
七里而來聚于空指山間生齋行齋來喃喃不厭
予欲投舊物主僧曾恵營勝而老態彼固乃出古

什寺史說之仔細者畢諱憶記竜固至相傳諸兄
橘公以給行基資緣爲口實焉然橘公以天平寶
字七年七月甍基師以勝寶元年二月寂而公後
于基者其際九年矣後林有呼橘公廟者來知然
不也永祿中畠山高政一舉熊野根來徒布陣于
此三好實休爲魁將率畿內二萬騎力戰休一夜
感夢心神不怡身冬康卜而爲不祥休卒不利防
戰同年三月火矣是弑舊主現報云休之冢在寺
後瀬源邑東又不行焉林中視光明皇后廟土人



呼做上腐家焉吾徒雖蝉埋牛滲千尚泥指問閼
惑溢辭之誕耳主僧未徭之尋討古什星布貪殺
姑不轂宮子靜岡新甫之徒爲予搜揩焉結窟焉
旦基師所製陶器頗雅趣執復置哉今號又爲後
出奔眼筆研之間嬉嬉祭魚以貢賦焉
僧伽梨函中收廿五條二肩十七條一肩九條二
肩鬱多羅僧一肩共木蘭布明孔割截之制傷于
律乃開祖所傳持
佛舍利二顆曆應二己卯年北朝光明帝以足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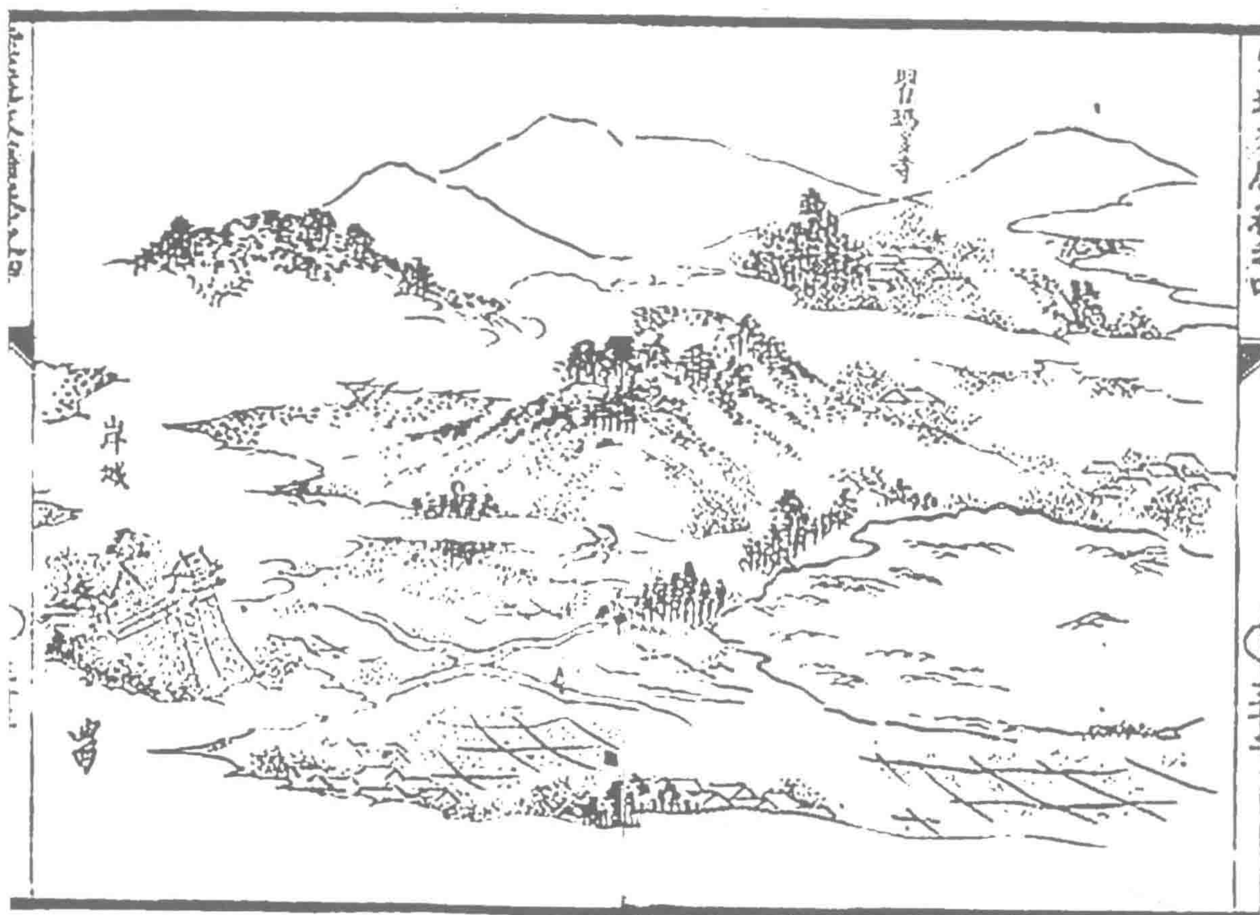
直義被寄藏焉
太上官府宣下書天下四刹曜瑪寺共一也四刹
者紀伊金剛峯寺河内天野山攝津勝尾寺是也
瑜伽論全部空海書函蓋裡面記延祐二年寫十
五字函外横面竇蓋摸搽絨縢而彫圖中之二字
搨沈金粉（延祐元武宗年號後人誤用延而名乎）
金剛般若經功德施論全部二軸後白河帝宸翰
梁高僧傳一卷平相國清盛書
集古今佛道論一卷池禪尼書

續高僧傳三卷　池亞相頼盛書
無量義經普賢行法經藤基衡書世云世尊寺殿
者卷尾記大治二年七月十三日爲藤清衡二日
之中書寫了瑜迦論至此部金銀粉泥楷字蝸頭
紺紙縹紗其軸水晶各彩錦修飾焉
般若心經二軸空海書卷尾録誦此經破十惡等
四十七字出生無邊門多羅尼經金部六原智不
空譯尼利義滿書嘉慶二年四月十八日將軍義
滿遊紀之和歌爲山坻微行罷瑪寺草履於河之

平庵談焉告事於寺僧多聞嗣殿奏舞曲至謀冥
護頒後寄藏此經及一舞扇一佩刀刀者來信國
作云
四坐講式一卷釋明惠書慧公榮抑庵中浩望於
四坐講式卷首有先德題拘尸那城跋提河徒婆
羅雙樹下頭北面西右脇卧二月十五夜半滅之
四句羅漢式前記建保三年乙亥正月廿九日酉
尅草之沙門高辨心經以下三部共楷字墨書不
加修飾

說相箆彫孔雀紋金乃開士常什之一衣鉢鉢具
水晶盆一枚許僧年附農具鐵等金堂及如來殿
寺瓶瓦四枚插香爐香盒蓮花瓶共是開祖造
而皇中光明皇后山陵及廢家出焉
孫盞數品未及書等是爲遺恨耳寺僧懇留且
堅押予投宿卒辭以浪華同生歸期乃取奈程於
正路下亥歸城中抵道泉南開話於朱明僧者呼
奇遇與於予予後寄彼之爲奇耳敢爲之遊記
浪速滕子脊曰近時一首僧泉南人膝懸河

姝寺常吾琵琶箏曲往往來浪華人相招不敢
關佛乘惟賞鼓詔雜談丙午之秋不知所適或
疑其僧予予曰嘗瑪陀素封佛食之田雖主僧
京矣願求泰開祖法規予未嘗聞然一藝永之
南北朝大國北封疆後懲是外物世云捨校
勾當不修佛法而衣紫緇佛服以數紋給于世
顧其屬乎昔白博雅來往會攸而得琵琶秘曲
又蝉丸爲盲僧蓋蝉丸似僧有官之名又善絃
云或云以木椿盲僧誤爲說稱以北齋龍樹爲



西天龍樹以忠孝江草爲巨孝江草此皆妄誕

傳燈已

念珠

是歳己未首夏遊紀之野山相德峽并之徒入宿

視念珠行見其由致曰木槵經有附東晉錄一譯

與北天竺不空之譯是爲蹄經并真實經持念品

大唐罽賓國般若譯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全譯

褫迷地瑠㗚經大唐中天竺善無畏譯陀羅尼集

經第上第二大唐中天竺阿地瞿多譯大方廣殊

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趙宋天竺慈燗陀羅國密

林寺僧天息災譯曼殊室利校量數珠功德經大

唐罽賓國寶思惟第上譯全經第二譯大唐義淨

己上二部全本金剛頂瑜伽念珠經大本頂經中

出并不空譯金剛頂瑜伽一字頂輪王成佛儀軌

同經中出并同人譯等凡九部密教廣說念珠起

曰慓懺功德并蓋木槵經世尊在雲鷲山爲難陀

國波琉璃王說串敝木槵子一百八顆不問四威

儀至心唱勃歎等是說念珠之始也雖然隨機一

緣而周無始本有法則乃受荼羅尊三昧耶形有
數珠蓋又准提佛母不空羂索十一面觀音千手
觀音等所持之數珠皆法佛法然之標幟所世
尊新造爲者復或事火外道之本尊於火天之持
物有念珠故密教爲自然無作法具且依聖教念
珠之顆數凡有七種今時作卅六顆一十八顆者非
佛說也曰念珠者手搯口念以爲計顆數耳非槃
揉之呪願或彈指而合掌者焉一書云三井傳正
覺猷行便殿于御修法時加持之際爲使令誦真

言於侍僧知焉揉鳴念珠也後人誤傳之於世皆
然罔知之何哉密咒士修驗徒徒以揉鳴之爲已
之作法可深慨歎焉凡入道場有持念珠如意柄
爐白拂蓮華等種種作法威儀者固爾矣予延視
僞然大衣者老有此等具似爲贅者彼小技此作
法懸下問終至不知焉豈堪後進之問哉悲夫

和同

聆之瑛忠師相之三隅郡南東氏飯田氏者世不
發家葬延慶于節儉每以賑救爲務深歸三寶曰
誤佛數擧家爲之見化晨晡至佛前供香華與子
妻同恭敬禮念焉氏族相和上下順睦人或莫不
相稱美事哉然季春一貓生兒其母亡幾必矣一
狗狎于家以己之乳與貓兒愛育與狗兒無殊焉
聆者怪之不信予親見之語任云不然何謂無是
事非想是積善之瑞和同之所感焉哉大凡處世
親屬之際不問貴與賤瑣瑣之事多起於愛憎嫉妒
貪怪之甚其富而驕人貴而凌衆而貧者兒之于
彼尙不獲則貴爲責而不遂則怨終生恚怒之端

至外結奸究內伺釁隙者或媒孼於短失復構鬬
於佞諛之小人爲不可如之何也如彼范文正公
既貴于姑蘇賑其族吾邦藤良相大臣置諸族亡
居止者於延命院蓄哺等豈無上天之感格哉按
唐張孟仁妻鄭氏與孟義妻徐氏相善徐氏乳于
鄭氏之子則鄭亦乳于徐之子互不相阻隔至奴
婢等和睦焉曰畜一貓爲人見竊家狗尙似憐之
貓兒與狗兒乳焉此說頗類田氏之事蹟而貓狗
之乳養者可謂異域同辭矣聽松堂語錄載陳肖

公云青天白日和氣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爲禎
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
閉戶乖戾之感一至於此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
主寔知和順元同者人倫之大本修德之樞要也
今不厭其繁爲世示古賢道誡焉袁氏世範云人
家父兄子弟多有不同者或因責望大過或是分
財不均或人之性情不一作事不齊或聽婦女之
言彼此離間數者皆不和之根也若悟此理父兄
子弟各盡其道父兄愛子弟不必責子弟之必順

子弟敬父兄不必責父兄之必慈則情意之間自
得和協至於財物尤當捐棄富者時分惠於貧不
生驕傲貧者無所求於富不生妒嫉亦何爭之有
至于人之性情或寬或剛或謹守或豪縱或喜安
靜或喜紛更臨事之際一是一非自然不同惟各
隨所宜不固執是求其必合豈復爭執又婦人賦
性褊愎其于婢妾喜事者從中挑逗是非以爲快
樂是以積恨往往不解此在爲丈夫者嚴禁婢妾
不許傳遞言語同居之人往來行走須令咳嗽揚

聲使人聞知恐適逢戲謔彼此生嫌其妻妾有言
雖或中情亦不可聽信如是則爭訟從何而起
此處家之要論也詳出顏光衷迪吉錄第五家訓
門往見焉夫理之所究唯善與惡已顏此二途修
然易辨因果報應纖毫不爽幽則有罪福苦樂顯
則有吉凶禍福愛吉惱凶趨福避禍含識所共同
也然愚人愛吉不知修善求福不知避惡遠禍
而逃禍曰善惡報應如影隨形者至要之聖訓禍
福無門人自招者太上微誡積善餘慶積惡餘殃

者易傳之文也天網恢恢焉可逃乎其所謂禍福
本無種以過現善惡爲種而欲求福免禍卻不積
善爲惡者病此較而述焉

非道行婬

婬戒疏曰婬人至畜故經云乃至畜生道下論有
十位一畜二天三鬼四神五人六六親七姉妹八
己妻九妾十非道謂下部乃口俱是所犯也已上
婬戒疏曰聲聞婬中女三處男二處行即犯重非
道行者不犯重也大乘婬中通及非道俱犯重也

云。彼非道蔵寂二師之説不同。蔵公但取小便道
爲非道。以餘二爲非道。智度論云。非道之處則非
女根。女心不樂強以非理。故名邪婬。瑜伽論曰。除
產門外所有餘分皆名非支。寂公以女三男二爲
正道。以其餘身分爲非道。四分律云。犯人婦三處。
波羅夷。大便道小便道及口也。犯男子二處。波羅
夷。大便道及口也。又云。時有比丘大小便道中間
行婬。彼疑。佛言偸蘭遮。腋中曲脚間臍下耳鼻下
婚丸中若道想若疑一切偸蘭遮。已上二説蔵公

依智論瑜伽論。寂公依律。其本處各似無優劣矣
又瑜伽論云。一切男等。屬自屬他皆不可行。同名
邪行。正法念經云。何者邪行。謂男行男。彼人以此
惡業因緣身壞命終墮合大地獄。多苦惱處受大
苦惱。作衆業力。于地獄中。見本男子。熱炎頭髮。一
切身體皆悉熱炎。其身堅硬猶如金剛。來抱其身。
既被抱已。一切身分皆悉解散。古迹曰。云何邪行。
如瑜伽云。女不應行。説所應行。非支非時非處非
量。若不應理。一切男及不男母等名爲所不應行。



除産門外，皆名非支。若識下時，胎圓滿時，欲兒乳時，受齋戒時，或有病時，是名非時。若路尊重所集會處，或塔廟中，或大衆前，或堅硬地，高下不安，此等非處。若過五返，名爲非量，不依世禮，名爲非理。已上此中過五返者，利涉疏云：一日一夜極多至五，日不過二，夜不過三，過則非量。已上資講鈔曰：或云此約佛世人色力强，今時澆末，色力漸劣，日夜一行，猶爲過度，宜哉。已上凡吾妻妾之外，婬犯有守護女者，爲邪行。假令家婢之屬，有父母之護

浪婬之坐于護主，皆爲邪。兵傾城游妓者，彼與錢財，暫時作己婦，彼復爲活業，故非邪。凡在家人初受戒之時，雖誓斷邪婬，於自妻行婬，無犯罪也。然非支非量非時非處，則雖自妻，爲犯罪。若有善男子，靜念吾夙昔微力，故尚未得截斷一切婬，吾今日生大慚悔，起大誓願，永斷正婬，此人是眞稱如來本慈者矣。今宗無知僧輩，大可世有女犯放蕩徒，妹愛男子，矣少年好而爲婬，境至甚侍衛己之梵室，愛寵跨于衆，公然無忌憚于世，終毀和合僧，者間復有焉。凡百之釋子，可弗服膺上件，敬識乎。

　　養蠶

酷哉蠶之損命也！人恬然不爲怪焉。予每歲中夏取歸途於上毛州，比屋養蠶，連簷盈繭，少長婦女徒蠶湯其生計太密。袾宏禪師嘗有歎于茲矣。史稱黄帝之時，西陵氏教民蠶者，蓋野蠶耳。曰野蠶者，能吐絲掛之枝柯，而採者不煩於煮繭。今之家蠶，非出於西陵，而後人所自爲乎。按上古麻葛以足爲衣矣。周世肇上自天子，下至百官，率藉以分之章

服也。孔夫子不敢違衆而言今也純者，所以工簡於用蠶也。古者天下用絲者，纔什之一。吾邦亦爾矣。然時之載人移也，衣服之華及于鄙野，官數下於劇度乎。至有民心，復將倣而淡焉者，故諸州繒綿絲紋，盛於善矣，而鄉都卞城邑，延及遐邇，何其熾也。默之額之多，則蠶之損命亦益，而多焉。蓋務之士人若棄黄而不能支蠶命，尚懸分與于近隣，竊有介于河者人，或賭養之乃，擂傳素純云，而其民不剛業之豐凶，各自貪蠶之多，故致是之害。已雖



有終殺頭之遅速乎其合之者衆億宜爲大焉智
旭見聞録載天啓初年呉江桑葉大貴居民養蠶
數筐因計成繭所得之利不如賣葉利多遂埋蠶
載葉至湖州鬻之舟過太湖大鯉躍入舟中民取
而藏之頭艙既至葉店主人見葉上有血詰問其
故曰魚血也魚在頭艙試取看之則儼然一人頭
矣共相驚駭更追問之答云實無他故我自埋蠶
賣葉欲多取利耳因同衆至埋蠶處掘而視之役
得一死屍與頭相合遂鳴於官竟擬死罪嗟乎業

雲遊文解卷之四　〇　四四

報爲蠶不免烹繭之苦亦甚慘矣矧爲微利而活
埋之究使不得盡一期之生人心安在矣其殘
忍之甚遠也

題隅田畫軸之後

客于將遊隅水之上蓋此水横二國際海潮往
來于雪于月于花于雨晨昏改觀何適乎不佳處
倚斷涯酌罌樽中流擊汰邀吟移兮蜀艇泝兮嬌
罇前在乎絲歌忽焉後承故謂縱遊其何自在水
鄉非我之神力豈是皆出于　盛府治澄民物殷

寧振旅之化者哉於其妖嬈紛優也蓋乎巧盤意爲宋生曾風易中和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而善留客只者固不予任之哉則噬之人乎宜使任竇玉觴槃底子而可矣

雲遊文蔚卷之四終

雲遊文蔚卷之五

東武　瑞泉墨莽述
北野　鄔波駄耶輯

瞻病

岐蘇族本阿乞丐三兒年僅十三或四五病而臥
焉然二一子往已歿孤生雖存乎命逼旦莫村氏結
茅舍于路側瞻濟焉予之徒戚然慰問不能懇之
終與錢以憐而過於戲我思古賢愧我意不及古
哉庵學遊性行慈濟爲餌鋪乎自斟酌與粥乞贍

其蘇繼形容消瘦則憐憫悲咽爲不自勝又來高巷
住雲居門衲子患病咨嗟歎息如病在己早夕問
候躬自煎煮不管不與食或撫其身或察其色乃
至命終者不問彼有無常住以殯葬送京師殷實
親路傍病者下車親問之病苦後于勅命爲其慈
濟恣己者甚多姑舉一二若蹤以爲嫌棄病者勸
誘焉素衲子無家乞人臥途孤單渕流伶仃疾苦
眞爲可悲憐而吾等安住于聖化十指不點水百
事不干懷飽費齋都之米偶遇疾則求藥餌於四

方使役己之道侶其爲爲不足耶故經說不瞻病
若戒云若佛子見一切疾病人應供養如佛無異
八福田中看病福田第一福田若父母師僧弟子
病諸根不具百種病苦皆養令差而菩薩以瞋恨
心不至僧坊中城邑曠野山林道路中見病不救
濟者犯輕垢罪四分律云有五法一知病人可食
不可食可食能與二不惡賤病人大小便吐唾三
有慈愍心不爲衣食四能經理湯藥乃至差若死
五能爲病人說法令歡喜夫慈悲喜捨佛之四心

仁義禮智人之四端而以慈爲先以仁爲首苟無
慈悲雖博學多聞英才豪傑佛說爲魔業矣或云
慈戚並運是道也何純尚乎慈不知生之殺之復
皆仁也攝之折之是慈其迹則戚其苑實則慈也
戚而不失爲慈是之謂大慈予毋以咄咄之恩沾
沾之惠言慈非謂佛心者大慈悲是也予爲病兒
罔有可給濟者姑與以十念雖祈之臨終聖護者
所已之職憫乎疎慵懶惰勤修偕是天地逆旅之
際俗上信法而滌塵垢特那終世不免爲浴處浪

井漢噫

臨終三位

或師讀江北僧隆聞傳補學堂之緣勢來及予未嘗爲之不汗顏悚骨而惕愧也蓋恐相宗命終凡有三位一明了心是五識相應散心故通起善惡無記三性此心改轉視惡相現大生怖畏或視善相現大生歡喜於此明了位若惡業之人風火先去故動熱多苦令云有情之死後同器界之壞焉自足至頂七度熱昇一度冷下自頭至足而冷者七

度熱者四十九度如是猶七火一水等器世間之壞也凡器界之壞者初火災自無間獄起至梵焉止四十九災壞而至初禪者詳下俱舍論矣曰外器界無地界災故內有情死亦無地界患內之三災者風熱痰是也以順火貪水癡風爲三毒所作而所謂感斷末摩刀風苦猶是百千支割身若苦業之人於此位地水二大先去故苦惱自微縱使雖云善人乎欲界受生人者風火去若難回避焉然後第三不明了位時六識去而惟餘第八耳當

此無記火風二大去故不辨苦痛也第二自微發位惟起有覆無記心此位五識既去亡可見聞彩特有微細六識而非劣那此時也凝思愛染平常所藝習殺後顯明如夢現前其萬種境牽起於微細意識遂緣其境焉所由何者雖此位同第六乎無如平常麤強分別故不能懸辨照此是妄想顛倒之分別而任運緣行其境耳譬如睡眠之人牽起夢中意識於順逆之境受苦樂不能分別此是夢也第三最後不明了心位者六識已去惟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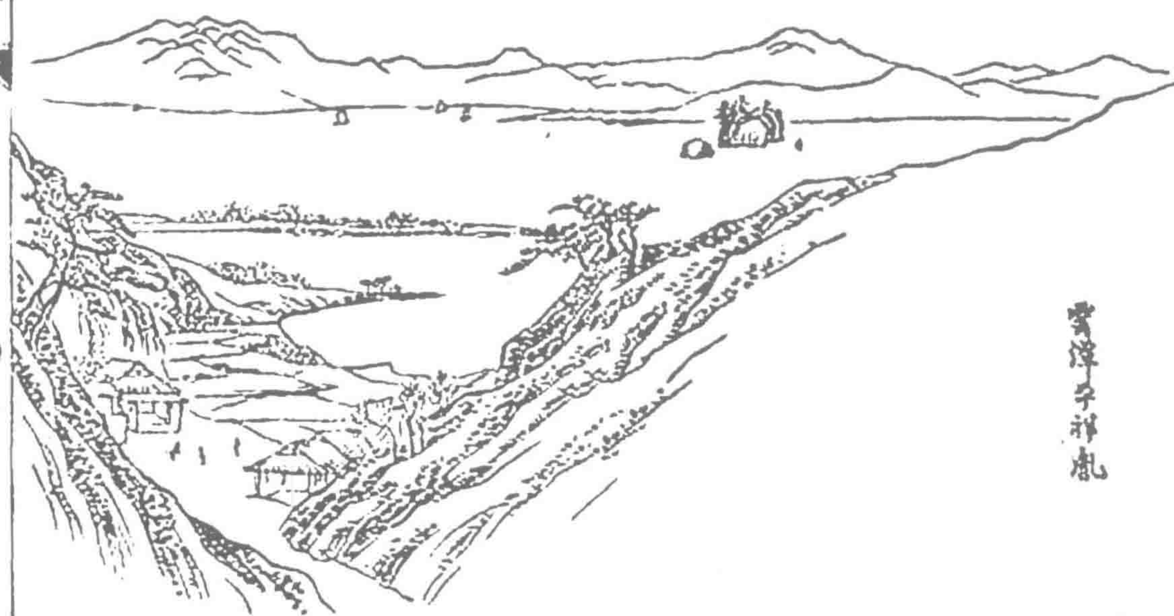
第八故云異熟無記爲是正死位乃無記不覺苦樂也相宗之意此第八尚有微細念從是流轉無邊若得併果則轉成大圓鏡智不爾則從迷入迷此識如蟬脫皮似籠鳥飛去而稍起中有至此位時惡業人者現大黑闇中有獨行無有伴侶通于鐵石迅於疾風遂合生緣時起顛倒心論言諸有情若福微薄入母胎位起倒想解見火風雨寒熱嚴寒或大軍衆聲威亂遂逐見已入密草稠林葉窟茅廬投樹牆下住時見已住在此中若福增多入

毋胎位起倒想解自見己身入鈔圍林等云云然此
藏識任持薰成於善惡無記諸法種子故又言種
子識思想自衣自衣及于己曹之境界界又至生生世
世所謂現行熏種子種子生現行者雖依前業
力任運変境不假本質而現于心中分於善惡名
言異熟果或言果報識蓋彼不許真如隨緣故唯
識云異熟識由共相種成熟力故變似器世
間相又云異熟識不共相種成熟力故變似根
及根依處即内大種及所造色云云然者雖唯藉

八本識而一切諸法第八之緣起唯識之所變也
若憑性宗自性清淨真如謂不生滅心因根本無
明熏擧發動成生滅今云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
一非異者名阿梨耶猶依湛乎大海風緣搖動萬
項波根本無明熏而動心體名云業相起信論云
依不覺故生三種相一者無明業相心動爲業二
者能見相三者境界相此梨耶三細極而微細依
境界相故生六種相一智相二相續相三執取相
計我我所四計名字相五起業相六業繋苦相起

念相者分別事識而如是迷倒流轉者自真如緣
起故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
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本是一理無差別璽知真如
也迷則隨緣成萬法悟則平等不變真如若捨著
相者得相似覺乃至隨分覺等矣明只依無明外
緣現諸影故未明性具三千性惡義也且憑圓教
意一切諸法皆本具而現前介爾一念具三千諸
法全性起修別分色心萬像變起矣曰全修在性
森羅萬像十界善惡一切諸法因法性本具也故

言鏡明性十界像生修十界故鏡像修性不二皆
具十界譬鏡性固具一切形像若不具矣不可現
影焉修性不二三千性惡十界互具則妙樂所謂
迷則三道流轉悟則果中勝用雖如上甚深道理
乎必竟所詮只一念迷執致生死流轉耳大論云
臨終一念起百年行業成我志操不雖實此而迷
以一世功業忽爾啓乎之期後何爲乎真成佛佛
力順祖訓積年常修功者哉今圓公專讀誦
于晦山師現果錄因按吾叢祖判難遂往生歟只



出十有三等之中云或雖有念佛之功不從信起故其罪漸積最後難往正念人予毎奉讀此文進退無度五内恫惶焉

神道契

予以寛政己未三月遊勢宮之梅谷館舍與一二神人夜話談及神道凡其流有二曰宗源曰習合習合自釋氏所出宗源者祠職所傳也古之言神道而純宗源者不復外於佛法故二道互習而不相妨蓋神者本邦祖宗不測之聖道者彝訓範

不刊之典也時有瀧燕氏者號尚舍天資穎脫家世祠職在于勢宮長于玉牒博搜神籍遺編親窺神藏秘典大起神佛幽玄著作悉爲冥敎冥契予隨原本略記焉以辨惑已況道無古今敎亦應機類並竊桑域神佛分化秖要俾斯民歸善道毓鑑釵釧本是純金故諸佛救世者悲愍大神通若其知其一如則豈不神於萬方哉龍氏確論不是惟破千載之凝網復足以洞視神佛之一源維摩在俗說不思議解脫與俗不異勝鬘說大乘法女相

何故是豈闕相貌甚採訪其神詩詠其佛者詠祗
可嘉歎矣
夫自混元剖判陰陽升降而海水凝爲洲嶼者若
干其中大名者三矣曰印度曰支那曰日本於三
國中也吾邦雖狹小雖神之所誕生國靈出於自
然開闢以降神胤承聯繼體未嘗移兼爲與異邦
之易種立世不可同日論也豈非所以三器冥加
鎮護皇基哉神世三代以在日向故感風不及中
國神武帝東征之後都于大和橿原雖有混一之

氣象夷狄未服蕃隔于中古四海盡假皇風而時
時亂臣賊子爲叉卒至於天下大亂結仇君父泯
天倫常咸昆弟無人事而後且有一四海之權然
猶不拔根株草木之遇春風而息生四方蜂起群
雄競逐四百年來無日不與軍旅可不哀耶自慶
長末年一舉而天下大治歸馬放牛銷劍戟以爲
農具爾後黎民優耕外蕃入貢焉今也生于四海
字之至治浴無爲化者太幸者也其日本神域
也然佛法彌綸于天下有不歸之者却負其責神

若避所流傳不加此若又謂旅忌嫌之奈何彌布
則爲神刀之微弱吾實疑滯焉也姻聚於是者神
宮秘書寶基本紀曰相次應五十狹茅天皇即位
廿六年丁巳冬十一月新嘗會祭夜神主部物忌
八十氏等詔吾今夜承太神之威命所託宣也
倭姬命承太神之託而宣示神主部物忌等也
神主部物忌等愼無懈正明闕焉人乃天下之神
物奈利須掌靜謐志心乃神明之主化利莫傷心
神祖神乘以祈禱爲先冥加以正直爲本須任其

本誓皆令得大道者天下和順日月精明風雨以
時國豐民安
天下已下四句淨土三部契經之中與卷經之
文吾儕偶受生於神國值尊嶽之門蘊焉而泰
誦斯神秘之典則豈非曠劫之怡慶哉但精清
字異耳龍云爲焉之誤歟
故神人守混沌之始屏佛法之息
一聯上二句而可見焉不可離見屏息之二字
最幽微宜熟讀

想而神代仁者人心堅而常也直而正也地神之
末天下四方人夫等其心神異爲分有無之異名
心定使無有安時心藏傷而神散然神散則身喪
人受天地之靈氣不貴靈氣之所化穢神明之光
亂不信神明之禁令
禁令者散齋致齋內外潔齋之日不吊喪問疾
食完不判刑殺不決罰罪人不作音樂不預穢
惡事不行佛法言至神帶命日不食新殺是神
家所規禁令也

故沈生死長夜開吟根國底國曰茲奈代皇天西
天眞人以諂心論喩殺令修善隨器授法以來太
神歸本居也詑宣給
生死長夜聞即佛說也既用佛說則根國底國
亦爲地獄而可解耳西天眞人者釋迦牟尼尊
列子所謂西方大聖人亦同意上之三句佛經
全文言衆生心病千差則醫之法亦萬別是意
病與藥皆也以來下十七字佛法東漸之由致
昭然于此讀此宣文疑惑頓消因知佛法東漸

非是凡力所加實冥慮使然也熾盛光法大法
乎天下大般若經曰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我滅
度已後時後分後五百歲於東北方當廣流布
日域是當天竺東北邊此土流傳有故哉雖太
神宣西天敎法奈代皇天而如來說東北方當
爲深法流布之域神宣佛勅恰如合符節可不
亦深敬乎
問曰倭姬命世記託宣云屛佛法息再拜神祇正
是擬作佛法之證文不足信用寶基本記雜氏答

曰惟不知神宮古典之致問者也夫神宮之極秘
有十二記爲之神藏十二卷其神藏者以詔御倉
奉納之書故也所謂詔御倉崇納　尊敬收祕內
納秘記十二卷寶基本記亦其一也誰不信奉之
哉又問寶基本記爲秘記也今承命然而非進
世記如何會通之答曰二記宣文無有差異古今
異學多解排斥之語故姑似參差愚蒙欲辨之而
又恐冥慮之所之其歸不測雖然比察公私曲所
謂屛佛法息者素非排斥之文也臨祭庭而守神

道根源再拜神祇也若背此禁令不可逃不敬之罪是故太田命傳記寶基本記等守混沌之始屏佛法息混沌之始者謂天地未生已前也雖然天地未生而神靈早爾從本以來無生滅之變然法來之異綿直千古周市十方天地既成而雖顯形於其間不始而顯本來充備之體故亦雖隱身不終而隱本來虛空之體故隱顯存沒無始有實義是爲神之實體儀云大極老子云道釋云眞如神道云混沌之始是也至此何用佛法且佛法中尚

本分前曰說箇佛字三日漱口或曰掩耳則走刻於神道根源敢不屏息之乎六色禁法七種忌詞愼勿犯之世人知眞佛法者信鮮矣

問曰禁廷公事中佛法時見然散齋月不許僧尼之來入耶答曰不是佛法汚穢之謂守神國古風爲如在之祭祀故耳我神宮恒守齋戒法所以常屏息也著木綿蘰以從神事者示神代木皮藤等爲衣之古風亦此意也六色禁法中制遏音樂音樂之體非可忌而當齋祓日令心志不散走是故



制之法供神之樂非制限制佛法亦准知焉新羅寺再興慶宣曰神宮之規範而表雖異佛法之經教裏奉仰神明之垂迹者哉

考慶宣文意表異佛法裏信佛法龍子曰臨祭庭而無表裏異唯屏息耶此解最玄遠哉

問曰祭神交佛法存二者也如何答曰敬之字功夫是神事尊要也亦通尚有深音要識說聆焉然屏息訓點宜訓藏息不可訓作息屏息者肅敬之至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注曰屏藏也息鼻息

出入也延至尊氣容肅也列子曰尹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後漢書列女傳中常侍用事州郡累氣注猶屏息李頻再遷正功令豪猾大驚屏息奉法新語曰於軒下屏息大日經號曰猫狸伺捕含鳥屏息靜住如上諸文皆可訓藏息也今正明示神意世記曰屏佛法息奉再拜神祇註日月廻四洲雖照六合須照正直頂止詔命雖明矣且察世記宜文之始終排拂之文者昭昭焉學士不深察已或偶雖能知之敢世人掩耳竊鈴者歟

日月廻四洲者內典所說天地間有須彌山須彌之山東西南北之國謂四洲當須彌半腹四萬踰繕那日月星懸矣日月行度廻四洲而有晝夜之別此說外典所不曾言在俱舍論等詳矣於是乎發暉二道之法符合也而為排斥之宜文可稱謬解之士卻受其罰者也與神人等仰吾邦之淳風莫致斥不學他而神佛一致懇

夫神宮天下之宗廟也擯斥佛法於神宮朝廷亦擯天下盡可傚神宮之式然而朝廷不擯誠

之天下國家歸仰特深惟神宮避之者何也實非排道之惟臨祭祀之場屏息耳是故神宮秘記中以內典解神道者居多若有佛法邪僻而須屏除之理秘記安用片言隻字哉以下示例證

倭姫命世記曰諸法如影像清淨無假穢取說不可得皆從因業生又曰貴加以正直為本又曰惡地則生心慈則願信忘阿波良波命記曰天手力男命零御形弓是神代輪王所造也萬幡豐秋津

姫命靈術形鏡是靈神所造也
諸法等出略出經廣加內典字悉地此翻成就
太日經悉地出現品偈曰眞言者當得悉地從
心生又曰發起悉地由信解而輪王龍神外教
不說也
又曰天鏡尊月殿居焉所鑄造之寶鏡又曰天地
開闢之後雖萬物已備而莫照於混沌之前因茲
萬物之化若存若亡而下下來來自不尊
月殿內教之說稱摩訶衍論曰始覺背凡向聖

上上本太次覺轉疏涂本覺背聖向凡下下來
來爲次覺轉云云
又曰伊弉諾尊到筑紫日向小戶橘之檍木原而
祓除之時洗左眼因生日天子後洗右眼因以生
月天子○于時國常立尊所化神以天津御量事
地輪之精金際白銅撰集地大水大火大風大神
變通和合給三才相應之三面眞經津寶鏡鑄造
表給○鏡者土精金龍神所造也弓箭者輪王所
造○天鏡尊月殿居所鑄造之鏡也視之以無相

無爲因以爲神明之正體也○天照皇太神則大
日靈貴故號日天子以虛空爲正體焉故曰天照
太神亦止由氣皇太神則月天子也故曰金剛神
亦名天御中主神以水德利萬德故名曰御饌都
神惟諸神福田
日月兩神在人之類主日月兩宮殿所謂日天
子月天子是也及以金輪際四大等悉明內典
之謂意又田等曰加種穀田名福田是有悲敬
孝之三悲由者貧病敬田者三寶孝由者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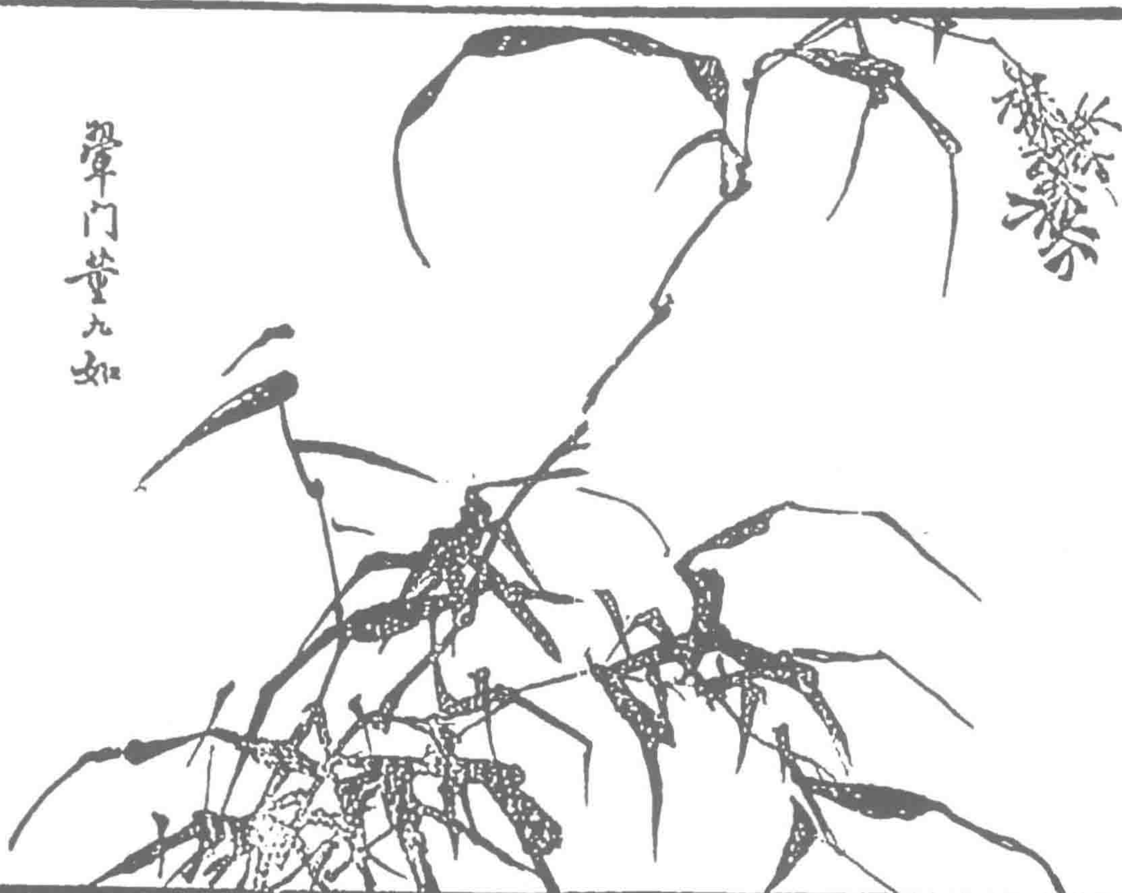
也然以御饌都神爲諸神福田者是敬由之義
豐受皇太神鎭坐本記曰天人降臨而供神樂○
發廣大慈悲於自在神力現種種形隨種種心行
爲方便利益所表名曰大日孁貴亦曰天照神爲
萬物本體度萬品
語勢句意正用內教毘盧遮那神變加持經疏
曰住於自在神力加持三昧普爲一切衆生示
種種諸趣所喜見身說種種性欲所宜聞法隨
種種心行開觀照門於契合說謂大日孁貴爲

大日尊本紀用彼疏意蓋有意於此歟
寶基本記曰神道則出混沌之界歸混沌之始三
寶則破有無之見佛實相之地神則罰穢惡導正
源佛又立殺命破有相掃災招福以遂幽冥歟
神尊佛清淨爲先吞宗書曰神人心外嫌別諍而
從不淨實執則不得踐神地上不許飲神地水而
五千大鬼常罵大賊
梵網經曰若佛子一切不得受別請又曰毀犯
聖戒不得受一切檀越供養亦不得國王行地

上不得飲國王水五千大鬼常遮其前鬼言大
賊本記與經文可併見
夫神人不亡不商官祖斯脫不耕不蠶衣食自足
貿不足東至尊之宗宮内守混沌之始帶神氣外
祝寶祚之隆禱民安之故哉自或本具之神靈不
淨之極何許踐神地飲神水哉五千大鬼罵大賊
不亦宜也與梵網嚴誡沙門者全不異虛受信施
之報不爲不慙彼與神人沙門其道相類皆治四
民之外同受檀恵凡師職家謂撥潜物人云檀那

以其道相類傚詞於釋家檀若六波羅密之一也
蓋元弘二年兩宮祠官等帶幣物之時傚布檀那
之稱其來也尚矣神宮雜事記上皇承太神之眞
應建東大寺事出釋書詳焉宮司祢宜等營始佛
寺者永頼頼親親定十枝等也矣廻經營耕谷哉
亦從出家入道矣如上諸老皆是神宮之杜若祠
官之朔楚其他荒木田官長成長從三位氏經官
長守晨守武等皆歸釋典才名蓋世依內教而述
作數卷不遑縷舉耳問曰神藏之秘訣及祠官之

述記皆以内典解神道者不審維髮者不許入内
院於七言忌詞六色禁法中屏除佛法者殆非祭
忌避佛法者神宣之嚴旨參用内典者祠官之秘
記於兩極之間棠窺失進退弱拙内典則違秘記
之依用不忌佛法則乖靈託之宣意如之何可也
乎答曰如所問者此論要旨不可不辨也若夫七
言忌詞六色禁法等在潔齋之場而忌避者也秘
記旨趣盡與潔齋之事已神宮恒守齋戒之法此
義既辨了若觸祀有齒禁戒者則執官之規範一



時派絶神道總陵夷者乎又慎勿誤忽也至其神
藏十二秘記古今祠者之撰述皆以内典解神道
者則神拜潔齊之外無忌避之誡文亦何有避内
典以爲記錄之訓傳特依用内教者是即以神道
佛法本理冥合故也既於釋門咒誦密印定觀翫
磨作法等之事不用梵唄錢鑿及莊嚴各隨宗軌
立制者爲不少焉世儒輩以屏息之句謂吾邦排
佛之術無知之而記事於神宣以欲排斥佛法者
多焉於古實謳頌其道之隆登龍折桂而澄濟來

嘗有殺本竺墳古者姑置近世北畠親房卿一条
禪閤兼良公此二條文雅博覽決塞解滯大本神
道旁通三教選著多行于世矣今止以與神代解
釋者辨之親房卿神皇正統記謂倶舍所說成住
壞空四劫展轉不窮之旨以述我邦之開始而猶
曰震旦天竺書契而言世界建立者不功天竺之
言開闢者與彼相似者也○後常恩寺殿日本書
紀神代纂疏曰如日月二神則有人之貌而身帶
光明不止陰陽精己佛經所謂日天子月天子是

也
外典謂日太陽精月太陰精耳有人之貌光明
照耀飛行自在義所謂不説也日本紀奉號日
神月神者有人之貌身帶光明外典説非陰陽
之精者佛經日天子月天子者也日月二天子
人其形來臨佛會而聽説法散在修多羅中故
云佛經所謂日天子月天子是也今時説神皆
者日神月神與懸空日月爲各別解凡未聞古
人爲其説然信之哉

天地山川風火草木等神各稱其德而人其形如
花嚴淨眼品所説者
日本紀載天地山川風火草木等神非外典所
説神乃是内教所説神也何則外典云止陰陽
之精氣而已内教説山川草木等神各有其德
而具人形故也盧遮那佛説華嚴經時山川草
木等神顯現其形助佛化儀來集會座聽受深
法委見華嚴第一淨眼品
又人死也則其形滅於此而又生於彼故伊弉冊

尊神退葬諸熊野有馬村而陽神入黄泉相見猶
如生存當知人死爲神者更稟形不止氣而已
儒謂人之生也精氣聚其死精氣散豈既散之
精氣復聚爲人哉樹頭花謝復根之花人死而
後再生之理必無之也易傳曰人之死也則其
形漸盡而亦唯有此氣而已内教説死於此生
於彼隨其業感各稟其形或昇或沈淪輪轉不
窮矣日本紀伊弉冊尊既崩後伊弉諾尊追而
入黄泉如生平出迎共語是合内典更稟形之

説異外典止氣而已
此書不言三世六趣等名然而子細看來全同浮
圖之説
三世六趣釋家之常談蓋神代卷中仔細看破
則三世六趣宛然全同佛之説既有三世六趣
則外教不合之旨自明矣
高天原則爲天趣
自下正示神代卷中有六趣天神七代在天上
至伊弉諾伊弉冊二尊始天降埊是釋典所謂

光音天下來名有身光飛行自在也斯知在高
天原之神者天趣也神書謂天先成地後定而
後高天原生神來下來而生日月等釋家謂先
梵王宮殿成自斯次第生趣四洲及地獄成而
後梵天來下日月始生矣冥合炳焉

底根國則為地獄

地獄地中牢獄也神書中指放逐於有罪人之
地云底根國也底根皆指下齡内教所謂地獄
義意相件

彥火火出見尊入龍宮則為畜生又多明為獸之
名

海龍王宮殿衆寶嚴飾宛如天宮然而有惡風
熱沙之患金翅鳥之怕是以攝畜生趣故云龍
宮則畜生起世經曰大海水下有娑伽羅龍王
宮縱廣八萬由旬七寶所成欄苑泉池衆鳥和
鳴又曰海龍王有女號名寶錦離垢錦端正殊
好容顏莊嚴神書謂彥火火出見尊至海神之
宮其宮也雉堞整頓臺宇玲瓏其海神女曰豐
玉姬玉依姬神書佛經符合如此外典中言龍
者繁多然海中龍神宮殿玲瓏且龍女等曾與
其說近世局儒生而諸神書者都下多矣止以
儒理而至海宮章則撮口莊捧腹

素戔嗚尊與日神相鬭則修羅之類也

修羅常好鬭爭是故云爾首楞嚴經說困四生
異有四種修羅其中化生修羅者天界所攝也
能與梵主及以諸天爭勝鬭戰非下劣之類也
今謂日神之與素戔嗚相鬭則修羅之類也蓋

據此義乎然於日神與進雄誓約之中生子之
章稱卜部家傳以為乖誕不經之說者有之亦
有其妄解為說者尚未的當也惟見天上之化
生不可作異解矣

醜女者餓鬼也

鬼趣之類非一有福德者作山林冢廟之神無
福德者居不淨處不得飲食是為餓鬼其形醜
陋也故云爾已

次明四生者人則胎生馬則卵生保食神頂生牛

馬則是濕生天神等則多化生

有情有四生謂胎卵濕化此四生之說内教之常談偈合釋濕生曰布殺陀王頂皰而生曼馱多義翻曰頂生保食神頂生牛馬者此類也

六道四生已備豈亦無三世乎說天地開闢則有前劫可見火入黃泉則有來世可知矣

六道四生三世一具法門也六道四生已備於神代卷中何無三世乎成住壞空四劫始而終終而始逆轉不窮如環無端似汲井輪今之天地開闢原從空來此空乃是前劫之空劫也故曰說天地開闢則有前劫可見凡有始有終者小則人物之生死大則天地起滅豈不終而亦始哉一歲之春冬一日之朝暮孰不期來歲來日乎伊奘冊尊崩入黃泉有來世自可知矣有

既前劫來世則三世了了已上纂疏之義

所上出之章不是常恩公淫佛而懸合附會也公已執而可信冥合之證又此彼開基之有同等者吾內典說器界成立先梵王界成次第成立下至



四洲而梵王次第下來王印度傳梵夫之語傳梵
天之字以梵之印度是故語曰梵語字曰梵字此
邦之由來又近於彼神書云天先成而地後定然
後於高天原化生神號天御中主尊次第顯形隱
身卒及乎皇孫瓊瓊杵尊天降於豐葦原中國而
主於茲也傳天神之語以爲倭語文字亦可天神
之傳然遇蝦夷之火灰燼不傳借乎倭語梵語其
用相近字亦可相類哉西域記曰詳其文字梵天
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遇物合成隨事轉用云
云支那文字語言大異且月氏之語傳自梵天日
域之語爲天神之傳然則彼此可全同而不全同
者以國界隔異擬見不同故也五天中有夏夷男
女之轉聲字語迭一也於神書中也天神地祇海
中之神語異說多矣況日域月氏其間隔幾千萬
里程哉焉可全同乎梵語語長而義約倭語亦等
陀羅尼彼國妙術和歌吾邦深祕其語意相近凡
和歌撰集之中多載神佛之冥詠以遐被末代者
倭國之風俗同忍神佛之本誓來者冥尚焉亦更

出乎神代卷中雖遊文若依此則易消者以示
之
彼卷曰高天原所生神名曰天御中主尊天神謂
伊弉諾尊伊弉冊尊曰在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
之地宜汝往修之
成劫之初先梵主界成二禪盡生大梵處以爲
大梵主所謂娑婆世界梵天王是也今云高天
原者大梵天王宮也天御中主尊者尸棄大梵
天王也如是解之不爛而天光行矣且有始者
有終有終者又有始今此國成立以前尚可有
如此國若許可有國則其時此國名豐葦原千
五百秋瑞穗之地何以知其然耶以今此國名
如此也其國壞了空空歷劫而混沌始牙陰陽
剖判天先成地未定天神曰有豐葦原千五百
秋瑞穗之地若於前劫無其名何爲此國未生
之時有如此之稱乎明知前劫既有此名而其
國既壞當今成立時也
天照太神乃入于天石窟閉磐戶而幽居焉故六

合之於常隅而不知書夜之相代日神之田有三
處號曰天安田天平田天邑并田此皆良田雖
經霖旱無所損傷其素戔嗚尊之田亦有三處號
曰天樴田天川依田天口鋭田此皆磽地雨則流
之旱則焦之

倶舍論説須彌八萬踰繕那之半腹第四層級
是四大王及諸眷屬共所居止日月宮殿空中
旋環依風而住遶妙高山四大王衆住其中除
層級外七金山上亦有天居是四大王所部村

邑由是觀之七金山上巖窟可謂天石窟也又
兩神之田在七金山上并層級歟所謂素戔嗚
尊修羅之類也者羅睺阿修羅太勢力也日光
照其眼不能見天堂則舉其手掌障持日月或
吼氣呵日月失光等是素戔嗚之謂也

天石窟所住神稜威雄走神之子甕速日神甕速
日神之子熯速日神熯速日神之子武甕槌神

倶舍論須彌層級有堅手神而住初層級名堅
手第二級名持鬘第三級名恒憍此三皆是四

大天王所部天衆第四級四大王及諸眷屬共
所居止亦居七金山又乾闥婆者帝釋樂人也
居須彌南面金剛窟中此武甕槌神所住之石
窟者謂須彌層級四處及七金山金剛等也

高皇產靈尊勅曰汝天兒屋根命太玉命宜持天
津神籬降於葦原中國亦爲吾孫奉齋焉

纂疏曰神籬謂叢祠持者隨之意如天人飛行
宮殿自隨且有身一不二之義故曰持神籬降
也解曰天人飛行宮殿自隨者如法華經云大

通智勝佛得阿耨菩提時諸梵天王與宮殿俱
各以衣祴盛諸天花而詣菩提樹下各以天花
而散佛上以宮殿奉上彼佛請轉法輪若不依
此義則持天津神籬降之文難消解也或謂比
母呂支者賢木也者非正義云見守武家說

皇孫乃離天盤座且排分天八重雲稜威之道別
道別而天降於日向襲之高千穗之峯矣

成劫之時一有情極光淨沒生大梵處爲大梵
天王後諸有情亦從彼沒有生梵輔梵衆他化

自在夫乃至四主夫而後生人遐今此皇孫尊
降臨於日宮殿也與彼云從四主夫生人遐者
符合矣天御中主等諸尊者梵夫梵輔梵衆等
也故名天神天照太神及皇孫尊爲地神者以
彼須彌山也其旨幽哉
彥火火出見尊至海神之宮其宮也雉堞整頓臺
宇玲瓏因娶海神女豐玉姫仍留住海宮已經三
年
海宮之義前已辨之泥儒典者因此尊游消於

言曰海宮者非海中有宮殿謂海嶋遐址之境
矣爲於海底有如此宮殿及美女哉故云將茂
亘句志磨爾知歌留稱志是其證也所指海宮
云軻茂豆句志麻者和歌之風與也不以蘿嵩
意者好唯此一句指卷中多文辛苦惜虛心以
竊焉如上諸文攝神代卷中最要者略辨焉

總論

近時局儒之徒以神國切稱周泰伯之後謂天照
太神者泰伯也皇孫尊者其後也其說曰泰伯斷
髮文身之荊蠻遂王於呉於是使其裔降于日本
主於此國也東海姫氏國者此謂也呉者支那之
東極日向在日本之西偏而其間不爲遠所以皇
孫尊不降中國而降日向也故晉書傳曰男女子
無大小黥面文身自謂泰伯之後且又揚守三讓
之顏於內宮神前此皆其證也取曰姫氏國非謂
周姓是吾邦美稱也攝韻言姫婦人之美稱也而
天照太神始祖之陰靈神功皇后中興之女主尚
且稱女主國者出於國書是故指我國以稱姫氏

國然自謂泰伯之後者此自謂者何誰未嘗聞首
篇云泰伯之後有東山僧某者爲泰伯之後之說
朝議而焚其書竄其人蓋以寶志師讖文晉書等
爲之言半然而無計略言之則其源尚淺今世句
儒亦倣取以有謀慮也何謂謀慮自神道而春
之佛經儒典似非我邦之道而儒典大道佛經異
契欲排斥之不可得因茲我邦爲泰伯開始之域
是爲言儒典本國之教佛法何用此國之謀慮已
既以我邦屬他邦是不忠乎是不孝乎非忠孝者



罪必當梵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邦之迦原遂古置而不論自皇孫尊降臨以逮于今殆二百萬歲國史所記讖曰不爾乎吾邦所以卓举於支竺者天神地祇誕生之地而素稱無窮之不虛神器出于自然以此視彼此出其上者不同日之談也若從彼之言則神國之書傳供虛誕神道之秘訣歲從讀此箇國法一時熄滅又今之緇士纔讀兩三卷書則先以排佛爲急務何其局淺哉抑下僧生問曰浮屠氏蠹蝕國家者先儒已有論而

輔弼政事者斷佀無其理也何其道合神道哉答曰昔尚書令何尚之答宋文帝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若斯則寂云無補政事哉書曰爲善不同同歸治其是之謂乎張無盡號歐陽脩言佛爲中國大患曰何言之甚歟豈不爾思凡有害於人者焉不爲人所

厭而不誅哉安能深根固蔕於天下也桀紂爲中
國天子害跡一彰而天下後世共怨之况佛遠矣
上古之人也但載經言傳於此土人天向化若偃
風之草苟非大善大惠大利益大因緣以感格人
天之心者曷克爾耶歸心篇曰求道者身計也惜
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
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
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
以爲惡人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

穢佉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蚕之
利乎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塊身徇國雖欲
齊戒不殺安可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
脩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令使人神悅和人神
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遂其所生也
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虧
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乎帝撫机稱之曰俗迷遠
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眞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
論天人之際矣此等先哲之公論也勿以小教之

一隅難大道之無方矣又有儒佛不捴比校者吳
書吳王孫權問尚書令闞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
比對否闞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校佛法遠之遠
矣所以然者孔老設化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
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
矣吾邦流傳已來王法佛法並行冥相膠合於其
際未聞言其害者素國史式令中內教與國政者
不可勝算今煩不出焉雖然二教其設化各有所
主固不必岐而二之亦不必強而合之何也儒主

治世佛主出世治世則自應如大學格致誠正修
齊治平足矣而過於高深則綱常倫理不成安立
出世則自應窮高極深方成解脱而於家國天下
不無稍疎茲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若定謂儒即是
佛則六經論孟諸典璨然備具何俟釋迦降誕馬
鳴龍樹之説而定謂佛即是儒則何不以楞嚴法
華理天下而必假羲農堯舜創制於其上孔孟諸
賢明道於其下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雖然圓機
之士二之亦得合之亦得兩無病又不可不知乎

後漢牟融曰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宗緒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對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爲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對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爲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

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對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淩其巔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騏驎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

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寂窈眇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

讀諸子乎對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闕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蕤賓被絺綌以御黃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賚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爲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

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帀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問曰老子云



三星在天垂括條ゝ天周人
ゝ周天爲傳伏之道河降而
子嬰而家不以語禱求明時
福享祿享壽考勤之之節
于時保之無窮陋
文蔚書屋　月僊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爲此德行之賤也對曰來春嘗火飢令秋不食黄鍾應寒蕤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憂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旣不能知

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賊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賊。又問：夫稜道者，當虛無澹泊，歸志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弟乎？對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慼。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

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已上。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多有學者。牟子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晚銳志於佛，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爲酒漿，翫五經爲琴簧。非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採聖賢拔萃，

以著理惑論，凡三十七篇。其啟超脫可通，確論矣。任雖不逞，論三道，徹夜閑語之交，有神人焉，有儒流焉。吾豈好辯乎？來問不得不對耳。呼洪鐘，不加𢶍，何流響乎？勢殊惟是。西游之餘，讀曰示閱蒲氏十藏，未發藴於此乎？衆疑渙然冰釋矣。且自言吾見佛性，即見神明；循張夫覺曰：學佛知儒也。所延寶中其人，既逝矣，遺志數言自，施直解也。後君子盍服膺之？潛心遂追禪辨論，以投同士云爾。

雲遊文蔚卷之五大尾

雲遊文蔚跋

墨斧上人西上而歸乃發其遊囊明珠燦爛皆觸目眩變現自在殆不可端倪焉人皆曰真淨屠氏哉余諦審之名區

勝槩及遐陬之地苟可僂指者記之圖之無餘蘊矣上人學德圓滿是乃雖出乎游戲三昧自非文思積中焉能淂使人若躬踐其境目覽其勝躍如乎起卧哉加之法語之所寓以喻者多有之則與尋常緇流締交於我黨務事文翰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焉以衆緇流視上人不亦左乎在昔

維摩詰左手斷取三千大千世界著右手掌中又復還置本處不使人有往来心想云世之觀斯編者若躬踐其境目覽其勝不使有往来心想

豈不可謂以拔其煩惱。菩
提心乎。上人之微意蓋庶幾
于斯耳。圖則以上人之原畫。求
時之良者使寫之。併記文以
上木。公於世矣。姬路侯及

智賢師序已悉矣。余以與
上人善。聊述此語。騰於其
後。
享和紀元之冬

東平根經世撰
牛山箕騰書

卷中畫圖名氏畧記

阿正該字子文号測嶺老侯
曾正賢字君瑆号菅窓老侯
等覺院文詮号屠龍公子一云抱一堂
那資明字子文号艾山公
董九如号廣川公一号黃嶺閣
胡隨字遐翁号蘭石公子
釋月僊道人伊勢山田寂照寺住
釋雲室道人東都西蓮光明寺住
林夢隱字君舉号秋洲京師人
逸琰字北暉号玄仕東都人

源清風字務本号巫山美作人
木孫字文熙号英蔻
兆術字君輔以有家漁琴号玉堂
逸邦字伯潤号赤水玄對男
勝愼儀字養雪号山雲府津輕藩士
蒼彥字文彥号八海北遊人
司馬峻字君岳号江漢
夏包嘉字威美号隨齋菊鄉市隱
河泰岡字彥明号瑤溪東都人
高安說字名卿号新川東都人

清水鑑字士仮号天民京師人
田毅字仲昌号閑在玄對二男
田撥字季玉号丹在玄對四男
平世胤字君胄号梅溪岐陽人
平祥胤字三吉号雲濤翻溪男
清水寛字子寧号曲河東都人
谷文晁字文晁号寫山樓東都人
谷文一字士盈文晁男
縣英子黎号鶴江跂門人
山岡毅字子剛号月峯南泉藩士

瑞泉墨斧和尚著

享和二壬戌年九月梓行

書肆　江戸日本橋　須原屋茂兵衛

彫工　芝神明町　山口七兵衛

東遊文蔚卷之五　跋　五

東都瑞泉寺般舟樓藏版書目

墨斧夜話　墨斧師著　全一卷

元亨釋書輔玷　同師著　十二卷

臨終指南鈔　縁山嶺譽大僧正閲　墨斧師譯　全一卷

苑道婆枝哆哩　同師著　二卷

東遊文蔚　同師著　五卷

佛舍利考　同師著　一卷

追追梓行

長戶讓 撰

北道遊簿

天保十年（一八三九）江戶芳潤堂序刊本

據天保十年（一八三九）

江戸芳潤堂序刊本影印

北道游簿

北道游簿敘

古人有云天下山川勝槩之地好之者未必能至〻者未必能言〻者未必能文蓋兼此三能而後可稱為篤好者矣門人長戶士讓有濟勝癖又富勝具動輙行縢飄然裹粮出游遐搜遠討必窮其奇悉能以文發之歸則成裒頃日眎

其北道游簿受而讀之自濃而驒而加而二越及奥其所經歷山川道里民風土俗琳宮梵宇廢關故墟井然條列瞭如指掌殆使讀者若身至其境乃所云三能兼得者耶蓋非其好之深且篤則爲能如是乎余宿同其癖具亦不乏而一官縛身不能如意往年遊觀熱

海函嶺今茲攀拜晃山　閟宮因得
略窺山川縣自謂在儕輩中頗能至
者但其言之不文不足以發揚其恠偉
特絶之觀心凝形釋之適此則可愿
矣士讓曩遊於豆之石廊奥之松島
皆有記余因慫恿俾續刻云
天保十祼星次屠維大淵獻南呂月
培齋林皝題

菱湖卷大任書

北道遊簿序

峻峯絶壑。嶕嶢而𡾰嶆者。猶文之有抑揚起伏也。大河長江。浩瀚而洄洑者。猶文之有跌宕雄偉也。平流漫波。猶其紆餘也。怪巖危巘。猶其機雋也。土石草樹之點綴鋪叙。與夫雲煙風雨之出没開闔。亦猶其斡旋與奪。變化百出而不可窮者也。夫東山道之為地。東海為之腹。北陸為之背。濃江為首。奥羽為尾。而層複隆高。至飛驒而極矣。其間山川。概皆巑巆秀拔。洶湧衝激。盖亦文之最壮而奇者歟。然以其在於僻境。且絶嶮也。探討而記述之者。亦已罕矣。友人長戸士譲。嘗一探討。得記二弓。題曰北道遊簿。近者將叙之於版。徵予序。受而閲之。其躅從濃至驒。經加越奥。而来江都。其所云天下山川之最壮而奇而文者。莫不悉收而詳録焉。且所在家國之興廢與事蹟之泯没者。歷々具載。無或遺漏。則不啻著其奇。而又將補史氏之闕也。不亦偉乎。如此者。雖以士譲之才之文。抑亦非造物者黙相冥助而然耶。雖然文之為文。豈徒山川与詞翰已云哉。將必有大於玆者焉。夫經緯人道。黼黻一世。燦然斐然。用宏玆賁。即造化之文。亦藉以立。孰若斯為大乎。然其事綦囏。匪易輶言。苐志則不得不然耳。余之於士譲。嘗為同窓。固知其志不止於區々詞翰也。且勖以遠者大者。亦友道之宜然歟。

天保己亥仲秋上澣

讃岐　川田興撰

北道遊簿卷上

美濃　長戸讓士讓著

文政己丑季夏余歸舊里掃展先塋訪勢尾間諸友還至岐阜寓姉夫安藤正修之百曲園彌月矣將欲取路北陸以復赴江都會北勢原迪齋托其子玉蟾遊學焉於是鞋韈千里得不蕭然乃記其行程以供他日卧遊

七月廿六日午後啓行渡藍川過長良村望百百峯

於乾位織田黄門秀信之在岐阜也其臣有百百越前守安輝者居其地山之所以得名踰土佛峽有異石晶瑩可鑒呼曰鏡巖所謂石鏡蓋亦此類渡飛驒瀬川抵白金村路岐爲二右折二里可出於關村昔有名治志津兼元住此至今傳其鍛法良工多萃焉左轉歷下有知松森二村抵上有知地頗殷盛市端聳秀者爲鉈尾山一名藤城山係佐藤六左衛門秀方城址秀方仕總見公實吾師一齋先生之先也夜訪村瀬士錦置酒使其弟秋水及族太一門人田邊淇夫數輩伴接酣暢縱談至更深始散士錦嘗受業於賴子成以其所得教授就學者稍衆秋水工畫

廿七日過曾代村民家多養蠶製絹故傍近所出亦稱曾代絹云四望山巒競秀如列屏障殆有山陰道上之想稍行又逢藍川此爲立花渡左見牧川翠浪溶溶自西北山間來岸次十餘村製紙爲業所謂美濃紙溥資天下者多出於此行三里許抵下田村藍川稍窄中多暗石舟楫之運止於此歷刈安村至梅原村雷雨俄作乃宿

廿八日山路陂陀歷乙原千虎諸村至八幡城下投宿訪山内山田田中蘆田諸氏皆吾親戚也聞北六里山間有阿弥陀瀑直下百丈極爲偉觀其傍巨池曰村摩此爲藍川之源亦多水石之勝余欲枉程造觀土人云夏秋間道路茀塞多毒蝎乃止

廿九日東北沿溪而行抵吉田村雨驟至暫憩民家一老農曰村西有水守禮山山間巨湫爲靈物所棲托頃日多伐山木投之觸冒其怒以故無日不

雨。余因憶昔人詩。山僧汲空潭。驚起二龍子。百里雲濛濛。三日雨不已。無乃是乎。歴神谷小楠見畑佐諸村。忽見一水當前。迅湍瀧瀧然。乃知錯路至此。遂揭之。水底石滑。取步甚艱。上岸。始得正路。出於阪基村。村北山巒横亘。繚成垣墻。稍入深峡。陡暗如昏暮。微風不動。溽暑熏人。既而急雨又至。懸溜迸注。渾身爲之濡徹。鬱者熏溽。變爲冷爽。使人肌膚生粟。山頂爲濃飛二州界。抵大原村。置關譏察行旅。授以行劵。此間沿途溪聲琤琮。如聞鈞天

之樂。而秋花爛熳。挾路爭發。如行錦繡障中。耳目俱勝。頓忘道途之勞。至楢谷。一境在深谷底。劣窺天色。民家星布。樵牧爲業。余扣數家乞宿。皆拒以無米。得一寺投之。曰楢谷寺。炊稗供之。是夕有京僧來說法。村民集聽。喧豗殊甚。及夜深人散。忽聞有聲雹然起於枕上。余適夢覺。以爲風雨驟至。徐察之。泉流之注甃也。可謂清絕矣。

八月朔。嵐氣濛昧。不辨咫尺。待日高而發。躋龍峯。岩崿可駭。見一大石。形如馬身。有連錢紋。呼曰龍馬石。不知造化何以致此奇巧。非人工雕鏤所能及也。俗傳神聖之世。龍馬天降。化爲此石。飛騨之名。繇是而起。恐是後人誣說。按日本紀。飛騨作斐陀。萬葉集作斐太。和名鈔作比太。皆可以證古昔之稱謂。又風土記載。本州舊隸美濃。

天智帝之營大津宮也。郡多輸良材。馬駄疾速如飛。因改稱飛騨。盖風土記久既亡逸。今存者。多出後人附會。不可信也。或云。邦言呼襞積爲飛騨。本州山巒摺疊如衣之有襞積。所以得名。說雖淺近。

庶乎得之。東望騎鞍嶽。頂成凹字狀。秀削攙天。實州中巨山也。其北爲笠嶽。又其北爲槍嶽。又其東北爲硫黄嶽。各呈詭姿。其佗殘山剩嶂。箕拱屏展。盡萃於一矚。可謂奇觀矣。歴中野二俣二村。又攀山路。頗嶔巇。抵有巢村。地稍坦。田種稗麻菽黍。就隴上架高棚。問之。曰。警夜人所居。以防豺狼之害。經三谷村。溪水滙而爲潭。曰石楠淵。地多石楠。故名。村家百餘。以木皮葺屋。以板爲壁。此間民屋率皆如此。以便於禦風雪云。福寄藤瀬二村之間。以

石塹引溪水澄清迅駛路與之相左右至牧洞衆溪田轃滴為深淵水色紺碧有雙橋架其上宛如虹霓真畫景也蹋小糸阪相傳古昔陶工小糸者居此抵三日町其東南為西一色村有照祖廟金森氏奉之使山民嚮化云其北松倉山有三木自綱自一作賴古城三木氏之先曰忠右衛門正賴北朝應永十八年使京極近江守高員征國司姉小路參議尹綱拔之時正賴從軍有功後高貞加食本州竹原一鄉正賴又来管其租本州之

有三木氏實自此始正賴子右京進久賴以兵取益田郡始彊久賴子修理亮重賴移居上村益圖攻略重賴子直賴稱大和守永正大永間滅豪族東氏同氏阿多埜氏蠶食馬瀨鄉築櫻洞城居之直賴子即自綱嘏稱大和守又稱右京大夫落髮號久安永祿紀元伐高山氏山田氏威振一州娶於美濃齋藤氏以為彊援與越後上杉霜臺通好又滅姉小路支族牛丸氏冒姓姉小路自稱國司方此時鍋山氏畑氏大谷氏岡本氏皆降附無敢與之抗者永祿七年甲斐武田機山使山縣昌景攻之亦不得志而去其一時之盛可知也天正三年金森長近父子率兵一萬自越前口来襲久安防戰不能支而降後殺於京師其子秀綱奔信濃為土冦所殺三木氏亡按佗書記載三木氏之事多失其實故余略叙其世系以備史家之采擇又其北宮村有一宮乃祀典所載水無祠是也宮川實出傍近山中至祠前滲伏不見蓋伏流也俗傳往昔本村大幢寺開山和尚坐禪石上時有一老

翁就聽容法臨去曰我一宮神也何以報之和尚曰吾無所求但此間水聲喧豗亂我諷經願遏之自此宮川忽然滲枯過境又流因有此目妄誕可笑其東北接山口村有位山以一位木顯一位木即櫟也古昔此山所産供御笏之用今則不然閲雪玉和歌集載國司基綱奉上御笏之什事蓋在明應文龜間其後至戰國倥偬之際輟此事者歟迄元和二年本州千光寺僧亮輝入京因廣橋亞相兼勝奏進　後水尾帝兼勝書報亮輝謂

帝喜其能舉廢儀。其書藏在一宮神庫云。過新宮村。畑佐山在其西。山田紀伊守所據。歷春國上岡本二村。境漸敞豁。田疇犂布。至高山宿。市口有鉅橋。架於宮川。縣令廨舍。傍水而建。此地阡陌交通。煙火繁稠。又多巨商。不謂四塞皆山。而有此廣衍之境。是曰屬八幡祠祭祀。兒女靚服。喧鬨溢路。土俗之盛。可知矣。天神山古城在其東南。永正間高山外記居之。至永祿之季。三木久安使叔父長門守久綱戍之。蓋小堡也。金森氏之就封。大興土木。

自天正十六年。至慶長五年。竣功。及五世孫賴時。移封出羽上山。實元祿五年也。先是國家下令。盡隳天下山城。而獨不及之。至此加侯參議某。奉命隳之云。

二日。出閱市廛。至一番街。訪田中大秀。致尾人檀松茂岡手簡。大秀嘗受國學於勢人本居宣長。頗富著述。中有飛驒史傳數卷。余因問以此州古今沿革。山川謠俗。大秀為說其略。娓娓可聽。是夕逆旅主人。亦為余說騎鞍嶽之概。曰。其麓踰益田大野吉城三郡。頂則盛夏有雪。登三里許。雜樹蔽虧。仰不見天日。其上多樅樹。高皆可三四尺。土黏利。又其上松藤為山風所因。交絡鋪地。蹈而躋。數百步。土色丹赭。有原亘一里。自此以上。土色玲瓏純白。有清泉數道。但毒瘴甚深。故香火嶽神者。皆至此回蹕。絕頂曰御前。相傳有古祠。然振古無有能至者。山間又有四十八池。而其一字生池者。歲旱則鄉民雩於此。其程冒夜而往。翌午而還。往歲官命捕鶉鳥。即此地。

三日。發高山。北入山逕。西北七日町。有國分寺。藏子烏刀。刀係平氏傳家寶物。自將軍貞盛。世寘諸宗家屋島敗績後。歸於支族本州江馬小四郎輝經。傳至裔孫輝盛。迨輝盛敗死。夫人梅尾氏。潛贈之其兄越中人兵衛祐邦。江馬氏遺臣。有川上小七郎忠尋者。誘殺祐邦。奪之而還。金森可重之涖州也。欲上之官。本多正信曰。此平氏之物也。何足貴重。可重乃使僧都玄海付諸此寺。夫子烏之為名刀。天下所哄傳也。而廢置如此。神物顯晦。亦有數

而然耶。踰黑巖阪。抵三福寺村。昔有三佛寺。而廢。後訛曰三福寺。以名村。寺址在山間。至今往往出古瓦。好事者或以作硯云。西南鮎先山有畑六郎左衛門安高城址。安高數世邑於此。亦為金森氏所滅。渡溪橋。自上野村左折。至町方村。永祿天正間。有鹽屋筑前守者。以此地為本城。以古川蠒城為支城。頗奮威於一州。既應上杉氏。進兵越中。攻略狭倉城。氣力稍驕。遂為尉尾城主某所滅。一曰。佐久間允盛。柴田勝家。討滅之。古今治亂記。載白

屋筑前守秋貞者。豈其人歟。甲陽軍鑑亦載白屋筑前守。有飛驒半州。按京洛本法寺開基日英。師曰親實。為鹽屋筑前守子。又本州有地名鹽屋。盖其族所出。由此觀之。二書作白屋。訛耳。自此行松樾下。凉風謖謖。衣袂掀舉。快甚。又轉抵下坊村。躡八町阪。詣千光寺。古昔有二十四子院。武田機山。欲攻三木氏。先火之。天正之季。僧亮輝玄海。戮力興茸。才存舊地。正堂置宿儺石像。其形具兩面八肢。其記略云。昔有宿儺者。即觀音化身。欲布佛教於天下。實創營此寺。時得袈裟一領觀音像一軀於山間。故名以千光。又有袈裟山之目。按仁德帝紀稱。飛驒國有賊。曰宿儺。為人一體兩面。手足各四。前後佩劔。四手並用弓矢。以掠略人民為樂。乃遣武振熊。難波根子誅之。繇是觀之。兩面八肢之說。雖涉怪妄。其傳既久。好事者因以緣飾之。欲靈其地耳。東南曰面村。即宿儺所產。有巨窟。谽谺洞開。中如有一境者。古來莫能窮其深廣焉。踰孤橡嶺。至栢原村。溪水潺湲。繞太江杉崎二村。

與宮川合。謂之細江。萬葉集中所賦名勝也。杉崎古城。國司姉小路氏累世所居。當時稱曰柳御所。按姉小路氏。初受任南朝。數傳至參議尹綱。北朝討滅之。以左中將持言為國司。持言於尹綱為近族。後尹綱子參議昌家。又陞此任。昌家子參議後俊。相繼居職。濟俊早夭。弟季綱代立。時家政稍衰。中納言基綱。基綱子中將濟繼。濟繼子左少將濟迄天正之初。為臣族陵奪。小島氏保此城。牛丸氏據小鷹利城。向氏據信包城。至其盛衰顛末之詳。

則不可得而考矣。出村左折。有一帶清流。曰荒城川。修梁架之。曰少林寺橋。昔時水次有少林寺。故存其名。取路北岸。遡之數百步。又轉迤入山。逕飛泉掛壁。名白糸瀑。珠沫霏霏。清景可翫。還反踰橋。沿南岸而下。水勢悍急。與石相搏。澎湃騰響。兩岸林篁斷續。人家錯落於其間。景物之窈。恍如圖畫。抵宮地村。謁河伯宮。所謂荒城神祠也。出村磄田綺錯。頓覺敞朗。此間總呼曰八日町。詣安國寺。正殿置等持公兄弟之主。寺舊係等持公所剏建。瑞

嵒光師始住之。後罹兵燹。但開山堂經龕免燬。光師像儼然如生。真古塑也。主僧彭首語曰。藏古佛經。因請觀之。有大德二年序文。乃是元時槧本耳。至寺後。謁江馬輝盛墓。自寺門南望箕輪山峙於左。其麓有白米古城。牛丸攝津守所據。地乏水。昔者嘗遇敵來圍曠日。欲使城兵渴死焉。城中太窘。乃計以米擬水。作洗馬狀。以示之。敵望見以為有水。果引去。因有此目。其右為梨打山古城。乃輝盛戰沒處。兩山之間。遥見一村。曰桐山。其間總呼稱

八郎垣內。俗傳鎮西八郎為朝竄伏於此。置八幡祠。以禱恢復。其他所傳頗詳。但為朝幼謫於鎮西。後流於豆海。則無緣居此地。是為可疑耳。出寺右折。踰巨阪嶺。峻級如梯。逾上逾峭。雲鳥皆在目下。至笹休。得清泉掬飲。困汗頓乾。此間上下纔一里。而其險巇則函嶺不啻也。稍下即巨阪原。頗曠。吉城郡連山起伏。步武換觀。亦佳矚也。傳云此原每有攜鋏過者。雨雹輒起。變不可測。故州人相誡不敢犯。獨不禁帶雙刀者。本州如此者凡五處云。

抵巢山村。憩藥師堂。古木參天。涼陰可人。過山田寺林二村。回繞山根。至舟津宿。小市會也。夜訪邑長川上要助。其妻小野寺氏余族從妹也。

四日。過高原川。懸崖急流。無由橋航。架以藤橋。其制編藤蔓橫排之。長三十六丈。濶三尺許。以掛半空。不樹一柱。但踈踈布板其上。以便措足耳。吳船錄述蜀道繩橋曰。大抵如漁人曬網。染家晾彩帛之狀。頗與之相肖。又海島逸誌載。用竹篾連綿緋結。濶七八尺。長十餘丈。兩邊以藤懸掛樹杪。形如月

橋。浮空揺曳。名曰藤橋。盖其説與之不相遠。而藤橋之名。彼此符合。意未識其孰奇且險也。余與玉蟾趑趄不能進。乃胥議就別逵。而土人履之如平土。川東諏訪古城。江馬氏累世所據。江馬氏其先出於參議平經盛。屋島之敗。經盛妾抱其遺孤。改嬪北條時政。因得育之。及長稱江馬小四郎輝經。材武出衆。義時嫉而逐之。遂威服高原一郡。居之。十五世孫。曰常陸介時經。其子曰左馬頭時盛。時盛子輝盛。又稱常陸介。属武田氏。與三木久安屢

交兵。天正間。爲姉小路支族小島時光所滅。一曰。三木氏討滅之。自輝經至時經。其間世次闕佚。不可考。古今治亂記。載江馬常陸介時宜。而謂之能登人者。恐誤。沿西岸而行。左右山巒争峙。如筍如卓。如奔馬。如怒猊。連亘者爲崇墉。特絶者爲廈屋。水流其間。紆餘委折。與危石相激。忽蹙忽伸。散而成紳帶。躍而成龍角。實天下之偉觀也。至剖石村。斫巨石通路。其間極隘。側身而過。歷吉箇原。山益峭。水益駃。路傍灌木蓊然。枝掛古苔。鬖鬖乖如翠

髮。文海披沙所云樹衣也。水次有一巨石。遍體鱗紋。斗出岸口。殆如巨蟒蟠屈狀。川流爲其所盤束。紺碧漩渦。名曰蛇淵。此間絶不見行人。惟樵斧之聲。丁丁起於遥谷。與水聲相和。物象淒絶。不可久竚。忽見兩山隔水對峙。屹如門闕。左曰東漆。右曰西漆。相傳每歳中元之夕。東漆之下。龍燈懸焉。抵茂住村。云隔水山間。時見火光。試至其所則無有。或以爲神藥之精。或以爲名玉之氣。聞之地舊有銅坑。湮塞既久。因憶朱子語類載。嘗送莖開善望

見兩山之間。有光如野燒。從地而發。高而復下。問云。其山舊有銅壙。盖亦是物。已至中山村。樹多橡。土民常畜其實。和飯喫之。村盡有關。留行券而去。關外古木挾路。涼意可掬。抵一谷。高原川與宮川合派。成丁字勢。川身差殺。而水勢益急。飛越二州以此爲界。有籠渡。其制立巨木。亘以大繩。長十六七丈。盛人於藤蔓籠。以駕之。又約細繩於籠底。兩岸之人。相汲引使之游動往來。余視土人先渡者。至中間則揺蕩幡幡然。而狎視不以爲意。余前怯

於藤橋。豈容再怯。乃決意就渡。洵是行之一鬼阨
也。按水経注云。度葱嶺。入北天竺。其道艱阻。崖岸
險絶。有水名新頭河。懸絙過河。兩岸相去八十步。
又海島逸誌云。西洋凡有過渡之處。不用舟楫。皆
用籬竹數十片。編爲竹篾。不用篙櫓。只用大藤一
條長數十丈。横亘東西。兩岸或立木爲竿。以繋之。
或繋於大樹之根。又以小藤數條結於篾。繋大藤
之上。欲渡時。數人手挽大藤。循藤而過。二書所載。
蓋亦此類。既上岸。見一竦石。鐫市河寛齋籠渡詩。

碧蘚半蝕。隱隱可讀。歷蟹寺村。至猪谷宿。民家太
壊陋。布蓆而坐。浴用牛槽。覆敝被而臥。
五日。過片懸村。澗流鏘鳴。林木森蔚。境雖陋。而景則
美。出村又陟嶺一里。歷菴谷岩井二村。山圍始解。
眼界頓寛。渡篠津川。秋漲殊急。篙師併力撐之。乃
能得横絶。稍行得巨原。平楚蒼茫。抵黒崎村。東見
一山。嶄巖挺秀。勢逼霄漢。不問而知其爲立山焉。
數折遵村路。稲田彌望。黄雲如海。歷余泉中埜二
村。至富山城下。宿市井富聽。人煙稠密。此地昔稱

安住城。小堡也。神保氏居之。天正八年。佐佐成政。
自越前徙治。始成巨邑。其後闔境延燎。久爲癈地。
寛永十八年。加藩支封。淡路守其。就封築城。稍復
舊時云。是行欲登立山。觀所謂四十八地獄者。至
此則聞朝山者限以七月。既入八月。涼風徹起。則
沍寒氷雪。至者每輒手足皸瘃。又或沒爲火坑之
鬼。故廟祝要人於路。深誡濫陟。余爲之悵然。實爲
一大慊事已。
六日。訪加藤士武。敍舊。大野士文亦来晤。皆昌平黌

舊識也。二子要余出遊。乃相携出城。有神通川。發
源飛山。至此篠津山田熊野諸水。皆合注之。洶波
浩渺。非一葦所抗。因編浮梁。以通往来。長百十數
丈。中間張鐵索。以取牢固。若値霖潦大至。則沙磧
皆沒。滔滔如海。故每積雨時。豫撤浮梁。以洩水勢
云。忽見有人羣聚沙觜。士武曰。是川樵也。飛山之
民伐木析薪。其杮流而至此。埋沒沙底。賤民輒獲
之。以助生理。川樸之目太奇。阿物尼所咏。鹽木國
詩亦近是。過壓閘。得一大阜。匝境遍植櫻樹。呼曰

櫻花溪。花時之盛可想。其頂四望敞豁。東有立山
巍然。諸山左右附麗。如王者冕旒立朝。群臣拱侍
於下風也。西有加之白山。遥挺雲霄。如仙姝之照
鏡。其前洋波滉瀁。彎坳隱約。風帆煙檣。往来明滅。
後則飛山一簇。翠黛如畫。既而士武啓所齎厨觴
佐興。相偕激賞。不覺頽然一醉。時西日稍傾。乃相
扶而下。沿溪而東。此水屬山田川支派。灌漑封田
四萬石地。故呼曰四萬石用水。至長岡村。有寺曰
真國寺。鐘魚寂然。如造別境。就借處房。咍噎一刻。

以度餘歡。又至溪橋。再傾殘樽。洗觴更酌。餘興勃
然。逼曛夕而回踵。途中雷雨俄作。走入薮祠避之。
食頃即霽。與士武士文分路。帰逆旅。是夜士文復
来話。
七日。将赴金澤。士武送至東郊。敍別。抵小杉驛。放生
津在其北。天文間。藤亞相實規爲長尾爲景所殺。
即是。渡大門川。抵高岡驛。市邑雄麗。列肆繁錯。隱
然一都會也。北一里。有守山古城。神保安藝守氏
春所據。氏春。畠山氏八良之一。後屬織田右府。頗

顯於北方。守山西北。曰氷見浦。木曾宣公。放馬測
海水淺深處。渡莊川。歴竹埜福岡諸村。其南則貴
船村。有石黒左近城址。石黒氏越中舊族。至天正
間而滅。渡小矢部川。至今石動驛宿。人家製簾織
出山水花石人物狀。極工可愛。
八日。過埴生村。有八幡祠。昔宣公謁之。使大夫坊覺
明爲祝辭。以禱戰勝。其書至今藏廟祝上田氏。攀
栗柄嶺。峭壁連排。中通磴道。間關而進。山勢蛇蜒。
自能之寳津山来至此。截然下臨深谷。地勢奇險。

與東道之函嶺匹似。宣公坑没平兵七萬。即此地。
既極其頂。右見海如玦。相傳古昔所稱礪波關在
此頂。其址今不可的知。稍下則加越分界之所。有
寺曰長樂寺。置一巨龕。栖不動明王。猙獰可畏。殆
非凡工摸雕所及。傳言西竺善無畏三藏造。寺北
爲單騎逕。爲源氏塞。亦係古昔戰爭之地。既而黒
雲掩空。雷鳴殷輷。疾歩而下。抵竹橋驛。回顧栗柄
嶺。已爲一抹雲霧矣。宿津幡驛。
九日。出驛。道左群山邐迤。朝日松根一條寺壘址。皆

在其間云。行四里。抵金澤城下。抜森下街。倩導至郭門口。仰望樓櫓。又觀士大夫邸舍。其規度不貴華潔。而以堅實為主。所以為侯國之冠冕歟。市中百物殷賑。州人稱曰小江都。非虛諺也。

十日。朝訪毛受伯龜。伯龜祖正助。仕柴田勝家。北莊之役。以義勇殉命。今則伯龜以文藝仕。彼此一時。其所値異也。置酒罄歡。午後相伴出。訪平井某。亦舊識也。遂同登城西觀音山。城樓闤闠之雄。皆萃於一矚。稍下過溪橋。得一幽境。連屋枕流。水樹清

遠。又擊鮮命酒。歸途見木下仁平。毋仁平。錦里先生後孫。時游在江都。余嘗與之親善。故存問之。過神護寺。　照祖廟在焉。金碧晃耀。暉映林木間。其山曰北敞。擬東敞也。暮夜蹈月而還。

十日。訪廣瀨順卿。一茶而別。午後束裝就程。逆旅主人給路引一通。平井某送至市端。春日祠下告別。自此取舊路。至津幡宿。

十一日。僱馬而發。至栗柄嶺。馬蹪而仆。余遽然飛下。幸免。為平族餘鬼。買舟小矢部川。達於高岡宿。小杉。

十二日。取路田間。南睨富山城。抵下村。民家浚井。道上疏水縱橫。行人皆揭而過。蓋北道行旅稀少。故道途之慢。大率如此。過岩瀨驛。神通川至此注海。源廷尉過如意渡。為舟人所詰。蓋此地。驛外。遵海而行。遙與能州相望。雪浪奔激。響挾百千雷霆。是行望海之壯。以此為始。至水橋驛。渡常願川。舟膠淺沙。乃脫行縢揭之。過高春村。至滑川驛宿。昔豊公之攻佐佐氏也。成政多發精兵。扼栗柄之險。豊

公直自能海飛舸至此。進逼富山。成政狼狽不能禦。遂降。今觀地勢。想其兵略。使人感歎不已。

十三日。渡早月川。又渡門川。松倉古城。在上流。一曰鹿熊城。其要阨為闔州第一。當南北分爭之際。桃井播磨守直常。與斯波越中守義將。交兵前後。據為根窟。其後上杉氏與佐佐氏。屢爭此地。其得形勢可知。抵魚津驛。此際每歲除。海潮皆乾。約可一里。猶他州重三之候。且一歲之中。屢見海市云。此地故有巨城。上杉黃門置河田長親戍之。天正十

年。織田右府。使佐久間允盛。佐佐成政諸將來攻。黄門乃躬陣天神山。以爲長親援。既而會瀧川一益。森長可。欲擣春日山之虚。黄門遽然。反旆應之。計長親子立不可支。遣使喩之去。長親辭曰。臨難苟免。殊非臣志。及城將陥。與其裨佐十三人。皆記姓名於簡。係耳自裁。實六月二日也。是日右府弑於京師。中日而凶訊至。諸將錯愕引去。若使此報早三日。則不獨長親不殞其命。亦不必無勝算也。黄門深賛其義。而益惜其死云。渡片貝布施兩水。

其南即天神山。長尾爲景戰死處。抵三日市驛。相傳古昔所稱櫻井莊。實係此地。自此路岐成兩。左由入膳横山二驛爲捷。而黑部四十八灘。分流於其間。乃迂行就大路。抵愛本驛。有一橋。其制設五層架於兩壁。架上侈下縮。以次疊級。亘橋於其上。長三十三丈。無楹柱以承之。而坦平如砥。可謂奇巧矣。俯瞰窈然深黑。奔湍雷輥。使人脚酸目眩。橋側人家賣緑筠粽。味殊佳。過舟美驛。小川温泉距此三里而近。其湯宜百疾。浴者赴集。山間成市聚。

玉蟾少痛。賃馬而去。投泊驛。道右有小塚。權平古壘。權平佐佐氏之老。

十四日。滯。

十五日。海岸之地曰宮崎。治承四年。高倉親王與三位源頼政。謀討平氏。事泄。爲其所先。敗走宇治。有讃岐前司重秀者。竊負親王第五子某。脱走來寄於此。木曾宣公奉之。供給甚謹。當時稱曰北陸宮。又曰木曾宮。壽永元年。　安德帝播遷西海。宣公因欲立之。　法皇不可。宣公執奏不回。

乃卜之。不吉。竟不得立。至追捕公之時。還京居嵯峨。所謂今屋殿是也。抵堺驛。加侯之封東盡於此。置關譏何太嚴。留路引而出。渡堺川。二越之鴻溝也。過市振驛。永正六年。上杉定實擊敗長尾爲景。即此地。東曰不知親。其地陗嵒亂峙。約可一里。其下當潮汐之衝。道路屢浸。故行人候間走過。若值風潮猝至。則避入嵒竇。方是時。步武遲速。倏爲死生。雖父子之親。不能相知。所以有此目也。至秋冬之交。朔風捲海。怒浪激盪。則比日往來不通。蓋北

州第一奇險也。是日天氣和靜。不知其可畏而過。可謂至幸矣。過此有村。曰風浪。其次驛承之。曰外浪。皆倚山而設。與所由孔道高下懸絕。至宇多驛亦然。蓋瀕海之地。奔潮驟到。害不可測。故如此。按歌瀕名。顯於曩時。邦語歌為宇多。則或指此地。有巨石崩墜。界道而横。其間不可駢行。行旅至此。卸馬馱而步擔。故呼曰回馬嵓。嵓東一路。在長濱間。潮水往往來沒脛。右見竦嵓突起插空。名倒駒。傍有勝山古城。天正十三年。豐公既降佐佐氏。輕隊

來此。請與上杉黄門相見。守將須賀修理。見其寡衆。欲擊殲之。黄門感其推誠不疑。自糸魚川往會之。遂約為君臣。豐公之勇膽機智。制服群雄。率皆類此。嵓腹有飛泉。濺濺脉吐。其下白沙承之滲盡。呼曰鶴瀑。過青海驛。渡青海川。歷田海須澤諸村。有比賣川。黄浪洶蕩。疾如奔馬。篙工刺舟。稍將近岸。即取索投之。岸上之人受之。極力輓引。始得達。發源信之比賣嶽。而久瀨川松川平川皆合為此巨浸。及春時雪水大至。則往往津絶云。投糸魚川

驛。是夜實為中秋。坐樓待月。天水渺然。氷輪湧出其際。一望晶徹。恍如廣寒世界。真是偉觀。但恨潮風颯爽。不能久玩。

北道遊簿巻上終

北道遊簿卷下

美濃　長戸讓士讓著

十六日。玉蟾中暑徵痢。就醫相澤玄伯乞藥。午時風雨暴至。海吼如雷。震盪屋宇。闔家狼狽。轉席避漏。晩間天氣漸寧。余乃倚樓延矚。海波猶怒。白馬騰躍。遠近亂嶕乍沒乍現。為之駭絶。入夜澄霽。天色如洗。

十七日。聞驛長倉又氏者嗜詩。介逆旅翁訪之。主人名濬。字君雅。父子皆讀書。可與語。欵晤移刻而還。

十八日。君雅導至一宮村。觴於一旗亭。亭在天津祠下。倚窗而望。群山盤互於東南。各爭詭態。既而西日映射。丹青煥發。霞彩絢爛。宛然著色圖也。歸途過多賀村。有荻田主馬宅址。墾為畦畝。主馬仕羽林越侯。擢為老臣。頗有殊政。天和元年。侯家褫封。境遂荒廢。而邦人至今尚稱其遺美云。又訪君雅族某。細話入夜。嚮時所見諸山。皆為水墨畫。而月出其上。清暉溢座。境極幽闃。遥聞風潮之聲。耳漏鼓三點始散。

十九日。玉蟾方愈。欲以明日發。詣君雅告別。置酒見留。薄晩而還。

廿日。踵相澤氏伸謝。束裝上程。左見巨嵓於海。作奇鬼相搏状。路稍犖确。渡大和川。頗奔放。過柁屋布驛。渡早川。南有燒山。峰嶷拔地。頂吐黒煙。蓋硫氣所發。與立山淺間山相類。其東南連黒姫諸山。山脉聯絡。遥達信飛之境云。踰鬼舞阪。險峻可驚。本州以鬼名地數所有之。按酒顛童子舊出此州。豈其遺跡歟。歴浦本間脇二村。至能生驛。玉蟾病後

取程頗憊。乃宿。有白山祠。太宏麗。蓋義經記所載也。祠昔有巨鐘。造用良金。鏗鏘常陸坊海尊所撰銘詞。其音清瀏。帶潮風。聞於數里外。目曰汐路鐘。明應間燼於火。其後能州中居浦良工集合餘銅。復鑄一鐘。雖不及舊製。亦為佳鐘云。

廿一日。出驛。狠石磊嵬。拉海與狂瀾相鬭。轢轢動地。其上有小祠。相傳白山神示現處。歴小泊村。俄而天曀。雨至。海面冥濛。無所見。至桃川村。頓霽。海波寧綏。日輝摩盪。變為紫金色。忽現巨島於前。問之

佐渡也。抵名立驛。聞往年此間崩隤入海。舊時官道距岸太遠。海灣曲折。有地曰鍋浦。巨壁峭疊。草木被之。欝如山巒。其間飛泉自嵓竇下。涓涓不絶。亦勝處也。自此海崖一路。高低纚屬。遶操彌彥山之髻。稍下抵有間川驛。荒涼破頓。人煙絶少。至長濱驛。有天神祠。藏 順德帝御書一幅。

帝為彊臣所逼。狩於佐渡。以承久三年。秋駐蹕於名立磯山寺。是夕有觀月聖製。以憫時命之蹇。即是驛外。有岐。右可達高田城。北陸兵伯朝覲所

由。左可赴今町驛。余欲以明日採春日山古城。乃至阪基村宿。有國分寺。安五智如來像。其制浩大可驚。傍有僧親鸞庵址。

廿二日。倩導先詣林泉寺。頗宏壯。創於文明間。長尾氏累世香火院也。山門扁曰春日山。保霜臺公筆蹟。公幼時。讀書於此。正殿之側。藏公影像。就乞瞻拜。守僧啓龕視之。其制大可二尺。著黑衣。戴白帽。手執軍麾。腰帶二刀。神彩凜然。眼光如射。不覺使人驚聳。相傳公在世時。自命工為之。或然。寺僧云。

黃門移封會津。改塟先骸。故上杉氏之墳塋。無復存者。既出。左折至春日山。時見山頂有黑雲。挾雨而起。導者曰。嚮者有人來此。風雨俄作。失其所在。今亦天氣如此。請勿往。更導至國府。謁村上義清墓。余不可曰。義清擁累世之資。而不能自立。避甲依越。使兩土之民。困於兵戈。十餘年身死為客土之鬼。其為人如此。不謁其墓可也。自奮作氣而登。山腹頗寛衍。稱曰御袋松。不詳其由。西有古井。清洌湛然。又躋數百步。極其絶頂。樓櫓牆壁之迹彷

彿可辨。因詳相其形勢。妙香山拒其後。以絶來冦之路。洋海在其前。擅舟楫之利。東北則可以控輿羽焉。以霜臺之英武。據此至便之地。宜其雄視一世。而天下莫能敵也。但其傑搆。今則片礎寸椽。無復存者。可為太息。既下。復過阪基。左遵海取路。抵今町。為馬頭一劇地。其海瀕曰直江津。高田侯置炮臺。以備洋警。驛外荒川一帶。自東而來入海。其源出信之戸隱山。古昔應化橋。架此上流。應化一作往下。又作扇。皆屬語音轉訛。永保間。有岩城判

官正氏者朝京師被讒處流有二子女曰安壽姬男曰對王丸與其母偕来潜居橋側直江津臣猾山岡某勾誘賣之為奴婢後對王丸適至京申理父冤竟復舊封云過黒井驛沿海有福島城址按慶長之初四海服化盡隳天下山城堀氏乃自春日山徙治後營髙田城此地亦為墟蓋北越形勢雄於一方加以土壤衍沃若建置大藩則他日之禍將在於此亦不可不慮也前有鳥阪城氏後有春日山上杉氏其事可見故國家特命舊臣鎮髙

田城以為北門鎖鑰其餘並封小藩有連結助勢之便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其洞見前弊而貽後謀者深且遠哉此間多新畬總呼曰春日新田長堤捍潮而通沿路海灣漲目蘆葦水禽翔集亦盡景也過祐光寺村沙路杳然民家籬壁皆用蘆葦有郊遶於海濱牧牛無數寢訛自適遠而望之紛如散棋子抵潟町驛頗殷産燃土聞堀地數尺比比有之其質如蘆根固結者細斷為片乾炙燎之與薪不異但其臭煤貼衣不消故惟賤民用之按

天智帝時越國獻燃土國史所稱其来久矣此間沙際亦多牛牧地宿柿崎驛有柿崎信濃守景家城址景家北方梟將霸臺疑其與織田氏通滅之

廿三日出驛沙礫埋脛殆不可行土人皆著無齒屐以便步履自長濵以北大抵沙路居半而其艱至此極焉至鉢崎驛流憩久之以療勞憊自此一路繞山腰曰米山山間有田生穀名副其實得上輪村有子安柳其傍有産水井相傳文治四年源廷尉東奔至直江津航海風浪大起平氏之靈見於

洋中乃轉柁上陸會所攜夫人臨分娩就路傍柳陰生男從者辨慶把螺汲井水洗之故存此名後人表其埋胞處建祠曰胞宮歲時享薦以為護産之神按史廷尉夫人有川越氏者從奔與後同涙衣川之敗蓋是其上曰瓶剖阪峻磴盤空頂有藥師龕和銅間所剏境靈異禁婦女造謁稍下見飛泉掛石為白糸瀑瀑下有二亭引行旅鬻餅供湯云此處辨慶祝廷尉男曰臣請以膂力付之故亭曰辨慶茶屋餅曰力餅湯曰白旗湯使人絕倒抵

笠島諸壓枕海怪松蔟生其上姿態横側殆非圖
畫可擬青海川出山注海地又多櫻樹花時定佳
二里出於坦途抵鯨波驛海望倍暢宿柏崎驛昔
係柏崎權守勝長居邑其宅址今置寺曰香積寺
相傳勝長朝鎌倉死於客舍其子華稚丸不堪重
哀與母俱薙染入信之善光寺資其冥福後並為
名緇或云勝長以康安元年沒與北條時賴同時
噫華稚丸廢倫絶祀不孝孰大焉而浮屠氏極其
讃賞世人哄傳以為美談洵可歎也夜訪原優所

優所江都人十年前来此講書聚徒兼善書畫見
其子俊秀頴可愛
廿四日左遵海為正路余欲觀火井乃右就間道過
椨場村渡惡田川抵妙法寺村此間多夜合樹碧
險布堤踰妙法寺山不甚峻墾成白田自麓達頂
耕人高下相望至宮本村地稍平曠亂科埜川至
長岡城下宿長尾新二郎為景古城在西北一里
藏王村小千谷亦在其南數里所謂越絲出於此
自四月至七月開市販鬻時四方商賈雲集凡每

歳所製不下百萬匹而又別有自妻有鄉轉鬻者
其數亦準之云
廿五日蓐食航科埜川順流而下曉氣冷然掩蓬續
睡既醒擡首則川身淼漫兩涘之間不辨牛馬北
岸曰與板為直江山城守兼續古城兼續有食邑
三十二萬石當時以陪臣陞四位侍從者與井伊
某二人耳而其際會攀龍附鳳之運至其子孫爵
土益隆兼續不揆天命而妄動衰苶不振順逆盛
衰之機亦可以鑑矣午後達於三條昔有三條左

衛門定明者居焉不知何時人其後屬池大納言
賴盛封邑賴盛平相國弟源追捕受恩於其母故
優貸之食邑於此至文明間上杉氏置長尾高景
與春日山唇齒相輔傳至俊景俊景與霜臺不慊
天文間為其所滅既而遺臣相聚重圖要據霜臺
苦戰積歳僅得克之土人云客歳八月本州大震
山崩地坼而此地尤甚加以火災闔境蕩為灰燼
人畜死者不可勝算為之憮然又買導東行渡田
島川聞前月洪霖水潦暴漲壞隄人家亦多漂蕩

稲田没為沙土嗟天降禍福常不偏於一方而此間災阨相仍如此重使人蹙眉至如法寺村小聚落也所謂火井在莊右衛門七兵衛孫六三氏各擅其利余入七兵衛家但見爐隅樹一管既而主人為余以發燭之火點之管口謂之呼火火隨手而起可四五寸管口不少焦火出管五分許色青其上則赤青處不熱赤處熱不異常火若口吹之忽滅余試以掌翳管口微覺有風應之耳至其煮物則把十字横筒有數竅者加之管上毎竅點所

謂呼火火光齊發鍋釜調熟莫不如意若接長筒斜引其火遠邇惟意之從可謂奇且便矣瑯琊代酔所載雲臺山火井其説較與之相似因按易離麗也其象為火謂陰陽相麗也夫火麗物物麗火兩者相待為用今此火不待所麗而燃故或目為陰火陰火不可用豈此類也哉此火特麗地中之氣而燃耳但氣無形質而能受火殆不可考者矣雖然宇宙之大品物之繁固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不獨此為然也拘曲之士欲執其一而概其餘安得不窒礙而窮哉

廿六日有買舟還新潟者乃同載而下是日疎雨間至煙靄微布水樹迷離兩岸廬舍隨見隨隱亦一種畫囑至鷲木村狂風簸舟勢不可進因就陸三里過大野抵平島鮭魚始上市欲購之市人云上貢期在近其價五倍平時乃忍饞涎而止蓋本州所出鮭魚甲於他州按東鑑建久五年佐佐木三郎盛綱進貢越後鮭魚乃知其得名非一日也路數轉又出水上時風波已收重得舟駕之水幅益

闊兩岸相距可一里波流浩瀁其勢與海相若薄暮達於新潟昔科野阿賀二川合流此地當二水之衝而歳有襄陵之災州人患之其後晋議東決松﨑之淤塞而大開水道自此阿賀遂成別派而特通支流耳科野川自信飛間而来舟楫所通三十八里至此注海黄浪洶瀉潮汐為之不能来者一里半實天下之巨浸也阿賀川發源毛與間經會津諸郡而来漕運亦十餘里二川之為利大矣此地既有二川之利加以北海商舶無日不出入

故五方群聚。百貨具備。隠為北州一都會。人煙萬竈。街衕縱横。有渠通其間。倡樓酒壚之盛。外郡所罕見。

廿七日。上海頗日和阜。是日風日清美。商舶銜尾入港者不絶。而舊所下錨可百四五十隻。梔檣林立。東北積水浩汗。遥接韎鞨國於雲天之外。西北隔海望佐渡。山色隠然。如黛。因憶承久鑾輿之不回。雖草莽小人。孰敢不慨然。西則海磯錯出。以接彌彦山。余前望此山於名立。謂有殊姿。至此益見其

峻嶒。廻出他山。聞自國上山猿埒峰望之。宛然似富嶽。纔移歩武。其觀隨改。故謂之三歩富嶽云。歸途至多門巷。訪池田氏。時卷翁菱湖歸展先墓。遂滞在此。今夏相別於江都。不意邂逅。黄昏同飲市樓。菱湖書法巧妙。飲量兼人。一醉之餘。揮灑雲煙。頗有張旭之風。

廿八日。菱湖來逆旅。設宴。栢崎人某亦在坐。談及本州七奇。按七奇之説。州人所説各異。蓋原有二七奇。而説者參合為一。彼此加殺。故致棼錯。今相訂

頗得其詳。其一説專傳浮屠氏之事。一曰即身佛。在三島郡野積郷。昔有弘智法印者。入定而化。其尸猶存。二曰波題目。在蒲原郡角田濱。僧日蓮書七字經目於石。投海。有時幻出於波上。三曰逆節竹。在蒲原郡鳥屋野村。親鸞所植枯竹杖。生根成叢。四曰八瓣梅。在蒲原郡小島村。親鸞擲菹梅核於地。忽發生意。及著花。皆八瓣。五曰三度栗。在蒲原郡保田村。親鸞所栽。一歳結子三回。六曰繫榧。在蒲原郡上野村。有人贈束榧子於親鸞者。落地

而生。至今結子。有貫線之竅。如可繫束然。七曰無縫塔。在蒲原郡河内谷陽國寺。其住僧將死。三年前必有法塔石。自池中出。其一説。一曰冬雷。闔州三冬常雷。二曰變毛兎。凡本州山谷所栖兎群。自秋末至冬初。變為純白。三曰蓑蟲。北處有之。每雨夜。寒燐烱烱飛上。人衣隨拂隨上。如螢火點蓑。四曰胴鳴。在蒲原郡黒鳥村。昔有黒鳥兵衛一平者。為源將軍義家所誅。後人就其瘞胴處。建祠祀之。其祠有時發聲。如呼胴接首者。五曰燃土。在蒲原

郡潟町。六曰。火井。在蒲原郡如法寺村。及柄目木村。七曰水油。在柄目木村。及岩舟郡黒川村。總而論之。凡物我有而彼無。彼奇之。彼有而我無。我亦奇之。天下之稱奇者。率皆此類。況此間所傳。多出浮屠氏之孟浪。則固不可盡信。且以七紀物。西竺之俗。而浮屠氏喜用之。故毎事附會。欲以充其數。豈不陋哉。雖然凡事不目見。而臆斷者。古人所誡。余故今辨其一端。而使人類推其餘焉。夫弘智之尸。人尤奇之。以余觀之。蓋沍寒風雪之地。偶使之然耳。不然。則振古名緇。不乏其人。而皆不能遺尸。彼弘智獨何人而然乎。且人死而留名。則芳。留尸則醜。不待辨説而知矣。意弘智信邪棄倫。至自拚性命。天地鬼神所深惡。因得此騾尸之報爾。

廿九日。買舟發新潟。至沼垂。此間卑濕。毎霖潦。平土為水。有浮田養稲。其法初編菱荻。積久為田。可以播種。蓋蘇長公葑田之遺意。過龜田。人煙千戸。亦小市會也。舟程遡洄。達於新津。新津丹波守義門城址存焉。倩導抵柄目木村。入村民丈七家。復觀

火井。比如法寺稍微。出村觀油井。井方可二丈。深不可測。中央滃然沸涌。山油和水而浮。水面作鐵漿色。束芒穗撈之。臭不可近。故方俗謂之臭水油。導者云。此間如此者數所。有溝而取者。有池而取者。一歳所收。殆不可算。但以其凝臭。故價太廉。柰水經注所載石漆水。及酉陽雜俎石脂水。蓋是也。自此村路一直。至五泉驛宿。地産佳蒜。有甘櫧備後守清長城址。此間佛宇比比相望。大抵鸞蓮二派。

晦。冒風雨而發。由捷逕。所謂小川通也。滿路淖深。取步太苦。加之支逕旁達。使人迷錯者屢矣。渡馬卸川。堤壩多壊。亦前月氾濫之所致。河內山擁其西。雲霧曖昧。不可辨識。至釣濵。屬稚松侯封域。有關譏視。渡熊渡葭津二川。踰小花地嶺。峽路窘隘。松檜翳塞。水土皆帶赭色。稍下遡小花地川。可半里。凡四水。皆阿賀一派。但隨其所經。異名耳。既而日暝。道闇殆迷方向。會有村氓來。乃尾而行。岡壟起伏。陂陀上下。其間渡獨木橋者二。實為艱程。至津

川驛。已初更矣。
九月朔。津川古城。東有絶壁。不可攀援。天滿阿賀二水。繞其南北。地勢危險。走獸所逡巡。當時目曰反狐城。傳言阿部貞任所據。天正間。蘆名盛隆使其老金上盛備居之。盛備學於細川公玄旨。善風藻。擧世欽艶。及上杉氏之時。屬其臣藤田能登守信吉居邑。信吉逆知黄門將敗。挈孥西奔。既而果然。渡當浪川。遥望御神樂嶽。特起拔地。自半腹以上。皆巉岩。不易蹊逕云。歷天滿野村二村。石路崎嶇。

登降太苦。踰危橋者二。抵花立村。瀑泉淙淙。斷巖而下。入燒山。山稍深。而境太陋。過福島村。陟萃麦嶺。奥越二州。以此爲界。此間飯豐山烏帽岳。皆萃於目下。眞偉矚也。東麓之村。曰寶川。山益深。溪鳴濺濺。如戰鼓。殆奪群響。憩一店。里民聚飲。炙如黒蛇者噉之。問之。八目鰻也。此間距海既遠。介族罕至。故以此爲佳味。按字書。鱧目下七點。有似禮斗之象。故字從禮省。或近是。邦俗以海鰻爲鱧。恐誤。抵白阪。所睹山石。多純白。所以得名。過此又有車

阪。老木交互。挾路蔽遮。曦景窈然。如行深洞中。忽見百餘牛駄鹽苞。相屬於路。纍纍如貫珠。自津川輸之稚松城。遂以賣給傍近諸地云。歷上野尻下野尻二驛。巉嵒刺目。皆具異態。此間爲漆樹之藪。抵野澤驛。連煙百戸。頗潔靚。驛中如法寺。安觀音像。行基所造。大同二年始置之。過綱澤村。峻逕相屬。古松三株當道。其狀如束。因呼曰束松嶺。距稚松僅五里。城墉隱然。亦有兜石。以形肖得名。凡所過左右岩壁間。群松亂挺。龍蟠虯屈。皆可佇翫。而

時寒日已西。陰風肅肅。且聞地多豺狼。不能無心悸。疾步趁程。至蛭澤宿。山間小村也。
二日。上下峽路。歷天屋片門二村。有只見川。長橋如虹。遥見一山卓立插空。曰磐梯山。數郡之望也。聞其下有猪苗代湖。彎環連於龜城。煙水之美。罕有匹儔。龜城即蘆名盛國所居。其傍小平潟村。爲兼載梓鄕。文明中。一村婦禱菅公廟。求生兒。一夕夢異人授梅花一枝。遂有身。十三月而生兼載。及長有故。入黒川自在院。爲僧。性嗜邦唱。亦自誓於菅

廟。欲以精其技後至京學於宗祇業大進宗祇奏請讓其職朝廷擇姓族蘆名盛舜乃付其姓因得為連歌宗匠歷舟渡北宮高久三村右有如来堂古城慶長五年　照祖有事於上杉氏屯毛之小山黄門築此城欲以誘致之而自襲其後會石田三成之叛大旆遽然西上黄門之策無所獲施嗟乎天命所歸誰得而禦之塔寺八幡祠天喜三年源將軍頼義所創祀後義家以其兜寄寘之至今尚存其傍觀音閣則大同三年刱於坂上田村麻呂自此一路可達栁津其地以虚空藏著稱靈

境又有風煙之美故行人絡繹由之歴阪下高瀬二村抵稚松城下日光米澤兩路自此而分治城粉壁皚然屹聳市右甚宏壯自蘆名氏祖三浦十郎義連始居此歷伊達上杉蒲生加藤數氏以至今矦其規模大約不損市井頗稠漆蠟為土宜之魁蠟燭每歲貢江都有定額而其餘波及他州者雖州人不能算焉第五街有實相寺元德間創建至天文間殘夢禪師居之僧臘太高其說源平隆

替之概殆如親覩故或言壽永元暦間人性好食枸杞體益健天海僧正之少也就受其法當時有無無老人者一日與殘夢相見曰自曾我兄弟復仇之翌不相見久矣殘夢曰信然自此往来無間亦有福仙者以磨鏡為業不擇賃而往談笑度日殘夢見福仙曰渠則義經之旗丁也福仙語人曰殘夢乃常陸坊也天正四年三月廿九日殘夢書偈於牌擲筆而寂至文祿間有人啓其壙則空棺矣其後有商客見殘夢於越後者又保科覩貞遇

之於三穗松原重問源平間事殘夢曰義經醜男也辨慶美僧也世人所傳醜美相反此類極多但今則無與我俱覩者存爲吾言不可證吾復何言此事極怪姑録異聞耳出郭投山村其地隷巨刹天寧寺有温泉就浴太快天寧寺應永二十八年僧傑堂所創傑堂俗諱能勝楠公正成之孫早歳中流矢得躃疾為僧云其北為羽黒山有權現祠古境也又其西南隔水為向羽黒山有蘆名盛氏古壘。

三日踰山路抵瀧澤村一簣山八幡祠在其右寛治
中源將軍義家所建左為飯盛山飯盛山怪名疑
是其竄宅或云伊達黄門欲攻蘆名氏佯張聲勢
於一簣山躬自潛伏於此傳餐食之飯盛之名由
是而起不知孰信自此嶺路攀雲可七八盤反顧
會津諸山蜿然歷赤井真渡諸村山脉連亙莫知
其極過西田面村抵原驛頗修潔至赤津村有赤
津祠又有日光三所權現祠渡常夏川至福良村
飛泉懸注山間其上善産菅故名菅瀑旱歲雩祭

刈菅薦之山神必有驗鶴山欝然與西北龜山相
望踰山王阪至三代驛宿

四日過中地村有阿彌陀龕相傳源將軍義家所置
過勢至堂驛峻嶺當面一路窘蹇有鐵索下垂以
便扳緣行人皆魚貫而進其頂則稚松簇東境也
渡勢至堂川自江鼻村間道取便至牧内驛歷上
貝淵川飯豐數村則山稍遠有岐左則仙臺孔道
也右折至白川城下宿此地近時經火市井未及
修治僅待行旅耳郭口一水横貫市中奔波淜然
曰逢隈川源發甲子嶺距此不太遠古昔所稱白
川關址在城東搦村先封老侯樂翁公就其遺址
樹碑以表章之以夜故不往觀

五日過白阪驛渡楢川抵山中村路右有明神祠奥
埜二州以此為界歷天王石地藏諸村抵蘆埜驛
路太隆伏使人勞憊此間那須高原諸山遠近亙
聳鬱翠映發亦佳眺也三番川有橋新圯丁肩輿
人抵越堀驛驛南有赴温泉之路那須與市宗高
城址在其中路那珂川徒杠方成水清駛見底發

源發生原長流滔滔逕常之那珂郡入海故名晩
宿鍋掛驛

六日歷鍊貫市澤二村渡蛇尾川抵大田原有間道
可赴日光山余客歲游奥之松島歸途自此而入
其間跋涉數里荒漠之地至今憶之使人凜然渡
箒川自蘆埜至此十餘里皆屬那須原官道左右
大抵黄茅白葦彌望渺然近世稍規為田隴人民
往往移住而不毛之地猶居十之七八經八木澤
村路傍有碑勒那須原雲中時見兵士荷戈北行

之狀。蓋所謂埜市也。過作山驛。抵喜連川。喜連川公邑爲。滕國時。命爲附庸。國家以其爲名族。特加優禮。踰弥五阪。過氏江驛。抵阿久津村。絹川環流其南。凡仙道會津方物馬駄。皆至此。始就川漕。又轉自刀根川。入江都。故舟楫往来無有虚日。乃買舟而下。川原迢曠。水樹平遠。坐舟而望。那須高原日光筑波諸山。如相迎送者。使人應接不遑。下申達窪田村。上陸一里。至結城。城下宿。是日鮏魚入市。購之飽喫。足以補越後之鈌矣。

七日。歷武井諸川仁禮數所村程委折。至界村。僦舟下刀根川。過關宿城外。則日已暝矣。一夕十餘里。過九十九灣云。

八日。天明舟師赧達。於行德。乃停舟朝饍。又擊鮮命杯。以自慰長途之勞。午後入都。

北道遊簿卷下終

文人好爲漫遊。必有行記。縷摸寫山川。刻畫勝槪。讀之足一快矣。然率皆摹寫爲耳。刻畫爲耳。何實用之有。今讀此篇。不第如躬到目擊。津々又盡究事蹟。勝迹典故。顯可以資攷據。此則異乎無用之擬遊。於是乎不徒矣。余一寓目。乃書此篇之

己亥中秋後一日一齋老人坦

書於愛日樓南軒

北圃恭著　木芙蓉繪

熊野游記名勝圖畫

寬政十三年（一八〇一）東都刻本

據寬政十三年（一八〇一）

東都刻本影印

寛政十三辛酉開雕

北圃恪齋著
木芙蓉先生繪

熊野遊記
名勝圖畫

合刻三冊

東都　北圃氏千鍾書房藏版

熊埜遊記敘

余屢責熊野記于仲温〻〻因
復遊焉懐記来謁曰先生何以
好讀山川記也既好焉何以前
日曰厭其多也既厭焉何以屢
徵熊野記也是所憯惟敢請
其説余喚之不答〻之現讀〻
德曰山川固非記之所造構
而記亦固非山川〻之所蘊畜也
然亦有焉非記焉蘊畜者而然
記非造構安副余〻之望也凡
所以屢責徵責乎聆子

襃學於子鄉里。雖之野人。叢列叢文。文之不足標實之撓之之不足興。損其文。不悅遠者之聚。不暇子都之美。是猶曰副理之言。誠以余最未能之多也。讀騰於賤

熊野游記　序二

聞京里。當壯之歲。于志之度藩。然今不能遠鄉。謝之行跟舍向之踪。安於老於子陵。是以以好之說也。若夫於國之為山也。氣不得其為東海之旅。而子之營造搆築乎一地之中。

而發其蘊蓄於斐在山家饒之間者。余之所以廣海黄而求於世者之例。是亦可以列於文邪。

安永三年　甲午春

大室　井子浩撰

熊野游記　序三

熊野遊記

紀伊　北圃恭　著

牟婁者紀之南垂邇睨四島遐瞠八東拔勢負和炎壤以窮名山大川錯繚乎其間土毛水產殷充於其中上古未立郡稱爲熊野

孝德帝時定爲牟婁郡有三山曰本宮也新宮也那智也是曰三熊野實鎭南方

平城帝而降

龍駕之幸相繼六世而尤著焉水最大而出自金峰

流其下者特稱熊埜川其餘山川村落一被以熊野而不以牟婁蓋自熊野之名起乎太古也今皆在于紀之封内以故　紀公世一拜云本宮者在熊野川上游東南七里而至那智又五里至新宮新宮者在熊野川口臨于海焉自紀北循海至新宮曰大邊地自田邊城折而左至本宮曰中邊地自高野曰無果越自伊勢曰八鬼越險咸相若自余鄕遊焉中邊地爲便五日程而近第苦乎其險耳往年庚辰之春余與從兄文祐遊焉迨之東都會太室井先生讀名山記謂余曰熊野之奇而未有記焉子不得不任其責時已在數年後茫乎無所記徒謙不敏而已已復還鄕隣鄕之僧積門離染者親鸞徒也今玆丁巳之秋旅裝過余曰適之熊野請子偕行余復與發卒爾諾之染師携其女阿歌担而從者一人明日黎明雨俱著油衣出實八月十二日也

自湯淺越博川又度橋至井關村染師語余曰家貧口多託阿歌於新宮之親家臨出與母相持泣嗚乎膝下遠離持泣不亦宜哉問年與余長女相若使人

增感愴焉是時雨轉甚倩籃轝阿歌過橋而南爲河瀨村自是道仰爲鹿背阪行八町兩崖連山亘帶蒼樹蓊森濕雲黏日喘々聳肩上廿町得茶店于頂而休焉既而南下羊腸八町峽中稍陵邐峽梢之村曰原谷步々平田右辟山漸盡々則左方亦辟廓然香稻被野自茨木村東折詣道成寺姤女爍鐘處春夏則熱鬧今之蕭條却可愛渡日高川連雨水漲瀼々咽岍至塩屋村濁潦没脛晷亦將盡相謀就宿十三日衝雨出村南有美人王子祠其後則

白河帝行宮址云當時之幸行宮相望今猶存址是
其一也少選雲裂洩暉抵上野村晴西北比井崎突
出海中東南山翠容々而聳喜色可知酒店供鮓佐
酒與諸子引滿陶然出歷印南村抵切目村左有王
子祠平治元年平相國詣熊埜聞源義朝反于京師
返自是處云閣京極黄門所記浪華至熊野王子祠
七十有五今存者僅半藤白與此其儼然者也絶水
南行上小隥岩白海岸也是曰千里濵烟景與新晴
相迎蒼々可賞倭歌者流所歌也片倉嶺以有花木

呼櫻嶺又過小隥而得平野々盡渡水宿南部村十
四日質明發右鹿嶋至境村牟婁日高分界處求小
舟至牛鼻牛鼻者田邉北郊也岩岫似穿牛鼻因名
焉田邉者紀家卿安藤氏之邑也民舎殷實瀕川海
湯崎白良唐嶼神樂島諸勝逶迆南北湯崎温泉出
焉貢鉛白良産珠石炭紫貝琅玕及石蜐生花者土
人往々拾得焉出城市至三栖村沃野數里北山之
後積巖頽靡欲驅而橋于海自三栖上為観潮阪大
率吾郷至于此除鹿背外無大阪然亦陟降不少而

語嶮者観潮為始上阪若干得小嶺休而又上石稜
枳足絶頂有酒店西南眺海嶋嶼碕岍環繞錯出及
城市原田在一眴之間東則郡山岭嶅重險當前疲
者奪膽幸余氣之益勇為諸子先行又幸不太峻左
右多櫻及躑躅亦稱小米躑躅者他方所未見及諸
華木絢熊野者今則已矣使人思遊於春也傍蠏溪
下數里一巨岩中穿為岍為底壁立相對旋渦洋々
流窄碧岩渾忽過橋下而如衝闕噴白以下側卷然者
十人稱為鍵岩過橋右溪行若干溪注芝之川左折至

芝村乃宿向勉容雲遶巣恐明日之雨四皷果雨諸
子吁嗟低佪至已牌徐出度橋芝川歷高原阪自阪
北望有鳥道走高野及龍神嶺之道也熊中之阪觀
潮猶為易高原則更險矣上里餘有旅店曰十條村
東北行山脊曰十條阪左右深谷嵾々若歩鬣上竄
而峻上望群山若垤者若丘者布于雲樹間殊覺礫
礫下而小上為相阪々東尤峻走不能駐歩纔駐則
近露村山作宮多原田水東北来渡橋而上左右民
家也元弘年兵部王南行賊圍王于道土豪六郎者

帥其土人横䑿賊却之王喜賜姓横矢云孫世稱六
郎余往年宿馬見班白者蓋六郎也問之不語豈懟
為客店乎漸上多芋抵野中村宿簷掛芋莖纚々若
繩簾主人語余曰此中八月採芋莖割而曬之又造
菌斷椎横地八九月候暖雨槌而靡䕏覆以藁席則
欝蒸生菌風戾乾之販于四方比屋以然是日也歷
數嶮雨幸不甚十五日霽晨發道山腹狹而縈迂右
山有瀑布名紅葉既道小辟則嶮而芷蹶上小廣峰
上有村曰赤城諸子稍憊就店求酒無有指敗樽笑

曰宜夫赤城之不立酒標也村東稍辟真小廣也小
下而上為熊瀨阪々東二山峕㟧相儷名夫婦坂也
西者為夫陟降崎嶇兩坂之底有一茅店問酒便有
忻然酌一鍾不能盡滌師則盡而又酌與門師共之
謂余曰子之少飲而醉滓乎歐公何意之不能忘酒
也且語且上艱倍于西後有與從者語者曰夫之嶮
猶容息肩婦之嶮則猛不可當矣顧之雇担者也不
知彼亦執長柄麈尾之徒乎上窮左有王子祠得折
蘖踞其上滌師在側雇夫曰天氣蒸應有蛭門師先

驚探行滕嚙跗已二血出淋漓阿歌二從者亦被螫
唯余及滌師踞蘗以免從是陗峻百折左而右々而
左後者隔墻前者革山跟若轉輪俄墜深溪跟定而
度橋道左樹間淙々鳴仰行若干歷湯川村嵬巖八
町得峰曰見越下有二道直抵本宮者左過湯峰者
右湯峰温泉出焉門師欲浴各從而右嶮然深谷左
缺樹之植于底者若葵若箸漸上逼道者其本不合
抱而末拂霄茀路隘危棧而通又往々崩壞肩屬崕
跟半傾雖伯昏瞀人豈復肘水乎哉二十町至茨城

春時賣茶今則空店而已從是無危岨唯嶮則自若
下岬渇平丘步菜畦忽落穿中僅容足或拾級或蹉
跔魚貫而下雁塔側得平路乃湯峰村也有氷南来
客店夾而迤列藥王堂隔水東對塔其北暖烟蓬浡
若蒸甑而升者即温泉也傍東峏入一店日猶在重
泉各浴温泉二清冽熱沸可把和水而浴又返店宿
夜聞雨聲屑窣皆恐明日不能下熊野川平明寄雲
漸披喜以為天貺過小墱得平岡右眺熊野川七越
無果諸山迢遆當面原田匀々一望廓然第苦道濘

而已觀潮至于此十有餘里雖間見田疇無是曠寥
覺心目豁如下岡抵無音里以山廟之故呼為本宮
村本宮有四祠祭伊奘諾伊奘冊速玉男事解男也
小祠八都稱十二所權現三山皆如此本宮壯麗冠
三山宝暦戊辰冬為祝融氏作烏有夫渠々者徒存
礎址側僅作假廟嗚乎伊奘尊之靈而不能庇風雨
可勝歎哉華表内有橋名低語川名無音川上數里
懸泉三皆以母音為号因里名也七越嶺峙廟後西
行師之國風月重光膾炙人口良夜之賞宛然自睫

出華表左則祝氏居連于市街熊野川西北来横市
梢舟行抵新宮九里而遥解纜之處曰巴淵日已棲
午賃小舫而下両山作障秋天一條與水蓋底流洪
而駛目莫暇迎景過津荷村舟倚左疾若駛龍飛
超激湍沸白紛々忽落穩底翠辟玉潤層潭相瑩猿
子緣葛手拄足撐敷屋村下爲川合村有水北來曰
北山川發源于芳野郡數十百里來合于此大與熊
川伯仲者繇是汸々然流轉洪也俄風后怒驅雨揲
面眂沂飄若填囊數里右小溪名萬歲谷左揚枝村

岍上藥王堂古有大楊樹匠氏伐送于京師作三十
三間堂之棟留其枝作堂株上廣方四步而株左右
以烏天地間自有斯等物其株之義也知為無用之
久矣劉而細之與尋常何分也有三十三間之大而
後始得盡其用矣哉是時雨歇風靜落翠可掬唯舟
中無酒為可憾耳和氣村石崖流曼與上游異觀既
左嶺崒然而起怪岩森々立者側者若將翔者若走
者若神握蛇者若六首八臂者且怒且狂奇形異狀
山海王會不按圖而目擊悚然右方蒼辟數仞葛藟

覃焉走二十步許古松挿岩隙得飛泉三左曰銚子
口右曰布引各若其名復左曰蛇蜿嬰茀以走其餘
懸水飛泉非傑然者則不為數真熊野之富奇也田
長村両山窄流泓碧數尋甚靨奇瀑布名葵障衛其
足巴淵至于此處々岩横岸出湍如激矢如鎔銀者
舟子舞棹歙張无碍實少習之妙未始見氷者也過
淺里村則山少遥迤水弛風緩因思以上流太急不
副賞心飛廉以勁風自下流少遏徂舟而眡于遊耶
何前之威而忽霽也左山見田水簾名飛雪前面若

流窮莫舟所出迯則右轉徐潤下若干右山之碕側
立之岩其巔可仰其下盤渦溶々如舟子指一巨岩
諭余曰是所謂鐘岩者視之不肖其物慮夫彭蠡口
之石鐘感坡翁者非耶寂然月夜風水擊焉自然成
鏜鎝之音至瀬原村小流來注為鷁鶘川左山點布
黑石縦横有法宛然石陣哉流稍濶山益濶舟行緩
目得少間乍見攅峯若指曲峙温鬣復上流之所未
覩也右曰大伴嵜石峙斧劈片々相依叢樹植髮于
頂乃新宮山之後也中流御船島出焉周廻三百步

許上可坐萬人水鏟隒草補麟奇巧神造秋陽傾射
者似金縄之維鼇九月祭新宮神々輿幸焉川口之
舶數十百各乗祝一人於厮舟而從祝上嶌舟爭下
返川口謳哥會飲為例按舊史祭神之日挿花鼓吹
云蓋其遺俗也至于此風歇天清水若浣準兼潮洋
々蒼々山雲嶺樹影于貝宮新城之吻嘍于鏡中左
見小山似富士峯土人號曰鮒田富士鮒田其村名
右山盡處新宮邑即熊川口也下舟城鐘甫申自本
咏濫觴六七十里而皆峽無咫尺埠防我行所歷奇

勝弗可覃状乃上流應想耳蓋自本宮沂四五里而
車阻不可舟云

熊野遊記卷上終

熊野遊記下

紀伊　北圃恭　著

傍川西北得華表入是為新宮廟貌整麗山與城市因以得名返東過市街民戸殷富為紀南一都會命卿水野氏邑焉遂投淨泉寺主僧淼師之從兄所託阿歌者也二師擬留數月説法留余不得發拉上神倉山々在城西層磴鋭上類雲梯祠广山碕積岩作礎作柱荒海平田及城市川港會于寸眸佳景如画自前處下東至飛鳥祠田間有徐福墓為秦皇來採

藥死于此飛鳥祠側又有其祠西數歩小山出海名蓬莱岩松頗奇其側芳野氏積材場主人待以酒肉廻蓬莱西積水洸瀁赤輪浸半萬頃閃々思帰路尚遠奪與而去行嘯松林取路城西而帰十八日將發主僧飲餞至午阿歌憶家潛然慰諭而出西北離馬街行上小墱側日西谷古墓森列壘々半里許傳神忌焚尸故熊中無人柩者醇哉禮俗之存僻土也豈以託諸神乎已得三輪崎側島歆嶼陡峙波間傍海過佐野及宇久井黒石可博袖二枚去有二阪曰小鮪大鮪大鮪嶺北遥々突出者為太池崎村皆漁戸捕鮪為産其豪和田氏漁者千人鵃舠數百不撞擂衆而富比千戸侯土人云鮪之過也噴潮倒海大若丘山船長一呼舟攢箭集抛搶於空中翻刺乎海須臾其背若植篁以隔數里不之過也下大鮪嶺行十町曰赤色濱西北有嶌曰山成元暦元年平維盛削樹題名佯為沈海以逃此其處也詣諸宮右轉峡中三十町至市野村雲間覩一條之雪旛乃那智山上之懸川也距尚數里而氷肌婥妁於咫尺僅轉則失

二十町有橋當華表即那智山口橋下數尺浩々鳴躋磴左右老杉每一町立一石標々六而得樓門題曰日本第一過門而右傍澗曲上駐杉陰淒蒙蘢晝晦意短景之向沈也初過華表聞声之發乎杳冥際淜滂似風之迴洞乍止乍起漸上則轆々若車之過殷々似遥雷冉々而闃矣未知其為瀑布而心為之駃馬至此則聲轉洪矣三標道下仰左峻磴行若干有小堂奉空海像左舍主祀僧也磴滑而濡唯足之謹既杉漸白聲益洪而淒滄凛栗道與澗倶窮焉而

淂瀑布矣那智瀑大者三而是為魁土人稱曰一瀑布上者為二又上者為三二三其次第也實夐然不能伯仲於一瀑布餘雖有數尋者亦不齒焉昔在白河帝沈璧而祭曰日本第一響忽遏曰天下第一即鳴泉上之蟠松若攝絶壁成覓吐為三咽為一矯々乎龍排絳霄訇々乎雷擊壘岩雪蜚玉碎洶湧變轉山谷皆動嘻夫布引箕面攝之所盛誇者猶河伯之於秋水耳譲曰山則富士瀑則那智今而知其至言矣違二十歩許不動堂前有一亭命以觀泉余乃

熊野游記

倚杖賦詩激水霧散衣袂盡濕時一僧来訶曰申鐘鳴客速去反却三町右折上磴亦有石標六級投僧房而宿坊号明樂斎妻子不食腥問之則天台宗也有童子延入後堂整淨可喜溪中之杉仰奉瀑布峯巒環列秋陽灑濯並為庭際之物非筆舌所能及矣匡坐廂端深黒始体遂欲窮泉上之勝謀之寺僧々曰非行者為導則不得行使孔方兒馳告在于檀越也余為之粲然既月出夜静取笛一弄徐就寢硠磕乎有轉礮之聲徹夜不能寐起而開戶則清暉顥々

作一道絢素群峰縹緲曙光映發玉漿千斛瀉於九天其奇亦莫比焉既召行者見之昨所訶余之僧也進揖曰公亦禪定乎蓋一瀑布上宿齋而許往謂為瀑布禪定余笑曰昨何厲也今何恭也僧曰瀑布下魑魅作群晩来恐有不測寧遑擇聲襟衲先行丰僧兒阿梅從焉一童負酒殽出坊左上山腹窄狹崎嶇步榛莽中六町得坦陀顧三輪勝浦太地潮﨑歴々于烟霧之間又上可三百歩左入溪峯巒交錯水絙其際一峯蜀然者周水叢潤若玉環然益見天造之

熊野游記

巧矣幽樹淺晛深薄浥露水音鳥聲之外寂不接耳实窱窮邃意惚怳似相羊于一壺天中既渉乎前溪則清冷徹脛蹈乱石以行淺揭者再南山小退而讓澗磊砢者限溪亦譲礫北岍之屏逶靡西折限澗譲其隅於懸水而受以壘石直瀉千尺噴白澎湃散而成澗清湜透礫餘波之所汰汀漣汛々所謂二瀑布者也又名如意輪泉其上小傾故云山間深幽不能遠望益覺奇之無盡焉蹈石右上搴茅拂肩行者謂阿梅曰審視地有蝮余惧蝮甚為之不寒而栗自嘲

曰公英雄比張耳何客於劉雷南折上小嶺林中無
薄莽始免視地下抵平處
花山上皇幽棲之址也
上皇所愛櫻其橛猶存焉後人植其傍以存舊觀有
石函行者與僕併力啓蓋有石碗及甌各一行者曰
御物覆而拜去下步滑岩難類漆城其下若刳舟中
通小流曰曳布瀧自前処上返小嶺下欲觀三瀑布
行者曰春時草短猶尚衣裂足傷今也榛塞焉多蝮
不可行也余曰業已探奇必往三尺在腰道無阻悪

行者曰公腹已飽過此恐傷于奇夫三尺可泣媼不
能驅數寸之蝮遂不肯行乃觴行者於二瀑下守戒
不喫阿梅童僕則不能獨傾四五杯行半前所歷而
乱澗左折澗作石渠無道可行揭而西東跗在水中
肩摩山崖有重穿者長二丈餘指曰是稱劔潭勿陥
應曰余則無之奈腰間物何數步渠窮抵一瀑布口
也見前所歷水舉會于此行者曰夫禪定者俯瞰泉
口軀半出乎崖神扶之而行者又持帶余曰已有神
扶何行者之不信而持帯且也水岩滑曼垂壁千丈

為巖墻弗亦多哉奚以遺侍試焉遂巡而還行者哂
而前行返坊日過午主僧亦觴余罄三杯而出躡磴
三町左折詣神廟整麗與本宮相若也側大悲閣壯
乎廟立于廂而顧瀑布猶在仰觀還前處而上稱雲
鳥阪松杉夾道有両岐右則本宮達道也余欲觀妙
法嶺左上數十百步後不見僕以誤不告恐其相失
還右上呼之不應被汗突上遥望其背呼之應阪稍
陂陀往々遇峻為磴又為甃行岬度嶺履鳥背排浮
雲抵絶頂熊海之帆眇於鳥山皺於濤風颼々于足

下雲鳥之名弗虛矣斯時尚在酒所神王意得嗒焉
忘己彷彿乎若攀扶桑踞不周會群仙于九垓之上
架肘於松根而睡既峯北得坦道以為徒是以往莫
太險也行不數町峣巖陡下道為潦鑿石角作叉落
峽則澗水沮道或擇石或左右辟其全浸者揭而渡
猶可行者以磴甃保齧故也往々嶭崖窄徑冪以灌
木陰晴不洩日鹿鳴猨咁恐豺狼之伏于下熊中之
険悪是為最春時賽觀音者絡繹相過今則不見一
人深莽沒地以杖行披而下可五十町隔水見烟問

之遁炭処也漸歩陂陀得一店而憩稱地藏茶坊亦
上迴磴若干莽盡道開過石堂村行山腹坦平如砥
熊中所無喜以為得洪寶宿小口村々東南至那智
三里有半為大雲鳥西北至本宮三里半為小雲鳥
二十日昨苦大雲鳥意怯其艱上則不太險小澗右
流稍可遊目經峯而下右瞰川合村前日舟行処如
縞帶之曳地舟則浮芥扶杖佇立良久而去下于川
岈歴請川村還本宮將抵湯川程尚三里而嶮以日
晡而止見一客店後有好竹輒入而宿主人居余一

熊野游記　十七

所僅容臥起廚竈在側浴室墻面不能對竹加之俗
吏商客尋來雜嘈滛哇可厭既而竹林吐蚊啾々嚙
膚出屋後徐歩臨流仰對七越峯雲瑣寒宮無月可
賞恨々竟帰嗟乎余為此君誤若通霄在囹圄中二
十一日蓐食發抵伏拜岡雨歴小阜曰發心門廢址
耳有小碑視之曰自是為見越下谷隘悪小流犯道
深樹遮日陰寒逼人行可二十町道彌隘山彌重左
右不見家意疑失路行小許隔溪聞犬有三五茆舍
荷鋤者又至問而後知非失路右得水簾復名無音

數渡水遂谷豊部林木與霧鬱々惱人登降崎嶇林
冉々退似排蔀抵峯則劃然意暢店媼曰本宮有捷
徑曰中道以故從正路者稀宜夫君之疑失路也從
是前日所経不復贅記雨益甚往々嵐氣所蒙若蹈
空走宿高原二十二日冒雨踰數險抵三栖阪少霽
下則横潦畏蹊混々及䆉田城近郊襄道者忽涸帰
瀆小鮒死者撩乱于地吁夫斗升之水可活涸轍生
斯淊々中者却就童子之手何命之不齊也行抵芳
養村訪其翁棲余郷者不相見數年髪皤々老矣

熊野游記　一八

得見甚喜供酒與鮓炙香美溢齒余出郷十餘日或
山中或風浪口絶鮮旨是物宜當鳳髓云道故數剌
盡醉而訣是日也以訪翁故不能遠走宿岩白二十
三日雨不休日高川南畔深泥没脛河水洶蕩陪于
前抵小松原初覩天日村犬嗥々者幾乎誤庸蜀矣
踰鹿背覺其小以慣熊中之嶮也抵河瀨西日沈々
度博川堤全暗也有客自湯淺來者曰博川橋敗作
假橋又壞縛小木補之危甚余幼知其津直揭而渡
謁母氏於湯淺還家則已二鼓矣夫紀之勝熊野以

幽奇勝者也弱浦以濃麗勝者也俱亡論爲絶景焉
然四方之士遊弱浦者滔々相及至熊野者則少矣
豈以險之故耶夫徐福因采藥避秦之虐耶八荒之
中所止亦多何為獨於熊野也為其福岡耶蓋其意
有在已是邦之士何亦踈也余以為憾焉故忘才學
之謭劣謾作之記云斯行也適者五次者二秋行無
俗客之雜風光娯人一適山中醇樸禮待款々二適
淶師熟熊野便々言勝三適携少女故不能疾走余
不甚痛而得縱筆硯四適以二師親蔦徒而善倭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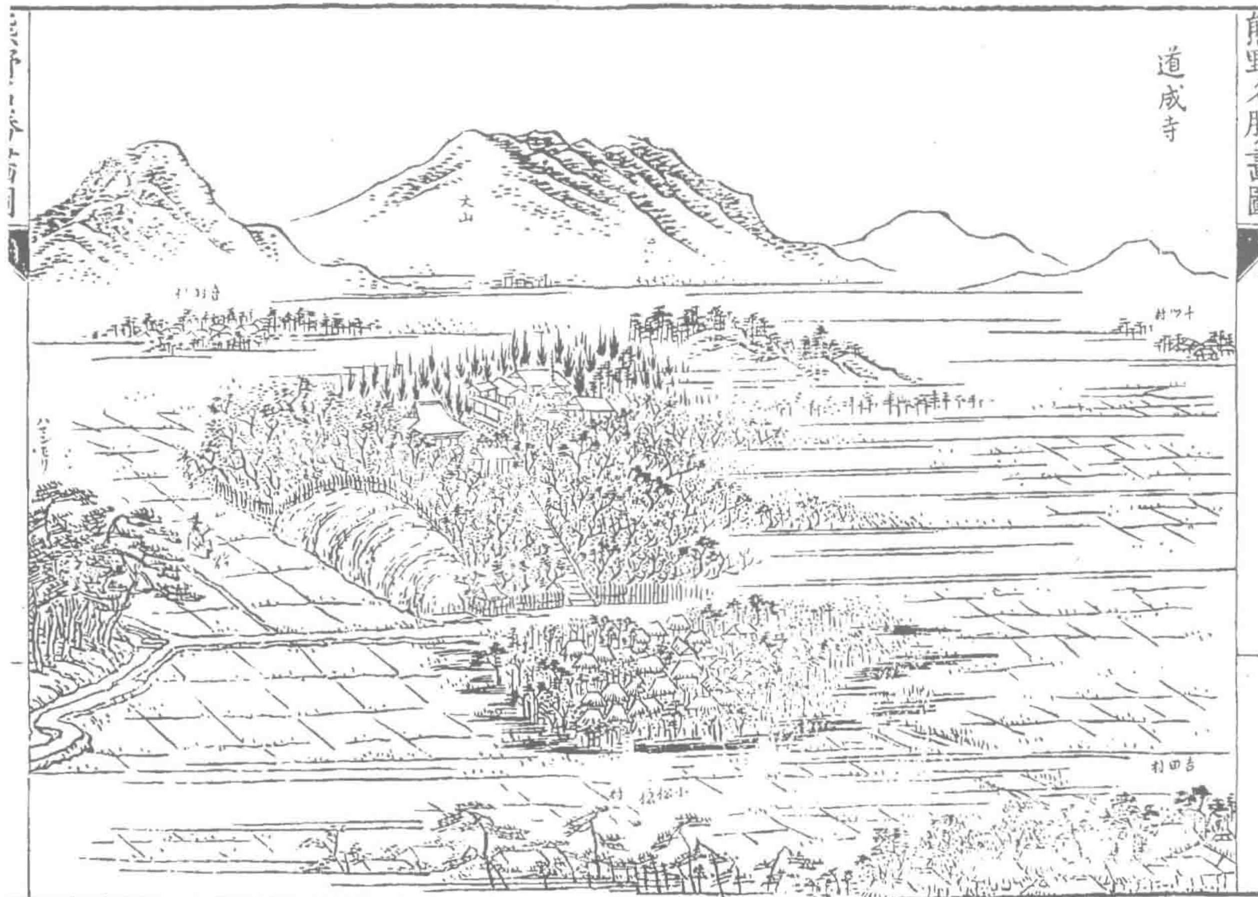
熊野游記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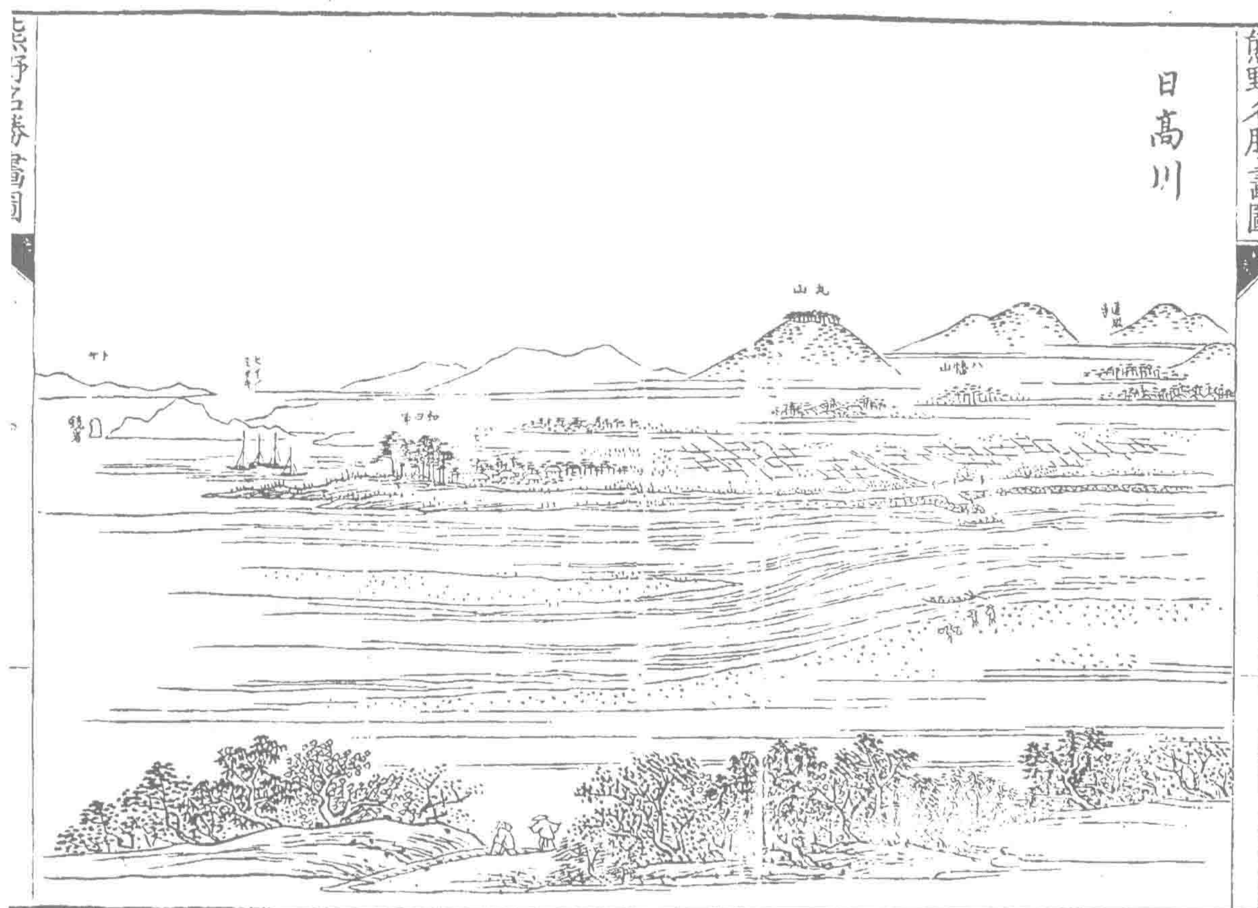
觴詠割腥不蕭索五適僧南璋知我者也而雅癖山
水偶以恙不能與遊一次逆還裁十二日為雨所侵
七日二次然至勝境或霽或暗則不為全次不幸猶
多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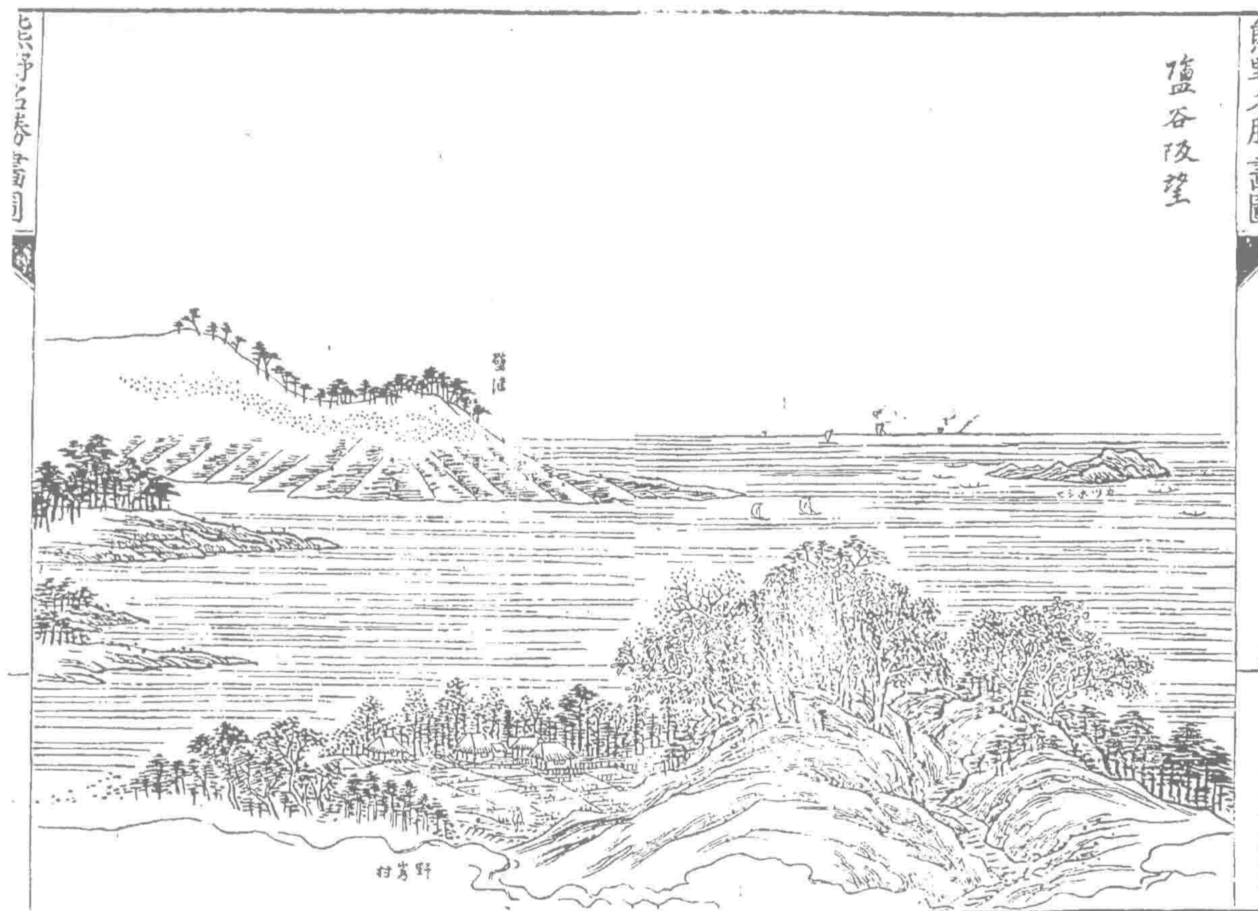
熊野遊記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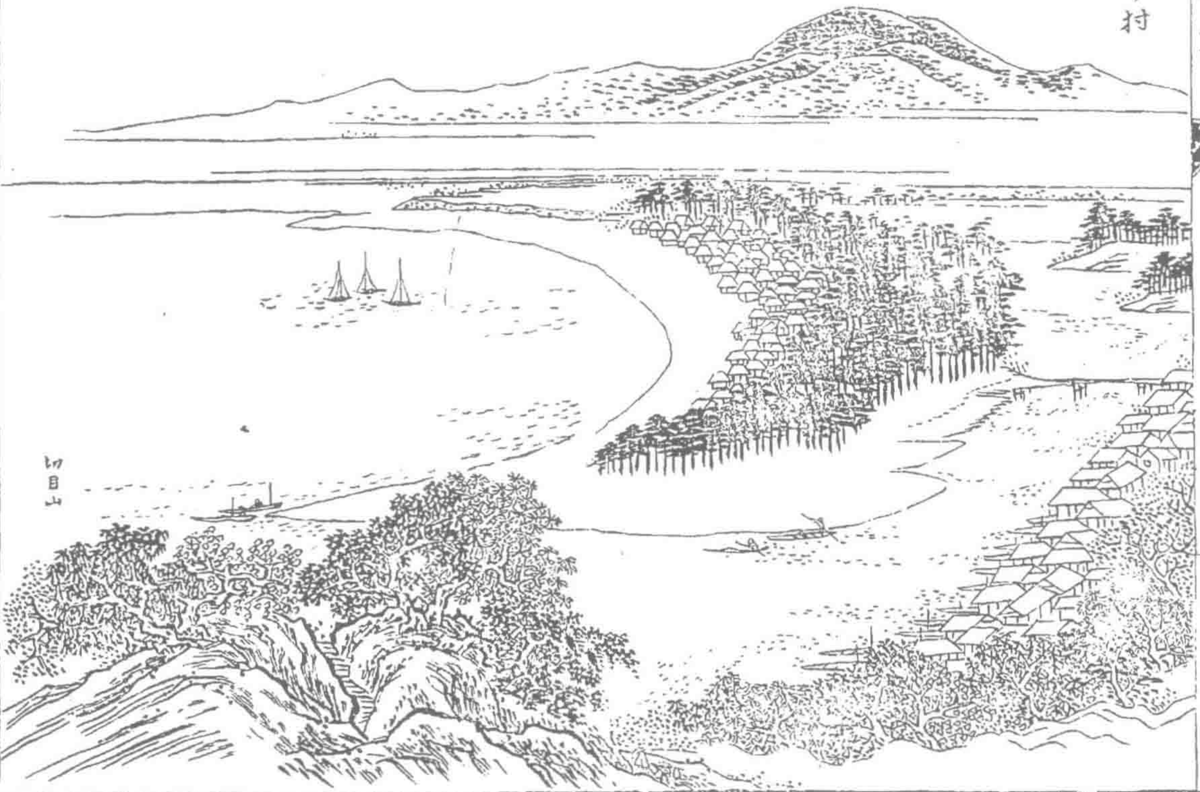
千巖競秀

上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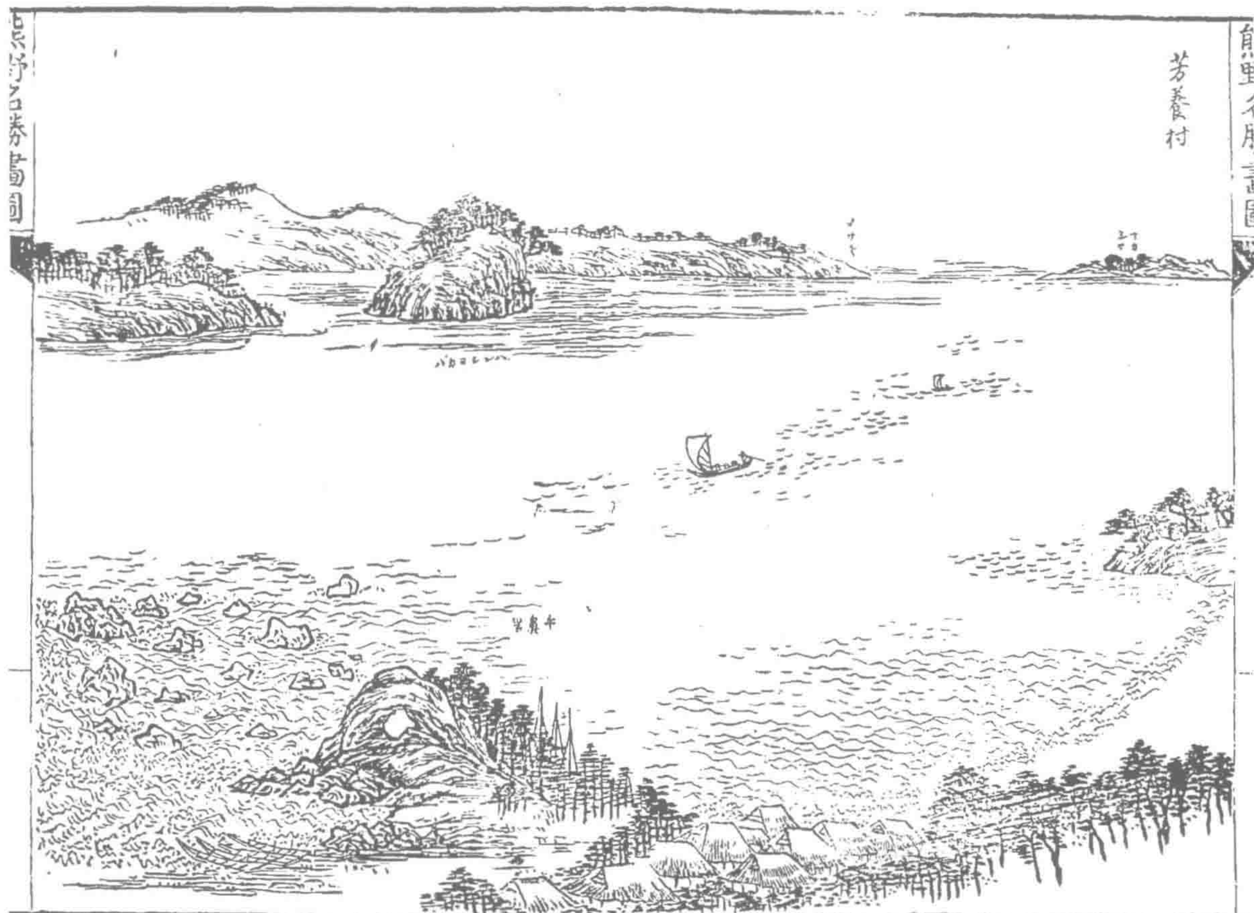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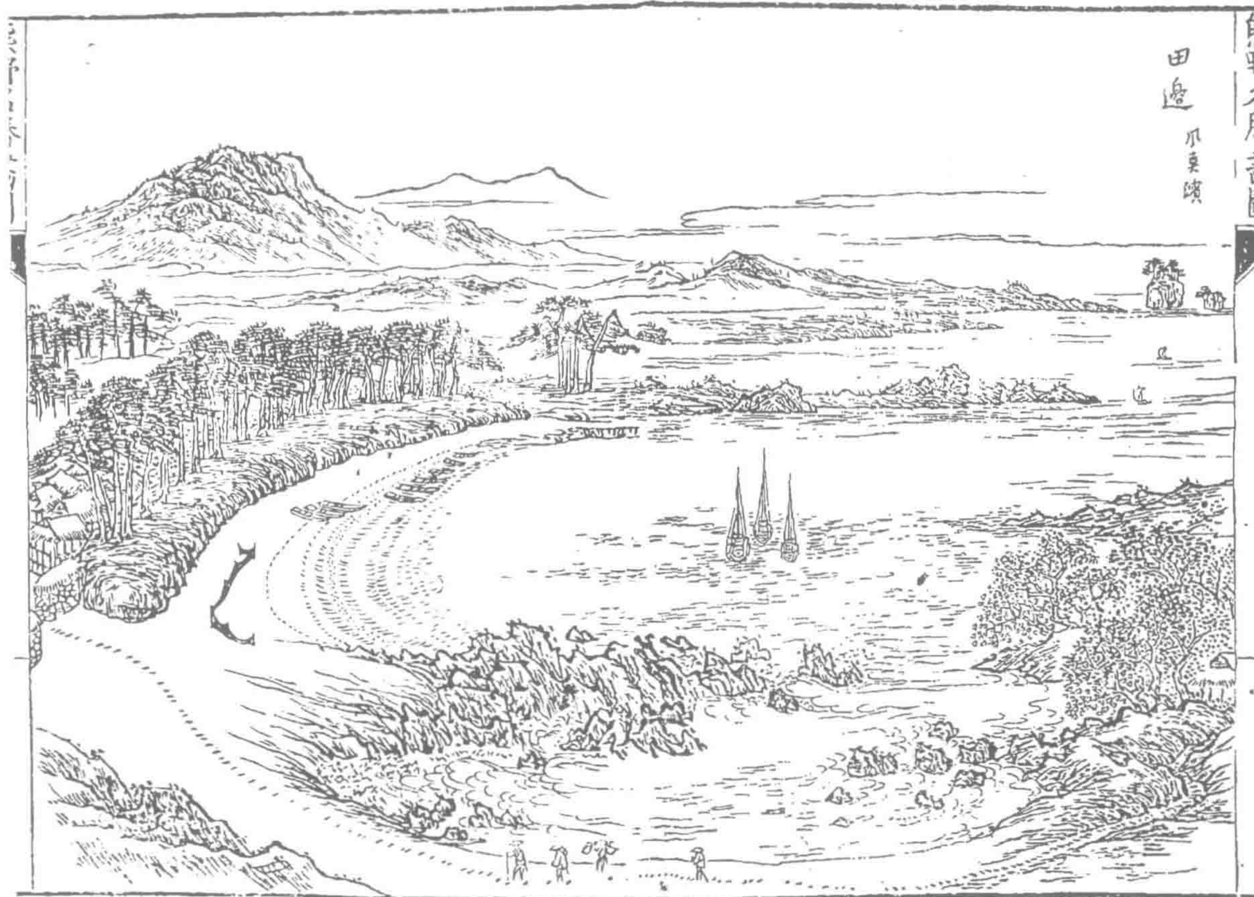

熊野名勝畫圖
日高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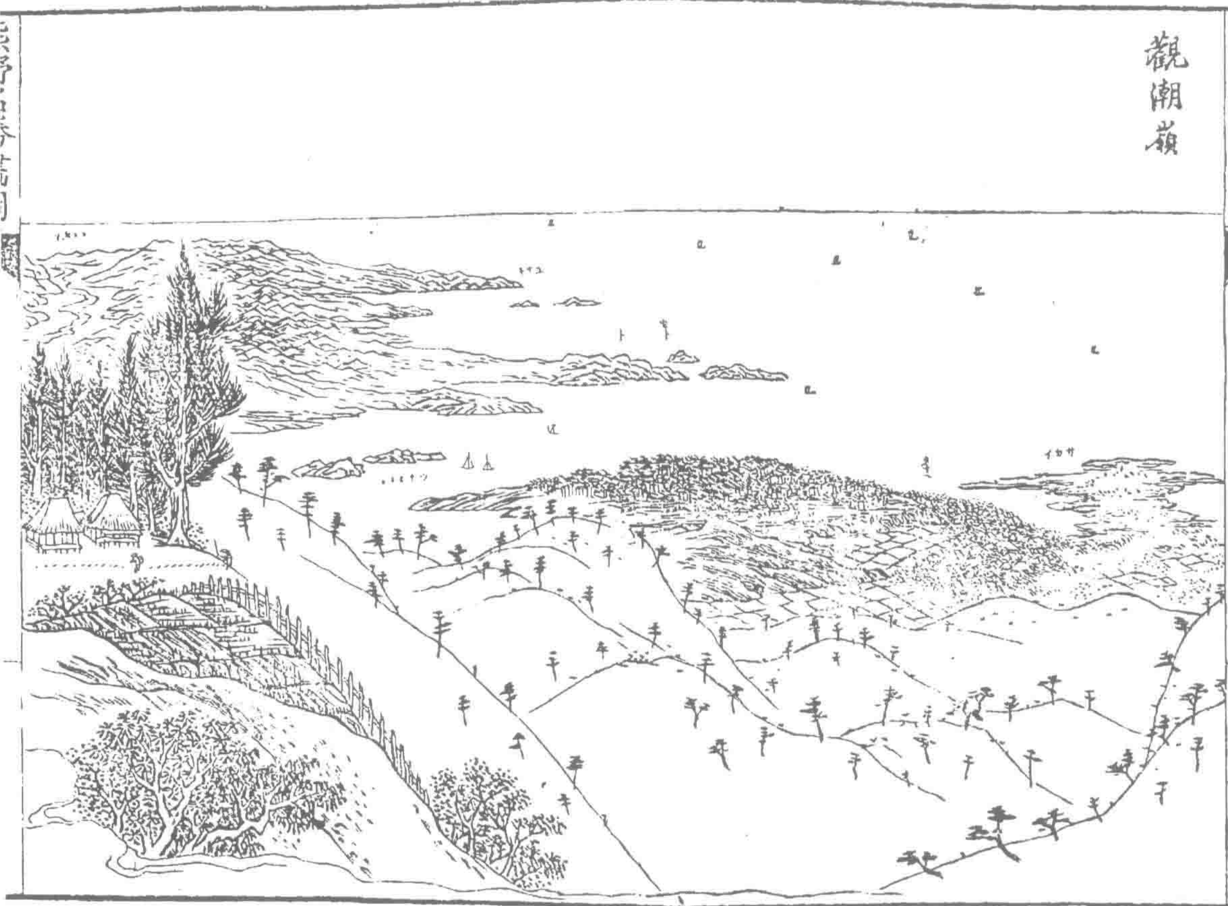

熊野名勝畫圖
塩谷陵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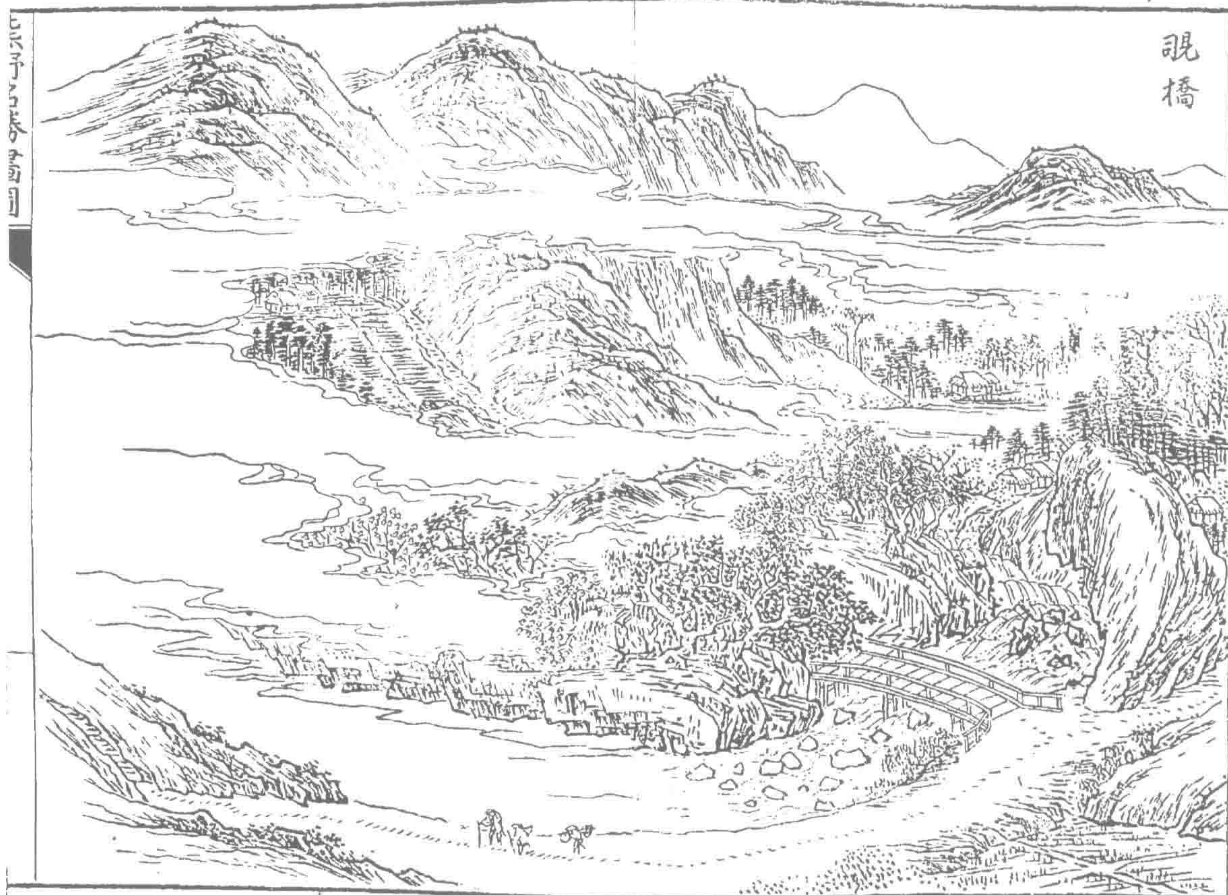

熊野名勝畫圖
印南村
切目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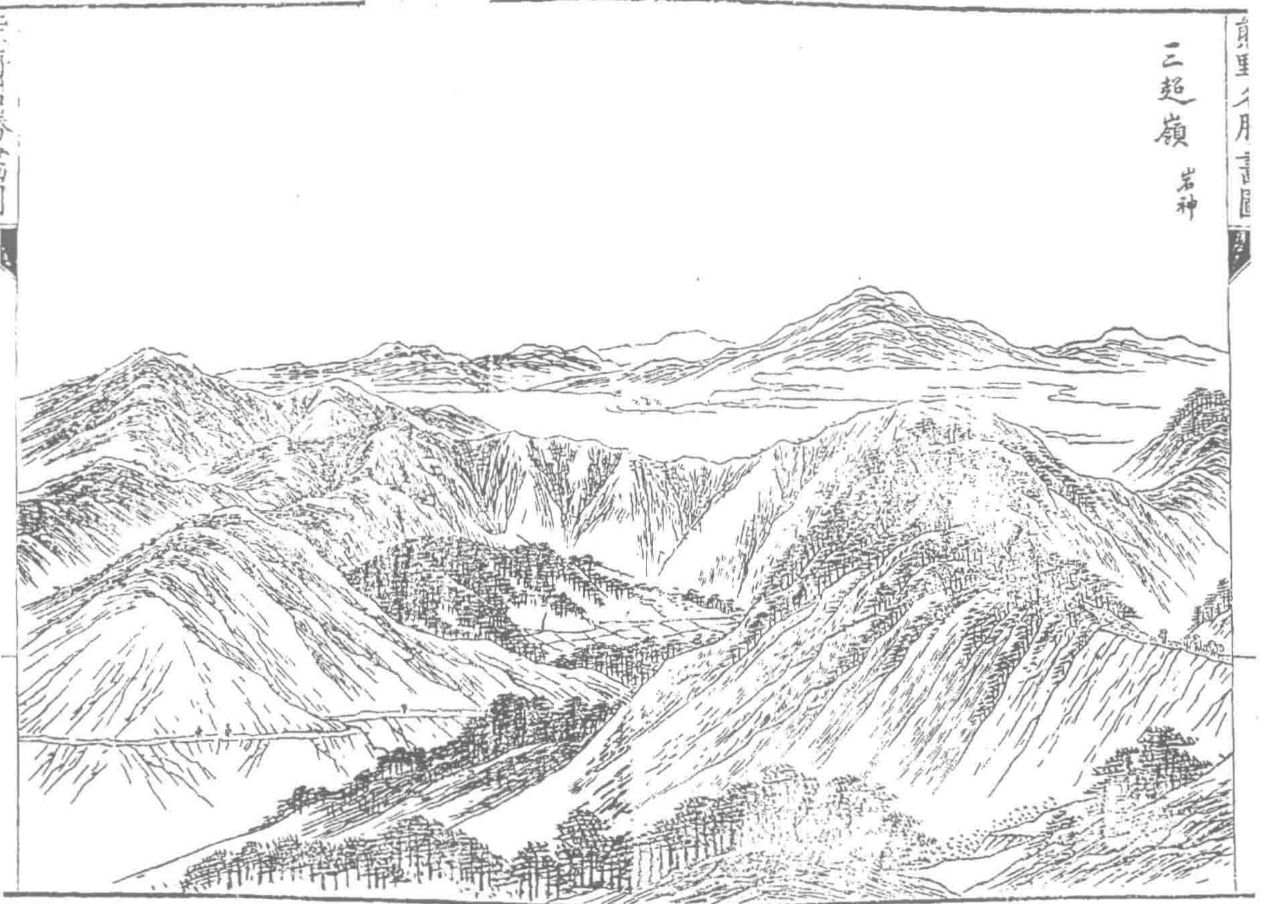

熊野名勝畫圖
神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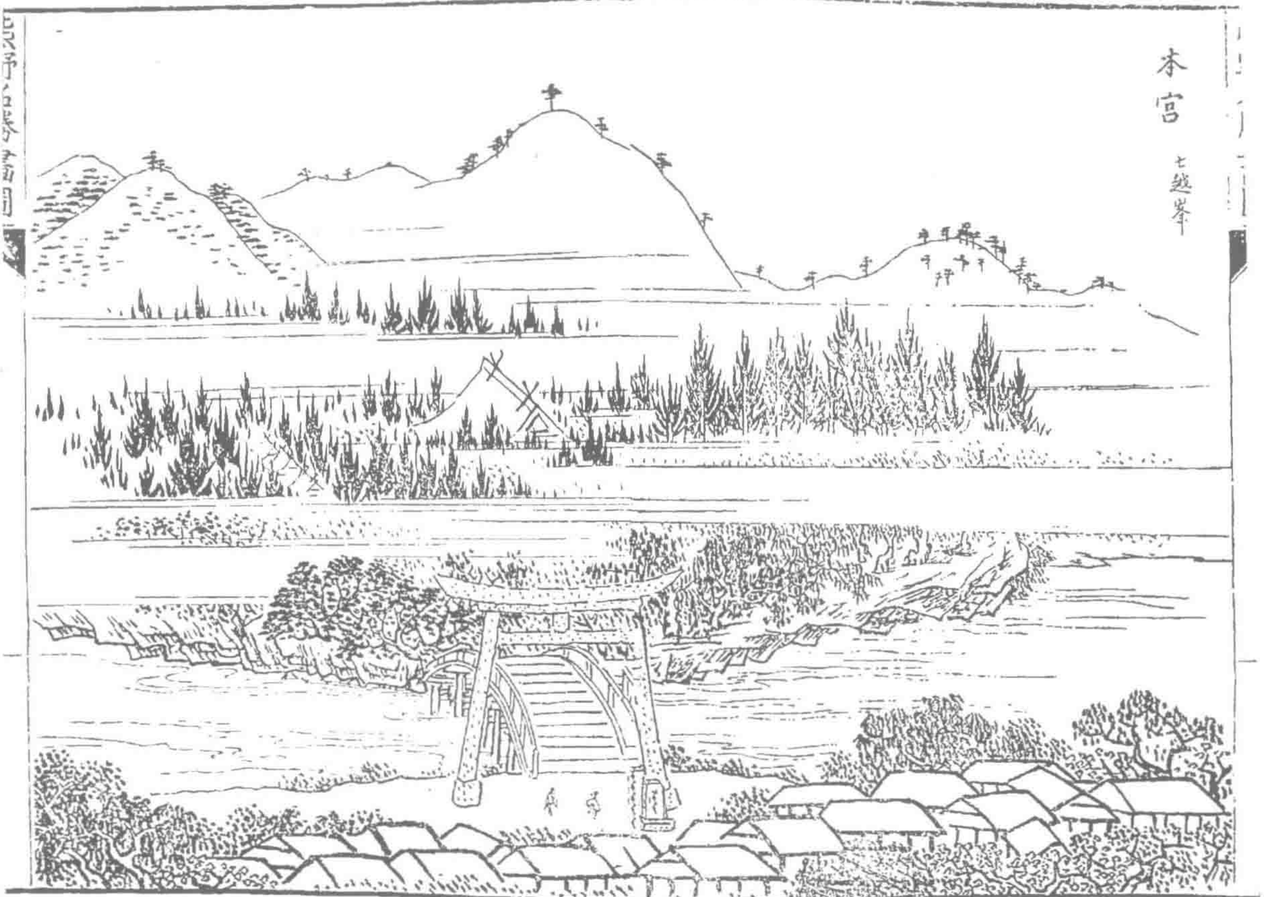

芳養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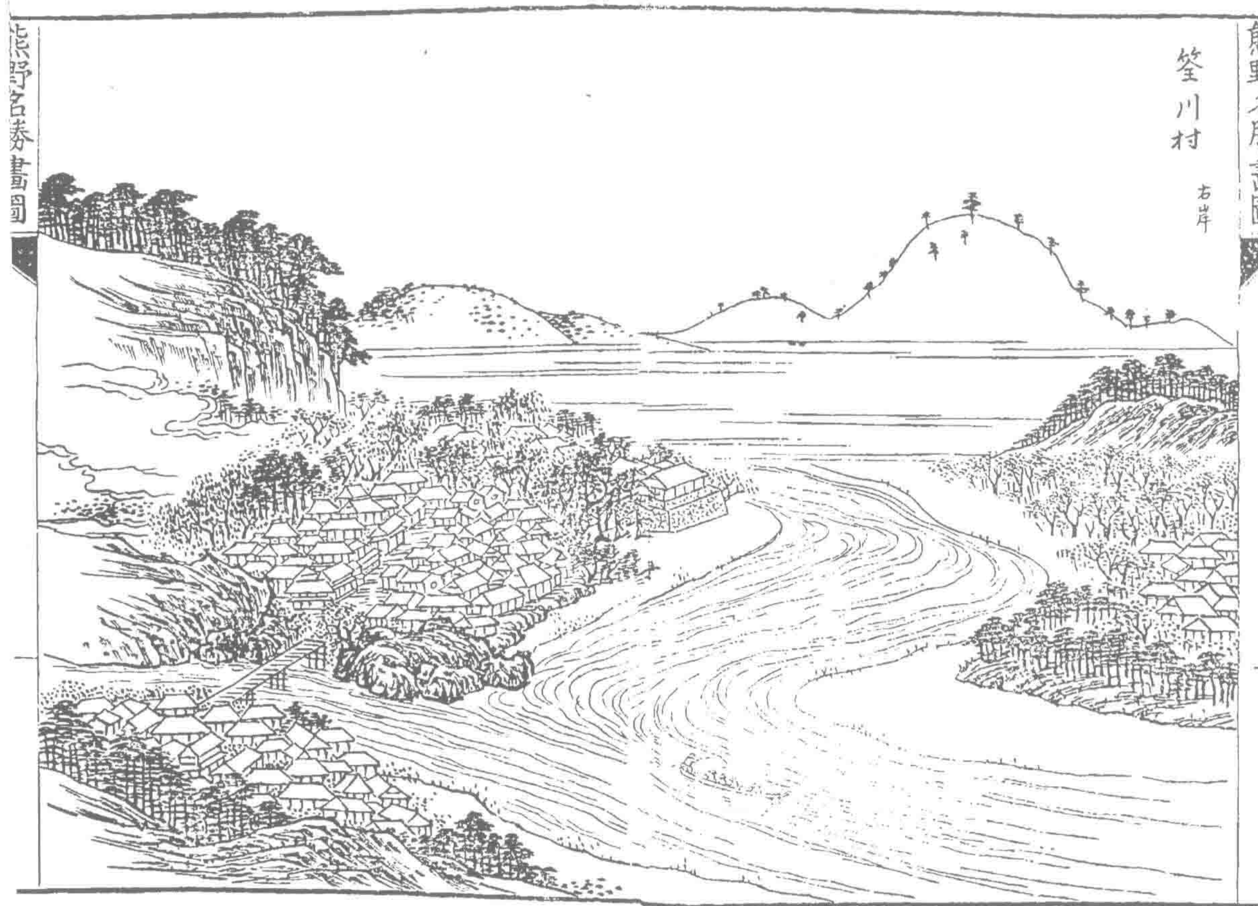

田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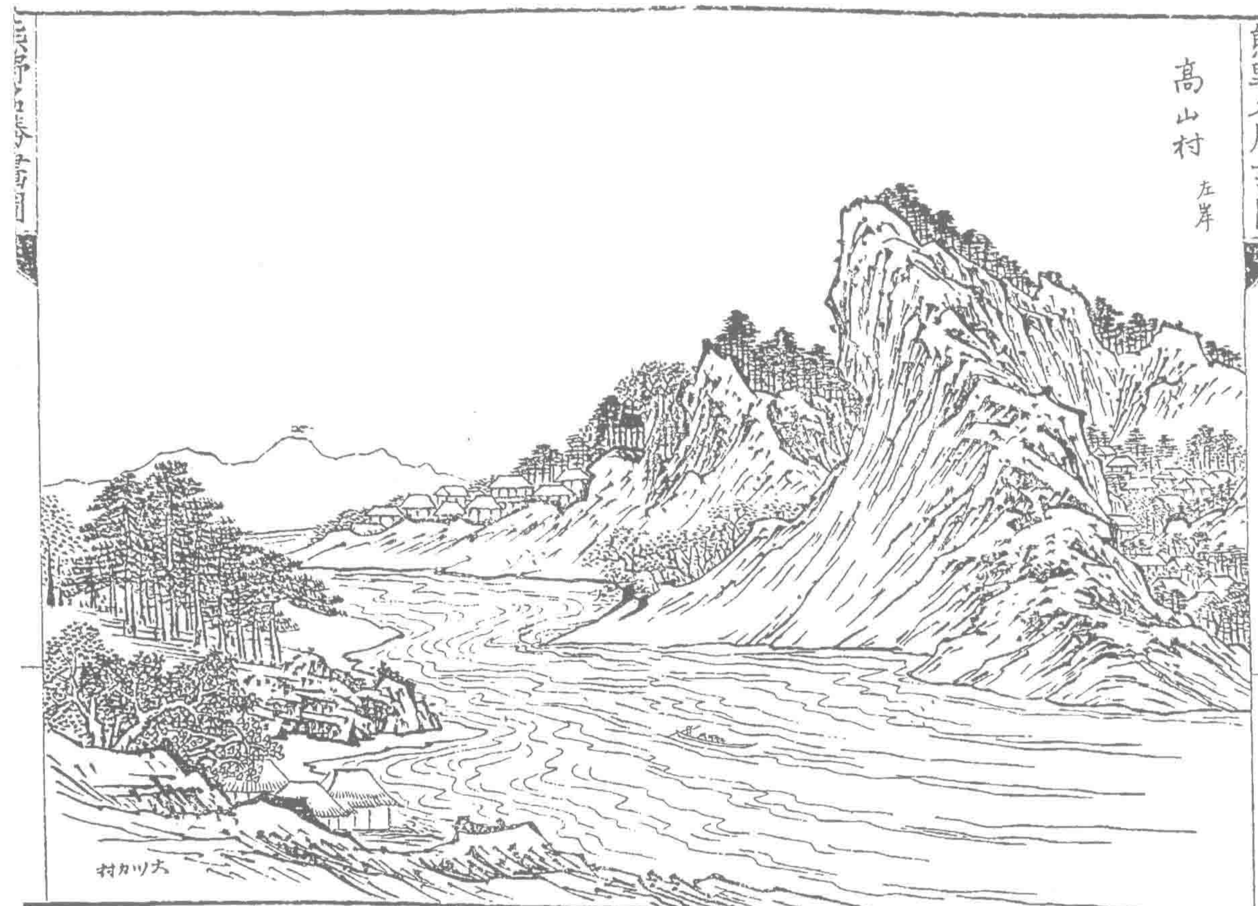

熊野名勝畫圖
觀潮嶺


熊野名勝畫圖
覗橋


三越嶺
岩神


本宮
七越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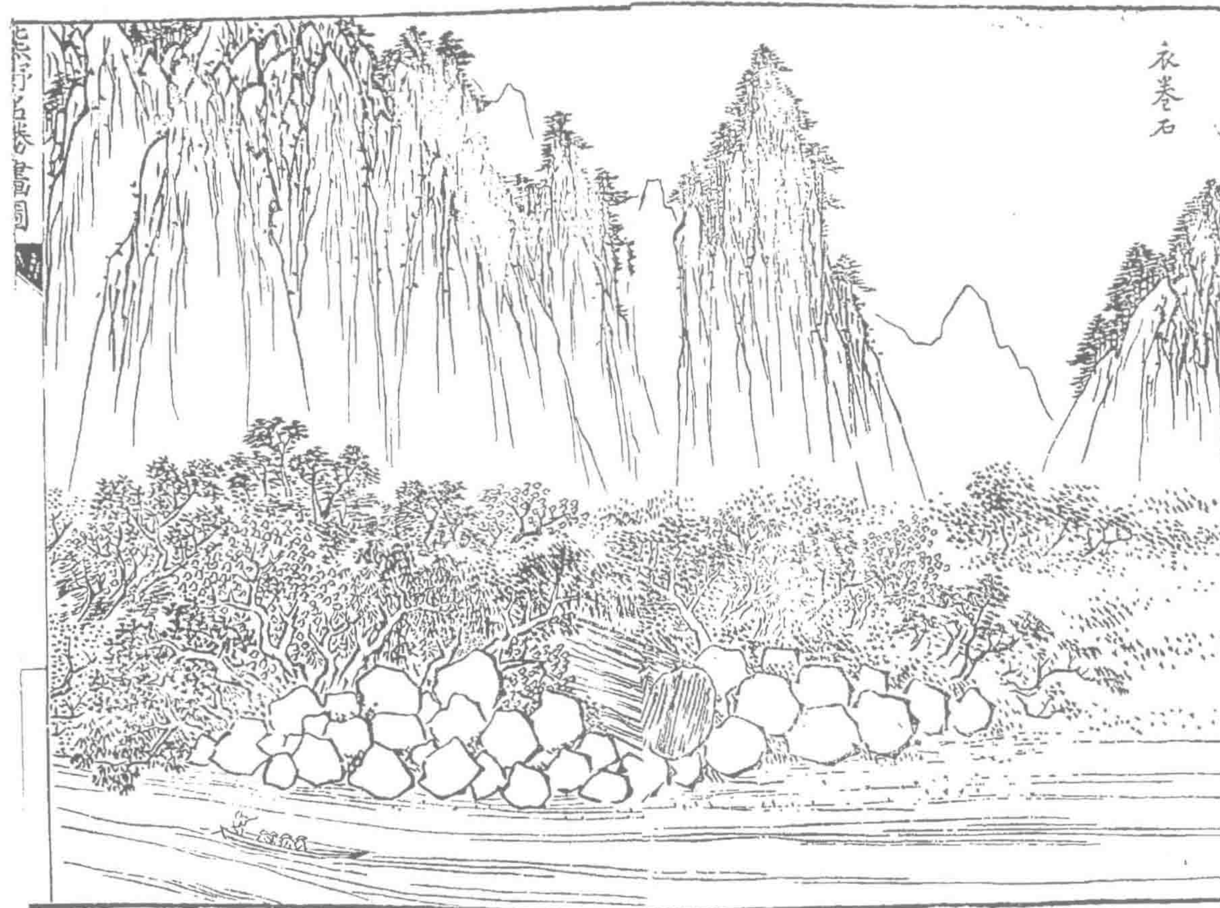

熊野名勝畫圖
笠川村
右岸
熊野名勝畫圖


熊野名勝畫圖
高山村
左岸
村カリ大


熊野名勝圖
細代淵 右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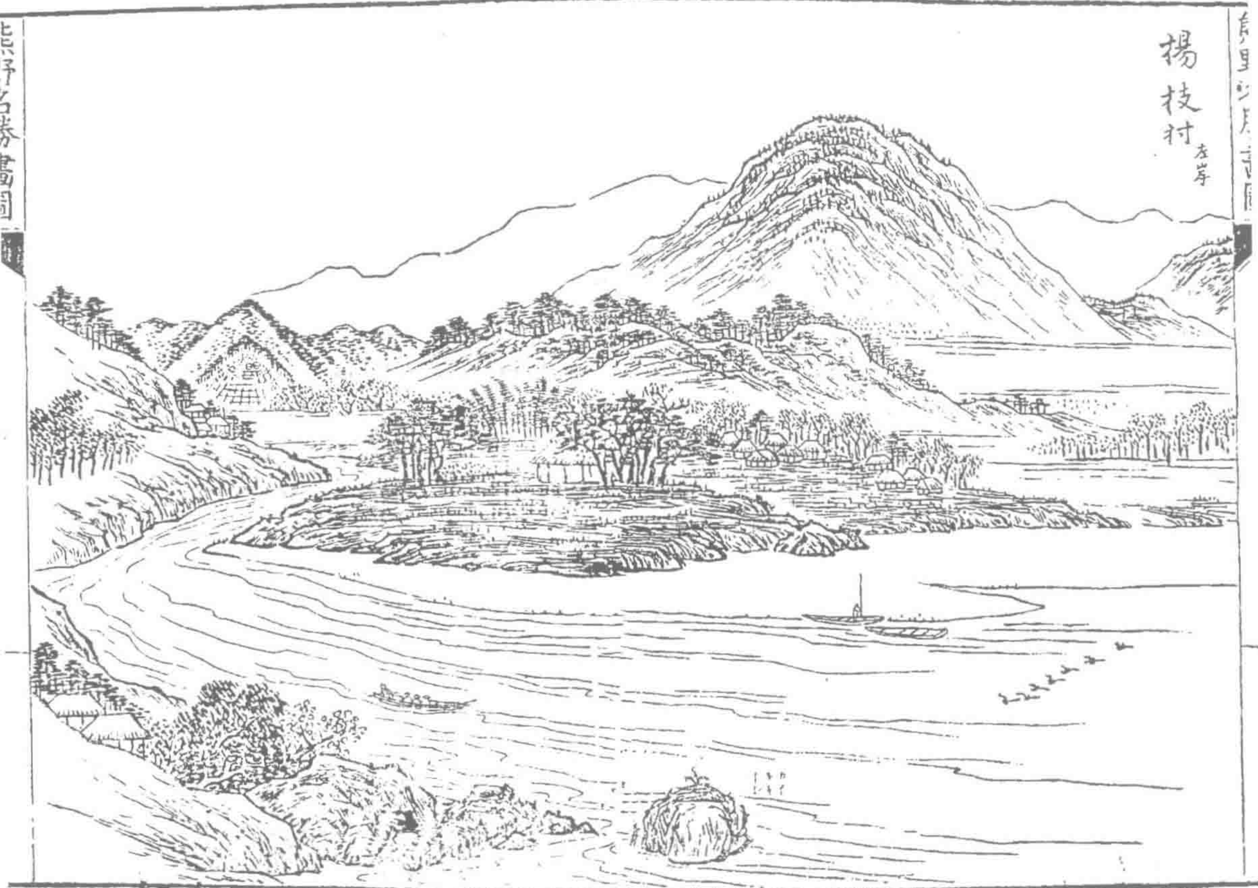

熊野名勝圖
浮居巖 右岸


三重石 左岸
熊野名勝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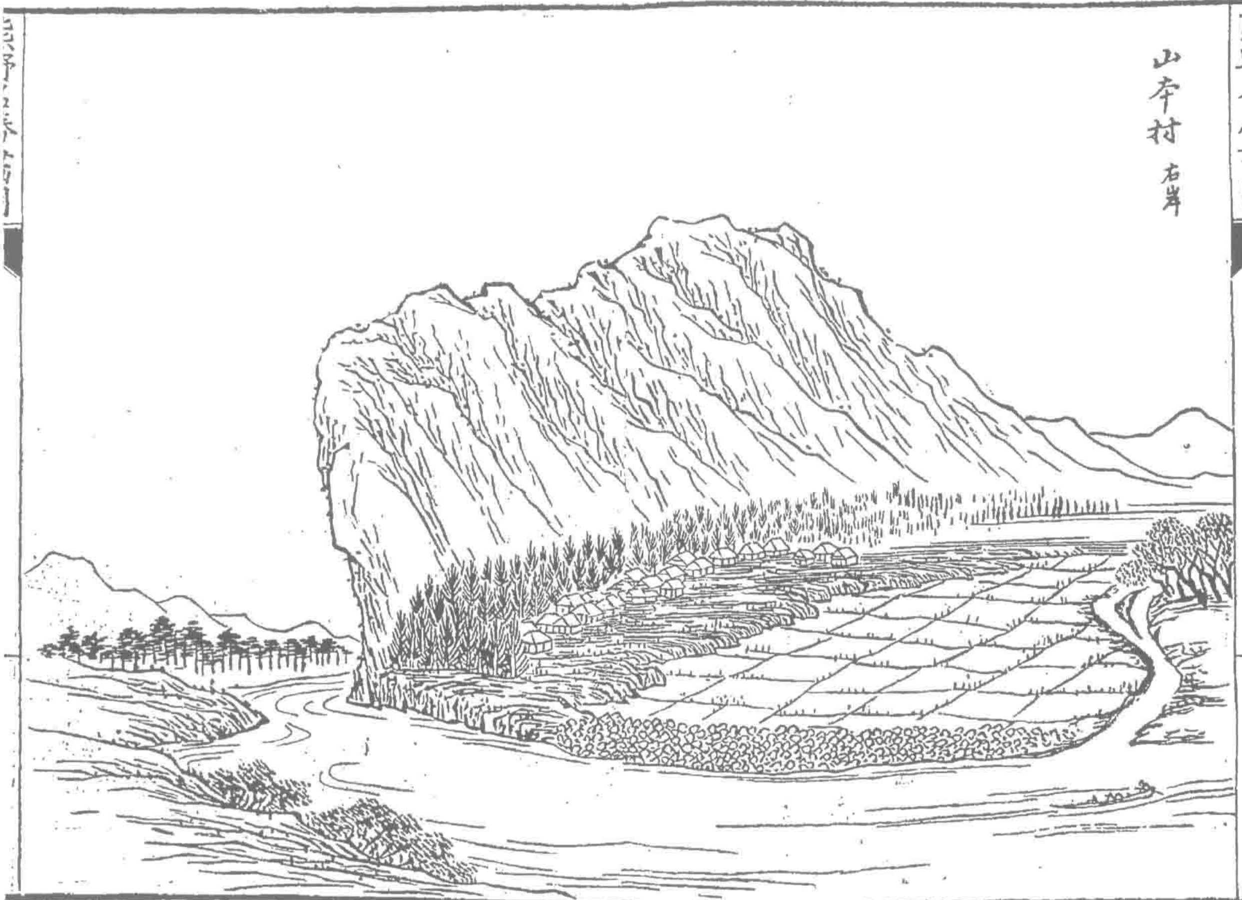

衣巻石
熊野名勝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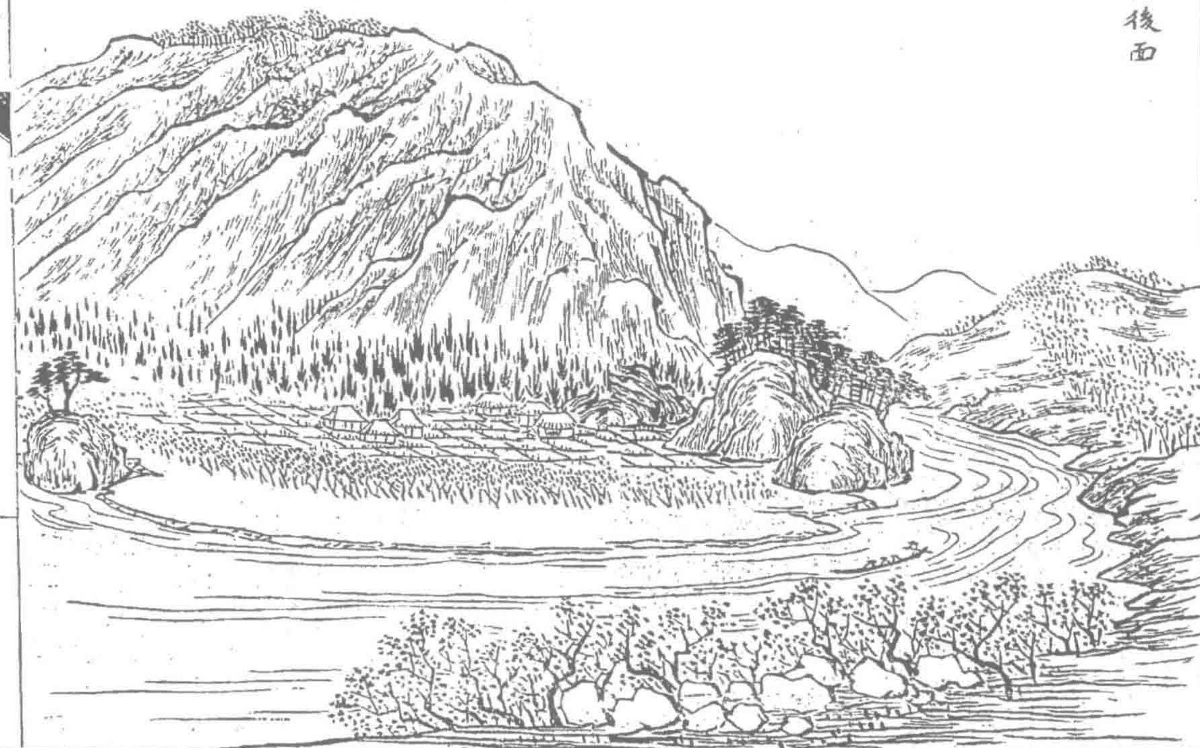

熊野名勝畫圖
小舟村
左岸


熊野名勝畫圖
過蛇蜿将到揚
枝村遥回望九十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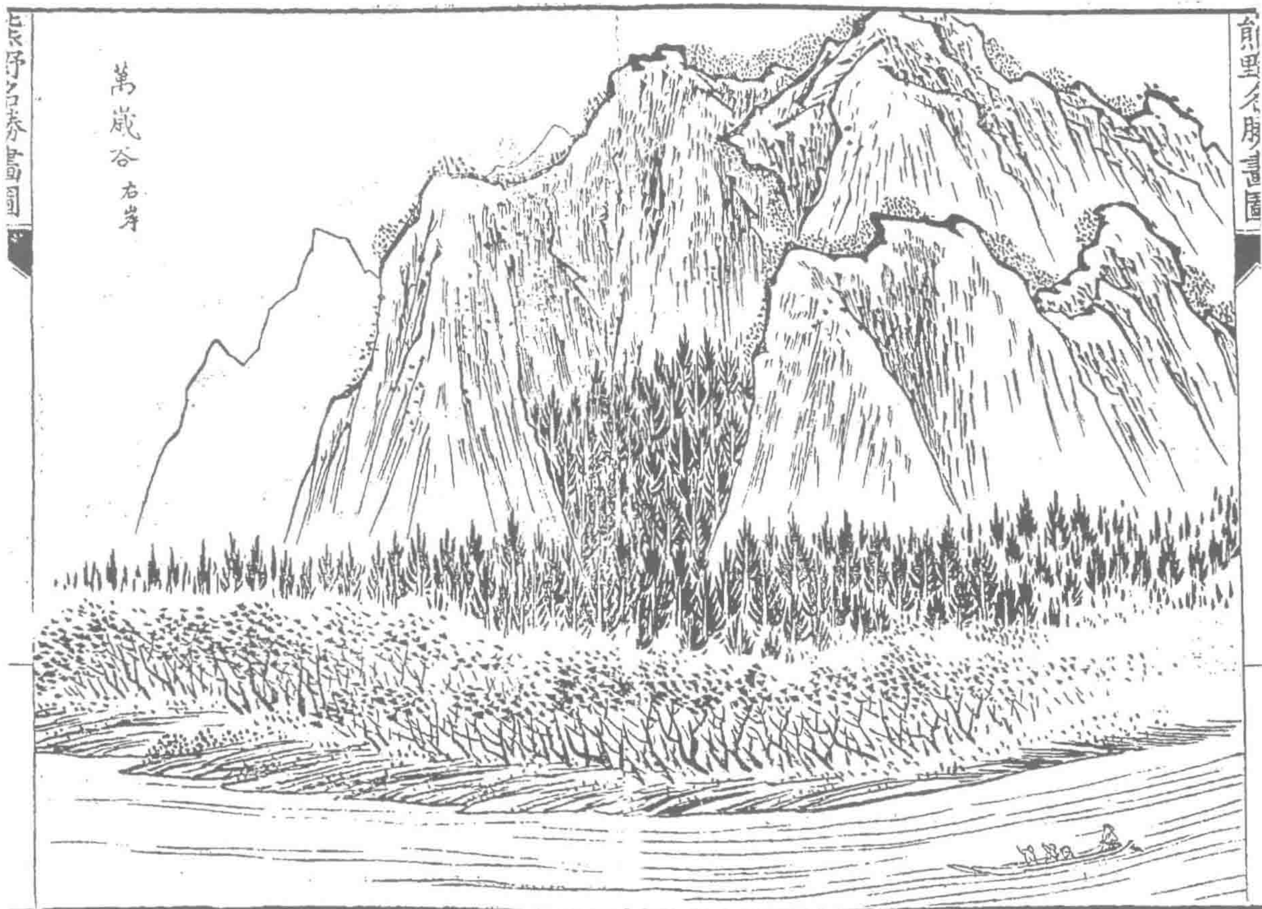

揚枝村
左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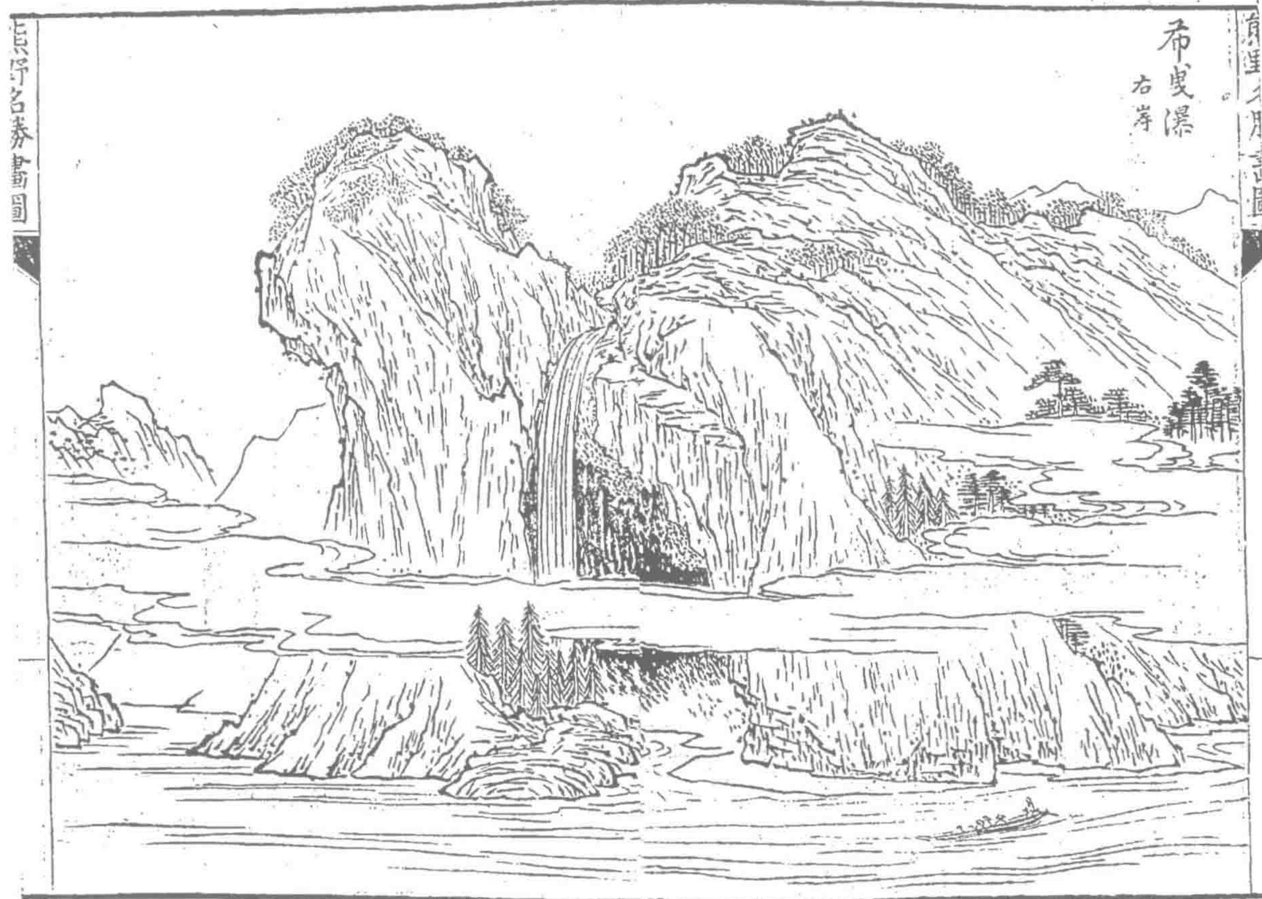
萬壑爭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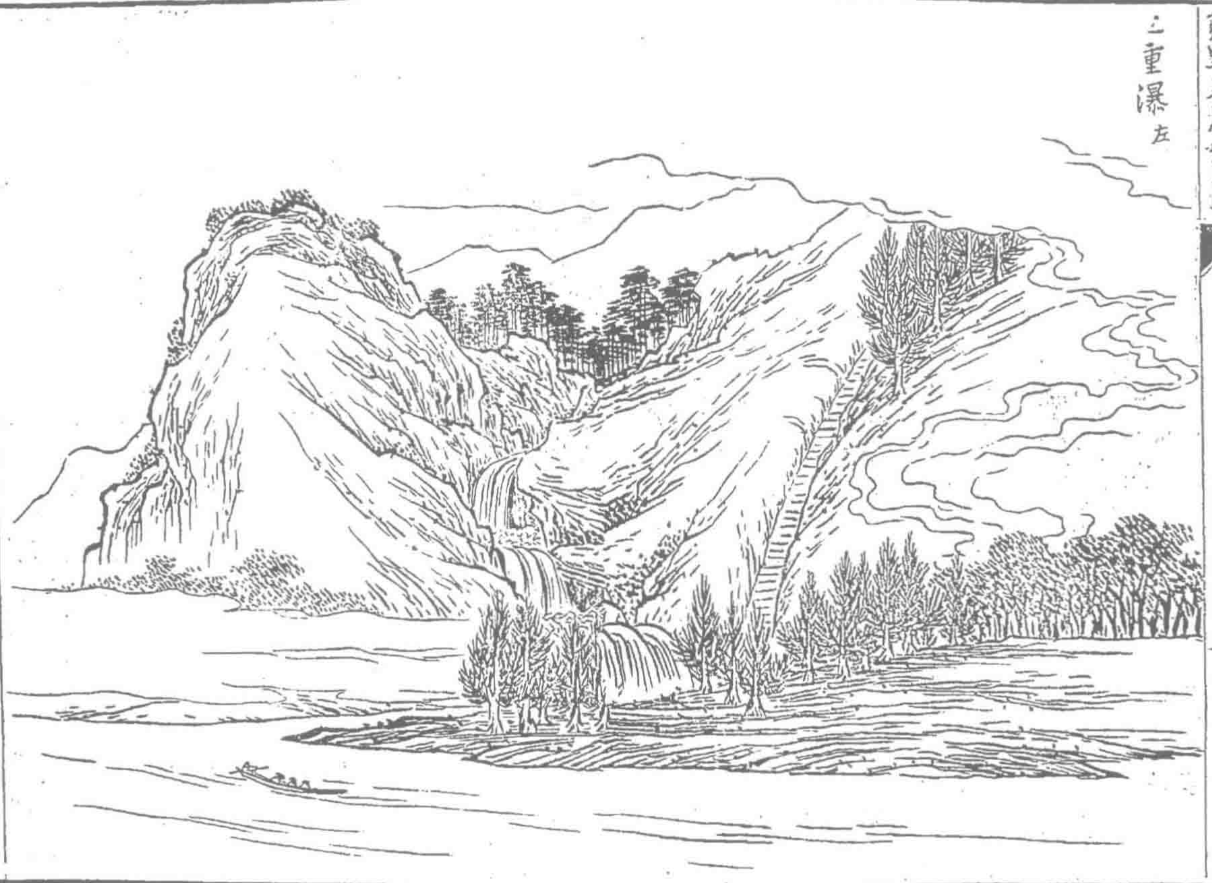

熊野名勝畫圖
山本村後面
熊野名勝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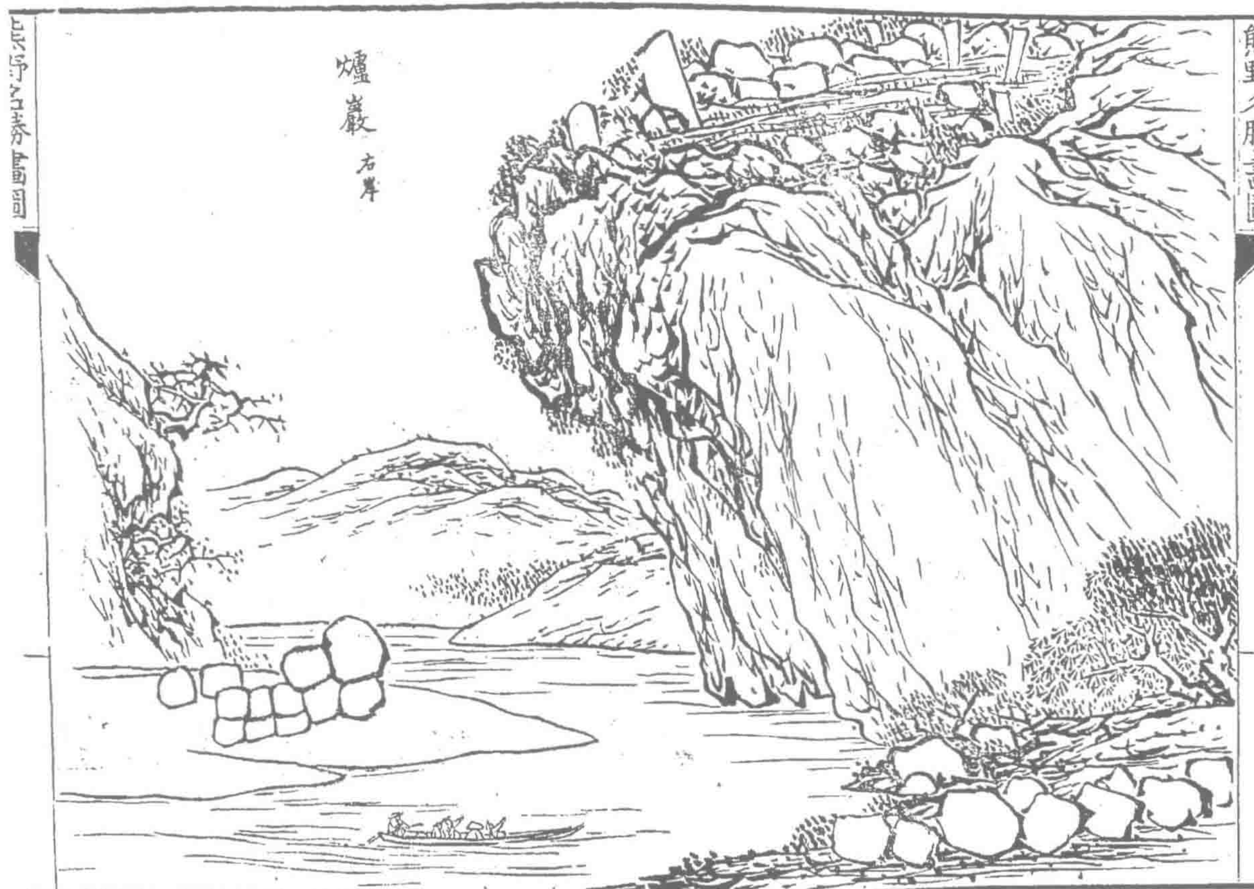

熊野名勝畫圖
達摩巖
右岸
熊野名勝畫圖


熊野名勝畫圖
萬歲谷 右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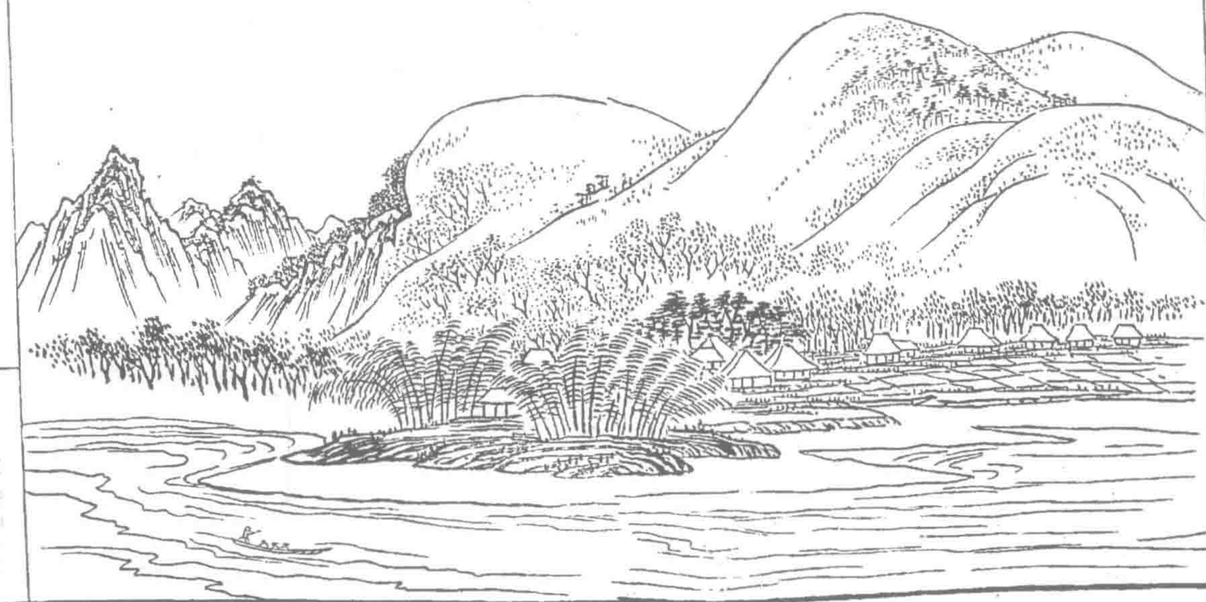

熊野名勝畫圖
布曳瀑 右岸


葵瀑 右岸


三重瀑 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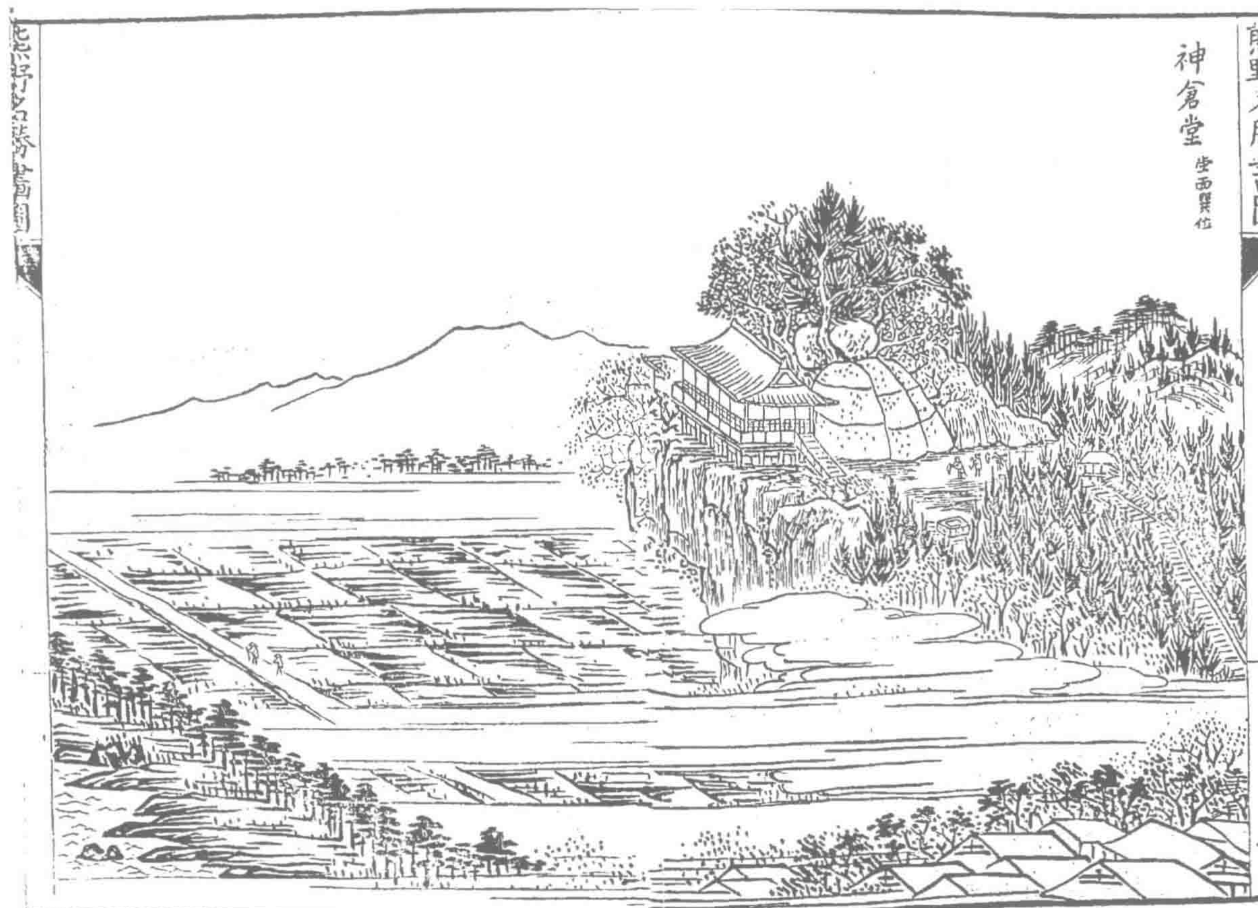

熊野名勝圖畫
爐巖
右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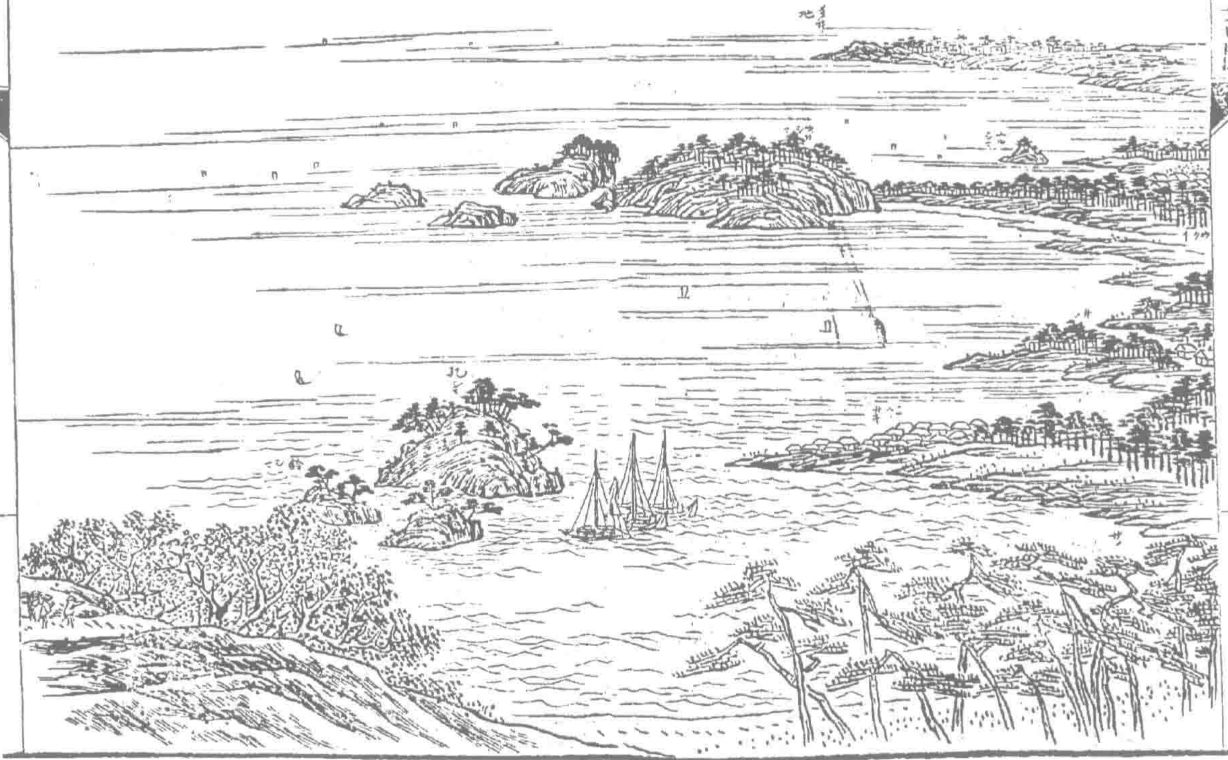

熊野名勝圖畫
鐘巖
右岸


熊野名勝畫圖
川井村 左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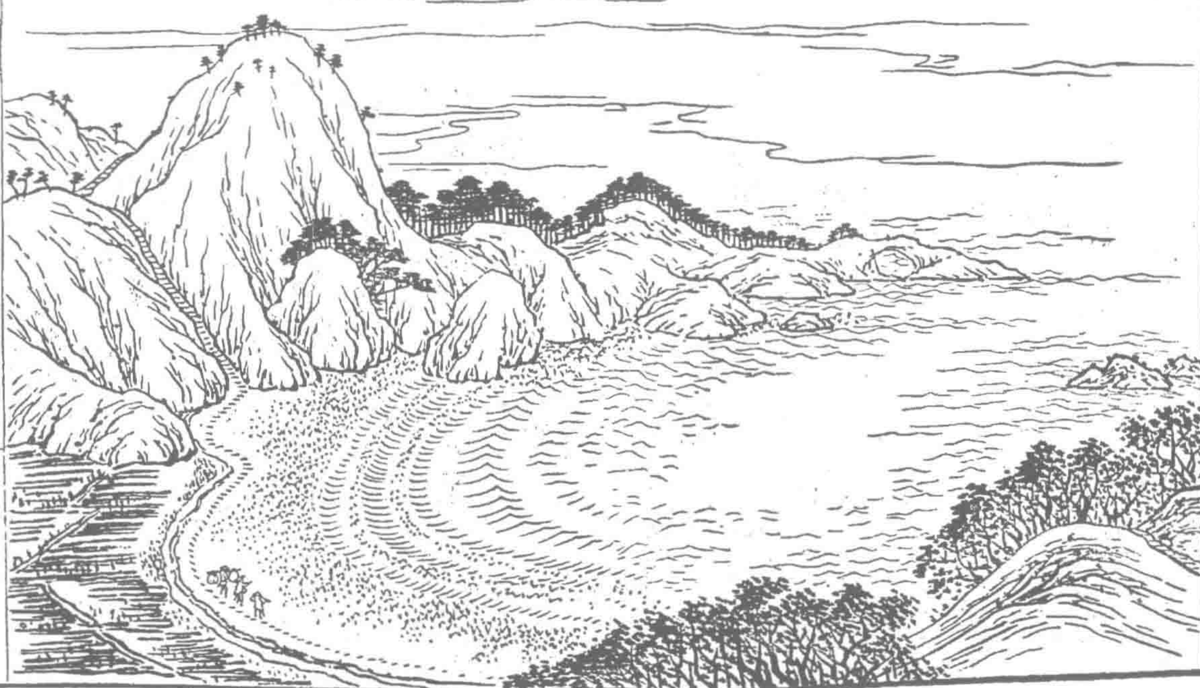

熊野名勝畫圖
新宮神山背面 右


熊野名勝図画
新宮城 右
御船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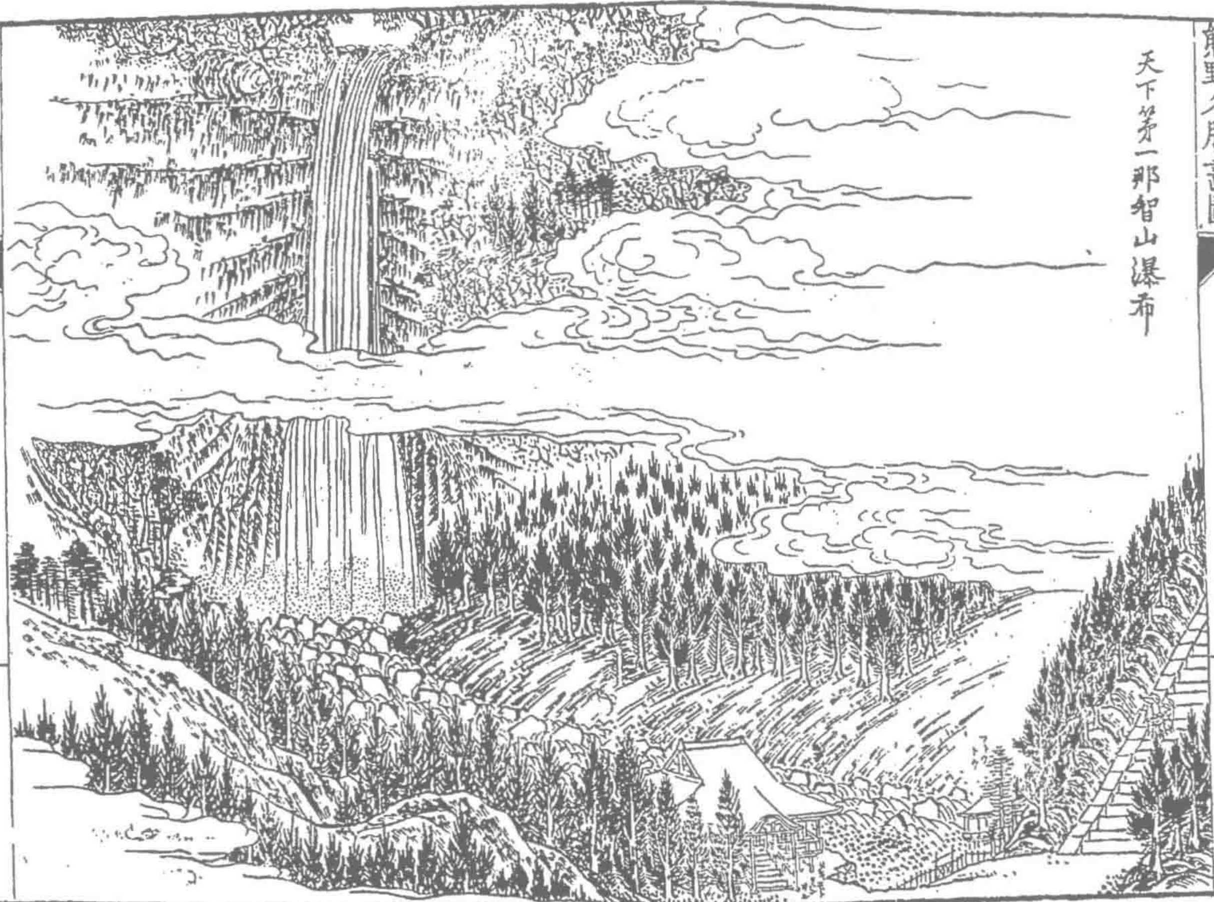

熊野名勝図画
神倉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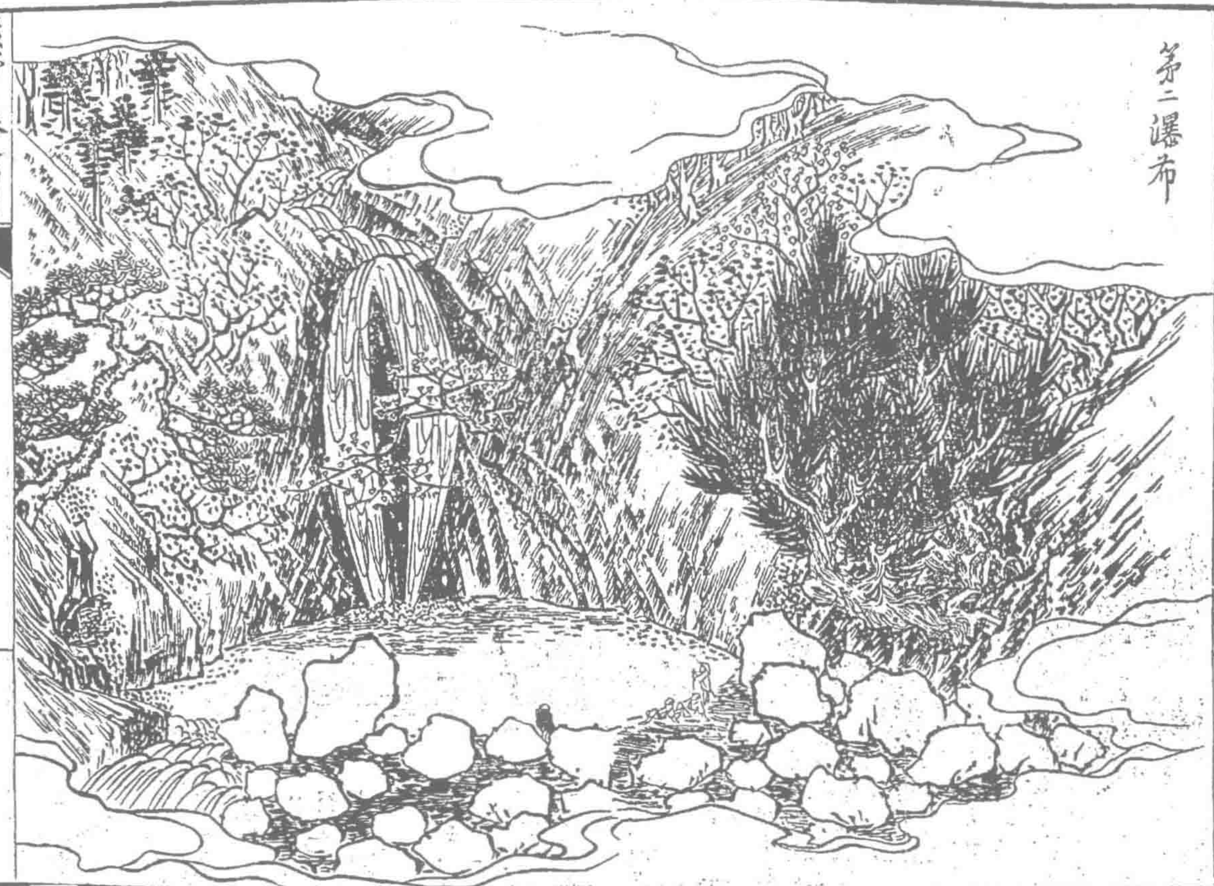

熊野名勝圖畫
三輪嵜
佐野松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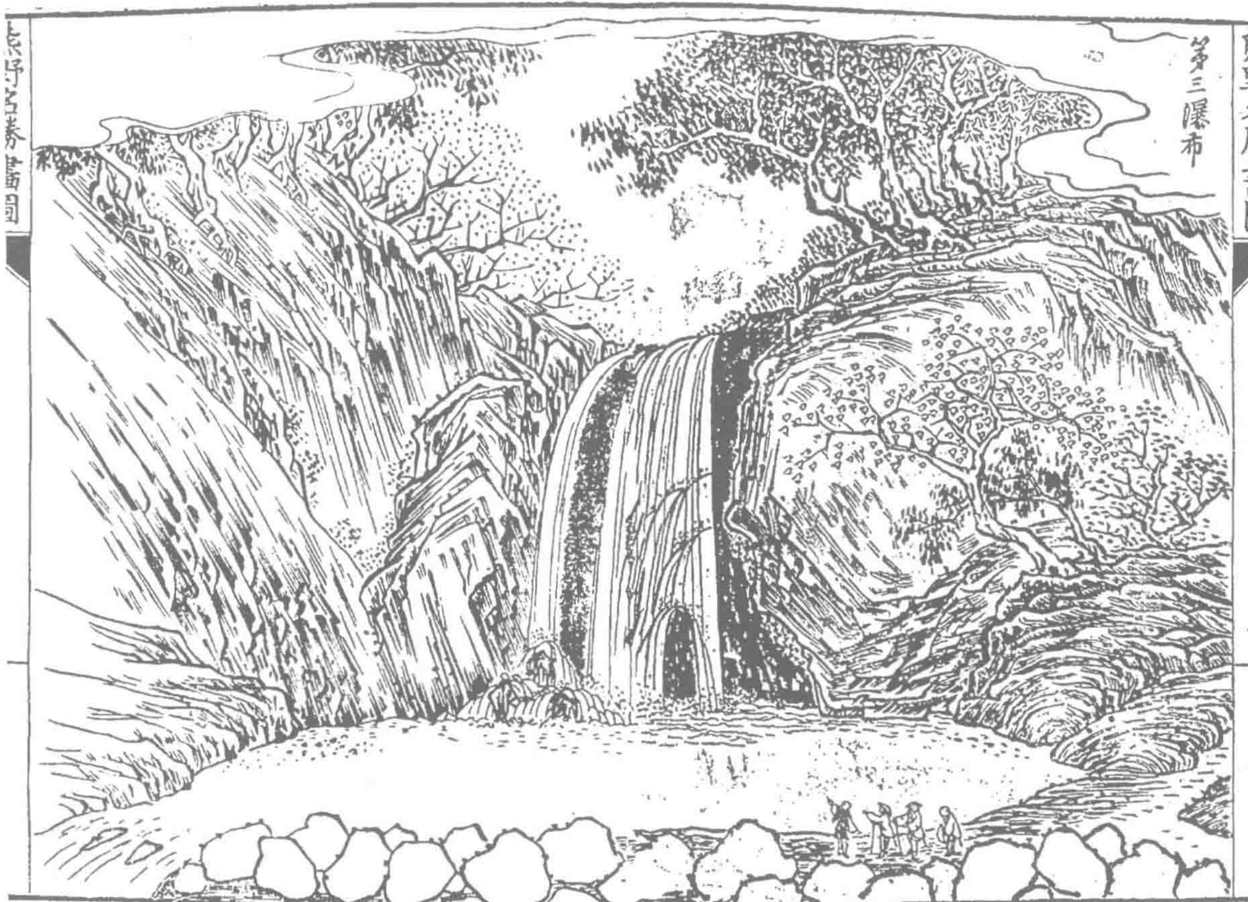

熊野名勝圖畫
宇久井村


白菊濱


一野村


天下第一那智山瀑布


第二瀑布



芙蓉先生著
費漢源山水畫式　全三冊
同後編　全三冊　近刻
新摸名山勝槩圖　全三冊　近刻

寛政辛酉孟春
東都　書林　須原屋茂兵衛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五輯

地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32
SS号=14664132